

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

〔俄罗斯〕李福清 编著

海峰 东干语转写

连树声 俄语翻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

ISBN 978-7-5321-3910-1



9 787532 139101 >

定价: 39.00元



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

[俄罗斯] 李福清 编著

海峰 东干语转写

连树声 俄语翻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俄罗斯)李福清编著;海峰转写;
连树声翻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321-3910-1

I. ①东… II. ①李…②海…③连…

III. ①东干人-民间故事-文学研究-俄罗斯 IV. ①I512.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20117 号

责任编辑:徐华龙

美术编辑:王志伟

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

(俄罗斯)李福清 编著 海 峰 东干语转写

连树声 俄语翻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8.25 插页 2 字数 457,000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910-1/I·3006 定价: 3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671164

中亚东干传统民间文学及其传说故事

李福清

1950年我进入了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科。我们不用什么教科书。老师教我们怎么查华俄词典(俄罗斯出版的华俄词典很容易查,不用想哪一个部首,不用算多少笔画,据字的右下角就可以查出来),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就可以查每个字并开始看书,最早看的是草明写的小说《原动力》,后来老师发现读小说不行,给了我们一本《三民主义》。我们一年都看这本书,所以政治词汇都能记住。但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两国教育部还没有协定,所以我们没有中国老师,没有会话课,连简单的生活用的词汇,如筷子、床、桌子都不知道,因为《三民主义》里没有这些词。

有一天,我在系里办公室见到一个像汉族的人,但好像又有一点外族味道。我小声问老师,这是什么人。回答是东干人。我从来没有听过有这个族名。原来是在中亚吉尔吉斯与哈萨克两个加盟共和国(现在是两个独立的国家)住的甘肃和陕西的回族后代。19世纪60-70年代左宗棠镇压西北回民起义,他们退到新疆,后来翻过天山到了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上(来了多少人很难说,因为一批一批来的,如1877年到了中亚那儿3314人,1884年有一万人,据1970年统计有3万9千人,现在约十万人)。俄罗斯当局同意他们住下,但下

命令让他们把辫子剪掉。来的男人比女人多,那怎么办?如在伊塞克湖边上定居的,1883年有男性635人,女性495人。当时如果没有辫子回国的话,抓住马上砍头。也有勇敢的青年人做个假辫子,骑马偷偷回新疆甘肃找姑娘,再带回中亚(我还见过从甘肃带来的一个老太太)。

从甘肃来的主要在吉尔吉斯斯坦领土上定居,从陕西来的主要在哈萨克斯坦的领土上定居。中亚把他们叫东干人,但他们自称老回回。东干人这个名称是从新疆来的,如在喀什噶尔地区把从西北来的老回回叫“东干人”。东干人经常问为啥把他们称做“东干”?有东干学者认为是东甘(东部甘肃)的意思,这个很难令人信服。也有一种说法,说是从维吾尔语 *turgang*“留下来”的意思演变过来的。民间也有这类的传说。相传从前成吉思汗(又说帖木尔)领兵经过 *Santash*(多石头)山口时,命每个兵士拿一块石头放作一个石堆。回来时他命令每个兵从石堆拿回一块石头,又堆成另一个石堆。发现比以前的堆小多了。总领见第一堆留下的石头叹气说:这是在战场上牺牲的兵士!成吉思汗厉声喊:重要的留在这儿。那些留下的兵分居在准噶尔地区,把他们叫做 *turgang*,这就是东干的祖先。

另一个说法:成吉思汗军队中有很多新加入的回民,成吉思汗离开占领的中国(中原?),他的后代与很多回回留在了那里,被叫作“留下的”即 *turgang*。

1884年俄罗斯著名的民俗、民间文学专家 G·N·波塔宁去中国外蒙古、西北及四川省调研。他已经调查了西伯利亚各族,记录了他们的故事与风俗,去中国的目的之一就是纪录各族民间文学作品(主要的是史诗、传说故事)。他是第一个在中国专门搜集各族民间文学的学者。他不懂汉语,只会蒙语,所以其他民族的故事由别人译成蒙文,他再用俄文记录内容。这当然不是好办法,但是从他1893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1884-1886年记录的故事集中,我们可以知道中国许多少数民族故事的内容,其中也有三个人关于回教传到中国与“回回原来”的说法。第一是 *Nizha* 村回回老汉说的:有三个朋友

Ankasi-baba, Shisi-baba, Weisi-baba 去中国传回教,路上两个人去世了,只有 Ankasi 到了中国。唐王喜欢回教,他用三千汉人换了一千回回,他们都姓马。因为来的都是男人,他们娶了汉族媳妇儿,其他回回的姓都是从汉族母亲那儿来的。第二个是(灵州,今宁夏灵武)阿訇,讲的意思与第一个差不多(波塔宁写阿訇是汉族,大概是误会)。第三个是西宁年轻人(在宁夏求学的),讲的也差不多,只说:唐王夜里梦中见了一个戴白缠头,穿蓝(应是绿)色袍的人,这就是穆罕默德,他告诉唐王有三个人去他的国家传回教,唐王醒了,就下命令允许传回教。

1912年,也是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一位俄罗斯伯爵 Beninngsen 在新疆搜集的传说故事,其中有两个关于东干来源的传说与上述的不同。一个是在 Kurlia(库尔勒?)城记录的,是哈勒·穆罕默德老汉讲的。说:满族人入关前中国只有西辽人,但新疆已有缠头。这两个民族之间开始了持久的战争。后来从中国京城(那时在黄河边)派来了 Go-zui 为首的四十万军队。他把所有的人都杀了,只留下七个人,把他们押到京城。皇帝见了他们,下令处决他们,但是 Go-zui 请求赦免他们,在敦煌给了他们一块土地。那时那里没有水,没有草,都是沙石,还给了他们七个衰弱的汉族老女人,不希望他们会生孩子。但这七个人没有死亡,他们找到了水,在那里种地,并且有了孩子。他们的后代成了一个民族,因为发源于敦煌,就称他们为敦(东)干人。

另一个是他从驻乌利亚斯太俄罗斯领使那里纪录到的(据姓看大概是布里亚特人)。大意说:两千年前有两千名白脸人从西方来到中国,穿中国服装,会汉语,但他们彼此之间说的话谁都不明白。他们来到某城市,要了土地,然后又要姑娘为妻。他们都是带兵器的,人家怕他们。土地给他们了,但是姑娘都不愿意与他们结婚。他们的领袖就去找知县说,如果不给女人,他们就自己去娶。知县害怕了,想了想,回答道:城里很快就有节日,所有的女人都会来到广场,坐在三排凳子上,第一排坐姑娘,你们不要选他们,他们的亲属可能

不满意,第二排要坐已出嫁的女人,第三排要坐老女人与寡妇,其中也有不少年轻的,好看的,你们可以抓他们。节日那一天,白脸的武士来到广场,他们没有理会知县的嘱咐,不管哪一排,喜欢哪一个就抓哪一个。汉人要保卫他们的女人,但见到这些人是有武装的,没有办法。这些兵士的后代跟汉人差不多,但是比汉人漂亮一些,健康一些,大概是因为他们娶了最年轻的,最漂亮的女人。

1941年,东干历史学家H·尤素罗夫从东干有名的故事家吴阿匍诺夫黑亚那里记录了更仔细的、更有意思的,和上面有一点类似的东干来源传说。这个传说有一些民间故事母题。有一次,唐朝一个皇后生病,皇上请徐懋功看,徐懋功说要给皇后买鲜鱼吃。皇上派人买来鱼,但是这条鱼还活着,并开口说:“我是东海龙王太子,因执行下雨的命令犯了错,父亲罚我,要我在渔船下面很浅很臭的水里躺三个礼拜。渔夫捞起了我”。鱼请求放了他,说那样他可以派一条鱼来给皇后治病。太子回到龙宫,把这事告诉了龙王,龙王很吃惊,难道徐懋功能先知?要考考他。龙王变成老人来到徐懋功处,请他预告什么时候下雨?徐懋功明白来的是龙王,回答:“隔一天中午,乡村地区刮大风下大雨,城里刮微风下小雨。”老人说不会下雨。他们开始吵了起来,老人说,如果后天不下雨,我砍你的头。徐懋功同意了,说如果下雨,我砍你的头。龙王自信他能胜利,因为他未收到天帝下雨的命令。龙王回到龙宫,才知道天帝果真下了下雨的命令。他明白自己打赌输了,他就故意做反了,在城里刮大风下小雨,在乡村刮微风下大雨,结果造成了水灾,淹死了很多人。龙王获罪了,只有唐皇可以赦免他。所以龙王请皇上保护他。皇上同意了,就请徐懋功吃饭,饭后又与他下棋,他们下了好久的棋,徐懋功睡着了。皇上很高兴,以为中午过去了,他不会与龙王打架了。忽然,皇上见徐懋功出了汗,像他与谁打了架。徐懋功大喊一声,醒了。皇上问他睡得怎么样?徐懋功回答,他没有睡,是与龙王打架了,砍了他的头。皇上不相信,派人打听龙王如何?这个人回来,说海都是红的,上面浮着很大的龙头。皇上很不高兴,说徐懋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听到这个,徐懋功问为什么皇上没有早告诉他龙王已经得赦。

因为皇上违背了诺言,龙王的阴魂要报仇,他变成一个妖怪要害死睡觉的皇上。贞观二年(628)三月十八日,皇上梦见宫中有妖怪追他。差不多追上了,突然来了一个长得很俊、戴缠头、穿绿袍、手持念珠的年轻人。他来到皇上跟前,开始祈祷,妖怪就慢慢退却,变成一个大红血球消失了。皇上醒了,叫来大臣,也叫来了徐懋功,给他们说了梦中的事。徐懋功算卦说:“天子梦中见到了自己的敌人——妖怪与戴缠头的友人——西方的先知马回回即穆罕默德。”与大臣商量之后,皇上要派人给他送一封赞成回教的信。使者把信交给了穆罕默德,并邀请他到中国。但他不同意去中国,为了证明使者到过他那里,穆罕默德用手巾擦了脸,他的脸印在手巾上,但后来没有了。后来皇上又派了使者再去邀请,穆罕默德便派了他的三个徒弟 Geis, Weis 与 Wanhasi(即回族民间传说中的圣人盖斯、外斯、宛尔思)带三千阿拉伯兵出使唐朝。穆罕默德说路上有很多困难,他们一定要克服困难,但是不管如何,他们都不可以用魔法,否则他们就要死。到了新疆星星峡,那里没有燃料了,人也累了,饿了,没有力量走路。Geis 把他的腿放到锅下,火马上燃烧起来了,但是他死了。到塞内的回回堡,阿拉伯人没有水喝,他们找水找了好久,但那年中国闹旱灾,没有水。Weisi 挖了个小坑,坑里有了水,但他死了。只有 Wanhasi 带兵到了京城。皇上叫老道请他们一起祈祷,他赞成穆斯林的祈祷。Wanhasi 给皇上讲解穆斯林的仪式,皇上也喜欢,特别是 naizir(乃孜尔)关于孝敬祖先与死亡的教义。听到他的讲解后,皇上又称赞了穆罕默德教。

后来皇上命令派三千中国兵到阿拉伯,让三千阿拉伯人留在中国。中国来的人后来形成一个 zhuawa 族。不久,北方游牧人攻击中国,皇上请 Wanhasi 帮助。他带着他的三千阿拉伯士兵去作战。敌人的喇嘛用魔法招来大冰雹,Wanhasi 就唤起台风,卷着冰雹反送到敌人军队。皇上赞扬 Wanhasi,赋予阿拉伯兵特权:如果中国人杀死一个阿拉伯人,要处死七个中国人,所以谁都不敢害阿拉伯人。皇上

还下令,凡是有十六岁以上女儿的中国人,在一定的时间要派女儿到宫中花园游园。姑娘们聚集到宫中花园时,朝廷就请阿拉伯人来选未婚妻。有的阿拉伯人选了两三个姑娘。连续六天,阿拉伯人在园内向姑娘们献殷勤。七天的结婚仪式是按照穆斯林风俗,其他按照中国的风俗。那天皇上宣告他三天不受理告状。第四天,中国人告阿拉伯人带走了他们的女儿。皇上回答,她们已经成了阿拉伯人的妻子,你们要去看看他们。中国人回家,拿四捆挂面,四个鸡蛋,四盘各种菜,两斤肉,一个围裙去见女儿。阿拉伯人很好地接待他们吃了一天的饭。他们问女儿生活怎么样?女儿们回答生活过得好,丈夫都有礼貌,只是不懂他们的话。父母说他们以后可以学会说汉语。(东干人至今结婚后第四天父母与亲属去到新郎家探访女儿)。过了些时候,女儿们生了孩子,他们跟母亲学会了汉语,阿拉伯人也会了中国话。这就形成了回族(东干族)。照中国风俗,孩子用母亲的姓,如马、杨、刘、白、何、苏、王、陈等等,这些姓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这当然只是个传说。Vangasi 是历史人物,是穆罕默德的亲属与密友(675年死亡),是阿拉伯军队总领,与波斯大战而胜,阿拉伯名字叫 Wakkas。这个传说的前部分来源是《西游记》第十回,只是砍龙王头的人,由魏徵换成了徐懋功。梦中救皇上,穆罕默德代替了小说中的观音,这是传说故事中常见的,因为宗教不同,所以一个宗教的人物就被换成了另一个宗教的人物。《西游记》故事东干人也知道,但是他们说唐僧去的不是印度而是沙特阿拉伯圣城、穆斯林的主要宗教中心麦加,取的是古兰经。故事讲唐太宗赞成伊斯兰教的说法,在东干那里较流行。在1942年俄罗斯语言学家 S. Vrubel 教授采录的传说讲述唐太宗梦中见到绿狮子(回教象征)与白象(佛教象征)斗争,绿狮子胜利了,所以皇上从利子国邀请三百兵,回族是他们的后代。东干学者 M. Hasanov 从陕西回族后代东干人那里还记录了一个故事,说唐太宗时发生过的奇怪之事,母鸡变公鸡,后来变美女与太宗结婚,对国家带来许多灾难。但是阿拉伯人来后这个妖怪不见了。太宗感谢阿拉伯人,给他们许配了美女为妻,留他们在中国。还

有个故事名叫《唐王里边的古事儿》，讲述 Hizir(希济尔)神仙劝唐王离开尘世，同他一起去另一个世界。唐王信伊斯兰教，与 Hizir(希济尔)一起上天。不难看出这些传说把回族来源都与唐太宗联系起来。是不是有历史根据仍待考。但是回教起源在七世纪，唐太宗(627-650)时期不可能传到中国。唐太宗常见於中国民间传说中，也出现在《西游记》故事中，所以在东干传说中，回教传到中国就与他联系起来。

这个传说什么时候形成的，很难说，故事内容最早在《回回原来》里可以见到。这本著作可能是回族学者刘三杰所撰^①。

《回回原来》以小说形式讲述回教进入中国的传说。据19世纪80年代俄罗斯神甫尼阔赖(阿多拉茨基,1849-1896)写，中国回教徒常抄写这个长诗^②。

这本书也介绍《回回原来》13段内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回回原来》光绪甲午(1894)抄本(DH 7-280/:8-3)只有12段。笔者在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发现一种抄本，题为《换移回教始入中国》(大清咸丰肆年(1854)春三月二十日吉日抄，伊犁惠宁城阿奇乌素回户乡约白天金亲笔自抄写)(书号 B-4 No43)。与国家图书馆藏《回回原来》差别不大。如段名不全同，比如第九段在《回回原来》：唐王入庙拜像，1854年抄本：问像原来是何人。正文也有小出入，如《回回原来》写：王寝于宫中梦一缠头追赶妖怪。1854年抄本写：王双目一合，连作三梦。梦见一人，头缠西样白布，身穿绿衣，手拿素珠一盘，追赶妖怪。据巴拉第书介绍，《回回原来》也有附标题《论回教始入中国》，国家图书馆抄本缺。笔者所见的两种抄本中阿

① 参见林秋《试论伊斯兰教对形成我国回族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也有抄本有康熙元年(1662)昌平李期履序，参见 S. Rimsky-Korsakoff Dyer. Tang Tai-tsung's Dream: Dungan Version of a Legend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Muslims 唐太宗之梦：中国回民来源东干传说—Monumenta Serica 35 (1981-83), p. 549。

② 参见尼阔赖整理出版的巴拉第遗著《中国穆斯林著作介绍》，圣彼得堡，1887，序第20-21页。

拉伯人的名字写法不完全同,如《回回原来》写:该思,吴歪思,噶心,1854年抄本:该思,歪思,万噶。两个抄本分12段,但是俄罗斯巴拉第介绍抄本分13段,1943年出版的《回回原来》也分13段。

可见与上述的口头传说第二部分与《回回原来》大体相同,但有不少抄本没有的细节。如《回回原来》只写:二人不服水土而死,口头传说用民间故事说法解释,他们是怎么死的。当然在《回回原来》中也有些话在口头故事中是不会有的,如“钦天监出班奏曰:臣夜观乾象,有怪气贯入紫微,主有精怪见扰,又观西方祥光万道,瑞气千条,则西方必有真人出世。”这样的与天文有关系的话在口头传说中不会有。

吴阿訇诺夫老人讲的传说没有描写妖物的怪貌,因为传说一般没有外貌描写,这样的描写在说书及章回小说中有。小说式的《换移回教始入中国》中有妖怪描写:“唐王曰:朕夜梦妖怪,青脸红发,锯齿獠牙,凶恶厉害。”小说中唐王也说缠头人怎么样:“后一人双膝下跪,两手执捧,口念真经,但见其人形容好异,相貌非凡,如金色耳轮垂两肩,额下胡须翻卷,唇须剪短,高鼻黑眼。”可见唐王描写真人也用佛教特点,如金色,耳轮垂两肩(刘备的特征也来自佛教)。

吴阿訇诺夫老人讲的传说有不少在这种小说中早就有了,如妖物怎么消失,但描写得较仔细:“见其妖怪随变化,掏出原形,声声哀告,望诉真人饶命,[真人]再诵一时,化为浓血而灰尘矣。”(1854年抄本,《回回原来》有字不同),小说也讲述唐王派大臣到西域邀请真人来中国,大臣姓石名堂,是不是历史人物待考(我查不到)。小说讲回王(没说是穆罕默德)。吴阿訇诺夫讲后来有北方游牧民族攻击中国,万噶斯带三千兵作战,用魔法得胜,这个与小说不完全相同。小说写的不是游牧民族,而是高丽国造反,报之鼓(?)进长安。万噶斯军队行军路线很复杂:“次日领兵起,发人马至广东,出了粤门,以海上船,兵行水路,以高丽国交界”,也没有描写战争,认为高丽军“不战而自降也”。这个情节在《回回原来》1894年抄本中缺。在另一本讲述这个传说的书《西来宗谱》写所平的不是高丽而是安禄山乱。

小说中也有上述传说没有的细节,如强调唐王怎么尊敬缠头人:

皇帝“退朝打扮，斜衣小帽，私行馆驿，还望回使在暖阁”。唐王与回使交谈也很有趣，王请回使介绍“回回所行何事”，回答是仁义礼智信，唐王曰：此乃孔子之道。小说特点之一是唐王与回使交谈常常吟七言诗，《回回原来》也说唐王到驿馆见到念《古兰经》的使者。

把 1941 年记录的口头传说与 1854 抄本比较一下可以看出两者有不少共同之处，但小说没有用《西游记》断龙头的故事，也有许多关于回教的交谈，《回回原来》一定有与小说题材有关的特点。

这些传说至今在西北还流行，《回族民间故事选》发表了宁夏西吉、海原、固原地区流行的《宛朶斯的故事》（后来载于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的《回族民间故事集》）。这个传说情节较简单，但有些细节，如解释唐王梦的是徐懋功，他也选了六十个小伙子换六十个回回。宛朶斯住在长安想家，唐王就设大会，给回回纳夫人（这样的细节在 Beningsen 采录的传说中更仔细）。无论如何吴阿訇诺夫老人讲的比其他人讲的与抄本更活泼、有趣。

学术上东干人的来源有各种说法，据俄罗斯人类学家调查，东干（回族）中占多数的是北方汉族的成分，回族主要多为华北人，同时也融合了各蒙古人种，其中主要为太平洋人种，还融入了欧罗巴人种的成分。这些欧巴人种基本上都属于印度帕米尔人种。这些都反映了回族复杂的民族构成，除了与汉人的交融以外，还包括了伊朗人、突厥人，甚至可能还有满族和蒙古族的成分。

我一听甘肃来的回族后代到现在还说甘肃话，陕西来的还说陕西话，就想暑假去那里学汉语会话。有的老师不赞成，怕影响后来大学学的北京话，但是我想将来有甘肃话味道也比有列宁格勒味道还是好一些。我父亲给了我一笔钱，我一个人到吉尔吉斯斯坦那里去了。来到一个甘肃东干人的农村，叫米粮川，住在一个老人家里。家里有老汉与老婆婆。老汉会一点点俄语，老婆婆一点儿都不懂。老汉夜里看水稻田，白天在家里睡觉，老婆婆忙家事。我怕学不了多少，就去到集体农庄办公室说我要与人家劳动。他们就把我分派到建筑队。队中有十八个人，队长 1945 年在东北打过仗，所以有时说

东干人说的话和东北人不一样。他们用民间的方法教我,如吃午饭时问我:学生,这叫啥呢?我说:知不道(他们也说不知道,也说知不道),他们就不给我吃,还说明几个(明天)知道呢,给你!那这个词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里夏天很热,中午休息两个小时,有时三个小时,但他们不让我休息,说:学生,你写我们的曲子(民歌)。我只上到大学一年级,知道的汉字不多,特别是曲子中的词汇很多都不知道,所以就用俄文字母记东干话。我也问谁会讲故事,人家说有一个叫 Boloda Shefuzi 的,他说他的已故的哥哥知道的很多,但他马上给我讲了《姜太公卖面》,这是我听的第一个故事(故事情节与《中国传说故事大辞典》叙述的辽宁一带的同名传说大同小异)。后来一个集体村庄的巡查员 Laimamov Harki 给我讲了韩信的传说,讲得很好。(现在中国刊物上纪录、发表了很多韩信传说,但那时只有《民俗周刊》(1929)发表的与我听的不同)。后来我写了短文,1958年在莫斯科发表,2007年在《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登载了中文翻译。东干人以为这个人物叫狠心,是坏人,以为活埋了母亲并做了很多坏事。他讲了《韩信逼死霸王》,韩信九岁跌破缸,青年才智害霸王,力逼霸王乌江丧,才知韩信的少年郎。

有一次我说的声音不对,队里的人笑起来,有个看水的听到后马上讲了个小故事:有一个学生走路,因为刚下雨了,路很滑,经过一个铺子,他滑倒了,坐在铺子台阶上的人都笑了。那个学生就在铺子门上用粉笔写了一首诗:“春雨贵似油,下的满地流,滑倒了我小学生,笑倒一群牛”。但是台阶上坐的人不识字,不知学生写的什么。过了一些时候来了一个识字的老汉,给他们念了,那些人家才明白了,不能嘲笑比自己有智慧的人。

1951年夏天我在米粮川呆了三十五天,一般的话差不多学会了,主要的是对民间文学有了兴趣。后来三、四年级暑假都自费去了东干人那里。很多中国有名的故事我都是第一次在东干人那里听到的。如孟姜女(他们说孟家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东干称《男学生,女学生》),薛仁贵、薛平贵故事在东干人那里特别流行。(东干诗人

十娃子还把薛仁贵的故事改写成一部小说,1940年用俄文发表了。)后来我在书上又看到了中国文献纪录的这些故事。有的我听的故事细节在书上看不到,如师母怀疑祝英台是男的,告诉先生,叫两个学生做比赛,从房顶上撒尿,马上就可以明白是男的还是女的。但祝英台很聪明,拿一节苇子插在阴户中,比梁山伯撒的还远。

回大学后,有一个老师听到我收集了一些民间文学作品,就告诉我,我应该在语文系听世界有名的普罗普教授的民间文学课(东方系没有这个课)。我马上去学习民间文学理论,后来听了三年普罗普的课,学习了很多知识。

但第一次我主要记录的民歌,他们叫曲子,还记录一些谚语,同时也采录了部分小孩子特别喜欢的谜语。第二,第三次去的时候,主要搜集了民间传说故事。

这些传统的民间文学作品是东干人的祖先从中国带来的。在这里有一个不简单的问题。这些传统民歌,谚语,谜语,传说故事是回族的还是汉族的?因为回族没有自己的语言,在中国也跟汉族住在一起,所以可以说这是共同的创作。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国家也有,如俄国西北有卡累利阿人,他们的语言与芬兰语很相近,差不多就是芬兰方言。他们两个民族重要的差别不是语言而是宗教(卡累利阿人从13世纪信东正教,芬兰人从16世纪信路德教)。汉族与回族也是语言相同,只是宗教有差别。因宗教不同,风俗也有差别,但是传统民间文学大多数是共同的。如世界有名的《卡勒瓦拉》称为卡累利阿—芬兰民族史诗。前苏联南部摩尔达维亚人(现在是独立的国家,称摩尔多瓦)与罗马尼亚人语言大体相同,摩尔达维亚人信东正教,罗马尼亚人信东正教也信天主教与新教。他们的传统民间文学,如史诗也是共同的,成为东罗马史诗,民间故事也相同。还应该注意一个问题。研究东干语的中国学者写中亚东干语保留了不少古汉语词汇^①。民间文学也一样,东干人保留了不少中国大约已经失传的

^① 参见林涛主编《中亚东干语研究》,香港教育出版社2003年。

作品。60年代初我给赵景深教授写了一个东干故事内容,他回答,很像已失传的话本。的确,迁住到外国的一部分民族一般特别注意保存带来的风俗习惯与民间文学作品,有时比在他们的故乡保存的还好。1951年我在吉尔吉斯斯坦那里遇到中国来的研究生(水利学),他告诉我,应当注意东干人的风俗习惯,因为在中国已经看不到这些了。这与他们居住相对独立,与当地其他民族很少通婚有关。我调查米粮川村时,只有一个兽医早年娶了乌克兰女人,她也进了回教,遵守回教规定比丈夫还严格,如回教斋月白天不许吃饭,兽医较胖,受不了一天的饥饿,但又怕老婆,就偷偷地去集体农庄主席(乌克兰人)那儿吃一点,但吃的时候紧张的时不时看窗户,害怕老婆看到。在另一个村庄有一个姑娘在医学院学习,与一个吉尔吉斯同学结婚,那母亲诅咒她,一辈子不愿意再见到她。这样的相对的独立生活有助于保留民族旧风俗与民间文学。我认为东干人保存了不少西北失传的作品。几年前我在银川看了四十本青海各县收集的故事集,两年前我在兰州看了甘肃三十多个县为了三套集成搜集的民间故事,在两个省的材料里只发现了两个流行在东干那里的故事,即人人都知道的《人心不足,蛇吞象[相]》与《红葫芦》。

中亚东干人大多数也会突厥语言,居在吉尔吉斯斯坦地区的会吉尔吉斯话,居在哈萨克斯坦地区会哈萨克话。前苏联时候因为男的都当兵,所以还会俄语。在中亚,他们的语言是在甘肃话基础上形成的特殊的东干语,主要有不少新的外来词。也有从俄语借的西方的词,如博物馆叫做 musej(拉丁话 museum),也有的较新的词,虽然使用汉语单音词构成,但是与汉语不一样,如飞机叫风船,电影也叫 kino(从俄语借的),也叫灯影子等。但是在传统的民间文学作品中没有新的词汇,所以讲的是纯粹的甘肃或陕西话。所以完全可以用汉字记录。如口语“天”说 asmar(波斯语,外来词),但讲故事只说“天”。或者口语一般“现在”说 hazir(吉尔吉斯语,外来词),民间故事只说“现在”等。

在中国,回族人(东干人)的祖先也用汉字,也用阿拉伯字。据

说19世纪70年代移居到中亚的一万人中只有五个识汉字的人,会阿拉伯字的人可能不少。但用阿拉伯字母写东干话很难。有一个老人给我讲,他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给家里用阿拉伯字母写了信,农村谁都不懂,退伍回家后妻子把这封信给他,问他写了什么,但他自己也不明白。50年代我只见了三个识汉字的人,一个是张殿和老人,他生在新疆,是那里学堂毕业的。另一个是黄四老汉,他家里只有一本书,《薛仁贵征东》石印本。第三个是民间中医马马尔先生,他家里只有一本《脉经》。十月革命之后,1926-1928年,东干人试图用阿拉伯字母改革后用于拼写东干话,但不大合适。那时苏联许多民族开始用拉丁字母,从1928年起东干人也开始用拉丁字母出版教科书,报纸,一些文学作品。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所有从事出版事业的东干人都参加了战争,一直到1953年他们几乎没用什么文字。1953年学者们在俄罗斯字母的基础上造出了新的东干字母(实际上加了几个字母),开始出版报纸和书。这些字母沿用至今。他们的文学语言(书面语言)是在甘肃方言基础上形成的。

1953年和1954年暑假再去东干那里时,我就用新的字母纪录各种民间文学作品了。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住在甘肃东干人的米粮川村,第二次又是先到那里,然后去调查居住在哈萨克共和国的陕西东干人。路不远,但两个共和国边界是一条河。他们讨论了四十年谁要修桥的问题。河较宽,但水不深,所以有东干人赶马车渡人。我坐在车上,车夫问我是啥人?我说话(甘肃口音 fohua, 陕西口音 shehua):我是学生。他问:学啥呢?我回答:学中国话的呢,他又问:啥话?我又回答说,中国话,是你们的祖先来的那个中国。他才明白说,那是大清国。我很奇怪,在甘肃东干人那里没有人说大清国。那时甘肃东干人与陕西东干人来往较少,很少有通婚的。甘肃东干人还有些瞧不起陕西东干人,把他们叫做“陕西娃”(有点蔑称的意思)。甘肃人把公园叫“官园子”,陕西人说“嫖子行(hong)”。我调查的时候,陕西东干人比较保守,保存的传统的故事等作品较多。而甘肃东干人相对开放,受教育程度高,至今东干学者大多数都是甘肃回族后代人。

东干民间文学较丰富,包括民歌,传说故事,笑话,谚语,谜语,以前还有人知道一些戏曲。

民歌他们称曲子,也分大曲与小曲(它们的区别解释不同,1930年调查东干人的列宁格勒大学的汉学家 B. A. Vasiliev,写道,大曲是从中国带来的戏曲调,小曲是民歌。我调查时人家只分曲子与小曲(幽默讽刺性的),这可能没有会唱戏曲的人,我只见了一个人,知道分角色的一两种戏曲词,也不一定全。他们也有些新的民歌,但是除了一首描述米粮川的歌,我听的都是传统的。上文提到的孟家女特别流行。30年代东干诗人雅什尔·十娃子根据这首歌写了一出戏,题为《万里长城》,据说在东干村庄里演出过。1959年东干作曲家 B. 巴阿訇诺夫据这首歌写了一首小交响乐。如果我在那里没有听到孟家女的曲子,后来我大概也不会研究孟姜女故事,也不会写一本《万里长城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体裁的问题》(1961年),因此这首曲子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东干人也流行其他与民间传说有关系的曲子,如《孤雁捎书》,描述王宝钏在寒窑听门外有人喊,抬头看没有人,莫必是,(或许)“阎王吃鬼上了天”,有些奇怪,孤雁说:“我走京城把书念,我听你家把信传”。为什么孤雁去念书?很难明白。它不是人,孤雁上登空旋。东干那里也流行杨家将有关的曲子。

众所周知,西北非常流行所谓“花儿”或“少年”。东干有少年曲子,每四句,头两句与第三,四没有关系。如“一块儿白纸四四方,你给我纸上写上。杨家住在啥地方,细细给我写上//牛下麒麟,猪下象,珠宝进皇上。大开三国我不唱,杨家住的杀人场”。每四句两句谈杨家。

有的曲子与戏曲有密切关系,如《花厅相人》描述高文举故事的一段。他的妻子张美英赴京找他,但高文举不认她。所以张美英唱歌叙述自己的艰苦生活。那高文举听罢明白,跪下请求原谅。类似内容在与《陈世美不认先妻》有关系的一首歌中也有,可能是戏曲的歌词。妻子唱“山东三年旱灾,老百姓没饭吃”。我问唱歌的人他从哪里知道,他回答说:年轻时候有一个叫花子来他们家,唱过这个曲子。上面提到的曲子都与故事有点关系。

东干族与汉族同有一个特点，一个故事情节在几个体裁中表现，但区别是东干人的民间文学没有汉族那么多体裁，如汉族孟姜女有传说、民歌、弹词、鼓词、宝卷等等，东干人只有传说与曲子。

西北地区汉族回族中间较流行的《珍珠倒卷帘》在中亚东干人那里也流行。我自己听到过几次，是汉族传统的十二月形式。但它不是从正月开始，相反从十三（闰月）开始（“十三个月一年多”，“十二个月整一年”等等），每个月提到一个故事，如“十三个月一年多，孙二娘开店十字坡。擦脸蛋粉门前坐，来哩一个好汉子武二哥”。如十一个月“王祥卧冰为亲娘”，十月“孟家女送寒衣”，九月刘秀，八月秦琼，敬德，七月刘志远，六月关公斩蔡阳，五月李广领兵，四月樊梨花，三月刘备兄弟三结义，二月孙膜等。东干学者H·尤素罗夫曾发表过甘肃与陕西东干人唱的这个曲子，但有些区别，如二月是王三姐（王宝钏），六月杨四郎，十月说霸王，十一月薛仁贵，十二月说曹操。尤素罗夫也用他知道的故事解释了每个节的内容。有的细节与一般的不同，如讲孙二娘父亲是贼寇，他的女儿小的时候老道（厉害）得很。在《水浒传》就没有这个话。

当然，除了与传说故事有关系的故事，东干人也有不少其他民歌。因为在西北常常有荒年，很多穷人离开家里到口外劳作赚钱，所以有不少跟这个有关系的曲子。如《出门人》、《五更盼到》、《十二离亲》等，都表达了离开家里人的忧伤感情。还有很多描写封建社会女人痛苦生活的曲子。如《蓝雀儿（南桥儿）担水》、《尿床客》（又名《十岁郎》，与西北回族《我的女婿是尕娃娃》相似，只不过那里是个七岁郎），第一个曲子描写小脚女人担水多么困难：“一天担水四十担，早晨担水露水大，上午担水热难当，后晌担水蚊虫多，我姑娘担水难上难”。不知为什么出嫁的女人，把自己称姑娘。第二个曲子描述的是童养媳的命运：“我家生了过十八，有了个新郎十岁儿的郎，清早去玩耍不回家，吃饭不知饥饿，睡觉不知颠倒儿颠，睡到半夜尿下床”。东干人中也有西北回族中普遍流行的曲子《马五哥—阿哥》。

东干姑娘自八九岁开始学刺绣（他们说“扎花儿”）。绣花鞋、荷

包、挂瓶、枕头套、披肩(东干人叫鱼领子,因形式有点鱼鳞状?)、女裤下边子等。而曲子只描写绣荷包。姑娘常常列举她绣什么,也有凤凰戏牡丹,也有诸葛亮、张飞、曹操等传说人物。我自己见的不少荷包没有什么人物。这里应该说回教禁止画人物,特别是人物或动物有眼睛。(我见过在米粮川集体农庄办公室挂的印刷宣传画,画了两只大牛,但是它们的眼睛是用小纸块贴住的,看来那不是偶然的)。所以一般刺绣画一般只有植物、蝴蝶、鸟。但有时东干女人也绣故事人物,如1951年我在米粮川买了一双旧花鞋,据说从前一个东干人想娶一个吉尔吉斯姑娘,按东干人风俗,未婚妻结婚仪式上一定要穿自己绣的花鞋,那个外族姑娘当然不会绣,所以请特别会刺绣的老太太给她绣。鞋的三面她绣了薛平贵的故事(孤雁捎书,薛平贵看王宝钏的信,薛平贵回窑),第四面绣 Teng Xue(? 不详)用大木榔头打虎(可惜这种打虎的故事查不到)。

1953年我在陕西回族后代东干人的一个农村,买了一件老披肩(东干话叫鱼领子),上面绣了许多故事,有孙悟空登云、王祥卧冰、蓝雀儿担水、三娘教子、白蛇传等。东干人那里没有年画,但是他们自己画一些画儿挂在墙上。除了花瓶,动物与鸟,也画一些故事,如薛平贵回窑、白蛇传、梅花儿传子。这个故事情节很像高文举的故事。故事说的是一个富家女儿与一个很穷、不识字青年人结婚后,教他,帮他学习读书,赴京赶考,但这个青年考上后与宰相的女儿结了婚。前妻来到京城在丈夫家当丫环,但他的新妻子猜到她是什么人,就虐待她,甚至用火烧她的脸。可怜的女人夜里在园中痛哭,丈夫一次又一次听见哭声,后来丫环告诉他主妇怎么虐待她,又说了她是什么人。那个丈夫又娶回了她,并把宰相女儿杀死。这些刺绣画都证明东干人民间文化中各类型都是互相联系的。

言归正传,当然东干人也有西北很普遍的“少年”的曲子形式,我自己只听过一次:“金山银山火焰山,鞑子占下的草山,干姊妹出哩门前站,好像是花儿里头的牡丹”。在米粮川有个特别喜欢曲子的青年人 Loma Yakube,别人也说他自己会编歌。他把用拉丁字记

录的曲子抄本送给了我,其中也有较长的少年(东干人不叫花儿)。说这些曲子在 yage 群(这是东干族较特别的一群,说话也有些区别)特别流行。东干人没有秧歌,因为回教禁止跳舞,但唱秧歌的有,如我纪录的曲子唱:“Hoho 子姐儿说 mude,你唱秧歌儿我对来。天上的圆来什么什么圆?大路上的圆来什么圆?家里的圆来什么什么圆?河里的圆来什么什么圆?//房子门单扇开,你唱秧歌儿我对来,天上的圆来月亮圆,大路上的圆来车轱辘圆,家里的圆来锅盖圆,河里的圆来石头圆”。下面问动物,五谷,人等。

东干也有讽刺幽默类的歌,类似快板,节奏也很快,如描述农民抢地主的仓库:“你走哪里?走在(到?)财东仓房里,皮大绳麻大绳,不拿是贼的心,拿上就开哩,瞎子看见哩,哑巴说给哩,瘸子撵上哩,没有手抓住哩,吊在财东中梁上,打死哩打活哩,打哩,打哩,今年[还是]折(she)财年”。也有他们称《打枝儿的》,是开玩笑的曲子,有点像绕口令,如“骑的苍蝇抓的鬃,左面又拿鞭子 leng(抽)。天上看天上的星,山里看山里的松……房子看照的灯,钉上看挂的弓,弓上看蹲的鹰”。

东干人也有描写回民起义的民歌,如《造反》、《马大人领兵》(B. Vasiliev 认为是据汉族《赵将军》改编的)。他 1930 年从 49 岁的农民 Liu Jinzhong (刘金重?)那里记录下了无题名的、分三段的长歌(共 323 行)。第一段(一百行)描写回民起义,第二段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第三段描写十月革命到 1929 年(集体化之前)营盘(陕西东干人聚居的大农村)的生活。但这是新的个人创作,他说还要继续这首长曲子。1951 年我从建筑队队长那里采录了《造反》即《高大人领兵》。高大人即当时 1866 年甘肃提督高连升(? - 1869)大肆镇压陕西回民军。从内容看不出与回民起义有什么关系,如“三月里是清明,把兵领在北京城,北京城上没扎住营,城头店(?)里扎大营”,或“九月来九月九,皇上的吩咐挑壕沟”,那一定不是皇上给回民下命令。1912 年在奥地利出版的国际民俗期刊 *Anthropos* 上,荷兰神父 van Oost 连载了他在鄂尔多斯南部从那里的西北(山西、陕

西、甘肃)汉族移民中纪录的不少民歌(也记注音与乐调,也作了法文),其中也有《高大人太平》,描写镇平回民起义:“正月里来是新年,缠头回子造了反,千里路上来文书,各州府县发他(大?)兵”。唱词不完全相同,但是两首歌都是描写征战辛苦的。《高大人太平》有不少问题,如提到兵“困在杭州城”,“四十万人上北京,卢沟桥上打一战”,这个与回民起义没有什么关系。很可能东干人借了汉族民歌改了些,把镇压回民的歌谣改成了自认为是自己历史的歌,但也保留了前面歌的痕迹。《中国回族民间文学概观》(1984)年提到《随军走口外》这首回族民歌时说:“这支曲子,是一个被征入伍的回民新兵,利用民歌形式唱出来的。它表露了作者随军入新疆时的怨愤情绪”。曲子也提到高大人,但他好像没在新疆打过仗。(我在中亚回族那儿听的《造反》也是这类的民歌,这样的情况在战争中也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法西斯士兵把苏联很流行的《卡秋莎》的歌改编后自己唱。)

除了上述的曲子,东干人也保存了一些民间戏。如30年代东干学者 Maev 记录了几种戏,如《两亲家打架》(即金昌小戏,张殿和唱的,1937年用拉丁文字在吉尔吉斯斯坦出版过),《当皮袄》(西部小调);尤素罗夫1961年发表了《杨八姐闹关》、《曹福走雪山》(即《南天门》)、《闹 Fuguan》(洛阳大官外甥 Ling 郎与舅舅女儿 Huayanfang 爱情故事)、《冯爷娶小妻》(即陇中小曲《冯爷娶小》,又名《阴功传》)等。

东干人有很多老谚语,称 kuger 与 kuliur。中国有人用汉字写成口歌儿(参见香港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中亚回族的口歌和口溜儿》),我以为不妥当,大概是口格儿(虽然歌是第一声,格第二声,但东干话平声没有分阳平与阴平)。kuliur 是口溜儿。50年代我采录了大约两百五十个东干人说的谚语。也有全国性的,中国人都知道的,如“三人合一心,黄土变成金”^①或“大家拾柴,火焰高”,也有

① 东干话只有一个数词“个”,说一个桌子,一个椅子等,所以不说一条心,但有时在谚语保留其他数词。

较少说的：“千买卖，万买卖，不迭地里翻土块”，“能给好心，不给好脸”，“贼偷贼，不亏谁”，“千里路上赶个嘴，不迭家里喝凉水”，“媳妇儿要当婆，还待三十年磨”，“板凳狗娃儿上了粪堆里，不知道高低哩”（毫无用处的人偶然当大官了，马上骄傲起来）等。

东干人与汉族一样很尊重学识。有一次识字的张殿和老人讲了一个笑话：村里有一个人去城里，学写了几个字。回村里说他是识字的。不久这个地方出了杀人案，衙门发文书，要回答问题，村里请他填，但他只会写：是我，喝醉的，自然。所以第一个问题：谁杀了，他写的：是我。第二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他回答：喝醉的。第三个问题：那个人要不要处死，他回答：自然。结果官府马上把他抓捕处死了。讲完，张殿和给听的人说，那好好识字是非常重要的。也有这样的话：小人念书不贪心，不知书内有黄金，我早知书内有黄金，夜坐明更（灯？）下苦心。

虽然有人人知道的“秀才不出门，知道天下事”，也有讽刺秀才的话：“秀才死哩颠倒儿埋的呢，风扎（砸）裤子呢吹的呢”。除了这些谚语，也有地方性的，与西北方言有关系，其他地方的人听不懂，不明白，如“浪亲亲是个由头，浪娃在后头”。浪是逛的意思，亲亲是亲戚，由头是借口，娃是姑娘。意思是，如母亲问儿子他去哪里，儿子回答：到亲戚那里，这是个借口，实际上他暗地里打算去见他的女朋友。有时也有解释谚语的故事，如“吃哩面哩喝面汤，不迭家里开药方”。说从前有人来馆子里，吃完了面没有喝面汤。过几年这人又来到了这个馆子，人瘦瘦的，脸黄黄的。掌柜的说，那一次你没喝面汤，所以不行了，我把你的面汤保存着呢。但没有说后来怎么样了。与吃饭有关系的还有些谚语，如做客吃完饭了，起来说“chiboli, heboli, xion fuhan yiyiounli”“吃饱哩喝饱哩像富汉一样哩”，但是用普通话讲就没有原文的趣味了，特别是平常说的快，说完就走。如果主人勉强你再吃，可以说另一个谚语：“吃饱为[头]顶，再吃送命”，那主人就不会再勉强你吃了。

还有一句很流行的俗话是“人心不足，蛇吞象（相）”，东干人继

续说“Tang 心不足,吸太阳”。Tang 是神话动物,有人说是一种龙,另一个说法是类似狮子。《中亚回族口歌和口溜儿》中第二部分 83 页写“贪心”,但是东干话没有贪这个词,所以他们以为这是动物。除了一般的谚语东干人有不少滑稽话。我认为很有趣的是“四个东西”。我记录的有“四个香东西”,“四个脏东西”,“四个蔫东西”,“四个旋(很快)东西”。如四个香东西:“鸡儿的舌头,羊的髓,东方亮子瞌睡,少女子的嘴”。四个旋东西:“空中的鹞子,浪里的鱼,十七八的姐儿,chinzhatu hodi 驴(春天放荡不羁的驴)”。四个脏东西:“连疮的腿,躺了猪的水,婊子的屎,吃 neswar(纳斯,麻醉品)的嘴”。四个蔫东西:“犁哩地的牛,跳圈的猴,输哩钱的光棍,出哩 shun (xun? 精液)的毬”。这些“四个东西”的说法好像类似李商隐的《义山杂纂》,如《羞不出》:“新妇失礼,尼姑怀孕,相摸人面肿,富人贫,处子犯物议,重孝醉酒。”这些都接近白话,疑杂纂就是从民间来的。东干人也有不少有教育意义的类似谚语的话,但是与谚语结构不同,如“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边长,有人但是跳过这四墙,他不是神仙,就是他的岁数长”。东干人也有一些不像谚语的俗话,如有人来做客,但是主人靠他吃饭,就说“店里的臭虫吃客呢”,或如骄傲的姑娘没有出嫁,脸也不好看了,说是“猪不啃的 cheliang(茄莲,茼蓝)”。

东干人也有许多谜语,叫做猜话儿。小孩特别喜欢出谜,我从他们那儿采录了不少比较简单的谜语,有时大人也给我说谜语。小孩子最常出的谜是“一个树树儿不低不高,高头结结哎呀”(刺牙子)。按东干话叠音表示小的意思,如碗—碗碗子,即小碗。也有另一个说法:“一个树树不低不高,高头结的红绸荷包”(红辣子)。也有其他的,很简单的,如“一天水葡萄,黑里毛对毛”(眼睛),“一个木娃娃,见人就趴下”(炕桌),这大概南方人猜不到,东干家里小炕桌平常靠墙直立,要吃饭时放在炕上。“一对儿白鸽子,见人就上桌子”(盅子)。“白铜的壶,红铜的嘴子,各人都吃过,gei(街)上没卖过”(奶头)。

有的老谜语形式不变,但因为东西没有了,代替它的新东西就成

了谜底。如“外国进了船，船里头装水，船外头干，孔明定了烧船计，只烧了货不烧船”。从前谜底是水烟袋，后来变成了俄罗斯的茶炊。另一个例子：“一个绳撺过城，城动弹鬼叫唤”（从前谜底是井轱辘，现在是缝衣机）。也有谜语现在就无法找谜底了，如我纪录的“红公鸡下红蛋，长脖子丫头捧着看”（从前用的长把子的火炭熨斗），或“大腿挤大腿，挤上就要嘴，要嘴就哼哼，哼哼淌白水”（钉碗、锡碗的老汉）。50年代我在东干人家里还见过钉好的茶碗。

识汉字的张殿和也知道一些字谜，如“半边儿是毛，半边儿光，半边儿有味，半边儿香，半边儿山里吃草，半边儿它在水内藏”（鲜字）。听了谜语的东干人，虽然不识汉字，但也很高兴，也请他解释，这个字怎么写。

东干人把散文讲的故事分两类，一类叫 *gujir*“古今儿”，一类叫 *fu*“书”。“古今儿”就是一般的民间故事，从篇幅上看是一种较小型的故事性作品。这个词的词源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西北的甘肃和陕西的方言中就是这样称呼故事的。研究甘肃方言的人认为这个词是“古”和“今”两个字的组合。陕西故事的搜集家武笠青就是这样来记述这个词汇的。如果我们同意这种解释的话，就应该承认，同西北地区的汉族人一样，东干人把故事也理解成对古代和现代事件的叙述。须提醒一点，“古今儿”这个词组以往在中国并不少见，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如著名的话本小说集《今古奇观》就是这样。这个书名把“今”列在第一位置来强调，可是在我们看来，古字其实更具有主要的意义。这种观念仍保存在一般规范的汉语中，“故事”的叫法就是指的“过去的事件”、“古时候的事情”。这一名词很像俄罗斯人民对“勇士歌”的叫法“*starina*”逐字译就是“古时候的事情”。不过，中国的一些方言中，西北之外对故事还有其他的叫法。例如在江西南昌，故事被简称为“古”，是“古代”或“很早的事儿”的意思。在厦门也称“古”，在潮州也称“古”，都是“很早的事”的意思。我们看得出，这里强调的是对过去或古代的事

情叙述。

第二个名词“书”也用于散文体民间文学,在东干话即西北方言中就是“书本”的意思,也单纯地指“叙事小说”体裁。这类故事往往来源于书面作品或说书。

东干人的古今儿与其他民族的同样可分为动物故事、神怪故事、生活性的和冒险内容的题材,还有民间笑话、历史的轶闻和话本类型的故事。本书中的材料正是按这类标题编排的。搜集故事的人编书之时通常以动物故事作为开头。本书的编者是按另一种方式处理的,把神怪故事作为故事集的开头。这是因为中亚回族同远东一些民族如汉族、朝鲜族一样,他们那里的动物故事在民间文学中占较小的分量。德国艾伯华于1937年编辑的《中国故事类型》中,只列出了七篇纯粹的动物故事。现在由于有了50年代到60年代初的一些记录,使得这个数字能够增加到三、四倍。丁乃通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记载了差不多150个动物故事类型,但他把中国所有民族故事都混在一起了,也把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作家编的故事也列入了索引,如果仔细看可以发现,大部分动物故事是少数民族的,不是汉族的,汉族与回族动物故事比起欧洲许多民族和日本人的故事,仍然少得多。如据池田广子编的《日本民间故事类型与母题索引》,日本人有六十多个动物故事类型。研究民间故事的东干学者I. Shisir发现了东干27个动物故事类型,占到东干故事的百分之五。汉族和回族的动物故事少的原因可以解释为,由于过早地向土地耕种业过渡,而把狩猎和捕鱼业遗忘了;也可以解释为,中国(中原地区)的动物是相对贫乏的。但是这样的解释是不是对的,也有问题。一般来说,狩猎民族动物故事多,但台湾典型狩猎民族布农族以及其他台湾少数民族的动物故事也比较少。

在回族故事中,神奇故事无疑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那些老的讲述人最爱讲的也正是这些故事。因此本书就以典型的神奇故事《张大杰(也有译写成“张大教”的)打野鸡》作为开头。这个故事情节在远东民间文学中是很普遍的,同娶龙女为妻有关。对已发表的这种

情节的四个异文,在本书附录的《故事情节比较研究》中将要进行详细的分析,这里就不必详说了。在这篇前言中所要强调的是,这些在中亚回族中极为普及的故事情节,在其他民族,如汉族,藏族、撒拉族、蒙古语系几个民族(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人、甘肃的东乡人及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即卫拉特〕人)的民间文学中也存在着,这些民族早在一百多年前就与中亚回族的祖先们生活在一起了。远东文化圈中的其他民族,从中国西南的佉族到最东边的日本民族,也同样有这类情节。有时也能在菲律宾,在土耳其发现这一故事系统的扩散的余波,不过在形式上已发生很大变化,在菲律宾是从这一方面,在土耳其是从那一方面完全被改变了。很明显,这类故事是以远东的中国境内为中心向四外传播的。中国以外的地方,如柬埔寨或土耳其,这类情节的异文一再提到中国,提到中国皇帝,并用他来代替中国民间故事中的龙王,这大概不是没有缘由的。另一方面,东干族中这类故事也具有某些独特的内容,比如青蛇同白蛇争斗的经过,故事主人公帮助了白蛇,这样就使得这些说法同汉族原来的故事区别开来了,而且变得更接近于邻近的突厥—蒙古语系民族的故事,这些民族就是西北省份中与回族和睦相处的撒拉族或东乡族,还有最西边的一个突厥民族——土耳其族,他们也有白蛇与黑蛇斗争的母题。总之,无论是分析这种类型的情节,还是分析其他一系列故事,都使我们产生这样的想法:东干人故事同中国西北属于不同语系的其他民族的故事,情节上是相近的,东干族同这些民族在遗传上并非都有联系,但是他们既然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就必定有许多世纪的密切的文化(民俗、民间文学)交往,只是对此还没有作过专门研究而已。

这部集子的第一篇故事,就会把读者带进一个神奇的中亚回族民间文学的世界当中,这一民间文学世界形成于数百年前,反映了回族的起源及文化发展的一些复杂关系。在神奇的东干叙事文学里,远东和近东这两端似乎已合在一起了。最主要的是其虚构性,它规定了故事特别是神怪故事,与远东各民族民间文学结缘,而远东民族

故事的幻想似乎特别“讲究实际”，同汉族一样，东干故事里的事件并不是像在俄罗斯民间故事中表现的在某个极遥远的神秘莫测的王国里发生的。相反，所有不寻常的事件和那些人物都是在讲故事人所熟悉的家乡出现的。汉族故事也往往确切地指出事情发生的地点。收在本书中的东干神奇故事里，这种与过去的中国地理的联系差不多已经消失了。我们仅在某些故事里看见一些发生这样或那样奇异事件的地点。从哈萨克斯坦陕西回族后代那里记录的故事《红葫芦儿》，开头有一段很有趣的话：“上往年中国地面上陕西地方上有哩一宗事，新人都不知道这个不正常的事。就这会儿这个事情都有。”这样，可以想象这类开场白之后会讲出一件真事来，可接下去却讲起一个小伙子到水府娶海龙王女儿为妻的故事。在其他故事中，大多数事件就都不那么明确地局限于一个地方了。

同样，时间也有一定的限制。远东许多民族，如汉族和朝鲜族的接近于轶闻传说性质的故事，往往明确指出事情发生的时间：在什么朝代，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一件什么事。而东干人的神奇故事和生活故事已显著地减弱了同传说的联系，而且实际上也没有把事情发生的时间局限化的开头。通常故事的开头就是这么简单：“那会儿有……”或者“从前有……”都是把事情放在以前的不确定的时间中。

东干人故事的世界中有自己独特的自然景色。看来，山在这个世界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山，是可怕的、危险的，需要主人公去征服或主人公经常打猎的地方，山上还住着强盗，主人公为摆脱当时有钱有势人的迫害，也会跑到山里。山中的洞穴里还住着可怕的巨蛇。和欧洲各民族故事不同的是，和汉族故事相同，东干故事中实际上没有那种可怕的森林，也没有林中的妖怪及在俄罗斯故事中常见的老妖婆。在故事中，已用山代替了森林。除了山之外，故事中的事件当然也经常发生在平原上，但对平原只是一带而过地说明一下，谈不上专门的描写。事实上故事中也并没有湖泊，对河流也很少说起，却经常提到海洋特别是东海，因为那里住有龙王，它是汉族和回族故事中经

常有的角色。

东干故事里,城市也起着重要作用,有时能明确地叫出它们的名称,如古城,喀什,更多见的是一般泛指古老的的中国城市。如有一个人到城里卖干柴,他从皇上发的黄榜上,得知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比方说皇上的女儿丢失了等。这类事情又经常是发生在京城里。有些故事主人公想在京城通过殿试获得官职。这方面,中亚回族故事与汉族故事是接近的,故事中的城市起到商业或文化中心的特殊作用。

东干故事的世界当中,居住有农民、牧人、小商人、樵夫、猎人、店主、强盗、官员及皇上等各色人物。乍一看,这样罗列似乎有些奇怪,却足以反映出故事人物的多样性。可是有意思的是,除了那个陶器工和地毯工(故事《穷姑娘的见识》)以外,故事一般都没有提到从前在回族中人数众多的手工业工匠。故事的主人公们常常到长城外的内蒙古或满洲里去做买卖,这充分反映出旧中国回族的现实生活。大家知道,家畜出售,小商小贩乃至大中型商业,自古以来就是回族特有的职业。所以,很自然地在大部分故事中提到了小商人。他们或是在城里有个小铺子,或是挑着担子在乡村里挨门挨户地兜售布匹、装饰品和其他各种零星货物。很多事情又是发生在客店里,这并不奇怪,因为以前沿着北京至伊宁的漫长的官道上,回回开设的客店有如链条一样分布着。就是在那严酷迫害穆斯林的时期(清王朝统治的年代),它们也还是存在着。在这些小客店里,穆斯林能找到安全的住宿之处,还能得到手工匠人的必要帮助,只要他们想修一下自己的马车或者有其他需要的话。但是,在东干人的故事里面,客店却远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反倒是可怕的处所。在那里,旅行者经常被抢掠、被杀害,还有吃人肉的事情发生。这样,生活的真实与故事的“真实性”就不能互相印证,相反却尖锐地对立起来了。在这里可以看出,对叙事性民间文学来讲,文学艺术世界与现实之间在总体上表现出了不吻合的情况。

在中亚回族故事里,旧中国的社会关系常常是以完全变样的形

式出现的。故事的主人公们不断要同官员们发生接触,但如果是在汉族故事当中,官员就像实际生活中那样,通常住在县城里(差不多总是县官,普通老百姓与这个唯一的县衙只发生间接的冲突)。在东干人故事当中,如《张大杰打野鸡》官员突然成了主人公住的村子里的居民。还有更加奇怪的意外情况发生在皇帝身边。皇上当然是应该住在京城里的,但在故事中他的境况似乎是接近于普通百姓的。在故事《外面儿光,里面儿糠》中,主人公是一个普通的老头,他结识了一个皇上,就好像与城里的一位邻居交朋友一样。此外,像故事的主人公战胜了恶势力之后,终于成了国王,这对许多民族的故事来说乃是一般的特点,但是在东干人那里,这一特点不但可以在神奇故事中碰到,就是在描述历史的真人的故事中也可以碰到。如薛仁贵是唐代的一个著名将领,可是在故事中他最后成了皇上,尽管这与历史真实相矛盾。故事中的国王按理说是住在宫中,“宫”是汉语词汇,东干人故事不用,说宝殿,故事中的是“金銮宝殿”。但有时故事中皇上也像普通人一样住在很平常的房子里。

应当特别说明的是,在从中亚回族那里记录的故事中经常见到有关两个王国和它们的两个国王的事情。可是在远东各民族故事里,事情常局限在一个国家里,比如中国。两个王国的情况就非常罕见。艾伯华认为,故事中如果提起两个国王或者娶邻国公主为妻,也许反映了对中国古代的暂时割据时期的回忆,因为那时在中国北方与帝国政权并存的还有王公等统治者,也许反映了对中国南方的古代部落领袖或氏族首领的回忆。如果我们不排除这种假设的合理性,那就须说明一点,类似在一个故事中讲到两个国王的情况在中亚回族那里倒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初次遇到的这类情节,看来是从相邻的近东各民族民间文学中借用来的。这些相邻民族主要是突厥民族。

我们已说过回族故事主人公赴京考试的事情。中举的人可以获得相应的称号并担任这样那样的官职。故事中只有秀才与状元。即东干人故事中所见到的这类考试显得是多么简单,那些主人公一下

子就进了京城,轻而易举地就可以获得状元的头衔。而在汉族故事里,这种情况太少了,那里的主人公经常以最低级的学衔“秀才”的身份出现。不排除这种可能,状元在东干人故事里如此多见,说明故事同先前的戏曲以及吉祥年画有某种联系,那些东西中恰恰经常提到状元。东干人故事中赴京赶考常有,也有不平常的故事:有一个青年人叫角白陀(?)赴京,在路上他碰见了另一个也去赶考的人。他们结拜了弟兄。但翻雪山时那个朋友冻死了。青年人到京,通过考试,做了高官。有一次他请求皇上也给他冻死的义兄一个爵位。皇上封给了他的兄弟阴间王,因角白陀对他的义兄十分忠义,皇上也给了他更高的官位。

员外也是东干人故事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早期白话作品指地主豪绅,大庄园主等。东干人故事中的员外同俄罗斯故事中的地主极为相像,只不过员外这种形象大概更复杂一些。作品对员外持肯定和尊敬的态度,主人公与富员外的女儿结婚相当于同皇帝女儿结婚。汉族故事也经常有员外这个角色,但从我们了解的故事记录来看,员外在汉族故事中比在回族故事中要少得多。另外,汉族和远东其他民族的民间文学中都见不到回族故事中的阿訇。“阿訇”一词来自波斯语,最初的意思是“教师”,“教导者”(指宗教的教导者)。在回族和邻近民族如撒拉族那里,阿訇这个词就是穆斯林的神甫。因为回族很早就信仰伊斯兰教,所以故事里应该也能见到阿訇这个人物。但情况并非如此,就拿本书来讲,只有几篇里面出现过阿訇。还有一个引人注意的奇怪现象,中国记录的回族民间故事阿訇这个人物较常见。由此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伊斯兰教观念和仪式对中国回族故事的影响远远超过对中亚回族故事的影响。这也许是因为,伊斯兰教是中国回族区别于汉族邻居的主要标志,正是与这种情况有关,宗教方面的内容才在其民间文学中得到一定的表现。而在中亚,回族住在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语系的民族中间,他们并不需要在自己的民间文学中强调伊斯兰特点。相反的,他们却追求对以前在远东的日常生活特殊风貌的描写。

各个民族故事里的世界,通常似乎是封闭的,它们各有自己的传统人物,有自己民族的富有特征的生活样式。而正如我们所见到的,东干人故事的世界不如说是开放的,邻近民族民间文学中的人物很容易地就进来了。所以,在东干人故事中就有了喇嘛、和尚和道士。

不过,他们互相都很相像,都善于识别妖怪,并且依靠各种咒语及其他巫法同害人的势力进行较量。和汉族故事一样,当和尚或喇嘛帮助主人公从魔鬼手中逃脱出来的时候,他就是正面形象;当他为恶势力效劳的时候,他就成了反面形象。如在故事《黄天霸》(《施公案》的故事)中那样。在某些情况下要确定对这些僧侣的态度,一般来说是非常麻烦的,对他们不能一概而论。在故事《十七养了个十八》中,喇嘛把主人公从他的妻子一个魔王女儿那里解救出来。但是那妻子显然又是正面的形象,在故事结尾这个已被喇嘛打入坟墓的妻子不但从坟里出来了,而且又返回家中,使得丈夫和儿子都很高兴。很明显和尚和道士的形象从汉族民间文学中进到回族故事里来了。当然在汉族故事里通常只有道士才与魔鬼进行较量。喇嘛的形象是从藏族和蒙古族那里来的,因为藏族和蒙古族口头民间创作中常有喇嘛同妖怪进行较量的情节。应该强调的是,在东干人故事中只有其他别的宗教神职人员才作为术士和救星被赋予驱除妖魔的本领,而故事从未说过阿訇也有这样的本领。

长生不死的神仙也是东干人故事里经常出现的角色。与上面那些僧侣不同的是,神仙永远是作品中的正面人物,他们经常帮助主人公从妖怪手中解脱出来并制服那些妖魔。有时在故事(如《蟒姑娘》)当中讲到一个年老善良的人,他遇到了主人公,警告他说将有大祸。可故事并没有说明这善良的人就是神仙。然而,他那白胡子老头的相貌和悄然逝去的法术都提醒了主人公和听众想到:来帮忙的人正是神仙,这些都与汉族民间故事相同。

这些长生不死的神仙的形象是从汉族故事那里来到东干人故事中的。它起源于吸收了各种古代信仰和萨满教特征的古老道教。全中国流行的八仙的传说,在东干人民间故事中也有痕迹,但是八仙他

们只知道两个——韩湘子与李铁拐。本书收录了一个关于铁拐李的故事,还有两篇没收进书中的关于韩湘子的韵文故事——《韩湘子卖道袍》和《韩湘子度林英》。在民间故事里,他成了典型的巫师,例如,要是他向水中抛出自己的袍子,水面上马上会开出十二朵鲜艳的牡丹。一般来说,东干民间文学中的这些讲神仙的作品是有一些特点的,尽管和一般神奇故事一样,其核心部分总要出现某种神奇的事件,但是它强调的重点还是主人公如何离开人间和如何从世俗中解脱出来,为达到这样的目的,他准备忘却一切,甚至能像铁拐李那样抛弃正在生育的妻子等等。总的来说,这些传说故事应当归于特殊类,它们比那些神奇故事更接近于有关圣人的宗教轶闻传说。

“希济尔”这个圣者的形象是近东和中亚民间文学所特有的人物,回族故事也把他附会为神仙。“希济尔”来源于阿拉伯语“哈季尔”——“绿色”之义(须知,绿色是穆斯林的象征)。在故事中,他经常是穿着绿色服装,解救那些迷途的行路人,还让死人复活。故事还把找到圣水泉的事迹也归到他头上(比如在吉尔吉斯民间文学中)。有学者推测,希济尔的传说“有很古的来源,可能与海神的观念有关系,那海神经常帮助罹难的航海家”。在故事《王二和白女儿》中,希济尔出现在受了委屈和欺骗的主人公的梦境里,向主人公授予神语,让他利用这些神语重新得到公平的对待。中亚回族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是唐朝的事情,说希济尔老人在皇宫里猜出了“文文岑岑”的(译音)这句神秘的话的意思,然后又劝说皇帝退位,带他到了仙界。这就是说,希济尔的举动很像典型的道教仙人。

“怪异”的角色,在东干故事里也是复杂多样和五光十色的。这些角色彼此相关而又各有不同的来历。我们经常遇到一类能变形的东西,叫做“精”。东干老故事家这样解释“精”的产生的:“精,可能是由老物件变来的。如果人们多少年来总用着一件东西,要经常触摸它,那么人身上的一些灵气就要转移到它的身上。这完全是不知不觉的,就像每天都传给它一点热量一样。最后它得到的灵气已经足够了,它就可以变成精了,而且只要它想恢复原样,还可以变回去。

要知道,精差不多也是个人,只是它身上的灵气很少,不像完整的真人那样。”正是在尤素罗夫记录的故事《扫帚精》里讲的,在东干故事里,那忘在柜子后面的旧扫帚也能变成精,上面那种解释就是据此得出的。还有河边柳树的灌木丛也能成精(故事《姑娘与柳树精》也是尤素罗夫记录的),但也正像书中的故事所讲的,常常不是陈旧的物件,而是老的有生命的活物,经年累月获得了改变自身形状的本事,成了像人似的精。

在中亚回族及远东其他民族那里有这么一种观念:活了百年的动物能改变自己的颜色,变成白色;而活了千年的就变成黑色。这些动物通常都具有化为人形的本领,难怪故事《蟒姑娘》特别强调一个被主人公爱上的美女,实际上是一条活了千年的蟒。故事《白狐狸》说的则是一个化作女孩模样的白狐狸。在所有这些场合,能变形的异类同时又是害人精(吸血精),它们或者直接吸吮受害者的血,比如白狐狸;或者夺走受害者的健康活力,比如在故事《蜘蛛精》里发生的事情:自从一个少年暗地来到一个姑娘身边,姑娘就一天天黄瘦下来。原来这个少年是老蜘蛛精,它一直藏在院中房檐下的一个大筐里。看来,既然一个像乌龟那么大的蜘蛛都能够藏在里面,可见这里所讲的又是一个很久都没人用过的旧筐子。

在东干人故事中还有一种能变形的异类,同“精”并列,也是经常出现的,人们叫它妖怪,它和精的区别是,“精”常常以美女或美少年的样子出现以引诱它要祸害的人,而妖怪总是粗暴地将人们抢走。妖怪就像是俄罗斯民间文学中多头蟒蛇一类的形象。

在本书收集的故事中,读者还会碰见另外一些怪异的形象:吃人的野毛人,吓人的怪物等等。其中每一种形象只在一两篇故事中出现,因而对这些形象暂时还很难做准确的评价。我们只能说,从其称呼来看,这些形象与远东的神话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东干人故事中的妖怪也有中亚民间文学中的一些典型角色。故事《庞人儿》里有一个长着七个脑袋的妖怪,叫“猛蛊子”,这个名字出自蒙语“蟒古斯”,即蒙古史诗中的多头妖怪。但是很明显,东干人故事的“猛蛊

子”一词并非源于喀尔喀蒙古语里对这个词的规定读法,是源于另一种蒙古语系的语言,很可能是从甘肃土族话中借来的,因为那里读作“蟒古泽”。这妖怪的七个脑袋,当中有一个是马头,妖怪的生命就藏在马头里。这个细节我们还未能在蒙古族的故事和史诗中见到。不过,蒙古的达木丁苏伦院士不久前发现的古代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在藏族和蒙古族中的一些异文,在讲到罗摩的仇敌罗波长有十个脑袋时,常常说中间有一个正是马头。这就提示我们:猛犸子这一形象反映了不仅是蒙族的,也是藏族的多头怪物的观念。

在东干人民间文学当中,甚至一篇故事里,我们不仅会遇到远东和中亚民间文学里的怪异形象,而且会遇到近东—中亚神话体系中的怪异形象,如《庞仁儿》除了猛犸子之外,还有抢走公主的妖怪。又如故事《秃子》就提到佩里女国(刚好也是近东和中亚民间文学中的角色)的几座大门,一座由凶神——巨人歹乌子守卫,另一座由妖魔鬼怪守卫,而第三座由野人鬼(即野人的鬼魂)守卫。歹乌子出自伊朗语言,是指伊朗神话里的可怕的多毛巨人,吃人的恶魔,是专门害人的。

“龙王”形象主要是在远东形成的,但很早也受到印度宗教神话观念的影响。它是水府的主宰,驾驭着云雾,也给大地降雨。在不算很早的年月—遇到旱灾时,耕种土地的东干人经常举行专门的仪式来求雨。与他们的传统民间文学一样,这种仪式也把伊斯兰教的观念与单纯的古代民间信仰交织在一起了。比如从前在吉尔吉斯斯坦楚河边的米粮川这个村子里,住的是甘肃回族后代,人们在大旱之年就聚集在河边或清真寺里,带上一头牛或几只羊作供品,在阿訇的带领下作祈祷,念古兰经,然后将写有古兰经文字的马头颅骨抛进河里,同时孩子们也向河里扔小石头,据说这是为了唤醒沉睡的龙王,让它降雨。有意思的是,成年人向河里扔小石头则是被禁止的。可是哈萨克斯坦的陕西回族后代人在求雨时却不是把小石头扔向河中,而是扔向泉水中,所以恰好在从他们那里记录的故事《张大杰打野鸡》中,主人公为了叫出龙王的使者,就必须在泉水边烧香。

我们已经谈了东干人神怪故事中的一些主要形象,而在那些包含任何超自然物的故事里,我们所遇到的人物形象也常常表明东干民间文学与邻近民族,主要是突厥民族的创作有联系。看来可以把长癣的秃子列入这类形象当中。类似的形象,大概还有这样一些,如狡黠的骗子和达到目的的滑头人物。实际上在突厥民族的叙事文学中,随时都可以看到他们,而且还用声音上相似的词儿“塔子(突厥语言称秃子为 *tazi*)”来称呼他们,这种称呼在古代突厥文献中也是可以查到的。我们暂时还不清楚,这是否涉及汉语和回族语言借用突厥语或者反过来被突厥语借用的情况。虽然汉族故事中也能见到秃子这类人物,但比东干故事好像少一些。这个人物形象在回族那里要突出一些,这可能是由于邻近的突厥语系的民族民间文学给予了影响的缘故。

故事常常反映出回族社会、家庭关系以及传统道德。胜利者往往是那些不幸的主人公:与灰姑娘相像的前妻的女儿。如《后娘》中前夫的儿子或《红葫芦儿》的继子,《张大杰打野鸡》中的穷少年等。故事的主人公也常常由于热爱劳动或者擅长手艺而取得成功,如在故事《穷姑娘的见识》中,主人公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女儿,她坚决拒绝了嫁给皇上的要求。“为什么我要嫁给他呢?要知道,他什么手艺也不会。现在他是皇上,明天他是什么可就不知道了。到那时他会干什么呢”?当皇上学会了编织地毯,她才答应嫁给他。后来就是靠织地毯的本领,皇上才大难不死,从强盗窝里逃出来。这里要说明的是编织地毯是印度、波斯故事中常见的手工艺,汉族民间文学好像没有提到过,很可能是从中亚民族故事中借的。这里还应当特别说一下东干人故事里的家庭关系问题,这里指:一方面是,男主人公或女主人公同凶狠的继母(从来没有继父)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主人公同他的舅舅之间;还有儿子同母亲或父亲之间,丈夫同妻子之间的关系等等。这里我们想指出的是,在故事里经常提到的是舅舅,大概从来也遇不到叔叔、伯伯。既然经常提到舅舅,可能是说明了在东干人中占重要地位的正是母系,而不是父系。难怪直到现

在,中亚回族人还保留这样的习俗:结婚不久,新媳妇就要回娘家住上一段时间,然后去舅舅家做客。可以推测,故事主人公同舅舅的这种联系来源于被民族学家称作甥舅权的古老风俗。它是母系氏族瓦解和确立外甥同舅舅之间多方面紧密联系时代的一种制度风俗形态。在外甥成年和结婚(常同舅舅的女儿结婚)之前,舅舅要教育他,培养他成为自己财产和其他方面的继承人。这个风俗是民族学家在北太平洋阿留申群岛上发现的。东干人故事与汉族故事相同,主人公经常要结拜兄弟,这正反映出旧中国的真实风俗。对此,本书已在故事《弟兄们》的注释文字中给予了详细说明。这里应指出,在故事中结拜兄弟的举动常被那种伪善的人物所利用,去欺骗心地善良的主人公。

东干人的很多故事都推崇孝顺父母的观念。当然这种观念自古以来就在人们当中存在,但是这种观念像在汉族故事中一样,也在中亚回族故事中表现出来,显然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学说正是把尊敬父母、兄长的“孝”的观念作为伦理的基础提出来的。在旧中国,这种道德非常带有普遍性,以致连不是儒家信徒的人都接受了它。难怪在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里,中国的佛教法师们把孝的观念也吸收进了自己的经书当中,而最初在佛经里根本没有任何类似这种观念的东西。看来在某个时期穆斯林当中也发生了这种情况。按东干历史学家苏尚洛的话说,作为中国正统思想的儒家学说影响极大,以致回回们在信穆斯林仰安拉之外,还要崇拜儒家的上帝。儒家学说与伊斯兰教较容易地和平共处,回回总是竭力表明:“阿拉伯对上天最高统治者的诚心祈祷,与儒家对上天最高统治者的礼拜是很相似的。”(俄罗斯汉学家 V. P. Vasiliev, 1867 年)

远在 13 世纪编的《二十四孝》一书,在远东各民族中也是很流行的。回族,包括中亚回族,对书中某些传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特别是王祥的故事。王祥用自己身体的热量把冰融化,为的是能打上鱼来,给病中的继母当药吃。(东干人说的是亲娘)。这个故事是我于 1954 年在绍尔一秋别村从七十四岁老人马尚老[^]里尔那里记录

的。据搜集东干人故事的十四儿(I. Shisir)说,他们那里也流行郭巨的故事,其他二十四孝的故事没有发现过。上文已说过在民间绣花当中也有王祥卧冰的故事呈现。

孝的观念以及相应的惩罚逆子的观念,在本书的一些生活故事里都贯穿着,像《金麻子》、《冰连儿哭母》、《外面儿光,里面儿空》等。

东干人故事中的人物姓名也是很复杂的,一种情况是与汉族接近(张大杰、张天佑、金花等),另一种情况是与穆斯林明显接近(如:伊斯哈尔、伊斯马尔、艾莎等)。人物姓名的双重系统也反映了回族的习惯,从前在给孩子起名字时,往往是两种:穆斯林的名字和汉语的名字,而女孩子往往是汉语名字,像金莲、金花、白女子或白女儿等。如果家里有几个女孩子,就称呼大姐、二姐、三姐等;如果有一群男孩子,就叫他们“老大、老二、老三”等。最小的孩子叫老娃儿、老姐儿。正如东干民族学家沈洛(女)说的,回回人在家里并不用名字互相称呼,而是用亲属称谓来互相称呼,把年长的兄弟叫哥哥,把他的妻子叫嫂子(即家里的大儿媳妇)。大概与汉族相同。这些特殊现象仍保留在东干故事里。突出的禁忌是不能叫公公婆婆的名字。据这位女民族学家沈洛提供的资料,儿媳妇不仅忌讳叫公婆的名字,一般还忌讳说那些与公婆名字谐音的词,因为这种原因就产生了不少机智的儿媳妇的故事,下面是其中的一个:有人想考验一下一位老头儿的儿媳妇,看她怎样解答难题。他就问她,公公是否在家,还让她到公公面前问一下,是否买他牵来的七匹马,可这位公公的名字刚好叫“七儿”,有个“七”字。儿媳妇为了不使公公受辱,就不能说“七”字。她很机灵,便对公公说:“达达(爸爸),有个人牵来五匹和一对马,让我问问您,想不想买这几匹马?”儿媳妇就这样既完成了委托,又没有违犯老规矩。

中亚回族人姓氏名称的来源是极其复杂的。实际上,来到俄国的回族祖先早就将姓氏和名字连写了,并构成复合的姓氏,后代就把这种姓氏继承下来。比如“马老大”以前是分为:姓马,名老大,而

“颜先生(现多译成‘杨(彦)善新’)",现在则合起来成为一个姓氏了。有的姓是用数词编的,如东干有名的诗人姓“十娃子”,研究民间故事的人姓“十四儿”等。有穆斯林姓的东干人平常也知道他们祖先的中国姓。例如《蟒姑娘》中主人公名字是齐三,专门研究东干人名字的语言学家颜先生却认为,这个名字是七和三两个数字的组合,所以也可以是七三。据他说,东干人有个习俗:如果一位上了年纪的父亲意外地得了个儿子,就要用父亲年龄的数目字给儿子命名。所以七三应当是七十三岁老人的儿子的名字。当然如果是六七则是六十七岁老人的儿子的名字。这样的解释是民间说法,还是一种现实的习惯,还很难说。

东干故事的艺术世界不但取决于活动在其中的“现实的”和神奇变幻的人物,而且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人物相互关系,乃至一系列复杂的颜色和数字所象征的意义。东干人特别是那些会绣花的妇女都了解几十种颜色的分别,红色和绿色是她们最喜欢的鲜艳颜色。特别是红色被认为能够用来驱邪避灾。这两种颜色从前主要是用来打扮新娘和装饰车辆、鞅具的。照过去马车夫的说法,他们常用绿色装饰车的辐条,用红色装饰车轮外缘和车身轮廓,这不光是为了漂亮,更重要的是为了在路上安全,避开坏运气。他们和汉族相同,将白色看作是哀悼死人用的颜色。但在神话故事中,我们发现:第一,颜色的种类很少有白、红、黑、黄,偶尔还有蓝和绿;第二,颜色还具有其他的象征意义,如白色在这里很重要,但并不完全作为哀悼的颜色,它同某些神奇的动物如白蛇、白兔、白马也有关系,这些动物通常是帮助主人公的,但上面提到的白狐狸则除外。与此相反,“黑色”这个词基本上用在反面的角色和现象上,如黑蛇、黑旋风、愚蠢的黑家伙——对龙王的嘲讽叫法等。黄色可不是什么好事的预兆,如黄旋风把女主人公卷走,脸色发黄成了妖精缠身的征兆。在故事中,蓝色以及和它近似的绿色会让人联想到黑暗势力,妖魔的面孔不是蓝的就是绿的,绿色的烟云常伴随妖魔一起出现,升上天空的一缕蓝烟则是主人公仇敌的灵魂。

关于数字也可以谈出许多象征意义来。“三”这个数目对每个民族的故事来说都具有特殊的意义,除开它,远东民间文学经常还提到一些更有特点的数目:七、七十二、九以及由九派生的数目,特别是九十九。例如,一个和尚残害了九十九个人,一个大力士把九十九辆铁制马车抛到河里,等等。按照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九是最主要的奇数也叫阳数,古代不是以诸多的十而是以诸多的九来进行计算的。除了这些在远东各民族故事里常见的数字以外,东干人故事同时还有四十,这个数词在他们民间文学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显然它是近东文化传统的数字(我们会想到《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这个有名的阿拉伯故事,回族人把这个故事叫做《游依巴》即“周游世界的老大爷”,但依巴大约是阿里改音,或者叫作《四十个大贼的故事》等。)。如:主人公给龙王弹三弦子,弹了四十个白天和黑夜;婚礼四十天以后或者主人公的父母死了四十天以后,就发生了所有的那些事。须重点指出,这里,我们从东干人故事所特有的数字含义中,接触到了远东和近东的两类传统。

回族神奇故事和生活故事的艺术世界,总的来说也代表了大多数被称为“书”的那些较长的散文叙事作品,因为那些作品同中国古典章回小说有传承关系。众所周知,这些章回小说又是在民间说书与传说故事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些传说故事经过有才干的文学家们的加工而成为书面作品,然后又通过大批职业说书人重新回到民间。1930年开始记录回族民间文学的瓦西里耶夫记载道,东干人会讲与《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小五义》、《包公案》、《齐公案》(可能是印刷上有误,应为《施公案》)等有关系的一些故事。这个书单上提到了《小五义》,但与之发生关系的民间传说,我们暂时还未发现什么踪影,但包公故事有人纪录了。来源于《隋唐演义》和《说唐》的秦琼的传说却已有记录,它的情节也编进了本书当中,题目为《广徽》,意义不甚详,故事里提到了隋炀帝杨广。读者在这本书中还将了解到薛仁贵的故事,它来源于小说《薛仁贵征东》,而故事《薛蔡儿》大概与《薛刚反唐》很有关系。本书附录中转述了中

亚回族流行的“狸猫换太子”的情节，它无疑是对《三侠五义》开头情节的再创作。在上面那个书单中还应提到《杨家将》的故事。有一个优秀的东干人故事家——陕西回族人吴阿訇诺夫，名字叫黑亚，很喜欢说这类故事。

还应特别说明一下与《水浒》有关系的一类故事的情况。虽然有民歌提到孙二娘与武松，但这类故事不像其他故事那么普及。1951年识字的张殿和老人请我从列宁格勒给他寄一些中文的书（他那里一本书也没有），我给他买了《水浒传》，过了几年才知道，吉尔吉斯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的手稿存放处还保存着他说的武松打虎的故事。但是我不知他自己写的怎样。在一些别的故事中也可以看到《水浒》中的人物即梁山泊的好汉们。这些人物还进入了东干人的日常生活。在20世纪初期，为了招待最尊贵的客人，回族人要摆出一百零八样菜的宴席，叫做一百单八将。每个菜代表一位梁山好汉，以纪念他们。在旧中国，人们玩的纸牌也绘有《水浒》英雄的形象，大概在回族当中也是如此。

1951年我也记录了一个康熙游陕西的故事，说的是康熙微服私访到过一个小馆子，吃了喝了要算账，掌柜的要八两三银，他当然想不到这是皇上。康熙没有钱，要给掌柜的典当他的黑驴，说以后送钱。掌柜的还是不同意。那康熙脱他的红he(褐)衫给他，他也不要。那跑堂的说，他可以替他(康熙)付(这可是他的十年的薪水)，又告诉康熙如果将来有钱，可以送来，没有就算了。那康熙问跑堂的，为啥他自己没开店，跑堂的回答，他没有多少钱。那康熙说：我可以借给你，你可以开店，你要多少？跑堂的说八两。康熙说：太少，“你借一百两，不够我伙计吃烟袋，一千两不够我伙计穿鞋袜的钱。你如果要少了我不给”。那伙计随便说了个“八石”，康熙真的给他送来几车钱，他开了中国最大的店，而把那个掌柜的处死了。不知这个传说是不是也从小说来的，待考。

关于这些小说方面的故事情节，在本书附录《故事情节比较研究》中作了详细论述，这里只想提出一个共同性的问题：这些情节是

通过什么途径渗透到东干人之中的,当然这里指的是中亚回族。看来,途径有两条:一是直接通过书本,二是通过口头流传。从回族人刚来俄国境内的时候起,他们之中就很少有人认识汉字。他们大概没有带什么书。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口传的。如吴阿訇诺夫黑亚老人。他在年轻时曾去中国西北做生意(卖从吉尔吉斯那里带来的大烟),卖光了在陕西省留了十年,天天听说书,看戏。大概不到十年时间,他的钱已经花光了,只得靠乞讨度日。后来,来那里做生意的老乡们看他衣衫褴褛、饿着肚子,很同情他,就带他回到哈萨克斯坦。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和说书的才能,吴阿訇诺夫黑亚出了名,成了一名优秀的东干故事家,他既能讲神怪故事,也能讲与古典小说情节有关的传说。听说也知道许多其他中亚民族故事。他曾告诉我,还有一个叫血手批门的故事,可惜我因故没有听上。

改变为口头作品而进入民间文学中的有古典章回小说,也有话本小说,如《俞伯牙摔琴》,甚至还有传统的戏曲情节,像张羽煮海的传说。他们给所有的民间散文作品都烙上了特别的痕迹。古典小说的口头异文有很多地方接近于民间故事特别是神奇故事,而同样地,故事又明显地受到其他散文作品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故事的某种生活化,表现为故事的全部艺术构思都有“向生活靠拢的性质”,也同样表现为故事情节的活本化。这就引起主人公所扮演的角色变得根本不符合神奇故事的特征,也引起作者的立场发生改变。例如上面提到的张羽的传说,传统的情节公式(少年获得一个美好的妻子)被彻底改变了。

中亚东干人民间故事第一次是在1938年用俄文发表的。第一个研究东干话的俄罗斯著名汉语专家龙果夫与夫人(也是语言学家)30年代初去中亚调查东干话。1936年,他们在布拉格用德文发表了第一篇介绍东干话的文章。1938年龙果夫为苏联科学院编写《东方民族民间故事集》,把他记录的一个东干民间故事翻译成了俄语。1946年上文提到的东干历史学家H·尤素罗夫与另外一个历史学家V. Shahmatov在阿拉木图用俄文出版了《东干故事集》,是在

陕西回族后代那里采录的二十五个故事。这虽然是哈萨克斯坦科学院出版的,但材料可靠性有问题。1937年在《苏联民族学》杂志上发表了有名的俄罗斯民间故事专家 E. Pomeranceva 的书评,文中写到为什么没有写哪个故事谁讲的?故事一定经过了修改,但是修改程度很难确定。这就很可惜。1952年,1970年尤素罗夫用俄文又出版了改编本,1959年他用东干话出版了几个故事集。问题在于他自己有天才,出版的故事一定是改了的,不是可靠的原始材料。60年代,年轻的东干学者哈萨诺夫 M. Hasanov 开始搜集民间故事。1976年他用东干话陕西方言出版了他记录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用汉字转写后已列入这本书。要说明这是唯一的用东干话陕西方言出版的书。现在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历史文化遗产研究所东干学与汉学研究所研究员十四儿正在进行记录、研究中亚回族民间故事的工作,他还撰写了研究这类内容的博士论文。

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这本书的命运较复杂。60年代我建议出版一个有学术性的东方民族民间故事神话丛书。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很赞同。要出版可靠的,不是改编的,不是修改的民间散文作品。也要写较有学术性的序言与注释。1964年这套丛书开始问世。70年代我与两个东干学者,开始记录民间故事,M·哈萨诺夫与历史学家 I·优素波夫当时说好合作编写可靠的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我主要翻译我自己记录的故事,他们翻译他们记录的作品。然后我拿记录稿都校对了。有时他们改,我恢复原文意义。我与哈萨诺夫要合作写序言,我写了,把稿子寄给他,请他补,但没有回音。过了两个月才知道,他突然去世(东干人说无常了)。我也写了每个故事的情节比较,也编了较仔细的《情节索引》与参考书目录。因那时很多人对这个丛书的民间故事都有兴趣,销路很好,出版社印了七万五千本。我预订了一百本,想多送给民间文学家与寄给每个我调查过的东干人村庄。但是来到科学院书店后,他们说不行,很多人要买,卖的很快,只可以给我五十本。书出版后,西德编的国际性的散文

民间文学杂志 Fabula(情节)1981年22卷3-4期,发表了著名民间故事专家 H-J. Uther 的书评,他主编的《民间故事百科全书》编辑处把这本书的故事情节列入世界民间故事类型文库。越南专家也说要把东干故事情节翻译后做成工作资料。过了几个月我收到了日本著名的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的信,他信中写到,我大概不知道日本报纸发表的俄罗斯畅销书单中竟有我们的《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他还略带不悦的写到,他在日本发表研究东干话文章有二十年了,却没有人看,而用俄文出版的东干故事集却成了畅销书。过了一年,西班牙一个翻译家偶然来莫斯科访问。说她从俄文翻译了19世纪 Afanas'ev 编的最好的《俄罗斯民间故事集》,还要翻译这个东干人的故事集,还说她之所以喜欢这本书,是因为虽然是俄文译本,但保存了原故事口头的味道。听了这个话我很高兴,因为正是我努力保留了故事家的说法。过一些时候,西班牙出版社的主任来莫斯科与出版社讨论这个计划。但后来就没有什么消息了,不知出版了没有。又过些时候上海文艺出版社年轻的彭小明编辑来信,说要翻译这本书。我回答从俄文翻译东干故事没有意思,要将东干原文转写汉字。后来东德莱比锡一家出版社要翻译,写了合同,他们的会俄文编辑来莫斯科,请我帮助解决一些问题,说翻译了。但是后来出版社来信,这个编辑不见了。两德合并了,出版社也没有了,翻译稿也不见了。但这本书的故事还没有完。有一次偶然从以色列有个人来了一封信,信中写他对东干话与民间故事有兴趣。他是上海出生的中犹混血儿(东干人说二转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犹太人,自己在宝石公司工作。我把这本书寄给他,他回信说他找到了好翻译,从前翻译过高尔基的作品,想请这人把东干故事翻成希伯来文。大约过两年来信说翻完了,要我寄来东干故事原稿,他要校对。也请我为以色列版写序。过几年他从香港打来了电话,我问他书出版了没有?他说没有办法,他要把原文在中国出版。我很奇怪,他没有权利出版这些稿子,特别是上海文艺出版社要出中文版。日本研究民间故事的学者,如饭仓照平教授早对这本书有兴趣,请俄文专家荻原真子教授翻成日

文。我把原来为希伯来版写的序言稿寄给了她。她翻译了,在《中国民间故事会报》发表了。然后俄文版序也翻译发表了。从去年起这个刊物连载了这本书的故事(已经发表了1-8个故事),日本研究中国民间艺术的三山陵女士来信说她对这些东干故事也非常感兴趣。

两年前偶然美国一个杂志来信,说想把《张大杰打野鸡》故事译成英文发表。译者 Yin 教授(他也会俄文与中文)来信说他想把全书的故事翻成英文,请我把东干话原稿寄给他。《张大杰打野鸡》的翻译在杂志上发表了,这个故事情节比较研究翻译在网络上也发表了。后来不知情况如何,我给译者写信,也没有回音。三年前敦煌文艺出版社邀请我来兰州,那时得知中国对东干语言文化有了兴趣,也认识了一些研究东干话的学者。与研究东干话的新疆大学海峰教授联系,原来她有1977年的俄文版,也同意把俄文字母写的东干话原稿转写成汉字,我北京的老友、一辈子翻译俄文民间文学研究的连树声先生同意翻译我的故事情节比较研究。可惜俄文版一些故事原稿找不到,所以无法收在中文版,但是补了一些俄文版未收的故事,如《毛大福看病》等。这本书与中国出版的各族民间故事集不同,保留了东干话原文的味道。不是一般的普通话。希望读者可以接受,也希望对语言学家提供不寻常的语言研究材料。笔者做的每个故事比较研究是将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搜集出版很多民间故事加以归纳分析,可惜笔者没有办法改写这个附录。希望中国专家可以用我的方法继续补充与改正。

我非常感谢海峰与连树声二位花很多时间帮助给中国读者提供东干民间故事集。也感谢天津南开大学阎国栋教授及其他中国朋友帮助我解决一些问题。

1988年在我的《中国神话故事论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发表了俄文版《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的前言,刘守华教授马上写书评。我希望看到此书后,中国民间故事研究者多提意见,多评这本书。

目 录

中亚东干传统民间文学及其传说故事 李福清

神奇故事..... 1

1. 张大杰打野鸡 1

2. 张强寻妻 9

3. 老汉带老婆子的七个女儿 12

4. 补哈心 14

5. 阿訇带狼 17

6. 红葫芦儿 18

7. 老三 23

8. 张羽煮海 26

9. 癫瓜子 31

10. 花雀儿 37

11. 庞仁儿 44

12. 庞文 49

13. 张天有 55

14. 后娘 72

15. 燕鸡儿 76

16. 义长带义短 80

17. 使哈心带明心 89

18. 弟兄们 98

19. 白狐子	102
20. 蟒姑娘	110
21. 蛛蛛精	113
22. 江鹅	114
23. 金鱼儿	119
24. 人心不足蛇吞象	125
25. 神仙卖话	126
26. 十七养哩个十八	132
27. 李家旺	139
28. 秃子	152
29. 从啥把它叫哩个喜鹊	162
30. 为啥狗吃麸子呢,人吃面呢	163

生活故事..... 165

31. 金麻子	165
32. 冰连儿哭母	170
33. 外面儿光里面儿空	170
34. 四岔	172
35. 穷人得势	174
36. 弟兄三个	176
37. 老婆儿的三个儿	178
38. 老汉的三个女子	181
39. 儿女们	182
40. 儿媳妇们	185
41. 穷姑娘的见识	185
42. 孟(梦)先生	187
43. 老回回的县官	191
44. 穷人的儿子	192
45. 怕婆娘	196

46. 瓜女婿	197
47. 嫌苍蝇	197
48. 公鸡的蛋	198
49. 三个秃子	198
50. 瞎子带没腿的	199
51. 秃子带员外	201
52. 恶虫	205
53. 西瓜	206
54. 一报的一还	207
55. 李员外	211
56. 花儿姐	216
传说与话本式的故事	222
57. 铁李拐	222
58. 苏秦	223
59. 韩信三旗王	224
60. 广徽	229
61. 白袍薛仁贵	235
62. 程老虎卖抬把子	249
63. 薛葵儿	285
64. 黄天霸	297
65. 张彦带白玉龙	305
66. 小抢板	319
67. 毛大福看病	327
68. 雪里送炭	363
附录	374
故事家小传	374
故事情节比较研究	382

未收入本集中的故事情节·····	502
1. 二月二龙抬头·····	502
2. 锅漏·····	503
3. 害人就是害自己·····	504
4. 尔斯玛·····	504
5. 老师傅·····	505
6. 路遥知马力,过后见人心·····	505
7. 糊涂官上任·····	506
8. 王喜儿买老子·····	506
9. 狸猫换胎·····	507
10. 陈世美不认贤妻·····	507
11. 杀狗劝妻·····	508
12. 找梁山泊·····	509
13. 哑迷样子·····	510
14. 王员外带(和)马员外·····	510
15. 黄嗣·····	511
16. 黄福·····	511
17. 康熙皇帝·····	511
18. 满三带尔里·····	512
参考书目 ·····	514
1. 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514
2. 中亚回族(东干人)民间文学(以故事为主)·····	515
3. 中国回族与中亚回族(东干人)历史与民间文学研究·····	515
4. 汉族及其他民族民间故事集·····	522
5. 其他参考书·····	526
小后记 ·····	533

神奇故事

1. 张大杰打野鸡

那会儿有一个小伙子来,名字叫的张大杰。他是个穷人。一天打的野鸡过光阴着呢。这一天,他打野鸡去哩。一个白蛇跟黑蛇捏仗^①着呢,张大杰看着呢,叫黑蛇把白蛇的头咬(niao)烂哩。张大杰把黑蛇打哩一鞭子,黑蛇把白蛇撂开哩。白蛇把头抬起,朝着张大杰一看,之后溜上^②走哩。张大杰可打黑蛇呢,黑蛇钻到草后头不见哩。张大杰把打下的野鸡一满提上来,坐到一个树底下哩。他做哩阵儿起来,画哩个圈圈子,把打下的野鸡搁到里头,个人睡下哩。张大杰睡着呢,做哩个睡梦,说是一个白胡老汉来给他说的:“黑人骑的黑马来叫你,你别去。再白人骑的白马来叫你,你去在他家里站三天,可回来。”

张大杰惊醒来一看,谁都没有。他可睡下哩。他睡着呢,得(dai)谁^③来叫他着呢。张大杰惊醒来一看,一个黑人骑个黑马在他

① 捏仗:纠缠打架。

② 溜上走:这里指爬上走。

③ 得谁:可能是谁,有个人,某个人。

面前站着呢,他说的:“张大杰,俄^①老子叫你在家里喝(huo)茶去呢。”张大杰把白胡老汉的话思量起来哩。

“多谢,多谢,俄不去。”张大杰给黑人回答哩。

黑人走哩,张大杰可睡下哩。他睡着呢,可得谁喊着呢:“救哩命的恩人,救哩命的恩人。”

张大杰头抬起一看,一个白人骑的白马在他跟前站着呢。白人说的:“救哩命的恩人,俄老子请你,叫你在家里喝茶去呢。”

张大杰可把白胡老汉的话记起来哩。他就问哩:“俄打下的野鸡再臭哩吗?”

“不咋的,叫在去^②。你跟上我走。”

白人把张大杰驮到马上走哩。他那走着呢,白人说张大杰呢:“俄大给你给啥(你)都不要,墙上挂哩个红葫芦儿,你把那个要上。”

他那到哩一个泉眼上哩,白人可说他呢:“在(咱?)哈孜尔^③下泉呢。你把眼窝闭住,水咋样好也罢,你别睁。几时俄叫你睁哩,那会儿你就睁眼窝。”

白人把张大杰驮下去哩。没过一大的功夫,白人说的:“眼窝睁开!”

张大杰眼窝睁开一看,大院儿里都是玉石房。白人把张大杰领进去哩。他那到哩一个白胡老汉跟前哩。老汉看着呢,他的儿领进来哩个人。他说张大杰呢:“你来哩,兀就好。不是你,把俄的娃叫黑蛇咬死哩。俄就守哩这一个儿,你把俄儿的命救下哩。”

白胡老汉叫张大杰坐下哩。他给伙计们给的吩咐叫把客人待承呢。一时时儿^④伙计们、丫环们做的席端进来放到桌子上哩。老汉让的叫张大杰吃呢。张大杰把席一吃,歇缓^⑤下哩。他在这儿站哩

① 俄:我。

② 叫在去:就放在那儿。

③ 哈孜尔:现在,马上。

④ 一时时儿:一会会儿。

⑤ 歇缓:休息。

三天。三天里头白胡老汉把张大杰贵敬^①的待承哩。到第三天张大杰说老汉他回去呢。老汉给他给金银他不要,给好东西他还不要。白胡老汉看着,客人啥都不要。白胡老汉就把张大杰问的:“俄的娃,你要啥呢?”

“老巴^②,你再不着气^③,俄要墙上的那个红葫芦儿呢。”张大杰说的。白胡老汉一听他的话,微儿的一下^④头低下思量开哩。他的儿看着父亲不想给红葫芦儿,他说他大呢:“哎,父亲,你不舍你的儿,舍红葫芦儿呢吗,不是他,黑蛇把俄咬死哩。”

老汉没言传,起来去把红葫芦儿该^⑤墙上取下来,给给张大杰哩。张大杰给老汉道哩个谢出去哩。白人原把它该院里驮出去哩。张大杰连白人一告别走哩。他可到哩那个树底下哩。一看打下的野鸡还在呢,也没臭,也没哈^⑥,人也没逗^⑦。张大杰把打下的野鸡背上,红葫芦儿在怀窝里揣上,走哩。走哩一阵子路,他的肚子饿(nge)哩。他坐下哩,心里一思量说的:“给金子银子俄没拿,给这个没要,给那个没要,要哩这个红葫芦儿?要它做啥呢?!连它做啥去呢?”张大杰气得把红葫芦儿“pia”的一下撇到一岸子^⑧睡下哩。他睡哩半时辰惊醒来一看,一桌子席。张大杰蹊蹊^⑨下哩,他拧过一看,葫芦还在那塔儿撇着呢。他把席吃哩,起来去把红葫芦拿上,怀窝里原揣上走哩。走着呢,他在心里说的:“俄是个娃,俄连它耍,俄看它有啥耍气^⑩呢。”张大杰走哩一大的功夫,后傍晚^⑪哩,他还没到

① 贵敬:贵重,恭敬。

② 老巴:老爷爷。

③ 你再不着气:你要是不生气。

④ 微而的一下:略微的。

⑤ 该:从。

⑥ 哈:变坏。

⑦ 逗:触动,摸。

⑧ 一岸子:一边。

⑨ 蹊蹊:感到奇怪,起疑心。

⑩ 耍气:可耍的,可玩的。

⑪ 后傍晚:傍晚以后,很晚了。

家呢。他的肚子可饿哩。张大杰把葫芦儿可摔到一岸子,装着睡下哩。他睡哩会儿,听的葫芦儿“吱儿”的一下开开哩个门门儿。张大杰看着呢。打葫芦后头^①出来哩三个姑娘。她那是三个姊妹,这三个姑娘(是)白胡老汉的女子。两个小妹妹送姐姐着呢。三个姊妹一个给一个说的:“你先做席,你先做席。”

第三个妹妹说的:“你架火,俄嚓面^②,你切菜。”

姊妹三个三下两下把席做便^③放到桌子上,原进去哩。红葫芦儿的门门儿可“吱儿”的一下原关住哩。张大杰把一满怪事情看见,起来可把席吃哩。害怕把葫芦掉哩,他把葫芦在怀窝里紧紧揣上,拿绳绳儿绑住哩。张大杰把打下的野鸡背上走哩。他一到家里,把葫芦挂到门背后哩。张大杰缓哩会儿,之后出去在街道里浪去哩。满大院的人都问的,他这三四天走啊里去哩。他给她那把白蛇连黑蛇的事情说给哩。人们问的:“白胡儿老汉给哩个啥?”

“给哩个红葫芦儿。”

“那个红葫芦儿有啥奇怪事情呢,你没知道吗?”

“天天三个姊妹做一桌子席,俄就吃一肚子。”张大杰给老汉说的。

人们都跷蹊下哩,他那说的:“哎,张大杰,她那再出来,把席做便,放到桌子上,刚没进葫芦儿开哩,你把一个逮住,她给你当一个媳妇不好吗?把葫芦儿挂到门背后(zua)呢。”

张大杰一思量,人们给他说明个好话,他就说的:“好得很!”

第二天早起张大杰睡着呢,那个三个姊妹可出来做席开哩。她那把席做便,放到桌子上,两个妹妹说姐姐呢:“这就是你的家,俺把你送来哩,这阵儿叫俺走。”

两个妹妹把姐姐剩下,进哩葫芦儿里头哩。门“吱儿”的原关住

① 后头:里头。

② 嚓面:揉面。

③ 做便:做好。

哩。姐姐哭脱哩。张大杰一张子跳起来,去站到白胡儿老汉的噪(duo)^①女子跟前哩。女子哭着呢,说着呢:“叫俄这阵 zua^②去呢。”

女子给张大杰说的:“你再没有妹妹哩,叫俄给当一个妹妹,在没有媳妇哩,叫俄给你许^③个媳妇。”

张大杰忙忙的说是:“俄不要妹妹,俄没有媳妇儿,你就是俄的媳妇儿。”

白胡子老汉的噪女子给张大杰许哩媳妇哩。张大杰一看,红葫芦儿给不见哩。他跷蹊的问媳妇呢:“葫芦呢?”

“葫芦回去哩。”媳妇给他回答的。

他那二位住哩三四天,媳妇把房一看,就像塌呢^④。她说男人呢:“咱住的房不过两三天塌呢,咱不盖一个新房吗?”

张大杰听着媳妇的话,哈哈大笑哩。

她说呢:“你胡别笑哩^⑤。咱一定要盖新房呢,你请俄给你教。”

张大杰一下跷蹊下哩。他问的:“拿啥盖呢,教一下。”

媳妇说的:“你拿三股香,去扎到泉沿上,出来人呢。你给他说:老王宫的噪女子叫头到明^⑥盖一大院的房呢,从这个上叫给七个泥水匠呢。”

张大杰不想去,可是媳妇不答应。他没服的^⑦拿哩三股香,去扎到泉沿上哩。出来哩一个人,张大杰把媳妇教下的话给那个一说,他回来哩。头到明七个泥水匠盖哩个一大院的房。还两下里栽的两溜树。张大杰早起起来看着一大院,把他跷蹊的,朝着媳妇嘴张的望下哩。媳妇失笑^⑧的说是:“咱不搬吗?”

① 噪(duo):最大的,排行老大。

② zua:“做啥”的合音。

③ 许:这里指“当”。

④ 就像塌呢:快要塌了。

⑤ 胡别笑哩:别胡笑了。

⑥ 头到明:到明天。

⑦ 没服的:不服气的。

⑧ 失笑:笑话。

张大杰连媳妇搬到新房里头哩。

他那住的这个地方有一个赃官呢。他坐的轿车子该张大杰的门上满过^①过着呢。问的：“这是啥人盖哩这么好院呀？”

“这是打野鸡的张大杰盖下的院。”抬轿的人们给他说的。赃官把张大杰的院可看哩一遍，说的：“哼！他还有这么大本事盖房呢。”

赃官回去哩。第二天赃官打发衙役叫张大杰来哩。张大杰跷蹊下哩。他说媳妇呢：“俄叫你不叫盖新房，打发衙役来叫着呢，得^②他有啥事呢。”

媳妇看着呢，男人迟^③下哩，她就说的：“你别害怕。他要啥，你给他应啥。”

张大杰出去，连衙役到衙门里哩。赃官一见她说的：“好一个张大杰！老爷得信^④，你树栽的好得很。一到明你给老爷栽一溜树。你再不栽，俄要你的五个脑袋呢。”

“对！”张大杰给赃官应下哩。他回来给媳妇把赃官的吩咐说给哩。媳妇可教的：“你别害怕，你可拿三股香，去扎到泉沿上，还出来那个人呢。你就说，老王宫的朵女子一到明叫给大堂口^⑤里栽一溜树呢。”

张大杰朝着媳妇教下的把事情办哩。第二天一到明，白胡子老汉的人们该大堂口把一溜子树栽上哩。过哩两三天，赃官可打发衙役叫张大杰来哩。张大杰去哩。赃官说他呢：“老爷爷没有啥，俄请你打野鸡呢。你给俄一到明打个三十三对子野鸡。再打不上，俄叫你上吊呢。”

张大杰回来给媳妇子把赃官的话说给哩。媳妇给男人叫的叫他可拿三股香，在泉沿上去呢。张大杰去把事情说哩。一到明白胡老

① 满过：走过。

② 得：谁知，可能。

③ 迟：迟疑，害怕。

④ 得信：听到消息。

⑤ 大堂口：大衙门口。

汉的人们打哩三十三对子野鸡。赃官跷蹊的一句话也没说,把三十三对野鸡拿回去哩。

过哩六七天,赃官打听的,说是张大杰的媳妇子长的体面的很,这会儿他想害张大杰呢。从这个上他可打发衙役叫张大杰来哩。张大杰可去哩。他这里一进衙门的门,赃官问的:“好一个张大杰,你来哩!”

“俄来哩。”张大杰说的。

赃官说的:“明儿个你把你的骡子骑上来,我也有一个骡子呢,咱拼(bing)^①骡子,你的骡子再拼过^②,俄有三个婆娘呢,把一个拣上拿去。再是俄的骡子拼过,俄把你的婆娘拿去呢。”

张大杰没言传,回去给媳妇把赃官的这一回的话一说,他给迟下哩。媳妇看着呢,男人害怕把她输哩,因此是男人的骡子拼不过赃官的骡子。媳妇可说的:“把你吓死哩。你可拿三股香,去把俺大的骡子吃着来。”

张大杰去把老(龙)王宫的骡子拉来哩。老王宫的朵女子说骡子呢:“你去,就去把俄给气争上!”

骡子把头点给哩下。媳妇这会儿说男人呢:“你去,阿那叫你喝酒呢,你不喝,倒到袖子里头,骑骡子开哩,你叫赃官头里骑,你二回骑。”

媳妇给男人给哩个白蛋蛋子,可说的:“赃官到到半路里,你把骡子吆上撵,几时撵上,你把白蛋蛋子给他的骡子的肚子底下打过去,那个时候赃官的骡子的肚子一下别^③两半个哩。你就把他撻过去^④哩。他看你撻过去哩,把他就羞着耍呢。赃官就说呢:‘张大杰,你在老爷的三太太里头拣一个去!’你不拣,就说:‘有一个老爷拿百

① 拼:意思是比。

② 再拼过:如果能比过。

③ 别:炸开。

④ 撻过去:这里指超过去。

姓的婆娘呢,阿塔尔还有^①百姓拿老爷的婆娘呢。’他还问呢:‘你的骡子吃的啥?’你给他回答:‘俄的骡子吃的一升火药,两升烟。’他给骡子给一升火药两升烟呢。你别害怕,到骡子上没死,它把一升火带两升烟一吃,放下来火蛋蛋呢。火蛋蛋把赃官带他的衙门烧死呢。”

张大杰把骡子骑上到衙门哩。赃官看着他的骡子糟蹋的说是:“这就是你的骡子吗?”

张大杰一看路的两下里站的官人们把他的毛蛋蛋一样的骡子看着笑脱^②哩。张大杰没言传,他光是给赃官说的:“这就是俄的骡子。”

赃官把他让进去哩。叫他喝酒呢。可是张大杰把酒没喝,倒到袖子里头哩。他那出来哩。赃官说他呢:“张大杰你不上骡子吗?”

张大杰说的:“老爷,你先上你的骡子,阿塔尔还有百姓先上呢?!”

赃官上哩他的骡子哩。他跑哩半截子路的时候,张大杰把骡子骑上撵去哩。张大杰把赃官撵上,把白蛋蛋子给他的骡子的肚子底下打过去哩。赃官的骡子的肚子一下别两半个哩,把赃官绊哩个一跟头。看拼骡子的人们满乱笑脱哩。把赃官羞着耍哩。他一张子跳起来,说张大杰呢:“你在老爷三个太太里头拣一个去。”

张大杰说赃官呢:“老爷能拣百姓的婆娘呢,阿塔尔还有百姓拣老爷的太太呢。”

赃官听见张大杰的话,他就问的:“你骡子吃的啥?”

“俄的骡子吃的一升火药,两升烟。”

赃官张下^③哩。可是在心里说的:“这一回俄把他就害哩。”

他说张大杰呢:“你叫你的骡子不吃吗?”

“对,叫吃去。”张大杰答应的。

① 阿塔尔还有:哪里有(的事)。

② 脱:加在动词后,表动作开始,如“吃脱”、“哭脱”。

③ 张下:愣住。

赃官把张大杰的骡子连一升火药两升烟喂哩。骡子一吃,满衙门的憋的跑的转脱哩。赃官还当是把骡子烧死着呢。可是赃官看着呢,骡子憋过来憋过去放火蛋蛋儿呢。赃官忙哩,想满外头跑出去呢。可是没跑出去,叫火把火烧死哩。张大杰把骡子骑上回来哩,他连他的媳妇子过哩光阴哩。

2. 张强寻妻

从前的光阴上有一个李老汉,他守^①哩个女子名字叫的李兰香。他们那塔儿有一个大河呢。那一天兰香在河沿上,手里拿的棒洗衣裳呢。捶衣裳的时候,棒的“咚、咚”响声河的两下里^②的人能听见。河的这一下里有一个小伙儿呢,名字叫的张强。他在麦地里薅草着呢,他把这个洗衣裳的响声听见哩,抬头这一看,一个姑娘在河沿上洗衣裳着呢。这个小伙儿带喝水^③,打河里过来坐到姑娘的跟前哩,两个喧^④来喧去喧到一搭里哩。他们两个想方子,总要配成对呢。

再说,张强请的媒人说兰香来哩。李家的爹娘嫌张强穷得很,推过这个可说的:“两个的命运不得成,不能配两口子。”

有一家子姓王的,他是一个有钱汉,他请的媒人说兰香来哩。李老汉就给哩话哩。拣哩个日子可价娶亲来哩,娘老子骗哩钱把兰香给人哩。兰香不情愿,光是个哭。没法儿坐到轿子上哩,人家抬上走哩。李兰香在轿子里头哭的喊张强的呢。这个时候张强在山头上等兰香的呢。眼看的轿子到哩跟前哩,张强捋当^⑤下山呢,猛猛的听的空中炸雷响哩,黑云把蓝天一满都闸严^⑥哩。打黑云里头下来哩一

① 守:养,在身边养着。

② 两下里:两边,两岸。

③ 带喝水:一边喝着水,一边……

④ 喧:聊天。

⑤ 捋当:准备好。

⑥ 闸严:遮严,挡严。

个黑妖怪,嘴张的就连盆一样,能有三丈多长。停一时时云也没有哩,电也不闪哩,光是剩哩一个空轿子。张强思量的:“我总把她找回来呢!”张强回来给他妈把这个事情说哩,要找李兰香去呢。他妈说的:“儿啊,妖怪来去无踪影,你在哪里找去呢?!”

张强没听他妈的话,又想找兰香去呢。他妈没法儿哩,就答应哩。他妈把张强送到大路上哩。张强走哩。张强走哩很多的路,他坐下缓下哩。他在大路边里缓着呢,伤心的哭开哩。哭的心里越想越难受。在路边坐的哭着呢,在他跟前来哩个老汉。老汉把他问的:“小伙儿,你哭的咋哩?”

张强给老汉回答的:“我找兰香的呢。”

老汉说的:“只要你能成,你跟我走。”

张强答应的:“我严定^①去呢,能找见她!”

张强跟上老汉走哩。他们正走的呢,碰见哩个小伙儿。老汉把他一问,他是谁,小伙儿说的,前山里住的一个有钱汉,名字叫的王地,他就是那个有钱汉的儿子,他的名字叫的王郎。老汉把他问的:“你走阿哪去呢?”

王郎回答的:“黑风把我的新媳妇刮上走哩,我找他去的呢。”

老汉把他的话这里一听见,就说的:“你但有心哩,你跟上我走。”

王郎说的:“严定去呢,我能找见她!”

王郎也跟上老汉走脱哩。三个人一搭里走的呢,三个人的三样子心:老汉当个有情的人,想帮忙呢。张强心里爱的李兰香,又急又饿,也不害怕路上辛苦。王郎不耐烦的,没法子走的呢。他们三个就这么思量的走着呢。王郎这一看一个乡庄,想缓一下呢,可是张强急的要走呢。王郎说的:“咱们在这儿缓一下,喝一点茶,吃一点饭,领过^②不走吗?”

① 严定:一定。

② 领过:然后,过后。

赶张强张嘴^①,王郎上前去把一个街门敲(kao)哩个声。出来哩一个老老的老婆儿。她的笑眉嘻嘻的。老婆儿把他们三个让进去哩。她把客人们让到上炕上,赶紧给女儿说的:“快上茶!做饭!”

老婆儿把客人们问的,他们打哪里来的呢,做啥去的呢。之后把老汉叫过去说的:“我只有一个女儿,她今年十八岁哩,还没给人呢。家里房屋田产,没人嫁的。请你问两个小伙儿,他们里头招亲不招亲。”

老汉来把张强问哩,他给老婆儿招亲不招亲,可是张强摇头不答应。老汉来把王郎问哩,王郎满实满应哩。张强吃哩喝哩,之后给老婆儿道哩个谢,往外头走脱哩。老汉也跟上出来哩。他们还没走远呢,张强头拧过来朝后这一看,乡庄不见哩,光是一个孤坟滩。看萨^②,王郎也不见。张强才明白哩,老汉是神仙,老汉这会儿可想把张强的心指验一下呢。他们两个到哩老汉的家里哩,老汉的房子连石头盖下的。房子里头的东西都连石头做下的。老汉在石头床上一躺,把张强一叫,在山上拾松枝儿呢。二回连松枝儿架火,叫做饭呢。张强上山拾松枝儿去哩,他在山里拾哩五六个松枝儿。张强满山里寻的松枝儿,他拾到黑里哩。张强打山里下来,架的松枝儿,做哩饭哩。老汉在石头床上躺的把张强望的呢,心里说的呢:“心净,能行。”老汉把张强叫到跟前说的:“你到东山上把猛虎杀,之后把猛虎的血喝,皮子欸(chua)下来^③,披(pei)上,再到海岛把鱼王杀哩,那会儿你才见李兰香呢。”

老汉给张强给哩个金枪矛(miao)子。张强把衣裳穿上,把金枪矛子拿上,给老公^④道哩个谢,他走哩。走到路上碰见哩火焰山带大河,都把他没挡住。张强没害怕,他把火焰山走过,到哩猛虎的洞口跟前哩。猛猛的出来哩个猛虎,张强把猛虎戳死哩。他把猛虎的血

① 赶张强张嘴:意即张强还没来得及张嘴说话。

② 萨:语气词,加在动词后,表示“一……就”。

③ 欸:剥皮。

④ 老公:老公公,老爷爷。

喝哩,之后把它的皮子欸下来,披到自己的身上哩。张强的劲越大哩,他得哩宝贝哩,啥都不害怕哩:刮风,闪电。该水面上走的到哩海岛里,一个大鱼怪上来哩,口张的连一个血盆一样,鱼怪想吃他来哩。张强把矛子顺鱼怪的嘴里戳进去,把它戳死哩。把鱼怪戳死,张强到哩海岛,见哩李兰香哩。他们二人遇哩面,把那会儿的话谈哩些儿,之后手拉手,架靠架^①,上哩海道回哩家,过哩好光阴哩。

3. 老汉带老婆子的七个女儿

那时候有一个老汉连老婆子来。他们守哩七个女儿: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六姐、七姐。有一天对门子的邻家给他们送哩七个鸭蛋。老婆子煮到锅里,叫老汉吃呢。可是大姐看见要吃鸭蛋呢。老婆儿没法儿的给哩个鸭蛋说是,不叫给二姐说。大姐去给二姐说给哩。二姐也来要吃鸭蛋呢。老婆儿可没法儿的给哩个鸭蛋,说是不叫给三姐说。二姐去给三姐说的,妈妈在锅里煮的鸭蛋。就这么价女子们一个给一个说的把七个鸭蛋一满吃上哩。看见女子们把鸭蛋吃上哩,老汉连老婆儿打的主意,把女子们领到树林里要撻掉呢。老汉连老婆子把女子们领到树林里去,叫她们拾柴禾呢。女子们拾柴禾的呢,老汉给她们说的:“我给树枝子挂哩个干羊皮,几时我打开干羊皮子哩,你们收到一搭里^②,之后咱们回去。”

二姐奸^③,她顺^④老汉带老婆子跟前一步都没离拾柴禾开哩。看见二姐在大大连妈妈跟前拾柴禾着呢,除过五姐,下剩下的女子们也连他们一搭里拾开柴禾哩。

五姐现拾柴禾,现耍的,走哩远哩。她找不着路哩。老汉带老婆儿连下剩下的女子们回去哩。五姐一个儿剩到树林里哩。一时三刻

① 架靠架:身子靠着身子。

② 收到一搭里:集中到一起。

③ 奸:狡猾,聪明。

④ 顺:紧跟着。

黑影子下来,树林里黑的一下疹扎^①下哩。五姐跑来跑去正嚎的哭着呢,打树上跳下来哩个毛野女人。她把五姐问的:“姑娘,你咋哭的呢?”

五姐回答的:“我把路走错哩,不知道咋么价回去呢。”

毛野女人说的:“你别害怕哩,在我的家里缓一晚夕,明几个我把路给你指给。”

五姐跟上毛野女人走哩。一到房里,毛野女人把五姐问的:“姑娘,你在铁炕上睡呢吗?在土炕上睡呢?”

五姐回答的:“毛野娘,我在铁炕上睡呢。”

毛野女人给一个大锅的底下把火架开哩,把锅架红,毛野女人叫五姐睡到铁锅里头呢。五姐一下觉来哩,毛野女人想吃她呢。她就说的:“毛野娘,毛野娘,我不会在锅里头睡,你先给我指给^②一下,二回我睡。”

毛野女人心里思量的:“我的身上毛长的厚,把我烧不死。”毛野女人这里下到锅里头,五姐没贪慢^③赶紧把锅盖拉过来,就盖住,高头压哩个石头。毛野女人在烧红的锅里头吱溜的几声,一下没声气哩。五姐慢慢儿把锅盖的一半个慢慢揭开一看,把毛野女人可价烧成黑疙瘩子哩。五姐原把锅盖盖住,之后去睡到土炕上哩。

第二天五姐打毛野女人家里出来,找开个家的家哩。在这个口儿里,大大^④连妈妈领的女子们可撂她们^⑤来哩,把五姐碰见哩。五姐给大大把毛野女人说哩,之后把他们领到毛野女人的家里哩。老汉把锅盖揭开一看,实打实毛野女人烧成哩个黑疙瘩子,牙都吡下哩。他把毛野女人的财房找着,把一满财贝拿上,连女儿们回来,之后他们都过哩好光阴哩。

① 疹扎:恐怖,毛骨悚然。

② 指给:这里表示示范一下。

③ 贪慢:延迟,拖拉。

④ 大大:父亲。

⑤ 可撂她们:再一次扔她们来了。

4. 补 哈 心

说是那时候一把子人打巴扎尔^①满^②回走着呢,他那打一个渠高头满过跳着呢,(在)渠的里头看见了个瓶子。把瓶子里头一看,里头一个长虫。人们没管闲,都走了。可是后头一个人心里说的:“来,把它放开,它也是个活物儿。”这个人把瓶子的塞(sei)子取掉,把长虫放出去了。这个人走了,长虫也把他跟上了。他朝后一看,长虫也跟着呢。长虫越跟越大,这个人头朝后拧过来这一看,他放开的长虫那么大了,把他吓得就跑。长虫也跟上跑脱了。长虫跟来跟去一下成了个蟒了。这个人头拧过来可这一看,这一个蟒嘴张的那么大,就连宝鸡一样那么大,想吃他呢。这个人撒开就跑。蟒把他跟上就说的:“你朝阿里跑呢?你跑不了,俄今儿把你吃上呢。”

这个人说的:“你吃俄(zua)呢?俄把你打瓶子里头放出来,救了你的命了,你还吃俄呢吗?!”

蟒说的:“俄不知道你说的啥,俄光知道,俄的讲究给好心补哈心呢。从这个上^③俄要吃你呢。”

这个人可说的:“你先不吃俄了,咱碰见谁就问谁,咱给他说,俄把你咋样子打瓶子里头放出去了,你咋样子成了蟒了,他但说叫你把俄吃,你就吃俄。”

蟒答应了。他那^④走着呢,碰见了五个人。他那这里看见蟒跟的人就撒开跑呢,这个人喊的叫他那立下了。这个人给他那说的:“俄打巴扎儿朝回走着呢,渠里头撂了个瓶子,把瓶子里头一看,里头一个长虫。心里没得过去,把它放开,之后走了。这个长虫也跟上走了。越跟越大,一下转成了个蟒。这会儿它想吃俄呢,你都说一

① 巴扎尔:集市、市场。

② 满:往。

③ 从这个上:因为这个原因。

④ 他那:他们。

下,公道在阿塔儿呢?”

这五个人害气的说是:“才好,你再不长(chang)手嘛,把你叫蟒吃一个好。”

这几个人一说,就撒开跑。蟒高兴的嘴张上吃这个人来了。这个人可说的:“哎,你先等一下,这几个人看见你害了怕了,他那没说实话,你没看见吗,他那这里一说就撒开跑了。咱再满前走一下,再问一下。”

蟒答应了。他那走着呢,碰见了三个人。这三个人看见一个人连一个蟒朝着他那来着呢,把他那吓的满后就撒开跑。这个人喊的,叫他那立下了。他连蟒到三个人跟前来,就说的:“哎,众人们,俄有几句话呢。你都凭你的心说一个公道话。俄打巴扎儿朝回回着呢,渠里头撂了个瓶子。把瓶子里头一看,里头一个长虫。心里没得过去,把它放出来,之后走了。俄一走,长虫也跟上走了。越跟越大,一下转成蟒了。这会儿它想吃俄呢。你都给它说一下,他干对着呢吗?”

三个人一听他的话,气上来,就给这个人说的:“你手长,才好,这会儿你个人挡去,蟒但不吃你了,它就吃俄呢。”三个人这里一说,就撒开跑。这儿蟒高兴的,嘴张的吃这个人来了。这个人给蟒可说的:“哎,你先等一下。”

“还等啥呢?”蟒把他问的。

“你没看见吗。这一伙也害了怕你了,他那还当是你吃他那呢,一下撒开就跑。咱再问一下,这一回碰见谁,但说俄没公道,那会儿你就把俄吃上。”

蟒答应了。他那走来走去,远处儿看见了个打柴的。打柴的也把他那看见了,可是没害怕,直望着呢。打柴的心里个人给个人说的:“这个蟒咋把这个人没吃还跟着呢?”打柴的把他那等着呢。这个人连蟒到来了。这个人给打柴的说的:“哎,好俄的一个连手呢,你给咱把一个事情解(xie)一下。”

“啥事情?”打柴的把他问的。

这个人给打柴的说的:“俄打巴扎儿满回回着呢,渠里头撂了个

瓶子。瓶子里头装了个碎长虫。俄把它一看，它还活着呢。俄的心里没得过去，把塞塞子取掉，把它放出来，之后走了。俄一走，长虫也跟上走着呢。它越跟越大，一下转成了蟒了。这会儿它想吃俄呢。你个人看一下，公道在阿塔儿呢？”

打柴的把蟒盯了个一眼，一下笑脱了。他笑够给这个人说的：“俄不信服。”

“不信服啥？”这个人问的。

“这么大的蟒咋样盛到瓶子里头呢，你还说的是不是白卡儿^①的话吗？”打柴的说的。

这儿蟒说的：“俄就在瓶子里头来。这个人把塞塞子取掉，把俄放出来了。”

“嘿，俄把你的话也不信服。别说身子了，你的兀么大的头都盛不到瓶子里头，你胡说啥呢！”打柴的说的。

“你不信服吗？”蟒把打柴的问的。

“俄一点儿都不信服你的话。”打柴的给蟒说的。

“但是不信服了，咱走，俄叫你看一下，俄咋样打瓶子里头出来了。”蟒给打柴的说的。

“走就走！”打柴的答应了。

他那三个原到了那个渠跟前来了。蟒给打柴的说的：“你看见那个瓶子了吗？”

“嗨，你就打兀么大大儿的瓶子里头出来了吗？俄到来^②不信服你的话，你才是个谎溜儿^③嘛！”打柴的给蟒说的。

“你不信服吗？你这会儿看，俄咋样钻瓶子里头呢，咋样打瓶子里头出来呢，你看一下！”

打柴的说的：“你钻一下，叫俄看！到来俄不信服！”

① 白卡儿：白白的，没用的。

② 到来：无论如何。

③ 谎溜儿：爱说谎的人。

打柴的连这个人望着呢,蟒眼前里一下碎碎儿下^①了,之后溜上去,钻到瓶子里头了。这儿打柴的给这个人就说的:“你快把塞塞子塞到瓶子的口子上!”

这个人就把塞塞子塞到瓶子的口子上。打柴的把瓶子要过来,把塞塞子可塞紧,装到个人的口袋里,之后给这个人说的:“你看兀是谁?”

这个人头拧过去一看没是谁,头拧过来可一看,打柴的也不见了。把他跷蹊下了。他把这里那里看的,找了打柴的了,可是那个的影儿都没见了。这儿他才明白了,打柴禾的是神仙。但不是神仙,蟒把他吃上了。神仙救了他的命了。这个人没贪慢,就朝回走。一到家里,他把遇下的这些事情给家里的人们说了。隔壁子邻居们给单另人们说的,一辈子给一辈子传说到这个时候了。

5. 阿 匐 带 狼

这一个阿匐,拄的拄棍儿打乡庄里出来,朝着单另一个乡庄走着呢,碰见了个饿狼。阿匐也站下了,狼也站下了。一个朝着一个盯的望脱了。阿匐心里思量的,这个狼,但怕想吃我呢。狼也思量的,这个人,但怕连棍想打我呢。一个朝着一个恨的望了一阵子之后,阿匐把狼就问的:“哎,狼,你一下吃几个羊?”

“我但钻到羊圈里头,一下能吃三四个羊。你吃几个羊?”狼带说的把阿匐也问的。

阿匐说的:“哼,你才吃的三四个羊,我但钻到乡庄里头,一下能吃一百家子的羊。刚(jiang)把这个乡庄的一百家子的羊吃完,这会儿吃那个乡庄的一百家子的羊去的呢。”

狼一下害了怕了,心里思量的:“唉呀,这才是个急食鬼^②,我才吃

① 碎碎儿下:变小了。

② 急食鬼:急着要吃的家伙,贪吃的人。

得三四个羊,一个人一回吃的一百家子的羊,快打这儿走呢。不了把我也能吃上。”狼再啥话都没说,打一个壕沟里跳下去,走山上跑了。

6. 红葫芦儿

上往年中国地面上陕西地方上有哩一宗事,新人都不知道这个不正常的事。就这会儿这个事情都有。

张家的巷子里住哩一个穷人。他姓张。他娶哩一个婆娘,过哩两三年婆娘养哩个娃子^①,名字叫个巴巴尔。这个娃长到七岁上,把他妈歿哩。歿哩的二年之后,他大可办哩一个后娘。这个婆娘在头一个男人跟前还带着来一个娃子,名字叫的买斯尔。这个娃可比她后嫁下的男人的娃大的两岁半。这个男人把婆娘的娃子带他的娃子都稀罕的很,爱的很,把两个娃都送到学堂里叫念书着呢。两个娃穿得一模一样的衣裳,戴的一模一样的帽子,穿的一模一样的脚手^②。

过哩这么的几年,男人在街上称哩几斤棉花,拿回来,给婆娘说的:“老婆子呀,俄今儿个给咱的在街上铺子里称哩几斤好棉花,这可是给两个娃称下的装背褡^③的棉花。”

婆娘说的:“好得很,老汉,好老汉,对,俄给两个娃缝背褡。”

男人走掉,做买卖去哩,没在家里。白杨树开花着呢,婆娘把白杨树的树花都收下,给她的娃装的是棉花,给男人的娃装的树花。两个娃都念书着呢。两个娃回来,在路上走着呢。婆娘的娃热的头淌汗着呢,蹩的嘎子^④,男人的娃冷得抽哩个疙瘩儿,愁眉不展。

回来,他妈给他两个给吃的呢。给个人的娃碗底子抄的个肉,给男人的娃碗底子抄的扔(er)哩一把盐。他的娃吃得香的,吃得快。男人的娃的饭咸(xan)的吃不成,吃得慢的很。婆娘给他男人说的:

① 娃子:男孩。

② 脚手:这里指手脚上的穿戴也一模一样。

③ 背褡:背心,棉背心。

④ 蹩的嘎子:走着跳蹦子。

“你看你的娃，把那么香的饭给给不吃，拿牙尖儿逗^①呢，就弄那着呢。”男人没言传。

可到哩第二年冬哩。两个娃可念书着呢。男人在路上把两个娃兑见^②哩。婆娘的娃热的头上的汗，他的娃冷得抽哩个疙瘩儿，就像刺猬。他大就骂的：“俄把你溜食的^③！你把人家看！人家热的头上的汗，把你就像冻死哩，皱的搐哩个疙瘩儿。”

他大害气，把他加^④脊背上打哩一鞭子，把背褡打烂哩，打背褡里头出来的树花。这他大再把妖婆子事情才知道哩。男人回去把婆娘打哩一顿，男人给婆娘说的：“俄给娃们称下的棉花，你咋给娃背褡里头装的树花？”

婆娘给他给的回答：“棉花装的不得够哩，称棉花没钱，俄的把一点点树花装上哩。”

那人说婆娘呢：“从今往后你把你的几个禀性改掉！”

第二天两个娃可念书去哩。后晌念书回来哩。后妈把一个粗泥碗扔到锅里就烧，把滚饭^⑤舀上，拿茶盘儿端去给给男人的娃哩。把娃的手烧哩，娃把碗撒哩。他后妈给男人说的：“你看你的娃啥样子，啥事情，给饭都不吃，把碗都摔(fai)哩。”男人害气把娃打哩一鞭子。娃一蹦子到坟园里去，趴到他妈的坟上，把坟搂住哭着呢。他大撵着去，把娃一把拉起来，他打娃呢。娃给他大说的：“大，你别打，你看俄的手！”

他大把娃的手一看，娃的手上烧哩一碗的印子。把娃他大叫妖婆子气的得哩病哩，无常^⑥哩。

把他大殁哩的之后，他后妈叫他的娃念书着呢，叫男人的娃放羊

① 拿牙尖儿逗：用牙齿尖碰，指吃得很慢，很困难。

② 兑见：碰见。

③ 溜食的：废物，没用的东西。

④ 加：这里指“从”。

⑤ 滚饭：滚开的烫饭。

⑥ 无常：去世。

着呢。放羊去开哩，给娃给的一碗奶子，啥都不给。给男人的娃穿的草鞋(hai)，给个人的娃穿的硬绸贵缎。

这个娃把羊放来，放去，这一个人晌后在滩道里。两个长虫咬哩仗哩。一个白长虫，一个黑长虫。叫黑长虫把白长虫头咬烂哩。这个娃去把两个长虫解开哩。把个人的带子扯哩一溜子，给白长虫把头包哩。他说长虫呢：“你把孽障的头咬烂哩。你这会儿可缓去！”这个长虫顺海子^①里溜下去哩。

第二天第三天这个娃可放羊来哩。就走到那头哩。他在那头儿坐着呢，羊吃着呢。他没看着，打海子出来哩一个白胡子老汉。

“好吗？儿子。”

“好吗？老伯子，坐下，坐下，老伯子！”

老汉坐下哩。那个娃问着呢：“你顺哪塔儿来？”

“儿子，俄找你来哩。叫你到家里喝个茶，口到^②一下。”

放羊娃说的：“老伯子，俄去不下。”

“你从啥去不下？”

“俄羊没法儿。狼来再把俄的羊吃哩，俄回去，俄妈把俄宰哩。俄没有大，俄是后妈。”

老汉说的：“不咋的，俄给你画一个圈子，它就连城墙一样，啥畜生它都看着不着你的羊。”

这娃答应哩。老汉把他背上哩，顺海子里下哩。眼闭嘴抿，在路上那个老汉给娃说的：“但说是把你叫(qiao)哩，把你待承哩，给你端金子银子你别要。房里的墙上挂着一个红葫芦儿着呢，这个红葫芦儿的情由^③是这么个：这个里头有两个女子，一个女子给你当婆娘，你问葫芦儿要啥，葫芦它都出来。”

这个老汉把这个娃背下去，背到海底子里，一个大玉石房。房里

① 海子：小湖。

② 口到：尝一下，吃一下。

③ 情由：事情，来由。

坐着一个白长虫。头上还绑着他给绑下的布带带子。

“好吗？兄弟。”

“你好吗？老哥。”

“来快坐下，今儿个给你真正多谢。你把俄命救下哩。”

吃哩喝哩，这个娃走的时候，白长虫喊的：“端一茶盘子金子，端一茶盘子银子！”这个娃说的：“俄不要金子连银子，俄把它重腾腾的拿着哪里去呢。俄啥也不要，光要红葫芦儿。”

“好！好！好！把红葫芦儿取下来给给！”老汉把娃背上送上去哩。

这个红葫芦儿开哩一朵花，实在好看。娃后晌回去看哩，把红葫芦儿在一个烂墙根子底下搁着呢。搁来搁去，日子也到哩。（娃对住葫芦）说呢：“葫芦儿，葫芦儿，肚子饿哩。”葫芦里头出来顶好吃的带醪茶。今儿个他把羊吆上回去哩，第二天早起他可放羊来哩，烂墙根子成哩个大白房，八个窗子四个房。墙上的红葫芦儿挂的，炕上的桌子摆的。把这个娃吓哩一大跳。这个娃在房门上偷着暗着看，一会儿一个媳妇出来把他喊：“你快进来，吃饭来。今儿黑哩咱两个回。俄就是你的婆娘。”娃这过来就说呢：“你不敢回，回去提是非。”婆娘说的：“你走没事，把她个妖婆子害怕啥？！”

两个黑哩回去哩。铺的口袋，盖背褡。头枕石头脚两卧。

明儿个早起^①娃起来迟一阵，妖婆子把他喊：“牲口起来！放羊去！”

娃说的：“还早些儿。”妖婆子回答的：“你的皮别犟，你进来，吃你的肉，喝你的血，这个啥！”

娃没起来。日头一竿子高，他起来，把脸洗，好吃的吃，拿的拿。媳妇儿还说是：“你吃萨。”老婆子进来把媳妇看，连头带骂带打：“你把谁家的黄花闺女偷来哩？”

后晌娃放羊回来哩。这个妖婆子给娃说的：“你听话！咱的家

① 早起：早晨。

里有一个驴，叫你哥骑上，你在街上买个驴，你骑上。（你连）你哥拼（bing）马跑^①。谁的驴但把谁跑过，婆娘就是谁的。”

娃到房，发忧愁，不吃饭，不喝茶，头不抬。婆娘问的：“有啥事？”他说的：“俄妈叫俄在街上买一个驴，连俄哥跑马，拼马。谁的驴跑得快，婆娘就是谁的。”

他的婆娘给他说的：“你快去，别发忧愁，这是个好办的事情。你到河沿上去，你说：‘呱呱牛儿，海巴子^②，你的女儿问你要一个水色^③驴。’”

娃把驴拿回来哩。一早起来，给他后妈跑着说：“妈呀，妈呀，驴买来哩。”“你们两个跑，跑着五里路，二转着回家，（谁第一个回来）媳妇成家（他的）。”

娃的驴跑得快，把他的驴撂哩。把后娘气的大张嘴。二番翻言^④把话说：“你在街上买条鸡，咱的家里的公鸡你哥拿，明几个早起你两个撒到兀儿叫鸡把仗钳^⑤，（谁的鸡胜哩）婆娘成谁的。”

这个娃发忧愁。回到家，他不吃，不喝，头不抬。婆娘问的：“有啥事？啥事不过去？”男人回答的：“俄妈叫俄买条鸡，明几个连俄哥的鸡把仗钳。谁如胜败不怕他，败哩的给婆娘旁人的。”

妖婆子黑哩不睡觉，转过来转过去把神出。猛个子思谋鬼前话^⑥。妖婆子夜进三更把门敲（kao）：“儿子，你听言！娘们个给那挖给一个十亩锅，添一锅水，架一个椽，锅盖盖，叫水滚，叫烟冒。”

娃发忧愁，头不抬，后盘算。媳妇把他问：“你有啥事给俄说。”……“你到河坝沿，你说话‘呱呱牛，海巴子，你的女叫你在山里头挖一个十亩地，搭一个锅，锅里头添一个椽，添一锅水，锅盖盖，叫

① 你哥拼马跑：你和你哥比赛跑马（驴）。

② 海巴子：海里的叔叔，这里是指女人让男人对呱呱牛的称呼。

③ 水色：水一样颜色。

④ 翻言：推翻原来的话。

⑤ 叫鸡把仗钳：叫鸡互相斗架掐架。

⑥ 鬼前话：一个坏主意。

水滚,把烟冒。’”

第二天一早媳妇打发叫他看,娃起来哩“妈呀,过去来,走看走!今几个婆娘是谁的?”

跑着去,媳妇儿说男人:“下滚水锅,你在里头浪,里头有啥货?”男人下去,里头转,转的功夫也不大,听音里头把她喊,“把手给!把手给!”婆娘把手给给,把男人坠^①上来,男人的架子^②上褙子多,金银重的走不动,坠上来黄金白银倒哩一大堆。妖婆子看见眼窝花,心不肯。她把儿就喊:“你下锅把金银找。坐的端端的,媳妇成你的。”娃下锅,烧的头昏眼花,他大声喊:“妈呀,快下来!不得成哩!”他妈说的:“俄的儿背下的金银比你多,媳妇成他的。”他妈当是娃重的不得成哩,她也跳下去哩,追儿去哩。烧的娘们两个可怜死。

7. 老 三

那会儿有一个老汉带老婆儿。他们守哩三个儿。三个儿长大哩之后,老汉把他们打发的叫在外地学手艺去呢。三个儿设捋^③哩几天,之后起哩身哩。他们一出城,到哩三条路上哩。老大朝着右傍个的路上走哩,老二朝着左傍个的路上走哩,老三当中里的路上走哩。弟兄分开的时候,一个给一个说下的呢,几时把手艺学够哩,之后要原到这三条路上,一个要等一个呢,几时他们三个收到一搭里,之后一同回家呢。

过哩一二年,老大学哩木匠的手艺,老二学哩铁匠的,老三学哩个弹弦子的。弟兄们三个可在三条路上遇哩面,之后一同回哩家哩。可是老汉把两个大儿放进来哩,把小儿子没放,端掉^④哩,说是:“学

① 坠:往上拉。

② 架子:身架,身子。

③ 设捋:准备,谋划。

④ 端掉:赶出去。

哩要吃去的^①手艺。”老三伤心落泪的把孩子背上打老子的家里走掉哩。老三到哩江边里,坐到一个大石头上,把学下的音一满弹哩个过儿。他正弹着呢,打江里出来哩个白胡儿老汉,把他喊哩一声,把老三吓哩一跳。看萨,把年轻小伙子吓哩个顿,白胡儿老汉说的:“你别害怕哩,把你弹下的音叫老龙王听见哩,他打发我把你请(qiao)的呢。老龙王出大女儿^②的呢。”

老三说的:“我咋么价下江呢?”

白胡儿老汉说的:“我把你驮到身上里,几时一下水,你把眼睛闭下,我几时给你说的眼睛睁开,你就把眼睛睁开。”

老三答应哩。白胡儿老汉把老三驮上下水哩。老三赶紧把眼睛闭下哩。过哩不大的工夫,白胡儿老汉说的叫睁开眼睛呢,老三眼睛睁开一看,他在金銮宝殿里。老龙王把他让到桌子跟前待承哩,之后叫给他们弹一下弦子呢。老三弹弦子开哩,他弹哩四十天,四十晚夕。一切客都听的,就像弦子的铃声把他们的心都弹亮哩。老龙王说的,老三想要啥呢,叫把那个给呢。白胡儿老汉给老三悄悄而说的,叫把墙上挂的葫芦儿要呢。老三听哩他的话,之后问哩葫芦儿哩。听见老三要葫芦儿着呢,老龙王头低下思量下哩。他思量哩一大工夫,之后起来去把葫芦儿打墙上取下来,给给老三哩。老三给老龙王道哩个谢,之后连白胡儿老汉上哩江边里哩。白胡儿老汉也没说啥,把老三剩到江边里,原^③下哩水,回哩金銮宝殿哩。

老三顺江边里走掉哩。他到哩树林里,觉谋的乏哩,就躺下睡下哩。一觉睡起,看萨,一桌子席在他的面前里刚起^④的呢。老三跷蹊下哩。他把席一吃,之后把葫芦儿夹上,弦子背上可走哩。老三走的工夫大哩,觉谋的乏哩,把葫芦儿连弦子撇到傍个儿里,可睡哩觉哩。一觉睡起,看萨,可是一桌子席。他可跷蹊下哩。把席一吃,葫芦儿夹

① 要吃去的;要饭的。

② 出大女儿;嫁大女儿。

③ 原;按原样,重新又……。

④ 刚起;正好摆好。

上,弦子背上,可走哩。老三可走哩些子路,之后躺下,装的睡下哩。他正撒的望^①的呢,打葫芦儿里头出来哩个俊美姑娘。她一时三刻可做哩一桌子席,之后放到桌子上,刚没进葫芦儿里头呢,老三一张子跳起来,去把姑娘逮住哩。姑娘没得进葫芦儿里头,头低下就站下哩。老三问的她是谁?姑娘说的她是老龙王的第三个女儿。老三说的,他没有媳妇子,叫她当一个媳妇子呢。姑娘说的,她就是他的媳妇儿,但是^②她不是他的媳妇儿,老龙王给他不给葫芦儿。老龙王把她给他许成媳妇儿哩。他们两个成哩夫妻二人哩。老三愁的说是,他连一个房子都没有的。可是媳妇儿不叫他愁,说是,房子也,牛也,羊也,粮食也能找下。婆姨汉子两个睡到一个老树根底下,过哩夜哩。赶早老三起来这一看,这一个金銮宝殿。牛羊鸡没数,坑圈在一傍个呢。在第二傍个里仓房粮食装满的呢。他跷蹊下哩。媳妇儿打金銮宝殿里出来,叫他进去呢,因此是这都是他的。老三连媳妇子进哩金銮宝殿哩。

有一天老三把大大连两个哥哥往金銮宝殿里请(qiao)哩。他们没信服,谈弦子的哪里还能盖这个金銮宝殿呢。两个哥哥一到来,看见兄弟的财贝,可圈^③的牛,羊、鸡、粮食,他们一下跷蹊下哩。看见兄弟的媳妇子那么俊,他们的心一下脏哩。两个哥哥打的主意,把兄弟先一害,之后一个把财贝得到手里,第二个把他的媳妇子办^④上呢。可是老龙王的第三个女子把两个阿伯子的哈心知道哩。她给老三说的,两个哥哥要啥,叫答应呢。

老三的两个哥哥要的叫给一个大锅里把水倒满,叫架火呢。伙计们给一个大锅里把水倒满,架开火哩。两个哥哥思量的,把老三哄到大锅跟前,之后不给一个防顾^⑤,一下揉到开水里头呢。他们打锅的跟前还往过没走呢,锅里的滚水一下溢出来,把他们烫死哩。

① 撒的望:偷偷地看。

② 但是:如果。

③ 可圈:满圈。

④ 办:娶。

⑤ 防顾:提防。

就这么价两个短见哥哥害弟兄去哩,没害上,到来把自己害死哩。老三连媳妇子过哩享福光阴哩。

8. 张羽煮海

再说是,从前里东海里的龙王有三个女儿呢。只有三女儿长得太好的很,她又聪明。她的名字叫的金莲儿。女子们里头啥事上三女儿就是头一个。可是龙王的家法紧得很。有一天龙王打坐宝殿,把女子们喊到跟前吩咐的说哩:“不准你们浪到海岸(nan)上去!但是你们哪一个不听我的话,我一定不饶!”姊妹们胆子小的听见就在龙宫里,哪里都不敢去。她们不敢得罪父王。可是三女儿的胆子大,泛常^①不叫她的父亲知道,在海岸上浪的呢。那一天黑哩起哩大风,把海里的水刮的起哩水浪哩。天气一下青的翻哩乌云。金莲儿一个人没叫谁知道,到哩海岸上浪^②来哩。她打一个小路上上哩山哩。路傍傍儿里的草、花儿长的实在好看。大树上的树叶把天都遮住着呢。小鸟儿飞禽在石洞里、在树梢上乱叫唤着呢。月亮的景景儿^③越看越爱看。年轻姑娘高兴的说不下个样子。她心里想的说是:“山上的景景儿看不完,咱们的龙宫里头好像是坐班房子的呢!”金莲儿一边走的呢,一边想的呢。正走着呢,猛地一抬头,看见竹子边下里一个笆子门^④。她细细儿看哩一遍,往前走哩几步,一听里头打洋琴的呢。金莲儿听萨,先打哩个“梅花三清”的曲子,二回打哩个“流水高山”的曲子。琴音弹的,把龙王的三女听高兴哩。她心里说的:“这个弹洋琴的严定是一个有才学的个青年。”

金莲儿手扶的笆篱们,往里看,猛猛的洋琴的一个弦断掉哩。这个青年思想的半天站起来,说是:“哪一个会听音的来哩?”他就出房来

① 泛常:经常,总是。

② 浪:散步。

③ 月亮的景景儿:指月亮的景色。

④ 笆子门:篱笆门。

门上一看,在月亮的光底下站的一个姑娘。看她的眉毛眼睛好像是在哪儿见过?看她站的样子,好像是出哩水的莲花。把青年看的张掉哩。半阵子说不出话哩,他的心就像是鸡毛翎儿扫呢,魂灵儿飞上天哩,不言传呆呆看的呢。姑娘上前搭哩话哩,她问的:“哎,青年,你的姓名叫个啥?”青年回答的:“我姓张,名字叫个张羽。我在这儿住的呢,孤身一人。父母早去世哩,我一天打柴禾,黑哩打洋琴。难得遇见你一个懂得琴音的女子。”龙女说的:“难得,你这个会打洋琴的个青年。”两个人越喧越有意。两个儿定哩个日子,八月中秋再团圆,张羽要到海边上,要寻金莲儿去呢。金莲儿给张羽送哩个宝贝帕帕儿,夏天能避暑,冬天能热汗。他们二人喧到半夜里,之后龙女走哩。

从今,张羽一晚夕睡不着,一天比一天盼到八月里呢。他也不害怕山高路远。张羽走过一个山,上山扒挖,把他累的上气接不上下气,走得口干舌燥。他找见哩一个小路,下哩山。下山的呢,兑见很些子石头,树木把路拦住哩。在树林里可往前走哩,不知道大海在哪塔儿呢。他胡寻脱哩。张羽走着呢,一阵子大风刮过来,一时三刻满天的云彩把天遮住哩。风把树枝子刮过来刮过去,摆的呢。眼看天气大变哩,雨也下开哩。张羽不管风雨,往前走呢。心里就像滚油煎哩。猛猛地听见闪电,响雷,往下一看,看见哩个大海,心里一下高兴下哩。他到海边会一会“我的爱人小金莲儿!”

张羽看萨,风吹的大海的水浪翻着呢。他往前头后头左边右边一看,一眼望不见边边儿。不见金莲儿,张羽说的:“咋不见我的爱人小金莲儿?!莫必是,她哄的,把我的情分当耍的呢吗?!莫必是,老龙王吼哩,不许她连凡人结婚缘?莫必是,她把咱们的定下的日子忘哩?莫必是,在龙宫里享哩荣华富贵哩,不愿意到人间?莫必是,她害哩相思儿病哩,病倒不能起来哩?”想来想去,没主意,他望的大海。张羽觉模的耳朵吼的呢,心跳的呢,眼睛都发哩黑哩。他拿手指的海水喊的呢:“海水,你给说!我的爱人在哪塔儿呢?海水呀,你给她说给一声,张羽在这儿一心等她的呢。”没有情分的河水不言传,水浪滚上走哩。张羽给个家说的:“河水把我的不见爱人的事情

不管?!”张羽抬起头望天上一看,云也散哩,天也晴哩,满天的星宿明朗朗的。他把星宿问开哩:“星宿呀,请你快地给我把宫殿住的金莲儿叫给!”可是星宿们照着^①他挤眼睛的呢,因此是它们不会说话。张羽的心里火着哩。手指的星宿骂的天。他朝着海岸往北就连一个醉汉一样,疯疯癫癫的一边走着呢,一边看着呢。张羽走的呢,脚底下一个石头把他路挡住,把他绊倒哩。他指的石头骂:“为什么你把路挡住哩?我问你,龙王的宫殿在哪里呢?宫殿的门口在哪里呢?门朝哪面开着呢?哪个宫殿里住的我的爱人小金莲儿?”张羽问的,石头不言传。他骂开石头哩。骂毕,回头往后一看,海岸无边边儿,他坐到海岸上哩。坐哩坐,又起来走脱哩。正走的又饿又困,心里又泼烦。张羽一心想走到龙宫里去呢,可是不知道。他走的走的乏哩,就坐到海岸上望大海脱哩。黑沉沉的海水连天一样。找不到爱人不回还!张羽觉模的就像浑身没有一点儿力量,长呼短吁的两眼流下泪来哩,伤心的哭脱哩。他哭的狼虫虎豹都惊哩动哩,哭的飞禽都心酸哩。黑哩哭到半夜,哭来哭去浑身都哭软瘫掉哩。这个时候惊动哩龙宫里第三小姐哩。她想到连张羽说下的今天见面呢,因为上回出哩龙宫在山上与张羽遇面,之后回宫来叫龙王看见问的她:“你跑的海岸上做啥去哩?你坏哩我们的规矩,你一定到人间找欢乐去哩!”不等金莲儿说话,老龙王气的两眼圆睁,开言骂脱哩:“你的神色不对!你背过哩父王要思想凡间的事情,你实在胆大无天!”龙王说罢,一摆手来哩四个龙兵站在龙王的面前哩。龙王吩咐的:“快把这个妖女带过去锁到(班房子)里去。”从此金莲儿押到班房子里哩。看不见日头出日头落,月圆月扁。光是听见窗子外头的海水哗啦啦的响声。金莲儿的心里真忧愁下哩。她说的:“恨只恨!龙父龙母太糊涂的不懂我,到人间去嫁人。他逼我嫁到天空里去,冷冷清清的做神仙去。天空里哪有大地上好,我偏要到人间连张羽做夫妻。日子也到哩,这个时节张羽严定在海岸上等的呢。我要想方

^① 照着:朝着。

子搭救他呢。我把龙宫大海闹一番。”可价这么思想的呢，梅香儿丫环送的饭来哩。金莲把心里的委屈给梅香儿说哩一遍，之后可说的：“梅香儿呀，你看我们姊妹这么好，你给我想个方子，叫我连张羽的婚缘事情成到一搭里。”梅香儿答应哩，她说的：“你说，咋么价想想方子呢？”龙女说的：“你听我的话，你把三件宝贝偷出去，一个是铁勺子，第二个是银锅子，第三个是金钱子。这三个宝贝在龙宫院里呢，它们在一个红匣匣儿里头装的呢，红匣匣儿在梁上吊的呢。你但把那个三个宝贝偷上，赶紧送到海岸上去给给张羽，叫他在那塔儿等的呢。”梅笑儿听罢，把头一点，对姑娘说的：“姑娘主呀，我一定听你，这个宝贝救到张羽去呢。你放心，我总叫你的事情成呢。”说罢梅笑儿转回身来，慢慢儿到哩龙宫前头一看，一进宫里摆的酒宴，人一起都在这喝酒过中秋节着呢。梅笑儿的身子一斜，溜进空宫殿里，一看中梁上挂的一个红匣儿。姑娘说的：“嗯，三件宝贝严定在这个匣匣儿里装着呢。”伸手梅香儿把匣匣儿提下来哩。她的心又跳又喜欢^①。赶紧打扮好装哩个仙姑到哩海边哩。朝着水浪往前走呢，不多时节到哩海岸上哩。梅香儿(顺着)海岸往前走哩不远，看见哩个小伙儿睡的呢。脸黄的瘦的，又孽障。梅香儿悄悄儿的叫哩两声，可是没答应。她捧哩一大捧水倒到张羽的头上哩，把张羽惊醒起来哩。他长叹哩一声，翻哩个身子，眼睛一睁说是：“你是哪里来的仙女？来救我来哩？”梅香儿说的：“你为啥到哩大海边里哩？把你的苦难对我说一下！”张羽说的：“只因我找龙王的三姑娘。她是我的爱人，名叫金莲儿。我问海水，海水不答应。问星宿，星宿不答应。我还问哩石头，石头也不答应。把一满问过来哩，可是不知道我的爱人在哪塔儿呢？！我登山过水受哩多少的辛苦？！”张羽说的梅香儿也伤心泼烦哩。她说的：“青年人，你快站起来，我能救你，叫你见你的爱人小金莲儿！我给你送三件宝贝，你到海边把这个锅支起，手拿这个铁勺把水往锅里舀罢，金钱放在锅里，锅底下把火架上，锅里的

① 喜欢：高兴。

水一热,海水就滚呢。一时三刻你把海水烧干呢。到那个时节,龙王受不住,严定把你的爱人送出来呢。一送出来,你连你的金莲儿能见面。”梅香儿把话说罢,腾空走哩。张羽也听好,就把锅支到海边里,拿铁勺把水舀到锅里,把金钱放到里头,架火烧脱哩。他烧的呢,一勺儿一勺儿把海水往锅里舀的呢。锅里的水一滚,海里的水也滚开哩。一阵阵海里的水往下塌^①脱哩。张羽的劲越大哩,他现舀水的呢,现骂龙王的呢:“老龙王,你赶紧把金莲儿给我送出来!你但不送出来,我把你的大海烧一个底子朝天呢!”

龙宫里还有三宫六院带七十二殿。都是水晶石玉石装修下的。四面都是金砖砌下的墙。墙上刻(kei)的龙、麒麟、凤凰。这一阵儿龙王正坐在殿内喝酒高兴的呢,一看海水起哩烟哩。他的心惊肉跳,把酒碗碗子扔(er)到地下,把胡子吹起来破口大骂:“哪个把我的三件宝贝盗上走哩?!”话没说完,只见龙子龙孙慌慌忙忙的跑进来,大喊说的:“不好哩!龙王!海里头的滚水把龙宫的墙冲倒哩。”龙王一听心里急哩,赶紧传下命令把门关紧,把窗子堵住哩。眼看的海水往下越塌脱哩,张羽的胆子越兴大哩。他一回回的现喊现说的呢:“糊涂的老龙王,你听准!快送出你的女儿三姑娘!你当不听我的话,我把你烧成鱼干子呢!在水里头不能叫你称王呢!”话刚(jiang)说完,张羽听哩一阵响,海水猛猛的分哩两半个,当中里闪出来一个桥,桥头上站的老龙王。他头抬起,把手一举,指的给张羽说的:“姓张的,你别烧锅哩,你别伤众人哩。我的女许给神仙哩,我给你给些儿好东西,好宝贝,送些子金银带珍珠玛瑙,你拿的去,享一辈子的福分,受一辈子的荣华富贵。”龙王说罢,回哩宫哩。张羽一听说是:“我不上你的当,你的诡计多端,哄我呢。你的金子银子宝贝我都不要,单要你的那个小姑娘呢!”主意打定,张羽可架火烧脱哩。一霎时锅里的水连海里的水滚脱哩。这个时节龙王在宫里嚷开哩。他的老婆子带哭的,手拉的龙王劝说的:“我劝你,把女送出去!”龙王听

① 塌:这里指海水往下落,往下降。

哩,不高兴。心里思哩个方子,说的:“拿张羽的本事,他是一个穷人,我给他多余儿给些钱,把他哄一下。”龙王说罢,打宫里出来,站在桥头上给张羽说的:“张羽你听!我给你说,你快把锅不烧哩!我把大海给你分一半,给你还盖一个金銮殿,银楼房,我的水里头的权势给你分一半,你执掌上。这不赶我的女儿强吗?这是好心劝你,你享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你但不信,我就给你写纸(zì)笔(bèi)①。”张羽一听,心里哭哩,他给龙王说的:“老龙王,你太糊涂哩,你金银权势哄我来哩,我不上你的当!一句话!我非要你的第三女儿!你的啥东西我都不要!”龙王一听吼②哩,没言传,回头走哩。龙王一走,张羽一把柴,一把火可烧开哩。眼看的海水往下落的呢,水里头的东西着哩忙哩。鱼、鳖、河怪都急哩,有的爬上岸来晒死哩,有的长膀子的飞掉哩。有的飞不动,跑不动,一个一个乱窜,乱跑,乱藏。张羽不住的架火,直烧的海水往下落的呢。眼看的把龙宫显的出来哩,龙王的孙男子的一起喊脱哩。他们给龙王说的:“你答应萨,你但不答应,你连我们一起咋样呢?!”老龙王直烧的两眼冒花呢,他的口干舌燥,心里发慌,跟头马趴,跑到桥头上给张羽说的:“张羽你再别烧火,我把女儿许给你作新娘子去!”张羽把火停下哩。一时三刻海水可涨上来哩。又是一江水,闪上来哩一道金桥,金桥的一头子在海岸上呢,打金桥上过来哩一个车子,套的四个马,到哩海岸上站下哩。美貌的姑娘下哩车子哩。张羽赶紧上前拉住金莲儿的手,笑嘻嘻的到一搭里哩。他们二位回到张羽的家里哩。这就是张羽煮海的一段神仙话的故事,算是穷汉张羽把老龙王战败哩。

9. 癩 瓜 子③

那会儿有一个老汉连老婆儿,他们没有儿女。老汉一天到黑拾

① 写纸笔:用纸笔写下来。

② 吼哩:生气了。

③ 癩瓜子:癩哈蟆。

的牛粪,给有园子的人们卖的呢。他们有邻居呢,邻居有一个儿呢。他给娘老子帮的买这个,买那个,没水哩提水,没柴禾哩打柴禾。看见邻居的这个高兴,这个老汉连老婆儿泼烦下哩。他们一个给一个说的:“咱们但也有这么的个儿(子)萨,不能作这些子难。”

这一天老汉揽一堆粪着呢,一个癞呱子跳到牛粪堆子上不下来哩。老汉把它连木锨铲下去哩,可是癞呱子可上哩牛粪堆子上哩。老汉气上来,把木锨撇到一傍个走哩。过哩不大的工夫,老汉原回来,看是癞呱子还在牛粪高头蹲的呢。老汉跷蹊下哩。心里自己给自己说的:“这到来是啥事情?但怕,它是精气^①。我看它可做啥呢。”老汉揽哩两筐子牛粪,连扁担将没儿^②担上走呢,癞呱子一张子跳到一个牛粪堆子上蹲下哩。老汉没说啥,把两筐子牛粪担上走哩。回来,老汉还没有把两筐子牛粪搁下来,癞呱子打牛粪筐子上跳下来哩。老汉跟上它只看的呢。癞呱子把老汉一望,之后朝着房里跳上走脱哩。老汉跟着它进哩房子里哩。这里进来,老汉给老婆子把癞呱子连指带说的:“我太跷蹊的很,这个癞呱子不离我哩,走到哪塔儿,就跟到那塔儿。打也不走,断^③也不走。跟上我到哩家里哩。这到来咋办呢?”

老婆儿也觉来哩,心里思量的,但怕这是个奇怪癞呱子。她给老汉说的:“癞呱子哩癞呱子,来哩叫在去^④,咱们没儿女,进来进去叫闹人去。家里太空的很,他来哩咱们就不空哩。”

老汉连老婆儿把癞呱子留下,当作儿看脱哩。过哩一年,觉谋的癞呱子长大哩。两个眼睛红得就像火。这一天老婆子给老汉说的:“家里没肉哩,回来开哩街上打一点儿肉。”

老汉将没说呢:“对!”癞呱子一下说出话哩:“妈,你叫我大不去,我给你们打肉去。”

① 精气:成了精的东西。

② 将没儿:刚准备。

③ 断:撵。

④ 叫在去:让(它)在那儿呆着。

老汉连老婆儿又跷蹊,又害怕,又高兴。跷蹊的这是个癩呱子咋给说话的呢,还害怕的是,这是但怕精气,伤他们的呢,高兴的癩呱子把他们称呼的大大带妈妈,还要在街上打肉去呢。老婆儿把癩呱子稀罕的说是:“哎哟,我的娃呀,你咋么价打肉去呢。”

癩呱子说的:“这是个小事情,你把钱绑到手巾儿的角角(ge)儿上,之后把手巾绑到我的脖子上。”

老婆儿把钱绑到手巾儿的拐拐儿上,之后把手巾绑到癩呱子的脖子上哩。癩呱子打房里跳出去哩。没过一时呢,老汉连老婆儿听的外头就像雷咔嚓的响哩一下。他们跑出去,看呢萨,啥都没有的。天气晴的天上连一朵云都没有的。癩呱子儿也不见,他们原进去哩。

癩呱子到哩街上,去蹲到卖肉的跟前,说的:“你把手巾儿解(gai)开,包的钱,给我割给一点儿肉。”

卖肉的先害哩怕哩,可是他也觉来哩,这不是一个泛常的癩呱子,但怕它是个精气。他把癩呱子望够,之后问的:“我把肉割给你,可是你咋么价拿回去呢?”

癩呱子说的:“你把肉连手巾包上,二回绑到我的脊背上。”

卖肉的没贪慢就把肉割下来绑到手巾上,之后绑到癩呱子的脊背上哩。癩呱子把肉背上,打趴扑子^①出去,走哩。

老汉带老婆子高兴的才得哩癩呱子的济^②哩,他们的光阴也好哩。

这一天癩呱子闹的要办皇上的女子呢。听见这个话把老汉连老婆儿吓(ha)的,话都说不出来哩。老婆儿说的:“哎哟,我的娃呀,谁嫁你呢?!你还想说皇上的女子呢!你但叫我们在世上再活给几天,你贵贱^③不说这个话哩。我们但说皇上的女子去,皇上听见不取我们的头吗?在下来咱们是穷人,拿啥娶皇上的女子呢?!”

① 打趴扑子:趴下往前扑腾。

② 得哩……的济:享受……的福,得到……的恩惠。

③ 贵贱:无论如何。

可是癞呱子总不答应。它要办皇上的女子呢。它说的：“那个事情上你们别害怕哩，那是个小事情，你们说皇上的女子去，他但把女子不给哩，我叫他倒穿鞋(hai)呢！我叫水拉墙倒^①呢。”

老汉连老婆儿没法儿的请(qiao)哩个媒人叫说皇上的女子去呢。媒人看见老汉连老婆儿的儿子是一个癞呱子，她也害哩怕哩。虽然这么也罢，她在皇上的金銮宝殿里去哩，可是不敢张口，原回来哩。她去哩三回，临尾(yi)儿皇上可价把媒人问的她有啥事情呢。媒人说的：“哎，皇上，想说呢，可是害怕你气上来取我的头呢。从这个上我不敢说。”

皇上说的：“你说，啥话也罢，我不取你的头。”

媒人说的：“哎，皇上，你的京城里有一个老汉连老婆儿呢，他们守哩个儿子，儿子还不是人，它是癞呱子。老两口儿不叫说你的女子，害怕你气上来杀他们的头呢，可是癞呱子儿子总不答应，要办你的女子呢。但不给哩，叫水拉呢，墙倒呢。”

皇上思量下哩，心里思谋的：“但怕这是个精气，或者是神仙，不哩嘛是龙变哩个癞呱子到哩老两口儿的家里哩，这会儿想说我的女儿呢。”皇上思量够，给媒人说的：“一家子养女，百家子问。这是个小事情，可是我把女儿给呢，可是你去给他们说，叫癞呱子儿子赶亮打我的金銮宝殿一直子到他们的门跟前修一个金桥，桥的两下里栽两溜子树，树高头叫结珍珠玛瑙。几时他们把这些子事情做上哩，那个时候叫他们的癞呱子儿子把我的女儿娶上回去。”

媒人打金銮宝殿里出来，到哩老汉连老婆儿跟前把皇上的话说哩。听见媒人的话，癞呱子一下气上来，说的：“哼！皇上想糟蹋我呢！我看，谁先糟蹋谁呢？！赶亮我叫他的金銮宝殿的墙倒呢。”

黑哩皇上睡的呢，觉谋的得啥喝愣倒腾的响的呢，惊醒来，一看萨，金銮宝殿里的满下里都是水。眼看的金銮宝殿的四堵墙一个连着一个朝下擦的直倒着呢，赶亮把金銮宝殿叫水拉得啥都没剩。皇

^① 水拉墙倒：发大水，把墙冲倒。

上家细细儿把命都搭救不下得哩。这儿他忙哩,就喊的媒人说的:
“我情愿,你叫癞呱子光给我把金銮宝殿重修砌出来。”

媒人去给老汉连老婆儿把皇上的话说哩。癞呱子出去,西东叫唤哩个几下,水也没有哩。第二天皇上赶早起来这一看,叫水拉掉的老金銮宝殿的位份上这(立了)一个几层子的新金銮宝殿。打金銮宝殿的门上一直子到老汉连老婆儿的门跟前修盖哩个金桥,桥的两下里两溜子树,树高头结的是珍珠玛瑙。皇上再没说啥,赶紧过的亲事把皇姑娘给给癞呱子哩。听见她的女婿不是人,才是癞呱子,皇姑娘泼烦下哩。可是黑哩她这一看,连她睡的那么体面的一个小伙子。这姑娘的心才安稳哩。把这个事情叫老汉连老婆儿也知道哩。看萨,他们的癞呱子儿子不是癞呱子,才是人,他们高兴炸(za)哩^①。

这一天一家子过事的呢,把他们也请下哩。老婆儿领的媳妇儿也去哩。他们来的时候一看萨,人们里头癞呱子儿也在呢。人都望的他,都说的是:“知道来谁的儿子长的这么干净?”一个说的是:“我来的时候见哩,他打那个拾牛粪蛋蛋子老汉家里头出来哩。但怕他是老汉的儿子。”第二个说的:“嗨,我们见过老汉有儿子呢,我知道呢,他有一个癞呱子呢。老汉给他把皇上的女子没娶给吗?”就这么价人都乱说的呢,都想连他喧谎呢。皇姑娘坐哩一点儿,心里说的:“一天他套的癞呱子壳壳儿,黑哩可脱哩。他在这儿呢,叫我回去把他的癞呱子壳壳儿消灭掉,再不套他哩。”皇姑娘把主意朝这么价打下,之后给婆婆说的:“咱们走,得咋哩^②,我到来不爽快得很。”婆婆说的:“哎哟,咋么价走呢?新媳妇儿还没来呢,咱们但走,人家不笑话吗!?”

可是皇姑娘就不答应,说是她到来不好的很。这儿老婆儿给女客们说的,她的媳妇儿不爽快得很,之后把媳妇儿领上回去哩。

一到家里,皇姑娘赶紧把癞呱子壳壳儿拿出来,撇到一个枯井里。晌午过皇姑娘的男人回来就找他的癞呱子壳壳儿呢。他只找

① 炸哩:加在动词或形容词后,表示程度很深。

② 得咋哩:不知怎么了。

呢,只找不着。临尾儿问媳妇儿呢,媳妇儿说的她不知道,没见。她的男人的脸一天比一天黄下哩,临尾儿睡倒哩。老汉连老婆子泼烦下哩,他们说媳妇儿呢,但把癞呱子壳壳儿藏下哩,叫原给给呢。可是媳妇儿不说,害怕男人可成下癞呱子呢。看萨,事情不得成哩,他们请哩个先生。先生把病人的脉(mi)一号,就说:“你们把他的癞呱子壳壳儿赶紧给给,不哩他不得活。”

这儿媳妇儿给忙哩,她说的把癞呱子撇到枯井里哩。家里的跑去,把癞呱子壳壳儿取出来一看萨,可价涅掉^①哩。皇姑娘的男人泼烦下哩,他给家里的都说的:“这会儿你们打这儿快快的要走呢。这个京城在坑里头呢,一过三天起(灾)呢。我是东海里的老龙王的儿子,十几年哩,我套的癞呱子壳壳儿修的成人呢,可是没得成。剩哩三天哩,我就永世成下人,就不套癞呱子壳壳哩。你们别贪慢哩,快打这儿走,给皇上把信报给,叫百姓们快逃命。”老汉连老婆儿带他的媳妇儿哭的说是,他们把他撂下哪里都不去。老龙王的儿子可说的:“你们但舍不得我哩,京城的西傍个有一个高粱^②呢,你们赶紧上那个梁去,不哩迟哩。我上(对我来说)没啥事,这里一(走),我原回东海呢。”

听见男人回东海呢,皇姑娘不答应哭的说是,她剩到^③跟前呢,死也罢,就在他的手里死呢。老龙王的儿子没答应,叫他的媳妇子带老汉连老婆儿打京城里出去,叫上哩西梁上哩。听见老龙王的儿子的这个话,先生没贪慢,也跑到皇上的金銮宝殿里,给他说的:“哎,皇上,事情不好哩,你的癞呱子女婿才不是癞呱子,他是老龙王的儿子,你的女子把你女婿的癞呱子壳壳儿撇到枯井里头,叫涅掉哩,这会儿一过三天呢,你的女婿咋咐^④的叫你把一切百姓领上打这个京城里快快的搬出去呢,不哩水淹呢。”

招下祸的皇上听见这个话就信服哩,他赶紧给的吩咐叫一切

① 涅掉:朽掉,腐烂掉。

② 高粱:高的山梁,高的土坎。

③ 剩到:留下。

④ 咋咐:嘱咐。

百姓打京城里往出搬呢。第三天的那一天打东傍个起哩黄毛风，一下白雨下的起开叫哩。一时三刻水拉的喝楞倒腾的，把京城淹掉哩。皇姑娘、老汉带老婆子在梁高头站的呢，看萨，他们住下的那塔儿咔嚓的响给一声，一个龙登空上哩天哩，之后在他们的头顶里转给哩几下，朝东傍个走哩。皇姑娘明白哩，这个龙就是她的男人。她连哭带嚎的叫哩男人哩，可是那个没回头，钻哩云里头，打眼前里不见哩。

10. 花雀儿

当前尾儿^①有一个人，名字叫的申宝儿，他的光阴穷难的很，一天打着卖柴着呢，一天打下的柴没哩够一顿吃。申宝儿办哩个媳妇子，没过三四年媳妇子给他养给哩两个儿。大(duo)的猛的很，名字叫的申猛，小的尖酸些儿，他的名字叫的申福。

这一天申宝儿打柴去哩。他在树林里头打柴着呢，一个花雀儿跟一个窝里飞出来哩。他跑去哩一看，两个蛋，申宝儿把两个蛋收哩，装到怀窝里哩。他到巴扎里，卖柴着呢，一个人把他争一点^②兑到哩。申宝儿说他呢：“慢些儿，俄这怀窝^③里揣哩两个蛋。哈巴^④你兑烂哩。”

“叫俄看你的蛋”。那个人把他问的。

申宝儿把蛋掏出来哩，那个人看着申宝儿的手里的蛋，一下忙哩。他就焦急地问哩：“蛋卖不卖？”“卖呢。”“要多少钱呢？”“看你给多少呢。”申宝儿说的。

那个人给两个蛋给哩一百五十个元宝。申宝儿看着这些子元宝把他害怕下哩。他当是买蛋的人糟蹋他呢。申宝儿把元宝不敢拿，

-
- ① 当前尾儿：从前。
② 争一点：差一点。
③ 怀窝：怀抱，怀里。
④ 哈巴：可能，说不定。

“嗨”哩个一声。买蛋的人还当是申宝儿嫌少着呢。他可添哩五十个元宝给给申宝儿的手里，朝东里拿跑哩。申宝儿高兴的把二百元宝拿上，朝西傍个走哩。他个人给个人说呢：“俄的一背子柴卖的三十个钱，两个蛋卖哩二百元宝，这还不跷蹊吗？”

他高兴的跑到铺子里称的面，打的肉，给娃们带媳妇子扯的一身衣裳，拿回去哩。婆娘看着男人抱哩一抱子东西，就问的：“你今儿个咋买哩这些子东西。”

“俄在打柴的位儿收哩两个蛋，买哩这些子元宝。”申宝儿给媳妇把花雀儿的事情说给哩。婆娘一听之后说的：“明几个俄也跟你去呢，俄给咱挽纱^①，你给咱打柴，咱把花雀儿套住满回拿。”

第二天他那二位到到花雀儿的位哩，申宝儿打柴着呢，婆娘挽哩个纱，把花雀儿套住哩。他那把花雀儿拿回来，装到笼子里头哩。花雀儿天天给他那下的两个蛋。

就这么价，花雀儿不停(teng)下蛋着呢。他那不停卖着呢。没过一年，申宝儿成哩大有钱汉哩。有一天申宝儿说婆娘呢：“这回咱也有钱呢，要出一回门，经一回世事呢。”

申宝儿设捋哩三四天之后，出哩门做(zu)买卖去哩。过哩三年，申宝儿没回来。这阵儿申宝儿的婆娘有哩二心哩。她给连申宝儿交往下的一个朋友搭哩话哩。朋友的名字叫的四成。四成知道哩，申宝儿的光阴穷难得很唻嘛，咋给一下富裕哩。他在申宝儿的婆娘跟前把一满^②事情都知道哩。四成说申宝儿的婆娘呢：“你把花雀儿宰哩，那个时候咱两个的事情兀就成哩。”

婆娘把花雀儿宰哩，她把花雀儿在锅里煮着呢。两个娃申猛连申福念书回来哩。他那把书本子一撇下，在街道里耍去哩。耍哩耍，申福进来哩，他一看他妈在锅里得煮啥^③着呢，申福就问他妈呢：“妈

① 挽纱：这里指挽套鸟的套子、纱网。

② 一满：所有。

③ 得煮啥：可能煮啥。

呀,锅里有啥呢,叫俄也吃一些儿。”

“锅里没有啥。”他妈害气的把花雀的心给给叫申福吃哩。他妈说申福呢:“你给你哥哥别说。”

“对!”申福答应下哩。申福这里一出去,就给哥哥说的:“妈的锅里煮的花雀儿。俄把心吃哩,你还不吃去。”

申猛跑进来哩,就问他妈呢:“你给俄一点儿肉,叫俄吃。”

他妈可害气,把花雀儿的头给给哩。申猛把头吃哩。

弟兄两个可要去哩。四成来哩。申宝儿的婆娘把花雀儿的肉舀到碟子上,端到桌子上哩。四成筷子拿上,这一拣那一翻,不见花雀儿的头连心。四成就把申宝的婆娘问脱哩:“你把花雀儿的头连心呢?”

“头叫大娃,心叫小娃吃哩。”申宝儿的媳妇子给四成说的。四成哼哩一声,他害气的说申宝儿的婆娘呢:“把你的大娃的头连小娃的心叫我要吃哩呢。那个时候咱的事情成呢。不哩一辈子不得成。”

四成把筷子撇下出去走哩。

黑哩申宝儿的婆娘睡下哩,她睡着呢个人给个人说呢:“叫俄把两个娃宰哩。把大的头连小的心叫四成吃哩。”他妈说着呢,叫这两个娃听下哩。

兄弟说他哥呢:“咱两个快跑!”

“跑哩跑!”哥哥也答应哩。

弟兄两个半夜里跑哩。他那一气子跑到这一日的晌后哩。他那跑着呢,渴亢,难忍,两个给寻水呢。

跑来跑去寻哩个井。寻下的井离城堡远些儿,井的跟前还长哩个柳树。弟兄两个一到井跟前想喝(huo)水呢。可是也没有罐,也没有绳。他那一个给一个说的:“咱咋样喝呢?”

申福说呢:“这个树上有条子^①呢,咱给它挎^②。”弟兄条子弥^③条

① 条子:树条,树枝。

② 挎:挽上。

③ 弥:接,续。

子挎哩个绳,兄弟逮^①的条子把哥哥撒^②到井里,叫他一喝,可拽(zhui)上来哩。哥哥把兄弟撒到井里,叫喝水呢,条子给断哩,把兄弟掉到井里头哩。这样那样够(geng)不见。树上也没有条子哩。哥哥在井沿(nian)子上哭脱哩。哭哩哭够,他说兄弟呢:“你把脚蹠到两下里的台台上,俄在城堡里寻个人,来哩把你拽出来。”

他哥走哩。就在这个地方上有一个老汉连老婆儿。他那两个老口晌后打哩一罐水,申福没扒上去。老汉后晌来哩,打哩一罐水,申福给扒上来哩。把老汉吓(ha)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哩。没过一大功夫,老汉就问的:“你是谁?人吗是鬼?”

“俄是人。”申福给老汉一回答,把过哩的事情一满说给哩。之后可接上:“叫俄给你当个娃不好吗?”

老汉答应哩。把申福领回去给老婆说的,老天给他给哩个娃。老婆子也高兴的,给申福给吃的叫吃呢。第二天老婆叠被儿着呢,申福的枕头底下出来哩两个金钱。老婆一下蹠蹠下哩。她没言(nian)传,把金钱拾下搁(guo)下哩。第二天还就是那个,就这么价,老婆儿在申福的头底下天天拾的两个价金钱。老两口叫申福啥都不叫做。他天天在十字口里坐着看过来过去人们着呢。老汉的光阴也好哩。有一天申福说老汉呢:“这个西路上骑马的人,吆车的人去,挣的金银子回来着呢。东路的人走着去,就那样回来着呢,这个南路的人,哪怕骑马的,哪怕吆车的人,都连衣裳都没有回来着呢。”

“耍钱的人走,就走歪路着呢。兀儿有一个耍钱的女光棍。”

申福一听这个话,他就说的:“俄去呢,俄跟她耍一回钱呢。”

老汉连老婆儿不答应,说是:“俺娃你不去。”

申福不答应,要去呢。他拿哩些钱走到女光棍的兀儿哩。申福把女光棍的几年赢下的银带金子钱一下给赢哩。女光棍着哩忙哩,她跑到算卦的跟前要算卦呢。算卦的一算卦之后说是:“这个娃吃

① 逮:抓住,抓紧。

② 撒:放开,此处指放下去。

哩花雀儿的心哩，你整些子酒把他灌醉，他这里一醉就吐呢，吐的时候你看着，他把花雀儿的心吐下来呢。这里一吐，你拾上就吃掉。第二回你连他耍，他耍不过你。”

女光棍给算卦家道哩个谢，回来整酒开哩。她把酒一整便^①，做的席叫丫环们端上来哩。连喝带吃把申福喝醉哩，申福的心一下潮哩，他吐开哩，吐着吐着把花雀儿的心给吐下来哩。女光棍把花雀儿的心这里一拿到手里，一下吃哩。申福啥都没知道。第二天女光棍跟申福可耍去哩，申福把那个赢下的银子钱一满输哩。他没事干哩，该兀儿^②走哩。申福走到一个街道里哩，他一看这三个娃打捶着呢。申福就把这个三个问的：“你三个弟兄打啥捶着呢？”

“俺大给俺三个丢^③哩三个宝石，一个宝石是银蛋子，一个是金镯子，一个是搬家棍。”三个弟兄给申福说的。

“这三个宝石有啥宝呢？”申福把他那可问的。

弟兄三个说呢：“银蛋子是金银掏不完，金镯子搁下，想吃啥啥都有呢，搬家棍，想该阿塔尔^④搬就搬到那塔儿呢”。申福一听这个话，他说弟兄三个呢：“你的^⑤一满满西傍个^⑥跑，几时跑到看不见俄哩，你的满过跑^⑦，谁跑到头里哩，把银蛋子给给，谁跑到第二个把金镯子给给，谁再跑到第三个，把搬家棍给给。”

三个弟兄答应哩，他那满西里跑哩。申福看着呢，弟兄三个跑到不见哩，他把三个宝石拿上满东跑哩。申福跑到女光棍的家里哩。他连女光棍可耍脱哩。申福可把银蛋子连金镯子输哩，他可没事哩。一下把搬家棍朝地下一弹说是“搬！”吱儿的一下把家齐云^⑧都搬上

① 整便：整好。

② 该兀儿：从那儿。

③ 丢：留下。

④ 该阿塔尔：往哪里。

⑤ 你的：你们。

⑥ 满西傍个：往西边。

⑦ 满过跑：往回跑。

⑧ 齐云：从空中。

一个光滩里哩。申福乏哩，他睡哩觉哩。女光棍把搬家棍该申福的手里偷过来，朝地下一打说是：“光主家，你剩下！搬！”申福剩下，家原搬回来哩。申福睡过，眼窝一睁，在滩里睡着呢。他可没事干哩，跑到一个河道渠沿子上哩。河渠沿子上长哩三个白杨树，申福喝哩一点水，躺到三个白杨树根子地下，缓着呢。缓着呢，三个白杨树高低落哩三个鸽鹁。一个鸽鹁说的：“俄落的这个树根底下有一个红果子呢，人一闻长红毛呢。”

第二个鸽鹁说的：“俄落的这白杨树根子底下有白果子呢，谁再一闻又白又细发^①。”

第三个鸽鹁说的：“俄落的这白杨树根子底下有绿(liu)果子呢。谁再一闻变绿，变骡子呢。”三个鸽鹁把这个话说，他那三个飞上走哩。申福把三个鸽鹁的说下的话一听完，他一张子跳起来就把三个白杨树根子挖脱哩。他把三个果子挖出来，就朝那个女光棍的家里走哩。申福没进去，在渠沿子上缓着呢。女光棍的丫环提水来哩。申福说那个丫环呢：“你这儿来，你把俄的这个果子闻一下甯不甯^②？”

申福叫丫环把白果子闻哩。丫环一下又白又体面，又细发哩。世界上没有她那么体面的。丫环把水提回去哩。女光棍没认得她，问的：“你是阿塔儿的这个体面的女人？”

“俄是你的丫环嘛！”丫环跷蹊的给女光棍说的。

“你再是俄的丫环，你咋恁(zhen)好看?!”女光棍可把她问哩。丫环还没知道她成哩那么体面。她没信服，跑去在镜儿上把个人一照，一看，实打实她这么好看。丫环一下把申福的白果子记起来哩。她跑着来说女光棍呢：“给你耍哩钱的那个娃拿哩果子，叫俄闻哩。俄一下成哩这个模样哩。”

女光棍给丫环吩咐的：“你给咱叫去！”

① 细发：光滑细腻。

② 甯不甯：味道香不香。

丫环跑去,把申福叫着来哩。女光棍问申福呢:“你拿哩咋么的个果子?”

“俄拿的这么的个果子。”申福给他一回答,把绿果子给给女光棍的手里哩。女光棍高兴的在心里说是,这一回她一闻这个果子她一下成下体面的女人呢。女光棍把绿果子这里一闻,两个耳朵咬(niao)着^①长哩两抻长,一下变哩个驴,就叫唤脱哩。看着这个,丫环跷蹊的嘴都张下哩。申福把变下驴的女光棍骑上,到哩单另一个城堡里哩。申福打哩个房^②住到那塔儿哩。住的日(er)子也不多哩,房主家说呢:“把你驴给俄借一下,叫俄磨一回面。”

申福说的:“俄这个驴老道的很,你骑不住,看把你不绊^③哩着。”

房主家说呢:“没事。”

申福把驴借给哩,可说呢:“你看把驴别跑哩着,绑哩。”

房主家把女光棍驴骑到半路上,女光棍驴一下别的^④别的把房主家绊下来哩。驴跑哩。她跑到一个状元的撞钟子^⑤底下,把钟一跣^⑥,铃响脱哩。衙役听着出来,到驴跟前说的:“这是有屈枉^⑦的驴。”一说,把驴拴住哩。房主家把驴撵着来哩。衙役不给驴,说的:“这是告状来的驴,没有屈枉不跣钟。”

房主家说的:“这不是俄的驴,这是俄借下的住脚(jue)^⑧的驴。”

“你把你的住脚的叫来。”

房主家没法儿的回去,把遇下的事情给申福说给哩。申福来哩,他这一看,招牌高头儿写的他哥的名字。申福没信服,到跟前一念,就是他哥。他说的:“这的状元是俺哥嘛。”

① 咬着:发痒着。

② 打哩个房:此处指租哩个房。

③ 绊:指甩下来或掉下来。

④ 别的:拧着,挣扎。

⑤ 撞钟子:疑为古代衙门门口立的喊冤的钟鼓。

⑥ 跣:蹭。

⑦ 有屈枉:有委屈,被冤枉。

⑧ 住脚:骑着走路的。

申福没说啥,去把驴解(gai)开骑上顺^①家里走哩。衙役也跟上他撵着去哩。申福一到家里,把驴拴住哩,之后一看,衙役叫他着呢。他到衙役跟前说的:“你(ngi)的状元把兄弟跌到井里头哩,他给忘哩,叫他不寻他的兄弟来吗?”

衙役跑着去,给申猛说的:“把驴骑上走哩的人说是你的兄弟,他叫你寻来呢。”

申猛打发的人说的:“奴快去!不叫走哩。兀就是俄的兄弟。”

状元打发去的人们把申福在轿上抬来哩,他见哩哥哩。兄弟哥哥头抱相哭。哭毕,申猛问兄弟呢:“这驴是啊塔儿的?”

“这是有屈枉的个驴,它是耍钱的女光棍。”兄弟一回答,把过去的一满事情给他哥说给哩。他哥一听之后说的:“你把那个白果子叫它一闻,原成个人,之后拿酒把她灌醉,把花雀儿的心叫她吐哩,你一吃,把她办哩。”

“能成。”兄弟也答应哩。

申福回去把三个果子拿来,叫驴把白果子闻哩。驴原成哩早头里^②的女人的样子哩。申福叫女光棍喝哩酒哩。他把女光棍灌醉哩。女光棍的心潮的,一下把花雀儿的心吐出来哩。申福赶紧把花雀儿的心吃哩。第二天申福说女光棍呢,打今儿叫她再连人们的不叫耍钱哩。申福还给她说的,他的望想办她^③呢。但是不想嫁他,还连人们耍钱,他的哥是状元,他给一个吩咐,能把她的头切呢。女光棍答应哩,说是她嫁申福呢,打今儿再连人们不要钱哩。申猛给兄弟把亲事过哩,他那在兀儿过哩好光阴哩。

11. 庞 仁 儿

当前尾儿有一个老汉带老婆儿呢。他们守哩个儿,名字叫的庞

① 顺:往。

② 早头里:原先。

③ 他的望想办她:他希望和她结婚。

仁儿。虽然庞仁儿还是娃娃也罢,他把大人们都能鼓住^①。从这个上人们肯说的,这个娃娃但长大就是英雄。庞仁儿长着呢,猛猛的他的妈妈去哩世哩。庞仁儿泼烦下哩。因此是世界上除过妈妈再啥到他上不那么贵重。老汉没看庞仁儿的泼烦,可办哩个婆娘。那个带进来哩(一)个儿,比庞仁儿小。他的名字叫的短见。短见在家里是啥都不做,一天到黑在巷子里耍钱,胡浪。庞仁儿一天到黑在家里做的活,给他大帮忙呢。闲哩学的武式演习^②。呢。他天天明儿演习的把十八样武艺都演习下哩。庞仁儿长到十八岁上,他能把一间房大的石头举起来。短见也长大,给皇上当哩衙役哩。

皇上有一个女子呢,她刚(jiang)交哩^③十七岁。长的太俊的很。好少人问哩她哩,可是给谁都没给,因此是把皇姑娘的血叫一个七个头的猛蛊子^④啞^⑤的呢。皇上fang(榜)出去哩告示,高头写的是:“谁把皇姑娘的命救下,皇姑娘就是他的!”可是谁都不敢搭救皇姑娘的命。都害怕七个头的猛蛊子呢。短见看见皇上的告示回来给妈妈说的,他想搭救皇姑娘呢。可是妈妈总没答应。她就说的:“哎,我的娃,你别去,叫庞仁儿去,你鼓不了^⑥七个头的猛蛊子。叫庞仁儿得势去。他把知巴能拿得来,咱们再想法儿。”

短见答应哩。他到哩庞仁儿跟前就说的:“阿哥,皇上叫鼓七个头的猛蛊子呢,可是我是衙役,不叫我去。叫旁人得势的位份上,咱们把皇姑娘不得上吗?”

庞仁儿说的:“我能鼓得住它。”

就那一天,庞仁儿到哩金銮宝殿里给皇上说的,他能鼓住七个头的猛蛊子。皇上先没信服,这个小伙还这么大的本事呢吗?可是看

① 鼓住:镇住,要挟住。

② 演习:练习,学习武术。

③ 交哩:满了。

④ 猛蛊子:厉害怪兽,厉害妖怪。“猛蛊子”可能是出自蒙文的“莽古斯神话”的多头怪——食人妖。

⑤ 啞:吸。

⑥ 鼓不了:对付不了。

见庞仁儿的美气长势儿^①，他给哩口唤哩。差人们把他领到皇姑娘的房里哩。庞仁儿见哩皇姑娘，把她看上哩。皇姑娘也把庞仁儿看上哩。庞仁儿把皇姑娘问的，七个头的猛蛊子啥时候儿来呢。皇姑娘说的：“鸡叫两遍时候七个头的猛蛊子来的呢。”

皇姑娘把庞仁儿望给哩下，之后问的：“你把七个头的猛蛊子能鼓得住吗？”

“能鼓得住。”庞仁儿给皇姑娘回答的。

“但是那个哩，”皇姑娘说的，“你把这个戒(gai)指子试当，能戴到哪一个指头上，就戴到那个指头上。之后我把你朝这个戒指子上认下呢。”

庞仁儿把戒指子试当来试当去，试当到小拇哥儿上哩。他把戒指子戴到小拇哥儿上，之后给皇姑娘说的：“叫我缓一下，几时傍尖儿^②得哩，你把我喊一声，我就起来呢。”

皇姑娘答应哩。庞仁儿把七个箭连刀搁到跟前，睡下哩。鸡叫两遍，七个头的猛蛊子还没进来呢，它的声气到哩。它来的呢，一下满下里红的，就像半天子^③着哩。皇姑娘把庞仁儿喊脱哩，可是那个睡的定定儿的总不醒来。不由自己眼泪豆豆儿跌到庞仁儿的脸上哩。庞仁儿一下惊醒来，一张子跳起来，把弓箭拿便宜等开^④七个头的猛蛊子哩。门锁的呢，七个头的猛蛊子把门给折铁子^⑤上抽起，之后进来哩。庞仁儿这一看萨，当中间里的真头就像马头，顺嘴里吐火的呢。庞仁儿把它矢哩三箭，连下剩下的箭可把两个头矢哩。看萨，再没有箭哩。庞仁儿把刀抽出来，连七个头的猛蛊子征战脱哩。他把下剩下的四个头连刀杀哩。把七个头的猛蛊子杀哩也罢，那个的身子还跳的，就像还伤人呢。庞仁儿把他连刀砍哩两半个。

① 美气长势儿：漂亮的长相，俊美的样子。

② 傍尖儿：几乎，差不多。

③ 半天子：正中午。

④ 等开：开始等。

⑤ 折铁子：铁折页子，铁合页。

赶早皇上来,把(人)都撵起来^①,给他们说的:“庞仁儿把皇姑娘的命救下哩。我把我的女子许给他哩!”这儿出来哩个坏人,说是:“庞仁儿没杀猛蛊子,说杀哩他哩。”

庞仁儿给那个坏人说的:“你但把猛蛊子能抬动,那就我信服哩。”

那个坏人出来,不说抬的话,他把猛蛊子连挪都没挪动。看见他,把庞仁儿惹笑哩,他哈哈大笑这一顿,把跟前站的人们吓得晕过去哩。坏人羞实发哩^②,他打人们的伙伙里^③溜上出去哩。庞仁儿去,把猛蛊子的半个身子一收,一下甩到城堡的东傍个哩。庞仁儿回去哩。

庞仁儿在滩里打蒿子着呢,起哩黑风,之后跌下来哩一只花鞋(hai)儿。庞仁儿蹊蹊下哩。他把鞋拾上装到怀里,蒿子背上回来哩。他这里一进门,皇上的兵马来把他叫到皇上跟前哩。皇上给他说的:“得顺哪里^④来哩个妖怪,把皇姑娘偷上跑哩。我给你给些子兵马,你找你的媳妇子去。”

庞仁儿没答应,说是他个人找去呢。可是皇上没听他的话给哩些子兵马。庞仁儿打金銮宝殿里出来,到哩家里哩。这个时候,后娘连个人的儿子商量的叫他也去呢。把花鞋拿上,几时一到峡里,把庞仁儿给一个不防顾,打马上掀下去呢。看萨,庞仁儿回来哩。短见到跟前说的:“阿哥,我也去,叫我给你帮一个忙。你肯^⑤上马下马,把鞋不撂掉哩,叫我拿上。”

庞仁儿信服哩短见的话哩,他把花鞋给给,之后一家给一个马,连兵马们打金銮宝殿里出去,找皇姑娘去哩。庞仁儿连短见骑的快马,从这个上他们把兵马撂到后头,头里走哩。庞仁儿连短见到哩峡里哩,兵马们还在后头呢。庞仁儿连短见打河沿子跟前过着呢,叫短

① 撵:撵掇,叫到一起。

② 羞实发哩:羞愧坏了,非常羞愧。

③ 人们的伙伙里:人群中。

④ 得顺哪里:不知道从哪里。

⑤ 肯:经常,总是。

见没给一个防顾,把庞仁儿一下打马上掀下去,之后给马加给哩一鞭子,快地走掉哩。兵马们也顺那塔儿跑过去哩,他们把庞仁儿没看见。兵马们把短见撵上时候,他们这一看,没有庞仁儿,就问的,皇上的驸马走哩哪塔儿哩。短见说的,他的大哥顺单另一下里找皇姑娘去哩,叫他在这里连兵马们找皇姑娘呢。兵马们信服短见的话哩。他们到哩一个石头跟前往过过的呢,听的呢,就像得哪塔儿有女人的哭声。短见打马上跳下来,朝着哭声迎上去,在一个窑窝里皇姑娘坐着呢。他把皇姑娘领出来,把花鞋给给哩。皇姑娘这一看,不是庞仁儿,她就把短见问的:“戒指子呢?”

短见说的:“你给我没给戒指子。”

“站下!朝着我不来!你不是我的女婿!我看你是个短见人。”

这个时候得顺哪里妖怪来哩。看见妖怪,短见把皇姑娘撂下,撒上就跑。把兵马们也吓的,都乱跑脱哩。

单说庞仁儿去。把他没绊死。他朝下跌的时候,叫崖(ngai)边的一个树枝枝子把他挂住哩。庞仁儿把第二个树枝枝逮住,扒的上来哩。庞仁儿到来的时候,妖怪哈哈大笑呢。他啥话没说,来就连妖怪征战脱哩。两个打的雨点子都跌不上他们的身上。收口儿^①叫庞仁儿一刀把妖怪杀哩。他到皇姑娘的跟前哩,虽然皇姑娘把庞仁儿认得哩也罢,她问哩戒指子哩。庞仁儿把戒指子抹(ma)下来给给皇姑娘哩。皇姑娘一个张子跳起来,来把庞仁儿抱住哩。他们高兴的回来哩。皇上看见女子也高兴下哩,之后说庞仁儿呢:“你到来是义肠人^②,我没儿哩,你就是为王。”

皇上把短见使下的坏知道哩。把后娘的哈心一听见,皇上的气打领后里冒呢,他打发的衙役们叫庞仁儿的后娘去哩。衙役们一走,皇上可给的吩咐,把短见抓住叫埋到大路的当中里呢。人们把他抓住埋到大路上,光留哩个头。这个时候衙役们在轿上抬的后娘来的

① 收口儿:最后。

② 义肠人:有情义、有侠义心肠的人。

呢,碰见哩人的头。他们喊的呢:“路不平哩!”皇上的一个官说的:“路不平哩,叫庞仁儿平去。”跟前站的庞仁儿去一铁锨把短见的头铲掉哩。

后娘一到金銮宝殿里,皇上说的:“你的儿是短见人,你干下的哈事情比他的还不少。从这个上世上不准你活人!”

皇上的人们把后娘拉到滩里,把她绑到一个野马的尾巴上,之后索^①哩一鞭子。野马现(xuan)跑现把后娘拉的,她的就成肉索索子哩。

皇上把庞仁儿的大大叫到金銮宝殿里,过的亲事把皇姑娘给给庞仁儿哩。没过两年,皇上猛得哩病,去哩世哩。庞仁儿做哩皇上哩。他治的国,管的公道事情哩。

12. 庞 文

那会儿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庞文。他的光阴穷得很,他没啥人,婆姨、娃娃没有,他是光身汉。他老实的很,他四季打着卖柴的。一个小伙来哩说是:“哎,咱们俩结拜弟兄不好吗?”这个庞文说的:“对!你不嫌弃我哩,好得很。”小伙儿说的:“对!”小伙的名字叫的短见,他奸的很。庞文打柴的呢,他打下的柴禾买下的钱,两个一天吃肚子。

那天赶早,庞文该家里出去,到哩街门上一看,来哩一股子老毛黄风。庞文听的,天上一个姑娘哭着呢。庞文把扁担取下来打上去哩。跟着扁担下来哩一只花鞋,庞文赶紧拾上揣到怀窝里哩。庞文打柴去哩,把柴打上担到街上卖去哩。把柴卖掉,过来到哩十字大街,挂的一个皇榜,写的:“谁把我的女子找着,高官得做,好马拣骑!”庞文看着看着把皇榜扯哩,看皇榜的两个衙役说的:“唉呀,你的胆子大得很呀,你咋把皇榜扯哩?”

① 索:抽。

庞文说的：“我找去呢。”两个衙役说的：“走，庞文，走皇上跟前！”

把庞文吆上^①到哩皇上跟前哩。庞文把怀窝里的一只花鞋拿出来，放到皇上的桌子上哩。皇上说的：“这是啥？”庞文说的：“这是你的女子的鞋不是？”

皇上赶紧喊老婆子。老婆子来看见一只花鞋，老婆子就哭：“这就是我女子的鞋。”皇上问庞文：“你该哪里拿上这个鞋？”

庞文说的：“我赶早出门打柴去，来哩一股子老毛黄风，我听见天上一个姑娘哭，把我的扁担取下来，撒到天上，打下来一只子花鞋。”

皇上说的：“对！好！我给你给一千兵马，你领上找去！”

庞文领的兵马走哩。走到山里头，一个石洞，到洞门跟前去，庞文下这个洞里头去哩。庞文给短见说的：“你把一千兵马看着，给你印，你拿上。”短见把印拿上，兵马听的短见的吩咐。

庞文下去，到哩这个洞里头，两间房子，里间房里睡哩一个蟒，蟒的头打烂的呢。皇上的姑娘给蟒贴上^②的呢。庞文在外间房里墙根里站着呢。皇姑娘脸转过来，一看一个人。皇姑娘赶紧绕手^③的呢。那个时候蟒睡着哩，皇姑娘来到庞文跟前哩，说的：“老伯伯呀，你在这儿做啥来哩？”

“我救你的命来哩。”

皇姑娘说的：“你的刀不得成哪！把这个蟒要拿它个人的刀砍呢，你站下！我去，我把它抽起来，我给它说：‘你转过去睡下！’它一动弹，我把它身子的底下的刀拿出来，给你，你拿上，你的刀我拿上。他睡着，你砍头，我砍尾(yi)巴。”

庞文说的：“对！好得很！”

① 吆上：赶上，推搡着。

② 贴上：(把伤口)用东西包上。

③ 绕手：摆手，摇手。

姑娘说的：“你这塔儿等一下。”这个皇姑娘赶紧到哩蟒跟前，一看蟒睡着，把刀赶紧拿来给给庞文哩。庞文拿上哩，皇姑娘把庞文的刀拿上哩。两个一同到哩蟒跟前。庞文站到头跟前，黄姑娘站到尾巴跟前，两个头一点，一下砍开去哩。庞文把头砍掉哩，皇姑娘把尾巴砍掉哩。

庞文说的：“走洞门上！”他们两个一同到哩洞门上。姑娘说的：“你先上！”庞文说的：“你先上！”姑娘说的：“我但上去，绳子不再往下放。”庞文说的：“没事，你上！”这塔儿姑娘说的：“这不是一个镢子吗？咱们打成两半个，咱那会儿上去，打扎^①对好。”

这塔儿把皇姑娘绑的身上，庞文喊哩一声：“吊！”高头把姑娘吊上去哩。

短见给兵马说的：“把绳子收哩，把坑填哩！”短见把姑娘拿上连兵马一同走哩皇上家哩。皇姑娘回去，给他大大说的：“不是短见救哩我哩，救哩我的人歿哩。”皇上把短见追掉^②哩。

庞文一个人在洞里头，走的这儿，走的那儿，没有门，出不来。一听，一个石板底下一个个人呻唤^③着呢。庞文把石板揭起来，一看，一个小伙儿，庞文说的：“小伙儿呀，你起来，我(是)救你的命的人。”小伙起来，他说的：“老伯伯呀，这个里头有一个蟒呢，怯怯儿的^④。”

庞文说的：“没事，我把它砍死哩。”小伙儿才高兴哩。小伙儿说的：“老伯伯呀，你救哩我的命哩。我叫(qiao)你走我家里。”

庞文说的：“对！”小伙儿说的：“我把你背上，你的眼睛闭下，我下这个海子。”走的，走的，到哩这个龙王的衙门上哩。小伙儿说的：“我把你搁到这个树丫杈上，你坐下，等的一时^⑤，我回去给我大大说

① 打扎：正好。来自维吾尔语 *taza*，正好，刚好。

② 追掉：撤掉，拿掉，撵走。

③ 呻唤：呻吟。

④ 怯怯儿的：很害怕，很可怕。

⑤ 等的一时：稍微等一会儿。

一下。”

小伙儿回去，到家里给他大大说：“大大呀，有救哩我的命的能人哩。”大大说的是：“在哪里？”小伙儿说的：“在街(gai)门上呢。”

“哎呀，快快让进来。”

小伙儿出去给庞文说的：“老伯伯，你在我们家里去。你走开哩，我的大大给你给金子，给你给银子，你别要。你要我们房里墙上挂的一个鼓鼓儿，你就要它，鼓鼓儿是我的老妹妹^①。”庞文说的：“对，好得很！”

他们两个一同到哩家里哩。把能人待承^②，缓的浪的半个月。庞文说的：“我走呢。”龙王老汉喊：“儿子啊，你把这个金子盘一斗，银子盘一斗，给给客人。把客人送去，该水里头。”

庞文说的：“我不要你的金子，我不要你的银子，你给我给哩，把你的房里墙上挂的那个鼓鼓儿给我。”

龙王思谋的：“唉呀，给金子也不要，给银子也不要。要鼓鼓儿呀。唉呀，要给鼓鼓儿呀！救哩命的能人呀，不给不行呀！对，给你鼓鼓儿。”

庞文把鼓鼓儿拿上。龙王老汉喊：“儿呀，把客人原该水里头送出去！”

小伙儿送的庞文走到路上，给庞文说：“老伯伯，你出去哩，走到路上，肚子饿(wo)哩，你睡下，你问鼓鼓儿要，你说：‘鼓鼓儿呀，肚子饿哩。’你睡下，它给你做饭。你起来，你吃。你吃哩，你走。你乏哩，你问它要马。你没钱哩，它给你给钱。你走到家里去呢。”

庞文到哩一个城堡上一个店里站下哩。看萨，短见看见庞文哩。短见到哩庞文跟前哩：“大哥，你几时来呀？”

“我昨几个来呀。”

短见说的：“大哥，你墙上挂的是啥呀？鼓鼓儿？做啥呢？”

① 老妹妹：最小的妹妹。

② 待承：招待。

庞文老实的很,他说的:“兄弟呀,鼓鼓儿给我给饭吃,给我给马骑,给我给银钱使唤。”

短见说的:“哎呀,我不信哪。”

庞文说的:“你不信,你看,咱们睡觉,我问鼓鼓儿要。”

庞文带短见两个人睡下,庞文问鼓鼓儿要的呢,短见偷的看着呢。鼓鼓儿下来,成哩个姑娘。赶紧做哩一桌席,姑娘原成哩个鼓鼓儿。庞文睡哩一时,起来喊短见:“兄弟呀,起来吃饭哩。”短见连庞文起来,把饭吃哩。短见思谋的:“我把他咋么害掉呢?”短见说的:“大哥,世上还有这么的事情吗?”庞文说的:“啥事情呀?兄弟。”短见说的:“店院后头有一个枯井呢,枯井里头一个蛛蛛^①连癞瓜子两个打仗的呢。咱们看走!”

他们两个一同到哩枯井跟前去哩。庞文说的:“哪是?我看不见。”短见说的:“那不是嘛,你往跟前看!”庞文在井沿上趴(ba)的看着呢,短见把庞文一下搯到井里哩。庞文跌下去,没绊死。

庞文在井里头坐着呢。短见来到房里把鼓鼓儿拿上哩,给鼓鼓儿说的:“鼓鼓儿啊,你给咱们做些吃的。”短见睡下哩,睡哩一时,起来一看,桌子上放的一桌子人粪(屎)。短见把鼓鼓儿拿起来,一绊子没绊到地下,鼓鼓儿该空中里飞哩。飞的去给皇上申冤。(在)皇上的周围飞哩两个过儿,鼓鼓儿慢慢儿飞上走哩。皇上赶紧思谋的:“唉呀,这个鼓鼓儿申冤来哩。”赶紧喊哩两个衙役说的:“你们两个人赶紧去,看这个鼓鼓儿往哪塔儿飞呢,做啥呢,你们俩看去!”

两个衙役赶紧跟上鼓鼓儿走哩。鼓鼓儿飞的(到)店院里头,枯井跟前转哩两过儿,该天上飞哩。

两个衙役回来,给皇上奏本说的:“我们两个跟的鼓鼓儿去,鼓鼓儿飞到店院里头去,飞哩两个过儿,鼓鼓儿上哩天哩,飞上走掉哩。”皇上说的:“赶紧把绳拿上在店里去,下去一个人井里看去!”

他们把绳拿上走哩。去到哩店里头井沿跟前,他们一个人下哩

① 蛛蛛:蜘蛛。

井里头一看,里头一个人坐的呢。把这个人吊上来,皇上说的:“你咋到哩井里头哩?”这会儿庞文给皇上说的:“救哩你的女子的人就是我。”皇上说的:“啊,你咋到哩井里头哩?”庞文说的:“我把你的女子救起来,短见给兵马给的吩咐,把洞门一顿^①石头填掉哩。我没出去,没有路。看萨,一个石板底下一个人的声气呻唤着呢。我把石板揭起来,石板底下一个小伙儿,我说:‘小伙儿,你咋到这个石板底下哩?’小伙儿说的:‘一个蟒把我拿来,压到石板底下哩。’小伙儿拿到他们家里去,他才是^②龙王的三儿子。小伙儿给我说哩:‘你在我们家里走开哩,我大大给金子银子你别要,我们房里墙上挂的一个鼓鼓儿,你要上。’鼓鼓儿一路给我给吃的,给马,给银钱。我到哩店里站下,我的兄弟短见来哩,他问我呢:‘大哥,你咋么来的?’我给他说的:‘这个鼓鼓儿把我拿来的,给我给吃的,给银子钱,把我拿来哩。’他说是:‘我看你的鼓鼓儿咋么给你给吃的呢?’我们两个睡下哩。我给鼓鼓儿说哩,鼓鼓儿成哩姑娘哩,给我们做吃的呢。短见我的弟兄偷的看着呢。我们两个一同起来,把吃的吃哩,短见给我说的:‘大哥,世上还有这个事情吗?’我说哩:‘啥事?’他说的:‘店院后头有一个枯井,枯井里头一个蛛蛛连一个癞呱儿打仗的呢。’他叫我看去呢。我在井沿上趴的看着呢,看不见。他说:‘那不是嘛!’他哄我,我往跟前这么一看,他把我揉到井里头哩。”

皇上说的:“对,把短见喊的来,拿的去,埋到那个十字当街,把他的头留出来,埋下叫有的去^③。”皇上问庞文呢:“你救哩我的女子,你有啥知巴^④?”

庞文该怀窝里拿出来半个子镢子。皇上说是:“这是啥?”庞文说的:“你问你的姑娘。”皇上叫丫环喊他的姑娘。他的姑娘来,拿的半个子镢子,连庞文打扎对好,就是他。皇上把姑娘当下儿给哩庞

-
- ① 一顿:一通,表示动作快。
② 才是:原来是。
③ 叫有的去:放那儿不管哩。
④ 知巴:证明。

文哩。

过哩三天,庞文上街夸官^①,连皇姑娘坐的八抬轿,上哩街,夸官着呢,走的那个十字当街,抗(gang)轿的人把轿子驻下^②哩,说的:“官人哪,路不平。”庞文说的:“路不平哩,庞文铲修。”庞文该轿子上下来,一刀把头砍哩。

“路不平哩,庞文铲修”,这个说的意思就是这个话。

13. 张 天 有

当前尾儿有一个员外呢。他的姓是张。张员外(是)给皇上保江山的一个人。他有一个儿呢,头发是金头发,名字叫的张天有。儿子读书着呢,把书读成哩。这个时候张天有的他妈歿哩。张员外的妻人歿哩的之后,办哩个妖婆子。有一天,张天有回来看家呢,他的后娘连喇嘛在一搭里呢。后晌张员外回来哩。儿给他把后娘跟喇嘛干下的事情说给哩。张员外没信服儿的话,可是他天天把后婆娘撒着开^③哩。他撒来撒去,实打实他的婆娘连喇嘛遇面着呢。张员外把这个事情装到心里哩。

张天有在马圈的后头有一个房子呢,七八年哩喂哩个黑马驹:白蹄子,眉攒里^④一个白圆圆儿^⑤。张天有这里一进马圈,后头房子里的马驹说出话哩:“哎,俄的掌柜,今儿后娘想害你呢。后娘给你给一个衫子呢,别穿,一穿,就把你烧死哩。拿一个棍棍把衫子挑一个洞,衫子个家就着呢。”

他就给马驹儿说的:“对!”

后傍张天有一进房里,后娘把他叫着说呢:“俺娃,快来,俄给你

① 夸官:疑为当官后出行巡游。

② 驻下:停下。

③ 撒着开:偷偷监视开了。

④ 眉攒里:眉心中间。

⑤ 圆圆儿:圆圈儿。

缝哩个衫子,穿上。”

张天有说的:“你是俄的娅^①,你拧过去^②,叫俄穿。”

后娘拧过去哩。张天有拿哩个棍棍儿把衫子一挑,衫子一下着哩。他没言传,该房里出去走哩。这个时候喇嘛来哩。

“咋弄呢?”喇嘛把后娘问的。

“阿那叫俄拧过去,拿一个棍棍儿把衫子挑着哩。”后娘把事情给喇嘛一说,之后问的:“这阵儿咱 zua 呢?”

喇嘛一思量,之后说的:“明几个你宰一个鸡,你念一个咒,给他做一碗抓饭,他把肉拿手一蹴^③,把他就烧死哩。”喇嘛给后娘一教,打房里出去哩。

张天有回来可进哩马驹跟前哩,一看马驹儿哭着呢。

“哎,俄的脚程^④,你哭的啥呢?”

“哎,俄的掌柜,后娘可想害你呢。今儿,她宰的鸡,做的抓饭。给鸡肉喇嘛把咒念哩。后娘叫你吃饭来呢。你叫她把饭搁到桌子上。拿筷子把肉拣上给给桌子底下的猫,猫把肉这里吃到嘴里一擦(ci),把它就烧死哩。”

张天有把马驹儿拍给哩一下,出去进哩后娘的房里哩。后娘一见他,叫吃抓饭呢。张天有给后娘说的:“你先把饭搁到桌子上,叫俄洗手去。”

后娘把抓饭端到桌子上哩。张天有坐下把筷子还没拿手里,桌子底下的猫叫唤开哩。张天有随便儿把肉拣上给给猫娃子哩。猫娃子这里把肉一吃嘴里“吱哇”的一声,烧死哩。张天有一张子跳起来,顺炕上下去,啥话也没说出去走哩。后娘气得坐都坐不住哩。她一看,喇嘛进来哩。喇嘛这里一进来就问的:“咋样下哩?”

“你不看嘛,”后娘把烧死哩的猫娃子一指,把一满遇下的事情

① 娅:婶婶,中亚回族陕西籍方言,也叫“娅娅”。

② 拧过去:转过身子。

③ 蹴:一蹭,一挨上。

④ 脚程:交通工具,这里表示坐骑。

给喇嘛说给哩。喇嘛这里一听她的话,他就跷蹊哩,就说是:“这哈巴有毛虫^①呢,但怕那个给他说着呢。”

妖婆子把黑马驹儿思量起来哩。她一下高兴的说是:“哎吆,俺咋没知道哩!?”

“啥?”喇嘛问的。

后娘说的:“他喂的一个马驹儿,俄看,马驹儿给他说着呢。”

喇嘛一思量,之后给妖婆子说的:“你装一个病人,你的男人今儿回来呢,看见你病下哩,他把一满大夫叫(qiao)来呢。谁都看不好。他就问你呢,要把谁叫呢。你就把俄叫的来,俄给他说明呢。把黑马驹儿的心要叫你吃呢,咱先把马驹儿一败坏^②,二回把张天有能害。”

喇嘛可出去走哩。后晌张员外回来哩。一看他的婆娘不好着呢。他叫哩好少^③的大夫都没看好。把张员外也忙背^④哩。他就问婆娘呢:“俄把一满大夫请着来,把你病没看好,这回你个家说,叫把谁请着来呢。”

“把喇嘛叫着来。”妖婆子给张员外回答的。张员外这里听见“喇嘛”,他得浑身都战脱哩。可是他没言传,打发的一个人去,把喇嘛叫着来哩。喇嘛给后娘把脉号哩,他说张员外呢:“你婆娘的病也够劲,不是一个好病。”

“啥病?”张员外把喇嘛问的。

“你的婆娘得一个黑马驹儿的心,黑马驹儿的四个蹄蹄儿要白着呢,眉攒里要一个圆圆儿呢。就这样子黑马驹的心把她的病能看好。”

张员外一听喇嘛的话,一下愁下哩。他打发人在马圈里头寻去哩,没寻着,回来哩。员外可愁下哩。婆娘看着男人愁下着呢,她就

① 毛虫:这里指成精的怪物。

② 败坏:这里指收拾掉。

③ 好少:很多。

④ 忙背:忙坏。

说的：“你愁下 zua 呢？咱的娃在马圈里那一下^①的房子里头喂的一个马驹儿，你把它宰了。”

张员外听着这个话，他争一点把妖婆子踢给哩一脚。后娘看着呢，男人不欢喜，说的：“你把你的娃的马驹儿舍不得，舍得俄呢吗？”她一下眼泪淌的哭脱哩。员外看着婆娘的假哭式儿^②，把他越气上来哩。可是他没言传，光说的：“对着呢，七八年哩，咱的娃喂那个马驹儿着呢，可是把他要问一下呢。”

婆娘一下躁哩，可哭开哩。张员外没法儿的，说是：“对，明几个俄把他打发进城里去，还给轿夫写一个信，把他不叫撻开。”

第二天张天有可进哩马驹儿跟前哩。他一看，马驹儿可哭着呢，张天有忙忙的到跟前就把马驹儿问脱哩：“哎，俄的脚程，你咋可哭着呢？”

“哎，俄的掌柜，后娘把你没害上，这阵儿装哩个病人，想吃俄的心呢。明几个宰俄呢，把俄一宰，二回他害你呢。”

张天有听马驹儿的话，他把马驹儿的包笼^③搂住哭脱哩。马驹儿说他呢：“明几个你大把你打发进城呢，还给你的师傅写的信，叫师傅不叫把你撻开呢。把俄头一遍拉呢，俄吱喽一声，那是把俄满出^④拉着呢。你听着呢，你起来满出跑，师傅把你拉住坐下呢，你给坐下。第二回俄吱喽两声，那是把俄连绳绑着呢。你满出跑，师傅叫你坐下呢，你原坐下。俄第三回吱喽三声，可是把俄绑住取刀子哩。师傅叫你坐下呢，你把他一捶打倒，就跑着来，把俄的包笼搂住说‘俄把它喂哩七八年，叫俄骑一过儿。俺娅害的病嘛，之后叫她吃马驹儿的心去。’他把俄解(gai)开呢。你把俄拉到房里去。俄站的这个地窝儿有鞍(ngan)子，杈子、刀、矛(miao)子，你的衣裳。你把鞍子给我备(bi)好，杈子戴上，衣裳穿上，刀挂上，矛子拿上，你把俄领

① 那一下：这里指那边，后边。

② 假哭式儿：假哭的样子。

③ 包笼：这里指马的笼头。

④ 满出：往外。

出来,骑到俄的身上,把院子转一个过儿,之后打一鞭子,俄把你朝空里驮上去,咱走呢。”

张天有听马驹儿的话,就说的:“好得很!”

第二天张员外把他儿打发进城去哩。还给师傅给哩个状子。张天有进城堡呢,他到师傅的面前哩。把他大的写下的状子给给哩。师傅把状子一念,他一下明白哩。张天有连师傅喧着呢,他把马驹儿的声音听着哩。张天有满起里一拾^①,师傅叫他原坐下哩。他那可喧着呢,张天有把马驹儿的第二遍的声音听着哩。他满起里拾着呢,师傅叫他可原坐下哩。师傅把话倒来倒去着呢。张天有把马驹儿的第三回的声音听着,猛猛的拾起来往出跑着呢。师傅把他的路去挡住哩,张天有急哩,他把师傅一捶打哩个仰绊子,就满回跑。他跑着来,把马驹儿的包笼搂住就哭。跟前站的人们问他从啥^②哭着呢。张天有给他那说是:“俄把它喂的七八年哩,叫俄拉进去,把鞍子备上,在院子里转两过儿,那会^③你的宰了,叫俺娅吃去。叫她的病好去!”人们在张员外跟前问哩个口唤^④,把马驹儿解开哩。张天有把马驹儿拉进去,把蹄子底下的鞍子、杈子、衣裳、刀带矛子挖出来哩。他把鞍子给马驹儿备上,杈子戴上,个人把衣裳穿上,刀带上,矛子拿上,把马驹儿骑上该马圈里出来哩。

人们看着他,都跷蹊下哩。张天有把院子转哩头一过,马驹的蹄子上去哩。后娘连喇嘛看着这个,把她吓得满张天有跟前不敢来。马驹儿把院子还没转第二回,可价到哩半空里哩。第三过儿时候张天有说他大呢:“父亲,你好在的。你上哩喇嘛连俺娅的当哩。喇嘛送你的命呢。俄毕哩^⑤来给你报仇。”

张天有把马驹儿打给哩一鞭子,马驹儿把张天有驮上顺云里头

① 满起里一拾:往起里一站。

② 从啥:因为啥。

③ 那会:那个时候。

④ 问哩个口唤:讨得了允许。

⑤ 毕哩:事情完了之后。

钻进去走哩。喇嘛忙哩,他来给员外没给一个防住,把张员外的眼窝抠下来哩。员外啥都看着不着脱哩。喇嘛把员外的位儿登哩,他给皇上当哩状元哩。

张天有把马驹儿骑上到哩一个外国里哩。到滩里,马驹儿落下来,说张天有呢:“你把俄满京城里不拉进去,有寒心^①人呢。你把俄撂开,杈子盘了,绑到鞍子上。把两个蹬^②拿上来套到鞍子头上,把肚带松开,你把你的衣裳带矛子都绑到鞍子上,……”马驹儿可说着呢,“你把俄的命鬃子^③拔一把,包到帕帕儿^④后头^⑤,装到口袋里,贵贱不叫离着^⑥。你到阿塔尔应拿着呢。用开俄哩,拣一个命鬃子,俄就到你跟前哩。”

张天有把马驹儿撂开哩。他穿哩个旧衣裳,进哩城堡哩。张天有在兀儿想受苦^⑦呢,他走哩三天,没有人雇他的。走来走去,张天有到皇上的老家人^⑧跟前哩。老汉没有儿女,张天有连他问哩个啥好,之后问的:“老伯,你有谁呢?”

老汉回答的:“俄谁都没有的,光是一个老婆儿。”

张天有可说老汉呢:“叫俄给你当个儿不好吗?俄也没有是谁^⑨。”

老汉听着他的话,一下高兴的说是:“好得很!”

张天有给老汉当哩干儿哩。老汉半夜里一看他干儿的金头发洒亮着呢。他一下跷蹊下哩。老汉把干儿舍不得,第二天他说张天有

① 寒心:哈心,坏心。又作“韩信”,中亚回族传说中常出现他,是“坏心人”的代名词。

② 蹬:马蹬子。

③ 命鬃子:脖子上的马鬃。

④ 帕帕儿:小手帕。

⑤ 后头:这里指里头。

⑥ 贵贱不叫离着:无论如何不要叫离开。

⑦ 受苦:这里指出苦力。

⑧ 老家人:老人,这里指皇上的老亲戚。

⑨ 没有是谁:什么人都没有。

呢：“俺娃，这样不好，俺这儿有老到^①人呢，看着你的金头发，把你不叫败坏哩。你是命大人，快把一个羊拉过来宰了。”

张天有把羊拉过来宰哩。老汉把羊的肚子拿来植哩个头壳壳儿，给他干儿的头上戴上哩。张天有装哩个假秃子哩。打那一天，张天有给老汉做这个做那个开哩。一到春上，老人家给皇上官园里种瓜去哩。天气一天比一天热脱哩，张天有在河里洗去呢，老汉挡的不叫洗去。叫他在皇上的后花园的涝坝后(里)头洗去呢。张天有也答应哩，他在兀儿天天洗着呢。

有一天，张天有在涝坝里洗着呢，皇上的三个姑娘在花园里摘花去哩。两个大皇姑娘不留心张天有，这第三个皇姑娘看着呢，在心里说的：“这个秃子到水里头成哩金头发哩，一上来就成哩秃子哩。这有一个猜事情^②呢。”第三个皇姑娘把这个事情想到心里哩。天天她喊两个姐姐在后花园里浪去呢，天天留神着张天有着呢。留神的日子也多哩，老家人的瓜也熟哩。这阵儿老家人说他儿呢：“叫俄给皇上摘(zhe)三个瓜去，明几个开园呢。”

张天有听见干老子的话，他就说的：“老子，你别着气，叫俄给他摘去。”

“你会摘吗？”老汉把干儿问的。

“俄会摘呢。”

老汉给干儿给哩个口唤。张天有去摘哩三个瓜，他给每一个瓜高头拿刀刀儿刻(ki)的三个皇姑娘的名字，说他干老子呢：“你把这一个瓜给大(dao)皇姑娘，把这一个给第二个皇姑娘，把这一个给第三个皇姑娘。”

老汉把三个瓜拿上去给给哩。皇上喊三个女子叫把个人的瓜拿来呢。大(dao)皇姑娘把瓜拿来一切，她的瓜绌^③着呢。第二个女子

① 老到：厉害。

② 猜事情：值得琢磨的事情，要猜想的事情。

③ 绌：皱皱巴巴。这里指瓜瓤不新鲜的样子。

也把瓜拿来一切,一看,绌着,赖着呢。第三个皇姑娘把瓜拿来一切,一看,黑子儿红瓢儿,又甜又沙。皇上跷蹊下哩。他打发着衙役把老汉叫着来哩。皇上问老汉呢:“把这个三个瓜谁摘哩?”

“俄有一个干儿呢,俄摘去呢,没答应。他个人去摘哩三个瓜。”老家人给皇上回答的。

“明几个把回答给给,再给不上,俄不饶你,就杀你的头呢。”皇上给老汉说的。

老家人回来给愁下哩。

“老子,你咋哩?”张天有把他问的。

老汉气的没言传。干儿一拿儿^①问开哩。老汉没法儿的,说脱哩:“年年瓜俄摘呢,没有啥事来。今年你弄给哩这个恰塔克^②。明几个给皇上不给回答,杀俄的头呢。”

张天有一听干老子的话,之后说的:“你别害怕,明几个俄给他给回答。”

第二天赶早,张天有给皇上给回答去哩。他给皇上跪下哩。

“起来!干哩啥错哩?”皇上把他问的。

张天有给皇上说的:“俄给俄老子回答来哩。”

“得是瓜的事情?”皇上把他可问的。

“就是。”

皇上把张天有一盯,之后说的:“你回答!朵皇姑娘的瓜咋哩?”

张天有说的:“你光是当皇上,不思谋事情。”

“啥事情?”皇上跷蹊的把张天有问的。

“你这个大(duo)女子长哩四十岁得哩^③,这个瓜不苦还甜着呢吗?”

皇上一听张天有的这个话说的:“对着呢,第二个瓜呢?”

① 一拿儿:不停的,连续。

② 恰塔克:麻烦事,维吾尔语借词 chataq。

③ 得哩:满了,意思是都超过了。

“第二个女子才过哩站哩,再停(teng)一半年^①,人就不要哩。这第三个瓜的,”张天有把这第三个瓜指的,“黑子儿红瓢儿、又甜又沙的事情是,这第三个姑娘才是时候,要给人呢。俄的回答给你给给哩。这三个瓜的麻儿事^②就是这个。”张天有给皇上把回答给给,之后他可跪下哩。

皇上一听张天有的话,把头低下思量下哩。听哩一时时儿,皇上起来去,给张天有插花^③,赔哄说的:“你到来是才智人!”

皇上给哩个吩咐,叫把张天有送回去呢。

皇上连娘娘一商量,写出来哩个绣蛋^④,叫姑娘们嫁人呢。

第二天,一满的人们在皇上的金銮殿底下等着呢,皇上的三个姑娘几时撂绣蛋呢。大(duo)女子把绣蛋撒到带兵官的怀里哩。第二个姑娘把绣蛋撒到皇上的状元的怀里哩。第三个皇姑娘两天哩把绣蛋满下不撒。皇上问的还有谁呢。这个时候,张天有连一个瞎(ha)子在街道里浪呢,差人把他们看着,去给皇上说呢:“兀儿有一个秃子连瞎子,两个转的浪着呢。”皇上给的吩咐:“抽(cou)着来^⑤。”差人去把他那抽着来哩。人多的很,不得过去。张天有在泥后(里)头滚哩个泥蛋蛋,朝人们里头走脱哩。人们嫌脏,给他把路腾给哩。张天有到到金銮殿底下哩。皇上的第三个姑娘看见秃子来哩,她把绣蛋撒到秃子的怀里哩。

把皇上羞的,脸拧过去,进去哩。

皇上把两个大(duo)女婿搁到金銮殿里头哩。把第三个女子连小女婿搁到马圈跟前的一个碎房房里哩。这一天皇上睡着呢,他做哩个睡梦,说是想吃野牲肉呢。早起皇上这里醒起来,就把两个大(duo)女婿叫着来,叫他那打野牲去呢。两个大(duo)女婿,说是他

① 再停一半年;再等个一年半年。

② 麻儿事:事情。

③ 插花:这里指说漂亮话、赔笑脸。

④ 绣蛋:绣球。

⑤ 抽着来:推上来。

那一定打野牲去呢。皇上给他那给哩两个好马、箭、刀带矛。两个大(duo)女婿出去打围^①去哩。张天有打听的两个姐夫给他丈人打野牲去哩,他就说媳妇子呢:“你去,在你大跟前要一个马,一个狗带箭。叫俄也打野牲去。”

媳妇子说呢:“得给不给?”

“你去,给啥马也拉来。”张天有把媳妇子打发走哩。媳妇子在他大跟前去,把男人的话说哩。皇上哈哈大笑的说是:“嗨,你兀个秃子还打啥呢!”

皇上的婆娘听着女子的话,说男人呢:“给给叫打去!”

张天有的媳妇子回来哩。皇上打发来给个烂马,瘦狗,几十年的老刀。张天有没言传,他把烂马骑上,瘦狗领上,刀带上,还拣哩个公鸡,打城堡里出去哩。张天有走到滩里哩。他把马拴过,给哩些子草。把狗也拴过,给哩个骨头,划哩个圈圈子,把公鸡搁到后(里)头,撒哩些子食,叫吃去哩。张天有把黑马驹的命鬃子点着哩。马驹儿连风一样到着来哩。张天有把马驹儿搂住稀罕脱哩。他把衣裳穿上,刀带上,矛子拿上,打野牲去哩。张天有一时时打哩一堆野牲。皇上的两个唻女婿啥都没打上,回来着呢,兑住张天有哩。他那把张天有没认得,要哩些子野牲。张天有说他那呢:“对,可是叫俄给你两个的当脊梁杆子^②拓一个墨儿^③,能成不能成?”

“能成。”皇上的两个大(duo)女婿答应的。

张天有给他那把墨儿一拓,把打下的野牲给给哩。

他的两个姐夫把野牲驮回去哩。皇上看着他那高兴的,说是:“俄这个好两个女婿呀!叫俄看秃子打啥野牲呢。”

张天有把两个姐夫打发走哩的之后,走到滩里,把马驹子撂开哩。他拿哩个死肚子,死肠子,羊头,原把烂马骑上,瘦狗领上,弓箭挟上,

① 打围:打猎。

② 当脊梁杆子:脊背正当中。

③ 拓一个墨儿:盖一个印章。

回来哩。皇上把他没看着。张天有说婆娘呢：“你把这个褪尽，在锅里煮去。”他把死肚子死肠子带羊头给给哩。媳妇子照着男人的教下的话上把事情办哩。那两个大(duo)女婿把野牲在锅里一煮，给皇上端去哩。皇上一吃，不香。这个时候张天有把煮下的肚子肠子带羊头打锅里捞出来哩，他给碗底下撒哩一疙瘩马粪，高头把煮下的肚子肠子羊头搁下哩。他说媳妇子呢：“你把这个煮下的给你大端着去。”

媳妇儿给他大端着去哩。皇上连婆娘吃着呢，香的很。皇上这里一吃完，碗碗底下出来哩个马粪蛋蛋子。皇上一下愁下哩，他说婆娘呢：“这是啥事情？”

正宫娘娘说皇上呢：“你把娃搁到马圈跟前哩嘛，没看着得到后头^①哩。”

皇上思量下哩。第二天他把张天有连女子搁到上房哩。

过哩一个月，单另的国(gui)土给这个皇上要仗来^②呢。阿那给这个皇上说的：“你把你的大(duo)姑娘给给，再不哩咱打仗。”

皇上赶紧把大(duo)女婿叫的来说的：“阿那要你的媳妇儿着呢，你把阿那打不过，媳妇儿成下阿那的呢。再打过，那时候媳妇儿是你的。”

“对！”大(duo)女婿一回答，之后出去点兵马去哩。第二个女婿听着这个，他给姐夫帮忙去呢。他也把个人的兵马叫(qiao)脱哩。他那两个把兵马领上把大(duo)皇姑娘装到八抬轿上，打城堡里出去，打仗去哩。

张天有听着两个姐夫为他媳妇子的大(duo)姐打仗去哩，他就说媳妇子呢：“你在你大跟前要一个马，刀，炮器。”三姑娘在皇上跟前去把男人的话说哩。皇上给他给哩个槽马、老刀、木头炮。媳妇子拿回来哩。张天有把马骑上出去，到哩滩里哩。他把槽马撇到那塔

① 没看着得到后头：没注意掉到里头了。

② 要仗来：要来打仗。

尔,把一个命鬃子点着哩。黑马驹儿连恶风^①一样到着来哩。张天有把衣裳穿上,矛子拿上,打仗去哩。他一到仗口子^②一看,叫阿那把他的两个姐夫打过得哩。张天有把刀抽出来,把马打哩一鞭子,跳到对头的当中间哩。他两下三下把对头打败哩。剩下的对头们把马头朝后一拧,满乱跑脱哩。张天有带过儿把个人的一个手连刀尖子割烂哩。皇上的两个女婿看着他,一个给一个说呢:这是阿塔儿的好汉子?再没有他,把咱打过哩。他那跑到张天有跟前一看,才是给野牲的那个英雄嘛。皇上的两个大(duo)女婿打马上下来给张天有道哩个谢。皇上的大(duo)女子一看,该英雄的手里血满下躺着呢。她把帕子半个扯下来,把张天有的手包住哩。

两个大(duo)姐夫把他问哩:“哎,英雄,你要啥呢?”

“俄啥都不要。叫俄给你的右手胳膊里拓一个墨儿。”张天有给他那说的。皇上的两个大(duo)女婿答应哩。张天有给两个把墨儿一拓,把他那马上的鞍子的皮子割下来哩两片。包住挂到个家的马的鞍子上哩,把马一骑,走哩。

皇上的两个大(duo)女婿把兵领上,把唻皇姑娘原装到八抬轿上,回来哩。皇上一看两个大(duo)女婿连大(duo)女子回来哩。他一下高兴的把两个女婿夸哩一顿。

停哩一个月,可单另的一个国土要这个皇上的第二个女子来哩。皇上把第二个女婿叫着来,把事情说哩。两个大(duo)女婿把兵马领上把第二个皇姑娘装到八抬轿上,可打仗去哩。这一回张天有也把婆娘打发(到)丈人跟前去哩。皇上给张天有还给的就是那个槽马、老刀、木头炮。张天有把马骑上,一到滩里,把马一撒,把一个命鬃子点着哩。黑马驹儿可到来哩。他把马驹儿骑上,可打仗去哩。张天有一看,对头把两个姐夫打败的呢,他把刀抽出来,把对头的兵马杀脱哩。没过一大的功夫,张天有把对头打败哩。两个姐夫一看,

① 恶风:狂风。

② 仗口子:打仗的地方,战场。

那个英雄来给他那把仗打败哩。张天有这一回也带过把第二个手连刀尖子割烂哩。他的两个姐夫可到他跟前来,连他问哩个哈好,之后道哩个谢。第二个皇姑娘一看,英雄手上有血。她快快把衫子的两襟子扯哩一溜子把张天有的手包住哩。

“英雄,你要啥呢?”他的两个姐夫把他可问的。张天有失笑的说是:“俄啥都不要,叫俄给你两个再拓一个墨儿。”

张天有给他那的第二个胳膊上可拓哩个墨儿。他去,可把鞍子的两片皮割下来,包住挂到个家的鞍子上,之后马骑上走哩。

皇上的两个大(duo)女婿把兵马领上,把第二个皇姑娘装到八抬轿上,回去哩。皇上一看,都回来哩,把两个女婿可夸哩一阵子。皇上问两个女婿呢:“你见秃子哩吗?”

“哼,他还打着呢,哈巴还在阿塔尔抠头着呢。”两个噪女婿现回答,现失笑脱哩。

可过哩一个月,九头妖怪变下的人给一个国里做的皇上,要这个皇王的三女子来哩。皇上把两个大(duo)女婿叫的来,说呢:“九头妖怪不是人,阿那要咱的三女子呢。秃子连一个马都逮(kai)不住,他还咋样打仗去呢。”

两个女婿答应哩。他们叫(qiao)兵着呢,一个给一个说呢:“唉呀,这一回那个英雄不来,咱就不得活哩。”张天有听着,对头要他的媳妇着呢。他到皇上的面前上说是他要打仗去呢。皇上一下哈哈大笑的说是:“哼,你还打一个啥仗呢?”

张天有没答应,他说呢:“阿那要俄的媳妇着呢,俄不打仗,谁打去呢?”

皇上说呢:“你两个好汉子姐夫为你打仗去呢。”

张天有还没答应。皇上没法儿的给他给的还就是那个槽马、老刀、木头炮。张天有把马骑上,之后说婆娘呢:“你在你大的金銮殿的房门上等俄着。你看扬土扫上来哩,就是俄,俄连马落到房门跟前呢。你把房门开开,俄连你大拉两句话呢。”

张天有、两个姐夫把兵们领出去哩。他那走到一个地方上,张天

有说他那呢：“你先去，叫俄解(gai)一个手。”两个大(duo)女婿笑的说是：“这个秃子，阿那要他的媳妇着呢，他还想满回跑呢。”他那两个把兵马领上走哩。张天有一看，他那走到远处不见哩。他把一个命鬃子点着哩。马驹儿到来哩。张天有把马驹儿骑上该空里走哩。他的两个姐夫还在半路走着呢，他去连九头妖怪打脱哩。张天有一刀把八个头截哩，可长出来哩八个头。九头妖怪哈哈大笑的说是：“你一百年把俄也杀不死。俄的命在那个树梢上呢，有一个匣(ha)匣儿呢，匣匣儿里头一个石头，石头里头还有一个玉石，俄的命在那个玉石里头呢。”

张天有听过他的话，一下失哩急哩。他一刀把九头妖怪的九个头一下杀哩。张天有把九头妖怪的第九个头里头把真头拿到手里，该空里一起，到树梢跟前呢。张天有把匣匣儿拿上来哩，一刀砍两半个，后(里)头出来一个石头，把石头一刀砍两半个，后头出来一个玉石。把玉石一刀砍两半个之后，妖怪的真头的牙吡给哩一下，张天有把玉石可砍哩一刀，后头出来一个金蛋黄黄儿，他一刀把金蛋黄黄儿可砍哩两半个，一下满滩满荒淌的血。张天有把九头妖怪的命杀哩。他满回跑着呢，给马连人满上溅(zhan)的血。张天有在半路里把两个姐夫兑住，他装的问呢：“你 zua 去呢？”

“俺打仗去呢。”两个姐夫给他回答哩。

张天有说他那呢：“俄把仗打败^①哩，你回去。”

皇上的两个女婿高兴的满回叫回着呢。张天有头里走哩。他的媳妇一看，扬土扫上来哩，她满皇上的金銮殿房门跟前就跑去哩。张天有连马落到金銮殿房门上哩。他的媳妇把房门一开，张天有刀乍起，进去，问皇上呢：“俄是你的第三个女婿？”

皇上一看满脸真成的血头郎哩。马的嘴张得连宝器一样，就吃人来哩。把皇上也吓哩，他就说的：“俄的第三个女婿是秃子，你不是秃子嘛。”张天有该怀里把秃壳壳掏出来，套到头上哩。皇上才明

① 打败：这里是把对方打败，打赢了的意思。

白哩,他的三女婿不是秃子,他是个假秃子。皇上到他跟前把秃壳壳抹下来一看,他的三女婿是个金头发。皇上在心里说的:“怪啥来,俄的三女子把绣蛋撒到他的怀里哩。他就是把太子位^①(的)。”

皇上这回说张天有呢:“赦一个无罪,你下马,俄让你把太子位。”

张天有给马上下来哩。他连皇上坐到台上哩。皇上把他打头儿问给哩一下。张天有把个家的一肚子委屈给皇上学说给哩。皇上的三女把他大望给哩一下,张天有也把这个看来哩。他给媳妇说的,叫把马拉出去,热一些子水,把马叫洗哩,拿单子捂住,放到房里叫马缓呢。媳妇把马拉出去哩,张天有也缓去哩。

这个时候皇上的两个大(duo)女婿回来哩。他那家里的伙计们给皇上报的信说是两个大(duo)女婿把仗打败哩。皇上说他那呢:“那就好得很,叫他那缓一下,叫两个皇姑娘连他那来。”

伙计们回去哩。一到后晌两个大(duo)女婿连婆娘们的来哩。

“你两个仗打得咋着呢?”皇上把他那问的。

“俺把仗打下去哩。”两个大(duo)女婿腔(kang)子拍的回答哩。

皇上一听之后说的:“好!”

皇上打发人叫张天有去哩。张天有来哩。两个姐夫一见他,不欢喜下哩。皇上也把两个大(duo)女婿的情形看来哩。他说三女婿呢:“你两个姐夫说是他那把仗打下去(哩)。”

张天有去把两个姐夫打领子里一把逮住,提到半空里,原搁到皇上的面前上哩。两个大(duo)女婿跷蹊下哩。他那思量的这个秃子阿塔尔来这些子劲?张天有把秃壳壳抹下来,朝着两个大(duo)女婿说的:“这回你两个把俄认得哩吗?”两个大(duo)女婿一下着哩忙哩。两个噪皇姑娘把他认得哩。张天有把一满事情一说,(把)姐夫的两个胳膊带当脊梁杆子上墨儿给皇上指给哩。把个家两个胳膊上的帕帕儿连衫子繚襟也说给哩。把鞍子的两片皮拿来,连两个大

^① 把太子位:要当太子的。

(duo)女婿的鞍子的皮一搁,搁到一搭里哩。皇上把两个女子问哩,她那把头低下应哩。皇上给哩个吩咐叫把两个大(duo)女婿杀哩。张天有不叫杀,皇上不答应说的:“你再也不杀他那,他那还是你的对头。”

皇上的刀斧手把两个大(duo)女婿推出去两刀推哩^①。皇上想把两个大(duo)女子许给张天有呢,可是他没答应。皇上把两个大(duo)女子给给单另的两个明心人哩。

张天有做哩皇上哩。有一天,他把个人的亲老子张员外思量想起来哩。他黑哩起来坐下哩。他的媳妇子问他呢:“你坐下咋哩?”

“俄有一个亲老子呢,俄要一定报仇去呢。”

张天有给媳妇子说的。之后他把过哩的事情打头儿到尾儿给婆娘说给哩。婆娘说的:“你在俄大跟前要口唤去。”

第二天张天有在他丈人上要口唤呢,老皇上不给口唤。他的三女子来给他大把话说明哩。老皇上一听之后,给哩口唤哩。张天有把马驹儿骑上,朝生养下的国里走哩。

张天有到到他舅家里哩。舅舅一见外甥,头抱相哭。舅舅把外甥待承哩。他那喧谎着呢。张天有问他舅呢:“俺老子在呢吗?”

“你老子在呢。比拉赫^②叫喇嘛把他的眼窝抠下来哩。你娅连喇嘛马西达^③一搭里着呢。”

听着舅舅的话,张天有一张子跳起来,去把马驹儿骑上,到到皇上的金銮宝殿里哩。他把皇上一把抓住说的:“俄大在你跟前保江山下的人,这阵喇嘛给你保哩江山,你把俄大问都不问。喇嘛把俄大的眼窝抠下来,把他撇了,连俄后娘马西达着呢,你管都不管。你还是皇上吗?!”

皇上还没开口呢,张天有一刀把皇上的头切哩。张天有该金銮

① 推哩:这里指砍了头了。

② 比拉赫:可怜的。疑为借词。

③ 马西达:胡乱混着,下文“马西家”指胡乱混的人。疑为一种口头语。

殿里出来,把喇嘛寻着哩。头到喇嘛还没说出话呢,张天有一刀把喇嘛的头杀哩。这回张天有寻他后娘去哩。后娘一看,张天有手里提着刀来哩,把她吓的战脱哩。张天有把后娘打她的头发抓住,提到半空里问的:“俄把你老马西家你赶紧说,俄大呢?”

“你大在马圈呢。”后娘牙吡的给张天有把马圈里指给哩。张天有在半空里把后娘连刀斩哩四截子。皇上的领兵官带一满兵看着呢,一个人骑的马在半空里飞的,就像是吃人来哩。他那满乱跑脱哩。张天有喊哩一声,叫兵们带领兵官都立下哩。他给兵们带领兵官们把一满事情都说明白哩。兵们带领兵官们知道味,他那的皇上太歹的很味。从这个上他那叫张天有做皇上呢。张天有没答应,他说他该^①单另国里做的皇上。

张天有把舅舅拿来做起皇上哩。兵们带民人们把张天有的舅舅也知道味,因为这个上民人们带兵们一声一心^②叫张天有的舅舅做起皇上哩。

张天有第二天把亲老子拿回去哩。他的媳妇儿连老皇上把张员外贵敬的叫坐到台上哩。老皇上把大夫叫着来,把张员外的眼窝看哩。张天有黑哩把马骑上走到山里哩,他兑住哩一个老虎。这是一满老虎的王。张天有一把把它逮住哩。老虎说出话开哩。它问的:“你把俄逮住(zua)呢?”

“你给俄把灵芝草带灵芝水寻着拿来。你不再拿来,俄把你在阿塔尔也罢,寻着送你的命呢。”张天有给老虎王说的。

“对。”老虎王答应哩。之后一张子该一个楞^③高头跳过去,顺山里走哩。老虎王三天三晚夕寻哩灵芝草带灵芝水哩。一到第三天,他把灵芝草带灵芝水寻着哩。老虎王在嘴里噙哩一口灵芝水,连灵芝草回来哩。张天有把灵芝水该老虎王的嘴里灌到瓶子里,把草拿

① 该:在。

② 一声一心:一致同意。

③ 楞:土楞,土梁。

上,说老虎呢:“老虎王,打今儿在这个山里你为王去。”老虎王头一点,说是:“对!”

张天有走哩。一到静夜更^①,他进哩金銮宝殿哩。把灵芝草给老子的眼窝一抹,老子的眼窝一下好哩。把瓶子里的灵芝水叫老皇上连老子喝哩。他那一下年轻哩,(成了)五十岁数的人哩。

有一天,张天有给老皇上说呢:“俄有一个认下的干老子呢,他没有儿。”

“那是谁?”老皇上把他问哩。

“他是你的老家人。”

老皇上一听驸马的话,他说的:“把他搬上来!”

张天有一下高兴的,把他干老子搬上来哩。三个老人在金銮殿里歇缓哩。张天有凭的他那^②干哩公事哩。

14. 后 娘

那会儿有一家子呢,他们的姓是马。马家两口守哩个女子,名字叫的马云花。他们的光阴穷得很。云花一到七岁上把妈妈无常哩。大大害怕女子上又遭难,他没娶婆娘。这一天她请(qiao)哩很些子丫头们耍着呢,丫头们带她的肚子饿哩。她把面箱箱儿里头扫哩些子面,做哩点油茶,之后来哩个要乜贴的老婆子,云花给老婆子说的:“你但是早来些儿,我给你舀给些儿饭。”

老婆儿说的:“没事,你主麻、闪拜^③这两天里头做上七个碎坨坨子给耶提木^④散给。”

云花说的:“我们连吃的没有嘛,还哪里做起个坨坨给耶提木散呢?!”

① 静夜更:黑黑的三更半夜。

② 凭的他那:依靠着他们。

③ 主麻、闪拜:星期五、星期六。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

④ 耶提木:孤儿。阿拉伯语借词。

老婆儿没说啥,往出走的呢,云花给她说的:“你等一下,我给你刮一嘴。”

云花去把锅刮哩,给给老婆儿哩。老婆儿也没嫌贪^①把锅巴吃上,接哩个都瓦^②走哩。

这一天老汉说哩个老婆子,她带哩个女儿,名字叫的惯道^③女,到哩老汉家里哩。老婆子把老汉的女子看的远,把自己的看的近。把老汉的女子一天到黑打的不停。年年老汉的庄稼不成,今年给庄稼成哩。老汉买哩五个羊。后娘把个家的女疼的在家里叫坐着呢,叫老汉的女子云花在放羊的呢。

这一天这儿的王的婆娘^④完掉哩。王天天坐的会^⑤给自己拣选媳妇儿着呢。云花的妈妈给她缝下一套衣裳的呢。听见王拣选媳妇儿的呢,后娘把云花的衣裳叫个家的女子穿上绕搭^⑥王去哩。云花放羊的呢,哭的个家给个家说的:“我妈妈给我留下的衣裳,她把我的衣裳穿上拣选王的呢。王得看上看不上。赶王把她看上,她把我的衣裳穿油掉呢。”这里泼烦的呢,老毛黄风来把耶提木女子的捻线轱辘子刮上神仙的洞里哩。她赶紧跟上去哩。去这一看,神仙老婆儿在炕上坐的呢,喊她的呢:“你进来,我的娃,缓一下。”

云花进来给神仙老婆子说哩个赛俩木,坐下哩。她缓哩下,神仙老婆子给她说的:“我的娃,你把地扫一下,把锅头的灰扒一下。”

云花把地扫哩,把锅头的灰扒哩。神仙老婆儿可给她说的:“你把恶(nge)琐^⑦打天窗扔下来,把灰给烟洞^⑧里撒下来。”

云花一思量,神仙老婆子指验她的呢。她把灰连恶琐拿到远远

① 嫌贪:贪嫌,嫌恶。

② 接都瓦:做祈祷。

③ 惯道:惯坏。

④ 王的婆娘:王后。

⑤ 坐会:开会,召集聚会。

⑥ 绕搭:招摇,勾搭。

⑦ 恶琐:垃圾。

⑧ 烟洞:烟筒,烟囱。

里去扔掉,来给神仙老婆儿说的,把灰带恶琐扔掉哩。老婆儿没言传。云花想回去呢,老婆儿叫她进哩个房子里哩。她这一看,一房子金银,珍珠玛瑙带单另宝石。她可这一看,一对儿金花。老婆儿叫她拿呢,可是云花不要,羞呢。老婆儿吹哩下,金花儿长到云花的鬓尖里哩。云花羞的把头捂的回来哩。老汉把女子问哩,哪里拿哩这个金花。云花给他把一满事情说给哩。老汉高兴的,说是胡大给他们给哩鸿运。听见老汉的话,后娘哼的说哩:“鸿运不到我们上,还到你们上呢?!”

老汉没说啥,他出去干自己的事情去哩。第二天后娘把个家的女儿惯道女打发叫放羊去哩。老毛黄风来把捻线轱辘子刮上走哩。她到哩老婆儿的跟前哩。神仙老婆儿叫她撮土,可是她没撮。叫她把地扫掉,把灰扒掉,把恶(nge)琐^①打天窗上扔呢,把灰顺烟洞撒呢。后娘的女子惯道女照着老婆儿说下的干哩。她走呢,老婆儿叫她进哩个房子里哩。看见金花,就把一个偷上藏到袖筒子里哩。老婆儿叫她把手甩呢,她甩去哩,把金花儿甩出来哩。神仙老婆子叫她快快地顺这儿叫走呢。惯道女儿拧过去,刚没走呢,神仙老婆儿念哩个咒,把苦胆 bia 到她的鬓尖上哩。惯道女把头捂住回去哩。

看见这个,后娘越兴气上来哩,她恨的把苦胆割下来甩到外头,之后来把云花的金花儿一刀子割下来 bia 到个家的女子的鬓尖上哩。她可叫她的女子打扮的在王的会上拣选王去哩。云花可放羊去哩。她哭的呢,可老毛黄风来把她的羊刮到神仙老婆儿的洞跟前哩。云花可到哩那塔儿哩。看见老婆儿,云花赶紧说哩个赛俩木,之后哭脱哩。老婆儿搞^②的不叫她哭。云花把一满事情给她说明哩。云花给老婆儿撮哩土哩,把地扫哩,把锅头的灰扒净,拿去倒掉哩。神仙给云花说的,叫她把腰子勾下来^③,云花这里腰子勾下,出来哩个黄包

① 恶琐:垃圾。

② 搞:哄。

③ 把腰子勾下来:把腰弯下来。

袱。把包袱解(gai)开这一看,都是衣裳,金子,珍珠,两只金鞋(hai)。老婆儿叫她穿上呢,可是云花不答应,说是她羞呢。老婆儿硬(ning)鼓^①的叫云花把衣裳穿上哩,金戒指、金耳坠子戴上哩,金鞋穿上哩。她一下连天女一样下哩。老婆儿说的叫她也在王的会上去呢。云花不去,可是老婆儿一吹,老毛黄风把她刮到王的门跟前哩。

云花到去的时候,王的会完哩,都朝外出来的呢。她也朝回走呢,把一只金鞋丢掉哩。云花不知道做啥呢,这一看王的金銮宝殿的门坎前立哩个木头桶。她就赶紧钻到里头哩。出来的人们里头一个把金鞋拾哩,就赶紧到哩王的跟前,给给王哩。王吩咐的叫找金鞋的主儿呢。王的人们把金鞋的主儿找哩个过儿,可是没找着。他们朝回走的呢,到哩金銮宝殿跟前,里头一个把木头桶里头看给哩一下,一下喊哩一声。人们跑来这一看,木头桶里头坐哩一个姑娘,就像天女。他们可一看,她争^②的一只金鞋。王的人们把云花装到八抬轿上抬到王的跟前哩。王这一看,就看上哩,赶紧给个家念哩^③。这会儿云花成哩王母娘^④哩。亲事一过,王母娘给耶提木带寡妇婆娘们散吃的呢。她给丫环们吩咐的叫做一个阿夫拉^⑤呢。这个时候王把国事情管完哩之后,连一把子人们滩里吃瓜去哩。王回来这一看,做哩一锅阿夫拉,他害气的把一锅阿夫拉踢给哩一脚,说的是,他是王,婆姨叫做阿夫拉呢。他走哩。云花也害气的睡下哩。王连兵马们到哩瓜地里,在那塔儿吃哩喝哩。回来的时候,看瓜的给他端哩四个瓜,叫王母娘吃呢。王回来的呢,只走,咋不得到家。他赶后傍儿到哩家里哩。把门的这一看,顺王的褂子上血往下淌的呢。他把王问的,这是啥血。王这一看,实打实(是)血。他把褂子里头这一看,四

① 鼓:怂恿,唆使。

② 争:差,缺少。

③ 念哩:这里指办了婚事了。

④ 王母娘:即皇后。

⑤ 阿夫拉:给客人或穷人散施的粥饭,阿拉伯语借词。

个人的头。把王吓哩这一跳。这儿给王定哩死罪哩。王要哩个口换进哩金銮宝殿哩。他看萨,他的媳妇子王母娘还睡的呢。王叫云花起来,问的从啥她还睡的呢。一见王,云花哭哩,之后把个家头里遇过下的光阴说哩一遍。王一下明白哩,他一下后哩悔哩。从啥把阿夫拉踢哩一脚。王给云花说的,今几个给他定死罪呢,之后出去哩。云花可哭的说是,她耶提木剩下遭哩难哩,这会儿可遭难呢。

王到哩定罪位份上哩。衙役们把四个人头在头里提的呢,他们还没有搁到桌子高头呢,四个人头原成下四个瓜哩。都跷蹊下哩。这儿王把一满事情给大众说哩。他们把两个瓜吃哩,把两个瓜送给王母娘——老汉的女子云花哩。

15. 燕 鸡 儿

那会儿有两个弟兄呢。大的是有钱汉,小的是穷汉。他哥的光阴好得很。兄弟今几个吃哩,明几个就饿哩。这一天兄弟的媳妇儿把男人打发到有钱汉哥的家里,叫借吃的去哩。可是那个没给,说是没有给他们借得吃的。兄弟回来哩,兄弟在他哥的家里去借哩三回吃的,他哥三回啥都没借给。开春儿到哩,人都种庄稼呢,兄弟也想种庄稼呢,可是他没有种子。从这个上他在他的有钱汉哥的家里借种子去哩。有钱汉哥哥没借,兄弟说他呢:“你哪怕借一把种子到我上就够哩。”

哥哥越气上来,说的:“去!去!我给你连一点儿种子都不借!”

兄弟心里孽障的回来哩。他把婆娘带娃们领上,打家里出去哩。他们到哩一个滩里。一看,一个树,树高头一窝燕鸡。大燕鸡叫唤的来去直飞的呢。穷汉兄弟这一看,一个黑麻长虫打树上溜上去,想吃燕鸡儿子呢。燕鸡儿子打窝里跌下来哩。这个穷兄弟拿一个棍去把黑麻长虫打死哩。他把燕鸡儿子拿起来这一看,把腿腿儿绊坏哩。他们把燕鸡儿子拿回去,把腿腿儿包住,拾的杂样的虫虫儿,喂的看脱哩。他们也将就的过哩一夏的光阴。这一天他们把燕鸡看好哩。

穷兄弟给婆姨说的：“咱们把燕鸡看好哩，这会儿把他撻开，咱们把它拿到滩道里，但是它没好呢，它就落到滩道里。咱们把它再朝好里看。”

婆姨答应哩，他们把燕鸡拿到滩道里撻开哩。燕鸡一下飞上走哩。他们看的呢，燕鸡没落在他们的头顶里，转给哩一下，二回飞上走哩。

穷兄弟连他的家舍把冬窝浪^①过来，原到哩开春哩。他们出哩滩，想种啥呢，这个时候儿一个燕鸡飞上来，给他们撻哩三个倭瓜籽儿，之后在他们的头顶里可转给哩几下，原飞上走哩。这个穷人的婆娘把三个倭瓜籽儿拾上，给男人说的：“这是哈巴咱们看好的燕鸡，不哩它从啥撻三个倭瓜籽儿呢?! 就是它!”

穷兄弟也说的：“我看它就是那个咱们的燕鸡!”

婆娘带望倭瓜籽儿的呢，带给男人说的：“把这个三个倭瓜籽儿种到咱们的门前头。”

男人答应哩，他们把三个倭瓜籽儿拿回来，种到个家的门前头哩。没过几天三个倭瓜籽儿都出来哩。他们一家子把倭瓜务劳^②哩个没停，一天浇的三回。三个倭瓜籽儿出的秧秧子，一下朝棚高头拉的蔓，之后开花结脱哩。根根儿底下结下的三个倭瓜比剩下的倭瓜都大。秋傍儿也到哩，他们把高头的倭瓜吃哩，把根根儿底下的三个大倭瓜抃^③进去搁下哩。冬天也到哩，把倭瓜都吃完哩。光剩哩三个大倭瓜哩。一看娃们可没吃的哩，这个穷人把一个大倭瓜抃过来，一斧头砍哩两半个，一看打里头出来哩杂样的吃的。想吃啥呢都有，一辈子都吃不完。想吃啥呢，一下就停当哩。他们吃哩一冬，倭瓜里头的吃的只吃不完。把娃们吃的，脸都圆登登^④下哩。

这一天这个穷人给婆娘说的：“咱们把第二个倭瓜砍的看一下，

① 窝浪：窝冬，猫冬，这里指勉强度过冬天。

② 务劳：劳作，耕种。

③ 抃：挟着抱着。

④ 圆登登：圆嘟嘟。

里头有啥呢。”

“砍哩砍，”婆娘说的。他们把第二个倭瓜抹过来，砍哩一斧头，没砍烂。砍哩第二遍，一下砍哩两半个。把倭瓜里头这一看，一下打倭瓜里头出来哩杂样的衣裳连缎子，绒(weng)，连绸子。这会儿他们的身上穿的好衣裳，铺的绒连缎子被儿。他们过开好光阴哩。把冬窝浪出来，开春到哩时候儿，他们把第三个倭瓜想砍两半个，看一下呢。把第三个倭瓜抹出来，砍哩两斧头没砍烂，这个穷人把一满劲攒上砍哩第三回，一下把倭瓜砍哩两半个。这一看，打倭瓜里头淌出来哩金银，再掏不完。这个穷人一下巴依^①哩。他盖的楼房，买的地毯，看的一圈羊，牛带马群。

听见小叔子一下巴依哩，有钱汉哥的婆娘在穷人的家里来哩。她看见那些子富贵一下眼窝子都花哩。她跑回来给男人说的：“说是你巴依的很，你把人家看一下，你的那个财贝不够人家的一点沙子连土面子。”

把婆娘的这个话这里一听，巴依就往兄弟的家里跑。跑来这一看，实打实的，兄弟的光阴比他的光阴好的一百来子^②。他就把兄弟吓(ha)唬的问脱哩：“你给我说赶实的话，你把谁打死得哩这些子财贝？你但不说，我哈孜儿把你告到衙门上，你的头那就上哩杆^③哩。”

看萨，事情不好哩，兄弟给哥哥把遇下的事情齐齐说给哩。有钱汉把这个这里一听，就忙跑回去。他连婆娘两个到哩滩里，想逮一个燕鸡呢，直忙逮不着。把他气的，回来这一看，树上蹲哩个燕鸡。他气哼哼的一棒打去哩，把燕鸡打上哩。把燕鸡打下来，他跑去拾上看呢萨，把燕鸡的一个腿打坏哩。他没贪慢连布布子把燕鸡的坏腿包住，逮杂样的虫虫子连看带喂开哩。临尾儿把燕鸡看好，拿到滩道里撂开哩。燕鸡飞上走哩。第二年开春儿时候，有钱汉连婆娘一到滩

① 巴依：富。来自维吾尔语 baj，富人，富裕。

② 一百来子：一百倍。

③ 头上哩杆：头被挂在杆子上，即被杀头。

道里,天天等的几时燕鸡给他们撂倭瓜籽儿呢。收口儿一个燕鸡飞上来,给他们撂哩三个倭瓜籽儿。有钱汉连婆娘两个把倭瓜籽儿拿上,高兴的一个给一个说的:“咱们把这个倭瓜籽儿不种到滩道里,不哩结上叫人把倭瓜偷上走哩。咱们把它种到门前头上。”

他们就这么价把三个倭瓜籽儿拿上回来,种到门前头里哩。婆姨汉子两个急的几时倭瓜出来呢,几时结呢,几时长大呢。这一天他们种下的倭瓜生的芽出来哩,没过几天长的可价拉的蔓,上哩棚高头,花开上,结脱哩。连兄弟一样,他们的倭瓜在根根里也结哩三个大倭瓜。秋半子把剩下的倭瓜撇掉,把那三个大倭瓜抹进去哩。害怕旁人把他们的倭瓜里头的财贝看见,把门打里头扣住,一斧头把一个倭瓜砍哩两半个。打倭瓜里头喝楞的一下水溢出来,把房里头淹脱哩。他们细细儿打房子里头跑不出来哩。水把房里头淹哩一时时,之后一下不见哩。有钱汉给婆娘说的:“这一个哈倭瓜。财贝哈巴在那一个倭瓜里头呢。咱们把它砍两半个。”

婆娘答应哩。有钱汉两斧头把第二个倭瓜砍哩两半个。一下打第二个倭瓜里头喝楞楞的水可溢出来,把房里头连院子淹脱哩。玄乎(xian huer)把他们两个儿叫水淹死哩。把他们吓得细细儿^①扒不到墙头上哩。没过一时时儿水可不见哩,有钱汉可给婆娘说的:“这一个也是不好倭瓜。叫我看起,这第三个倭瓜是好的,它的里头就是金银。把门扣住!”

婆娘把门扣住哩。有钱汉把第三个倭瓜抹到房的当中间里,三斧头把倭瓜砍哩两半个。一下打第三个倭瓜里头出来哩一股子火焰,把他们缠住,连家都烧掉哩。

听见把有钱汉哥哥带他的嫂子叫火烧死哩,兄弟说的:“人们说的你们两个是异端,你们到来是异端。打你们的异端上叫火把你们两个烧死哩。”这个之后,谁但问哩他的富汉哥哥哩,他就回答的:“人人你把好心想,狼心狗肺不久长!”

① 细细儿:怎么也。

16. 义长带义短

当前尾儿有两个弟兄，他哥的名字叫做义长^①，兄弟的名字叫的义短。义长过的好的光阴，他到民人上不使哈心。他兄弟的光阴穷难得很，没有银子钱。他过的穷光阴也罢，到人上肯使哈心的很。义长看啥，他兄弟的光阴太穷难的很。他在心里思谋的：“叫俄给兄弟帮些银子钱，把他提拔个儿^②。”义长给兄弟给哩银子钱。

有一天，义长想去做买卖去呢。他可思谋的：“叫俄把兄弟也领上。”他连兄弟拉的四十个骆驼，出门做买卖去哩。他那走哩三天路，到哩一个沙窝里哩。日(er)头压哩山哩。黑影子下来，地面黑下哩。他哥说他兄弟呢：“你缓去，叫俄看骆驼着。你睡起来吗，我睡，你看。”

义短睡去哩。睡哩半夜，他哥喊兄弟着呢：“兄弟你起来，叫俄睡一会儿。”

义短起来，义长睡去哩。兄弟把骆驼们的打圆儿^③一看出来，他给坐下哩。坐着呢，义短的心里使哩哈心哩。”他思谋的：“叫俄把他砍死，把骆驼都吆着走，俄就富足(jü)哩。兄弟把斧头拿上走到他哥跟前哩。想砍他哥呢，可是没砍。他给他哥留哩个活命。义短把斧头朝一岸子撇下，把四十个骆驼吆上走哩。兄弟把他哥撇到沙窝里哩。

义长一觉睡到小晌后^④哩。日头把他照红哩。他一下惊起来一看，兄弟也没在，四十个骆驼也不见哩。义长一张子跳起来，把东、西跑哩一遍，是谁都没寻着。他坐下就哭，说的：“人人说来你是个异端(义短之谐音)，你到来是个异端嘛。”日头把沙窝里照的，就连火

① 义长，义短：原名暗喻着哥哥是个好人，情意常在，弟弟是个坏人，是个异端分子。

② 提拔个儿：(把他的生活)提高一下。

③ 打圆儿：往四面，往四周围。

④ 小晌后：半上午。

苗一样。义长亢的^①,细细儿不得哩^②。他朝东一看,远远地看一窝柳树。义长说呢:“有树的地方上它就有水呢。”义长朝着树窝子里走脱哩。头^③他到树窝子里,黑哩。在树窝子里头有一个古庙呢,义长进哩古庙里头。一看萨,得谁打下的落(lao)子^④吃喝,再啥都没有的。义长把古庙转给哩一个过儿^⑤,来坐下把落子吃哩。一吃饱,没处睡。古庙里疹扎,害怕拉拉^⑥的,阴面的很^⑦。他上哩房担子^⑧,趴到那塔尔留神着呢。

这个古庙是老虎、狼带猴站的窝窝儿。正睡定之后,喝愣倒腾的牲畜们的回来哩。牲畜们的一进来古庙,各卧到各的地方上哩。它那弟兄三个把老虎叫的老大哥,把狼叫的二大哥,把猴叫的三大哥。弟兄三个缓哩缓,之后拉磨呢。狼说大哥呢:“老大哥,你给咱扯一个磨。^⑨”

老虎把爪子满前一势^⑩,回答脱哩:“离咱的不远那个乡庄里有一个员外呢,他不会发财。它的大门跟前有一个大白杨树呢,树根底下有一个水泉呢,可是员外看不出来,因为这个上没有水。该几站路上^⑪拉着吃水呢。但是员外把树根挖出来,泉里的水能淌一大河,给这个地方都够呢。”

猴说狼呢:“二大哥,你给咱不扯个磨吗?”

狼把头抬起来,扯磨开哩:“就那个员外守哩个姑娘,长的体面

① 亢的:口渴的。

② 细细儿不得哩:怎么也不行哩。

③ 头:等到。

④ 落子:这里指打下的野味。

⑤ 一过儿:一圈。

⑥ 害怕拉拉:很害怕的样子。

⑦ 阴面的很:阴森的很。

⑧ 房担子:房梁上。

⑨ 扯一个磨:聊个天,讲个故事。

⑩ 一势:一伸。

⑪ 该几十站路上:从几十站远的路上。这里的一“站”约一里,是中亚回族过去使用的口头计量单位。

的很。可是她几十年多哩害的病。员外不知道,把他姑娘叫三个精气难顽^①着呢。头一个,他那的有一个三年的大白公鸡呢,公鸡成哩精气哩。第二个他那后院子有一个大白石头呢,人的鼻子血跌到上头哩,因为这个上,白石头成哩精气哩。第三个,他那后院有一个几十年的老白杨树呢,那个也成哩精气哩。这三个精气^②姑娘的血着呢,因为这个上她的病看不好。但说是把这三个精气一伙儿斩了,姑娘的病就好呢。”

老虎连狼说猴:“三大哥,你也给咱扯个磨。”

猴把尾(yi)巴一摆两摆说的:“就那个员外的后院里有一顶子湖草呢,草底下埋的一瓮金子,一瓮银子,但是把这挖出来,员外的财贝越兴^③多哩。可是员外闷的不知道。”

牲畜们把磨拉完哩之后睡哩觉哩。义长把牲畜们扯下的磨一满一清^④记到心里哩。东方发亮哩,老虎、狼连猴起来哩。他那出去打落子去哩。义长赶紧打担子上下来,就朝着员外的那里走哩。义长走着呢,把他又乏又困,走不动哩。他攢哩个劲,一阵子走大员外的大门面前跌倒哩。义长喊的:“救命!救命!”员外的女子在楼房上睡着呢,听着得谁的声音。她把丫环打发下去叫看去哩。丫环出来看,一个人在大门跟前躺着呢。那个人看着她,要水着呢。她跑进去,端一碗水拿出来,给给叫义长喝(huo)哩。义长喝哩几碗水,把亢气没压住^⑤,他还要水呢。

丫环一看这个人不停要水呢,把她气上来哩,她说义长呢:“俺的在几站路上拉着吃水呢,你一拿儿^⑥要呢。”把义长剩到大门外上,丫环进去哩。她给员外的女子把这个事情说哩,员外的女子说丫环

① 难顽:折磨。

② 喱:吸。

③ 越兴:越来越,更。

④ 一满一清:全部清清楚楚。

⑤ 把亢气没压住:还是没能解渴。

⑥ 一拿儿:一直。

呢：“再给给一碗水，俄看这个人遭哩难哩。”

丫环可端哩一碗水出去哩。员外看萨，丫环不停朝外端水着呢，他思谋的这是啥事嘛。他也出去哩。员外一看丫环把水端的去给一个人给给哩。员外到着来问义长呢：“哎，你给俄说，你给阿塔儿来的？你干啥事的人？你咋这么喝水呢？”

义长把水喝完，有哩精神哩。他拾起来^①给员外说的：“哎，实不相瞒，俄是个名医。”

员外一听这个话，把义长让进去哩。给他做的吃的待承哩。

员外说义长呢：“俄落末儿^②收哩个姑娘，害的病日子多哩，把一满名医请到哩，她的病还没看好。请你今儿个歇缓一天，明儿个看俄的姑娘。”

义长答应下，他睡下哩。

第二天赶早，把客人可做的吃的待承哩。员外把丫环打发去，把姑娘叫搀上领着来呢。义长没答应，他说员外呢：“你把病人别（be）领过来。”

员外一听名医的这个话，朝着他张下^③哩，之后问的：“不领来，你咋样看呢？”

义长看着，员外想打发丫环呢，他可说的：“你别跷蹊，你拿一条长线，把一头绑到姑娘的中指头上，该窗子把线拉进来，叫俄看。”

员外照着义长说下的把事情干哩。名医把线头儿拿到手里号哩脉哩，之后说员外呢：“跟你说下的一样，姑娘的病害的日子多哩。俄给你说，你听。你的后院里有三年的个白公鸡呢，他成哩精气，啞哩姑娘的血。离这儿不远有一个白石头呢，过路的人把鼻子血淌上哩，成哩精气哩，也啞姑娘的血。在后院子有一个老白杨树呢，它也成哩精哩，这个也啞她的血。你但想叫你的女子的病好，把这三个精

① 拾起来：这里指抬起身来。

② 落末儿：总共，满打满算。

③ 张下：吃惊。

气收一堆儿,把它一和(huo)^①,之后斩哩,她的病就好呢。”

员外赶紧把丫环伙计们一顿^②喊的来,打发去把白杨树连白公鸡、白石头拿着来,一和斩掉哩。

过哩一个月,姑娘的病好哩。她又发福^③又体面流星^④下哩。员外把他的女子许给义长哩。他那过哩亲事哩,员外把他稀罕的,叫个名医爷爷。

义长给员外招驸马的之后,员外的事宜儿一天比一天好哩。

有一天,义长说他丈人呢:“咱是一大家子人,几站的路拉着吃水呢。这不是咱干的事情。”

“赶你说起^⑤,做啥呢?”

义长给丈人回答的:“咱的大门跟前,白杨树根底下有一个泉眼呢,把白杨树一挖掉,那个泉的水给这个地方都够呢。”

员外把伙计们打发去,把白杨树挖掉呢。伙计们挖哩半天,挖哩一个碾盘子。把碾盘子挖开,地下一大泉水。把这个事情叫乡庄的一满人知道哩。他那来把水一看,高兴的给义长道哩谢哩。义长给民人说呢:“你这阵儿打泉(跟前)挖一个大渠,这个泉的水到你上吃喝下来,还够浇园子呢。”

人人都回去,一个(一个)拿的坎土曼、铁锨、拢拢子来哩。义长把挖的地方指给哩。人们挖渠开哩。他那挖哩个几天,把渠挖便,该泉里开哩个口子。水朝渠里淌脱哩。民人一个把一个恭喜脱哩。员外看着这个把义长可喜欢的,把他叫哩个水神爷爷。民人可价浇个家的园子开哩。没过三四月,乡庄就像一个花园下哩。员外看着这个,他给不欢喜哩。他的望想就他一个开花。义长一看他的丈人把泉水截住给民人们不叫给,他就想把水卖成钱呢。义长没忍住问哩

① 一和(huo):弄到一起。

② 一顿:一阵子。

③ 发福:发胖。

④ 体面流星:漂亮,皮肤溜光水滑。

⑤ 赶你说起:照你说的。

丈人哩：“你咋哩，不好哩吗？”

“不是那个，你个人思量一下，咱把水挖出来，叫人吃，叫人使唤。咱把水不卖钱吗？”员外给义长说的。

义长说丈人呢：“你别那样子干哩，你不知道吗，骑马的不知道步行的难。把水不卖，你的财贝还比几年的还多呢。”

“咋样个多呢？”员外蹊蹊的问哩他的女婿哩。

义长说员外呢：“咱的后院有一湖草，草底下有一罐银子、一罐金子。不信服哩，打发人掏去。”

员外可价拿的铁锨掏去哩。他掏哩掏，掏出一碗金子、一碗银子。员外把金子银子拿上家中里哩。他把水卖成钱的事情记起来，把他羞哩。他把义长原稀罕的叫哩个金神爷爷。

把义长的干下的这个事情皇上听着哩。他打发兵马叫义长去哩。兵马来问民人们呢：“俺头里知道哩，你的这儿连一个草草都没长呢。这是谁干下的好事情？”

民人们说呢：“哎，这儿来哩一个命大的人，就是他给俄给下的好光阴。”

“他的家中在哪塔儿呢？”兵马问哩民人们哩。

“他是员外的女婿，你在兀儿去^①。”

兵马把马骑上到哩员外的大门上哩。他喊哩员外哩。员外出来这一看，皇上的兵马，把他吓得腿都战脱^②哩。他思量的：“俄给谁都没使哈心嘛，皇上的兵马咋给叫着呢？”

兵马连员外问哩个哈好，说他呢：“你别蹊蹊，皇上叫你的女婿着呢。”

员外可思量的：“哈巴，他早前干哩啥事哩？”

“皇上从啥叫着呢？”员外把兵马问的。

“那个俄不知道。”

① 你在兀儿去：你往那去。

② 战脱：开始发抖。

员外进去,把事情给义长说哩。义长赶紧把衣裳一穿出来哩。他走着呢,兵马说他呢:“你丈人那么富足嘛,你咋不骑马?”

员外送他女婿着呢,听着这个话,把他羞的喊伙计呢:“哎,给马把鞍子备(bi)上,快拉来!”

伙计们把马拉来哩。义长把马骑上连兵马朝着京城走哩。

义长朝京城把城转个过,进哩皇帝的金銮宝殿哩。义长连皇上见面去哩。他还没到皇上的坐台上呢,皇上起来接迎来哩。皇上把他待承哩,给他封哩一个大官。皇上打发兵马把员外拿来问哩:“你给俄把你女婿的事宜儿打头儿讲给一下儿。”

员外给皇上说的:“不哄你,他到俄的家中,把俄的女子的几十年的病看好哩。俄把他叫哩个名医爷爷。一个乡庄的人打几站地的路上拉的水吃呢。他把泉眼挖开,俄把他叫哩个水神爷爷。把后院子的金银掏出来,把他叫哩个金神爷爷。”

皇上一听这个话,他说呢:“俄也没错,他就是一个明心^①爷爷。”

皇上把员外待承,打发回去哩。皇上把义长打发一个城里,叫他当官呢。

这个时候义长的兄弟义短也到这个城堡里来。他把他哥剩到沙窝里,把四十个骆驼吆上在别(的)城堡卖哩,把钱一满耍的输完,光棍下哩^②,没事干哩。转来转去转到这个城堡里哩。他给^③馆子受苦,攒哩些钱。后傍儿钻到场合^④里可耍钱呢。有一天,他可耍钱着呢,场合里一满人说的:“咱的城堡里来哩一个义长大官。”义短一下跷蹊下哩。他把话的尾儿还没听够^⑤,在心里思量开哩:“俄把他撇到空滩沙窝里,前奔不到庄子,后奔不到店,咋样活到这会儿哩?”

义长在他衙门里坐着呢。该窗子朝屋外头看着呢。他看着呢,

① 明心:有善心的,好心的。

② 光棍下哩:成哩什么都没有的人哩。

③ 给:这里是“在”的意思。

④ 场合:赌钱的地方。

⑤ 把话的尾儿还没听够:把话还没听完。

一个草花子漫过过去哩，就像他的兄弟，可是他没信服。第二天，义长该窗子上把那个草花子可看着哩。他在这个上要一点钱，在那个上要一点钱，刚没走价^①，义长打发衙役说呢：“把那个草花子叫进来！他再犟嘴，拉着来！”

衙役出去把草花子拉进来哩。草花子一看，就是他的哥。他把头低下哩。义短可思量的：“俄把他害哩嘛，咋样当哩这么大的官哩？！”

义长看着兄弟的样子，他的心软哩，他说兄弟呢：“头抬起！认得(dei)得(de)^②我？”

义短头抬起，把他哥看给哩下，他没忍住一下哭哩。义长说兄弟呢：“好俄的兄弟，人人说你异端，你到来异端的很。俄叫你换着睡一觉呢，你睡哩半晚夕^③。你起来，俄睡去哩，你把俄撇哩。一气儿到这个时候，俄还是俄，你还是你，把四十个骆驼做哩个啥？”

义短没言传，义长去把兄弟头抱相哭。他给兄弟换哩一身新鲜(xuan)的衣裳。日头压哩山哩，黑影子下来哩。弟兄两个吃哩喝哩，他那二人一块儿睡下哩。义短问他哥呢：“好俄的哥呀，俄把你撇哩，这是俄的错。一个事情到俄上太不明白的很。谁救哩你的命哩，你咋样做哩这么大的官哩？”

义长给兄弟说的：“谁都没救俄的命。你把俄撇到那个空样深山之后，起来一看，把你连四十个骆驼不见哩。俄西东跑哩一阵子，没寻着你。把俄困得细细儿不得哩。远看着一窝树，跑到那塔儿去哩。树窝对着古庙，进去吃哩喝哩。没处睡，上去爬到匾高头哩，之后俄明白哩，这是狼虫虎豹的窝。黑哩，老虎、狼、猴回来哩，坐哩半晚夕，一个连一个拉哩磨哩。把一满俄听着，俄就做哩这么大的官。”

① 走价：就要走的时候。

② 认得得：认得出。

③ 半晚夕：半晚上。

义短听着他哥的话,没睡着。他思量着:“俄哥做哩这么大的官,俄还剩他的后头呢吗?俄也做大官呢。”

第二天,义短悄悄儿的该城堡里出去,走到那个古庙里哩。他跑到那个匾高头哩。后晌哩,老虎、狼带猴回来哩,它们坐哩坐,狼问老虎呢:“老大哥,老大哥,你吃饱哩吗?”

“没吃饱。”老虎回答的。

老虎问狼的:“你吃饱哩吗?”

“俄也没吃饱。”狼回答的。

老虎连狼问猴呢:“三大哥,你呢?”

“俄也……”

牲畜们可坐哩坐,狼起来坐下,朝着蓝天吼哩一声,说老虎呢:“老大哥,你给咱扯个磨?”

老虎起来吼哩一声,就像古庙动弹着呢。它说的:“还扯磨呢!那一年,那一月,咱扯哩磨,叫得谁听着^①,把水也挖出来哩,病也看好哩,金银也掏出来哩。”

猴卧着呢,把古庙里头闻哩个过,说老虎呢:“老大哥,这阿塔儿来的生人气?”

义短在匾高头趴着呢,听着猴的话,把他吓得尿朝下淌脱哩。

狼看着朝下淌的水,它说呢:“外头下雨着呢哈巴?叫俄出去看一下。”

狼跑出去一看,天气晴着呢。星宿(xiu)都洒亮着呢。狼可跑进来说呢:“天气晴着呢嘛,水该阿里来着呢?!”

老虎朝着水滴的位儿一看,把义短给看着哩。老虎眼毗着^②,说义短呢:“那一年,那一月,你以前把俄拉下的磨听上,得哩宝石哩。今几个你可听来哩吗?”

老虎把义短一爪子该匾上打下来哩。老虎、狼、猴把他一下围

① 叫得谁听着:不知让谁听到。

② 眼毗着:睁大眼。

哩,一时时把义短吃的骨头都没剩。

义长一天等哩兄弟哩,打听的谁见哩义短哩,可是谁都没见。他把过哩的事情、给兄弟说下的话给记起来哩。他忙哩,领的六百兵马把古庙圈住哩。赶早一早儿,老虎、狼、猴打古庙里出来哩。义长给兵马给哩吩咐哩,兵马们的一时三刻把老虎、狼、带猴矢死^①哩。义长跑到古庙里头哩,他喊的:“兄弟呀,你在阿塔儿呢?!”谁都给他没给回答。义长把匾高头也看哩,那塔儿也没有的。他满处走哩一下,把兄弟的扯的索索的^②那个衣裳连啃白掉的骨头看着哩。义长把兄弟的衣裳拿到手里哭哩一场子,他说呢:“人人说呢,嘴里有念^③吃馍(mu)呢,心里有念吃人呢。阿那没吃你,你个人把个人吃哩。”

17. 使哈心带^④明心^⑤

当前尾儿有一个老婆带老汉。他那守哩个儿,名字叫的穷病。他把书念成哩,穷病望想在京城里学武式去呢。因为这个上他寻连手呢,可是没寻下。穷病没法的一个家朝着京城走哩。他走来走去到一个乡庄里哩。这个乡庄里有一个员外呢。他也守哩个儿,名字叫的庞统。庞统连穷病一样把书念成,想在京城里学武式去呢。可是他也寻不下一个连手。因为这个上,庞统给他的门外上倒的水,叫过来过去人滑倒呢。当是满过过的人^⑥滑倒,他就跑着去,问那个人呢,走哪塔呢。(当是)在京学武式去的人,庞统想连那个人当连手呢。就这个时候,穷病打员外的门上漫过过着呢。他一下滑倒哩,庞统一看,一个小伙子滑倒哩。他就跑着来,问穷病呢:“你该阿里来?”

① 矢死:用箭射死。

② 扯的索索的:扯得破破烂烂的。

③ 有念:这里指有贪欲。

④ 带:和。

⑤ 明心:好心,善心。

⑥ 满过过的人:从这儿过的人。

走阿里去呢？”“俄给乡庄里来，在京里学武式去呢。”

听见穷病的这个话，庞统一下高兴的说是：“俄也走兀儿去呢，寻不下一个连手，咱两个当一个朋友不好吗？”

穷病也高兴的就说的呢：“好得很！”

庞统把穷病请到他的房里，做(zu)的席待承哩。他说穷病呢：“穷病，咱结拜个弟兄不好吗？”

穷病听见他的话，在心里说的：“结拜个弟兄还好嘛！”

他就说是：“对，结拜哩，结拜个弟兄。”

庞统把穷病打头儿看出来，就说的：“穷病，俄看，你比俄大(duo)，因为这个上你是大哥，俄是二哥。咱两个出门去呢，因为这个上，一个别给一个使哈心。咱两个要赌一个咒呢。”

“对得很，咱要发一个咒呢。俺再给你使哈心，叫俄活不久长。”穷病给庞统发哩咒哩。庞统看啥，穷病把咒发给哩，他发的咒说是：“俄再给你使哈心，把俄在(马莲)沟里叫车碾马踏。”

穷病没知道，庞统给他发哩个假咒。他那两个把包袱行李拿上，一同朝着京城里上哩路哩。走哩三个月，他那到那个京城跟前哩。看萨，京城跟前淌的一条大河。穷病连庞统不得过去，一下站到河的边里思量开哩。教武式的先生把这两个知道哩，他说是：“在河埃(ngai)岸子^①来哩两个小伙，一个是穷病，他是义长人，一个是庞统，他是义短人。”先生把他的渡人的一个人叫着来，说呢：“把那个两个小伙渡过来。”

这个人是水后头^②学下的武式。他把担子担上，挂哩两个笼，跟水面上就过来哩。渡人的这个人也想把穷病连庞统的心指验^③呢。因为这个上，他到跟前说的：“你两个跟这个河过去开哩，再是一心哩，把你两个能渡过去，再不一心哩，该水后头出来一个老鼠把

① 埃岸子：那岸子，即对岸。

② 后头：里头。

③ 指验：考验。

笼的绳绳啞^①断呢。谁的心哈,他就跌到水后头淹死呢。”

庞统把这个话一听害哩怕哩。他想坐前头的笼呢。庞统可害怕的,哈巴他给穷病的心是假心。他把穷病让给哩下,穷病还没看(一)眼呢,穷病跳到前头的笼笼子的后头哩。穷病啥话没说,去坐到后头的笼笼子里哩。渡人家的那个人也知道哩,庞统是一个哈心人,他想给哩下,把他那两个渡过去哩。渡人的人把穷病连庞统领到先生师傅跟前哩。先生师傅这里一看,实打实穷病是个心实的小伙。把庞统看啥,不是一个好小伙。先生师傅在心里思谋开哩:“把这两个一搭里教不成。”他头抬起,朝着穷病带庞统说的:“你两个一搭里念不成,要单另单另的学武式呢。”

第二天,先生师傅给穷病教得好路数的武式。给庞统教溜道里来鼓捣里去^②的武式。两个单另学武式的也罢,可是他那黑里在一个房里睡着呢。有一天,庞统问穷病的呢:“先生师傅给你教的啥?”

穷病没知道庞统从啥问他着呢。他把教下的武式给说给哩。庞统把一满猜上哩。庞统就这样天天在穷病跟前把先生师傅教下的武式猜上学脱哩。他那学哩三年,穷病学成哩,可是把他的本事不朝出使^③。庞统在穷病跟前学下的武式才是一半子,他可价把半子朝出使脱哩。

庞统有一天坐着呢,掐指一算,一个国里的皇上的先生死哩。皇上找先生着呢。庞统还知道哩,穷病把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事情能算出来呢。因为这个上,他把穷病叫的要回去呢,在路上要害他呢。把这个事情先生师傅知道哩。他把穷病没撂开,说是还要满好里学呢。穷病听见先生师傅的话他没回去,庞统学哩穷病的衣钵,他走哩。庞统一出京城,没回家,他端端到哩那个皇上的金銮宝殿里哩。他给兀儿当哩先生哩。当给哩二十天,庞统给皇上算哩,他说哩:

① 啞:咬。

② 溜道里来鼓捣里去:指花里胡哨不实用。

③ 朝出使:往外使,往外表现。

“停(teng)一年,单另的一个国里的皇上给咱要仗^①呢。”

过哩一年,仗要起来哩,这个皇上把那个皇上逮哩。这回庞统的名声一下大哩。他在皇上的金銮宝殿上坐着呢,掐指一算,穷病的本事比他的本事大的七十个哩。

庞统不服气哩,他给穷病使哈心,想害呢。因为这个上,庞统盖哩一处地方,做得实在好。他给穷病写的信,“穷病大哥,一年里俄想的你细细不得哩^②,你来,俄给你盖哩一处地方,妻人带丫环们服侍你的也有呢,你快来。”庞统连书子^③打发五十个兵马走哩。先生师傅掐指一算,庞统给皇上当哩先生哩,他想害穷病呢。穷病知不到啥事。先生师傅说穷病呢:“庞统打发的兵马来着呢。他想办^④你呢。你不知道庞统想害你呢。因为这个上你别去。俄围一个坟,把你掩埋了,给你的棺子后头搁(guo)几颗(kuo)米,吃一颗米肚子能吃饱。你的气也打兀儿过来^⑤呢,把你捂不死。”

先生师傅把他埋哩。庞统打发的五十个兵马来,说先生师傅呢:“俺的先生打发俺来哩,叫他哥着呢。这是给他写下的信。”

先生师傅把信拿上,之后朝着兵马们说是:“他哥穷病歿哩,那是他的坟。”

五十个兵马来一看,把坟高地儿的写下的照壁子^⑥一念,回去哩。他那一回去,给庞统把这个事情说给哩。庞统没信服^⑦,他掐指一算,黑哩把星宿(xiu)一观,穷病的星宿在呢,他可打发一百兵马来哩。先生师傅掐指一算,庞统可打发一百兵马来着呢。一百兵马来可问脱哩,先生师傅可给他那把坟指给哩。他那没信服,去把坟一挖开,把穷病的尸首一看,信服哩。一百兵马来可折回去哩。

① 仗:打仗。

② 细细不得哩:实在不行了。

③ 书子:书信。

④ 办:这里指害。

⑤ 气也打兀儿过来:气也从那儿出来。

⑥ 照壁子:碑文。

⑦ 信服:相信。

他那一到庞统的面前说的：“你哥走哩阴曹哩，俺把他的坟去哩，看哩。”

庞统可没信服，他掐指一算，黑哩把星宿一观，穷病的星宿还在呢。他可打发五百兵马说的：“俄哥死哩也罢，你再把他不拿回来，俄把你都杀呢。”

兵马都走哩。先生师傅可一算，庞统这一回打发五百兵马来着呢。兵马们的来，到到穷病的坟上哭脱哩。他那现(xuan)哭现(xuan)说呢：“你再不去，你兄弟把俺一个不剩都杀呢。”

穷病把这个话一听，他在心里说呢：“俄兄弟为俄把兵马们别害哩。”他给在坟里头搭哩声哩。兵马们的一下把坟挖开，把他拿出来哩。穷病到他的师傅面前里说的：“俄兄弟给俄盖的地方，给俄办哩个婆娘，还服侍俄的丫环也有呢，俄再不去，为俄把这些子兵马不叫杀哩。俄看，他也没有害俄的心。”

先生师傅又害气又说的：“你睡哩二十四天，你再睡六天来，你的功成哩，他把你害不下，这会儿出来哩，俄把你藏(qiang)不下哩。”

先生师傅给穷病给哩一本碎书^①，可说哩：“你到难中里哩，把它掏出来一看，那个时候你一下知道呢。可是叫谁都别知道哩。”

穷病连五百兵马走哩。他到哩兄弟的国里哩。庞统一看，穷病来着呢，接迎他哥来哩。庞统把穷病搂住头抱相哭^②。穷病一看兄弟到他上没有使的哈心，他也头抱相哭。庞统把穷病领到新盖下的地方，安顿下哩。兄弟没找怪^③，实打实的一个婆娘，丫环，三顿三上^④服侍着呢。想穿啥，一天三换衣。庞统天天进来把他拜望一回呢。穷病看见这个高兴的，在心里思量的：“俺兄弟的这个好心肠！”可是穷病还不知道，兄弟给他给的觉不着想害他呢。穷病把他学下的武式到这时候没显。

① 碎书：小书，不厚的书。

② 头抱相哭：抱头痛哭。

③ 找怪：说谎话，说胡话。

④ 三顿三上：一天三顿的。

这一黑哩,庞统打哩个主意,思量的:“把他脚(jue)趾头一剁,他就不得动弹哩。那会儿好害他呢。”把庞统的这个哈心皇上连正官娘娘^①也不知道。他那还当是庞统稀罕他哥着呢。因为这个上皇上连正官娘娘甚^②没管闲^③。庞统把个家的哈心路数思量够,去把穷病大哥抱住,连哭带闹啥话都不说,他大哥问呢:“哎呀,兄弟呀,你哭着咋哩?”

庞统还不给说。他抱的大哥的腿哭的那个^④害怕,那个难过,穷病一下跷蹊下哩。他可问的:“你说,啥事?”

庞统把眼泪一擦,给穷病说的:“俄把你为好叫着来,还把你的心给你没补^⑤呢。皇上的女人得哩病哩。看病的先生一看,说是要拿你的脚趾头子作药引子呢。”庞统把话一说,原把穷病的腿抱住可哭脱哩。穷病看萨,兄弟哭的那个孽障,他就给庞统说的:“哎,兀么尢^⑥的事情嘛,你把俄这么当事嘛,俄把脚趾头舍不得嘛!斧头拿来,快剁!”

庞统赶紧起来,去把斧头拿来哩。一斧头把穷病的脚趾头剁下来哩。他把大夫叫的来,给脚抹哩药(yue)包住哩。穷病睡下哩,把他叫药挡死^⑦哩。庞统连穷病一模一样做哩个假人,搁到穷病的房背子后头^⑧,给两个眼窝点哩两盏灯。那两盏灯就是穷病的两个眼窝。庞统掏钱雇哩个娃,叫立到灯跟前,他说娃呢:“俄叫你灭灯,你就把灯灭了。”“对!”

庞统念咒开哩,他把咒念起,念到眼窝上,就说的:“把灯灭!”

娃这里一听,他就把灯灭哩。这个时候穷病的一个眼窝伤哩。

① 正官娘娘:正宫娘娘。

② 甚:根本,完全。

③ 没管闲:没注意。

④ 那个:那么。

⑤ 补心:指热情招待。

⑥ 兀么尢:那么小。

⑦ 叫药挡死:被药迷了。

⑧ 房背子后头:房后头。

庞统跑进去问穷病的哈好呢,穷病现揉一个眼窝现说呢:“俄的脚好哩,不疼哩。得哩该阿里^①来哩一个影子把俄的左眼窝鏊(zan)^②给哩一下,眼窝疼得看着不着啥哩。”

庞统一看打穷病的左眼窝上血脓满下^③淌着呢。他装着说呢:“哎哟,不好哩,叫俄快把大夫叫着来。”

庞统跑出去哩。过哩一时时,他把大夫叫着来哩。大夫把眼窝包哩。庞统连大夫出去哩。这阵儿穷病的眼窝疼得怪难受,他一下把先生师傅给下的碎一本书子思量起来哩。穷病赶紧掏出来一看,把一满事情知道哩。他起来走脱哩。穷病照着碎书跑出去,雇哩个娃,念哩咒,把那个灭哩的眼窝发着^④哩。他的眼窝一下好哩。穷病就跟这儿跑哩。庞统想把穷病的第二个眼窝做瞎(ha)呢,他忙忙的来一看,两盏灯都着着呢,跑进去把房一看,穷病不见哩。庞统一下急的,打发二百兵马撵去哩。他说领兵官呢:“你把他撵到阿塔尔,就在那塔尔把他杀了。”

兵马们撵去哩。穷病跑着呢,把书打开一看,后头二百兵马撵着呢。穷病把书可看哩一下,高头说的:“往前头去有一个房呢,里头住的弟兄三个。他那天天打着卖柴禾(huo)呢。”穷病跑着去,进哩那个房里哩。三个小伙坐着呢。他就说这三个弟兄呢:“兵马们撵的俄,叫俄藏到你的这儿。俄叫你发财呢。你三个给你的箱子里头把石头带砖头装满,一盖住,锁哩。俄在箱子背后藏呢。他那看着不着俄。兵马们的想在箱子里头寻俄呢。你就哭,不叫开箱子。莫必是^⑤再不答应,你可就说‘这个箱子里头(是)俺大集下的财贝。俺三个人就守哩这一点儿。一见生人,财贝走呢,成石头带砖头呢。’”

三个弟兄答应下哩。他那两下三下把箱子里头拿石头带砖头装

① 得哩该阿里:不知从哪里。

② 鏊:这里指戳了一下。

③ 满下:往下。

④ 发着:点着,点亮。

⑤ 莫必是:如果是,可能是。

满,锁哩。穷病也藏到箱子背后哩。兵马们撵着来,就寻穷病脱哩。寻来寻去把穷病没寻着,一下给把箱子看着哩。领兵官朝着弟兄三个说的:“你哈巴^①把人藏到箱子后头哩。”这三个说的,他那没藏人。领兵官想开箱子呢,三个弟兄照着穷病说下的说脱哩。领兵官把这三个兄弟掀到一岸子^②,去把箱子开脱哩。领兵官一看,箱子里头都是石头带砖头。他一下忙哩。这三个弟兄带喊带哭想给皇上报去呢。领兵官着哩忙哩,他把兵们的马、粮都卖哩给这三个赔哩。领兵官把兵不得^③领回去哩。兵们的一走,穷病该箱子背后出来哩。弟兄三个高兴的说是:“唉呀,你要啥呢,俺就给你给。从你俺得哩这些子财贝。”

穷病一看,弟兄们的他要啥就想给那个呢,他光问的:“俄啥都不要,你给俄给一个马就对哩。”

弟兄三个给穷病买哩个马。他把马一骑就给走哩。领兵官把兵们的领回去,给庞统说的没找出来。他把一满事情给庞统说给哩。庞统可打发五百兵马撵去哩。穷病走着呢,把书一打开一看,后头五百兵马撵着来着呢。书上还写的:“前头有一个房呢,弟兄两个守哩个娘,歿哩。他两个哭着呢,没啥埋。”穷病进哩那个房里哩。一看,两个娃在他妈的头上哭着呢。他问的:“你哭着咋哩?”

两个娃说的:“把俺娘歿哩,没有啥埋。”

穷病把外头一看,之后给弟兄两个说哩:“兵马撵着俄来着呢,你两个把门扣住。你把你妈抱住起来,俄藏下呢,他那看着俄。兵马们再喊开哩,你就说‘俺娘病着呢,害怕呢。’他那不答应,把门一脚踢倒进来呢,就那个时候你把你妈慢慢儿撂倒,跑着去把领兵官的领子揪住说‘俺叫你别进来呢,你看,把俺妈吓(ha)死哩。’领兵官再赔你妈,你就说‘俺妈多重,你就给那些子金银呢。’”

① 哈巴:可能。

② 掀到一岸子:推到一边。

③ 不得:没办法,不得不。

兄弟两个答应下哩。穷病也藏下哩。没过一大(点儿)的功夫,兵马撵着来哩。他那喊着要进来呢。可是弟兄两个不叫进来。他那说的:“俺妈病着呢,害怕呢。”领兵官一脚把门踢开,进来哩。这两个把他妈慢慢儿撂倒哩。一个抱着他妈吼着哭脱哩。第二个跑着去把领兵官的领子揪住,带哭带挠说的:“俄叫你不进来,你进来哩,你看把俄妈吓死哩。这回你就赔俄妈呢。”

领兵官可着哩忙哩,他把一满兵马们的马、衣裳都卖哩,给这两个赔哩。他可把兵马们的不得领回去哩。兵马们的一走,这两个把他娘埋哩。穷病这儿可把书打开一看,说的:“你拢上两褡子豌豆,把马翻翻儿^①骑上走,两个褡子里头的豌豆都是你的兵马。”弟兄两个问穷病呢:“大哥呀,你要啥呢?从你才得哩这些子财贝。”

穷病说他那呢:“俄啥都也不要。你两个给俄给两个褡子,还拢些子豌豆,把两个褡子装满就对哩。”

弟兄两个给穷病买给哩两个褡子,他那把褡子连豌豆装满给给哩。穷病把褡子搭到马上,头朝后脊背朝前走哩。

领兵官把兵们的领回去,把这个事情可给庞统说给哩。庞统越急哩。他个人把一满兵马领上撵去哩。穷病把书打开一看,庞统领着兵马撵着来着呢。庞统撵到哩,他一看穷病把马反反儿骑上走着呢,他喊的:“你还朝阿里跑呢?!”穷病给他说的:“哎,你来,谁杀谁呢。你杀俄呢吗俄杀你?!”

庞统给兵马给哩个吩咐,叫把穷病圈(quan)住呢。兵马们的把穷病圈住哩。庞统上哩个高堞上喊的呢:“把他砸成肉丸子!”

兵马们的都把刀提到手里,乌喳喳的^②朝着穷病扑着来脱哩。穷病赶紧把左傍个的豌豆抓一把,撒到脚底下,他那一下成哩兵马哩。穷病把右傍个的豌豆抓哩一把,一撒,也成哩兵马哩。

就这么价,穷病把豌豆抓着撒着呢,他的兵马没数儿哩。把庞统

① 翻翻儿:倒着。

② 乌喳喳的:黑压压的。

的兵马杀哩,没有走的路哩。杀哩一阵,一个都没剩。穷病给兵马给哩个吩咐,把庞统圈住哩。庞统朝阿里都不得跑哩。穷病拿的刀朝庞统去哩。庞统一见穷病,把他吓得一下战抖开哩。穷病在他面前立下,给他把一满过去的事情表说哩一遍,之后他说呢:“你看,你发下的假咒‘马莲沟里,车碾马踏’就是这个。这就是马莲沟。”

庞统给他跪(kui)下哩。穷病问他呢:“你还想死呢吗还想活呢?”庞统把穷病从腿抱住,说的:“大哥呀,你饶我的活命。”

穷病一听他的话,他一下躁哩,就说呢:“今儿个的日(er)子就不饶你哩,把你饶哩俄就不得活哩。”穷病把庞统的头一刀杀哩。他的头连一个瓜蛋蛋子一样滚到一岸子哩。他把一满兵马领上回去给皇上把过哩的事情说给哩。皇上把他放哩个头一个先生^①,还给哩个文官。皇上把个人的女子给穷病许给哩。穷病连他的媳妇儿过哩好光阴哩。

18. 弟兄们

那个时候的光阴上有一个老汉带老婆儿呢。他那守哩两个儿,大的名字叫的努娃,小的名字叫的买娃。老汉连老婆儿过的穷光阴。他那把两个儿稀罕的啥都不叫做。老汉想叫两个儿念书呢,可是他没有钱,挣下的钱光够他那的吃带喝。就这么他那把两个儿抓到一十八年哩。买娃带努娃连书都没念下,一天到黑就是浪。

有一天老汉带老婆儿猛得哩病睡到炕上哩。没过几天他那去哩世哩。弟兄两个想干一个啥呢,可是不会干,因此是没学下一个手艺。他那跑到他那的舅舅家里哩。可是那个把两个外甥朝家里没放进去。弟兄两个思量的要学一个手艺呢。努娃连买娃打家里出去,头朝西走哩。他那走来走去走到一个滩道里,不知道朝阿里去呢。

^① 放哩头一个先生:让他当了第一先生。

他那坐下正思量着呢,就这个口儿里^①来哩个白胡儿老汉。努娃连买娃给老汉说哩个赛俩木。老汉把他那问哩,他那走阿里去呢。弟兄两个给老汉说的:“俺(ngai)大、俺妈今儿个四十天哩歿哩。俺两个做啥去不会做,俺两个想学一个手艺呢,出哩门哩。这会儿到哩这个滩道里,不知道朝阿里去呢。”

老汉把他那望给哩下,之后说的:“但是兀个^②,你两个跟俄走,俄给你两个教手艺呢。”

这是有法^③的一个老汉。弟兄两个高兴的跟上他走哩。他那走哩一天,到哩山里哩。老汉把努娃带买娃让到窑窝里哩。窑窝的里头又宽展又干净。弟兄两个吃哩,缓哩下,之后睡下哩。

第二天白胡儿老汉给弟兄两个教开手艺哩。白胡儿老汉给他那教的人不懂的话,人不懂的运动^④。五年里头弟兄两个在白胡儿老汉跟前把一满法器^⑤学会哩。他那念一个法器,想变一个啥,就变的那个。第六年白胡老汉把弟兄两个喊来,一家给哩个碎口袋儿,里头装的白豆豆儿,之后把弟兄两个放着呢,给他那说的:“这个口袋儿里都是白豆豆儿,这都是你的兵马。几时到哩难处哩,你两个把豆豆儿撒一把儿,他那就成下你的兵马呢。”

努娃连买娃给白胡儿老汉道哩谢,之后给山里出来哩。他那到哩滩道里走着呢,路还远,他那一个给一个说的:“咱两个变一个啥,一个把一个撵,但是撵上,逮住,那个时候咱两个一搭里走。但是撵不上,逮不住,咱两个分开,各走各的路。”买娃念哩个法器,变哩个鸽子飞上走哩。努娃也念哩个法器变哩个黑鹰,飞上撵兄弟去哩。一个把一个撵脱哩。撵来撵去哥哥把兄弟没撵上,落下来等兄弟着呢。买娃也落下来哩,两个可念哩个法器原变哩人哩。努娃给兄弟

① 就这个口儿里:就在这时。

② 但是兀个:要是那样的话。

③ 法:法术。

④ 运动:动作,架式。

⑤ 法器:这里指法术。

说的：“兄弟，这会你拣^①，朝阿一傍个^②走呢？”

买娃说的：“你先拣。”

拣来拣去，努娃朝着西傍个走哩，买娃朝着东傍个走哩。

买娃走哩很些子路，临尾儿到哩一个城堡里。他想要在店里立下呢，他没钱。到哩一个有钱汉的门上，那个没放他，害怕偷他的金银子呢。买娃来去立到一个老婆儿的家里哩。买娃这一看老婆儿的光阴太穷的很。他把老婆儿问的：“老娘，你有谁呢？”

老婆儿说的：“唉，我的娃，实不相瞒，我没有谁。俄孤（身）一人。”

买娃说的：“但是那个哩，你但不贪嫌俄哩，叫俄给你当娃去，俄也没有是谁。”

老婆儿高兴下哩。他那娘们子两个过开光阴哩。买娃挣多大些钱，他把一切拿来给给他干妈手里哩。老婆儿换哩一身新衣裳，家里也有哩新铺盖哩，肚子也吃饱着呢，她觉不来做难哩。

这个国里皇上有一个女子呢，长得太体面的很。几个国的皇上的儿子问哩她哩，可是皇姑娘没嫁他那。皇上也忙败^③哩。之后他知道哩，他的女子有法器呢。从这个上谁都娶不上她，除过把她的法器（收掉）。皇上 bia 出去一个告示，但是谁把他的女子征战过，就给那个把她许配给呢。

这一天买娃在街道里转着呢，很些子人念得啥着呢。他也到跟前来这一看，就把皇上的告示扯哩。皇上的衙役们把他领到皇上的跟前哩。皇上把他问的：“你把我的女子能鼓得住吗？但鼓不住哩，我杀你呢！”

买娃说的：“俄不害怕，俄就把她鼓住呢。”

“就是那个话吗？你好好儿思量！”皇上可给他说的。

① 拣：挑选。

② 阿一傍个：哪一边，哪一面。

③ 忙败：非常着急。

把他领到皇姑娘的跟前哩。皇姑娘这里把他一看见,心里个家给个家就说的:“哇呀,这个小伙子的法器比我的法器还大!哪怕他把我征不过也罢,俄除过他单另不走人。他就是俄的男人!”买娃也把皇姑娘这里一看见,个家给个家就说的:“俄没见过这么体面的女子,俄要把她的法器要收呢。”

皇姑娘一下使个家的法器哩。见买娃连个家的法器把皇姑娘的法器收来哩,皇姑娘念哩个法器变老虎去哩,没变下,叫买娃把她一把逮住哩。男人们的手但一撞(chuang)到皇姑娘的身上哩,她就没有法器哩。这儿皇姑娘说的,她输哩。把这个事情给皇上说哩。皇上过的亲事把皇姑娘给给买娃哩。买娃给皇姑娘招哩驸马哩。他把他的干妈也搬到金銮宝殿上哩。

有一天,皇上连他喧着呢,这一看,他的女婿把打仗的路数知道的好得很。他就把买娃封哩个一切兵马的领兵官。这一天,单另一个皇上在他跟前要仗来呢。买娃把兵马领上出去,打仗去哩。买娃把个人的兵马分成两把子,等哩要仗来的皇上哩。那个皇上连个人的兵马一下来把买娃的当中间的兵马打脱哩。他那正打着呢,两下里藏下的兵马打两下里一下出来,把那个皇上的兵马打的牙碎粉骨^①。那个皇上输哩败仗哩,他连剩下的一点儿兵马细细儿跑不开哩。买娃得哩胜仗,把兵马领回来哩。皇上个家把买娃迎哩。

买娃领的兵马给他那教打仗的路数着呢,听的说是,西傍个出来哩个有本事的一个领兵官。他想连西傍个的领兵官征战呢。买娃把兵马领上朝着西傍个走哩。买娃到哩那塔儿哩。那个领兵官听见说是打东傍个来哩个领兵官,要征战呢,他也把兵马领出来连他打开仗哩。两个打着呢,一个把一个打不败。临尾儿叫买娃把那个领兵官一刀打马上砍下去哩。把他砍死,买娃也打马上跳下来,杀那个领兵官的头去哩,这一看,才是他的哥努娃。买娃把他哥抱住就哭。两下

① 牙碎粉骨:粉身碎骨。

里的兵马把仗撂下,都蹀蹀的朝着弟兄两个望着呢。买娃把兵马们打发回去,个人把他哥抱上,念哩个法,打空里飞上走哩。他找哩教下法器的白胡儿老汉哩。买娃把白胡儿老汉找着,把事情给他说哩。白胡儿老汉给他说的:“你想叫你的哥活,你要等十年呢。俄把努娃十年里头救活呢。你把这个事情给谁都别说。”

买娃答应哩,他回去哩。过哩十年,买娃原到哩白胡儿老汉的跟前哩。这个时候儿白胡儿老汉把努娃救活哩。弟兄两个见面,头抱相哭。买娃把他连皇上认识哩。皇上给买娃的大哥给哩个大托依^①。皇上连买娃把努娃待承哩。努娃在兄弟的这儿立哩几天,之后回哩个人的国里哩。那塔儿把他等哩十年,没信哩,还当是他没命哩,皇上给他过乜贴^②着呢。他给回来哩。他的媳妇子皇姑娘把努娃等哩十年,看见男人回来哩,她连她大皇上高兴哩。皇上把过乜贴的事情转成托依哩。

两个国里的皇上没过两年歿哩。弟兄两个当哩皇上哩。但(是)一个有哩事情,第二个就帮呢。第二个有哩事情,头一个帮呢。他那把百姓看的好,干哩公道事情哩。

19. 白 狐 子

上往年那会儿有个皇上来。皇上有个婆娘,婆娘养哩七个娃子,没养过女子。婆娘带皇上想有个女子呢,不爱娃子。黑明在胡大(跟前)祈祷呢,叫他的婆娘养个女子。就是这个时候,他两口子拉话的时候,把这个话叫狐狸精听下哩。狐狸精把她的女子拿红绸子带绿绸子包哩,撇到皇上的后花园的楼楼儿上哩。就是到第二天皇上连婆娘跑到后花园里岔心慌^③去哩。

① 托依:婚礼。来自维吾尔语 toj:婚礼,宴会。

② 过乜贴:办丧事,办悼念亡人的宴请。乜贴,阿拉伯语借词。

③ 岔心慌:解心慌,散心。

男人婆娘走来走去,浪到末哩,走到那个楼楼儿上哩。皇上看着哩,楼楼儿上撒哩一个红包包子带绿包包子,里头动弹着呢,哭着呢。皇上说(she)婆娘呢:“你看那个楼上的是个啥东西?就像娃哭着呢。”婆娘给男人说着呢:“你看去,但说是女子,你拌着来,但说是娃子,你把他一 pia^① 两半个,撒到海里叫水追去。”男人跑着去哩,取开一看,女子。男人说的:“铁子转转子^②。”婆娘高兴炸哩,就抱回去哩。皇上的婆婆娘叫的一个丫环把这个女子奶大哩,抓来抓去抓到七岁上哩。

皇上的婆娘给皇上说的:“你给咱的女子盖一个绣花楼。”把这个绣花楼盖起来,这是皇上的婆娘的吩咐,把女子领的去装到里头哩,六十个丫环姑娘服侍着呢。就这个七岁上,皇上的马槽根里天天死的一个马,把这个马叫的马大夫开膛哩,肚子里啥病都没有的,人也懂不来哩。

皇上有个娃子,娃子习学呢,念书着呢。念来念去这个皇上的娃子把皇上的家里遇下的事情给他师傅说给哩:“俄的家里今年二年哩,每一天天黑哩死的一个马,啥病都没有的。”他的师傅是一个妖怪,他的师傅给他说的:“你明儿别念书来,睡一天觉,黑哩不叫人知道,你睡到对面儿的房高头。你黑哩看着,看是它是个啥东西!”

师傅问皇上的娃呢:“你的家里有啥人呢?”皇上的娃给回答的:“家里也没有个啥人,有个俺妹子呢,俺妹子可是抓下^③的。”

娃黑哩看着呢,到到顶半夜里他妹子穿的新衣裳,头上戴的金货银货去哩。仓啷的^④打绣花楼里头出来哩,走到后院里去哩,后院里有一个陈窖呢,这个窖三百年哩。这个女子端端儿就进哩这个窖里头哩,打哩一个滚儿,出来哩一个白狐子。端端走到马圈里哩,跑到马跟前去,把马的腰里打哩一爪子,马卧下哩。这个白狐子把马的尾

① pia:往地下摔。

② 铁子转转子:句意不详,结合上下文,疑为“是个女孩子”之意。

③ 抓下:抱养下的。

④ 仓啷的:叮咚啷啷的。

巴芯子噙到嘴里咂血着呢,把血咂完哩,马死哩。

二回折回去到到老窖里头,打哩个滚儿,成哩个女子,到哩她的绣花楼房里头哩。把灯吹哩,睡下哩。第二天皇上的娃子念书去哩,给他师傅说的:“俄妹子顶半夜里打绣花房里头出来,进哩后院里老陈窖里头。不大的工夫就打这个窖里头出来哩一个白狐狸,走到马跟前去,把马的腰里打哩一爪子,马卧下哩,把马的尾巴芯子噙到嘴里咂血着呢,把血咂完哩,马死哩。”他的师傅给他可说的:“你后几个可别念书来哩,俄给你给一把刀,她但说是咂马的血的时候,你把她的头一刀砍掉。你把头再砍不掉,你不得活。第二天睡一天,黑哩人睡定的时候,你给马的槽里把草添上,多余添些子草^①,你钻到草里头,她来的时候,咂血的时候,你把她一刀把头砍掉!”

这个娃等到顶半夜里,他妹子到顶半夜里打绣花楼里头出来,跑到后院里老窖里头,打哩个滚儿,端端儿朝着马来哩。咂血的时候她哥一刀砍头去哩,把头没砍上,把他妹子的手指头子砍下来哩。他妹子把这个指头拾上拿上,跑到后院里老窖里头打哩个滚儿,出来回去哩。进绣花楼里头哩。把灯吹掉哩,睡下哩。一早起来丫环们的喊门呢,不给开门。在房里头哭着呢。丫环们的跑着她妈跟前去哩,去给他妈说的:“可怜有哩啥事哈巴?!不给开门,在房里头哭着呢!”把她妈吓哩一跳,跑到绣花楼里头去哩,喊房门呢,女子不给开。她妈一蹦子跑到她大皇上跟前去哩,把她大吓哩一跳。她大跑着来,喊门呢,女子下来,把门开开哩。她大说的:“大的儿呀,有啥事呢,你给大说!大给你伸冤报仇!”

女子说的:“大呀,夜里黑哩三更时辰上,俄哥哥来哩,喊门呢,俄把门开开哩。俄哥进来坐下哩,这儿那个说的:‘你还没睡呢?’俄给的回答:‘俄扎鞋^②着呢。’俄哥说的:‘你把鞋搁下,咱两个拉一拉

① 多余添些子草:多加一些草。

② 扎鞋:缝鞋,纳鞋底。

话。’俄把鞋搁下哩，俄哥把俄的脸上呗^①哩一口，俄说的：‘哥呀，你做啥呢！’俄哥给俄说的：‘咱两个今儿黑哩(弄一个事)行个房。’俄没答应，够^②俄来哩，俄操哩一把，那个拿的一刀砍俄的头来哩，俄的手指一隔，把俄的指头砍掉哩。”他大给女子叫的大夫，来把指头子安上哩，包住哩。皇上害气哩，给当差人给的吩咐：“大门上你挖个井，俄的娃但说是念书回来，下到井里头，拿石头打死，把井填哩，谁但说是把这个事情管哩，俄回来把他们满门翻抄，鸡狗不留，挖地三尺！”皇上走哩，早回去哩。这个娃一早念书去哩，啥事也不知道。后晌哩，他妈心里不得过去，把丫环叫着来。这个丫环八十岁哩，他们信服呢。皇上的婆娘给这个丫环说的：“这是五个元宝，五斤金子，这是三个宝石，这些们，你拿上，在王家的三岔路口上等儿着，娃子但说是念书回来，到桥跟前，你给他就说给：‘从今往(后)你不准回家，你讨你的活命去！’”

这个丫环把娃抱住，连娃两个脸对脸，头对头，吼着哭哩一阵子，老婆子丫环回来哩，娃走掉哩。

走来走去，走到一个空遥深山，这可价走哩两个月哩。娃睡下，缓着呢。看着那旁个的高山，就这个山上一个大母老虎背哩一年的一个羊羔子，来喊哩三声，他的三个虎儿子跑出来哩。两个大的，一个碎的。这个母老虎就把这个羊撇下哩。两个大老虎儿子把这个羊羔子拉到这儿，拉到兀儿，这个碎老虎儿子吃不上。跑来跑去叫那两个把肉吃完哩。这个碎老虎儿子一口都没吃上。皇上的这娃说的：“你就跟俄一样。”把这个碎老虎儿子逮住哩，装到口袋里头背上走哩。

走来走去可走哩三个月，可到哩一个空遥(空样)深山里头哩。南面的山高头有一个大树呢，这个树六十格子^③壮^④，一百五十格子

① 呗：亲，吻。

② 够：伸手拉。

③ 格子：长度单位，约一尺。

④ 壮：粗。

高。这个树高头有一个黑鹰窝。它妈给儿子拿来一个碎羊羔子，叽里咋啦，喊哩三声，把鹰儿子打窝里喊出来哩。一出来哩，是三个。把这个羊羔子撇给，两个大鹰儿子把羊羔子拿爪子抠住，拿到这儿，拿到兀儿，撕些吃呢，不叫碎鹰娃子吃。跑来跑去，肉吃完哩。碎鹰娃子没吃上。这个娃跑上去哩，去把碎鹰儿子逮住哩。拿下来，装到口袋里。他背上走掉哩。

走来走去，朝东看，远远儿的一刺啦明^①。他就朝着那个明气走，走来走去，走到哩。走到跟前一看，这是单另的皇上的(城堡)。有个大海呢，人都朝海里头放。他去就问受苦的人呢，“俺走海里，俺受苦来哩，你得要不要？”出来哩一个受苦的人，说的：“你碎的很，你去找俄的写家去，算家去。”

他这儿跑着去，跑到衙门去，站哩个人，他岁数也不大，他是十八。“好吗？老哥，你好吗住在^②？你有什么活？俄想做活呢。”“哎，做木工活重的很，你做不动。那有轻活呢。你跟俄，洗脸梳头，做吃的，打择^③(zhe)房，洗衣裳，就是这个活。”“老哥，你站下，俄有两个虫尾(yi)儿^④呢，一个老虎儿子，一个鹰儿子，要肉喂呢。”“那是个啥，肉有呢，肝子、心、肠肠、肚肚多得很。”“对，好得很，俄给你做活。”

做来做去做哩三年哩。早头里年年给这个皇上给下的账算^⑤数儿找不满^⑥，总该钱^⑦。今年该下哩帐，数有下哩。这个的因此是哪个写家算下哩帐，这个(后一个)完不上^⑧。今儿黑哩，这个娃看写呢，这个算家算着呢，这个娃说的：“老哥，俄给你写，给你算，你缓些

① 一刺啦明：一道亮光，一线光明。

② 你好吗住在：你住得好吗？问候的话。

③ 打择：收拾。

④ 虫尾儿：小动物。

⑤ 给皇上给下的账算：给皇上报的账。

⑥ 数儿找不满：帐填不平，意即有亏空。

⑦ 该钱：欠钱。

⑧ 完不上：填补不了。

睡去。把你乏的。”“哎，你会算吗？你会写吗？”“俄可咋不会写，俄可咋不会算？！俄给你写上呢，你明儿早起把错一查，对哩！”

这个算家睡下哩。这个娃把一晚夕的活做哩两点钟。早起起来，算家说的：“你把你夜来黑写下的活拿着来，叫俄看一下。”“哎哟，你写得好，能成，一个错都没有的。”就到这儿，有数有财贝哩。

这儿一个皇上把国家的主数(?)、金数一查，皇上三年里头挣哩一万贴子^①。皇上就到书场里查活来哩。把写下的手字看下，端端儿走到写家的房里哩。进哩房里头呢：“这是阿塔儿来的一个客人？”

这个娃站起来哩：“好吗？主人！”“好吗，小哥儿？你姓啥？你的名字叫个啥？你顺阿塔儿来？”“主人问。“俄是一个学生，俄挣两个钱来哩。”“好，好，好，你把几册儿书念完哩？”“俄念哩四册儿书。”“你会写？”“俄不会写，主人，俄写不了。”“你把生毫^②拿上写！俄给你说！你写：张书闭书言难开。”这个娃说的：“张书闭书这就是个，心里一满的事情说不出。”

皇上走哩，回去哩。停哩三个月，皇上打发的人接来哩。把他接着去，皇上给他说的：“你要在俄的京城里关口里做活。”娃说的：“好，能成。”娃说的：“主人，俄有一个难事呢，俄有两个虫尾儿呢：一个是老虎，一个是鹰，这个叫俄咋扔得下呢？！”皇上说的：“没事，你拿来，一天宰的一万生灵，还没有它吃的肉吗？！”

他给皇上做哩三年活，皇上把他看上，把他爱。皇上把皇上的女子给给他哩，叫他给皇上招驸马。皇上给他把事过哩。他做哩十六年活哩，一满算下来，二十八年哩。

他黑哩连婆娘两个睡着呢，做哩一个睡梦。他哭醒来哩。婆娘起来，不答应，给他说：“你哭着为啥？你是皇上的女婿，你短啥？明

① 一万贴子：一万元钱。

② 生毫：毛笔。

几个俄给俄大奏一本,杀你的头,不甚的①!”

第二天女子一早连她大闹哩一仗,说的:“你把俄给哩一个啥女婿,半夜深更他哭,你把他拷问,烧烤(?)。”

皇上把女婿叫着去哩。女婿给皇上跪下哩:“主人!什么错?”“你有瞒心错,你家里有啥人,你有头妻,你有二生孩②呢?!”女婿说的:“没有的。俄不哄,主人,俄的家里有大带妈,有个妹子,三个人。再没有的。他们做皇王,把俄隔门在外,为女子③。”

“好,好,好。”说的,皇上,“那也不是啥错,你回去把你大你妈看一看,你要多些儿兵马,你带上!”

“俄给主人回!一个兵马都不要,俄回去,俄自家来,自家去。”

他(回来)给婆娘说的:“拿个玉石碗,倒上一碗虎奶子,搁在窗台上,一天两头儿看。白奶发红色,而后带鹰报哩仇。”

这会儿他骑哩个马,走掉哩。走来走去走哩五个月。到到他们的(城堡里哩)。空遥深山,绿草长。走来走去看见一个细路路儿,这是一个人走下的路路儿。他就顺这个路路儿走。端端儿走在他大的金銮宝殿跟前去,院子里人骨头擦的就像山。号衣、金银擦的就像糖(塔?)。

他妹子把他看着哩,一个张子蹩④出来哩,“好吗?心连的哥?你咋把俄的都忘掉哩。俄三十几岁哩,你把俄给人也不给。大、妈叫妖魔鬼吃上哩。”“把你咋没吃?”“唉,俄钻到墙表里头哩,它把俄没看着。”一个张子蹩出去,马的一个腿吃上哩,“哥哥,你骑的马咋三个腿?”“俄骑的马没腿,都吃完哩。”

“阿哥,你坐下,俄给你烧茶去,这是一个弦子你弹上!”女子出去烧茶去哩。打炕柜子里头出来两个黄老鼠,两个老鼠怪话说的:

① 不甚的:也不会咋样。

② 二生孩:和其他人生的孩子。

③ 把俄隔门在外,为女子:因为女儿,把我撵出门外。

④ 一个张子蹩出来:一下子跳出来。

“哎呀，你快你快逃命！玄些儿^①女子来，把你都吃上呢。”

皇上的门前头有八个大白杨树呢，这娃上哩树哩。不大的工夫他妹子打后院里的陈窖里头出来哩，变哩一个骆驼大的白狐狸。一搭跑到房里去哩。房里去她哥不见得^②。她一个时辰里头把这个城堡里头寻完哩，没寻着。回来朝树高头看着呢，把他哥吓的仰绊子。喊她哥呢：“哥呀，你下来，俄不吃你，俄跟你回去呢。”她哥说呢：“俄不下来。”“你再不下来，俄啃树。”把牙拔下来，翻哩个过儿，拿上哩，把树啃脱哩。把一个树啃倒哩，她哥到哩第二个树上哩。

把他的婆娘叫一个大有钱汉请着浪亲亲^③去哩，她把窗台上的奶子忘哩，猛个子记起来，她就跑回去哩。窗台上的奶子成哩血棒^④哩，老虎带鹰在铁丝里头把毛都碰下来哩。他的婆娘把老虎带鹰扔开哩。鹰飞脱哩。老虎跑脱哩。跑来跑去到在那里哩。老虎带鹰连白狐狸征战脱哩。征来征去，老虎带鹰蹦不着（够不着）白狐狸。白狐狸把鹰一爪子上哩天哩，那后头的一爪子把老虎蹬的乌溜溜转。征战哩十二天哩，都乏哩，这儿白狐狸说的：“咱的都站下，缓一天一晚夕，叫俄把头梳一下，明几个要你的命，吃你的肉。”

这儿白狐狸、老虎、鹰都缓下哩。

这儿阵儿阿斯玛^⑤上过哩两个估言家^⑥，拉话着呢，一个给一个说的：“明几个下清风细雨下过，有坑水，鹰没站，上去，它打颤，马毛儿头打颤，沙子钻哩狐狸的眼窝，狐狸的跌地，老虎打哩它的腰，鹰抠眼^⑦。”

（原文如此，疑缺少内容。）

这回他下树，折回家，宝贝金银拿上，鹰老虎驮的他。他这回去

① 玄些儿：马上，就要。

② 不见得：没看见。

③ 浪亲亲：走亲戚。

④ 血棒：血乎乎的，血红的。

⑤ 阿斯玛：天，天空，波斯语借词。

⑥ 估言家：预言家。

⑦ 此句预言缺少上下文参照，较难理解，勉强译出。

到哩家,皇上丈人把他的位儿让了他。这会儿他做皇上,干事,护百姓。又:冬虫连根铲挖,三尺不留它!

20. 蟒 姑 娘

那会儿有一个小伙子名字叫的七三,他在口外里做买卖去哩。他拉来货在路上走着呢,黑里到哩一个乡庄边里哩。七三还没进乡庄呢,乡庄边里一个碎房房的门前里坐哩个年轻姑娘,哭着呢。七三到跟前这一看,年轻姑娘能有十六、十七岁,长得太体面得很。他把姑娘就问的:“姑娘你哭着咋哩?”

姑娘抬头这一看,一个小伙儿拉的骡子带货在她的面前里站着呢。她就说的:“俄一个人,俄大俄妈今儿十天哩,歿哩。俄这会儿剩下一个儿哩,想打这儿走呢,可是连一个亲亲都没有的。俄一个儿坐着呢,心里越思量,心里越熬(ngao)煎。”

七三思量下哩。他心里个家给个家说的:“俄也没是谁,俄大只给俄留哩这一点儿买拉孜^①,俄来去做的买卖过光阴着呢。她也没谁,但答应哩,叫俄把她办了,连她过一个光阴不好吗?!”七三朝这么一思量,之后给姑娘说的:“姑娘,你但不贪嫌俄哩,俄不贪嫌你。兀就好。”

七三黑哩连年轻姑娘立到房房儿里头,一到亮,赶早一早把媳妇驮到骡子上,走哩口外哩。他把货一卖,挣哩些儿钱,可买哩些子货,搭到骡子上连媳妇儿原到哩口里哩。

七三开哩个铺铺儿做的个小买卖,连媳妇儿住的呢。可是一天比一天他瘦下,脸黄黄儿下哩。

这一天他在铺铺儿里坐着呢,打铺铺儿前面过去哩个白胡儿老汉。白胡儿老汉原过来着呢,一站下,朝着他望下哩。七三打铺铺里

① 买拉孜:遗产。阿拉伯语 miras, 遗产。

出来,给白胡儿老汉说哩个赛俩木^①,之后问的:“老伯,你想买啥呢吗?”

白胡儿老汉把他打头儿看哩个脚底儿,之后说的:“小伙儿,俄啥都不要,俄看活哩一千年的蟒成哩精,之后变哩个人,这会儿啞你的血着呢,你把这个事情知道不知道?”

“不?!”七三蹊蹊的回答哩。

“但不知道哩,”白胡儿老汉给他说的,“你办下的家不是人,她就是蟒变下的女人。你但不寻一个方,阿一天^②兀就把你吃呢。”

听见白胡儿老汉的这个话,七三越蹊蹊,越害怕。他把白胡儿老汉问的:“这叫俄咋样呢?”

“但是那个哩,”白胡儿老汉可说的,“你今儿回去,不叫你的媳妇儿看见,吃饭的时候,给她的碗里抓一把盐。饭吃哩,睡下的时候,你装一个睡着的人,看见啥呢你到来不害怕,胆子放大。第二天给媳妇儿啥都不说。原开你的铺铺儿来。俄就在这儿等你呢。”

白胡儿老汉一说,原走哩。七三也原进哩铺铺儿里。他到来不信服老汉的话。难道是他媳妇儿就是个蟒?!可是一思量,他的媳妇儿走路开哩,就连长虫一样摇摇摆摆的。把媳妇儿的这个走势儿一思量起来,心里可泼烦开哩。一到后傍晚^③,他把胆儿放的大大的回去哩。一看媳妇儿做的汤饭,媳妇儿把两碗放到桌子上,出去取菜碟碟儿去哩。七三赶紧给她的碗里抓哩一把盐,连筷子搅给哩几下。他吃饭着呢,媳妇儿把菜碟碟儿端进来,放到桌子上,也吃开饭哩。他把一碗饭吃上哩。他那把茶一喝,喧哩些子买卖事情,之后睡下哩。七三装的睡下哩。时候三更里哩,七三看着呢,他的媳妇儿先动弹哩下,二回把头顺被窝儿里伸出来,脖郎^④伸的长长的,就像一条

① 说赛俩木:回族习俗,问了个好,问了个平安,“赛俩木”阿拉伯语借词。

② 阿一天:有那么一天。

③ 后傍晚:半下午,傍晚。

④ 脖郎:脖子。

壮筒子^①,打炕上溜下去,打门里出去,在院子里的渠里喝水脱哩。看萨,媳妇的身子在他跟前呢,头在院子里喝水着呢。先把七三吓炸哩,可是把白胡老汉的话一思量起,他没害怕,定定儿睡着呢。媳妇儿把渠里的水喝过,钻到被窝里头,可睡下哩。第二天赶早,七三给媳妇儿啥话都没说,连天天明儿一样,把饭一吃,原开铺铺儿去哩。他到去的时候儿,白胡儿老汉在铺铺儿跟前可价等他着呢。七三给白胡儿老汉说哩个赛俩木,之后黑哩半夜里遇下的事情说给哩。白胡儿老汉一听,之后打腰里掏出来哩个碎匣(ha)匣儿,给给七三的手里,说的:“俄给你没说嘛,你办下的媳妇儿不是人,她是活哩一千年的蟒,之后成哩精哩。她变哩个体面姑娘,嫁哩你哩。可倒好,俄把你碰见哩,但不碰见,再停一两天,你的媳妇儿原变成蟒就吃你呢。今几个回去,把这个匣匣儿挂到门高头,匣匣儿里头有宝剑呢。它不伤人,伤的是成哩精的怪物。今几个黑哩你的媳妇儿原变砣蟒,啞开你的血哩,匣匣儿咔嚓的响一声呢,之后宝剑伤她呢。你别害怕,今几个回去,胆放大大的,你睡你的觉。”

七三给白胡儿老汉道哩个谢,让的叫进铺铺儿里,可是白胡老汉没进去,说的:“你看,那是谁?”

七三身子拧过来这一看,没是谁。身子拧过来这一看,白胡儿老汉不见哩。七三越蹀蹀下哩。他才明白哩,白胡儿老汉才是神仙。七三把铺铺儿开开,做哩一天的买卖,到后傍儿原回去哩。他朝房里进着呢,随便儿把神仙给给的匣匣儿挂到门高头哩。媳妇儿把他没看见,在灶火里做饭着呢。媳妇儿把饭放到桌子上,连男人吃哩喝哩,之后睡下哩。七三睡着呢,一到半夜里,觉谋的就像雷炸哩,得啥咔嚓哩这一声,把他争一点震过去^②哩。他一张子跳起来,看呢,媳妇儿不见,可这一看,一溜子火点可闪给哩三下,原钻到匣匣儿里头哩。七三把灯点着,把地下这一望,这一个蟒死着呢。把它叫宝剑分

① 壮筒子:大粗管子。

② 争一点震过去:差一点震晕过去。

哩三截子。他没贪慢,赶紧把衣裳穿上,把三截子蟒抹出去,装到车上,拉远远的,挖哩个坑,埋掉哩。

七三把他住下的房撇哩,在单另处买哩个一住房,二回重办哩个媳妇儿,过哩好光阴哩。他的脸上的颜色也变过来哩,一天比一天发福哩,一下好看哩。他的媳妇儿给他养哩很几个儿女。他把儿女调养大,叫成哩人哩。成哩人的儿女把他连他的媳妇子服侍到老,叫舒坦哩。

21. 蛛 蛛 精

那会儿有一个老婆儿呢。她守哩个女子带儿子。给儿子把媳妇儿也娶给哩,老婆儿的女子长大哩,也长的体面。老婆儿看的呢。女子的脸一天比一天黄下哩。她跷蹊的问女子呢,可是不敢问。老婆儿给媳妇儿说的,叫把女子问呢,从啥她的脸一天比一天黄下哩。媳妇儿到哩小姑儿跟前就问的:“你咋哩? 害的啥病? 脸一天比一天黄下哩。”

小姑儿说的:“谁知道呢,黑哩来一个美貌小伙儿,睡到俄的跟前就啞俄的血呢。他说的,叫俄把这个事情给谁都不叫说。但说,就做死呢。”

媳妇儿二日子^①把这个跷蹊事情给婆婆说哩。婆婆一下知道哩,这是个精气。她把丝线绕哩个疙瘩,给媳妇儿说的:“你把这个一疙瘩丝线连针拿去,给给她的手里。你给她说,几时那个精气来哩,走的时候叫她把他的姓问。那个一定说呢。走的时候把线头儿穿(kuan)到针上,叫别到精气的脊背上。他走到阿塔儿,线头就到那塔儿呢。”

媳妇儿把话听好,把一疙瘩丝线连针拿去给给小姑儿的手里哩,把做啥事情的也说给哩。小姑儿答应哩。一到后傍儿,她就等哩精

① 二日子:第二天。

气哩。

黑哩人睡定的时候,那个精气来哩。他睡到老婆儿的女子跟前,把她的血嘞够,刚(jiang)没走呢,这个女子把他问的:“你一走,你几时来呢。我不知道,你的姓啥?”

精气变下的美貌小伙儿说的:“俄的姓是袁珠(院蛛),袁珠下来强珠(墙蛛),强珠下来朋珠(棚蛛),朋珠下来龙珠(笼蛛)。俄的姓是龙珠。”

这个精气小伙儿身子拧过去走着呢,这个女子把线头穿便宜(bianyi)的针别到他的脊背上,绕给哩两下。那个出去走哩。她把线直放的呢。放哩不大的工夫,线也站下哩。

第二天老婆儿连媳妇儿跟上丝线走哩。丝线先打院子里拉出去,上哩墙哩,打墙上走哩。丝线之后打棚高头过去,到哩一个棚口上,打一个笼里头拉进去哩。老婆儿连媳妇儿朝笼跟前没敢去。他们害哩怕哩。老婆儿连媳妇赶紧叫哩三四个人,来把笼里头一看,这一个蛛蛛连鳖盖^①那么大,两个眼窝红的就像火子儿。男人们也害哩怕哩,都不敢逗。他们正思量的呢,就这个口儿里,天气猛阴下来,咔嚓的雷响的,一下把成哩精的蛛蛛抓哩。人都跷蹊的各回哩各的家哩。打那一天,老婆儿的女子也安稳哩,一天比一天脸上的颜色变过来,一下好哩。

22. 江 鹅

那会儿有一个老汉连老婆儿,他那守哩个儿,名字叫的江鹅。他还碎着呢。江鹅长大时候把他父亲歿哩。剩下儿连他妈两个哩。江鹅一天打柴卖的养活他妈着呢。这一天他在江沿上打柴着呢,江里头闪出来一个鳖盖,脊背里有两个珠子。江鹅把鳖盖逮住,把珠子抠下来哩。这是两个宝石。他把宝石装到怀窝里,柴背上回去哩。江

^① 鳖盖:鳖。

鹅一进房,把两个宝石掏出来哩。黑洞洞的房一下亮豁下哩。他妈看着宝石蹀蹀下哩,她就把儿问的:“这是阿塔尔的两个宝石?你哈巴把阿那的命害哩^①。”江鹅给他妈把鳖盖的事情说哩,之后给他妈可说呢:“妈呀,你把这个搁下。咱娘们两个得势的日子在这两个宝石的高头呢。”

江鹅天天可打柴去着呢。这一个日子,他在树林里头打柴着呢。树的股上^②架着一个大老虎,不得出来在半空里吊拉着,眼泪淌着哭着呢。江鹅走过老虎,他满过一拧^③,心里说的:“这也是个命灵嘛,叫俄给它把命救下。”他说老虎呢:“哎,俄的老虎,叫俄给把命救下,你再有良心哩,你不吃俄哩。你再没良心哩,你把俄吃了呢。”

江鹅看着呢,老虎不停(teng)淌眼泪着呢,他可问的:“你不吃俄吗?”

老虎把头点哩三遍,江鹅攢哩个劲,把老虎的后半截子的腰一掐,老虎下来哩。拧过来,头一低,给江鹅拜哩三遍,一下说出话哩:“哎,俄的兄弟呀,不是你,把俄连家(?)得饿死这哩。”

老虎把个人的胡子拔哩三枝儿^④,给江鹅可说的:“你再啥时候有难处,你把这个一枝胡子点着,俄就到哩。那个时候俄给你补心^⑤。”

老虎走哩,江鹅把柴背回去哩。他第二天可打柴去哩。今儿他走远处哩。江鹅碰见一个房,他进去一看,一个老婆儿连小伙儿坐着呢。老婆儿也看着呢,进来哩一位小伙儿。她把江鹅打头顶儿看哩个脚尾(yi)儿,之后问的他是谁,当下干啥着呢。江鹅给老婆儿把个人的穷光阴说给哩。老婆儿一听他的话,之后说的:“哎,俄的娃,俄活哩一百几十岁哩,光守哩个儿,俄想叫他连你一搭里打柴去,你两

① 哈巴把阿那的命害哩:是不是把谁的命害了。

② 树的股上:树杈上。

③ 满过一拧:往后一扭头。

④ 三枝儿:三根。

⑤ 补心:招待。

个弟兄还好。”

老婆儿的儿子的名字叫的范易仇^①，他比江鹅大(dao)两岁。从这个上范易仇给江鹅当哩个大哥。江鹅把他领出去，打哩些子柴禾回来哩。他妈看着呢，儿领哩个娃，就问的：“你把谁的娃领回来哩？”

“兀^②是一个一百岁老婆的儿，俺两个结拜哩兄弟哩。他比俄大，因为这个上他是俄的大哥。”

他妈没言传，可是她刻(kei)谋^③来着呢，这个娃不是一个好人。就这么价，江鹅连大哥天天打的柴禾一卖，过活光阴着呢。

这一天，皇上 bia 出来哩一个告示，在告示高头写的：“谁再给皇上拿来两个宝石，把皇姑娘许给那个人呢，还叫他做大官呢。”听着皇上的告示，江鹅连范易仇把家里的两个宝石拿上，朝着皇上的金銮宝殿里走哩。半路上范易仇给江鹅使哩个哈心，他告谋^④说江鹅着呢：“兄弟呀，你比俄小，不好看，叫俄把宝石拿上去给皇上。”

江鹅没知道他范易仇使下的哈心着呢，他把两个宝石给给大哥哩。他那走哩一晌路，到哩皇上的金銮宝殿哩。江鹅说范易仇呢：“大哥，你把宝石拿进去之后，把你的兄弟江鹅不忘哩。”

“对！”范易仇给江鹅回答哩。

范易仇把两个宝石拿进去给给皇上哩。他把江鹅给皇上没说。皇上把两个宝石一拿，给范易仇把皇姑娘许给哩，还叫他做哩大官哩。江鹅在京楼外等他哥着呢。越等他哥越不出来，他给把门的衙役说的，叫把他哥叫出来呢。衙役进去给范易仇说的，兄弟等他着呢。范易仇听见衙役的话，吩咐的：“你把他拿去押(nia)下！他是哈

① 范易仇：意为“反易仇”，即以怨报德，对恩人以仇相报之义。下文内容亦是。

② 兀：他。

③ 刻谋：思量，琢磨。

④ 告谋：央告，请求。

巴草花子^①，俄认不得他。”

衙役出去把江鹅拿去押下哩。范易仇给江鹅定哩大罪，正月里十五叫杀他呢。江鹅在狱里坐着呢，他的心熬(nao)煎的说是：“人人说的你是异端^②，你到来^③异端嘛。你叫俄不报，你反易仇哩。”

把门的人听着他的话问的：“哎，小伙子，你说的啥嘛？你没有一个记忆儿吗？你没有救一个虫儿的命嘛？叫(它)来给你救一个命。正月的十五到得哩，杀你呢，你还做(啥)呢！”

江鹅一下把老虎的三枝胡子儿记起来哩。他忙忙的把老虎的一枝胡子点着，给糊气^④缝缝子里塞着去哩。头到第二天把那个城堡里叫八十三万老虎围严哩，把人们吓得都不敢出城外哩。皇上忙哩，他赶紧 bia 出来一个告示，说的：“谁再把这些子老虎退四十里，俄叫他做大官呢。”

江鹅打听着皇上的告示，他在狱里喊的：“俄能退！俄能退！”

单另一个把门的听见他的话说的：“你把你孽障！丢下^⑤两天杀你呢，你还能叫八十三万老虎退四十里呢！”

第二个把门的说头一个把门的呢：“你叫他退去，今儿嘛明儿嘛他还是死哩的人。”

第二个把门人走到皇上的面前上说的：“给皇上下跪！”

“啥话？”皇上把他问的。

“押下的那个小伙子说的，他能把八十三万老虎退四十里呢。”第二个把门的给皇上说的。

在皇上跟前坐的范易仇给把门的吩咐的：“你把他拿出来，叫退去！八十三万老虎把他吃得连骨头(gudu)都不剩。”

把门的打金銮宝殿里出去，去把江鹅领到皇上的面前哩。皇上

① 是哈巴草花子；可能是叫花子。

② 异端：坏人。

③ 到来：到最后(确实是)。

④ 糊气：土块，土坯。

⑤ 丢下：剩下。

把江鹅问的：“你能退吗？”

“俄能退。”

“你要啥呢？给你给些子兵马吗？”皇上可把他问哩。

“俄啥都不要，你给俄给一条绳就对哩。”江鹅给皇上答回的。

当差的人们听见江鹅的话，都给跷蹊下哩。他那一个给一个说的：“这娃要绳子 zua 呢？他想连一条绳拴八十三万老虎呢吗？”

皇上也跷蹊下哩，可是他没言传，给江鹅给哩一条绳。江鹅把绳子拿上没言传，出去，端端朝八十三万老虎跟前走哩。

一个老虎嘴张着，报急^①一样，朝着他来哩。江鹅把老虎问的：“哎，老虎，你得是俄的老虎哥？”

老虎头一点说是：“就是，你叫俄连皇上文见呢吗还是武见？”

“文见是个啥？武见是个啥？”江鹅把老虎哥问的。

“文见是个，俄退四十里。武见是个，俄把皇上的城堡带金銮宝殿踏平呢。”老虎说的。

江鹅说老虎呢：“再是那个，你文见哩。”

“皇上许哩个啥？”老虎把江鹅问的。

“皇上许哩个大官。”江鹅说的是。

老虎说的：“再是那个，俄退四十里，等你呢。皇上再朝着他许下的话把事情不干，俄把他的城堡连一满的人一个都不留。”

老虎哥吼哩一声，地面就像动弹着呢。喝愣倒腾的就像荒戈壁倒哩位^②，八十三万老虎退哩四十里。江鹅原进哩城堡哩。他走到皇上的金銮宝殿里哩。皇上把他问的：“退哩吗？”

“退哩。”

皇上打发人出去叫看哩。实打实八十三万老虎退哩四十里。他给江鹅给哩个大官。皇上把江鹅问的，咋样把八十三万老虎退哩四十里。江鹅把一满事情打头儿到脚尾儿齐齐说给哩。皇上才把事情

① 报急：这里可能指急吼吼的样子，转写字不一定确切。

② 倒哩位：颠倒过来。

明白哩。他给哩个吩咐把范易仇拿出去杀哩。把皇姑娘给给江鹅哩。皇上看着呢,八十三万老虎退哩四十里也罢,他还害怕着呢。因为这个上,他给江鹅说的,叫把一满老虎打发走呢。江鹅可打城堡里出去,到到老虎跟前哩。他说的:“老虎哥,皇上朝着他许下的话把事情干哩,这阵儿你能回去。”

老虎哥一听江鹅的话,吼哩两声,八十三万老虎就连恶风一样,土扛(gang)的^①朝着山里走哩。

江鹅原进哩城堡,到哩金銮宝殿里。皇上把他双手接迎哩。过哩没大的^②日子,将俄把他老妈搬到金銮宝殿哩。她就这么价给皇上当哩驸马,连媳妇子过哩好光阴哩。

23. 金 鱼 儿

说是那会儿有弟兄三个呢。顶大的名字叫的老大,第二个的——老二,第三个的——老三。他们商量的学手艺的呢。老二连老三出哩门,走哩外国哩,老大剩下,给一个员外受哩苦哩。老大给员外种的七、八块子麦子。他给员外受哩很几年的苦。这一天老大割麦子着呢,得打哪里来哩个白仙马,在麦子的高头空中里来去跑着呢。老大蹠蹠下哩,心里思量的,这到来啥马,四个蹄子在麦子梢梢儿上踩的呢。他把这个事情给谁都没说。第二天,老大可割麦子着呢,那个仙马可到来在空中里,在麦子梢梢儿上来去跑着呢。他回去把这个事情给员外说哩。员外蹠蹠下哩,之后给老大说的,叫把仙马逮住呢。第三天老大可割麦子着呢,仙马可来哩。他逮仙马去哩,可是仙马说出人的话哩:“哎,老大,你也别逮我哩,我个儿给你帮忙来哩。你骑到我的脊背上,咱们一时三刻把这几块子麦子割掉呢。”

老大越蹠蹠下哩,想骑到仙马的脊背上,可是胆小的不敢到

① 土扛的:尘土四扬的。

② 没大的:这里指不长的。

跟前。

“你别害怕哩。”仙马说的。

老大到哩仙马跟前，把它的脊背一捋，一拍，之后骑上哩。仙马把老大驮上，在空里来去把七块子麦地里的麦子割掉哩。仙马给老大说的：“今几个够哩，明几个把剩下的那一块子麦地里的麦子再割。”

仙马打空里走哩。老大也到哩员外的家里哩。员外把他问的：“你把仙马逮住哩吗？”

老大给他说的：“没有的，逮不住，站不到跟前。”

“割哩多大的麦子？”

“割哩七块子。”

员外没信服，可是把这个跷蹊事情他装在心里，之后可说的：“明几个我个儿^①逮仙马呢。”

老大再说啥。第二天员外也到哩麦子地里哩。他这一看，实打实，老大把七块子麦子地里的麦子割掉哩，还割的齐的很。就这一天仙马没来。员外把仙马没逮住，心里一个病回去哩。

老大也回来哩，他睡下哩。黑哩老二连老三给他托哩梦哩，说的他们到哩难处儿哩，没有搭救的人。老大惊醒来，才是一场梦。他思量下哩，要搭救两个兄弟呢。赶早他到哩员外的跟前要算账呢，员外不答应，叫把剩下的那一块子麦子地里的麦子割掉呢，之后连他算账呢。可是老大没答应，说是走呢。员外把算盘拉过来，一拨两拨，说是老大没挣下一个钱，到来把帐该下^②哩。老大连他嚷脱哩。员外说的，但他把那一块麦子地里的麦子割掉，那会儿给一点儿钱呢。老大没答应，打员外的家里出去找两个兄弟去哩。老大走哩很些子路，他把几个山翻过，把几个河鳧过哩，临尾儿到哩一个水泉跟前哩。泉的水打一个渠里淌上出去的呢。他蹲到泉眼子上缓的呢，泉里头看

① 个儿：个人，自个儿。

② 把帐该下：欠哩帐哩。

见哩个金鱼儿。老大朝着金鱼儿望着呢,金鱼儿说出人的话哩:“这一位人,走哪里去呢?”

老大蹀蹀下哩。他就回答的:“我上路找我的两个兄弟去着呢。”

金鱼儿说的:“我知道呢,你的两个兄弟到哩难处儿,没人搭救他们。”

“你但知道,给我说,他们在哪塔儿呢?”老大把金鱼儿问的。

“你打这个渠沿子上去,”金鱼儿说的,“碰见一个老婆儿呢。她在树上蹲着呢。老婆儿看见你,叫把她往下挡(chou)呢。你把她打树上往下挡的时候,小心,叫老婆子连拨死拨活的狼牙棒把你别拨死哩。打那塔儿一旦你过去,顺渠沿子上再走些路,就到三条路上哩。右傍个的路,人去人不死,马死呢。当中间的路是人去人死呢,马活呢。左傍个的路是人去人也不死,马去马也不死。老二打左傍个的路上走哩,为皇上的第七个女儿,他明儿黑个儿连七个头的猛蛊子征战呢。老三打右傍个的路上走呢,叫青狼把他的马吃上哩,这会儿青狼驮的他。这会儿你快去。”

老大给金鱼儿道哩个谢,起来,顺渠沿子上走哩。他走哩不大的工夫,碰见哩个老婆儿,她在树上蹲的呢。老婆儿看见老大就说的:“哎,我的娃,我昨儿上路,一到这儿天气黑哩,害怕狼吃上,我就上哩这个树,蹲哩一晚夕。这会儿不得下去哩。等人就等哩明哩。家里有一个孙子呢,得到咋样子下哩。你揽一个塞瓦布^①,把我打树上挡下来。”

老大这一看,老婆儿太老的很,也孽障的很。把金鱼儿说下的话忘掉哩。他就去把老婆儿打树上挡下来,刚没走呢,叫老婆儿把他连拨死拨活的狼牙棒拨死哩。老大就躺到那塔儿哩。老婆儿一张子跳到树上,原蹲下哩。就这个口儿里,来哩个打围的。他到树跟前时候,老婆儿呻唤的给他说的:“哎,我的娃,我昨儿上哩路,一到这儿

^① 揽塞瓦布:行一个好,做一个好事。塞瓦布,阿拉伯语借词,善行。

天气黑哩,害怕狼吃上,我就上哩这个树,蹲哩一晚夕。这会儿不得下去哩。等人就等哩明哩。家里有一个孙子呢,得到咋样子下哩。你揽一个塞瓦布,把我打树上挡下来。”

打围的把老婆儿一望,太老的很,也孽障的很。可是细细看起,她疹扎的很。他不苏醒下哩。自家给自家说的:“我到来不信服。她这么老,咋么价上哩树哩?但怕这不是人,太疹扎的很!”打围的把树的那一下里这一望,一个死人躺的呢。他知的好,这个老婆子不是人,她到来一个鬼。打围的可听萨,树高头的老婆子呻唤的太不得成哩,他自家给自家说的:“我把你看一下,你还咋么价呻唤呢?!”打围的到树跟前去,可这一看,老婆儿的手里还拿的拨死拨活的狼牙棒。打围的一下胆徒^①哩,他在心里思量的:“哎呀,但怕她连这个拨死拨活的狼牙棒把过路的人往死里拨的呢。你等的些儿,我叫你认得呢!”他把老婆儿打树上挡下来哩,看萨,老婆儿把拨死拨活的狼牙棒拨打围的来哩。叫打围的把拨死拨活的狼牙棒一把叼过来,把老婆儿个人拨死哩。打围的连拨死拨活的狼牙棒的这一头儿把老大拨哩个一顿,老大一张子跳起来,就说的:“我咋给睡着哩?”

打围的说的:“你没睡着,叫老婆子把你连拨死拨活的狼牙棒拨死哩。”

老大才明白哩,他来的时候碰见哩个老婆儿,叫把她打树上挡下来呢。他把老婆儿挡下来哩,再不知道啥哩。老大给打围的把过哩的一切事情说哩。打围的一听,之后把拨死拨活的狼牙棒给给老大,他原打围去哩。老大把拨死拨活的狼牙棒拿上顺渠沿子上走哩。他走哩些路,碰见哩个那么大的一个青狼。青狼吃他来哩,他给狼说的:“哎,狼,你别吃我哩。我上路找两个兄弟的呢。”

“你的兄弟都是谁?”

“我的兄弟,一个是老二,一个是老三。”

“哎,我知道呢,”青狼说的,“老二顺人去人不死,马去马不死的

^① 胆徒:害怕。

路上走哩。老三顺人去人不死,马去马死的路上走哩。我把他的马骑上哩,这会儿一天到黑我把他驮的呢。把老三驮的我细细不得哩。你是谁?”

“我是老二连老三的大哥老大。”老大给青狼回答的。

“但是那个哩,”青狼可说的,“快把我骑上,咱们找老三走!他,但怕在皇上的花园子里。老三把皇姑娘看上的呢,可是没有金银子。从这个上,娶不上。今几个皇姑娘在花园子里散心来着呢,我想给老三帮的把皇姑娘娶给呢。”

老大把青狼骑上哩。他们少时到哩皇上的花园子里哩。老大连青狼进哩花园子里找开老三哩。老大这一看,老三在一个树底下趴的等皇姑娘几时进花园子呢。老大到跟前,把他叫哩一声。弟兄两个就抱头相哭。他们两个坐下喧脱哩。青狼到跟前给他们说的:“你们弟兄两个打花园子出去,在滩道里等我。皇姑娘这里一进花园子里,我把她驮到脊背上,到你们跟前呢。”

弟兄两个,打皇上的花园子里出去,到哩滩道里,等哩青狼哩。青狼藏到花墩子底下,等开皇姑娘开哩。这个时候皇姑娘连丫环们进哩花园子里哩。青狼一张子打花墩子底下跳出来,把皇姑娘驮到脊背里,打花园子里出去哩。把丫环们吓的,一个都不见哩。青狼把皇姑娘少时驮到老大连老三跟前哩。老三把皇姑娘娶上哩。青狼把老大,老三带皇姑娘驮上找老二去哩。他们打人去人不死,马去马死的路上出来,顺人去人不死的,马去马不死的路上走哩。

再说老二哩。他打人去人不死的,马去马不死的路上去,到哩一个城堡上哩。把这个城堡里的人们叫七个头的猛蛊子整的细细不得哩。它天天明儿吃的一个姑娘。这一回的册子^①到哩皇上哩。皇上有七个女儿呢,他把第七个女儿给给猛蛊子叫吃呢。皇上的人们把第七个皇姑娘送到城外的一个壕沟里,撂下,都原回去哩。第七个皇

^① 这一回的册子:这一回的名单。这里指这一次轮到皇上了。

姑娘坐下在壕沟里哭着呢,老二到来哩。他给第七个皇姑娘宽的心,说是不叫害怕哩,一定杀猛虫子呢。他们喧的呢,一下黑风黄风刮脱哩。这是七个头的猛虫子来的呢。老二一张子跳起来,把刀拿便宜,等哩七个头的猛虫子哩。他把第七个皇姑娘叫站到一棵树背后,之后势到七个头的猛虫子跟前征战脱哩。老二连七个头的猛虫子征战的功夫大哩,他把两下里的六个头杀哩,当中间的头上他乏散活^①哩。猛虫子的血淌的把他淹脱哩。老二把一满劲攒上,把猛虫子的真头一刀杀掉哩。他去坐到树根子里,把脊背靠到树上缓下哩。第七个皇姑娘把她的金别针子别到老二的衣裳上哩。就这个口儿里,青狼把老大老三带他的媳妇子驮上来哩。老大连老三这一看,满壕沟里都是猛虫子的头。他们这可一看,老二成哩个血头郎,脊背靠的树坐的呢,跟前一个姑娘给他擦脸的呢。老大老三到跟前哩,弟兄们遇面哩。他们抱头相哭,老二把第七个皇姑娘娶上哩。青狼把他们都驮上朝家里走脱哩。他们走的呢,碰见哩一溜子骆驼链子^②。一到跟前,老大给骆驼链子的掌柜说的,叫把他们都驮到骆驼上呢。

“你把他们驮上,我再没哈尔力^③哩。”青狼一说,之后走哩。

骆驼链子的掌柜把他们驮到骆驼上哩。老大这一看,一个骆驼上驮的一个太吉俊的姑娘。他思量的,但怕,(是)掌柜的女子。老大把这个姑娘看上哩。骆驼链子的掌柜也思量的:“把这三个小伙儿一拾掇,把那两个媳妇子办上不好吗?!”他把主意朝这么一打,走脱哩。他们到哩一个店上站下哩。黑哩,都睡下哩。可是老大睡不着,起来,出来哩。他把园子里转着呢,一个房子里的灯还点着呢。老大慢慢儿溜到窗根子底下,把房子里头溜哩一眼。骆驼链子的掌柜连个人的伙计们商量的,咋么拾掇弟兄三个呢。老大把骆驼链子掌柜的坏心一知道,原到哩他站下的房子里哩。他把刀拿上,去站到

① 乏散活:太乏了,太累了。

② 骆驼链子:驼队。

③ 哈尔力:力气,力量。阿拉伯语借词。

那伙的房门背后哩。他站的工夫不大,打房子里人们一个一个价出来开哩。老大出来一个杀一个,他把一满杀完哩,临尾儿骆驼链子的掌柜也出来哩。他这里一出来,叫老大把他一刀杀掉哩。老大把他们一拾掇,把两个兄弟的带他们的媳妇子们喊起来哩。他给兄弟们把遇下的事情说哩。这儿弟兄们把骆驼链子吆上,把掌柜的女子也驮上回哩家哩。一到家里,老大把骆驼链子掌柜的女子娶上哩。弟兄们把骆驼链子分开,各儿过哩各儿的光阴哩。

24. 人心不足蛇吞象

一个老婆子养的个人儿子,儿子念书着呢。就把长虫一拿儿^①他喂的呢。天天每儿^②拿的个馍馍喂长虫呢。那一天这娃考书去哩。一个月没回来。这个长虫没吃的哩。吃的路上人。路上的人稀路断。皇上挂哩匾:“谁再把这个妖怪降(xiang)下去,好马得骑,高官得做。”(可是)没有降下去的人。

那一天这个娃转回来哩。妈妈的说着呢:“皇上家挂出来的匾,路上的妖怪吃的路断人稀。”

这个娃出去浪去哩,碰见他的连手^③问当^④哩:“好吗你?咱们走馆子里吃大半斤^⑤。”他连手给他说的呢:“西路上出来哩妖怪哩,皇上把匾挂出来哩:‘谁再把这个妖怪降下去,好马得骑,好官得做。’”这个娃说呢:“我能成。我能把它降下去。”他连手说的:“走!看匾走!走皇上的衙门里看匾呢!”他们俩去哩皇上那哩。皇上说的:“你能成吗?”这娃说的:“我能成。”

这娃该那头儿出去,走到西路上的,碰见哩他的喂下的长虫。就

① 一拿儿:一直。

② 天天每儿:每天。

③ 连手:朋友。

④ 问当:问候,问好。

⑤ 大半斤:拉面,源自新疆伊犁地区的回民说法,指一份拉面约有半斤多之义。

给长虫这个娃说呢：“走，咱们俩，我把你拿到山里头。”这个娃娃把长虫拿去搁下哩。这个娃回来哩，头一天第二天这个路车也走开哩，人也走开哩。皇上把这个娃叫去哩，给哩个官。

那天，那的皇上女子不行^①哩。先生看哩，叫吃活蟒的心呢。匾挂出来，皇上说的：“谁再把活蟒的心找的来，我把我的女子给呢。”

这娃在皇上跟前去哩：“我能成！”

皇上问的：“你能成吗？”这娃说的：“我能成！”这个娃走掉哩。到他的蟒跟前哩。蟒乌热^②知道哩。他给蟒说的呢：“我取你的心来哩。”蟒把嘴张来哩，他取哩一点儿拿来哩。给给这个先生看哩，就是活蟒的心。拿去给给这个丫头吃上哩，丫头的病节节^③好哩，往前来^④哩。把这个丫头给这娃哩。

那天，那的单另的皇上的女子可^⑤不行哩。叫这娃哩。这娃去哩。皇上说的：“你再取一点儿蟒的心，我给你三个骆驼的银子。”这娃说的：“对。”这个娃走掉哩，取去哩。去到蟒跟前哩，他可问蟒要心哩。蟒把嘴张开哩，他取去哩。取哩一取，他把蟒取死哩。蟒把嘴闭上哩。把他也捂死哩。他死到蟒肚子里头哩。

这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

25. 神仙卖话

从前的光阴上有一个小伙子呢，他的名字叫的老实^⑥。他黑明给人们受的苦，挣哩些子钱，老实望想的要办一个家呢。他把一个姑娘看上，连她结哩婚哩。老实可给富人们受的苦，挣哩些子钱指望的

① 不行：得了重病。

② 乌热：已经。源自俄语借词 уже。

③ 节节：渐渐，慢慢。

④ 往前来：好转。

⑤ 可：又。

⑥ 老实：取此名意味着故事主人公是个老实人。

做一回买卖呢。因这个上他跟的买卖人们上哩口外做买卖去哩。路上大有钱汉们把他糟蹋的,失笑哩一阵子,可是老实没言传。把这一伙的糟蹋揽上装到心里哩。收口儿他们到哩口外哩。买卖也做哩红哩,老实也挣哩些子钱。这会儿买卖人们收拾的回家呢。老实把自己的东西绑到一个骡子上哩。可是他看有二十两银子呢。老实一思谋,把这些子银子做啥呢。老实要给妻人买些子礼性,叫她高兴去。他到街上买东西去哩,看见哩个老人。哪个老人喊的:“卖话来!卖话来!”老实听见卖话的事情,一下跷蹊下哩。他到跟前问哩一声:“你买的啥话?”老人回答的:“我卖的说的话。”

老实说的:“你说,我听!”

老人把他一望,之后说的:“不,你先给我给二十两银子,之后我给你说。”

听见老人的这个话,老实越跷蹊下哩。心里个家给个家说的:“他咋就知道哩我有二十两银子呢。”他可思量脱哩。收口儿在心里可说的:“对!叫俄给他把二十两银子给给!看他说啥话呢,但怕是好话。”老实把老人观给哩一眼,之后说的:“老师傅,我给你给二十两银子,你给我把你的话说。”

老实把钱掏出来给给老人哩。那个把二十两银子望住给老实说的:“小伙儿,我看你是个明心人,我给你说,你留神听:

头一个是坑坑子店你别住去,

第二个是雨大你别避,

第三个是半路里讲话听到底,

第四个是灯倒油头你别洗,

第五个是有话说给主问的^①,

第六个是一斗谷子三升米。”

老人把这个话说完,给老实说的:“留神好哩吗?”

老师回答的:“留神好哩。”

^① 主问的:依据下文,即审问的。另记录故事人为 zhu wen,是人名朱文。

老人说的：“你朝后看，那是谁？”

老实头朝后一拧看萨，没人。可拧过来看萨，老人也不见哩。把他吓得就像晕过去哩，觉谋的腿都战开哩。老实坐下来，一思谋，一下明白哩。这是神仙卖哩话哩。老实赶紧到哩店里哩。老实把遇下的事情给谁都没说。第二天赶早他们打口外里起哩身哩。头一站，买卖人们就站到一个坑坑子店里哩。老实一下把神仙的卖给哩的话思想起来哩。他给买卖人们啥话都没说，出去站到外头凉上哩。到哩半夜里哩，老实听得得啥声响脱哩，可是他没分辨。老实头抬起，看萨，打山傍个水下来的呢。他还没防顾住呢，一时三刻山里的水把坑坑子里头的店淹满哩。老实眼睛闭下可睡下哩。第二天赶早起来一看萨，大坑坑子里头的店一影儿都没剩，光是连一马平川一样，淹死哩的人们带单另东西们在水面里飘着呢。老实把个家的骡子拉上走哩。

走的呢，他远看见个人也拉的骡子走的呢。老实把他撵上，一搭里走脱哩。那个人看见老实的垛子，心里生哩坏哩。可是老实把他的坏觉来哩。他装得没留神的人一样，现拉磨，现走^①脱哩。他们走半路里，天气猛猛的大变哩，一时三刻雨下的就像连缸子^②往下倒的呢。他们一下看见哩个神乃波波^③。那个人说的，要避雨去呢。老实听见他的话，一下把神仙“雨大你别避”的话思想^④起来哩。他没答应，往自己的路上走脱哩。那个人往神乃波波里避雨去哩。老实走哩点儿，得啥喝愣倒腾哩几下，他回头看萨，乃波波子可价塌掉哩。

老三走哩几天路，到哩一个城堡里哩。把他走乏哩，思谋的在哪塔儿歇缓一晚夕呢，可是猛猛地把哥哥的家舍思谋起来哩。他哥在这儿开的烧家具^⑤的窑，他赶紧到哩哥哥的家里哩。哥哥看萨，兄弟

① 现拉磨，现走：一边聊天，一边走。

② 缸子：水缸。

③ 神乃波波：原文音如此，据上下文应为一座破庙类的建筑。

④ 思想：回想。

⑤ 家具：指餐具，如瓷碗等。

来哩,他一下高兴的,觉谋的心上哩天哩。哥哥带兄弟的问的,他打哪里来的呢。兄弟把做哩买卖的事情说给哩。哥哥没言传,黑哩夜进二更之后,哥哥连媳妇子商量的,要烧死兄弟呢。他说的:“人人说是烧家私^①的窑里,不烧一个人家具烧不好。明几个给窑上送开饭哩,叫老实送去,我给窑上说下,明几个不管来谁,要把他揉到窑里叫烧死呢。他的财贝给咱们剩下哩,给儿子要办一个媳妇子呢。”哥哥连婆娘把主意打好,第二天把饭做下哩。嫂子给小叔子说的:“他巴巴,你今几个给窑上送一回饭去。”小叔子答应下哩。老实把饭担担子担上走哩。他走到半路里,看萨,在路边里一个白胡子老汉给人们说书的呢。老实把神仙的话记起来哩,他也站到人们跟前听脱哩。正这个时节哥哥的儿子到跟前来看萨,巴巴连人们听书着呢。哥哥的儿子说的:“巴巴,你咋没送饭去?”巴巴回答的:“这正问话的呢,我听的移心^②哩。”

侄儿子心里把巴巴舍不得过去,就说的:“巴巴,你听去,叫我送去。”老实答应哩。侄儿子把担子担上,给窑上送饭去哩。窑上的人看萨,掌柜的儿子来哩,他把掌柜的儿子没心揉到窑里,可是害怕掌柜的给他死罪,窑上的人把掌柜的儿子没给一个防顾,一下揉到窑里烧死哩。

老实把白胡子老汉的话听毕,他慢慢儿回来哩。看见兄弟回来的呢,哥哥连嫂子吃哩一惊。哥哥装的把兄弟问的:“你给窑上把饭送给哩吗?”兄弟说是:“我把饭担子担上,半路上看萨,在路旁里一个白胡子老汉说书的呢,听萨,讲得太热闹得很。正这个时节我的侄儿子来哩……”哥哥连嫂子这里听住“侄儿子”,他们一下喊哩一声“啊!”老实蹊蹊下哩,他就问哩:“你们咋哩?”哥哥连嫂子就像风头上撻哩一把火,没敢言传,哥哥影影混混^③的说是:“没咋,你说你

① 家私;同上文“家具”。

② 移心;转移了心思,开小差了。

③ 影影混混:模模糊糊,含含混混。

的。”老实可说的：“咱们的儿子一来就说的，他要给窑房里送饭呢。我害怕侄儿子不吼^①哩，因此这个上赶紧把饭担子给给他哩，侄儿子把饭担上走哩。”老实把房里头观给哩一眼，之后问的：“侄儿子没回来吗？”“没有！”哥哥声战的回答的。老实坐哩点儿，之后说的他走呢，哥哥也没敢留他。

老实把骡子拉上走哩。半夜里他到哩个人的家里哩。出哩门的之后，媳妇子心里有哩变心哩。男人走掉哩之后，她连一个贼汉子拴到一搭里哩。老实回来的这时节，贼汉子连他的媳妇子正吃饭的呢。婆娘听的，得谁敲(kao)门的呢，她觉谋的就像是男人的敲式儿^②。媳妇子赶紧把贼汉子藏掉哩，可是把桌子没拾。她出去把街门安顿好，进哩大房里哩。(男人进来)看萨，桌子上两双筷子，两个碗。老实当兀儿不苏醒，就把媳妇子问的：“你一个人，咋放的两双筷子，两个碗？”媳妇子看萨，就像男人把她的事情觉来的呢，她给老实使哩个过儿^③，说哩：“你……我……打你走后一个儿吃饭哩，觉谋的就像心慌的很，我赶紧可放一双筷子带一个碗，觉谋的就当你在呢，心就不慌哩。”

老实没言传，他坐下随便儿把那一碗饭吃掉哩。老实睡下哩，媳妇子在清油灯的亮低下扎花的呢，没防住把清油灯打翻哩，把油给男人的头上倒给哩。老实一张子跳起来，就问的啥事，媳妇子说的，没防住把灯打翻哩，把油给他倒给哩一头。媳妇子可说的，要给男人洗头呢，可是老实把神仙的“灯倒油头你别洗”的话一下记起来，他就没答应。媳妇子也睡下哩，正睡的呢，贼汉子打藏下的位份上出来要杀老实呢。他手里提的刀，到炕沿子来，刚(jiang)杀呢，可是哪是个男人，哪是个女人，不知道下哩。贼汉子心里思量的：“女人肯^④梳头发，她的头发油的呢，男人今儿回来哩，他的头发干的呢。”贼汉子瞧

① 吼：生气。

② 敲式儿：敲门的样子，敲门的方式。

③ 使哩个过儿：撒了个谎。

④ 肯：经常。

开头发哩，瞧来瞧去，一个的头发干的呢，他当是男人，不知道把女人头给杀掉哩。贼汉子翻哩个跟头就跑掉哩。老实睡到赶早惊醒来，翻起来，得谁把他的媳妇子杀掉哩。他一张子翻起来，把隔壁子邻家叫的来哩。邻家们看萨，实打实把媳妇子杀掉哩。他们不答应哩，就说的：“你走哩外边，这几月哩，你的媳妇子好好儿来。你今几个回来，把媳妇子杀掉哩。”隔壁子邻居们给县官告下哩。县官打发衙役来把老实叫的去哩。县官个家来，把老实媳妇子的尸首验哩。之后到哩衙门里，坐到大堂里，问开老实开哩。他问的：“你赶实回^①，为啥这里回来，就把媳妇子杀掉哩？”

老实可把神仙的“有话说给主问(朱文)的”的话思想起来哩。他给县官下哩跪，之后说的：“给老爷回，我小人回家的时节腰里剩哩二十两银子，我想给媳妇子买东西呢，可是听见一个老人喊的要卖话呢，我去把他的话连二十两银子买上哩。”县官问的：“老人给你卖的啥话？”老实说的：“给老爷回答，老人给小人卖哩这么的个话：

坑坑子店你别住去，
雨大你别避，
半路里讲话听到底，
灯倒油头你别洗，
有话说给主问(朱文)的，
一斗谷子三升米。”

县官问的：“老人说下的话遇哩没有？”

“除过一个临尾(yi)儿的话，都遇过哩。”老实回答的。

县官一听，心里个家给个家说的：“但怕这是一个神仙，我老爷要查好呢。”他说的，叫老实打头儿把遇下的一满事情给县官说给哩。县官一听除过“一斗谷子三升米”，剩下的一满话都遇哩。县官思谋的：“我看，米三带康七^②这是两个人的名字。”县官把手下的衙

① 赶实回：老实回答。

② 康七：县官从“一斗谷子三升米”中猜出“糠占七成”，故为人名“康七”。

役喊进来,问的,这儿有一个米三带康七没有的?衙役说是,有呢。衙役们一时三刻把米三连康七带来哩。县官把他们望给哩顿,之后说的:“你们二人赶实说!为啥把这个人的女人杀毁哩?!”

米三带康七答回的:“给老爷回,我们小人们啥都不知。”

县官看萨,这两个贼汉子不动心,他把衙役喊进来,叫给这个两个把刑具套上呢。

衙役把刑具往上还没套呢,把米三连康七吓的,喊脱哩。他们说的:“有招!有招!”

老爷说的:“给老爷说赶实的回!”

米三带康七连老实的媳妇子咋么价到一搭里哩,之后咋么价杀哩女人事情从头至尾说哩一遍。县官落哩口供哩。他把神仙说下的话今儿个见哩。县官猛猛的打坐的位份上一张子跳起来,给米三带康七说的:“你们两个到这如今,给人们没干过好事,泛常给人们使哩坏哩。这个世界上不要你们过活光阴!”

县官给这两个贼汉子定哩死罪哩。他给老实说的:“实打实你是义长人^①,这会儿你回去,不哩再办一个好媳妇子。”

老实给老爷道哩个大谢,回去哩。没过一个月他办哩个穷人的女子,一直到老,连媳妇子过哩好光阴哩。

26. 十七养哩个十八

那时候有弟兄三个呢,大(duo)哥是庄稼汉,二哥是耍钱人,第三个是读书人。第三个兄弟的名字叫的苏萨尔,他是念书着呢,一年回(家)一回。苏萨尔回来哩也罢,一天不出门看书呢。他的两个嫂嫂看着他一天不停看书呢,把她那^②也看忙哩,她那就说小叔子呢:“你不浪去吗?一天不停看书呢!”

① 义长人:好心人,仁义人。

② 她那:她们。

两个嫂嫂给苏萨尔给哩二两银子,他浪去哩。苏萨尔浪着呢,浪到会场^①里哩,他那儿耍钱呢,他把一两给输哩。他把钱输哩,一个哈心的人把他领到馆子里吃去哩。在馆子里坐着呢,他的二哥把他看着哩。

苏萨尔把他哥让的说是“哥,你吃饭来!”

他哥没给回答走哩。这个哈心人问苏萨尔呢:“兀是你的啥呀?”

“俄的哥哥。”苏萨尔给他回答哩。

哈人听见苏萨尔的话他害哩怕哩。他说呢“你回去!”

苏萨尔回去哩。他的第二哥哥回来给他婆娘带嫂嫂说的:“俄也发怪^②呢,旁人领的俄的兄弟做啥呢,叫他回来,俄就宰他呢。”他哥把刀子拿上,磨脱哩。两个嫂嫂一看事由儿^③不对,她那一商量,拿哩个元宝出去给给隔壁子老汉哩。两个嫂嫂说老汉呢:“你把这个元宝给给苏萨尔,他回来,不叫人见。第二哥想宰他呢,叫他跑。”

老汉答应哩。他把元宝拿上等苏萨尔着呢。苏萨尔一到来,老汉把元宝给给,把一满事情说给哩。苏萨尔把元宝拿上,西东不知道^④走哩。他走着走着走到单另地方上哩。苏萨尔打路上走哩些子一下黑哩。他还走着呢,夜进三更哩。一看路上一个趴腰儿树^⑤,苏萨尔把过哩的事情一思量,伤心泼烦下哩。他一下把带子解(gai)下来,上哩吊哩。就这个时候来哩一个仙家,他把苏萨尔打树上取下来哩。苏萨尔一看,一个人把他打树上取下来哩,就问的:“把俄叫死去,你把俄取下来做啥呢?!”

仙家说他呢:“你这么好一个小伙儿嘛,上吊 zua 呢。”

苏萨尔给仙家把一满事情说哩。仙家一听,他可说呢:“再是那

① 会场:聚众玩耍赌钱的地方。

② 发怪:觉得奇怪。

③ 事由儿:事情。

④ 西东不知道:不管东南西北。

⑤ 趴腰树:树干弯的很低的树。

个,叫俄把你背上。”仙家把苏萨尔背到脊背里(上),说是“眼窝闭下!”

苏萨尔把眼窝闭下哩。仙家把苏萨尔拿到郑义^①的店里哩。郑义开店也罢,他是个义肠^②人。郑义把苏萨尔问的:“你该哪里^③来哩?”“俄上京考去呢,没有盘费^④哩。”“你都有啥人呢?”郑义把苏萨尔可问的。苏萨尔给郑义回答的:“俄啥人都没有。”郑义可说的:“再是那个,你给俄当一个兄弟不好吗?”苏萨尔答应哩。他给郑义当哩个兄弟哩。

苏萨尔这里一到店里,郑义的光阴一天比一天越好哩。郑义也把这个刻(kuo)谋下哩。苏萨尔在店门上开哩个馆子铺子做的小买卖。他一天挣下的钱一天给给郑义着呢。

这一天,这的皇上过皇会^⑤呢。郑义浪去,他的婆娘说呢:“你去呢,把兄弟也领去叫不浪嘛。”

郑义叫苏萨尔去呢,可是苏萨尔不答应,他说的:“俄那一回招哩祸来哩,这一回还去呢吗?”

郑义不答应的,把苏萨尔领到皇上会上去哩。他那两个看哩戏哩。苏萨尔越看越热闹哩。看到夜到二更哩。戏散哩,苏萨尔把郑义迷失^⑥哩。他出来街(gai)道里寻不着他哥,他哥郑义寻不着兄弟。郑义当是苏萨尔回去哩,他也回家哩。回来一看,苏萨尔没回来。婆娘把他问的:“你回来哩嘛,兄弟哪?”

郑义说婆娘呢:“兄弟不见哩嘛。叫俄出去寻(xing)一回他去。”

郑义出去寻苏萨尔去哩。这个时候苏萨尔在街道里站着呢。他心里说的:“再来人,叫他把俄领回去,俄给他就给哩一个元宝呢。”

① 郑义:意味着主人是个正义之人。

② 义肠人:有侠义心肠的好人,热心肠人。

③ 该阿里:从哪里。

④ 盘费:盘缠、路费。

⑤ 过皇会:国王举行大型游玩会。

⑥ 迷失:丢掉。

正说着呢,街道里来哩一把子人。“哎,弟兄们,你走啊里去呢?”苏萨尔把他那问哩。

“ngai(俺们的合音)走郑义店去呢。”那一伙给他回答的。

苏萨尔把这个话一听,他高兴得说是“你都把俄也带上。”

“走!”那伙把苏萨尔带上走哩。

这几个人都是鬼,他那把苏萨尔拉到鬼窝里哩。那个鬼都连人一模一样。这时候鬼窝里也要戏着呢。苏萨尔看见戏他越热闹,赶皇上的戏还好。就这个档子里,来哩个女子,她把苏萨尔一看,她给看上哩。

她说苏萨尔呢:“你把俄办哩。”

“俄不要你。”苏萨尔给她回答的。

女子上去拿哩个刀砍他来哩。把他吓(ha)的就说呢:“对,俄把你办哩。”

苏萨尔不知道这也是鬼姑娘,他跟这个女子过过哩两个月的光阴呢。苏萨尔想哩他哥郑义连嫂子哩。他苏^①哩。

鬼婆娘问他呢:“你咋哩?”

“俄想哩俄哥连嫂子哩。”苏萨尔给媳妇子回答的。

媳妇子说他呢“能成,咱明几个看走。^②”

苏萨尔的婆娘的她大是一满的鬼的皇上,鬼媳妇子给她大说呢,她的男人想回去看他的哥连嫂子去呢。鬼的皇上答应下哩。他把苏萨尔连女子打发回家呢。苏萨尔跟婆娘坐到八抬轿上哩。都是鬼抬着呢。鬼的皇上给苏萨尔连女子还给哩十轿车子银子。他那黑哩到哩郑义的店里哩。苏萨尔双手拍门喊他哥呢:“哥哥把门开!”

郑义睡着呢,得(dei)谁拍门,喊他着呢。他一听就像苏萨尔的声。郑义出来着呢,现(xuan)问的“你是谁?”

“俄是苏萨尔。”

① 苏:忧愁起来。

② 看走:去看去。

他哥把门开开哩。他那都进来哩。他哥带她嫂子高兴的,兄弟办哩个婆娘回来哩。把苏萨尔连他媳妇让到房里哩。郑义把十轿车子银子卸下,说的:“把客(kei)待!”

“多谢哩,俺(ngai)不站。”鬼们给他回答哩。郑义把他那让到房里待承呢,可是他那不答应。因为这个上鬼们把银子撇下回去哩。苏萨尔连婆娘在这儿站哩两年得哩^①,郑义的光阴越好哩。

这一天,苏萨尔想哩个人的两个哥连嫂嫂们哩。他可苏哩。婆娘问他呢:“你咋可不好吗?”

“俄想哩那塔儿的两个哥连嫂嫂们哩。”苏萨尔给婆娘回答的。

“郑义是你的谁?”婆娘把男人问的。

“郑义是俄的结拜下的哥。那塔尔的是俄的亲哥哥嘛。”

鬼婆娘一思量之后说男人呢:“你给郑义给说一下,之后再回。”

苏萨尔给郑义把一满事情说哩。郑义一听之后说的:“能成。”

苏萨尔的婆娘晌后时候,跑出去念哩个咒,一下三四个鬼到这来哩。她说呢:“今儿黑哩,俄连俄的丈夫走呢,你都赶紧来。”

“对!”鬼们的都答应的。

他那走哩。黑哩婆娘说苏萨尔呢:“俄见哩俄大手底下的一个人,俄给他说哩,咱今儿回家呢。俄大打发人来呢,他那把咱送呢。”

听却^②婆娘的这个话,苏萨尔一下高兴的说是:“兀就好!^③”

还没过一大功夫,鬼都来哩。苏萨尔连婆娘走到八轿抬^④上哩。郑义连他的婆娘给兄弟给哩些子金银子。之后哭着把他那送到半截子路上哩。他那可回去哩。鬼们的把苏萨尔连他的婆娘一直是抬到苏萨尔的个人的家里哩。他喊他的哥哥们呢,两个哥哥出来一看,他那的兄弟苏萨尔坐的八轿抬回来哩。他那弟兄三个头抱相哭。两个媳妇出来一见她的小叔子,他那也头抱相哭。他那把苏萨尔连婆娘

① 得(dei)哩:满了(两年)。

② 听却:听罢,听完。

③ 兀就好:那就好。

④ 八轿抬:疑为八抬轿,下同。

让进去哩。把金银都卸下来哩。两个哥(把)鬼们的当是人嘛,满房里让脱哩^①。苏萨尔到家里一看,两个哥哥的光阴穷散伙哩。他给两个哥连嫂嫂们把衣裳换哩,把金银都分给哩。苏萨尔一回家,两个哥哥的光阴一天比一天可好开哩。苏萨尔在家里站给哩十两天^②。大哥的婆娘的娘家把他连婆娘请着去,待承哩。第二回,二哥的婆娘的娘家把他那也请哩。二哥的丈人是个喇嘛。喇嘛把苏萨尔的婆娘这里一见,一下就看来哩,这不是人。苏萨尔的婆娘也看来哩,二哥的丈人是个念咒的喇嘛。她装得没看来的人一样,连二嫂子的娘家喧谎来哩。喇嘛把苏萨尔叫到一岸子去问的:“哎,苏萨尔,你办哩个啥婆娘?”

“俄办哩个女人嘛。”苏萨尔跷蹊的回答哩。喇嘛可说呢:“她不是人,她是个鬼。”

苏萨尔越跷蹊下哩,他说是:“嗨,你找怪呢,她跟俄过活哩二年半哩,啊里来^③一个鬼嘛。”

喇嘛说呢:“再是那个,你跟你的媳妇子今儿黑哩站到俄这儿。”

苏萨尔答应哩,他给媳妇子说哩。媳妇子不答应要回去呢。苏萨尔到到喇嘛跟前,说是他的媳妇子要回去呢。喇嘛听着他的话给苏萨尔教的:“你今儿回去,装一个睡着,她做啥呢,你知道呢。”

苏萨尔连媳妇子回去哩,他那一搭家里睡下哩。苏萨尔装的睡下哩。媳妇子睡到半夜里,她把个家的头取下来哩。身子跟苏萨尔睡着呢。媳妇子的头吱儿的该烟筒里出去哩。苏萨尔把耳朵搭到媳妇子的浑身^④上一听,心跳着呢。把他出哩一身水^⑤。苏萨尔拧过去哩。到一早,媳妇子的头赶烟筒里进来,把头原安上身子上哩。她睡哩阵儿,起来把脸一洗,照镜儿打扮脱哩。一打扮完,打茶做饭开哩。

① 满房里让脱哩:使劲往房里让着。

② 十两天:十来天。

③ 啊里来:哪里是。

④ 浑身:整个身子。

⑤ 一身水:这里指一身汗。

苏萨尔也起来,装哩个没知道啥事的人一样,吃的一吃,茶一喝,出去哩。他端端跑到喇嘛跟前一去,把遇下的事情说哩。喇嘛一听,之后给苏萨给哩个辫簪说的:“明几个早起你的媳妇梳头呢,你把这个辫簪辫到她的头发后头。”

苏萨尔把辫簪拿上回去哩。第二天媳妇梳头的档子里,他把辫簪辫到媳妇的头上哩。媳妇知道哩,她一下说男人呢:“哎,丈夫,咱两个过活儿年半^①,你咋这么歹!”

苏萨尔听着媳妇的话他的心软哩。他去把媳妇喜欢脱哩。苏萨尔说婆娘呢:“妻人,你说俄听。”媳妇把男人的头发一捋,之后说的:“丈夫,俄的肚子里有十个月的娃呢,喇嘛明儿赶早把咒念起,拿泥塔踏俄^②来呢,俄不咋起^③,光是泥塔来的时候你把俄的架拐子起起^④,你就说‘妻人,你好去!’俄就给你把娃养下哩。出去开哩,俄就把喇嘛杀哩。到兀儿十里路有一个烂坟园呢,俄的家房^⑤就在兀儿呢。俄是鬼,这一回俄就成人呢。俄投哩人的胎哩。你把娃送到学里叫念书。你算着娃一到十八岁上,黑哩夜到五更哩,到那个坟园里,叫娃喊三声娘,俄就打那个坟园里出来呢。”

他那二人整个儿的一晚夕没睡觉,一阵子到明^⑥拉哩磨哩。

第二天喇嘛把咒念起,拿泥塔踏媳妇来哩。苏萨尔把媳妇的架拐子起起,说的“妻人,你好去!”媳妇子带朝出走着^⑦呢,把娃养下哩。碰见喇嘛,一刀杀哩。媳妇子去钻到那个烂坟园里头哩。苏萨尔把娃抓到五岁上,送到学堂里念哩书哩。他一天比一天长大脱哩。有一天,他跟娃们打捶去哩,娃们说他呢:“你有大呢没有妈,你是个杂代^⑧。”

① 年半:一年半载,指不短时间。

② 拿泥塔踏俄:用泥巴塔把我压住。

③ 不咋起:没关系。

④ 把俄的架拐子起起:把我的胳膊肘抬一抬。

⑤ 家房:本家,老家,这里指女鬼的住所。

⑥ 一阵子到明:一直到天亮。

⑦ 带朝出走着:一边朝外走着(一边……)。

⑧ 杂代:杂种,爹娘不清楚的人。

娃回来连他大闹着问他妈呢。苏萨尔说他娃呢：“你妈走哩你外娜^①家里。”

这一阵娃到哩十八岁哩。苏萨尔一掐一算，十八年满哩。把儿也一看，成哩大小伙子哩。他黑里，夜到更里没睡觉。苏萨尔一看，夜到五更哩。他把娃领上，到哩媳妇子说下的烂坟园里哩。苏萨尔说娃呢：“你喊三声娘。”娃喊哩三声娘。烂坟一下别开^②哩。打烂坟里头出来哩个女人才有十七的岁数。这是苏萨尔的鬼婆娘。她成哩人哩。苏萨尔把婆娘头抱相哭。他大他妈他娃都一同回去哩。这就叫的“十七养哩个十八”。

27. 李 家 旺

有一家子呢。他那的姓是李。老两口有三个儿子呢。噪儿作庄稼着呢。第二个做买卖开铺子着呢。顶小的儿是个蹲家王^③，他的名字叫的李家旺。李家旺这一天不设^④银子钱，光一天爱聚的朋友，多事。这一日(er)李员外家连老婆无常哩。这个三个弟兄，娘老子无常的之后，一个打一个上甚不欢喜。这一天李家旺回来在家里坐着呢，他的噪嫂子给他大哥告他着呢：

“你一天在地里光受苦着呢，你的兄弟把银子钱不当银子钱，乒乓^⑤着呢”

“咋哩？”大哥把婆娘问哩。

“你兄弟把钱都挨聚^⑥哩朋友，多死哩，你苦到地子里^⑦去呢！”

大哥坐到兀儿里，思谋事情开哩。他把事情思谋够，给妻人说哩

① 外娜：外奶，外婆。

② 别开：裂开。

③ 蹲家王：坐在家里无所事事的人。

④ 设：这里指想法挣钱。

⑤ 乒乓：这里指乱整胡花。

⑥ 挨聚：聚在一起

⑦ 苦到地子里：在地里辛苦。

实话哩：“咱明几个给他分家”。

第二天老大哥兄弟叫着来哩。

“你叫俄两个啥事情？”二哥把大哥问的。

“咱把家分哩。”大哥回答哩。

二哥一听分家的话，就说：

“大哥，你把你的庄稼们一满拿去，俄把俄的铺子里货叫俄拿一圆^①。”

之后二哥给李家旺说的：

“你把那一院连老家人^②拿上，你没有婆娘，叫老家给你看门去，你还要啥呢？”

“俄啥都不要，俄拿一个马嚼子搭到马上呢，去，我问马呢，哎，俄的毛虫，你给俄当脚程，你跟上俄来。再是^③艾个^④马跟俄，就把艾个马拉上呢”。李家旺给两个哥哥说哩。

两个哥哥答应哩：“能成”。

李家旺拿的马嚼子先到到羊圈喊哩一声，可是一满羊都不动弹。他到哩牛圈里哩喊着，还不动弹。收尾儿到马圈去哩，这儿喊哩一声，几年的一个老黑马起来哩。头低下难闷^⑤着到李家旺跟前哩。李家旺把马嚼子给马戴到头上哩。把马扑梭^⑥哩三把。他把马拉回去给给老人家哩。他说哩：

“你把马喂好！”

老家人哼给哩一声，说的：

“你把兀些子生灵不要，要兀个烂马做啥呢”。

“一满生灵不跟俄来，俄喊一声，这个生灵卧着呢，起来跟着俄

① 拿一圆：全拿完。

② 老家人：这里指原来在他家里做活的老人。

③ 再是：如果。

④ 艾个：那个。

⑤ 难闷：忧郁，忧愁。

⑥ 扑梭：抚摸。

来哩,你别言传”。李家旺给老家人一回答,打家里出去哩。他可连朋友多生^①们在馆子喝酒去哩。李家旺这一日(er)还把钱没当钱,天天喝酒着呢。丢尾儿^②,李家旺一看,他大给他丢下的顿亚^③完得(dei)哩。他拿剩下的钱把六个馆子一下雇哩。李家旺把九十九个朋友的数写上给给馆子哩。他说呢:“这些人吃下的银子钱俄一下给呢。”

后傍李家旺把九十九个朋友一满请到馆子哩。他把他的朋友们又嚷又说:

“你都今儿好好吃一下,俄打今几个银子钱没有哩。俄把俺父亲的银子钱为你的没有哩。”

李家旺的朵斯们^④都坐下吃脱哩,把席吃完得哩。

李家旺说呢:“俄今儿把你待完哩。丢哩两席饭,这一席饭俄吃呢,这一席饭谁再进来吃,他就是我的大哥。”

李家旺把这个话这里一说完,一个人在他的脊背后头立着呢。那个人说李家旺呢:“哎,俄的朋友,你为吃^⑤哩九十九个人嘛,再把俄一为吃,再不是成哩一百个人吗?”

“你快坐下,你就是我的大哥。”李家旺把那个人让到桌子上,之后喊堂家子呢:

“赶紧把席给俺大哥端着来!”

堂家把席端着来哩,大哥说呢:“哎,你是俺的兄弟嘛,咱两个吃。”

他那一个陪的一个把席吃哩。他把席一吃罢,攥哩一把^⑥走哩。李家旺回去,头一抱,睡哩觉哩。他睡哩两天之后起来哩。李家旺把

① 朋友多生:泛指各类朋友。

② 丢尾儿:酒喝完。

③ 顿亚:世界,此处指财富,阿拉伯语借词。

④ 朵斯们:朋友们“朵斯”,即“朵斯提”,朋友,波斯语借词。

⑤ 为吃:指用吃的办法交朋友。

⑥ 攥哩一把:握哩个手。

手带脸一洗,走哩街(gai)道里哩。他在一个朋友家借钱去哩。李家旺喊他的朋友呢。朋友出来问的:“啥事?”

“哎,朋友,给俄借个二两银子。”

朋友说呢:“叫俄先问俄哥去。”

李家旺哼哩一声说的:“你把俄的银子钱吃哩,俄没问过俄的两个哥嘛,你还问你的哥去呢,俄不要你的银子钱哩。”

李家旺走哩。他可走到单另一个朋友跟前问的:“哎,朋友,你给俄借给一点银子钱。”

那个说呢:“叫俄问俄妈去。”

李家旺这一下气上来哩:“哎,你把俄的银子钱吃哩,俄没问俄的(ngai)妈。俄不要你的钱。”

李家旺就这样把九十九个朋友的门都转过来,一个都给他没借给钱。把他又害气,又吼吼的^①回去头抱上睡哩觉哩。他睡觉着呢,老家一看李家旺睡哩觉的功夫大哩,他喊的:“哎,你不起来吗?一拿尔^②思谋啥呢?”

“俄起来 zua(做啥的合音)呢,银子钱完哩,朋友连钱都不想借。”李家旺说的。

老家说呢:“你起来,俄给你进个主意。”

李家旺起来,朝着老家人说的:“咱(zai)把这个地方卖哩。”

老家不答应,说是:“你大那会没哩的时候,遗嘱下着呢,不叫你没房。他遗嘱下着呢,再是你到到难处哩,叫你拆掉一个椽塔儿^③,一个椽塔儿价^④叫卖呢。”

李家旺清楚这个话,说的:“再是那个哩,咱明几个拆一间房。”

第二天拆一间房去哩。拆哩一个椽塔儿,底下掏出来哩个元宝。他那拆哩三十个椽塔儿,取出来哩三十个元宝。李家旺连老家把三

① 吼吼的:气哼哼的样子。

② 一拿尔:一个劲地。

③ 椽塔儿:椽子。

④ 一个椽塔儿价:一个椽子一个椽子的。“价”用在名词后表示计量。

十个元宝看着一下高兴下哩。他那黑哩商量的,明儿要把一个元宝卖呢。

就无由的^①,黑哩连李家旺一搭里吃哩席的大哥到李家旺的大门上来喊兄弟呢。这个时候李家旺睡着着呢。老家人一听,街门上得谁喊着呢。他出去问的:“你喊睡着呢?”

“俄喊俄兄弟李家旺着呢。”

“你的兄弟睡脱着呢。”老家一回答之后,他也问的:

“叫俄喊去吗?”

“你别喊,”大哥说的,之后打怀窝里掏出来两个包包儿,之后说的:“你把这两包包药(yue)拿上,俄给你说,你给俺兄弟说给把这个药和(huo)到热水后头,把马一满洗到蹄腕腕跟前,之后给马捂一个大毡,拿单子捆哩,你就睡去。”大哥把这个话给老家一讲,他走哩。

第二天老家人把事情给李家旺交代给哩。他照着大哥的讲下的把这个事情干哩,之后睡哩觉哩。早前起来,老家人跑到马圈上,把马的单子给满下取哩。一看,不是他那的那个黑烂马。老家人忙忙跑到房子去,就喊李家旺呢:“你赶紧起来!”

李家旺一张子跳起来,糊里糊涂问的:“咋哩?”

“把咱的马不见哩。谁给咱放哩个好黑马。”

李家旺跑着去一看,就是实话。他才知道哩,这就是大哥给下的那个药,成哩黑千里马驹哩。李家旺给老家人说呢:“你赶紧拉到房里,叫人不叫见^②哩。”

老家人赶紧把马拉进去,放到房子里头哩。

李家旺可在街道里浪去哩。他碰见他的大哥哩。大哥说呢:“走,咱两个下一回馆子。”

他那到馆子,大哥说李家旺呢:

① 就无由的:就那一天

② 叫人不叫见哩:不要叫人看见。

“你骑马开哩，马蹄子底下有一盘^①鞍子呢。一个刀，一个大头棍呢，兀是你的宝石带运气。皇上过事^②呢。他跑马呢。你把你的马拉着去，和(huo)到里头跑着去。你马跑头马呢。之后皇上给你赏十八骆驼的金银呢。”

李家旺说的：“对！”

李家旺连大哥该馆子出来哩。两个攥一把手走哩。李家旺打听着呢，这一日(er)皇上过事跑马着呢。他把他的马骑着去，和(huo)到一千马里头哩。李家旺的马跑哩头一个马，抓哩赏犒(hao)^③。把十八个骆驼金银拿回来哩。李家旺把马骑上，头里^④到到第二哥的门上，喊他二哥着呢。她的二嫂子出来哩。李家旺问的：“哎，二哥zua着呢？”

“你二哥睡觉着呢。”

“快喊去！”

二嫂子进去把男人喊起来哩。说得兄弟叫他着呢。

二哥一张子跳起来，说的：“哎，兄弟回来哩吗？你不叫进来嘛？”他一下跑出去哩。李家旺一见他二哥说的：

“哥哥你把黑马骑上，赶紧迎去，来哩十八骆驼金银迎着去，看把路走密实子^⑤哩。”

二哥把黑马一看，就说的：“你这个黑老马，他给几时才到呢？！”

李家旺把马的单子揭哩，把鞍子重备上哩，他说呢：“你看！”

二哥连二嫂子把黑马一看，就张下(ha)，蹊蹊下哩。他那说的：“那个烂黑马咋成这一下^⑥哩，咋这好！”

二哥把马骑上哩。兄弟说呢：“你别打鞭子，光是把缰绳逮^⑦一

① 一盘：一架。

② 过事：举行婚礼。

③ 抓哩赏犒：得了奖励。

④ 头里：最先。

⑤ 把路走密实子哩：把路都堵满了。

⑥ 这一下：这样。

⑦ 逮：拉一下。

下就对哩。”

二哥把马的缰绳一拽(deng)^①,可价到哩那个十八个骆驼跟前哩。领十八个骆驼的人问他呢,李家旺的家眷在哪塔尔呢,他说是他就是李家旺的哥,他迎塔那来哩。二哥把十八个骆驼的金银迎回来哩。把金银接哩,把送哩金银的客都待承哩,李家旺给他那给哩些金银叫回去哩。

这个时候李家旺一看,他噪哥的光阴落哩后,太穷难得很哩。他赶紧把五个骆驼金银给大哥分给哩。把十骆驼金银给二哥撤下,在家里缓哩两天。寻(xin)他的结拜下的大哥去哩。李家旺走哩几站路,到到一个城堡(pu)里头哩。他把城堡转着浪着呢,猛个子^②把他结拜下的大哥看着哩。他的大哥连婆娘在八抬轿上坐着呢。四下里兵们包着呢。李家旺才明白哩,连他结拜下的大哥才是皇王。他把马端端朝着轿吆着去哩。轿的头里的差人喊的:“客莫过路!”李家旺说是:“憨人少说憨话。”他哥在轿的窗子上趴着一看,才是他的兄弟,大哥把轿立下^③哩。皇上给轿上跳下来,去把兄弟一抱抱上,搁(guo)到轿车子里头哩。他把马给一个差人,说是:“你把俺兄弟的脚程拉好,争一个毛毛儿俄杀你的头呢。”

差人把马拉上走哩。皇上上哩八抬轿哩。八抬轿折回去哩。到金銮宝殿里,他那两个谈话坐落着呢。停(teng)哩两天,兄弟说大哥呢,他回去呢。皇穹一听说是:“好俄的兄弟呀,你想回去呢,俄也不挡,可是俄给你把啥给呢,俄连金银也没有嘛。俄给你出一个主意,明个儿给城堡里的一满的当差的人们给吩咐呢,叫他那给咱按十天里头把巷子拉端^④,两下里把树栽下。把老房子拆哩,叫盖新房。这以后十天里头盖不起,俄杀他那的头呢。他那就寻(xin)^⑤俄想好的人呢。”

① 拽:拉。

② 猛个子:猛一下。

③ 立下:停住,站下。

④ 拉端:拉直。

⑤ 寻:寻思(去做什么事)

李家旺听着大哥的话就说的：“能成，你给这一伙不出一个主意还给谁出主意呢。”

第二天皇上把吩咐给出去哩，一满当差的人们坐哩会^①哩。他那一个给一个说呢：“谁给咱把这个事情办呢，这十天里头咱弄不起。”备^②(bi)哩李家旺的黑马的那个差人出来说的：“哎，俄喂哩马的那个人得是皇上的连手嘛，兄弟嘛，俄不知道，俄刻(kuo)谋那个人给咱把事情能办，可是他明个儿走呢。”

一满当差的人们说的：“你快把他找着来。”

喂哩马的当差人出去，寻李家旺去哩。李家旺走着呢，当差人把他挡住请着来哩。众人们把他看着，都一下起来，把他让到上炕子上哩。他那问的：“你名字叫个啥？”

“俄名字叫个李家旺。”

当差的人们把皇上的吩咐给李家旺说哩，之后说他呢：“你在皇上跟前去，把这个事情办了(liao)，你再办了，俺给你给三十骆驼金银呢。”

李家旺说呢：“把这个事情俄办不了。”

一个老差人说呢：“可给你给二十个骆驼金银。俺再把这个事情办不了，皇上把俺杀呢。把俺杀哩，俄要金银 zua 呢。”

李家旺答应哩。他去给办事情去哩。李家旺一到金銮宝殿里，皇上就问的：“咱的事情咋哩？”

“对哩，给咱给的五十个骆驼的金银。”

李家旺给他大哥一拉对^③，该金銮宝殿里出来，在那塔儿去哩。他给当差人们说的：“按一年，你们要把这个事情干了(liao)，再不干，皇上杀你的头。”

当差人们的高兴地答应哩。他那赶紧把五十个骆驼金银给李家

① 坐哩会：开哩会。

② 备：备鞍子。

③ 拉对：说完话。

旺送给哩。李家旺把五十个骆驼金银拉上,到到他大哥——皇王跟前哩。皇王给他写给哩信,叫给他大拿去呢。他说李家旺呢:“你再去哩,别骑马。你自己到哩山道里,两个狗来吃你呢。你把信拿上手里就说:哎,俄的毛虫,俄给俺大哥送信来哩。他那到一个石板上吼一声,可跑呢。你把石板揭开,该兀儿下去,下去末俺的两个妹子接迎你来呢。俺两个妹子在家里,你别办,俺大再给你东西,你别要。墙上挂的两个板板宝石,你把那个拿上就对哩。”

李家旺遵哩他大哥的口唤^①哩。把信装到腰里。他把五十个骆驼一领,回哩家哩。李家旺把这个五十个骆驼金银可原拉到他的二哥的家里哩。二哥连二嫂子高兴地把兄弟待承哩。李家旺在他的二哥哥家里站哩五六天,他的二嫂子给他倒水着呢,兄弟洗脸着呢,擦脸时候把帕帕儿满出掏的时候,把他大哥皇王的信看着哩。他说是:“哎,把大哥的信没送嘛。”

二嫂子问的:“你说的大哥那是谁?”

“他是俄的结拜下的哥。这五十骆驼金银就是他给下的。”李家旺说的。二嫂子说是:“再是那个,你把信送给去。”

李家旺把饭一吃,说他二哥连二嫂子呢:“把这个金银子给老家人给些儿,俄去得回来吗不回来,那个不知道。叫他看家着。”

李家旺这儿给老家人给给哩些金银子哩,他说老家人呢:“你把马给谁都别给,务劳^②好好的,俄就走哩。”

李家旺把大哥皇王的信拿上朝山道里走哩。他走哩一十五天的路,他到哩山道里哩。李家旺一进山道里头,他大哥皇王说下的那个两个狗咬(niao)着扑着吃他来哩。他赶紧把信掏出来,拿到手里,对着两个狗说的:“哎,俄的两个毛虫,俄给俺大哥送信来哩”。那两个狗看着他手里的信,头拧过给走哩。他那到一个石板上,吼给哩一声可跑哩。李家旺到到石板跟前,把石板一揭,该兀儿跳下去哩。大哥

① 遵哩口唤:听了话,听了吩咐。

② 务劳:侍弄,侍候。

皇王的两个妹子迎他来哩。他那问呢,他是谁,做啥来哩。他说的,他是给大哥送信来哩。那两个姑娘把李家旺领进去给他大说的:“给大哥送信来哩。”

老汉把李家旺让到房里哩,房里头一满玉石。老汉说两个女子呢:“把弦子拿来弹给一下,叫李家旺热闹一下。”

李家旺在兀儿站哩八九天,他想回来呢。老汉说他呢:“李家旺,俄守哩两个女子,看你,你想把艾个办哩,就办哩。”

“俄不办,他那是俄的妹子嘛,叫俄咋样子办呢。”

老汉把李家旺问的:“但是那个,你要啥呢?”

“俄啥都不要,你再说哩,把你那个墙上挂下的两个板板给给。”李家旺说的。

老汉把头低下思量下哩。两个女子一看父亲思量下哩,他那就说他大呢:“大呀,俺哥打发客人来哩嘛,你把几个板板给给。”

老汉把板板给给哩。两个女子把李家旺送到路上哩。这儿李家旺走着呢,思谋着呢:“俄把这个板板要上哩,这阵儿连这个板板做啥去呢?”

那两个女子问他呢:“你思谋啥呢?”

“俄把这个板板拿上哩嘛,连这个做啥去呢?”

两个姑娘听着他的话,之后说的:“俺给你教给呢,”他那把板板绑到李家旺的腿上说是:“你再想满上走呢,把板板满上一绌(chu)^①,你就满空里飞哩。你再想慢下,把板板慢下一绌,你就下地面上哩,你再想吃,把板板细微^②绌一点,把你谁也都看不见,你就吃呢。”

李家旺把姑娘们的说下的话听好,给他那道哩个谢。他把板板满上一绌,一下上哩空里哩。李家旺飞着呢,觉模的肚子也饿(nge)哩,他把板板满下一绌,跌到一个单另城堡外哩。李家旺进哩城堡里

① 绌:系(ji)住

② 细微:稍微。

哩,转来转去他看着三个人烧饊着呢,他把板板细微细哩,把他谁都看着不着哩。李家旺把十二个饊吃哩。还拿一些儿饊走哩。一岸子看这三个烧饊的把戏着呢。那伙把锤打哩,一个给一个踏着呢。他那打锤着呢,李家旺可把半抱子饊背上,走哩。他在街道里走着呢,一看铺子里卖的好衣裳。李家旺可把板板细微一细,人都把他看不见哩。他进铺子里把顶好衣裳拿上走哩。李家旺在这个城堡里雇哩个一间房,住着呢。有一天,李家旺在街道里走着呢,他一看,皇上的外甥女在楼房上坐着绣花着呢,他把板板漫上一细,上到女子做的楼房的窗台上哩。皇上的外甥女把李家旺看着不着,李家旺吃脱哩。皇上的外甥女看着没有谁,她给跷蹊下哩。吃饭的时候哩,服侍丫环给姑娘端的吃的来哩。皇上的外甥女天天吃的一碗饭,今儿个给吃哩四碗饭哩。她不知道把饭叫李家旺吃的东西。姑娘把李家旺还看不出来着呢。她给丫环说呢:“这俄天天吃一碗饭呢嘛,今儿个吃哩四碗饭。”

丫环跷蹊下哩。姑娘还想要饭呢,她给嫌羞哩。日(er)头压(nia)哩山哩,李家旺剩到皇上的外甥女的楼房里哩。李家旺在姑娘跟前睡哩三晚夕,第四天睡着呢,女子问他呢:“你是谁吗?人吗?鬼吗?咋我看不着你。”

“俄是人,你别害怕,俄是你的女婿,俄朝阿里都不走。”李家旺在女子跟前站哩七八个月,皇上的外甥女怀里抱哩娃哩。丫环看见皇上的外甥女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哩。她给跷蹊下哩。丫环去给姑娘的她妈把这个怪事情报给哩。她妈没信服,说的:“嗨,兀儿谁还能进去呢嘛。”

丫环没答应,把女子的她妈领到去哩。她妈一看,实话嘛。她一下跷蹊下哩,就把女子问脱哩:“你咋哩?”

女子说的:“得(dai)呢^①,在俄跟前来哩个人,俄也看不着他,他连俄在这站哩七八个月哩。”

① 得呢:谁知道呢。

姑娘的她妈把话听哩之后给女子教的：“他再黑里来，你就说，俄兀就^①成哩你的媳妇儿哩，叫俄把那看一下，你拿的啥宝石？”

她妈给女子一教，她给走哩。后傍哩，皇上也得哩信哩。他连兵马把楼房圈住哩。李家旺可来哩。女子说呢：“哎，丈夫，俄兀就你的媳妇哩。俄也在阿里都没去，你叫俄把你看一下，你拿的啥宝石。”

李家旺一听媳妇的话，把板板该脚上取下来哩。把他叫皇上的外甥女看见哩。姑娘这里一看，这么体面的一个小伙子。李家旺朝着她一笑，把板板给给婆娘的手里哩。皇上的外甥女把板板这里一拿手里，她一下喊哩一声：“有哩人哩！”

兵马们进来把李家旺逮住哩，把他押(nia)到狱里哩。皇上的外甥女一思量，她干哩啥事，把那么体面的男人拿去押下哩。她一下哭脱哩。姑娘给她舅舅哭上说呢：“舅舅，你贵贱不杀他，他是俄的丈夫。”

过哩几天皇上把宝石板板拿到手里说的：“皇王给咱摊哩宝石，咱没有来。这阵儿得上哩。要给皇王送给去”。这儿皇上给皇王打发人去哩。皇王就是李家旺的结拜下的大哥。

他听见这个话一下给跷蹊下哩。他给皇上打发来的人说是：“你先去，俄就去呢。”

皇上打发来的人原折回去哩。李家旺的大哥——皇王还有两个板板宝石呢。他把两个板板一拿，塞到两个靴子鞘子^②里头，照着一抹，上哩空哩。皇王一时到哩把李家旺押下的皇上的家里哩。皇王说呢：“你逮住的这是咋么个人，叫俄看一下。俄连他拉^③呢，你把板板宝石给俄。”

皇上把板板宝石给给皇王哩。他进哩狱里。皇王一看，就是他

① 兀就：那就。

② 鞘子：此处指靴子外插刀的小袋。

③ 拉：聊天。

的兄弟李家旺。他就说兄弟呢：“你咋做哩这个事情？”

“俄把板板绑上脚上满上一抹，一下到哩空里哩。不知道咋样到到这儿哩。把姑娘看着，连她睡哩七八个月，之后她把俄给逮住哩。”

大哥说呢：“你把这个板板拿上，俄给他那说呢，叫你给咱教呢。你把板板绑上，一下就不见哩。你快快去，给你的媳妇的脚上把这个板板绑上，连住紧紧地就跑。在空里把媳妇的手不撂开，你再一撂开，把媳妇就不见哩。你两个把俄在滩道里等着，俄就去呢。”

大哥该狱里一出来，给皇上说呢：“把他拿出来，叫他给咱把这个板板宝石教给一下。”

衙役去把李家旺该狱里领出来哩。大哥看着，人都站的一大圆^①。他朝着李家旺说呢：“哎，好汉子，你给咱把这个板板宝石教给一下。”

李家旺说呢“对！”

皇上大哥把板板宝石给给李家旺哩，李家旺把板板宝石脚上上一绑，满上一抹不见哩。李家旺快快地上哩楼房里哩。他给媳妇的脚上把大哥给下的板板一绑，把她手搭紧顺(feng)空里飞上走哩。他那到哩滩道里等大哥着呢。皇王大哥给那个皇上说的：“哎吆，不见哩。阿那把咱哄哩。你都去，俄把他再逮住，俄就杀他呢。”

大哥走哩，他到哩滩道里哩。看着那两个等他着呢。大哥把兄弟连媳妇一领走哩个人的金銮宝殿哩。李家旺看着呢，大哥的愁眉不展。可是大哥不叫兄弟胡思量。从这个上他说呢：“兄弟呀，你把印拿上俄就死呢，俄不是人，俄是狐子^②变哩人的。干哩十八年公事。你把俄的妻人一算下来你的嫂子念了^③，她给你当二婆子呢。”

大哥把众人们的叫着来，给那一伙扫得过^④说呢：“俺回家呢，俺

① 站哩一大圆：站了一大圈。

② 狐子：狐狸。

③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把我妻子——按辈分算是你嫂子的人念了经娶上。”

④ 扫得过：(用眼睛)扫了一圈。

的兄弟李家旺坐俺的位呢。你都欢喜不欢喜？”

“欢喜！”

大哥把皇王的位给李家旺交给哩。众人都回哩家哩，大哥说呢：“哎，哈孜尔你出去。雷抓俄呢。他那再问我，你就说回哩家哩，你贵贱不说俄死哩。他那就不逗你。你看，那一块云来着呢。”

大哥害怕，把兄弟连他的两个媳妇不叫雷击哩。他满处跑出去，还没到远处呢，教兀雷把他击哩。李家旺就兀儿当哩皇上哩。他把他的两个哥连两个嫂子带老家人搬来，放哩庄园里哩。就这么价，李家旺过哩好光阴哩。

28. 秃子

当前有一个员外家，他有两个伙计，一个是放马的，一个是放羊的。放马的名字叫的鲁车儿，放羊的是个秃子。

这一天放马的鲁车儿做哩个睡梦，说是他的两下里^①一个日(er)头连月亮，手里两个星宿(xinxiu)。鲁车儿把秃子叫的来，说的：“哎，联手，俄今儿做哩个睡梦，你给咱破一下。”

“你做哩个啥睡梦？”秃子把他问的。

鲁车儿说的：“当中间里俄，一下里一个日头，一下里一个月亮，手里两个星宿。”

秃子一听鲁车儿的话，就说的：“哎，这个睡梦也罢哩，你把你的睡梦不卖给俄吗？”

“哎，睡梦也卖呢吗？”放马的跷蹊的把秃子问哩。

“你再拿真心卖给俄，就能成。”

“买哩^②，卖嘛。”鲁车儿哈哈的笑哩。秃子说的：“你不笑哩，再

① 两下里：两边。

② 买哩：如果买的话。

是兀，咱两个哈孩儿算账，俄给你给员外家三年放哩人工^①，一满给你哩。”

放马的一下张下哩。他一思量，在心里说的：“这个没见识的秃子，为一个睡梦把三年的人工给给俄哩！来，给他卖给哩！”鲁车儿还没信服，秃子卖睡梦呢。他可问的：“哎，你真个买睡梦呢吗？”

“俄一十八岁哩，没扯过谎。”秃子给放马的回答哩。

鲁车儿把个家做下的睡梦给秃子卖给哩三年的人工哩。第二天，秃子拿哩个棍，背哩个褡子走哩。他走到路上黑哩。

皇上家有一个忠臣呢。这个皇上守哩个女子。她把女子给忠臣许给哩。女子不欢心，她说她大呢，说是忠臣老哩。可是皇上不答应说女子呢：“老哩也罢，咱的一个忠臣，在咱的手里做活的年也多。”

女子没言传，出来给丫环说的：“邻家有一个书呆子小伙子呢，你给兀说，今儿黑一晚夕叫他在十字口里，俄跟上他跑呢。”

书呆子答应哩，他说的：“也能成，叫俄在阿塔等呢？”

“在十字口里”。

书呆子说的：“半夜里俄出城呢。”

丫环走哩。那一天皇上家里来哩客哩。皇姑娘没得跑。书呆子小伙子在十字口里把皇姑娘等等，没来。他说的：“哼，皇上家的女子还嫁咱呢吗？！把咱冻给哩这一晚夕。”书呆子走哩。

第二晚夕秃子端端走到十字口里哩。没处去，没处来，就睡到那塔儿哩。半夜里皇姑娘骑的騾驴到哩十字口里哩。她一看，一个人睡觉着呢，还当是书呆子，就喊的：“哎，书呆子，你还睡着呢吗？”

把秃子吓哩一跳。皇姑娘可说的：“你快上马，咱两个快跑！”

秃子抬起头一看，这一个姑娘骑的騾驴子叫连她跑呢。秃子一张子跳起来骑到騾驴子上连皇姑娘跑脱哩。他那跑到明里，皇姑娘把头拧过来一看，张下哩。她在心里说的：“哎哟，这是个秃娃子嘛，俺大把俺给给忠臣，俄嫌老，俄看上邻家的书呆子哩，书呆子没来，给

^① 人工：劳力，人力报酬。

俄设造^①下的这个秃娃子！没事！秃娃子也罢，能成。”秃子连皇姑娘走到一个单另的皇上国里哩。秃子在那个西方上找哩个房子，他那两个住下哩。

有一天媳妇给秃子说呢：“为人^②你别为衙役。”

“你咋说兀话呢？”秃子跷蹊的问哩。

“衙役睁眼不认人。”皇姑娘给男人说的。

那一天秃子思量哩：“叫俄不为衙役，俄端端为一个衙役呢。”秃子出去在街(gai)道里连一个衙役当哩连手哩。他请衙役在家里喝茶呢。他说媳妇子呢：“你赶紧把吃的拿上来！俄今儿个为哩个新朋友。”

婆娘把吃的做下哩。她顺灶火的窗台上这一看男人为衙役着呢。媳妇赶紧把男人叫过来说的：“俄给你说哩，不为兀么的个^③人。”

秃子没言传，把吃的个人端着去哩。衙役看着呢，秃子个人把吃的端进来哩。他就问的：“你没有婆娘吗？”

“你在说兀话？”

衙役说是：“吃的、茶都你端着呢吗，婆娘呢？”

秃子可害气，出去把媳妇子骂给哩一顿：“俄的新朋友喜欢着呢，你赶紧把吃的端进来。”

媳妇子长出哩一口气，啥话都没说，她把吃的端进去哩。衙役看见秃子的媳妇，把一口尼买提^④都没吃，他说秃子呢：“连手你好在家，俄请你明儿个在俄家里喝茶呢。”

衙役出去哩。他端端走到金銮宝殿里说皇上呢：“哎，皇上，你办的三个媳妇的面不胜^⑤阿那来的一个客人的媳妇子的一个脚。”

① 设造：安排。

② 为人：结交朋友。

③ 兀麽么的个：那么的个。

④ 尼买提：食物，阿拉伯语借词。

⑤ 不胜：比不上。

皇上把衙役的这个话听见发^①哩。他把王妈^②叫着来呢。王妈来哩,皇上说呢:“咱这来哩一个人,媳妇子太体面的很,咋样打一个主意呢,把男人要败坏^③呢。”

“哎,兀嘛,咱的手到呢!排里^④的国里有一个江呢,打发他叫取那个江里的锅。”

皇上把衙役叫进来说的:“你快叫那个人去!”

衙役赶紧走哩。他到秃子的家里把秃子喊出来哩。

衙役说的:“联手,皇上叫你着呢。”

衙役把秃子领到皇上的面前里哩。王妈说的:“排里国里有一个江呢,江里头有一个锅呢,一年龙把那个锅拿出来耍一回呢。你把那个锅拿来,在那个锅里熬下的茶皇上一喝,就好呢。”

秃子一下吡下^⑤哩。皇上说他呢:“你回去商量去。”

秃子回去哩。他的愁眉不展。婆娘就问的:“皇上说的啥?”

“不好哩,皇上得哩病哩,排里国里有一个锅呢,叫俄取去呢。”

媳妇子说哩:“俄给你说哩,叫你不为衙役,你为哩他哩,真的你要取锅去呢,你去要日(er)子^⑥。”

秃子原到金銮宝殿里哩。他在皇上跟前要日子哩。皇上说呢:“一月也能成。”

秃子回来哩,媳妇子给他给哩个白髀石,说的:“你把白髀石拿到没人的地方上,一撒,出来一个白千里马呢。你有啥话你给马说,马把你拿去呢。”

秃子走哩,到哩没人的地方上,把髀石一撒,出来哩一个白千里马。他把个人的难事宜儿给马说给哩。马一听之后说的:“你快

① 发哩:发脾气了。

② 王妈(妈):人名,泛指宫中多事的女人。

③ 败坏:整坏,整死。

④ 排里:即波斯及中亚神话中的神类,常是美女。

⑤ 吡下:愣住。

⑥ 日子:时间,时限。

骑上。”

秃子这里骑上白千里马，耳中的风呼呢，少时到那个地方上哩。他连白千里马站到位儿里，马给他说的：“明个儿的日子龙把锅打江底下拿出来耍呢。耍到紧赶晌后，龙都走呢。俄是一个旱龙，它是一个水龙。”

第二天秃子看的龙把锅拿出来耍脱哩。紧赶晌后时候，龙都走哩。剩哩一个龙睡着哩。马说呢：“你快骑到俄的尾巴上，你一把把锅拉到手里，往后不看。”

秃子说的：“能成。”

秃子把白千里马骑上去，把龙的锅抓到手里哩。

听的耳风里风呼呢。秃子觉摸着龙在后头跟的追他着呢。他往后一看，龙的嘴张的就像宝器，吸他着呢。把秃子吓得，一下把锅撒哩。马跑出江里，耳风里的水满下淌着，就像一大河里的水。他问秃子呢：“锅拿上哩吗？”

秃子说的：“哼，你还说兀话呢。不是撒来，把咱两个吃哩。龙的嘴张的就像宝器。”

马害气的说是：“哎，俄给你说来，兀是水龙。可惜哩俄的功苦。你没有那些子胆嘛。你来呢吗？”

秃子给愁下哩，他说的：“叫俄这阵儿给皇上说啥呢。”

马思量哩一下，说的：“你就剩下一回哩，这一回你再拿不上兀就闭哩。①”

秃子把马的话听的之后说的：“这一会把俄吃哩也罢，俄拿呢。”

马说呢：“咱再等五六天，他还出来呢。”

秃子连千里马算是等哩六天哩，那一个日子龙把锅可拿出来哩。紧赶的晌后龙都走哩。这一个龙说呢：“那一天，咱遇哩事情哩，叫阿那争一点把锅拿跑哩。这阵咱搁两个龙，叫他那看锅。”

晌后过哩，那两个龙也乏哩。马说秃子呢：“你看见哩吗，那两

① 闭哩：关了，再取不上了。

个龙也乏哩,你哈孩儿上俄的脊背,你把你的胆拿正^①,他那这一回吸也罢,你别害怕。”

秃子把马骑上去,把锅一把拿上哩。他的耳风里风呼的比头里的还大。秃子听的后头追的那个两个龙的过声,那么害怕,疹乍乍的。他把胆拿正正的,往后没看,把锅跟(从)江里拿出来哩。

“把锅拿上哩吗?”马把他问哩。

“拿上哩。”

“兀就好。这阵咱快走!”

秃子把锅拿紧紧的,把马骑的美美的走哩。他半夜里到哩个人的家里哩。媳妇子一看男人回来哩,媳妇子念哩个咒,把马一吹,马原成哩个白髀石哩。他把白髀石藏(qiang)下哩。媳妇子说秃子呢:“你明个儿把锅给皇上拿去,叫熬(nao)药去。”

第二天,秃子把锅拿到皇上的眼面前哩。皇上惊给哩一下。他在心里说呢:“这是非凡之人。”皇上把锅可一看,说是:“俄也认不得这个锅,把王妈妈叫来。”

王妈妈来哩,她把锅一看,说的:“这就是排里国里的龙的锅。”

皇上把秃子打发回去哩。皇上听见王妈妈的那个话他给明白哩,他说王妈妈呢:“王妈妈,这娃咱害不了。”

“哎,这一回俄把他害呢。你打发衙役叫他去。”

皇上可打发衙役叫秃子去哩。秃子来哩,他把皇上问的:“啥事?”

王妈妈说秃子呢:“你把锅拿来哩也好得很。这回争些儿^②排里的国里的灶火里的一点点灰,还要你把这个事情办了昵。”

秃子可思量下哩,他说呢:“再是兀^③,叫俄回去看。”

秃子回来说媳妇呢:“这一回俄不得活哩。皇上叫俄把排里国里的灶火里的灰抓一把,拿回来呢。”

① 把胆拿正:壮起胆子。

② 争些儿:差一点。

③ 再是兀:要是这样。

媳妇子说他呢：“俄给你说哩，你个人寻(xing)下的事情。你凭你的命办去也能成。你原把这个髀石拿上，可到没人的地方上一撇，出来还就是那个马呢。你有啥话给他说，他就把你拿去呢。这阵儿你可在皇上跟前要日子去。”

秃子到哩皇上跟前哩，在他跟前要哩四十五天的日子。他把髀石拿上出去，到到没人地儿，把髀石一撇，出来哩那个白千里马。秃子给马把一满事情一说，上哩马哩。马把他驮上去，说的：

“排里的国俄不得进去。俄给你在这出主意。凭你的命去。排里有九个后门呢，头一个门上它是一个野人鬼。他的心跟人的心一样。你到他的跟前连哭带吼，你哭的三天三夜，他的那个心就软呢。他就叫你问你：“你哭的咋哩？”你给他说：“皇上家得哩病哩，打发俄在排里的灶火里取一把灰呢。”他就给你说呢：“俄能放进去，还有八个门呢，那货不放你。第二个门把的是老虎，第三个门把的是狮子，第四个门把的是妖魔鬼怪，第五个门上把的是哈熊，第六个门上把的是大青龙，第七个门上把的是蟒，第八个、第九个门上把的是歹乌子^①”。他给你讲一个路数呢。俄在这等你，等四十天。四十天那尾儿你再不来，俄就走呢。秃子就照马说的话那样去哩。他哭哩吼哩三天三晚夕，把头一个门的野人的心软哩。他问秃子呢，叫把一满事情给他说呢。

这阵野人鬼一思量，给秃子说呢：

“有一个房子呢，过那个房子再不得进去。”

秃子就说的：“你说。”

野人鬼说是：

“排里的外前有一个花园呢，花园里有一个涝坝呢。主麻的之尾^②排里的三个女儿穿的三个白鸽鹑的毛毛衣裳飞着来，卧花园呢。他那把毛毛一投^③成三个女子呢。你趴到花底下，他那洗的时候，你

① 歹乌子：波斯语借词，为伊朗神话中可怕的多毛巨人，此处义为某种“妖怪”。

② 主麻的之尾：周五礼拜完那一天。主麻，波斯语借词。

③ 投：抖搂。

把顶碎鸽鹑的衣裳拿上,她就给你说呢:‘你把俄的衣裳给给。’她咋样告^①嘛,你她不给。你给她说:‘俄给你把衣裳给给,你把你排里的墨儿拓到俄的手里。’排里的墨儿在她的手里呢。他一拓,你把衣裳给给,那会儿你就进去呢。”

秃子给野人鬼道哩个谢,他等哩这一主麻,在花园里的花底下藏着呢,三个白鸽鹑飞的来,把衣裳一脱,耍笑跳到涝坝里头哩。这个时候秃子慢慢儿爬到去,把顶碎白鸽鹑的毛毛衣裳拿上,原跳到花底下哩。那三个女子在涝坝里头洗够出来,两个把鸽鹑衣裳一穿飞上走哩。顶碎排里姑娘转过来寻毛毛衣裳着呢,秃子从花底下出来问排里姑娘着呢:“你寻啥呢?”

排里姑娘一看,一个小伙子,她喊哩一声,一下秃子拧过去钻到花里头哩。她说的:“俺寻俺的衣裳着呢。”

秃子说的,他就拿哩她的衣裳哩。排里姑娘赶忙过要她衣裳着呢。秃子没给,他就叫排里姑娘给他手心里把她那国里的墨儿拓给呢。排里姑娘看着呢,事情不对,她没说的(啥也没说)把排里国的墨儿拓到秃子的手心里哩。秃子把衣裳给给哩。排里姑娘把衣裳一穿,把花园子高头转给哩两下飞上走哩,秃子拧回头,到到野人鬼跟前说的:“你说下的话俄干哩,这阵咋样事办呢?”

野人鬼说哩:“这阵说啥呢,你去,你见哩那些子把门的,手一乍^②他们就悄悄下哩,你就过去哩。”

秃子给野人鬼可道哩个谢,照着野人鬼的话把八个门翻过哩,他到哩灶火里,揽哩灰,满回走呢,他给把路忘哩。秃子胡走开哩,单另的把门的喊脱哩:“有哩生人哩!”一满排里(的人)把秃子圈住哩。秃子手给一乍,一满排里把墨儿看住,没言传悄悄下哩。把他拿到排里们的皇上跟前哩。

“你拿啥进来哩?”排里们的皇上把秃子问的。

① 告:这里指央求。

② 手一乍:手一抬,手一张开。

“俄连你的墨儿进来哩。”秃子给皇上回答的。排里们的皇上一下毗下哩。他打开他的书本子一看,高头写着:“你排里们的顶小女子的女婿到哩。”皇上没言传。过哩两天,排里们的皇上把第三个女子给给秃子哩。他那过哩亲事哩。秃子贪欢作乐哩。他把白千里马说下的四十天的日子忘得哩。秃子一下记起来哩。他给他的丈人把一满事情说给哩。排里们的皇上说的:“你快去,你要拿啥呢,都拿上。”秃子连他的排里媳妇子出哩排里们的国里哩。白千里马刚没找见^①,看见秃子领的排里姑娘来哩。白千里马站下哩,它说秃子呢:“今儿个你再不来俄就走哩,兀就好,给说下的拿上哩吗?”“拿上哩。”秃子说的。

秃子连排里媳妇骑到马上哩。白千里马把他那驮到家里哩。秃子的头一个媳妇念哩个咒一吹,白千里马可成哩一个白髀石哩。唻媳妇子看着男人把排里们的皇上的女子办上哩,她连排里媳妇子问哩个哈好,把她让到房里哩。秃子看着这个高兴的说是“俄的这个唻婆娘的尔格力^②大的很。”他也进哩房里哩,唻婆娘问他呢:“你把灰拿来哩吗?”

“拿来哩。”

唻婆娘说的“拿去!”

秃子把灰拿去哩。皇上喊的王妈妈叫看呢。王妈妈来一看,就是排里们灶火里的灰。皇上听见这个方明白哩,他把秃子打发回去哩,皇上说王妈妈呢:“哎,王妈妈,咱把这个人害不下哩。”

王妈妈说的:“这一回咱拿事^③着呢,你传人去,挖一个万丈深坑,坑里把柴撒上,油倒上之后,点着,你跑到坑沿子上就说‘就像俺大俺妈的骨殖在烧着呢’俄就打发衙役去把秃子叫来,咱给他说:大哥你能取火里的骨殖,再的人把它取不出来。”

① 刚没找见:刚找到。

② 尔格力:智慧,智力。阿拉伯语借词。

③ 拿事:做个决定。

这个时候,秃子的那个衙役朋友该秃子的门满过过着呢,看着秃子,他给进去哩。衙役连秃子问哩个哈好,他一下把秃子的排里媳妇子看着哩。衙役赶紧出去,到到皇上的金銮宝殿里,皇上问他呢:“啥事情你来哩?”

衙役说呢:“哎,皇上,秃子还有一个排里婆娘呢,那个比朵婆娘还长的体面的很。”

皇上把衙役的话一听把他越发哩^①。他赶紧就照着王妈妈说下的那样,传哩些子人,叫挖哩个万丈深坑。把柴禾撒到里头,倒哩十桶油点着哩。皇上打发衙役去把秃子叫着来哩。皇上说秃子呢:“哎,英雄呀,这火里头有俺大俺妈的骨殖呢,打过里你^②谁也都不能拿出来,你的本事大得很。”

秃子看见火,把他打哩个冷战,他说呢:“哎,皇上,叫俄回去一下,俄就来呢。”

皇上高兴的在心里说的:“这一回俄把他害哩,两个媳妇子打今儿连俄双配哩”。他说秃子呢:“你快快去,忙忙来!”

秃子回去,给两个婆娘把这个难事情说哩,朵婆娘说呢:“丈夫,皇上把你害哩两回哩,俄把这个事情办哩。”之后,朝着排里媳妇子说着,“丢下你^③,这一个主意你出去。”

而婆娘说秃子呢:“到俄跟前这个也不难,丈夫你去,不害怕,俄跟上你也去。”

秃子走哩,排里媳妇子变哩个白鸽鹑飞上去,念哩个咒,天黑暗哩,连一间房大的没数的石头打天里下脱哩^④,啥都看不见哩。一个石头下来,把皇上和王妈妈砸成肉片片哩。下剩下的石头把剩下

① 越发哩:越发着急了。

② 打过里你:除过你。

③ 丢下你:剩你了,该你了。

④ 连一间房大的没数的石头打天里下脱哩:即无数像房子一样大的石头从天上落下来。

的一切寒心人们都打死哩。阿斯玛^①上可炸哩雷哩。猛猛的闪哩电,就像火苗子下来,把秃子的衙役朋友烧的一个黑疙瘩。排里媳妇子可念哩个咒,天气原晴哩。日头可把个人的光亮顺地面上洒脱哩。各式各样的雀们都叫唤脱哩,跷蹊的这是个啥怪事情皇上跟前有一个明心^②差人来,他把一满事情给人们说给哩,人们拣选的叫秃子做哩皇上哩。

排里媳妇子拿哩个药给秃子的头上一抹,秃子的头发长出来哩,他一下体面下哩。他做哩三年皇上哩,一回都没笑。那一天,大(duo)婆娘养哩个娃,皇上到到大(duo)婆娘的跟前哩。大(duo)婆娘把娃给给男人哩。皇上哈哈大笑脱哩。二婆娘一下跷蹊的就把皇上问哩:“你笑啥呢,你三年没笑过嘛,今儿笑脱哩,你看不上俄吗是?”

皇上说的:“哎,妻人呀,你问大(duo)婆娘,俄笑的事情她知道呢。”这大(duo)婆娘给二婆娘把一满事情都说给哩。大(duo)婆娘说的:“日头是俄,月亮是你,两个星宿是咱的娃,俄把一个养下哩,之后你也要养一个娃呢。”

二婆娘把大(duo)婆娘说下的话一听,她也高兴哩。就这样,头里的^③秃子连两个婆娘带他的娃过光阴的呢。没过一年,排里媳妇子也养哩个娃。皇上把两个娃拿到手里,两个婆娘坐到他的两下里,就像日头月亮星宿们洒亮着呢。

29. 从啥把它叫哩个喜鹊

那会儿有一个恶老鹰呢,还有一个绿鸚哥儿连母绿鸚哥儿。这一天把绿鸚哥儿死哩。恶老鹰打听的说是,把绿鸚哥儿死掉哩,想办这个母鸚哥儿寡妇呢。它把喜鹊请的来叫当媒人呢。喜鹊答应哩。

① 阿斯玛:天空。

② 明心:好心的。

③ 头里的:以前的。

它去说媒去哩,母鸚哥儿把喜鹊问的:“你给俄说,他吃的啥?”

喜鹊说的:“他抓的各样的飞禽,撕的吃那货的肉呢。”

“但是那个哩,”母鸚哥儿说的,“你去说,叫他给俄把活人的两个眼睛掏上来。”

喜鹊去把这个话给恶老鹰说哩。恶老鹰胆子大,一下给应下哩。它飞起在半空里看着呢,哪塔儿有人呢。它这一看,一个人在滩道里眼包儿朝上^①躺的睡的呢。恶老鹰收拾的^②朝下栽呢。这个人这一看,这一个恶老鹰在他高头直旋的飞着呢。他把草帽子拿下来,搁到傍个儿里哩。恶老鹰端端栽上来,掏这个人的眼睛来哩,可是没掏上,叫这个人把它连草帽子扣住哩。这个人把它扣住,就把恶老鹰的毛拔,一下拔哩个光。这回恶老鹰飞起飞不起^③哩。叫这个人把恶老鹰拿回去,撇到鸡圈里头哩。一圈鸡把它钳^④脱哩。二回撇到鸭子带鹅里头哩。那一伙也把恶老鹰钳的满身都是青疙瘩。它打圈里细细儿跑不出来哩。恶老鹰这里跑出来,藏到一个墙根里哩。就这个时候,喜鹊飞来,给恶老鹰说的:“哎,你在这儿做啥的呢?给你把媒说成哩。”

虽然恶老鹰招哩一圈鸡,鸭子,鹅的祸^⑤也罢,它可告饶的说是:“唉,对哩,算哩去。俄也不娶它哩。俄在这儿办哩一圈大脚片儿。”

喜鹊没说啥,原飞上走哩。打那一阵子上一切飞禽把它叫成喜鹊哩,因此是说喜去哩,没说成。

30. 为啥狗吃麸子呢,人吃面呢

说是那会儿麦子、谷子、大麦、稻子五谷粮食打根根结到梢梢儿

① 眼包儿朝上:脸朝上。

② 收拾的:拉开架势正准备。

③ 飞起飞不起:想飞也飞不起来了。

④ 钳:用嘴叼。

⑤ 招哩……祸:被……欺负。

呢。粮食盛的没处盛哩，人都糟开粮食^①哩。女人都但拣开娃娃^②哩，就用的馍馍或者是面疙瘩子。把人们的这个造孽粮食的事情看见，胡达打发的一个天仙消灭粮食来哩。天仙下来，就把五谷粮食的头头打根根里朝上捋脱哩。他把五谷粮食捋到梢梢儿跟前时候，狗跑来哀告哩天仙，叫剩一点粮食呢。天仙听哩狗的话哩，他把五谷粮食剩到梢梢儿上哩。打那一天，五谷粮食就结的梢梢儿。看的狗给人干哩好事情哩，天仙把它问的：“你给人干哩好哩，分粮食开哩^③，你要高头的吗，还是要底下的呢？”

跟前卧的猫，给狗就说的：“你把高头的要上。”

狗就给天仙说的，它要高头呢。天仙答应哩，二回原上哩天^④哩。

人们把粮食种哩，一到秋傍儿收上哩。他们把麦子拉到磨坊里，磨成面哩。拉回来，连箩儿箩的，把麸子剩到高头，把面箩到底下哩。按狗的挑拣，给它把高头的麸子给给哩。狗才把自己的错知道哩。它恨的咬猫去哩，猫一张子上到树上，牙吡下哩。打那一天狗吃开麸子哩，人吃开面哩。如今狗但一见猫，就撵呢，就想吃呢，因此是把它哄^⑤哩。

① 糟开粮食：开始糟蹋粮食。

② 拣开娃娃：根据上下文，这里说的是“要给孩子擦屁股的话”。

③ 分粮食开哩：如果开始分粮食的话。

④ 二回原上哩天：然后仍然回到了天上。

⑤ 哄：骗。

生活故事

31. 金麻子

那个时候有一个婆娘来，名字叫的金麻子。她的男人歿哩，剩哩一个儿子。把儿子打发叫念书去哩。念哩十几年，把书念完，考哩状元哩。这个时候金麻子也老哩，成哩老婆儿哩。

过新年呢，一满的当差的在他那的家里恭喜呢。可是这个状元哈巴他嫌羞，因此是他妈麻黧^①，还难看的很。他把他妈叫到房里说的：“阿娜，咱明儿个过年，给俄恭喜来，你躲掉。你在你的女子家里去，别回来。你到来难看得很。”状元把这个话给他妈一说，他妈着哩气^②哩。心里思量的：“把他生养下，抓大，调养成人，供养活，把书念，当哩官哩，这回见不得俄老娘哩。”老婆害气带哭在女子家里没躲去，她到灶火里确^③下哩。

第二天，一满衙门的当差的人在他那的家里恭喜来哩。回族人们的礼性把老娘尊敬得很，他那大声喊得：“把老娘喊给，给老娘恭

① 麻黧：麻子脸。

② 着哩气：生了气。

③ 却下了：躲下来，窝到那里。

喜!”状元给客人们说的,“老娘没在,她走哩女子家里哩,还没回来。”这塔儿,客人们给(他)连他的婆娘恭哩喜哩。把一满客人们让到上房里,打座下把果碟子拿上来哩。倒茶的时候状元的他妈金麻子沏哩一壶茶,顺灶火里出来,给客人们倒茶来哩。把客人们羞下哩。他那思量的:“给老娘咋没恭喜。”客人们问她哩,老娘说哩:“俄在灶火里呢!”

“俺恭喜的时候,你咋没出来?”

“俄儿说的,俄麻黜,还难看的很,害怕把他羞哩,没叫俄出来。”

客人们都吡下哩,都在心里思量开哩:“哎吆,咱的这个状元才是个歹人嘛。把个人的妈不当人,到百姓上也没有好吃的果子。”他那散哩摊哩。回来都思量下哩。客人们一走,状元把他妈现(xuan)骂现吼:“为啥你进来给客人们倒哩茶哩,把俄在客人们面前羞哩。”把这个话一说,状元把他妈断出去哩。

停哩几天,当差的人们收到一搭里,坐哩会,给上司说道去哩:“状元是个歹官,把他妈不认,追哩^①。”上司的吩咐把他赶状元上取哩^②。他的鸿运走哩,一天不胜一天。他的光阴落哩后哩,到他上为难得很。他才觉起哩,他凭的他妈的鸿福做的官,过活着呢。

他妈一出门又要乜贴^③,又走着呢,到哪塔儿,就在那塔儿歇着呢。走过哩几个城堡,乡庄,冒些儿^④两三个月哩。后傍时候,她到哩个滩道里,圆圈看萨,在一个挖下的窑房房里头,住哩个年轻媳妇,老婆儿到哩媳妇住的窑窝跟前哩。她的光阴穷的带难的很,一个烂皮皮儿,一个烂被儿。老婆儿问哩媳妇哩:“哎,俄的娃呀,你咋在这住着呢,你是个啥人呀?”

年轻媳妇回答着:“俄是咱穷人的媳妇,俄连男人在这住着呢。”

① 追哩:撤掉了。

② 赶状元上取哩:把状元称号拿掉了。

③ 乜贴:施舍。

④ 冒些儿:多些。

俄的男人这里东傍儿一发亮出去打柴禾去呢。尽头^①把柴禾打完，晌后得哩，把柴背上在街(gai)上卖去呢。卖下的柴禾钱光够吃，衣裳再单另的东西余不下。俺的光阴就是这个。他要回来得哩^②。”

二回媳妇问老婆呢：“老娘，你是啥人，你走哪塔儿去呢？”

老婆儿回答的：“俄啥人都没有哩，俄是要乜贴的一个人，要着吃的呢。啊塔儿黑哩，啊塔儿就歇哩。”

媳妇还问老婆儿哩：“老娘，你但是不贪嫌俄的，给俄当一个老娘，叫俄把你认一个干妈，站到俄的这，一天给俄做伴，咱三个过一个全安^③的光阴不好吗？”

老婆子高兴得说的：“你的不贪嫌俄就对哩，俄还贪嫌你的啥去呢。”把这个话说完，媳妇的男人卖哩柴火回来哩。他把这个话一听也高兴得把老婆认哩干妈。

第二天，媳妇连干儿给老婆儿挖哩个窑房，盘的炕，把席把子堵着门，给老婆儿炕上铺的软草，把老婆儿稀罕的、尊敬的，赶他那的亲娘还看的好得很。打老婆儿来的那一天之后的光阴一下里好哩。卖下柴禾的钱，打过吃喝的，还有富余的钱。攒哩几天给老婆买下哩铺盖的，衣裳都穿上哩。光阴一天比一天好过脱哩。这一老婆儿黑哩睡下，做睡梦呢，十五的月亮落到她的枕头底下哩。老婆儿惊醒来，个人给个人说的：“这是个怪跷蹊的睡梦。”她把枕头一搬一看，枕头底下一个玛瑙。老婆儿才知道明白哩，这是皇上的宝石。老婆儿把宝石拾上搁下哩，第二天给干儿、媳妇都没言传。停哩两三天，老婆儿问儿呢：“哎，俄的儿呀，你以前卖哩柴火呢，你没看，城上人都做啥呢？”

儿给他回答着：“得到，人们都挽的一疙瘩^④，都念啥着呢，俄也没看。”老婆可说的：“你明几个看，人们都念啥着呢”。

① 尽头：等到。

② 要回来得哩：就该回来了。

③ 全安：意为家庭完整、安定的。

④ 挽的一疙瘩：挤作一团。

第二天他的干儿背的柴火卖哩,走到那一堆人跟前看去哩。他一看,皇上挂出来哩一个榜^①。高头写的:“皇上的珍珠玛瑙丢哩,谁但收下,给皇上报给,皇上给他修盖一院几层子楼房呢,还给金银过活几辈的消费呢”。

儿子回来把这个给他干妈都说给哩。他老娘说的:“哎,俄的儿,你明几个去把他的匾扯掉。衙役再来问开你哩,从啥你扯呢?你就说,我的老娘叫我扯的。”

老婆儿的干儿第二天去害怕的没敢扯。再给皇上找不下珍珠玛瑙宝石,皇上就揪下杀头呢。他回来给他干妈说的,他没敢扯。老婆儿没答应,硬鼓着叫她的干儿要把皇上的匾扯哩。她说的:“有俄老娘挡呢,你别害怕。”

第三天老婆的干儿给犯哩个胆,他把匾扯哩。就那个时候衙役到来:“为啥你扯匾呢,你能找见吗?”把老婆儿的干儿吓(ha)的,他说是:“俄的老娘叫俄扯的,她说的有俄挡呢”。

衙役把这个话给皇上报给哩。皇上打发的把轿抬,把老婆儿连儿带媳妇装上,照着皇上的金銮宝殿走脱哩。

这个时候老婆儿的个人的亲儿把他妈断掉之后,他的光阴落哩后哩。从官活上取哩^②的之后,光阴一天比一天穷哩。他才想起他妈哩。他朝着东走,寻(xin)他妈去哩。走哩几个月,寻不见,心里落哩泪,后悔迟哩。碰见八轿抬一看,他妈在里头坐着呢。他把八轿抬的腿抱住,给他妈哭哭啼啼告饶的下跪开哩。他给他妈认错的呢。他妈没认他,可是心里不得过去。可害怕相逢呢了,她的干儿觉起,没言传。他的干儿顺轿车下来,把她的儿骂,朝一岸子使劲掀脱哩。他说的:“不是你妈,俄的妈”。他那两个争嚷起来哩。轿车面前走哩一下,他那两个争嚷的,这个说的“俄的妈”,那个说的“俄的妈!”

① 榜:这里指告示。

② 从官活上取哩:解了管差,免了官职。

他那两个嚷来嚷去打起来捶^①。衙役都看着呢,老婆儿顺(从)轿车下来哩,可是她没言传。就这时候,大路闪开哩个缝子,把他的儿连干儿剩到闪开的缝子那一下里哩。这塔衙役都思谋下哩:“这儿有贵重^②事情呢?!”

一个衙役把老婆儿叫到缝子跟前说的:“你把你儿叫,谁过来,谁就是你的儿。”老婆儿的认下的干儿的名字叫的庞仁儿,他孝顺哩她的一面儿,(她)把手乍起来大声喊的“庞仁儿你跳过来”。庞仁儿跳过来哩。第二回她喊她的亲儿呢:“俄的娃,你也过来!”她的亲儿没跳过来,跌到地缝子里哩。这个时候,地缝子合到一搭里哩。(她的娃)光是头连脖子在外头呢,算起是叫地面把他吃哩。他的头连脖子动弹的呢,喊得给他妈认错呢,叫给他救命呢。这塔衙役都把庞仁儿算是老婆的亲儿哩。把他那装上,八轿抬上,照着皇上的金銮宝殿可走脱哩。老婆的亲儿的头在大路上咕噜动弹的喊着呢。过来过去车马都吓得惊哩。民人把轿台撵上,挡住,朝着说的:“你的把啥人的头埋到大路上,连吼带喊的把过来过去的车马都吓惊哩。”

老婆儿把民人们的话一听,她给庞仁儿说的:“庞仁儿,你把铁锨拿上把路平修了。”

庞仁儿把铁锨拿上,走到她的儿的头跟前,一铁锨把头打脖子跟前铲哩。大路的闪开的缝子合严哩。把身子叫地吃哩。庞仁儿把老婆儿的儿子的头撇哩一岸子哩。

给金麻子连庞仁儿带媳妇皇上把两层子的楼房、金银一满给给,供养着、服侍着呢。因此是命大(的)人金麻子把皇上的宝石珍珠玛瑙给皇上手下给给哩。打这个遇下的事情上剩到世界上的民人的口歌上哩:

路不平哩,庞仁(旁人)儿铲修去。

① 打起来捶:打起架来。

② 贵重:这里指严重。

32. 冰连儿哭母

那会儿有一个娃,他到母亲上^①歹的很,不孝顺。母亲天天拿罐罐,拿的吃的给儿送的呢。儿老远的看着他妈来着呢,他就把犁地的牛停下,拿鞭子把母亲抡给几鞭子。

有一天这个娃在树根子底下坐着呢,(缓)着呢,看着一个老鸱(wa)。他一看那个老鸱度它妈^②着呢。儿一下思量下哩。他就在心里说的:“这老鸱把儿子度大哩,这阵儿儿子度它妈着呢。俄昨天天把俄妈抡给一鞭子。今儿个她送吃的来开哩,叫俄迎着去,接罐罐子。”他起来可犁地开哩。犁地着呢,母亲拿的吃的送来着呢。儿迎他妈去哩。母亲还当是儿打她来哩,把她吓的,罐罐子搁下跑哩。他妈跑着呢,碰死到一个树上哩。儿跑着来一看,把他妈碰死哩。他把母亲抱着哭脱哩。儿把他妈送埋^③哩。之后他把那个树砍倒,做哩个他妈的样子,他天天给那个拜着呢,这就叫的“冰连儿哭母”。

33. 外面儿光里面儿空

说是那会儿有一个人呢,他有一个婆娘带六个儿呢。这个人连皇上当的连手。六个儿把书念哩,成哩人哩。他给六个儿把媳妇儿娶给哩。六个房,六个门,六个儿连六个媳妇儿住到里头哩。没过一年里,六个儿连六个媳妇儿叫老汉连老婆儿住到街门跟前的一个碎土房房儿里头哩。老汉连老婆儿成一天价吃不上啥,肚子就饿下哩。害怕人们笑话,老汉给是谁^④把六个儿子的没良心干办^⑤不敢说。说

① 到母亲上:对待母亲。

② 度它妈:喂它妈。

③ 送埋:下葬。

④ 给是谁:无论是给谁。

⑤ 干办:行为。

来说去,老汉也挡不住哩。这一天,他胳膊窝里夹哩个干羊皮,拿哩个棍,打土房房里出去,到哩人多的地方哩。老汉把干羊皮连棍“咚”、“咚”的打脱哩。他现打的呢,现说的呢:“外面光,里面空!外面光,里面空!”就这个空儿里,皇上坐的八抬轿连差人们满过过着呢。这一看,他的老连手连棍子打干羊皮着呢。他立下这一听老连手把干羊皮连棍现打的呢,现说的呢:“外面光,里面空!外面光,里面空!”皇上跷蹊下哩,他到老连手的跟前就问的:“哎,你咋哩?兀你说啥呢?”

老汉拧头这一看,才是他的老连手皇上。他就说的:“哎,连手,你再别问哩,你但有工夫哩,今几个后傍儿在家里来,你就知道呢。”

皇上越跷蹊下哩。他再没问啥,就答应哩,说是后傍儿一定来呢。

一到后傍儿,皇上到哩老连手的家里哩。皇上这一看,他的老连手连老婆儿在一个土房房儿里头住着呢。他没说啥,就连老连手坐下喧慌开哩。老汉给皇上说的呢:“你这会儿看,俄的六个儿连六个媳妇儿做啥呢。”

皇上打土房房儿的窗窗儿上把院子溜眼望着呢。老连手的六个儿打个人的房里出来,把灶火转给哩过儿^①,都原进去哩。没过不大工夫,六个媳妇儿一个端的肉,一个端的席各进各的房儿里哩。六个儿连六个媳妇里头一个都把老汉连老婆儿没叫,也没端来吃喝。皇上才把事情明白哩。他一下气上来哩,就把一个兵马叫进来,叫把贩奴的喊来呢。兵马去把一个贩奴的喊来哩。皇上给哩个吩咐叫把老汉的噪儿反绑呢。这个兵马把他连绳子反绑哩。皇上接过来就把贩奴的问哩:“你给这个奴给多少钱呢?”

贩奴的说的:“一千金钱。”

皇上可说的:“但是那个哩,我把他给卖给哩。”

儿女但没良心哩,可是娘老子的心软。眼看皇上气头高头把大

^① 转给哩过:转了一圈。

儿给贩奴的卖着呢,老汉一下着哩忙哩。他就给皇上下跪,说的把噪儿不叫给贩奴的卖。皇上不答应,说的:“皇上的话就是话,皇上说出去的话,打出去的子儿^①,原朝回不能收^②。他到娘老子没良心嘛,这会儿叫他也受一个难!”

老汉给皇上咋样下跪哩,皇上总没答应。把他的噪儿子给贩奴的卖给哩一千银钱。贩奴的把老汉的噪儿子吆上走哩。皇上把一千银钱给给老汉的手里哩。看见皇上把他那的大哥给贩奴的卖给哩,下剩下的五个弟兄一下忙哩。害怕把他那也给贩奴的卖给,连媳妇儿们给老汉连老婆儿就下跪,认错。这的之后他那把老汉连老婆儿一天三问,三服侍。打那一天老汉连老婆儿再不做难哩,也不挨饿肚子哩,他那一下给好哩。

过给哩几年,老汉给皇上下跪的叫原把噪儿买回来呢。皇上这一看,老连手的儿子媳妇儿们到他上一下好哩。他打发的人去,把老汉的噪儿原买回来,给他大叫认哩错哩。

34. 四 岔

从前有一家子,他们四口儿:老汉,老婆儿,儿带他的媳妇儿。四口儿的光阴薄。有一天老汉给儿子说的:“你看我们的光阴实在为难,我们爷父两个上口外做一回买卖走。”儿子说的:“也好!”他们爷父两个商量好,把老婆子带媳妇儿叫的来,把事情说哩。老婆儿连媳妇子也高兴下哩。爷父两个把家里安顿好,多少凑哩些盘缠,走哩口外做买卖去哩。

赶截说^③,上哩口外,到到古城子干哩事哩。可好,一天比一天事情干哩好哩,买卖也挣哩钱哩。那一天,爷父两个商量的给家里打

① 子儿:子弹。

② 原朝回不能收:不能再收回来。

③ 赶截说:简单得说,截要的说。

一书信呢。他们两个都不识字,请哩个先生叫写信呢,这个先生是个白识字^①,他们信上叫写的:“生意留神,忙雇一人。”可是白识字先生写的:“生意留神,亡故一人。”爷父两个把信给一个回家的人带给哩。他们给这个人说的:“你但是二回来开哩,给我们把回信带上来。”这个人答应的走哩。

这个人一天赶一天到哩家里哩,打他们的门上过呢。他就随便儿把这个信给给哩。说的:“你们把回信写下,我几天原走呢,你们的人叫我把回信捎(sao)上呢。”这个人说好,回哩个人的家里哩。人家把人家家里的事情办完,就走口外呢。过来到他们的门上一看,门上吊哩梢子^②,他一看死哩人哩,没敢进去,他一下到哩口外,一见,给这两个就把死哩人的事说哩,老汉连儿子猛惊哩,不知道把谁死哩。再说这爷父两个就是一个大愁肠^③,商量哩回家。他们把买卖都赊掉^④哩,那一天起身走哩。

赶截说,一天赶一天到哩,他们离家不远到哩一个岔路上哩。一下里是走他舅家的路,一下里是走他们个人的家里的路。老汉给儿子说的:“你在你舅家去,打听一下去,看到来把谁个死哩。”儿子走哩他舅家里哩。老汉到哩他个人的家里哩。进门一看,媳妇儿在家里呢,不见老婆子。媳妇儿一见公公回来哩,不见儿子。老汉还当是把老婆子死哩,媳妇还当是把她的男人死哩。他们两个思量哩话,可是嘴里可没说出来,就是哭。

再说老汉的儿子到哩他舅家去,一看,老婆子把儿子抱住哭脱哩。老婆子思量的把老汉死哩,儿子思量的把他的媳妇儿死哩。娘们两个抱头相哭。他舅劝说的:“你们哭啥呢,常言说的好:‘死哩哭不活,丢哩找不着。’我把你们两个送回走去。”老婆儿连儿子也不哭哩,他舅把他们娘们两个送回去哩,他们到哩门上一听,房子里头也

① 白识字:这里指识字不多、水平不高的人。

② 梢子:服丧人家的门外挂的吊孝的白布条之类的东西。

③ 愁肠:这里指很使人发愁的事情。

④ 赊掉:赔本买掉。

哭着呢。这是个啥事情？都不明白哩。进去一看，四个人都在呢。他舅说的：“你们哭的把谁完掉哩？”这四个人连他舅一起都给不苏醒下哩。他们问起根来，才说得明白哩，得信的转转儿^①。把信拿来一看，把字写错哩。给老汉连儿子写哩信的人，白识字，把“忙雇一人”的话写成“亡故一人”哩。因此这个上弄岔哩。“亡故一人”是“死哩一个人”的话，老婆子连媳妇子接哩这个信叫人念去哩，就是“亡故一人”，因此这个上门上吊哩梢子哩。这娘们两个还当是在口外把他们谁的完掉哩。这个带信的人明走取回信呢，没来。这个事情打这个上弄岔哩，还闹哩这些子传戏^②。

35. 穷人得势

那会儿有一个皇上呢。这一天他坐着呢，心里思量的：把一切百姓叫到金銮宝殿里，叫他们给我的耳风里说一个话。从这个思谋上，皇上给手底下的人们给的吩咐，叫 bia 出去一个告示呢，告示高头写的：“天下的一切百姓，请你们都到皇上的金銮宝殿里，谁有啥话叫他一个一个价给皇上的耳风里悄悄说。”

皇上的人们把告示 bia 出去哩。民人一念告示，都来到皇上的金銮宝殿里，一个一个价给皇上的耳风里把自己的委屈说哩。他们里头一个穷人心里思量的：“你给皇上还说啥去呢，还不是白卡儿^③嘛。”他也到哩皇上的跟前，给皇上的耳风里悄悄的就说的是：“你思量啥，我知道呢。”穷人说哩，之后走哩。

三天三晚夕，民人给皇上把自己的心里委屈都说完哩。皇上把百姓们说些的话都齐齐儿思量哩个过儿，之后心里个家给个家说的：“除过一个人，下剩下的都要的是财贝。光他一个说的，你思量啥，

① 得信的转转儿：可能是信弄错了，弄倒了。

② 传戏：笑话。

③ 白卡儿：白费，没用，维吾尔语借词 bikar。

我知道呢。”皇上越思量,心里越不苏醒下哩。

皇上管的一个国的事情,可是很几个官人连领兵官们见不得皇上。想把他害掉,之后得皇上的位分呢。他们商量的把一个剃头的带掌^①叫来,给他说的:“你给皇上剃头的时候,把他一下抹给一刀子。你但不答应,不听我们的话,我们把你斩掉呢。”带掌没法儿地答应下哩。

这一天,就这个带掌给皇上剃头着呢,心里思量的,咋么价给皇上下手呢。带掌把皇上的头剃完,剃胡子着呢,他的手一下战脱哩。害怕皇上把他心里的事情知道哩。带掌把磨石拿上,磨开剃头刀子开哩。这个时候皇上把穷人说下的跷蹊话记想起来,心里失笑的大声说的:“你思量啥,我知道呢!”把皇上的这个话听见,带掌还当是皇上把他的心里的事情知道呢,把他一下吓的,手里的剃头刀子都跌下去哩。他赶紧跪下,给皇上把一满事情说给哩。听见官人带领兵官们想害他呢,皇上赶紧给的吩咐把他们抓住,押(nia)到监狱里,之后杀掉哩。

把对头们消灭掉哩之后,皇上可 bia 出去哩告示,高头说的是叫民人们可到金銮宝殿里给他的耳风哩把头里说下的话再重说一边呢。

民人听见皇上叫他们可来到金銮宝殿,给他的耳风里把头里说下的话可重说一遍呢。他们来给皇上的耳风里把头里说下的话可说脱哩。他们还说的是就是那个苦难光阴。他们里头就那个穷人也到哩皇上的跟前,把头里的说下的话可说哩:“你思量啥,我知道呢。”他这里一说,刚(jiang)没走呢,叫皇上把他一把逮住哩。把穷人吓的还当是皇上这会儿为这个话杀他呢。皇上啥话都没说,把穷人撵上领到库房里,给他赏的金银,之后叫做哩大官哩。这就是叫的“穷人得势”。听说,皇上完掉哩之后,穷人实打实得哩势,他坐哩皇上的位,叫民人的光阴一下好哩。

① 带掌:剃头匠。

36. 弟兄三个

头里那个光阴上,有三个结拜下的穷弟兄呢。他那把书念下哩也罢,给一个有钱汉受哩苦,薹花花子^①呢。

晌后,下晌^②着呢,掌柜的把饭拿来哩。掌柜的走哩。弟兄三个坐下刚没吃饭呢,叫一个狼把一个羊顶着来哩。羊朝过跑着呢,把饭碰倒哩。弟兄三个愁下哩。害怕肚子饿(nge)下,他那趴下把打倒哩的饭连舌头舔着吃脱哩。三个人趴下吃着呢,一个茬茬儿卡(qia)到大哥的喉咙眼上哩。三个寻来哩些子黄花菜,叫大哥吃哩。黄花菜把茬茬儿拉下去哩。

弟兄三个拾起来^③商量,谁但是得哩官哩,把剩下的两个不忘哩。大哥走哩京城里考去哩。考哩个状元,他给皇上招哩驸马哩。没过一年里,把皇上歿哩,他当哩皇上哩。把大哥做哩皇上的事情叫弟兄们听见哩。二哥连三哥商量的谁去呢。他那商量够,二哥去看他大哥呢。

二哥到来的时候,差人们把他问哩,他是谁。他说的是,他是皇上的二哥。差人们上去给皇上报给哩,说是他的二哥来哩。听见他的二兄弟来哩,皇上说的,把兄弟叫好好的挎上来^④呢。弟兄两个遇哩面。皇上请的客,陪二弟着呢。二弟给大哥皇上说的:

“大哥,你记得(dei)得(dei)^⑤头里的咱的那个穷光阴呢。咱三个给人薹花花子去哩,叫一个狼把一个羊顶的来,把饭捣翻哩。咱三个趴下把饭吃去哩,叫茬茬儿卡到你的喉咙眼儿上,之后三个找来哩些子黄花菜,把茬茬儿拉下去哩。”

① 薹花花子:薹草。

② 下晌:午间休息。

③ 拾起来:站起身来。

④ 挎上来:领上来。

⑤ 记得得:是否还记得。

听见二弟的这个话,把大哥皇上羞的没处坐哩。他就喊哩一声,叫把二弟抬出去^①呢。兵们来把二哥扛(gang)出去哩。

二哥气的回来哩。三哥问他呢:“咋样下哩?咋样把你接迎哩?”

“唉,兀不认咱哩。”

“你说哩啥哩?”

“俄把咱头里受下的苦说哩。”

“哼,怪啥呢^②,阿那把你 chou 出去哩。俄去呢。”

“你别去,还是不是白卡儿嘛。”

三哥没听他的话,到哩皇上的金銮宝殿里哩。差人们问哩他是谁,他说的,他是皇上的三弟。差人们给皇上报上去哩。把他也叫差人们两下里挎上,上哩金銮宝殿里哩。弟兄两个遇哩面哩。大哥皇上请的客,陪兄弟着呢。三哥吃着呢,问他大哥呢:“大哥,咋着呢?”

“好得很!”

三哥可说的:“哎,大哥,铲大人薅哩花大人,狼大人顶起哩羊大人,倒得哩饭大人,把的三只口,茬大人卡得哩喉大人,菜大人救哩驾,不是来你还当皇上吗?”

听见三弟的这个话,大哥皇上高兴下哩。陪客的领兵官们、差人们嘴都张下哩。他那思量的,这几个弟兄们都是大人嘛,他那害怕这一伙哩。皇上把三哥搁哩个带兵官哩。客人们把三哥恭喜哩。客都走哩,弟兄两个坐下可拉哩磨哩。

三哥问他大哥呢:“大哥,二哥来给你说的啥话?”

“咳,你再别问哩,俄给他把一个沃伦^③搁便(bian)宜^④哩,阿那一下把头里薅下的花花子、草草子,狼,羊,一个都没剩说脱哩。把俄羞的,赶紧把他就 chou 出去哩。这会儿咱把他寻着,叫回来,给一个

① 抬(chou)出去:驾出去。

② 怪啥呢:怪不得呢。

③ 沃伦:官位。吉尔吉斯语借词 орун,地方、位置。

④ 搁便宜:安置好了,安置妥当。

沃伦,叫干一个事情。咱兀兄弟到来是个老实板代^①。”

第二天领兵官、三哥去把二哥寻着,叫回来,叫他也做哩官哩。弟兄三个一下得哩势,过哩好光阴哩。

37. 老婆儿的三个儿

那个时候有一个老婆儿来。老婆的光阴穷难的很。老婆儿叫大(duo)儿学手艺去呢,她把大儿给了一个靴匠叫学靴匠呢。靴匠给老婆儿的大儿给了个筛子,叫端水去呢。大儿连筛子端水去了,水端不成,漏着呢。他把筛子拿回去了。看着这个,靴匠说呢:“这个没尔格力,还叫学靴匠呢!”

叫靴匠把老婆儿的大儿子一锥子戳死了。

过了几天,老婆儿看儿来了。靴匠说老婆儿呢:“你的儿不好好学,跑了。”

老婆儿回去了。她可把第二个儿领来了。

靴匠把老婆儿的第二个儿(看见),就把那个筛子给给叫端水去呢。第二个儿也把水没端上,回来了。叫靴匠害气,一锤锤子顺老婆儿的第二个儿子的头上打死了。老婆儿可看第二个儿来了。靴匠说呢:“你的第二个娃不好好做,他也跑了。”

老婆儿哭了一阵子回去,把第三个儿想领来呢。一看,第三个儿还小。可是他老到的很。他在街道里连娃们耍着呢,把这个娃一打,把那个娃一指,把阿那的娃们打得头疱,血窟窿。娃们的承不住他的挨打,就说的:“叫靴匠把你的两个哥打死了,你不报仇去,打俄zua呢。”

老婆的第三个儿听着这个话,赶紧回去,就给他妈说呢:“妈呀,你把俄送到靴匠兀儿去,俄学手艺去呢。”

他妈说呢:“俄娃,你别去,俄守了你一个。”

^① 板代:主的仆人,泛指教民。阿拉伯语借词。

第三个儿不答应,他妈送着去了。靴匠这一回也给老婆儿的第三个儿给了个筛子,叫端水去呢。这个娃把筛子底子拿泥一抹,把水端着来给给靴匠了。靴匠看着这个跷蹊下了。他就说的:“你的尔格力有呢,你能学靴匠。”

打这一天,老婆儿的第三个儿给靴匠又看娃,又学手艺开了。

这一天,靴匠的家里来了客了。靴匠的婆娘做吃的着呢。老婆儿的第三个儿给靴匠抱的娃,看娃着呢。他把娃抱到客人们的面前,叫娃哭了。靴匠说的:“把娃抱出去,搞一搞^①!”

老婆儿的第三个儿把靴匠的娃抱出去,搞一搞,抱进来,把娃可掐给了下。娃可哭了。靴匠气上来了,他喊的说是:“你把娃的肠子捋净^②拿进来!再别叫娃哭了!”

老婆儿的第三个儿把靴匠的娃抱到后院上,把娃的肚子拿刀子开膛了。他把娃的肠子肚子连水涮净,给靴匠拿进来了。靴匠看着这个,一下吡下了。他就说的:“你把肚子开膛 zua 呢?”

“你叫俄把肠肠儿肚肚儿捋净拿进来呢吗,俄给你捋净拿进来了。”

这儿靴匠明白了。他在心里说的:“娃呀,这个报仇来了。”他没言传。客都走了,靴匠把娃一送之后,回来,黑了,他跟婆娘商量呢:“咱搬上跑,这个还下咱两个的手呢,这个给他两个哥报仇着呢。”

在这个时候,老婆儿的第三个儿在窗根子底下听着呢,他那两个商量,搬下跑呢。老婆儿的儿没给一个防顾,钻到一个箱子后头(里头)了。靴匠连婆娘半夜三更起来,糊里糊涂把零碎满牛上打着铺着,拉上,把箱子抬过来,也捞到牛的身上了。他那两个骑了两个牛,可吆了三个牛跑了。跑出城,男人说婆娘呢:“才把这个杜失曼^③撤了。”

① 搞一搞:哄一哄。

② 把肠子捋净:一直把孩子哄好,哄彻底一些。

③ 杜失曼:敌人,对头,波斯语借词。

靴匠连婆娘走了一天,天黑到到一个河沿子上。他那把牛上的垛子都解下来了,把牛都撂开叫吃草去了。靴匠连婆娘打茶,做的吃的吃着。老婆儿的儿在箱子后头拿头把箱子一顶,箱子轱辘一下,滚脱了。叫靴匠的婆娘看见了,她说男人呢:“咱兀箱子后头是啥,咋滚着呢?”

靴匠也看见,给婆娘说的:“你看一下。”

婆娘不敢去,靴匠个人跑看去了。一看才是那个老婆儿的第三个儿在箱子后头呢。老婆儿的儿一张子打箱子后头跳出来,害气的说靴匠呢:“你不要俄了,把俄给俺妈不送的去吗,俺妈守了俺一个。”

“唉,没事,咱明几个搬回走。”靴匠给他回答的。

他那都一搭里坐下吃了喝了。睡觉呢,靴匠给婆娘把眼窝一挤,叫给老婆儿的儿把被儿挨着河沿子铺呢。婆娘给老婆儿的儿把被儿挨着河沿子铺下了。靴匠的婆娘睡到当中间里了。靴匠睡着了,老婆儿的儿把靴匠的哈心知道了。他把靴匠的婆娘挪了个家的位上,个家睡到婆娘的位份上了。他装的婆娘说靴匠呢:“你还不起来,把这个杜失曼顺江里不撒下去吗?”

靴匠糊里糊涂起来,起来蹶给了一看^①,弄的没知道,把个人的婆娘撒到江里了。他可来睡下了。靴匠把老婆儿的儿还当是他的婆娘,说的:“才把这个杜失曼搁远了。”

靴匠可睡着了。老婆儿的儿睡到东方亮了。他起来跑到河沿子的底下下儿把衣裳溅湿,湿了一会儿,才慢慢打河沿子上满上上开了。这个时候靴匠惊醒来了,他一看,婆娘不见面。靴匠把事情一下看来,他的心越害怕开了。靴匠这里忧愁着呢,老婆儿的儿到到他跟前来,说靴匠呢:“你不要俄了,赶江撒下去^② zua 呢?”

靴匠没言传,老婆儿的儿可装的知不道的人一样,问了靴匠了:

① 蹶给了一看:躬下身子看了下。

② 赶江撒下去:从江上扔下去。

“俺娅^①呢?”

“你娅得朝哪^②跑了。”靴匠给他说的。

靴匠连老婆儿的儿吃了喝了。之后把牛都逮来,把垛子搭上说呢:“咱回!”

他那走了。走到路上,老远的兑到一个打围的人,老婆儿的儿说靴匠呢:“这个许是砍黑刀的,你快钻到这刺后头,别把你叫黑刀砍死,把牛都拿去了。俄是个碎娃,他看俄乌巴里,把俄他能停住也不逗。”

靴匠听见这个话,一下就钻到刺后头了。靴匠一看打围的来了,害怕把他叫砍黑刀的人看见了,因为这个上,他一拿儿满刺里头钻脱了。他哭里哭声的^③满刺里钻着呢,打围的还当是野牲,把枪端起,一枪把靴匠打死了。打围的高兴的去一看,一个人,把他吓得,把马抡给了一鞭子跑了。老婆儿的儿把一满的牛吆上,也回去了。回去给他妈说呢:“靴匠把俄的两个哥的命害了。俄把他的三个人的命害了,这就是叫的一报的一还,俄还弄的他的五个牛。”

老婆儿的第三个儿连他妈过了好光阴了。

38. 老汉的三个女子

那会儿有一个老汉连老婆儿。他那守了三个女子,老汉连老婆儿把三个女子给了人了。有一天老汉在大女子家去了,大女子说呢:“俺大,俄给你做一点儿吃的”。

大女子拔葱去了。她没拔,来说他大呢:“葱趴的露水^④。”

老汉没吃走了。他到第二个女子家里了。

第二个女子说呢:“大呀,俄给你做一点儿吃的。”

① 娅:婶婶,这里指鞋匠老婆。

② 得朝哪:不知道朝哪里。

③ 哭里哭声的:这里指惊慌出声。

④ 葱趴的露水:葱上落的都是露水。

二女子割韭菜去了。害怕日头晒,她原回来说她大呢:“大呀,韭菜地晒。”

老汉打第二个女子的家也走了。他到第三个女子的家里了。第三个女子做的羊肉包子。她一看,她大来着呢,一下把羊肉包子原捂住盖住了。老汉把这个给看着了。把他气的,原回去了。他一到家里,老婆儿问的:“你在三个女子家里吃的啥?”

老汉失笑的,给老婆回答的:

葱趴的露水,韭菜地晒。

羊肉的包子,捂了盖。

39. 儿 女 们

那会儿有一个老汉连老婆儿呢,他那守了三个儿,两个女儿。儿女长大的时候老汉连老婆儿给三个儿把媳妇儿娶给了,把两个女子出嫁了。有一天老婆儿得了病,歿了。老婆儿歿了之后,老汉作难开了。三个儿也不管他了,女子们也不问他了。老汉一天比一天瘦下了,身上的衣裳也成下烂索索了。老汉把儿女的这个没良心的看见,一下泼烦下了。他害气的,满街里要的吃的过了光阴了。

这一天老汉打家里出去,再没回来。他到了单另的一个城堡上要的吃的过开光阴了。他游来游去到一个心肠人^①的街门上了。老汉要吃的着呢,家里的人们给了些子吃的叫他吃了。老汉正吃着呢,家里的掌柜心肠人到来了。虽然老汉要的吃的过光阴着呢也罢,他的面影^②太喜脉^③的很。心肠人一下看来,他的心里思量的:“这个老汉到来不是一个要吃的的,但怕遇了难了,没法儿的出了门,要吃的着呢。”老汉把肚子吃饱,刚没走呢,心肠人把他挡下就问:“老

① 心肠人:好心人,有好心肠的人。

② 面影:面相,脸面。

③ 喜脉:有福相。

伯,你该阿里来?你的家里都有谁呢?”

老汉说的:“俄该单另一个城堡来了,家里除过俄再谁都没有的。”

“但是那个了,”心肠人给老汉说的,“你不贪嫌俄了,剩到俄这儿,找一个家不好吗?”

老汉说的:“唉,俄娃呀,你但不贪嫌俄了,俄就不贪嫌你了。”

老汉剩下给心肠人管的家。心肠人把老汉当了个亲大,穿的好,吃的饱,乏了,叫骑的走马,游街的呢。

老汉把心肠(人)的这个义肠看见,把个人的儿女思量起来,一下拨了心了^①。这一天黑了,他在个人的房里坐着呢,把儿女思量起来,可拨了心,之后哭开了。家里的一个人满过过着呢,听见老汉哭着呢,他就跑到心肠人跟前,给他说的:“得咋了,俄不知道,老汉拨心的哭着呢。”

心肠人蹊蹊下了,他心里思量的:“怪事情,为啥他哭着呢,俄也把他没作难,穿着呢,吃着呢,走阿塔儿开了,没叫他(走上)去,叫骑的走马去着呢。这可咋了?!”

第二天心肠人到老汉的房里,问了他的轻省^②了,之后慢慢儿说的:“老伯,你的心里哈巴有得咋么的个事情呢,你给俄不敢说。俄听见了,说是你夜里个^③黑了拨的心哭了。哈巴俄把你得在阿塔儿难为下了?!”

老汉说的:“唉,俄娃,俄到这儿来的时候穿了个烂索索衣裳,这会儿身上穿的一身新衣裳,肚子饿着呢,这会儿不知道饿了。走阿塔儿开了,压的^④走马。俄到你上到来拉孜^⑤的很。”

“但是那个了,”心肠人说的,“俄再没有说的活了。就这么也

① 拨心:心里难过,伤心。

② 轻省:疑为“情形”,即情况。

③ 夜里个:昨天晚上。

④ 压的:这里是骑的意思。

⑤ 拉孜:愿意,满意。维吾尔语借词 razi。

罢，俄刻谋着呢，你的心里有窝憋呢，你给俄说。”

老汉没法儿的就给心肠人把个人的窝憋说脱了：“唉，俄娃，俄也是连你一样有脸面的一个人来。俄有三个儿带两个女儿来。他那一长大，给三个儿把媳妇儿娶给了，把两个女儿打发了。老婆子一歿，他那都不管俄了。有一回几天价就饿下了。这一天，俄给他那害了气，打家里出去走了。到你的这儿，你把俄连亲老子一样服侍了，给俄穿了一身新衣裳，把俄肚子喂饱了，害怕俄乏了，你叫俄骑的马，游了街^①了。俄把你的良心连个人没良心的儿女一比方，一下拨了心了。俄拨心哭了的因此是就是这个。”

“但是这个了，”心肠人说的，“俄给你教一个见识^②。”

心肠人把很些子石头朝着元宝(的样子)连纸一包，给两个乌塔^③装满，搭到一个好走马上，给老汉可穿了一身新衣裳，之后叫把马骑上，打发回去了。

老汉到了个人的家里了。人们看见老汉穿了一身新衣裳，还骑了好走马，就给他的三个儿说的：“你还不知道吗？你大穿的一身新衣裳，骑的好走马，马的两下里还搭的乌塔回来了。”他那看他来了，他那把老汉问的：“这一年了，你在阿塔儿来？”

“这一年，”老汉说的，“我出了口外做了买卖了，买卖也红了，挣了两乌塔元宝，这会儿回来了。”

听见老汉还有两乌塔元宝呢，儿女到老汉上一下单另下^④了。他那天天明儿抢着给老汉送的吃喝服侍开了。老汉也不挨饿了，也不知道作难了。

这一天。老汉的口唤到了^⑤，歿了。儿女抢着高抬深埋。儿女们把乌塔拆开了。他那这一看，都是石头。每一个石头高头写的

① 游哩街：逛街，转街。

② 教见识：出个主意。

③ 乌塔：口袋，大麻袋。

④ 单另下：变成另一副模样了。

⑤ 口唤到了：意即寿数到了，要去世了。

“娘老子的心在儿女上，儿女的心在石头上”。儿女们把石头高头的字一念，才知道了，他那到老子上行了亏^①了。就打那会儿人们把这个事情一个给一个传说的，之后成下口歌儿了。

40. 儿媳妇们

那时候有一个老汉，他守了三个儿。老汉给三个儿把媳妇都娶给了。可是三个儿把老汉不孝顺。老汉也刻谋着呢，他太老了。从这个上，照着元宝的样子，他捆了三个石头，包住压到大石头底下了。他把大(duo)儿叫着来说的：“唉，俄的娃，你是大的，这有大的元宝呢，它就是你的，叫你两个兄弟别知道了。”

第二天老汉把第二个儿叫着来说的：“俄娃，你是俄的第二个娃，你听，叫你哥哥连兄弟别知道了，这儿有大的元宝呢，它是你的。”

第三天老汉把第三个儿叫着来说的：“唉，俄的娃呀，你是俄的顶小儿，你归家给你两个哥别说，俄嘛也老了，这俄给你留下一点儿元宝。”

打那一天儿带媳妇们的把老汉孝顺开了。猛猛地老汉给殁了。儿媳妇们的把老汉不管，抢元宝去了。他那把元宝挖出来一看，三个石头，每一个石头高头写的是：

他大的心在儿、媳妇上，儿、媳妇的心在石头上。

41. 穷姑娘的见识

那会儿有一个年轻皇上呢。他办家^②呢，可是看来看去把一个女子都没看上。有一天他听见哩，一个穷人的女子长的干净的很。

① 行亏：做了亏心事。

② 办家：成家。

他赶紧把媒人打发去哩。穷人答应哩。可是女子不答应,她说的:“哪怕他是皇上也罢,但是他没有手艺。我不嫁他。今儿个他皇上,明儿个能遇啥事情呢。”

听见女子的这个话,媒人回去给皇上把穷人女子说下的说哩。皇上先害气哩,之后这一思量,穷人的女子说对的呢。今儿个他是皇上,明儿个他是谁,谁都不知道。他就叫来哩几个匠人学哩织毯的手艺。没过两个月皇上织哩个花毯,世界上难找。他把花毯给穷人的女子打发去哩。穷人的女子看见皇上织下的花毯,她给哩情愿哩。皇上过哩事把穷人的女子娶上哩。

有一天,皇上穿得百姓的衣裳打金銮宝殿里出去,打听事去哩,看民人说啥话呢。年轻皇上把个家的国转一个过儿。他串来串去串到一个大馆子上哩。馆子(卖的)是人肉包子,馆子的掌柜这一看,进来哩个胖人。他不知道这是皇上,就让到单另一个房子里哩。皇上这里一进房子,打两下里来两个人把(他)做住^①,给坡德瓦勒^②里头拉进去哩。把他揪到里头,他们原走哩。年轻皇上这一看,还有连他一样的七八个胖人。他就问的:“这是个啥事情?”

那伙儿说的:“这儿是人肉做包子呢。把咱们天天明儿一个价拿出去,宰了(liao),之后做包子着呢。”

听见这个话年轻皇上愁下哩。害怕人们瘦下,把新人们拿进来的呢,把头里的人们拿出去宰的呢。这一天沃切列季^③到哩年轻皇上上哩。把他拿出去宰去哩,年轻皇上说的:“你们把掌柜的叫来。”

宰手们把掌柜的叫来哩。年轻皇上说他呢:“我是连一个羊的肉都没有的,你们把我宰了也值不了一个钱。但是我给你们织一个花毯,你们拿出去卖,值一百羊呢。你们看,哪个好?”

① 做住:抓住,抓牢。

② 坡德瓦勒:地窖。俄语借词 подвал,地窖。

③ 沃切列季:顺序,排序。俄语借词 очередь,顺序。

掌柜的一思量,对的呢,他就答应哩。他把皇上领到单另一个房子里去,把织毯的一切东西都买给来哩。皇上这儿连头里一样的织哩个花毯,之后给掌柜的说的:“你们把这个花毯但送给皇上去,皇上给你们给很多的钱呢。”

这个时候,穷人的女子皇上走掉之后,她在皇上的位分上管事情的呢。皇上走哩三个月还没回来。她打听来打听去,没找着皇上的影子。穷人的女子正愁着呢,进来哩个人,说的是,他送毯来哩。穷人的女子把毯这一看,就像连男人织下的头一个毯一模一样。她把事情明白哩,没说啥,给送毯的赏哩些子钱,打发走哩。送毯的这里出去,她赶紧把手底下的一个人叫过来,要把送毯的家认下呢,穷人的女子打发来的人把馆子认下,原来^①给她说明哩。穷人的女子打发哩三百兵马来把馆子圈住,叫一个鸡都往出没叫飞。把人都抓住,把馆子里搜脱哩。搜来搜去,把坡德瓦勒里头的人们搜出来,放出去哩。可搜去哩,把皇上找着哩。皇上出来给的吩咐,叫把馆子的掌柜带他的人们押到狱监里。第二天皇上可给哩吩咐,把他们都杀掉哩。这就是穷人女子的见识带尔格力的一个大事情。

42. 孟(梦)先生

那会儿有一个先生呢,他的婆姨爱浪娘家。去就站到娘家就不回来哩。他这儿给婆姨说的:“我会做梦呢。”婆姨问的:“你会做啥梦呢?”

“谁家要丢掉东西我能梦见。”

婆姨浪娘家去哩。他把婆姨的东西藏到一个地方上哩。婆姨给娘家回来一看,东西丢掉哩。他说婆姨呢:“我不叫你站下,你就站下,你看东西丢掉哩。”

婆姨说的:“你会梦呢嘛,你给咱们梦一下。”

^① 原来:照原样回来,原返回。

他说的：“做梦呢就那么梦呢吗？要吃好呢，要铺好呢。咱们是贫穷们^①，哪里还做梦呢！”

婆姨说的：“不要紧。”

婆姨到哩他大家里，给她大说的：“我昨儿这儿来站下，把东西丢掉哩，他姐夫^②会做梦呢，要好吃、好褥被儿呢。”

老汉不给，可是女子哭哩，他就给哩个褥被儿。梦先生的婆姨拿来就叫男人吃饱，铺好睡下哩。梦先生睡的呢，给婆姨说的：“你别喊，我起来，我就给你说。”

梦先生睡下哩。赶早那一会儿哩，梦先生还不起来。收口儿梦先生起来哩。他还没成端^③呢，婆姨就问的梦见哩啥。梦先生说的：“在一个瓦窑里搁着呢，今几个咱们找走！”

去嘛，就给找见哩。婆姨也高兴哩：“我的男人咋这么好，还能梦见丢掉的东西？！”

那一天他外父^④的一圈羊给丢哩。婆姨的兄弟来说的，今几个几天哩把一圈羊丢掉哩，找不着。婆姨说的：“你姐夫会找呢嘛。叫他给你们梦一下。”

兄弟去给姐夫说的：“姐夫呀，我们把一圈羊丢掉哩。给咱们梦一下。”

梦先生心里说的：“哇呀，这叫我咋么找呢？！”他没法儿的到哩外父家里哩。那塔儿他吃哩喝哩，黑哩，外父把他问的：“你在哪塔儿睡呢？”

梦先生说的：“在那塔儿里房里睡呢。”

“姐夫你要啥呢？”

“我光要一个灯篓(笼)，我睡下，你们把窗子、门都掩严儿，你们不出来哩。”

① 贫穷们：穷人们。

② 他姐夫：这里指她自己的丈夫，借用的是她兄弟的称呼。

③ 没成端：没坐直，没坐端。

④ 外父：岳父。

黑哩半夜里个家也不知道,灯篓点上给墙上翻过去,在庄子一周围儿胡转开哩。转来转去一下跌到一个塌掉房子里哩。他出来把这儿量哩。一量,顺他们外父的家有二十丈远。他就回来睡下哩。睡到赶早起来吃哩,喝哩。把他问得梦见哩没有,梦先生说的:“梦见哩,你们这个房背后离二十丈不远有一个塌窖没有?”

小舅子说的:“有呢。”

梦先生说是:“在那个塌窖里头呢。”

家里的都去一看,实打实一圈羊都在那塔儿呢。他们把一圈羊打塌窖里头取出来,之后吆回去哩。家里的都跷蹊下哩。梦先生的小舅子说的:“哇呀,我这个姐夫咋这么真梦见呢,我们把一圈羊找的细细儿不得哩,他一睡,一梦见,把找不着的一圈羊叫他找找哩!”

过哩些子日子,皇上的金牛娃丢掉哩。皇上 bia 出来哩个告示,高头写的是:“谁要是能找见金牛娃,高官得坐,好马见骑,还招驸马。”婆姨的兄弟这个时候在京城里,他这一看,个家给个家说的:“啊呀,这个功叫我的姐夫不得吗?”他去就把告示扯掉哩。有看的人来说的:“你能找吗?”

他说的:“我姐夫能找!”

“但是那个,咱们找你的姐夫走!”

他把皇上的两个当兵的领到梦先生的门上去,喊姐夫呢:“哎,姐夫呀,我给你把好事情找下哩。这个功你得去吧。皇上的金牛娃丢哩,你给他梦一下。”

梦先生一听见这个,把他吓得心里一下翻给哩几跟头。他就说的:“哎呀,兄弟,这个事情访^①错哩呀。这个事情能访呢嘛,皇上的事情嘛还能梦见呢吗?!”

皇上的两个当兵的把他领上走哩。他走的呢,给婆姨说的:“我走哩二里路,你把咱们的牛撵到深坑里,你不撵到坑里我不得活哩。”

① 访:寻找。

婆姨答应哩。梦先生走哩二里路，他给皇上的两个当兵的说的缓一下呢，那两个没敢吡嘴就缓下哩。他们三个缓的呢，梦先生躺下睡下哩。他睡哩下儿，一张子跳起来，给那两个说的，他们的牛跌到深坑里哩，这会儿不得走哩，要把牛打深坑里拽(zhui)出来呢。那两个没信，可是梦先生就朝回走。皇上的两个兵的也跟上来这一看，实打实牛在深坑里呢。他们三个把牛拽出来，可走哩。去在皇上的金銮宝殿里吃哩喝哩，黑哩睡下哩。他给皇上的那两个当兵的说的：“我睡下你们别喊，你们一喊，我梦不见皇上的金牛娃。”

梦先生把皇上的那两个当兵的名字问哩。他们说的，一个的名字叫的张三，一个的名字叫的李四。梦先生睡到半夜里，睡不下了，心里：“哎呀，张三呀，你送哩我的命哩！”他一下哼的喊哩一声“张三！”张三跑进来就问的：“啥？”

梦先生说的：“我给你们没说嘛，你们不喊哩，我梦的张三，你把我打搅哩，你给我要说，你拿哩没有？你再不说，我明几个给皇上奏一本，你的头就掉哩。”

把张三吓的，他就说的那个金牛娃他们拿哩，他给应哩。梦先生说的：“这不对哩嘛？！”

第二天皇上就问的：“梦见哩吗？”

“梦见哩。”

“在哪塔儿呢？”

“在那个三层子瓦底下呢。”

“打发人取去！”

梦先生叫张三带李四把金牛娃取回来哩。梦先生给皇上招哩驸马哩。皇姑娘见不得女婿，他老一点儿。皇姑娘说的：“你能梦吗？”

“我能梦。”

“你梦，我的手里拿的啥？你再梦不上，我给皇上奏一本，头非掉不行。”

赶早皇姑娘手里拿个枣儿，染下黑的，蒜染下蓝的，两个手里拿的就问哩梦先生哩。梦先生不知道说啥，胡猜谋开哩。从这个上头

就说的：“青枣儿蓝蒜。”

皇姑娘一看，男人找上哩。可过给哩几天，皇姑娘把一个花公鸡绑到搁到柜里头，给梦先生说的：“你今儿可梦一下，我的柜里有啥呢？但梦不下，你的头就不老实哩。”

赶早起来梦先生思量下哩。皇姑娘坐的呢，等的男人说啥呢。梦先生把自己娃娃时候思量起来。他娃娃时候^①连娃们肯打捶，从那个上把他就那会儿娃们叫哩个“花公鸡”。个家给个家说的：“哎呀，花公鸡，你命也定哩。”听见男人可猜着哩，皇姑娘跷蹊下哩，个家给个家说的：“哎呀，这个可招上哩。”打那一天她把梦先生看上哩，再不指验哩。

梦先生给皇上招哩驸马也罢，他还把头一个婆姨还没忘呢。他把头一个婆姨也搬到金銮宝殿里哩。梦先生连两个婆姨一直到老过哩好光阴哩。

43. 老回回的县官

那会儿老汉们说呢，说是口里遇了个事情。一家子的媳妇在娘家浪去了，朝回来的时候，打沟里满过过^②呢。沟跟前就是坟园。这家子的媳妇打坟园跟前满过过着呢，两个看坟的人挖新坟着呢。他那这一看，一个俊媳妇满过过着呢，他那的心一下脏了。他那把满过过的媳妇子逮住糟蹋了，之后打死给新坟坑里头可挖了个坑，把她埋到里头了。给这个挖下的新坟，一家子把殁了的人送来也埋下了。

看这里新媳妇还没回来，婆家打发人打捞^③来了。娘家说的他那的女子走了，婆家说的他那的媳妇没回来。两家子一个带一个嚷脱了。两家子把这个事情告到县官上了。县官是一个老回回。他问

① 娃娃时候：小的时候。

② 满过过：往对面过。

③ 打捞：打听，询问。

来问去没问出来个是啥。这一天老回回县官坐的轿打坟园跟前满过过着呢,一个旋风在他跟前旋脱了。他跟上旋风看着呢,旋风旋的到了一个新坟疙瘩子上一下不见了。这儿老回回县官心里思量的,哈巴这有一个事情呢。他赶紧打发的人问了这是谁家的坟。坟的主儿到来,说的是他那死了人,就埋到这儿了。老回回县官跟坟主儿说的,他起坟呢。坟主儿不答应,说的是这儿没埋旁人,就是埋的他那的人,不准叫他起坟。这儿老回回的县官说他写纸笔(bei)^①呢;但是把坟起错了,他的错。但是不起错,给坟主不打错。这儿坟主儿答应了。他那起坟着呢,叫乡庄里的一切人听见了,丢了媳妇儿带女子的两家人也知道了,他那也来了,把坟起开这一看,实打实埋了阿那的人,不是两家子的人。这儿老回回县官忙了。他个人跳下去把坟里头齐齐儿看脱了。老回回的县官把坟坑底子这一看,就像^②它的土软着呢,他把铁锹拿上就挖,挖了一阵子,把打死了的媳妇挖出来了。娘家这一看,就是他那的女子,婆家这一看,就是他那的媳妇儿。老回回县官把两个看坟的喊来问脱了。看见事情不得成了,两个看坟的应了,说是他那实打实把满过过的年轻媳妇儿逮住糟蹋了,打死之后埋到坟坑底子了。老回回的县官给这两个看坟的定了死罪,把他那两个杀了。那两家子给老回回县官道了谢,把他那的人送的埋了。

44. 穷人的儿子

那会儿有一个穷人呢。他守哩个儿子,名字叫的福德。他把一切劲攒上叫儿子念哩书哩。福德把书念成到哩京城里考,念书去哩。他念来念去把书念深哩,不知道的事情他没剩,都知道呢。这一天福德下馆子着呢,连一个人喧哩谎哩。喧来喧去这个人知道哩,这个小

① 写纸笔:写纸条,立下字据之义。

② 就像:好像。

伙子的知识太深的很,他不知道的手艺没有哩。把他们的喧下的话叫跟前坐的一个碎娃娃听见,他给福德说的:“我看你啥都知道呢,可是不知道一宗事情。”

福德蹊蹊下哩,他就把这个碎娃娃问的:“啥事情,你给咱们说。”

“你不会偷。当贼也要手艺呢。”

福德心里思量的:“实话,我啥都知道呢,光不知道贼的手艺,把这个给他也学下。”福德打馆子出来,回去哩。

这个京城里有皇上的搁财贝的库房呢,兵马看得雀(qiao)儿都不得进去,来一个贼,抓住就杀。贼都找不着一个方子哩。把皇上的财贝叫福德也听见哩。他把财房的打圆儿^①齐齐儿看哩个过儿,打跟前淌的一条河,河边里一个房房儿,里头住哩一个老汉带老婆子。福德把皇上的财房连河带老汉老婆儿的房儿算哩一阵子,朝着房里走哩。福德到来,站到老汉连老婆儿的家里哩。打那一天黑哩他天明儿到河沿子上掏洞开哩。掏来掏去把洞掏到皇上的财贝房的中间里哩。福德戳哩个窟窿儿,一下,皇上的金银朝下淌脱哩。他把一个口袋支上,装哩一口袋金银。就这么价他把皇上的金银一晚夕转完哩。福德把金银藏下,给老汉连老婆子给哩一口袋金银,之后说的:“这就给你们老两口儿够哩。你们把这个金银给谁都别说哩。”

老汉答应哩,可是他问的,哪里得哩这些子金银。福德给他把一满事情说哩,老汉听好,二回可应的,把这个事情给是谁他不说不说。

第二天皇上的金銮宝殿里乱喊叫的,说是皇上的财贝不见哩。兵马看的那么紧,这到来谁把财贝偷上走哩。这儿皇上的帮办到哩狱监里,把一个老贼寇搞的^②问哩:“皇上的财贝不见哩,兵马看的那么紧也罢,得到谁偷上走哩。你知道这个事情?”

老贼寇思量下哩,他思量够,把皇上的帮办问的:“财贝房的打

① 大圆儿:四周围。

② 搞的:这里指央求,哄着。

圆儿里有啥呢？”

“有一条河呢。”皇上的帮办回答的。

“但是那个哩，”老贼寇说的，“你们把河沿子齐齐儿看一下，那塔儿一定有洞呢。但是有哩洞，偷哩皇上的财贝的那个人的手艺比我的还高。偷哩财贝的人二回原不来，来的人是知道这个事情的。”

皇上的帮办打狱监里出来，没贪慢，赶紧领的兵马把河沿齐齐儿看脱哩。看来看去，看见哩个洞。他们钻到洞里头走脱哩，洞把他们端端儿领到皇上的财贝房的中间里哩。把皇上的财贝咋么价偷上的知道哩的帮办，给洞口子挖哩个坑，之后倒哩一坑黑油，二回把高头连草草苦住哩。谁但来，他一定跌到黑油坑里头呢。皇上的帮办把兵马领上原走哩。

黑哩，老婆儿给老汉说的：“这个小伙子给哩一口袋金银，把这个金银给你给给哩，给我没给。从这个上你给咱们在皇上的财贝房里你取一口袋金银去。”

老汉不去，老婆儿不答应。老汉没法儿，夹哩个口袋走哩。他到哩洞口子里，当当儿跌到黑油坑里哩。老汉跌绊的打黑油坑里出来呢，只忙不得出来。外头光剩哩个头，身子在黑油里头呢。叫黑油把他吸住哩。

这个时候，偷哩皇上的财贝的福德知道哩，说是皇上家在洞口子里挖的坑，倒哩黑油想抓贼呢。福德心里到来不安稳哩，他知道是老汉一定想偷皇上的财贝呢。他没贪慢，到哩房房儿里就问哩老汉哩。老婆儿说的，他把老汉打发的取皇上的金银去哩。把这个话这里听见，福德不由自己的就弹(dan)哩一脚^①，给老婆儿说的：“哎，后悔死哩！皇上家给洞口子挖哩坑，倒的黑油，想抓偷哩金银的贼呢。他一定跌到黑油坑里哩。”

这儿老婆儿哭脱哩，说是她咋做哩这个活哩。福德没贪慢把刀拿上，就往洞口子那里跑。来一看，实打实老汉在黑油坑里，光一个

① 弹哩一脚：顿了一下脚，跺了一下脚。

头在外头呢。他给老汉说的：“你咋做哩这个活哩！这回咱们两个都不得活哩。皇上家把你拿去整呢，问呢，你挡不住严定把我指给呢。”

福德跌绊的把老汉往出拽脱哩。可是只没拽出来。看萨，事情不得成哩，老汉给这个福德说的：“我老哩，皇上但杀哩我哩，这是个小事情。你放心，我不指你，个儿应^①呢。你光把我的老婆儿当作个人的妈妈服侍，到我上就对哩。我苦哩一辈子没见过啥，借助你得哩一口袋金银，我死我拉孜。你快去，叫皇上的兵马把你不叫看见哩。”

福德心里难受的，打洞口子上走哩。他这里一走，老汉个人给个人说的：“实话，皇上把我但拿去整脱，我一定挡不住，把这个小伙子就指给哩。从这个上叫我在这儿寻死去。”老汉把主意朝这么一打，个家把个家捂死哩。

福德回来给老婆儿说的：“事情不好哩，你的老汉跌到黑油坑里，不得出来哩。光一个头在外头呢，身子在黑油里头呢。我跌绊的把他打坑里拽出来呢，可是没得拽出来，叫黑油吸住哩。”

听见这个话，老婆子连哭带嚎脱哩。福德给老婆儿宽的心说是：“这回哭起迟哩，明几个皇上把他拿去，问呢，他但不应，整呢，但挡不住哩，他把我指给呢。从这个上我要躲呢，皇上把他就杀呢，二回剩到杀场子上呢，叫百姓们一个一个价往过过呢，谁但一哭，兵马把他抓住也杀呢。兵马来叫你也满过过呢。你把十个鸡蛋搁到围裙子上，往过过的时候，你一定哭呢，皇上家的兵马把你抓呢。就抓你的时候，你就把这个鸡蛋撂下去，就给他们说：‘那个人实打实的孽障，可是我没哭他，我哭得我的十个鸡蛋，把都打烂哩。’他们把这个话一听就撂开呢。这里把你一撂开，你别贪慢就打那塔儿走。”

老婆儿把福德这个话听好，答应下哩。

皇上的帮办就那一天来把死掉的老汉叫十几个兵马拉出来，拿

① 个儿应：自己承认。

上走哩。他给皇上把这个事情说哩。皇上吩咐的叫拿到杀场子上叫百姓们认呢。第二天皇上的兵马把百姓都一个一个价吆到杀场子上叫打老汉的尸首跟前往过脱哩。可是谁都没哭。这儿一个兵马把老婆儿也吆上来,叫打老汉的尸首跟前往过呢。皇上的兵马把她吆上走的时候,老婆儿接手给围裙子揽哩十几个鸡蛋走哩。她打杀场台跟前往过过的呢,把死掉的老汉看见哭脱哩。这儿皇上家的兵马来一把把她抓去哩,老婆接手把十几个鸡蛋撂下去,把都打烂哩。皇上的兵马把她问的:“这是你的老汉吗?”

“这不是的。”老婆儿说的,“这个人实打实孽障的很,我没哭他,我哭的我的十几个鸡蛋,把都打烂哩。”

皇上的兵马把她撂开哩。老婆儿没贪慢就朝回走。

看萨,谁都没认老汉的尸首,皇上给的吩咐,把老汉拿去埋掉哩。这个事情安稳哩之后,福德原到哩京城里哩。他把老婆儿认哩个妈妈,服侍开哩。福德盖哩个楼房,办哩个家,媳妇儿给他生养哩儿女。时候到,老婆儿也无常哩。他把老婆儿高抬深埋哩。但穷人里头不论谁在他跟前要吃的来哩,他啥话都不说,就给那个人帮忙呢。从这个上,穷人都把他太当人的很^①。就这么价有深知识的福德成下穷人的护苦家^②哩。说是过哩得几年之后,他连老皇上的金银串连哩一百万的兵马打哩老皇上哩。把老皇上打败,一杀,他当哩皇上哩。一直子到老,他按公道说管^③哩国哩。百姓都爱的他,都过哩好光阴哩。

45. 怕 婆 娘

一个城后头(里头)的男人都害怕婆娘。一天过来过去人看着

① 把他太当人的很:非常尊敬他。

② 护苦家:保护人。

③ 说管:说服管理。

了：婆娘把一个驴拉着呢，那上头骑的男人。他们就说了：“哎呀，咱们都害怕婆娘们，这一个人不害怕婆娘。你们看这婆娘给他拉驴着呢。走！打他去！”到了他跟前了，他就哭着说：“唉呀，求你们别逗（碰）我，我的腿坏着呢。”人们问他 zua 的坏了。他说是：“唉呀，我的婆娘打我的时候，把腿打坏了。”他们就说了：“哎呀，咱们回走，这一个人也害怕自己的婆娘呢。”

46. 瓜 女 婿

一个员外家有三个儿子，大(duo)儿有三个女子呢，顶大的女子给了个念书的人，第二个女子也给了个念书的人，第三个女子给一个瓜子^①了。大女子带女婿给他爷爷拜寿去了。他们把寿拜了，他爷爷把他们领上，在后花园里浪去了。后花园里有一个大涝坝呢，里头鳧着鸭子带鹅。他爷就问着：“从啥这个鸭子带鹅不沉底？”女婿给的回答，说是鹅连鸭子有蹬水掌，沥水毛。可朝前走了，走来走去走到果树园子里，他爷就问着：“儿呀，从啥这个果子半截子红的，半截子绿的？”女婿给的回答说是，日(er)照红，阴着绿。

第三个女婿也给他爷拜寿来了，他们把寿拜了，他把他们领上浪去了。领到涝坝跟前，他爷就问着：“从啥这个鸭子带鹅不沉底？”瓜女婿可说着：“那个舀水的葫芦也朝水里压不进去。”（据上下文，此处疑缺部分内容）“你姐夫说白人是阴凉坡里阴下的。”瓜女婿说是：“驴的毬也在肚子里头蹴着呢，它也黑着呢。”

47. 嫌 苍 蝇

说是一个人嫌蝇子，以夏天蝇子多得很，他拿了个捞鱼的网，跑着自己的房里去了。逮不着蝇子，着气把网烧了。婆娘说了：“我不

^① 瓜子：傻子。

会织网。”他把婆娘打给了一顿，跑到巴扎儿买了个网，那一个网也逮不着蝇子。他把这一个网也烧了。烧的时候把房子点着了，说是房子里头蝇子太多的很。

48. 公鸡的蛋

一个老爷给自己的衙役吩咐了：“你给我找两个公鸡的蛋，我要吃它。给你订三天的期，要是过三天你拿不出来，我要（往）死打你。”衙役忧愁下了，说：“这个东西我在哪里找去呢？”回去也不吃饭，也不喝茶，也不说话。他的婆娘问他：“你为啥忧愁着呢？”他不言传。婆娘可问了。他说：“唉呀，老爷叫我找给他两个公鸡的蛋呢，从这个事我忧愁着呢。”婆娘给他说：“你别害怕，三天过了，我去到老爷跟前。”三天过了，她到了老爷跟前。老爷问她：“你做啥来了？你的男人呢？”婆娘说：“老爷，我的男人养了娃了。”老爷说：“你没有脸的女人！谁见了男人能养娃？！”婆娘也问他：“哪一个公鸡下蛋呢？”老爷就没有说的话了。

49. 三个秃子

三个秃子商量了，黑了去到一个婆娘跟前。头一个秃子说呢：“我头里去。”第二个秃子不答应，说是：“不，我要去。”第三个秃子也要头里去，说这个话，秃子们将将^①了。一个秃子说了：“立下着！别将将！我们都一搭里去。”一下都去了，婆娘给秃子们开了门了。他们进去刚炕上坐的时候，婆娘的男人回来叫开门来，婆娘叫秃子们藏到火炉后头（里头），给男人开了门了。男人进来等一会儿，给婆娘说的：“屋子里稍微冷一些儿，你架一点儿火炉。”婆娘把火炉架上，给男人喊着说呢：“哎呀，火炉子后头有人呢。”男人可立马（把）火炉

^① 将将：嚷嚷，争吵。

子的火灭了,把三个秃子拉出来一看,他们三个都烟死了。男人忙了,给婆娘说的:“唉呀,这个事不是好事情,我们房子里有了三个死人,要是这个事情上司知道了,我们两个就不得活了。不论咋的样,把这三个秃子黑了悄悄的要撂城外头。”

第二天早起,到他们房子的门上来了一个要着吃的。婆娘给他说明呢:“我有一点事情你给我办一下。事情是这样的:我是个寡妇,夜里个到我跟前来了一个有病的秃子,黑了,他死了。这会儿我害怕徒刑塞白布^①,把这个死人想悄悄的撂城外头,我请你办给我这个事情,我给你赏二十两银子,你别给人说。”要着吃的想挣二十两银子,答应了。黑了来把秃子背着拉到城外头撂了,回到婆娘跟前来要二十两银子呢。婆娘给他说明:“你为啥把秃子没撂远一些儿地方,你看他可跑回来了。你这会儿拿这个秃子背着撂远一些儿地方。”要着吃的不知道这是第二个死人。把秃子背着第二回,远地方撂去了。回来婆娘又给他说明:“哎呀,你这个人呀,我给你没说嘛,把秃子撂远地方。你没听我的话,他可跑回来了。停会儿严定比那一个地方还远撂他去。”要着吃的第三回把秃子背着,远地方有一个深沟后头(里头)撂去了。撂的时候,他没看着,沟里后头有一个人屙屎着呢,那一个人看着死人呢,害怕着跑了城里头,要着吃的看着秃子跑了,撵他去了。那一个人当是死人撵他着呢,跑得越快了。要着吃的没撵上他着了气了,骂秃子说明:“哈,鬼抓的送你,可跑回去了,这会儿我到婆娘跟前不去了,二十两银子也不要了,这个银子一辈子挣不下。”

50. 瞎子带没腿的

说是那会儿有一个人呢,他没腿,在窑窝里住着呢。这一个瞎子

^① 徒刑塞白布:“塞白布”是阿拉伯语借词,机缘,机遇之意。这句话的意思指招来灾祸。

碰来碰去,碰到这个窑窝的跟前里了。没腿的这一看,一个瞎子,他就喊的:“哎,联手,你在这儿来!”

“你是谁?我瞎着呢,看不见。”瞎子也给他喊的。

没腿的可喊的:“俄给你把路指的说,你就端端的进窑窝呢。”

“你个儿出来,把俄不领进去吗?”瞎子给没腿的说的。

“哎,联手,”没腿的给瞎子说的,“俄没腿,不得出去。”

“但是那个了。你把路指的说!”

没腿的把路指的说着呢,瞎子跟上他的话端端的进了窑窝了。他那两个坐着呢,喧着呢,瞎子把没腿的就问的:“你没腿嘛,咋样过光阴着呢。”

“哎,联手,”没腿的说的,“谁但看见就扔(er)个啥,俄就吃了,不扔了,俄就饿下了。今儿两天了,谁也没看见,把俄饿的细细不得了。”

瞎子一听,就说的:“但是那个了,叫俄把你背上,你指路,俄给咱走,一到人伙伙儿里,要吃的,咱就不饿肚子了。”

没腿的一听,瞎子说的好话,他就答应了,瞎子把没腿的背上,打窑窝里出去了。他那一到街里,要开吃的了。

这两个天天明儿就这样要的吃的,过开光阴开了。瞎子到没腿上,没腿到瞎子上惯完^①了,他那成下实打实的联手了。

把瞎子连没腿的这个相好叫一个舍坦尼^②看见,心里打的主意,把这里两个的相好朝烂里啜唆^③呢。舍坦尼把瞎子连没腿的啜唆了三年,没啜唆烂,他变了个人,到了一个心哈人跟前了。

“你看见那个瞎子连没腿的了吗?”舍坦尼连问带说的,“俄把他两个的相好啜唆了三年,没啜唆烂,他那太相好的很!”

“哼,那是个啥!”心哈人给舍坦尼说的,“你把俄看一下,俄就使

① 惯完:习惯。

② 舍坦尼:魔鬼,也写作“色团尼”,波斯语借词。

③ 啜唆:折腾,捣鼓。

一手,把他那两个啜唆烂呢。”

舍坦尼没信服,这个心哈人到了瞎子连没腿的跟前了,他看着呢,人们散多少钱,没腿的给瞎子就说的那个钱的数,心哈人这一看,五六个人一下散开钱了,他把三个钱掏出来,给没腿的带个的呢,带说的:“这是五个钱。”

心哈人把三个钱朝五个钱散给,之后到了舍坦尼跟前,就说的:“这会儿你看,不到亮,他那两个分手呢。”

没腿的把心哈人散下的三个钱没顾得看,就当成五个钱撂到口袋里了。瞎子也听见了,人们里头得谁说的散了五个钱了。瞎子连没腿的要了一天吃的,一到后傍晚他那回了窑窝了。舍坦尼也跟上他那去,坐到窑窝的里头,看这两个着呢。这两个把人们散下的钱数着呢,一下不够两个钱,这瞎子给没腿的说的:“你知道呢,俄没眼窝,就把两个钱藏下了。”

“俄没藏钱,”没腿的说的,“人们散了多少钱,一个都没撂,就朝这个口袋里装了。”

瞎子不信服,就说的没腿的偷了两个钱。两个嚷来嚷去,嚷起来了。瞎子害气的,打窑窝里出去了。没人给他指路,黑洞洞的,碰来碰去,碰到一个崖(ngai)沿子上,一下跌下去,绊死了。没腿的没人背他,剩到窑窝里饿死了。把瞎子连没腿的分了手的看见,舍坦尼个人给个人就说的:“俄是个死舍坦尼,把瞎子连没腿的啜唆了三年,没啜唆烂,叫这个活舍坦尼就使一手,把他那两个一下做死了?!”舍坦尼蹊蹊的走了。

51. 秃子带员外

那会儿有一个员外家。员外家有一个娃子连女子。女子长的体面的很。她天天在绣花楼上扎花^①着呢。员外家的那个地方上有一

^① 扎花:绣花。

个老婆儿呢。她守哩个儿,还是个秃子。秃子啥都不做,天天连他妈在人家的门上要的吃起过光阴着呢。

这一天,老婆儿领的秃子在员外家的门上要吃的去哩。看着大门高头挂的员外的女子的影图^①,底下写的:“再谁连俄的女子的模样一样子的人来,俄就把女子给他给呢。”秃子可把员外的女子的影图看给哩下,把他妈领回去说呢:“妈呀,咱把员外的女子不娶上回来吗?”

他妈听着秃子的话,把她失笑的说是:“哎,俄的娃呀,你的头哈巴不老实,你是个秃子嘛,阿那还给你给女子呢吗!?”

秃子把他妈的话听罢,连泼烦都没泼烦,他给他妈教哩见识哩:“你明几个到员外的家门上,把她女子的影图抱上,啥话都不说,搂住光哭。员外出来再问开哩,你就说,俄的娃连这个影图的女子的模样一模一样。俄的娃走哩外国哩,到这会儿不回来。今年三年哩。得几时回来呢,俄不知道。俄把俄的娃想哩。看着这个影图的女子,俄把俄的娃想起来,哭着呢。”

第二天,老婆子到到员外的大门里,把女子的影图搂住哭开哩。员外听着得谁在大门外头哭着呢,他给出来哩。一看一个老婆子搂的他的女子的影图哭着呢。他就问的从啥哭着呢,老婆子照着秃子教下的话给员外回答哩。员外说呢:“你别哭,你的娃几时一回来,你就给你娃把俄的女子娶上回去。”

老婆子听见员外的话,赶紧回去给儿说给哩。一过两个月,老婆子到到员外跟前哩,说的是她的儿回来哩。员外也高兴的,把女子给给哩连他女子一模一样体面的人哩。他设捋的过亲事呢。过事着呢,女婿来哩。员外看着他的女婿张张儿^②下哩。他在心里说的:“哎哟,这是那个要吃的秃娃子嘛。”

员外没法儿哩,把女子给阿那许给哩。客都走着呢。员外问女

① 影图:画像,现代也指照片。

② 张张儿:非常吃惊,目瞪口呆的样子。

婿呢：“你的家里有啥呢？”

秃子回答的：“俄的家里有风扫地，月照灯，三石一金锅^①，白金漫墙^②。”

客都夸的，秃子太富裕的很。光是员外把秃子说下的话的意思明白哩。他没言传，头点的说是：“好！好！”

女婿回去哩。秃子这里一到家里说他妈呢：“把媳妇哄着娶回来哩。这阵儿咋样哄她呢？”

他妈说呢：“俄不知道。”

秃子思量下哩。他一下一张子起来，可给他妈教见识着呢：“黑哩，俄再进房里哩，你叫一个人上房，叫他拿脚现踏房顶子，现喊着说：

‘一个哈，一个好，过到老。

两个都一样，活不到(天)亮。’”

老婆子答应下哩。黑哩，夜进三更，秃娃子进哩房哩，这时候老婆子雇哩个人叫上房上，现踏着呢，现喊着呢。媳妇子就问女婿呢：“兀是啥呀？现踏现喊着呢？”

秃子给媳妇子回答的：“哎呀，你还不知道，俄的这儿有一个妖魔鬼怪呢，他说的咱两口一模一样活不到亮。”

“这会咋样子？”媳妇可问的。

秃子说呢：“这会儿还咋样子呢！？叫俄变！”

媳妇啥都没懂来，跷蹊的问哩：“变啥呢？”

秃子说的：“你不听吗？再是咱两个一模一样，咱两个活不到亮。从那个咱两个人一个要变呢。叫俄说起，你是女人，俄变起没事。咋样也罢，俄是男人。你这会儿把被儿(bir)捂厚厚的，你看得叫俄别变过去^③哩，再是俄变过去哩吗，那个时候俄还得难看的很。

① 三石一金锅：三块石头顶着个金锅。

② 白金漫墙：用白金贴的墙。

③ 变过去：这里指变过火，变过头。

因为这个上你防顾着。”

媳妇给秃子把被儿捂得厚厚的,看着呢。媳妇看着呢,她给睡着哩。过哩一大的功夫,在被儿里头把秃子捂得一身水。他猛猛的喊媳妇呢:“你咋给睡着哩!”

媳妇一张子跳起来,问的:“咋哩?”

秃子说的:“还给咋哩!把俄变过火哩,俄难看的很,这会儿叫俄咋样呢?”

秃子一下哭脱哩,把媳妇也吓得光说的:“唉呀,俄咋睡着哩,你别泼烦哩,这会儿你好嘛哈嘛,俄就是你的媳妇儿。”

听着媳妇儿的话,秃子高兴的,说的是:“俄知道来,哪怕俄成哩这个样子也罢,你到俄上不变心。”

早起老婆儿进来哩。媳妇说老婆儿呢:“夜来黑哩,来哩个妖魔鬼怪,把房顶子现踏现说的:‘一个哈,一个好,过到老。两个都一样,活不到(天)亮。’你儿变去哩,俄给睡着哩,他一下变过火哩。”

“咋样子呢,这也是你的一个命运。他头里连你一模一样,你看成哩啥哩。”老婆子一下哭脱哩。

媳妇儿把婆婆搞谋^①说的:“哎哟,妈呀,变过火哩,你别哭哩,他那么难看也罢,俄就是他的媳妇嘛。”

老婆子也高兴下哩。

第二天媳妇连女婿在员外家上门去哩。家里的嫂子、母亲看着女婿说的:“哎呀,这是那个要吃的秃娃子嘛,把女子咋给给这个哩。”

秃子的媳妇儿看着呢,她妈带她嫂子不苏醒的朝着他女婿望着呢,她说她妈呢:“黑哩,一个妖魔鬼怪来,在房顶子上现踏现说的:‘一个哈,一个好,过到老。两个都一样,活不到(天)亮。’他变去哩,俄给睡着哩,他一下变过火哩。早头里他连俄一样好来,你看这阵儿

① 搞谋:哄劝。

有多害^①。”

把她妈气的说女子呢：“哎呀，俄的闷头女子呀，阿那把你哄哩。”

女子也害气的说她妈呢：“阿那哄哩嘛没哄嘛，这阵儿俄是他的媳妇儿，他是俄的女婿，俄就连他过光阴呢。”

她妈没言传，她连秃子问哩个哈好，把女婿让进去哩。

52. 恶 虫

一个人骑的驴朝杭州去哩。路上他想缓一下呢。他把驴放开，个人缓下了。睡了一觉起来这一看，叫他的驴把阿那的一块儿麦子吃上哩。这个人心里思量的：“咱朝杭州去着呢，叫咱的驴把阿那的一块儿麦子吃上哩，这个事情到来不来。”他有两个西瓜呢，把一个西瓜剩到那个驴吃了的一块儿麦子位儿^②，之后原把驴骑上朝杭州去哩。

这个人走哩之后，麦子主儿来这一看，得叫啥^③把他的一块儿麦子吃上哩，他可这一看，这一个黑圆东西。心里个家给个家说的：“哇呀，这得啥恶虫把一块儿麦子吃上哩!?”他把人们传来说的，他的麦子地里出了恶虫了，吃他的麦子着呢。人们这一看，实打实一个奇怪东西把一块儿麦子吃上哩。叫这个打呢，这个不敢打，害怕呢；叫那个打呢，那个不敢打，害怕呢。人们里头有一个人呢，名字叫的伊斯玛，他的胆子大，他说的，他打呢。伊斯玛把一个棒拿上，把西瓜打的满样(碎哩)。伊斯玛把西瓜打的满处儿都是西瓜籽儿。他就说的：“唉呀，还好把它打死哩，但不打死，这个的这些儿子^④出来，把咱那就吃上哩。”

① 有多害：有多差劲，有多难看。

② 剩到……位儿：放在……上。

③ 得叫啥：不知让什么东西，不知被什么东西。

④ 儿子：这里指这个西瓜的黑西瓜籽儿。

53. 西 瓜

两个人往西傍个走的呢,路上远远的看见了个怪东西。这是个西瓜。他们心里思量的,但怕它是个妖怪。因此是他们听过这儿肯出妖怪。这两个人商量的把它连枪打呢。一个打一半个,第二个打第二半个。慢慢磨的来脱^①了。头一个把西瓜打了一枪,打了个窟窿,红水往出淌脱哩。他打的时候,一个瓜子儿飞上来,bia(贴)到他的奔颊^②上哩。他心里说的:“哎呀,我把它打死哩,它的儿子来 bia 到我的奔颊上哩,他的血多不多,直往出淌的呢?!”他害怕开哩,他定定站的呢。第二个连手到来喊的问开哩,他咋哩。他给连手说的:“你别喊哩,我把妖怪打死哩,可是它的儿子 bia 到我的奔颊上不下来哩。你顺我的奔颊上打一枪,快把它打死!”

第二个连手吓的,就照给一枪把连手打死哩。他正愁的呢,顺西傍个来了两个人。他们到跟前一看,一个人在一个死掉的人的头顶子里站着呢。他们就问的啥事情,这个人就说的:“我连连手朝西傍个走的呢,一到这儿看见哩个妖怪,我的连手把妖怪打哩一枪,可是它的儿子 bia 到他的奔颊上不下来哩。我打妖怪的儿子去了,叫妖怪的儿子把连手咬死了。”

这两个人这一看,才是一个西瓜。他们给那个人也没破晓西瓜的打哪里来的历史,就说的,叫把妖怪的一切籽儿拾上,连他们一搭里走呢。他们三个把西瓜籽儿拾上,原到了口里^③,之后在这儿处把西瓜籽儿种上哩。那一年西瓜成炸^④(za)哩。打那会儿在中国才种开西瓜哩,从这个上把它叫了个西瓜。

① 慢慢磨的来脱:慢慢地凑近。

② 奔颊:额头。

③ 口里:新疆及部分西北地区人对内地省份的习惯称呼。

④ 成炸:这里指长得很好,丰收了。

54. 一报的一还^①

那会儿有一家子呢。他们有两个儿连一个小女儿。大儿子名字叫的王大,走哩京城里念书去哩,没信哩。二儿子名字叫的王虎,老汉给第二个儿把一家子有钱汉的女子说给,喜也道哩^②。女子的名字叫的青花。没过半年,老汉去哩世哩。这一家子的光阴一天比一天落哩后哩。老娘给王虎说的,叫在巴扎儿上卖水呢。儿一天到黑卖的水养活妈妈带妹妹的呢。有一天老婆儿的第二个儿买卖水的呢,叫有钱汉的一个人看见哩。他赶紧跑到有钱汉跟前说的,他的女婿在巴扎儿上卖水的呢。这一下有钱汉心里就思量的,把女婿害掉,把女子给给连他一样的有钱汉。他使哩诡计,把女婿叫来,叫念书呢。给女婿给哩个房子,雇的一个先生叫念书呢。看见有钱汉的这个心肠,老婆儿的第二个儿子王虎心里高兴哩。有钱汉先前里还给他的女婿的妈妈给哩些子钱。有钱汉一天三顿打发的丫环给他送吃的呢。有一天,有钱汉藏到树窝子里,丫环把吃的这里给女婿一送出来,叫他把丫环一刀杀掉哩。他叫谁都没叫知道,赶紧跑回来钻到房里,装哩个知不道的,坐下哩。看萨,丫环还没回来,有钱汉喊脱哩。他给的吩咐叫把丫环找来呢。伙计们找来找去把丫环的尸首在女婿的房门跟前找着哩。有钱汉就嚷的说是:“我的女婿有哩脏心哩,他勾姑娘去哩,那个哈巴没答应,他杀掉哩。把这么的个女婿要押到狱监里呢。”

有钱汉把衙役叫来,把王虎吆到狱里哩。打那塔儿^③他到哩京城的狱监里哩。把儿押掉之后,老婆儿连她的女子的光阴越兴不好哩。这个时候女子有十三、十四岁哩,她给妈妈说的是:“你把我给

① 一报的一还:一报还一报,即因果报应。

② 喜也道哩:互相也贺了喜见了面。

③ 打那塔儿:从那时起。

人卖哩,按卖下的钱^①你过你的光阴去。”

妈妈不答应,可是没法儿的叫来哩个老婆子,叫把女子给人家卖给呢。老婆子把女子领出去,端端儿到青花家里去,给她说的是他们要女子不要。青花看萨,女子咋像她的女婿王虎的模样。她的心没得过去,就把王虎的妹妹买下哩。青花就问的她是谁。王虎的妹妹不知道这是她的嫂子青花,她就把一满遇下的事情说给哩。青花一听这个话,赶紧给王虎的妹妹给哩些子元宝,之后说的叫黑哩给他们的大门高头把灯点下呢。她照着灯找她们的家去呢。青花把王虎的妹妹打发回去哩。王虎的妹妹回来,给妈妈把一满事情说哩。

黑哩青花连她的女朋友女装男扮,二位拿的矛(miao)子,挂的刀带弓箭,骑的两个跑马,两下里搭的两褡子元宝带金银子,打家里慢慢儿出去哩。他们把城里转的呢,看萨,一个大门高头点的一个灯。他们进去连老娘问当哩,之后打听哩王虎哩。知道王虎在哪塔儿押的呢,两个姑娘马骑上朝着京城里走哩。她们黑哩正打一个大路上走呢,猛猛的狼撵的打路上跑过去哩。看见狼,两个马朝着两下里惊哩。没骑过马的姑娘们把马的缰绳逮不住哩。青花朝着一个城堡里,她的女朋友朝着(另)一个城堡里走哩。

青花来到一个店里站下哩。店主儿是一个老汉连老婆儿。老汉卸鞍子着呢,这一看褡子里头都是元宝带金银子。他打哩个主意想害马的主儿呢。老汉给饭加哩些子闹药^②,端到青花跟前哩。青花这里吃哩一口,觉谋的她醉掉哩。她再没吃,随便儿躺下,之后不知道啥哩。老汉还当是客人闹死哩,把青花装到一个口袋里头,背上去往河里撒呢。就这个时候城铺里有一家子呢,老婆儿得病不得好。他们请的阿訇叫看呢。阿訇把病人看哩下,之后说的,叫把病人在坟园里转一下呢。当当儿^③河打坟园的一傍个淌的呢。正他们把病人

① 按卖下的钱:意思是用卖我挣下的钱(生活)。

② 闹药:毒药。

③ 当当儿:正好。

往坟园里领来的呢,店主老汉把青花在口袋里头背到河跟前哩。看萨,一溜子人点的灯朝他来着呢,还当是找他着呢,把青花撇下就往回跑。那伙儿一到跟前一看萨,一个口袋,里头得装的啥。他们站下不敢往跟前来,里头一个胆子大的出来,到口袋子跟前来,把口袋子解(gai)开看萨,年轻轻儿的一个小伙儿。阿訇把血脉一号,还有命呢,他赶紧给病老婆儿的老汉说的:“你们但把这个小伙儿看好,你们的病人也好呢。”

他们答应哩,之后把青花扛(gang)到车上往回走的呢,一只儿鞋(hai)丢掉哩。他们里头一个把鞋拾上,心里说的:“这个小伙儿的脚儿才是碎脚脚儿^①?”把鞋原套到青花的脚上,绑住哩。一到家里,他们这一看,小伙儿是个姑娘。先生给的药,把青花看好哩。老汉连老婆子把青花的根问开哩。问来问去,老婆子算下来是青花的妈妈的亲妹妹。就这么价青花站到她嬢嬢(niang)^②家里哩。

这个时候店主儿老汉把青花撇到河沿上,跑回来,把下剩下的财贝带钱拿上,马骑上,把老婆子驮上,照着山里跑哩。

青花的女朋友在山里转来转去把这伙^③碰见哩。远处看萨,老婆儿的骑的马咋像青花的马。她觉来哩,青花遇哩事情哩。她到跟前给老汉说的,她是上路的人,没钱哩,卖马呢。给多少呢,就要多少呢。老汉头里没答应,之后看萨,小伙儿的马也是个好马。他答应哩,去解(gai)搭子呢,叫青花的女朋友一弓箭把老汉的命矢^④哩。她把老婆儿逮住就问的,马的主儿在哪塔儿呢。把老婆儿吓的,把实话说哩。青花的女朋友把连手的马领上,朝着城堡里走哩。

青花在房顶子里坐的呢,看萨,进来哩个小伙儿骑的马,还领的一个马,这一看就是她的女朋友。青花赶紧打发人把她叫来哩。二位一遇面,给老汉连老婆子把实话一说,她们可上哩路哩。这个时候

① 碎脚脚儿:小脚儿,裹过的脚儿。

② 嬢嬢:姨姨。

③ 这伙:这帮人,这里指店主老汉他们。

④ 矢:射中,射死。

打路边里一个人藏的呢,黑哩抢人呢。他正等的呢,可来哩个人,连他一样穿得烂索索。头一个问的,他做啥来哩。第二个说的,他有一个老娘呢,今儿三天哩完掉哩。送埋体去没钱,兑见一个人吓唬的要两三个钱。头一个说的:“我也连你一样,我有七八个娃娃呢,都要吃呢,给人受苦去,谁都不要。不叫娃们饿死我也挡人来哩。”

二位正喧的呢,远处儿看见哩两个骑马的影影子。他们赶紧跑到一个桥底下,两个藏到两下里哩。头一个给第二个说的:“我打这傍个一喊,你打那一傍个喊。还当是咱们多,他们就把钱给咱们撒下走呢。当是打起,咱们没本事,叫人把咱们的命不叫害哩。”

二位把主意打好,等的呢。两个骑马的一个是青花,第二个是她的女朋友。他们这里一到桥跟前时候,听的一下里喊的“站下!”他们站下,噌的把弓箭卸下来,绷上哩。青花大声喊问的:“你们是谁?要啥呢?!”

听萨,桥的这一傍个可一个喊的:“有啥撒下!”

青花连她的女朋友喊的:“你们出来!”

这两个出来看萨,两个骑马的拿的弓箭朝他们绷的呢。把他们吓的,给两个骑马的把实话说给哩。两个姑娘给这两个穷人给哩两个元宝,叫回去哩。青花连她的女朋友到哩京城里哩。他们打听来打听去,打听哩王虎的哥哥王大是领兵官。她们到王大跟前把自己认识哩。之后把一满事情给他说哩。王大听见王虎在京城狱监里押着呢,他打发的人去,把兄弟搭救出来哩。王虎连王大抱头相哭。他连青花遇哩面哩。王大把青花问的,这会儿她看,但是她把她的父亲叫做啥^①,他就做啥。青花把父亲的哈干办一思量起来,心里一下气长哩。她说的:“一报的一还!我的父亲没疼我,把我的女婿他想害掉呢。他没疼的把十二岁的丫环杀掉哩。这会儿我也不疼他,你们把他杀掉去!”

就这么价歹毒有钱汉临尾儿按(被)自己的女子的口唤把他(自

^① 她把她的父亲叫做啥:意思是她让怎样处理她的父亲。

己)杀掉哩。

55. 李 员 外

那时候有一个员外呢,除过婆姨他啥人也都没有的。他们结拜哩个兄弟,名字叫的游街(gai)郎。游街郎一天啥事也不干,街上闲闲的浪着呢。李员外连他的家商量哩下:“咱们这个兄弟一天在街上闲闲的浪着呢,还当是他没钱不干吗,还当是啥事情吗,你们明儿个把他叫一下去,咱们问一下,到来是啥事情。”

婆姨去把兄弟叫的来哩。游街郎来哩,问的:“哥哥,你把我叫来有啥事情呢?”

哥哥说的:“你咋一天不干一个事情,闲闲浪着呢?”

兄弟游街郎说的:“我干啥去呢,没干啥嘛。”

哥哥说的:“但是那个你明儿个把你的行李捆起来,你背上各个^①浪去,哪一个铺子看上,那就是你的。”

兄弟游街郎说的:“哎,哥哥,我还受那么大的落连^②吗?我一天价不单单(?),手不懒,我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呀。”

哥哥说的:“哎,兄弟呀,你还有那么好的事情吗?”

兄弟游街郎说的:“有呢嘛。”

“有是有哩,你把你的好事情给我也教给下。”

“哎,哥哥呀,你要是学哩吗,我给你教嘛。明儿赶早你跟上我走嘛。”

第二天赶早游街郎把李员外领到场合里^③去哩,场合里的人们看萨,李员外来哩,就腾哩个座儿,叫坐下哩。他们说的:“员外,坐下,坐下。”兄弟游街郎说的:“你把骰子拿上,押十两,骰子往下扔

① 各个:个人,自个儿。

② 落连:连累,累赘。

③ 场合里:赌场里。

(er)!”

李员外把骰子扔下去就得哩。游街郎可说哩：“哥哥，把骰子再拿上，押五两，骰子往下扔。”

李员外把骰子可扔下去，可得哩。兄弟游街郎给李员外说的：“对哩哥，这会儿咱们回。”

李员外回去给老婆子说的：“兄弟干的事情到来对的很，一是一，二是二。说是十两是十两，有多好。咱们一年挣不上那些子钱。”

打那一天，他李员外啥事不干，就往场合里跑。天天赢的呢。有那一天，一下给输开哩，天天输的呢。把赢下的钱不说，把个人的一套光阴^①都输完哩。

老婆子说嘛：“你再不要钱哩。”

李员外说的：“我今儿个去，要是赢下就不要哩。”他去嘛可输哩。输的手里一个钱都没有哩。那一天去押哩一宝，他就是手里没有钱。揭起吧没有钱，不揭起吧看见哩。他就思量的：“揭吧！”揭开一看呀，可输哩。人家就要钱呢，他说嘛，今儿没钱，明儿赶早拿来给。人家信服哩：员外嘛，还没有钱吗？！明儿赶早也行。李员外回去哩。回去老婆子打下的茶也不喝，馍馍也不吃，愁眉不展的。老婆子问的：“你今儿个咋哩？茶也不喝，馍馍也不吃，愁眉不展的？天天你回来欢欢喜喜的。”

李员外给老婆子说的：“你对哩，给咱们炒些炒面，烙些馍馍。”

老婆子跷蹊的就问的：“咋哩？”

李员外说的：“你看，我今儿个把人家的钱输下哩，人家明儿赶早要钱来呢，咱们没钱，人家吵闹呢，咱们这么大的员外隔壁子邻舍的听见不嗤笑嘛，我们要逃走呢。”

老婆子说的：“那么，对，你走去吧。”朝前走哩半截儿，老婆子可喊的：“哎，你这儿来！”

① 一套光阴：这里指全部的积蓄。

李员外问的：“啥？”

老婆子说的：“你出门三年吗四年吗，几时又回家我不知道。我怀有你的娃娃呢，你起下个名字，我养个儿子叫个啥？养个女子叫个啥？”

李员外听见这个高兴哩，可是把人家的钱一思量，他可泼烦下哩。他就说的：“你养个儿子叫个李宝，养个女子叫个李莲花。”

老婆子可说的：“对吧，这会儿你去吧。”

随后走哩半截儿，老婆子可把他喊的：“哎，你这儿来！”

李员外可来哩，老婆子可说的：“你出门有十年呢吗，我不知道。我但是养个女子，我不说哩。养个儿子，要是他找开老子哩，凭啥的相认呢？”

“好，”李员外说哩，之后腰里掏出来个古铜大钱子，搁到门框上一担^①，担两半个，可说的：“这半个你拿上，这半个我拿上。”

李员外把绸子扯两半个，可给老婆子说的：“这半个你搁下，这半个我搁下，你再养个儿子，他要是找老子，我们打茬对下^②，我们对下，我是老子，他是儿子。”

李员外走哩，他到哩杭州，到另一个店里，他就给站下哩，当哩早（伙计？）哩。做上活嘛，买卖也好。做的那一天，客店的老汉连老婆儿商量的：“这个人来，咱们的买卖也一天比一天好哩，这个人也能打，也能算，咱们问一下，他有啥人呢，没有啥人，咱们把他认一个干儿子不好吗？”就把李员外叫的来哩，就问的：“你家里有啥人呢？”

李员外说的：“我家里啥人也没有。”

老汉说的：“要是没啥人哩，我把你认一个干儿子不好吗？”李员外听见这个话，他就跪下把老汉认哩个干老子，把老婆子认哩个干妈。老汉连老婆子把光阴推给他^③哩。他就成哩个掌柜的。他就把

① 一担：一垫，用力一搯。

② 打茬对下：对上茬，对上缝。

③ 把光阴推给他：把生意都交给他了。

事情接上。把事情做上一天,一天买卖可好。他各个地方上把买卖原回^①做上哩。

这个时候员外的老婆子养哩个儿子,名字叫哩个李宝。长大七岁上送到学上念哩书哩。念到十六上书念好哩。人人都见他就说的:“哎,这个员外呀,咋做哩这个活。老子在,他有钱,儿子也有势。”人人见哩他,都就说这个话,叫李宝思量下哩。他回去就问妈妈哩:“妈妈呀,人人见哩我,都就说,李员外但是在,他有钱,儿子也有势。”

老婆子说的:“你老子出哩门哩。”

李宝说的:“我要找老子去呢。”

妈妈听见就高兴,就给他缝衣裳,缝哩春夏秋冬的衣裳。李宝把古铜大钱子拿上就找老子去哩。走来走去,走到杭州,单单去站到他老子的店里哩。站下一天,一天访的找老子呢。访哩那一天,也断哩盘缠哩,把这个衣裳拿上,拿到老子的当铺里当去哩。他喊的:“先生,看当!”

先生打开包袱一看,就说的:“你这个衣服我们这儿不用,我们这儿是山场,我们用的是皮子毡片,牛毛褐衫,珠宝玉石。”

李宝说的:“你搁下,多少你给几个钱,我们是找老子的人,要是赶早找见,后傍儿往回赎。”

先生贵贱是不要。李宝把他问哩:“先生,你的贵姓?”

先生说的:“我姓王。”

“名字叫啥?”

“名字叫的王福。”李宝就把先生骂哩。先生出来把李宝打哩。李宝拧过来把先生一打倒,也打脱哩。一时三刻人们收哩个大圆^②,看是一个小伙儿打先生着呢。人们也没拉仗,到来把先生骂的,说是他太歹的很。才把他打给哩,好。

① 原回:这里指把买卖都拉过来了。

② 收哩个大圆:围了个大圈。

把李员外这会儿也不叫李员外哩，把他叫的李掌柜。他在单另一个铺子浪去哩。过去的人们就给他说的：“哎，李掌柜，你的当铺里打起捶哩。”李掌柜赶紧就往当铺门上跑。跑来萨，一个娃娃。他问的：“你们咋哩？”

先生说的：“哼，这个娃娃张口就骂人，手乍就打人。”

李宝说的：“我也不骂他，我也不打他。我把这个东西当下，多少钱给一点儿，他不要。”

李掌柜紧赶给李宝给哩五两银子。李宝贵贱不要，说的：“我连东西当钱呢，我白卡尔要你的钱呢吗？”

李掌柜把李宝拉到柜房里去哩。李掌柜把李宝问的：“你跟哪里来？”

李宝说的他打哪里来。李掌柜一听，这个娃娃说的地方就是他们的那个地方。李掌柜说的：“你在那个地方的哪一个巷子里住的呢？”

李宝就说的那个巷子。李掌柜可问的：“你家里有啥人呢？”

“我家里就有一个妈妈。”

“你的名字叫的啥？”

“我的名字叫的李宝。”

“你有多大的岁数哩？”

“我今年十六哩。”

李掌柜一算，他出哩门十六年哩。他可问的：“你做啥来哩？”

“我找我的老子来哩。”

“你咋认得老子呢？”

李宝说的：“我有古铜大头钱子呢，只要是打茬对上，他是老子，我是儿子。”

李掌柜说的：“那不是白卡尔的话吗，我有一个古铜大头钱子呢，这是钥匙，在那个柜里，你取去。”

李宝不去，他说的：“你的柜嘛，我开做啥呢？！”

李掌柜说的：“你开去，那个柜是你的。”

李宝可没去。李掌柜起来个人去把柜开开哩。拿出来哩个古铜大头钱子,连李宝的古铜大头钱子往一搭里对下,茬口儿对下哩。李宝看见就跪下把老子认哩。

过给哩几天,李员外把个人的老婆子搬上来哩。看见干儿子还有儿子带婆姨呢,老汉连老婆子高兴哩。李员外的婆姨把老汉带老婆子当作公公带婆婆服侍哩。虽然李员外的财贝多哩也罢,到穷人们上,他的门泛常开的呢。李宝凭的大大的帮助,把书念成哩。往后去上京考去,考哩个状元,他的名声到哩天下的满各处哩。

56. 花 儿 姐

当前尾(yi)儿有一个员外呢。他的姓是李。他那老两口儿守哩个儿,名字叫的李扣儿。李员外家里有一个算卦的,有一天他打开卦一算,给李员外说的:“你这个娃的命苦的很。除过一个丑媳妇子,谁都救不下你的儿的命。”

李员外愁下哩,他出去给儿访媳妇去哩。访来访去访哩个锥鞋(xai)^①的一个老汉的女子。锥鞋老汉的女子长得丑的很,黧麻^②黧麻的。她的名字叫的花儿姐。花儿姐长得黧的很也罢,她的尔格里见识深的很,还有法器呢。她能掐,能算。员外到哩锥鞋老汉跟前连他拉哩磨哩。他那拉来拉去,员外问哩老汉的女子今年有几岁哩。老汉说的他的女子有十八岁哩。员外给锥鞋的老汉说的:“咱两个结一个亲不好吗?我有一个儿呢,把你的女子配给他。”

老汉说的:“你不再贪嫌哩,俄不贪嫌,那就好得很。”

锥鞋的老汉进去给女子说哩,女子答应哩。之后给他给哩个碎口袋儿,说的:“你把这个口袋儿拿上连员外一搭里去,他给你给金银呢。”

① 锥鞋:修鞋。

② 黧麻:又黑又麻,不好看。

老汉出来连员外到哩员外的家里哩。员外把库房开开叫老汉给口袋儿装金银呢。老汉该(往)口袋就装着呢,装不满。老汉把十一个库房里的金银装哩,只装不满。看见这个员外的心明白哩,他找哩个算家老婆子,给她把老汉的口袋儿说哩。老婆儿说的:“俄能给你转。”

老婆一把金子一把土装的把口袋装满哩。老婆子可把十一个库房里的金银给员外原转回来哩。花儿姐在家里坐着呢,一算,来哩个算家老婆儿把金银可朝员外的家里转着呢。她念哩个法器,给她大把十年够的财贝留下哩。老汉连那一口袋金银回来哩。花儿姐问他大呢:“你咋弄下哩?”

老汉说的:“阿那把十一个库房开开叫俄装呢,俄就装,装不满。来哩个老婆儿,一把沙子一把金子,两下三下给我装满哩。”花儿姐说的:“你不愁哩,俄给你把十年够的财贝搁便宜哩。这就够你的吃带穿。”

过哩几天李员外过的亲事,把花儿姐给他的儿李扣儿娶给哩。头到二年天气,把李员外连老婆儿歿哩。没过几年一下把花儿姐的她大也歿哩。李扣儿连花儿姐过哩四年的光阴。他那也没骂过仗,也没打过捶,可是外头的好哥儿弟兄把李扣儿说的:“好你这个大哥呀,你有兀些子财贝呢,你大给你办给哩个锥鞋烂皮子的女子。”

把李扣儿也羞实发哩^①。他回来给婆娘说的:“你走,我不要你。”

把男人的这个话听见,花儿姐就哭。李扣儿不答应,叫花儿姐走呢。他给婆娘给哩个十二个元宝。花儿姐把头里媳妇时候穿下的衣裳包到一个包包子上,把十二个元宝拿上出去走哩。花儿姐到哩个滩道里,路口上坐下哭脱哩。这个时候一个小伙子背的柴禾也到哩路口上哩。他这儿一看一个女人坐着哭着呢。这个小伙子的名字叫的打柴娃,他把花儿姐问的她是谁,从啥坐到这儿哭着呢。花儿姐抬头这一看,这一个美气小伙子背的柴禾在她的面前里站着呢。她思量的,来给这个小伙子把个人的委屈说给。花儿姐给打柴娃把一满

^① 羞实发哩:让他羞愧得不得了。

事情说给哩。打柴娃一听。之后个人给个人说的：“俄是个遗孤，一人，来，叫俄把她办了去。”打柴娃给花儿姐说的：“俄是个穷人，一天打的柴禾，卖两个钱，混肚子吃呢，俄大俄妈老早里去哩世哩。你再不贪嫌俄哩，你嫁俄，俄挣多大些儿，咱两个分的吃。”

花儿姐给他说的：“俄不贪嫌你，之后你但不贪嫌俄哩。”

打柴娃把花儿姐领回去哩。回去这一看，打柴娃在一个窑窝里住着呢。花儿姐赶紧把窑窝子里头打择^①(zhe)净，做开吃的哩。吃的做熟哩。打柴娃坐下吃哩。他越吃，饭越香，因此是他没吃过这么香的饭。他那把饭吃哩，之后二位睡下哩。

第二天花儿姐给打柴娃给哩个元宝，叫在巴扎尔里买东西去呢，打柴娃看见元宝就问的：“花儿姐，这是啥？”

“这是元宝。”花儿姐说的。

打柴娃可说的：“嘿，俄打柴的兀儿就像这么的个东西多得很。”

花儿姐说的：“但是那个哩，你把这个见下的东西给谁都不说。这会儿你去在巴扎尔上买一个毛驴儿，绳子，两个乌塔，再单另家里用的东西。”

打柴娃去在巴扎尔上把花儿姐说下的一满东西买上，毛驴骑上回来哩。花儿姐把吃的一做，他那一吃，一缓，之后花儿姐叫男人把毛驴骑上，他个人跟上到哩打柴的那塔儿哩。打柴娃打毛驴上跳下来，把花儿姐领到一个坑跟前哩。花儿姐把石头一铲，一看一坑元宝。他那赶紧把两个乌塔装满，驮到毛驴上回来哩。婆娘汉子转哩这一天，这一晚夕。打柴娃说的够哩。花儿姐不答应，叫还转呢。他那可转^②哩一天一晚夕。花儿姐一算，转回来的元宝够哩。她打发男人雇来哩些子木匠带单另的匠人们。花儿姐画哩个样子，叫匠人们盖哩个那么高的那么俊的一个金銮宝殿，世界上再没有的。花儿姐连男人转元宝的时候，在那个坑里拾一个宝石来。她给打柴娃说的：“你把这个宝石拿去给给皇上，

① 打择：收拾。

② 转：这里指往家搬运。

他给你给一个官的沃伦呢。叫你给皇上招驸马呢,你别招,但是你招驸马,你招你的头呢。从这个,你再皇上跟前要个领兵官的沃伦。”

打柴娃答应哩。他去给皇上把宝石给给哩。皇上叫他做哩官哩。皇上叫他招驸马呢,可是打柴娃没答应,说是他有婆娘呢。但是他能成哩,给一个领兵官的沃伦。皇上答应哩。打柴娃把领兵官当上,在皇上的金銮宝殿里立给哩几天,之后原回来哩。花儿姐给男人说的:“你去给皇上说,几年年荒打哩头儿哩^①。”

打柴娃去给皇上说哩,皇上也知道着呢,他愁的不知道做啥呢。打柴娃回来连婆娘把十年够的粮食买下哩。花儿姐给打柴娃说的:“你去给皇上说,给几年的年荒咱散舍饭呢,”

打柴娃去给皇上说哩。皇上高兴哩,他赶紧 bia 出来告示,说的是阿塔儿有一个金銮宝殿呢,那塔儿散舍饭呢。没吃喝的、饿下的人们都朝那个金銮宝殿里走脱哩。花儿姐连打柴娃把舍饭打哩头散脱哩。穷人们一个跟着一个天天来吃饭着呢。

李扣儿把花儿姐打家里端掉之后,他的光阴落(la)哩后哩。他的一满财贝走哩。有钱的好哥儿弟兄们也不认他哩。他也没法儿的跟的穷人们吃饭去哩。李扣儿站哩这一个头儿,阿那给那一个头儿散舍饭着呢,他没吃上,把他饿下哩。第二天他站到那一头儿上哩,阿那给这一头儿散开哩。到他上没得(dei)够,可把他饿下哩。第三天李扣儿立到当中间里,阿那给两下里散开舍饭哩,他还没吃上,可饿下哩。把他叫花儿姐认下哩。花儿姐把李扣儿受下的难看见,心里不得过去,打发一个丫环把他叫上去哩。花儿姐给伙计们说的,叫把李扣儿洗净,换给一身新衣裳,之后领到一个闲(han)房里待承呢。伙计们把李扣儿洗净,穿给哩一身新衣裳,之后领到一个闲房里叫坐下哩。李扣儿跷蹊下哩。到来为啥把他朝这样子当人着呢?伙计们把十八罗汉席放到桌子上叫李扣儿吃呢。把李扣儿饿的,把作

^① 几年年荒打了头儿了;意思是这几年要开始灾荒年了。

假都撂过^①,头栽下直吃席着呢。花儿姐脸上苫哩个帕子,进来连李扣儿拉哩话哩。花儿姐把李扣儿问的:“你家里有谁呢?”

李扣儿说的:“俄家里有俄大俄妈来,他那歿哩。”

花儿姐可问的:“还有谁呢?”

“单另没有是谁。”

“你赶实说。”

“俄赶实说着呢。”

“你有婆娘来没?”

“俄有婆娘来,她老早里歿哩。”

“你认得俄?”

“俄不认得你。”

“但是那个哩,你坐着,俄哈孜尔就来呢。”

花儿姐出去,把头里新媳妇时候穿下的新衣裳穿上原进来,把李扣儿问的:“这会儿你认得俄?”

李扣儿头抬起这一看,他的头里的媳妇儿花儿姐。他哇哩一声哭哩。李扣儿拾起来逮花儿姐的手去哩,花儿姐喊哩一声:“你立下!你把俄休哩!俄不是你的婆娘。俄有男人呢。他是皇上的领兵官。俄看你的苦命,心里一下不得过去,打发丫环把你喊上来,穿给哩一身新衣裳,吃哩一桌子席。这是七十二个库房里的钥匙,你开开阿个库房,那个里头的就是你的。之后装到车上拉回去,你过你的光阴去。”

李扣儿没说啥,害怕领兵官回来送他的命呢,把钥匙拿上,没贪慢,打金銮宝殿里出来,去把七十一个库房开去哩,没开上,之后把第七十二个门开去哩,一下给开开哩。李扣儿把门拉开这一看,一房檐(nian)下霉的稻糠。个家给个家说的:“唉,到来俄的命苦着呢。”李扣儿去抓一把糠去哩,叫稻糠落下来把他呛死到兀儿哩。花儿姐等着呢,李扣儿不来,她打发丫环看去哩,把李扣儿叫稻糠塌死哩。丫环跑上去,给花儿姐把遇下的事情说哩。花儿姐赶紧打发几个伙计

① 把作假都撂过:连作假都没作。

把李扣儿抬到房里哩。这个时候打柴娃也回来哩。花儿姐给他把李扣儿的事情说给哩。打柴娃知道的是李扣儿是花儿姐的头一个男人,他听哩小人们的话哩,之后把花儿姐端掉哩。哪怕李扣儿干哩这些子不公道事情也罢,打柴娃给的吩咐把李扣儿高抬深埋哩。就这么价事情让算卦的说下的话上落哩尾儿^①哩。

^① 落哩尾儿:结束了,收尾了。

传说与话本式的故事

57. 铁 李 拐

铁李拐是个穷人。他的家^①坐月^②着呢,点灯呢,没有油。他把油葫芦提上,在一家子偷油去哩。铁李拐把人家的油坊的墙根里掏一个窟窿,先把油葫芦塞进去哩。主儿家没睡的,他听的得谁在他的墙根里掏哩个窟窿,想偷油呢。铁李拐这里把油葫芦塞进去,叫主儿家一刀扫掉哩。打那塔尔铁李拐跑掉再没回来,走哩山里,修仙去哩。

家里婆娘等的呢,铁李拐不回来,把娃娃也养下哩,铁李拐婆娘受的大难,把娃娃抓大哩。这个婆娘叫她的娃念哩书哩。他把书念成哩,之后上京考去哩,考哩个状元。他把媳妇也娶下哩,就在他的老家里住下哩。

等这时候铁李拐修成仙家哩,他登云,上哩天,之后装扮个穷人,到哩他的老家哩。来到街(gai)门上把主儿家叫哩一声,他的儿子出来哩,铁李拐认得哩,这是他的儿子,成哩状元哩。可是儿子没认得

① 他的家:这里指他的妻子。

② 坐月:坐月子。

这是他的父亲。铁李拐巴意儿^①问的这是谁的家,他是谁的儿子。铁李拐的儿子回答的说是,这是谁谁的家,他是谁谁的儿子,之后可说的:“一十八年之前,老子出去找油去哩,再没回来。”

铁李拐没说啥,接手^②在街门上写哩几句话:

腊月三十黑哩出去偷哩油,

钢刀切哩油葫芦的头。

他这里一写,接手,登云,上哩天,打空里走哩。儿子跑进来,给他母亲说的,街门上来哩个穷人,拄哩个铁棍,问哩这是谁的家,他是谁的儿子。临走的(在)街门上写哩几句话:

腊月三十黑哩出去偷哩油,

钢刀切哩油葫芦的头。

她母亲这里一听这个文,就喊哩一声:“哎,我的娃呀,那就是你的父亲。他一十八年没回家,成哩仙家哩。”

儿子一下后悔下哩。连哭带喊找哩他父亲哩,可是没找着,原回来哩。他打听哩他父亲哩。有的人给他说的,山里见哩一个人,他的一个腿瘸的呢,拄哩个铁拐棍,腰里还吊哩个油葫芦。儿子知道哩,那就是他的父亲。他可找去哩,没找着。铁李拐成下仙家,伙到八仙里头,成哩好事情哩。

58. 苏 秦

苏秦当年是一个穷人的娃,这个苏秦念书回来冷的很。他光有个哥哥嫂子。他说的:“嫂子,我的手冻的很,身上冷得很。”“在灯焰儿上烤去。”那个娃拿了心劲,拿了一个绳子绑到他的毛角(ge)子^③高头,他一丢盹儿把头发的根子坠疼了。那个娃把书念成了。念成

① 巴意儿:专门,有意。

② 接手:顺手。

③ 毛角(ge)子:头发,发辫。也说成“毛盖子”。

的时候上京赴考去了。去就考了个头等状元。招的驸马——这个皇上的女婿。那个的之后回家，往回走的时候，（家里）给他摆着（酒席呢）。这儿苏秦说来：“穷在大街没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苏秦还是那个旧苏秦，换了衣裳没换人。”

59. 韩信三旗王

早前的汉朝的时候有一个韩信呢，他（是）读下书的人，可是他的心到来寒^①的很，到人们上没有有一个干下的好事情，黑明给人们找一个麻达^②呢。儿的这个哈事情把娘老子也发忙败^③哩。韩信还有一个哥来，他的名字叫的义肠。他那的老子一到时候上^④歿哩。老子无常哩之后，韩信连他哥分哩家哩。韩信把大院子分两半个，打哩个墙，义肠在墙那岸子挖哩个井，他在墙这岸子挖哩个茅圈子^⑤。截短^⑥说呢，（就是）起茅封井。有一天，韩信把分下的马群在滩里放着呢。一到晌后，他在那塔儿躺下睡下哩。他睡着呢，看着三个仙家满过过着呢，一个给一个说的：“这个人再满上睡一个儿^⑦，他把妈活埋到兀儿，他做三旗王呢。”

韩信听过他那的话，满上扩挺^⑧哩下，可听那个三个仙家的话开哩。那三个仙家可说的：“才睡哩高高儿的。他就在这挖一个坟，把他妈活埋了，他一定做三旗王呢。”

三个仙家话说罢，他那走哩。三个仙家一走，韩信打睡下的那塔儿一张子跳起来，就在兀儿挖坟开哩。他把坟挖便，跑回去哩。韩信

① 寒：哈的很，坏的很。

② 麻达：麻烦。

③ 发忙败：整得忙坏哩，气得够呛。

④ 一到时候上：到了享尽天年的时候。

⑤ 茅圈子：茅厕，厕所。

⑥ 截短：简单，简要。

⑦ 满上睡一个儿：往上再睡一下，往上再躺一下。

⑧ 扩挺：往上挺，往上躺。

一到家里,把他妈哄着,背上滩里来,活撇到坟里头哩。他妈哭着,叫儿给她救命呢,韩信没听老娘的话,他把土撂的把老娘掩埋哩。韩信把他妈活埋的之后出去走哩。他到哩一个城里哩。这个城堡的大臣是霸王。韩信给霸王大哥干哩事哩。霸王大臣有一个先生来,他看着韩信的眼窝疹扎扎的,先生赶紧掐指算脱哩。算来算去,先生把韩信的一满哈心算出来哩。他到霸王的面前里说的:“你把韩信打用了①。”

霸王跷蹊下哩,他没信服说的:“他的黄脸,低汗②,头瘦,还有个啥本事呢!”

“你再也不打用这个,一把子有反哩子劲呢③。”

听着先生的话,霸王把个家的戟子(矛子)给给韩信叫 zhou 住④,耍一下呢。可是韩信 zhou 戟子的劲都没有。

霸王哈哈大笑哩。先生还没答应,说的:“你早早的把韩信不打用哩,你招这个祸呢。”韩信把他那的话听着哩,他赶紧该这儿跑哩。先生打听看,韩信跑哩。他说霸王呢:“你快撵。撵到阿塔儿就杀了!”

霸王也着哩忙哩。他手里拿得刀,撵脱哩。霸王把韩信撵上得哩。韩信跑着呢,头满后一看,霸王撵得来哩。他赶紧头满下,后头满上,朝着风解(gai)手开哩。霸王撵来一看,在心里说的:“这连香臭都不知道嘛!还朝后去,还反子⑤行呢吗?”霸王失笑的,折回去哩。他一到家里,先生问的:“你把他杀哩吗?”

“兀连香臭都不知道嘛!还分啥子心呢?!”霸王哈哈大笑的给先生回答哩。

先生害哩气哩,他说的:“兀给你使哩一计,你快撵!”霸王可撵

① 打用了:打发掉,不再用哩。

② 低汗:矮个子。“汗”指的“汗架”,个头、个子的意思

③ 一把子有反哩子劲呢:有好多造反的劲呢。

④ zhou 住:举上。

⑤ 反子:造反。

脱哩。撵到跟前得哩,韩信头满后一看,霸王撵着来哩,他快快跑到一个山沿里,脚朝上,头朝下,睡下哩。霸王撵着来一看,在心里说的:“这睡觉开哩连颠倒都不知道嘛!”他害气的回去哩。霸王这里一到家里,先生可问的:“杀哩吗?”“兀不知道睡觉的颠倒嘛。杀兀孽障的啥呢?!”霸王给先生回答哩。

先生一下忧愁下哩。他说的:“唉,俄的大臣呀,兀给你可使哩一计。这一回撵上你就杀,你不杀他,朝后去,兀杀你呢!”

霸王哼哩一声,可撵上走哩。可是这个时候韩信跑到远哩。他跑到一个桥跟前哩。韩信一看那里哈巴是樵夫子。韩信把樵夫子问的:“这路走啊里去呢?”“这路走高王^①里去呢。”樵夫子给韩信回答哩。韩信害怕樵夫子把他给霸王报给哩,从这个上他把樵夫子斩哩。韩信把鞋倒栽子一穿,可跑哩。霸王跟着脚印子撵着来,到桥跟前给哩一看,桥跟前有来的没有走的脚印子。他东进、西进看哩,没看见是谁。一回家先生问的:“撵上哩吗?”“没撵上,跑哩。”霸王给先生回答哩。先生一下明白哩,他把霸王吓唬的说是:“这个没有福的,兀止哩劲^②。兀的有挪山倒海的劲呢。”

霸王再没撵,剩下哩。韩信呢?韩信这个时候跑到高祖王的京城里头哩。在京城里有一个人来,连韩信一同读的书的。他的名字叫的朱官。韩信把朱官的家中寻着,跑着去哩。他在朱官的家里歇缓哩一晚夕。第二天韩信连朱官喧谎的呢,朱官把他问的:“你没干一个营生儿吗?”

“俄在霸王手底下干营生儿来。俄听见他想揩(kai 第二声)^③俄呢,俄打他的手底下细连乎儿^④跑不脱哩。霸王争揽乎儿^⑤把俄杀哩。俄就到这儿寻你来哩。”

① 高王:即汉高祖刘邦,下文高祖王同。

② 止哩劲:没有用劲(而已)。

③ 揩:抓。

④ 细连乎儿:玄乎儿,差一点。

⑤ 争揽乎儿:差一点,争一点。

朱官一听韩信话，之后说的：“也好。”

第二天朱官把韩信领到金銮宝殿里，去给高王说的：“这是连俄一同读下书的朋友，给一个活。”

高王给韩信给哩个管皇粮的纳粮官。韩信在兀儿做给哩一年。到年尾巴子上，做活的人都跷蹊的说是：“咱的纳粮官，从啥不叫咱盘粮食？”他那商量的给皇上把旨意写上去哩，旨意高头写的：“年到得哩，纳粮官没叫俄盘粮食。”高王写哩个旨意把韩信叫上来，问的：“咱的皇仓里剩哩多少粮食？”

韩信给高王把一满仓子的粮食的数儿都说给哩。高王也跷蹊下哩，他在心里个家给个家说的：“这早两三个月把粮食盘呢，新年到得哩，这个把粮食没盘，还把数儿报给哩？！”高王打发管仓子的人把粮食盘哩一仓子，一盘，一分一毛儿都没错。皇上这儿把韩信放哩个三旗王：人王，地王，天王。三旗王叫兵开哩，他的挑兵是一二、两三、五八^①。

有一天韩信领的兵勇出哩荒滩，兑见一个算卦的。他说算卦的呢：“你给俄算一卦。”

算卦的把卦摊子打开，算脱哩。算卦的算来算去，说韩信呢：“你的命七十二，可是你三十二上把命散哩。”

“你给俄实说，从啥俄的命七十二，从啥三十二上把命散哩？”韩信把算卦的问脱哩。

算卦的说是：“光石山滩活埋母，短你寿数整八年。你给你哥起茅封井，短你寿数整八年。十字路上葬樵夫，短你寿数整八年。乌江难，领兵的霸王扑江港，短你寿数整八年。你五八平四十岁。”韩信着哩忙哩。他说的：“算卦的先生，你给俄把岁数添上。”算卦的一看，韩信能给他使一个哈心，从这个上，他说的：“三旗王，俄不能添，也不能除。你头满过拧，兀人(能)添，能除。”韩信头满过一拧，是谁都没有的。他想问算卦的，“啊是人？”可是一看，算卦的也不见哩。

^① 此数字意义不详。

韩信一下不苏醒下哩。他把兵勇领回去哩。

这个时候儿,韩信在十字路上斩下的樵夫转来^①,他成哩个陈仓女,在厨房里给正宫娘娘当哩丫环哩。她黑明指望的给韩信报仇^②呢。这一天,正宫娘娘洗澡儿着呢,陈仓女给韩信想哩不良之心哩。她给刽子手协通^③,写哩个假旨意,叫韩信(进)宫去呢。

韩信在房里坐着呢,头顶儿就像火着着呢,他听的后厅的门外得谁叫他着呢。三旗王把旨意一念,正宫娘娘叫他自家去呢。韩信一下觉谋的两腿又酸,心又慌慌乱跳。他连刽子手走哩。韩信到宫殿门,刽子手两行站,没张^④他。刽子手把宫殿门满开一拉,韩信满进进去哩。到二宫殿门,刽子手把宫殿门拉开,他可进去哩。三旗王韩信太气盛哩。一到三道宫殿门,刽子手把韩信让的叫进去呢。韩信知道来,高皇主没在朝中来。他思量的,宫门严闭有啥事呢?韩信黑血翻,横(hong)喊不开^⑤门。他的运气^⑥把门踏开哩,进去哩。他光进(刚进)宫门,一看,正宫娘娘洗澡着呢。正宫娘娘一看,三旗王把宫门踏开闯进来哩,她喊哩一声,之后连白单子把自己包住哩。韩信着哩忙哩,他赶紧把正宫娘娘问的:“你的旨意,叫俄做啥呢?”

正宫娘娘看着韩信的手里的旨意说的:“兀是真旨意吗假旨意?你看一下!娘娘洗澡儿,你想下不良之心哩!”

正宫娘娘把刽子手喊进来吩咐的:“你把三旗王绑住,你出去杀哩!”

韩信才知道哩,把他害哩。可是他思量的,一满点铁上把他杀不了,因此是这个上,他说的:“点铁都有三个韩字呢,点铁杀不下三旗王!”

① 转来:此处指转世投胎回来。

② 给韩信报仇:杀韩信报仇。

③ 协通:串通一气。

④ 张:望,看。

⑤ 横喊不开:怎么也叫不开。

⑥ 他的运气:他运足了气,他用尽全力。

这个的当下儿,陈仓女打厨房里来,说正宫娘娘呢:“各个的刀都有三个韩字呢,可是在厨房的厨刀没有三个韩字。”

“你取刀去!”正宫娘娘吩咐的。程仓女把刀拿来,给给正宫娘娘哩。她一看实打实没有三个韩字,之后正宫娘娘问的:“谁杀韩信三旗王呢?”

“俄杀韩信三旗王呢!”陈仓女给正宫娘娘回答的。

都跷蹊下哩,韩信朝着陈仓女望下哩。

陈仓女提的刀,到到三旗王跟前问的:“韩信三旗王,你看,厨刀上有你的三个韩字没有?!”

“没有。”韩信一回答,之后朝着陈仓女说的:“黄毛女儿,你的嘴唇上奶面儿没干呢,你还拿厨刀杀俄呢?!”

“快往出走!”陈仓女喊哩一声。

把韩信拿出去,吆到杀桩上哩。韩信把陈仓女一盯,之后问的:“黄毛女儿,今年你有多大的岁数?”

“俄今年一十二岁数。”陈仓女回答哩。

韩信的心跳哩一张子,他一下明白哩,在心里自家给自家说的:“俄斩哩樵夫子一十二年哩,他回哩胎哩,之后成哩陈仓女哩。这会儿他给俄报仇着呢。”韩信三旗王朝着陈仓女说的:“唉,你看,俄才明白哩,冤抱冤,仇报仇。你给俄给一个快!”

“刽子手!”陈仓女可喊哩一声。

就这么价叫樵夫子转下的陈仓女一十二岁上把韩信三旗王杀哩,他的三闯宫没好下场。

60. 广 徽

那个时候有一个光辉皇上呢。他有一个娃呢,名字叫的袁光。广徽还有一个外甥呢,他的名字叫的李渊。李渊到皇上上还是个大臣。李渊这一日(ri)正月(给妈)贺寿呢,文武大臣都给李渊他妈贺哩寿哩。他的兄弟袁光来哩迟哩,袁光给他老娘把寿贺哩。袁光说

李渊呢：“咱两个下一回棋。”

“这儿文武大臣贺寿呢嘛，咱两个咋样儿下棋呢？再下来^①也没有功夫。”李渊说的。

袁光不答应，把棋盘搁下，说的：“咱两个要下一回棋呢。”

李渊没法儿哩，他就答应哩。“咱两个打输啥^②下棋呢？”袁光把李渊问的。

“打输啥呢？”李渊也把他问的。

袁光说的：“俄把俄大的十万里江山打输上呢。”

李渊说呢：“你把你大的十万里江山打输呢，我打输啥呢？”

“你把你的婆娘、杜子棋^③打输上。”袁光说李渊呢。

听见这个话，李渊把棋盘端起，把袁光甩哩个一棋盘。大官小官都忙哩，都害怕皇上杀他那的头呢，皇上的娃连皇上的外甥打到一搭里，还有好事情吗？！他那都走哩。袁光也回去哩。他带哩些子兵马打李渊来哩。这个时候李渊把他妈背上，把杜子棋领上跑哩。跑来跑去，跑到一个古庙里哩。袁光领的兵马来，每每翻抄^④，鸡狗不留，把都杀哩。他一看李渊腾哩身哩，把兵马领上撵上走哩。李渊把他妈连杜子棋搁到古庙里，挂哩一把刀，说的：“你看着，刀尖子但见血，那就没有俄哩。”他跑哩。袁光领哩兵马找他着呢，把他一下找见哩。袁光撵上去哩。兵马里头有一个将呢，他的名字叫的顾元帅(fai)。袁光说顾元帅呢：“你把李渊的头给切哩，拿着来！”

顾元帅去哩，李渊说他呢：“顾元帅，俄在皇上的手底下一十八年刚(jiang)好没有^⑤，家能不保，房无有一处！”

顾元帅知道哩，李渊是个好将，从这个上他说呢：“咱两个见一回，你把我的头切哩，你不切俄的头，那个扫帚袁光切俄的头呢。俄

① 再下来：再说。

② 打输啥：拿什么作输赢，拿什么做赌注。

③ 杜子棋：结合上下文，疑为李渊之子。

④ 每每翻抄：什么都要翻检，抄家。

⑤ 一十八年刚好没有：快十八年了。

腿子战不过你，你把俄的头切哩。”

他那两个征战哩一阵子，李渊有心疼，没心切顾元帅的头。他没防顾呢，顾元帅可价把头蹴^①到刀底下，一下把头切哩。袁光给哩一看，把顾元帅的头叫李渊杀哩，他一下失哩急哩。袁光个人撵着去连李渊战给哩一回。李渊战不过袁光，因此是那个骑的马不对，李渊退哩后哩，袁光撵他开哩。

他那在这儿战的时候，在泉跟前站哩个人，他的名字叫的秦琼。他是梁山上的一个草龙，他在泉里饮马着呢，一看，泉后(里)头一个猪追的一个龙。秦琼跷蹊下哩，他个人给个人说的：“龙抵猪呢，猪还抵龙呢吗？”秦琼把剑抽出来，把猪彪^②给哩一剑。这个时候李渊一看，得谁把扫帚袁光打倒哩。李渊来一看，袁光可价没气哩。李渊个人给个人说的：“这谁给俄帮给哩这一剑？俄给他好好的道谢。俄是秋后不忘他的恩情。”李渊寻呢，只寻不着给他帮哩忙的人。往前寻着走哩些儿，一看，这一个人在泉里饮马着呢。他到来给那个人施哩礼，道哩个谢，之后问的：“你姓啥？”

秦琼把他的剑抽出来哩，剑上鏤的字，把“秦”念着，叫把“琼”指给哩。李渊把剑上的“琼”一念，之后走哩。他到古庙里把他妈连婆娘领上逃哩生哩。走哩一个单另城堡里哩。李渊在那个城堡里做哩皇上哩。他盖哩一个庙，叫哩个“秦王庙”。照着秦琼塑哩个人。李渊天天儿明儿去拜望着呢。这个时候秦琼在家里呢，把他一下叫寒病^③打倒哩。秦琼到哩一个地方上，立到店上哩。这个地方是李渊做哩皇上的京城。秦琼没店钱，也没有草钱。店家要钱呢，他没法儿，把他的黄骠马卖去哩。马一拉，出店门，把阿那的(人家的)卖草的人的两拢草两口吃上哩。

这个时候李渊在他的金銮宝殿里坐着呢。他打窗子上把这个事

① 蹴：伸。

② 彪：这里指刺了一下。

③ 寒病：伤寒。

情看着哩，李渊没认得这是秦琼，他把一个差人叫进来，说的：“你看见那个人哩吗？他拉的一个马，他但把马卖，你就买了(liao)。”

李渊打发来差人到巴扎尔来，就把秦琼问的：“哎，客人，你的马卖不卖？”

“俄的马卖呢。”秦琼回答的。

秦琼把马卖哩，之后到哩店里把阿那的草钱给哩。这会儿他想下一回馆子呢。他到哩馆子里哩。馆子里人都坐满着呢，上炕子里^①搁哩两把椅子，没人坐。秦琼去做到兀儿哩。这两个椅子是梁山上的两个大(dai)王坐的。下馆子的人都朝着秦琼望下哩，他那一个给一个说的：“这个人今儿个那就在那下打架！”就这个时候梁山上的两个大王进哩馆子里哩。头满起一抬，一看在他那的椅子上坐哩个人，他那里头一个说的：“在咱的椅子上谁坐的呢？”

听见这个话，人们眼窝绷得那么大，都望下哩。他那一个给一个可说的：“哎呀，这个人一定挨下打呢。”梁山上的两个大王坐到一个椅子上哩。里头岁数小的些儿说岁数大的些儿呢：“叫俄把他抓一把！”

大的说小大王呢：“你定定儿坐！没本事的人不能在咱的椅子上坐。”

可是小兄弟不答应，他哥可说的：“看，咱把底不丢下^②哩。”

他兄弟说的：“俄就把他抓一把呢。”大哥把兄弟没得挡住，去那个把秦琼抓哩一把。秦琼连理视都没理视。他哥说兄弟呢：“你看，你把底丢下哩。”

他兄弟把秦琼望哩一阵子，之后给他哥说的：“这个但怕是秦二哥，咱的这一年没见秦二哥。”

秦琼听见这个话，把他羞哩发哩。一张子跳起来，就满外头跑。秦琼这里一跑，这两个给馆子掌柜说的：“把馆子的吃的停

① 上炕子里：上席上。

② 把底不丢下：不要掉底子了，即不要丢人了。

(teng)下!”

馆子里坐的人都跷蹊哩。这两个也打馆子跑出去,撵的秦琼走哩。秦琼跑来跑去,跑到一个坟院里,钻到一个坟坑里,给(在)这儿睡着哩。这两个寻来寻去,把秦琼寻着哩。他那喊秦琼呢:“你得是秦二哥?”

秦琼不言传。装着还睡着呢。这两个可说的:“你但是秦二哥,俄的(我们)把你找哩这几年哩,只找不着。俄的把你想的细细不得①哩。”

听见这两个哭得脱哩,秦琼心也软哩,他就答的应,说的:“俄就是你的秦二哥。”

秦琼打坟坑里出来哩。弟兄三个头抱相哭。他那见哩面哩。他三个走哩庙里,磕头拜望去哩。这一看庙里写的“秦王庙”,塑的是秦琼的样数儿②。秦琼把他塑下的样数儿扳倒,之后说的:“怪啥来寒病把我打倒哩,把俄给在这儿塑着呢。”

看庙的姑姑子一看来哩这三个人,把赛而秦③扳倒哩。她就跑到皇上跟前,说的:“来哩三位客人,把塑下的赛而秦扳倒哩。”

皇上没贪慢,打发的差人把他那三个抓上来哩。他那这里一进金銮宝殿,皇上把秦琼一下认得哩。他就说呢:“这是俄的恩人!”

秦琼说李渊呢:“你把俄塑到兀儿,叫寒病打倒两三个月哩。”

宾客相待,给金子也不要,给银子也不要,给官也不做。李渊把黄骠马的鞍子备的,提子④里头把金子银子鏊给哩一二十片子。弟兄们可分哩手,秦琼把黄骠马骑上,一个儿走哩。秦琼出哩城,黄骠马走着呢,出哩一身水。不吆鞭子的马吆哩鞭子哩。秦琼明白哩,心里个人给个人说的:“这个鞍子后(里)头有啥事呢。”秦琼到哩光辉的地界上哩。他到哩这一个店里,给店家说的:“给一个闲(han)房,

① 细细不得:不得了,非常(想)。

② 样数儿:模样。

③ 赛而秦:原文为 сэрчин,意不详,按上下文应为“塑像”。

④ 提子:马鞍前后的两个抓手。

俄是一个上路的人。”

店家给哩闲房,他就站到那塔儿哩。秦琼把马的鞍子一抹,重重的。把鞍子拿进去,把提子拆开一看,鏊的金叶子。鏊的皇上的字。就这个时候店家端的茶进来哩。他一看,店客数金叶子着呢,高头都鏊的是皇上的字。店家心里思量的:“咱的这个店里来的这个客人是贼人,许是他把皇上的金叶子偷哩。偷皇上的这个人也不是非凡之人^①吧。”店家啥话都没说,把这个事情给上司上报给哩。来哩四五个人把秦琼抓住,吆上去押到狱里哩。这儿给各到四处儿^②把信打的^③:“阿塔儿皇上把库里的金子不见哩,俄把贼娃子抓住哩。”这一下那一下把秦琼押给哩两三个月。把他寒病可打倒哩。秦琼病着呢,胡说三道哩,说的是梁山上的话。这有一个梁山的一个贼娃子,名字叫的四两猫。还有一个人呢,他也是梁山的人。把他叫的武松。他给四两猫说的:“快给梁山上的弟兄们报一回信去。腊月十二杀秦二哥呢!”

他还给四两猫的手心里写哩信。四两猫一个跟头翻起,就像猫,打院里高墙上翻过去,朝着梁山上走哩。

这个时候,梁山里的人都也看着呢,来哩个大人,一下不见哩。打发下来一个人看来哩。来一看,他那的四两猫可价没气哩。他把四两猫的尸首拿到梁山上哩。大哥把四两猫的手心一看,写的信。他把信一念,把事情知道哩。他那把四两猫高抬深埋哩。之后一个摸这个的,一个摸那个的,都打梁山上下来,该城里冲进去哩。梁山上的一百单八将打哩个鸡飞狗上墙,把秦二哥也放开哩。秦琼 bia 到黄骠马的背子上哩,阿那把城门砸哩,秦琼把黄骠马骑到城门跟前,把铁钉子扎得门提起哩,梁山上的大王们该门框底下钻过去哩。赶他那钻过去,把黄骠马也挣死到城门跟前哩。秦琼连弟兄们一同

① 不是非凡之人:这里指秦琼可能是非凡之人。

② 各到四处儿:四面八方,到处。

③ 把信打的:打信,即寄信。

朝着梁山上逃哩。

61. 白袍薛仁贵

那会儿有一个员外,老婆老汉,有一个儿子。儿子年长十六岁。那个娃娃的名字叫的薛仁贵。那个娃娃吃得多的很。一顿吃的一斗米的干饭,吃的十斤面的馍馍。那天他大大、妈妈思量的,他娃娃年轻,岁数小,他大大手里的光阴好给娃娃撂下哩。这个塔儿^①巴巴叫的也不去,姑姑叫的也不去,舅舅叫的也不去。他为下(一群)好哥儿弟兄。他天天雇下的厨子给他们做饭,打的酒,连好哥儿弟兄坐下吃的,喝的,排(摆)好呢。那天把光阴吃完哩,好哥儿弟兄都走掉哩,剩他一个人哩。

吃的也没哩,喝的也没哩。他去问巴巴要哩,巴巴不给。问姑姑要哩,姑姑不给。问舅舅要哩,舅舅不给。他们都说呢:“你有光阴的时候,叫你你不来,这回你去,我们不要你。”他走连手跟前去哩,问连手要吃的呢,连手说的也没吃的。他出去哩,要饭去哩。

“掌柜的,把你卷子的梁梁儿,包子的瓢瓢儿^②给我散给些。”

“去!王八蛋,你这草花子,你馍馍还不要,你还要一个卷子的梁梁儿,包子的瓢瓢儿!没有的,去!”

他走哩,走一个庙里头住去哩。他一看有一个趴腰子树呢,他上哩吊哩,寻死去哩。这儿过来哩个王货郎,进哩庙喝水去,看见这个娃娃上哩吊哩。王货郎赶紧就把这个娃娃放下哩。他摸心——跳着呢,他赶紧灌哩一点水,这个娃娃眼睛睁开哩。缓哩一时,起来哩。王货郎说的:“你给我当兄弟不好吗?”这个娃娃说的呢:“你但不嫌弃我哩,我去呢,好得很。我吃的多的很。”“没事,没事。”这个娃娃

① 这个塔儿:这会儿,这时。

② 卷子的梁梁儿,包子的瓢瓢儿:花卷的楞楞,包子的馅,意思是吃剩下的饭菜之类的。

说的呢：“那，来，我把担子担上。”王货郎说：“担子重。”这个娃娃说的：“没事，没事。我担动的呢。”他担上走的呢。王货郎在后头跟的呢，手里拿的八楞(角)鼓，他吆的呢。走哩一个巷(hang)子，没有买主，走哩两个巷子，还没有买主。他走哩五道巷子，王货郎说：“薛仁贵，你搁下，缓一会儿，重的。”这个娃坐下缓，缓哩一时，起来哩。王货郎说的：“我担上。”这个娃说的：“不行，不行。我担。”这个娃娃担上走哩，到哩王货郎家哩。

王货郎说：“老婆子，我给咱们收哩一个干兄弟。你看好不好？”

老婆子说的：“好得很！好得很！”

王货郎给老婆子说：“你给咱们做一斗米的干饭，十斤面的干炕子^①，烧两壶茶，炒两盘菜。”这个老婆子心里思谋的：“哎呀，我的老汉还把请客恭喜。”这个塔儿饭熟哩，这个老婆子给老汉说：“吃的熟哩，你的客呢？”老汉说：“要的拿来，都放在桌子上。薛仁贵兄弟，你吃。”这个娃娃(薛仁贵)吃，把一斗米的干饭吃上，把十斤面的干炕子吃上，把两盘菜吃上，把两壶茶喝上，都吃完哩。王货郎说的：“兄弟呀，你吃饱哩没？”薛仁贵说的：“对哩，对哩，吃饱哩，多谢哩。今儿才吃饱。”

这个娃娃站了半个月，这个娃娃心里思谋的：“哎呀，仓房的米剩哩一点哩。”他羞开哩。他泼烦，忧愁。王货郎回来一看，兄弟今儿个咋不欢乐，面儿^②带愁。王货郎问：“兄弟，你今儿个咋哩？心里有事？”这个娃娃说：“大哥，我不站哩，我走——啊?!”“哎，兄弟，咋哩，你嫂子说哩啥哩吗？把你难为哩吗？你哥哥说你咋哩？”这个娃说：“我嫂子没有难为我，大哥，我走呢，不哩，你给我找一个活，我做去。”哥哥说：“你别走，我给你找活。”薛仁贵说：“对，好！好！好！”

第二天赶早，王货郎把头梳哩，把脸洗哩，好衣裳一穿，走哩王员外家去。王员外说的：“哎呀，侄儿子，好一年天气你没有来哩，你今

① 干炕子：烙饼。

② 面儿：脸面。

儿来哩,好,好,好。有啥事?”王货郎说:“巴巴呀,我有一个兄弟呀,你这儿有活没有?叫他做去。”王员外说:“活多得很,咋样的活,看他来做啥呢。你去把他领的来,叫我看一下,我给他给活。”

王货郎走哩,回去赶紧把兄弟领上来哩。到哩王员外家哩。王员外说的:“来哩吗?”他们说的:“来哩,来哩,好,好,好!”王员外赶紧喊老婆子,老婆子来哩,王员外说的:“你把便宜吃的拿来,十头八个人的吃的拿来。”老婆子拿来哩,王员外说:“小伙儿,你吃呀。”王员外看着呢,薛仁贵把这个吃的都吃上哩,王员外思谋的:“哎呀,这个娃娃能吃能做活。吃的歪,做的歪;吃得多,做的多。”

吃掉哩,王员外说:“走,咱们看活走。”领上走哩,走到楼房里去。木匠活、铁匠活他不会,画匠他不会,泥水匠他也不会。王员外说的:“走,我把你领上,走黄河沿上,他们水里头捞木头,看走!”领的那塔儿去,这个娃娃一看,“哎呀,这是我的好活。”这个员外说的:“明几个你上工。”

这个黄河里有五百人做活,往出扛(gang)木头的呢,二百人扛的一个木头,一百人扛的一个木头,一天五百人扛出来的六个木头,这个薛仁贵给王员外说的:“老伯伯,我给咱们试当一下。”衣裳襟子一挽(bian),袖子一抹(ma),薛仁贵下哩黄河,捞木头。这个胛罗弯^①里夹哩一个木头,那个胛罗弯里夹哩一个木头。头里些担哩一个木头。没有一点钟(原注:一个萨阿特^②),他可价拿出来哩。五百人半天拿出一回,一天拿出两回木头。他们五百人一天拿出来哩六个木头。薛仁贵没上一点钟拿出来哩三个木头。这三个木头是五百人的半天子活。王员外心里思谋的:“对哩,咱们今儿才来哩一个好汉子。”五百人的工钱一月十两银子,给薛仁贵当时安哩十两银子一月的工钱。王员外说:“薛仁贵,你今儿吃的、喝的缓一天,你明几个上工做活。后晌我给你给车,你回去,把你的铺的、盖的拿的来。我

① 胛罗弯:胳膊弯。

② 萨阿特:钟点,小时。波斯语借词。

再给你给房子。”薛仁贵后晌拿哩十两银子回去，到家里，把银子给给他的大哥，王货郎高兴，一月十两银子，把三年的粮食都能刮下^①，还剩银子呢。

薛仁贵把车吆上，东西拉上，走哩。到哩王员外家来哩。员外说的：“这个房里你一个人住下。”第二天做活，每一天挟(qia)出来哩十五遍，四十五根子木头。王员外一看说的：“哎，你们五百人都回去吧。”给他们把账都算掉哩。没上一个月把那些木头都挟完哩。到哩秋后哩，天气凉哩，活停下，把匠人们的都放开，回去哩。“你们都开春子来，再上工，做活，这会儿你们都回去缓去。”把薛仁贵一个人留下哩，在家里当差儿。

到哩冬天，下雪，天气冷哩。黑哩他在员外的楼底下睡觉。员外的姑娘连丫环五更里出来，起夜哩，(看见)廊檐底下薛仁贵睡觉，冷的蹴哩个疙瘩儿。王员外的女子王宝钏看见薛仁贵七窍里一个白蛇出来进去走的呢，王宝钏心里思谋的：“哎呀，这个人呀，往后一定做皇上的位分有呢，他是个命大人。”王宝钏给谁也没言传，赶紧到房里去，黑的呢，把一个箱子开开，拿出来一个衫子撒到薛仁贵的身上哩。

薛仁贵睡觉的呢，惊醒来，身上一身汗。他一看，一个衫子，他赶紧就穿到他的白袍底下哩，薛仁贵说的：“老天给我赐命哩一个衫子。”赶早起来，下哩雪哩，薛仁贵拿得扫帚扫院子的呢，前面扫，后头的雪都消掉哩，他热哩，把他的白袍的襟子挽起来。王员外赶早出来，看见薛仁贵穿他们的衫子，王员外说的：“哎呀，不好哩，我们的衫子他咋么穿上哩。这个衫子是冬暖夏凉的‘火龙单’。”这儿员外回呢，回去到房子里喊他老婆子：“老婆子，你这儿来，你把那一年皇上给我送给的两个衫子(搁)在哪里哩？叫我看一下。”老婆子赶紧给媳妇说呢：“你大大给你给给的衫子你拿来，你大大要看一下呢。”给她的女子王宝钏也说哩：“你大大给你给给的衫子赶紧你拿来，你大大要看一下呢。”

^① 刮下：这里指买回。

媳妇箱子开开,把衫子就拿来哩,王宝钏她的女子把几个箱子翻哩个过儿,没有找见。王员外给老婆子说:“你把咱们的丫头毁死。你把她就是杀哩,你把她撂到狱牢里。”这儿门上来哩一个人喊员外来哩,员外说的:“我走呢,赶我来,把女子走掉,再不叫我见面。”员外走哩,她的妈妈、女子都哭哩。家里有一个家人^①老婆儿,这个老婆儿说:“咱们把她做死做啥呢,我给你们说,叫她自逃活命去。”这塔儿她的妈妈说的:“对,对,好得很。”家人老婆儿把王宝钏领上,拿哩些银两走掉哩。

走哩半天,走到晌后,到哩一个古庙里,家人老婆儿连王宝钏缓下哩。她们烧茶的呢,那个时候薛仁贵也到哩这个古庙里,右脚踏的门,看见王宝钏连家人老婆儿两个人坐的呢。老婆儿就喊:“过来,过来,薛仁贵!这不是我给你拿来的,这是老天给你找下的媳妇儿,你快拿上!”薛仁贵说:“我不要,我害怕,老天给我赐命的一个衫子员外都抽我的手呢,我还要女子吗?!”家人老婆儿说:“没事,没事,你别害怕,你拿上走,来,来,来!咱们就在这个庙里拜天地。”天地拜掉哩,他们吃哩,喝哩。老婆儿回去哩。

薛仁贵把王宝钏——他的媳妇领上走掉哩,走到路上没人哩,薛仁贵把他的媳妇抱上走的呢。但有人,他把媳妇放下哩。他头里走,媳妇跟的他走的呢。到哩一个胡员外的乡庄里来哩。他们一看那个乡庄的头头儿上有几个窑洞呢,他们两个人一看,一个窑洞好的呢,他们两个人住的呢。

第二天,王宝钏给薛仁贵给哩十两银子,“你拿上,在街上去,给咱们办个光阴^②去。”他把面刮上,米也挂上,油也打上,枕头被窝也买上,锅碗盆灶都买上,拿回来,他们两个人住下哩窑洞里。住哩几天他的媳妇说:“丈夫呀,咱们定定坐呢吗?你出去,在山里去给咱们打围,打一个狼虫虎豹不好吗?咱们肉也有哩,油也有哩。”薛仁

① 家人:这里指常年雇用的仆人。

② 办个光阴:这里指置办一些生活用品。

贵说的：“咱们的手里啥家具^①都没有的。”他的媳妇说：“你拿一个斧头在山里去，有长棍哩你砍上，拿来。”他一看，这一个棍两丈长，他砍上，拿在手里一试当，“哎呀，好东西呀！”他拿回来哩。他的媳妇一看，“对哩，这一个好棍哪。”

第二天赶早起来，薛仁贵把他的棍拿上，赶山里走哩。山里有一个峡，峡里有一条路，他站到那个路上，他这么看着呢，啥都没有。他思谋的这个山里哪里的狼虫虎豹呢。没说罢，嘎^②高头下来哩一个老虎，跟着路来哩。他一棍把老虎就打死哩。他把老虎背上刚(jiang)没走呢，跟着路下来哩三个人把他挡住哩。“哎呀，小伙儿，你不熊哩呀，这个老虎我们追哩五六天，你给打下哩。”薛仁贵说的：“我在山里打下的老虎，我没在你们家里打。”这个塔儿三个人连薛仁贵打起来哩，他们三个人打不过薛仁贵。薛仁贵把他们三个人都打的躺下哩。胡员外的儿子胡魁说的：“哎，弟兄的，咱们打的做啥呢，咱们两个人结拜弟兄不好吗？”薛仁贵说：“好得很！我有家呀，回去我商量。”胡魁说的：“好，好，好，走，上马。”把老虎驮上，到哩薛仁贵的家里来哩。

薛仁贵说：“我带这个人结拜弟兄，你看好不好？”媳妇说的：“那就好得很。”

这个塔儿把老虎宰哩，把心肝肺拿出来，炒上，他们弟兄两个吃哩，薛仁贵把老虎给给胡魁哩，说的：“兄弟呀，你驮的马上，拿回去，人看见，谁不说胡员外的儿子胡魁好汉子。”胡魁给他大嫂子（就是王宝钏）施礼，胡魁说的：“大嫂子，我请(qiao)你到我们家里住走吧，我们家里房子多，这个窑洞里住啥呢。”王宝钏说：“我不去，这个塔儿好。”胡魁心里思谋的：“哎呀，我年轻人请她，她不去，她羞呢。”胡魁回去，给他的大大带妈妈说：“我为哩一个大哥，大嫂，我请哩不来。你们两个赶紧把轿车子坐上，请去，叫在咱们家里住来。”老汉

① 家具：工具。

② 嘎：从。

老婆儿请王宝钏去哩。王宝钏也不来。老汉老婆子回来,赶紧就把伙计喊的,把车套上,把面、米、油、肉、糖、茶都拿上,给王宝钏送给去哩。把一个老女子也打发的去给王宝钏做伴。

薛仁贵连胡魁两个人骑的马一天浪的呢。那一天皇上家招兵吃粮。他们两个听见,说的:“咱们两个也吃粮走,给皇上吃粮报效不好吗?”他们说:“好得很,走!”他们两个回去给胡员外说:“我们两个吃粮去,你看好不好?”老汉说:“你们不去,家里不好吗?家里坐下不好吗?你们个由自转^①。你们但吃粮去,那头儿就有哩官家哩,有哩王法,你们受得(dei)吗?”“不行,我们去呢。”胡员外老汉说的:“对,对,对,去,去,去,好!”两个人骑哩一模一样的两个马,穿哩一模一样的衣裳,拿哩些儿银子,路子盘费,他们俩走哩。

走的一个乡庄,他们到来哩。一看这个街门上坐的一个白胡子老汉,他就是刘员外。门上的匾上写的:“单人,单马,十个到二十个,站下一个月的天气,吃的喝的马的草料不要钱,伺候一个月都能成。”这两个一看,赶紧该(从)马上下来哩,两个人给老汉跪下磕头,起来施礼,老汉说:“到房里。”他们两去哩。胡魁一看刘员外的模样满面带愁的,胡魁给薛仁贵说:“大哥,刘员外的心里有事呀。莫必是咱们弟兄两个来哩他的心里不愿意吗?”胡魁说的:“我问老汉呢。”薛仁贵说的:“问哩,你问。”胡魁说的:“老伯伯呀,你的心里有啥事?莫不是我们两个来哩,你的心里不愿意吗?”“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那么你咋哩?你的满面带愁,但有啥事,给我们两说,我们给你办这个事情。”

刘员外说的:“对呀,我给你说,今儿个黑哩,这个北山里有两个大大(dai)王^②,贼寇有一千兵马,他们今儿黑哩出勤^③来呢,他们给皇上家不吃粮报效,他们糟心^④民人。今儿黑哩来呢。”胡魁说的:

① 个由自转:自由自在。

② 大王:山大王,土匪、强盗头子。

③ 出勤:这里指出来抢劫。

④ 糟心:糟蹋。

“老伯伯，你的心放宽，你别害怕，我们弟兄两个人挡。”胡魁说的：“老伯伯，你给我的大哥宰一个羊，杀一个猪，拿一坛子酒，叫我们大哥吃一下。”刘员外心里思谋的：“这两个能成吗？”可思谋的：“但怕能成。”刘员外老汉说的：“对，对，对，好！”他喊厨子，拿来一个羊的肉，一个猪的肉，拿来一坛子酒，放到桌子上，刘员外说的：“儿啊，你们吃。”

胡魁吃哩一点，薛仁贵把这个肉带酒一顿吃掉哩。薛仁贵说的：“老伯伯呀，你有个啥家具没？”老汉说的：“我们也没有个啥家具嘛。你看萨，有啥你拿上嘛，院子里。”他们在院子里去看哩。转过来，转过去，一看棚底下有一个铁梁，薛仁贵说的：“这不是个好东西嘛。”员外说的：“我给咱们喊伙计，叫给咱们抽。”薛仁贵说的：“不喊，不喊，我个人抽。你给我找一个梁。”拿起来，一个手把木头抽起来，一个手把铁梁抽出来哩。把木头梁原搁上哩。老汉心里思谋的：“这个小伙能成。”薛仁贵说的：“老伯伯呀，你今儿黑哩放心睡觉去，我们两个人等他在街门上。”刘员外心里不放心，在门楼儿上坐的看的呢。黑哩，萨阿特十个上^①，贼寇到来哩，在乡庄的外头扎下哩。打发哩五十个兵马说来哩，叫把客厅腾下，叫把门开开，接迎他们两个。薛仁贵连胡魁起来，打脱哩，把四十八个兵马打死哩，两个兵马跑脱哩，给他们的大大王、二大王报信去哩。大大王说的：“嘿，还了得，走！”

他们来哩，到哩巷子里，一下里八个，两下里十六个纱灯点的呢，他们的锣、鼓敲(kao)上来的呢，到哩刘员外的街门上，站下哩。大大王名字叫的马子宏，小大王名字叫的李子明。他们说：“你们员外哪？给我们把门开开！”薛仁贵起来哩，“嘿，把你个贼寇呀，好大的胆子！我把你个贼寇来将的你报名呀，你枉不要死哩。”这个塔儿大大王说的：“我的名字叫的马子宏，你来将的报名！黄嘴角(ge)娃娃^②。”这儿薛仁贵说：“我就是薛仁贵！来打！”

① 萨阿特十个上：十点钟的时候。

② 黄嘴角娃娃：乳臭未干的孩子。

打的,打的,薛仁贵把大大王、二大王两个压倒铁梁底下哩,这儿刘员外喊的:“儿呀,别打死哩。”刘员外嘎楼上下来,把兵马都让进去,“薛仁贵呀,你把铁梁抽去,把他们两个领上到房里。”刘员外来哩,喊厨子,把吃的喝的都拿来,叫兵马都吃。刘员外说的:“马子宏,李子明,你们两个听我的话,你们明几个赶早起来,把兵马一例^①放开,叫回家去,个由自转去。你们两个连我的两个侄儿子结拜弟兄,一同给皇上家吃粮报效去。但是这个话哩,我赦你无罪。”他们两个人说:“好,好,好!”再没有说的哩。对!这个塔儿刘员外把刘忠花,他的女子,给给薛仁贵哩。

他们第二天赶早起来,把兵马都放开,回哩家哩。他们四个弟兄一同吃粮去哩。走哩,到哩张仕贵的营盘跟前去,写哩一个文告拿去哩给张仕贵,张仕贵拿上给哩一念,收哩三个人,把薛仁贵——他们的大哥不收,因从^②一个营里两个“贵”不成。他们三个人来哩,说的:“大哥呀,把我们三个收下哩,把你不收。”大哥说的:“不收哩,咱们走!”他们四个人上哩马,走脱哩。走到一个路上碰见哩一个老汉,名字叫的包文正,说的:“你们四员将走啊里去呢?”他们说:“老伯伯呀,我们四个人吃粮来哩,把我们三个人收下哩,把我们大哥薛仁贵不收。我们走哩。”老汉说的:“不行,我给你们写,你们去,他收呢。”这个老汉是个管粮草的官。

老汉写哩一张纸,老汉把手字画上^③。他们拿上去哩,给给张仕贵的手里哩。张仕贵拿上一念,啥话没说,给胡魁给哩一个中官,给马子宏给哩一个小中官,给李子明给哩个师长,给薛仁贵给哩一个马号里喂马的。哪头儿有仗,他们打不下去,张仕贵就把薛仁贵打发去,薛仁贵一个儿就把那个仗打下去哩。得下的功给薛仁贵不写,张仕贵给他的女婿就写给哩。

① 一例:一律,全部。

② 因从:因为。

③ 把手字画上:把自己的名字签上。

那一天,皇上的先生徐茂公算哩一个卦,给皇上说:“吾主的,咱们的张仕贵的营里有一员大将呢,白袍薛孔。这个人保你江山一世。”皇上说的:“咱们把这个人访的拿来呢。”这个塔儿徐茂公先生说的:“吾主的,这个人非离哩金德老员外访,再谁也访不出来呀。”皇上说的:“对,咱们打发金德老员外,叫他去。”把金德老员外喊的来,皇上说的:“老员外呀,张士贵的营里有一个好汉子呢,他的名字叫白袍薛孔。你去给我访的拿来呀。”金德老员外说:“对,对,对!”

老员外走呢,把他的儿子领上,去哩。到张仕贵的营里,张仕贵都接迎金德老员外。张仕贵说的:“老员外呀,你今儿个有啥事你来呀?”金德老员外说:“吾主的把我打发的你的营里来,叫我把你的兵马点一个名。”张仕贵说的:“好得很。”把兵马都叫的来,拿名字的喊的呢。过去一个人给的一串钱,一斤酒,一斤肉,都往过数的呢,数到晌午得哩,这金德老员外亢哩,说的:“你们有凉茶吗?”张仕贵说的:“有,有,有。”张仕贵喊他的女婿:“你快把凉茶拿来!”他们把凉茶没拿来,拿来哩一坛子药酒,赶紧给金德老员外倒哩一碗。老员外把这个酒当成凉茶的,喝上哩。再拿来一碗,连着喝哩两碗。

没上一时,老员外醉掉哩,这儿张仕贵赶紧把名点,给薛仁贵、胡魁、马子宏、李子明四个人给哩四串钱,四斤酒,四斤肉。张仕贵给他们四个人说的:“你们快去,那门外头有五里的路,那塔儿有一个古庙呢,你们去庙里去,把肉炖上吃的,喝去!营里你们不站!你们知道吗?皇上打发哩金德老员外访你们四个人来哩,但把你们访着,把你们拿去,杀你们的头呢。”把这四个人吓的,赶紧走掉哩,走到那个古庙里哩。

这儿金德老员外到哩黑里,连他的儿子两个没睡觉,在营里去查看。每一个账房里头坐的十个人,他们悄悄听的呢,兵马都唱曲子呢,一个毡房里说书着呢,一个毡房里划拳着呢,一个账房里弹唱作乐。走过那一个账房,一百行的账房跟前去,那个账房里头的十个兵马坐的喧谎的呢,说的:“弟兄的,我看这个粮啊,咱们弟兄也没有吃头哩,薛仁贵那四个人,那么些功劳挣下哩,都没好,皇上还要杀

这四个人呢。咱们把这个粮们吃啥呢?!把这个四个人吓的在那个南门外头有一个古庙里坐着呢。”他们说这个话着呢,金德老员外在账房背后听的呢,金德老员外说的:“对哩,儿子呀,咱们访着哩。走,儿子,快走!”金德老员外连儿子两个慢慢嘎南门出去,到哩古庙里。

薛仁贵望着月亮告状的呢,说是:“老天呀,我大功挣哩七十二道,小功挣哩几天数不清。”那个时候金德老员外把薛仁贵嘎脊背后头一抱子抱住哩。薛仁贵后头没望,说的:“连手,撻开萨。人的心里泼烦呢,你们还耍呢吗?!来!”这儿没撻开,薛仁贵脸转过来一看,就是那个老汉哪。薛仁贵一甩(fai),把金德老汉甩哩一绊子。金德老员外,带跌倒的,把薛仁贵的白袍的衣裳襟子扯哩一块子。老汉对哩^①儿子就回,大大儿子两个回去睡下哩。

薛仁贵连他的弟兄的赶紧跑到张仕贵跟前去,说的:“哈哩^②,金德老员外把我们些会儿^③逮住。”这个塔儿张仕贵赶紧把这四个人打发走哩,“你们去在金沙滩上里藏去。”那个时候张仕贵把薛仁贵的白袍脱下来,给给他的女婿穿上哩。

这四个人走哩。第二天赶早起来,金德老员外给张仕贵说:“这儿黑哩我把这个四个人访住哩,你给我把薛仁贵拿来。”张仕贵女婿说:“那是我。”金德老员外说的:“那不是你。”他说:“哎,就是我。”老汉说的呢:“对,对,对,我把你抱住,你往开里甩,但把我甩开哩,就是你。”老汉说的:“薛仁贵他的白袍穿上,在他的波膝盖子^④跟前呢,你穿上在脚巴骨腕子^⑤上呢,咋会是你?”他说的:“就是我。”金德老员外说的:“得,我把你抱住,你甩!”金德老员外把他抱住哩,他把金德老员外没甩开。金德老员外把他一脚踏的十二根子肋巴挤坏

① 对哩:这里指领上。

② 哈哩:坏了,不好了。

③ 些会儿:差一点。

④ 波膝盖子:膝盖。

⑤ 脚巴骨腕子:脚腕子。

哩,把他撂开,他跌倒,就死哩。

这个时候皇上的先生徐茂公算哩一卦,给皇上说:“吾主的,我给你算哩一卦,金德老员外把这四个弟兄访出来哩。他回来哩的时候,你问他,他那塔儿干下的啥。你问他连我算下的一模一样,他给你说呢。”老员外回来哩。第二天赶早起来皇上把文武大臣都叫的来,商量事。老员外给皇上报,老员外给皇上表说,皇上听的连徐茂公先生算下的一模一样,皇上说哩:“对哩,好得很。”

第二天赶早徐茂公先生给皇上可算哩一卦,说的:“吾主的,你今几个要出门,散一散心去。”皇上说的:“对,好得很,我走哪塔儿散心去?”徐茂公先生说:“你在金沙滩上里散心去吧。”皇上说的:“哎呀,这个地方不是我去的呀,那塔儿有盖苏文,我的敌人,我的杜失曼,徐茂公咋把我那塔儿打发呢?”皇上没法儿,要去呢,先生算下的,要去。皇上说:“徐茂公啊,我领多少兵马呢?”徐茂公说:“不要多的兵马,你领上一千兵马够哩。”皇上说:“对呀!”把兵马喊的来,皇上领上一同走哩。

皇上到哩金沙滩上,盖苏文看见皇上来哩,盖苏文高兴,“哎呀,”说的:“你才来!”盖苏文领的十万兵马来哩,把皇上追上哩。皇上跑哩,跑得没处去,嘎一个淤泥湖^①里头下来,把皇上的马囊^②到里头哩。这个塔儿盖苏文说的:“你信刀吗,信饶?”皇上没法儿哩。盖苏文说的:“你但信刀,我取你的头呢。你但信饶,你给我把你的江山写给我。”这个塔儿皇上说的:“没啥写,没笔,没纸。”盖苏文说:“把你的龙袍的衣裳襟子扯下来,把你的中指咬烂给我写江山!”

那个时候薛仁贵的马蹄子绊(pan)的,不定定儿站。薛仁贵起来,到他的马跟前来,一看,说的:“哎,毛虫,莫必是有啥事情吗?”他的马把脊背给他指给叫他骑呢。这个塔儿薛仁贵赶紧把马骑上,马把他驮上嘎山上一跟头跳下,跑下来哩,一看,这里湖里头一个人连

① 淤泥湖:沼泽湖。

② 囊:陷进泥里。

马连人囊下哩。一个人在跟前站着呢，薛仁贵一看，“哎呀，这是盖苏文呀，我的敌人！”这个塔儿薛仁贵把盖苏文打的追上跑掉哩，连他的十万兵马都追掉哩。

二回到哩皇上小榻(脚踏儿?)跟前来，薛仁贵说的：“吾主的啊，我问救你吗勿救你？”皇上说的：“你勿救！”但是(说是)勿救，薛仁贵把刀蹴到马肚子底下，把人带马一下挑出来哩。这个塔儿皇上说的：“哎呀，你哈巴是薛仁贵吗？”薛仁贵说：“就是，就是。”皇上说是：“你别害怕，你的连手呢？”薛仁贵说：“在呢。”“走，咱们一同回家走。”他们这个塔儿四个弟兄把皇上保上到哩皇上的金銮宝殿里来哩。徐茂公先生笑哩：“吾主的，我给你算下的，这四个弟兄非离哩你个人访出来，旁人访不得来。这四弟兄保你江山一世。”第二天皇上把张仕贵喊的来，把他嘎官上取掉哩。赦他无罪，有心把他杀掉去，他老哩，没有苦劳哩，有功劳呢，赦他无罪。叫薛仁贵挂帅领兵，保皇上。

西路里出来哩一个妖怪，这个塔儿人过不来，那傍个的人过不来，这傍个的人也过不去。皇上说的：“这是啥事情？”这个塔儿薛仁贵说的：“我给咱们看去。”皇上说的：“你要多少兵马呢？”薛仁贵说的：“多也不要，我领一千兵马就够哩。”薛仁贵这儿领上走脱哩。走来，走去，走到一看，到一个石洞门跟前，离十里路远把兵马站下哩。他们四个人可走哩，五里路三个弟兄站下哩，薛仁贵一个人在那个洞门跟前去哩。

进哩那个洞里头，薛仁贵一看，头道门里绑的一个黑狗，黑狗哭的呢，薛仁贵看的，心里过不去，把这个黑狗放开哩。那个黑狗那才是盖苏文的星宿；进哩第二道门，拴(fuan)的一个白龙马，备的鞍子，鞍子高头搭的一身白衣裳；进哩第三道门，墙上挂的一个剑；进哩四道门，里头九个锅头九个笼，九个笼里蒸的九个牛，他把九个牛吃上哩；进哩五道门，两个锅头两个笼，笼里头蒸的两个老虎，他也吃上哩；可进哩第六道门，进去里头有一个白头发老婆儿，薛仁贵给老婆儿跪下磕头，起来，给老婆儿大拜哩二十次拜，老婆儿说的：“薛仁贵

呀,我等哩你六百年,你才来哩,你路上都见哩啥哩?”薛仁贵说的:“我进哩头道门,绑的一个黑狗,哭的呢。”“你把它做哩啥哩?”“我把它撻开哩,一股子蓝烟嘎天上上哩。”“第二道门你见哩啥哩?”老婆儿问他的呢。他说:“第二道门里我见哩一个白龙马,备的鞍子,鞍子上搭的一身白衣裳。”“第三道门里头你见哩啥哩?”他说:“我见哩墙上挂的一个剑。”“第四道门你见哩啥哩?”“第四道门里头我见哩九个锅头有九个笼,九个笼里蒸的九个牛。”“你做哩啥哩?”“我把它吃上哩”。“第五道门你见哩啥哩?”“五道门里我见哩两个锅头两个笼,两个笼里蒸的两个老虎。”“你把它做哩啥哩?”“我把它吃上哩”。“对呀,好得很,”老婆儿说:“头道门的那个黑狗,那就是盖苏文的那个星宿,你咋把它撻开哩。对,撻开哩,撻开哩,没事。第二道门那个白龙马,那就是你的脚程,第三道门的墙上的剑,那是你的(жунчуэ)^①。第四道门笼里头蒸的那个牛,第五道门那个老虎你都吃上哩,你这会儿有九牛二虎的力气呢。”老婆儿说的:“给你,薛仁贵,给你这一本天书,你念去!”

薛仁贵脸往过一转,看萨,老婆儿没哩。他出来,把剑拿上,把白衣裳穿上,把白龙马骑上,嘎洞门里出来哩。那一千兵马看见,吓得跑掉哩。三个弟兄说的:“咱们三个能死到这儿,咱们不跑!”他们看的,一股子白风来的呢,走到跟前来,他们一看:“哎呀,这是咱们大哥嘛,骑的白龙马来着呢。”他们弟兄三个人,这会儿往回走的呢。

回来,到皇上跟前,给皇上报的呢:“啥都没的,一个石洞我进去得哩这么些宝贝:一个白龙马,一身白袍,一个剑,一个天书。”他们四个弟兄在皇上跟前告哩假哩,回家去呢。他(们)回去,把他们的婆姨娃娃一起都搬上。二回来保哩皇上萧塔尔。保哩十五年,皇上萧塔尔死哩,薛仁贵做哩皇上哩。

① жунчуэ:音似“钟揣”,意不详,疑是武器。

62. 程老虎卖抬把子^①

提起程咬金来,差不多人都知道。说的他是唐朝的福将。他的福分在哪里呢,我慢慢说。说的是隋国的隋文帝一死,杨广做了皇上了,之后传下的旨意大赦天下。旨笔^②到了山东,杭州府杜外县(原文如此)。县官王大老爷升坐大堂,吩咐衙役:“把班房子里的一个犯人带到大堂上,就说,新皇上做了你们赦条了,不要保人,一起把罪免掉了!”衙役答应了,应声到班房子的门上,罪人们听见,高兴的来到大堂上了。他们给大老爷道了谢,一个一个价都出衙门走了。王大老爷又问衙役:“衙役,把监中的一满罪人放完了没有?一个人人都别剩!”衙役说的:“我再看一回去。”衙役二回到了班房子里了,思想的:“就像是短一个人没出去。”就这个时候听见黑房子里扯呼^③的声音。衙役可说的:“怎么样?剩下了一个,这位还没出监呢?!”衙役赶忙来到黑房子里,只见板床上躺的一个人,正扯呼的呢,声气连响雷(lui)的一样,睡的不醒来。衙役上前喊了一声:“程大爷你快醒来吧!”连喊三四声,还是不醒来,可大喊了一声:“包子来了!”床上的人一个轱辘翻起来,坐下了。他问的:“包子在哪塔儿呢?端上来!我正饿了。”

把这个出班房子的事先不提,再说这就是程咬金。他还有一个名字程知节,还有一个外号叫金刚太岁。程老虎的小名叫个程一郎。除过这个还有一个小名叫个楚儿。这个人生的身高膀大,背厚腰圆,面如烂仓(义不详),发似朱砂,头如麦斗,眼似菱花。相貌长的粗鲁。他是杜南县(与上文不一致,疑有误。)斑鸠镇小把子村的人,程老虎父亲名叫陈有德,早年去世了。他丢下的婆娘姓买。寡母孤儿

① 抬把子:西北及地区的农具,用柳条编成,类似担架形状,用来运土或抬运农作物等。

② 旨笔:旨意,圣旨。

③ 扯呼:打呼噜。

的下了贫穷,没钱供养的念书。后来程咬金长大成了人,也就给旁人受苦担担子,背背子。他的娘母子^①给人家做针线,补衣裳,母子二人将就的过活光阴的呢。程咬金看的那些做官人有钱汉,财主,欺压贫穷人,穷乡党们,他的心里不平分,他心里想的说:“我但是多会儿得势,我叫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程老虎串联了些年轻小伙子,大家商量的贩卖私盐。他们商量好,就把这个买卖做上了。后来叫官家知道了,不叫他们卖盐。程咬金把连手们伙起来^②,打脱了。打的官人们东跑西窜都跑了。程咬金连连手们还是照样儿卖盐的呢。查盐的官人一想,拿不了他,不逮也不得成。有的官人带衙役们说的:“我们有个主意,咱们不找他了。我们看,谁但买他的盐,咱们就罚他。买一斤盐罚十斤。你们放心,就打这么价谁也不买他的盐了。你们大家们看,这个对不对?”大家一商量,说是:“就这么办!”

再说程咬金带的些小伙子推的一车盐大声喊的:“卖盐来!”他们到了个庄子上。北傍个门里走出来一个老太太,看的程咬金的盐,撵过来买了五斤。程咬金走后,抓盐的人到了老太太的门口儿了,喊门,把老太太喊出来了。当时罚了她五十斤盐的钱。老太太说是:“你们太不讲理,有卖的就有买的,你们咋不拿卖盐的,你们拿往进买盐的?!这是什么道理?”官人说的:“老太太,你不知道我们的规矩就是这个。我们拿往进买的呢,不拿往出卖的人。”老太太说是:“我活了这么大的岁数,没听过这么的个事情。”虽然嘴里这么说也罢,把她一罚,官人走了。就这么一下不要紧,一个人传十个人,十个人传一百个人,人都不敢买程咬金的盐了。程咬金不知道这些事情,一连三天不发市^③,心里思想的:“怪事出来了?!”他连连手们一商量,把价钱少了些儿,买十斤盐,加给二斤。买的多,罚的多,哪成

① 娘母子:母亲。

② 伙起来:纠集成一伙。

③ 发市:开张,做成买卖。

买的人没了。后来打听知道,这才是官人们连衙役们干下的这么个事情。他说是:“查盐的官人想出来这么个亏人的事情,怪啥呢,咋没人买咱们的盐?!”一起的连手们给他说的:“程大哥,你看这个事情做的多可恶(e)。他们不敢惹你,出下的这个主意,这真是不叫咱们吃饭!”程咬金说的:“咋么办?”连手们说的:“有主意,他们不让咱们过日子,咱们也不能叫他们过舒坦光阴!程大哥,咱们这么办。一定要到城里头把他们的盐店打呢。他们的买卖一关门,咱们的买卖就好卖了。”程咬金一听,说的:“对,咱们今天就走。天一黑咱们就动手!”大家也说的一声“好!”

程老虎回去,到了邻家借了个铡草的铡子,磨快快的,拿个人的小夹袄(nao)儿一裹到了城里。再看伙伴们也都到了。天到点灯的时节大家来到盐店门上了。几个小伙子把门一把,程咬金进去了。把铡刀往栏柜上一劈,咔嚓的一下把个栏柜劈的粉碎。只见刀光闪闪,冷气疹疹的喊了一声:“好小子,你们不叫程大爷好死,你们也别打算好活!咱们是有谁算是谁!谁不服过来!”喊的店里的伙计都一个望一个,管账的先生过来上前不住的作揖赔话说的:“程大爷,你咋了?谁把你老人家得了罪了?”管账的一边里说的话,一边眼递的把人打后门里放出去给县衙门里报信去了。这叫稳众计^①把他稳住了。程咬金不知道这个事情,还说的:“把你们的买卖让我做两天!”管账的先生说的:“这个买卖还不是连你的一样吗?咱们弟兄们还有啥说的呢,有啥不对你的,你对我说,一定让你,叫你随心呢。”程咬金说的:“我卖私盐,不准你们管!你们做的啥事情,我的盐没人买了!?”管账的说的:“程大爷,这个事没有我们的事。这个事情在查盐人上呢。你别着急,请到里边坐,那会儿咱们再商量。你说咋么价办,咱们就那么办。”程咬金还当是实的,刚(jiang)想进去呢,就听的外边一乱,原来是县官带的城守营的兵、衙役连查盐的人。程咬金的朋友、连手一个个就连冷锅里贴饼子——都溜了。他听见

① 稳众计:意即缓兵之计。

外头一喊,知道是官人来了,一摆小铡刀,就上前砍脱了。不料想正乱之间,砍死了个查盐的人。程咬金一看,这祸闯的大了,自己的伙伴们都跑完了。他把铡刀扔下,喊了一声,喊的:“你们别动手!我自己情愿打官司^①!”县官吩咐的把程老虎五花大绑,绑下,拿到衙门走了。连夜的坐了堂,问了官司了。不用说,先打四十个板子退一退凶气,然后再问。老爷问的:“你们偷的卖私盐,谁的主意?你们一共有多少人?”程咬金说的:“就是我一个人。”程咬金不连累旁人。县官吩咐的:“这会儿把他的脚镣手具钉上,收在班房子里去!总要查明白还有人呢,等把再的逮住再问!”

这个事情有一个认识的人呢,他给程咬金母亲把信送给了。他妈听见,赶紧奔到街上胡碰^②开了,请人给儿子跑揽官司。常言说的话:人托人,鸟爱林。老太太把众人请的来,大家商量了共禀纸笔^③。因为他们是寡孤无儿,县太爷把咬金定了十年的监禁。这个时候盐商连查盐的一样,说是:“往后程咬金把罪受满,出来连咱们不得了。不如斩草除根,也免得后来的祸患。”把这个事情商量好,就给衙役花了二百两银子,叫把程咬金做死呢。他们先给了一百两,事情办了再给一百。衙役说的:“放心吧,手到成功,总知道程咬金谁也没有,请放心等。他们是寡孤无儿,儿子一死,剩下一个苦楚伶仃的老婆子,她也没有办法。明天你们看尸首吧!”

再说这个衙役的眼黑,心黑,手毒。班房子里的人没有一个不害怕他的。谁但到他上有些情分,谁再给他花些儿钱,看起还罢了的,犯人也受不了多大的罪。但是没钱,没人情,那个犯人虽然不死,可是叫他脱一层皮呢。他收了很些子买卖人的钱,心里说的:“这次,我的财运也大了……”。他吩咐手下的人把程咬金带到黑房子里,这个房子可厉害,把大贼、大响马押到里头,三天一打五天一审,还有

① 打官司:这里指“吃官司”,遭受惩罚。

② 胡碰:到处找人。

③ 共禀纸笔:一起写诉状。

杀了人的凶犯在这个班房子里押呢。伙计们把程咬金拿到黑房子里了。程咬金一看,黑楚咚咚的,一阵子臭气熏的脑子疼。黑房子里头一面放的一个狭床^①,靠东傍个往下的一个狭床,还靠东傍个往下的一个小洞洞儿,洞洞儿里头放的半个子黄砂碗,碗里头装的一点儿大麻籽油,里头放的半截灯草捻子。衙役进去把灯草捻子点着了。亮起不亮,价连一个鬼魂灯一样,看起也害怕疹扎。衙役说的:“程老虎,在这个床上坐下,缓一下,我给你有几句话呢,咱们拉一下。”

咬金说的:“能成,可以。”他坐在狭床子上了。衙役说的:“为什么这个床叫个狭床?因此是这个班房子里的一个刑罚。这个东西可老到!把人但放到狭床子上,九死一生,难活。”犯人戴的手具脚镣,不得动弹。他们把犯人往狭床子上一放,前边有个将军柱子,后边有两个窟窿。然后动手上刑。把头发挽到将军柱子上,把两只脚放到窟窿里头,眼有刺眼钉,耳有刺耳的,腔(kang)子上放的踏胸板,不能动弹。再压上土块,以后再用告命纸^②把水喷到纸上,往脸上一闷。就是多硬的汉子也挡不住。只用三层子纸,人的气出不来了,把人活活的治死呢,就是咽上气,也咽不出来。官家的刑具好受,私刑难受。就这个狭床不知把多少人治死了,害死了多少屈死鬼。小刀子李二把程咬金放到狭床子上,以后说的:“程老虎,我在班房已听见,你是个好汉,这事情你也明白。常言说的好,光棍一点就翻就明白。你还是有个啥没有,光棍眼里不揉沙子,你知道,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不进来。衙门里又不种庄稼,就指望的打官司的人吃些儿饭。再不说,你没多里有个少呢,拿出两个钱,我们大家分一分。那会儿你吃些儿热饭,喝些滚茶。我的伙计们也好好服侍呢,你看好不好?”衙役李二说完,把手跟过来,等咬金掏钱。程老虎一听,扑哧的笑了。他说的:“你说了半天啥话,我当你有啥事情呢,原来你是问我要钱!你打听我是干啥的!你又不是我的大的儿,小的女,我为啥

① 狭床:窄窄的床,看后文可知是一种刑具床。

② 告命纸:要人命的黄纸。

给你给钱呢？”李二一听，把眼睛一翻，说的：“程老虎，你住口！你的胆子真不小，敢在我的面前撒野。你可知道小刀子李二的厉害！我看头里要不给你个厉害，你不知道李王有三只眼！”李二给伙计们喊的吩咐了：“伙计们，把他撂倒！给他把刑上上！叫他尝一下咱们的味道！”李二就这么价儿回想把咬金往狭床上上呢，之后治死呢，之后把白银子到手看，多好！程咬金看，就明白了，心里思想，就赔笑脸儿说的：“李二哥，你先别着急，我才连你说的笑话儿，真个你急了。咱们这么办，你拿耳朵来，我说。”李二还当是有吉利事呢，他把头往前一伸说的：“程老虎，有话你说吧。”程老虎猛猛的双手把他脖子上的领子叼住，往怀里一撻(deng)^①，“趴下！”就连黄鹰拿兔，把李二斜斜子拿腿压住他的后腰，然后把双手一举，哗啦啦的一声，李二光是听的程老虎说的：“打死你这个东西！一条人命也是官司，两条人命也是官司，反正我也活不成，我这会儿先把你做死，之后我跟上你再死。”这一下把李二吓坏了，悬的把魂灵儿吓掉了。把再的衙役们吓的呆呆地站的呢。李二给程咬金喊的说的：“程大爷饶命！程大爷饶命！我们无知，把你老人家得罪了，全是我们的错！”程咬金哈哈大笑的说是：“我当你是咋么个小刀子李二，原来你是一个草鸡毛！我连你商量，你还是要死呢，要活呢？”李二问的：“程大爷，愿死怎么样？要活怎么样？”咬金说的：“要死，我活活的把你做死呢。要活，你给我答应三件事！”李二说的：“只要饶我的命，三十件我也答应！”咬金说的：“先把我的刑具开了！”再的一个说的：“开刑具我可不敢开，这个刑具但开了，我又叫头子罪^②。”程咬金说的：“我不管，开不开？”反手把李二的脖子举抬了。李二赶紧说的：“我开！我开！”他喊的伙计：“快拿我的钥匙把程大爷的刑具开了！”程咬金可说的：“第二件事，一天三顿牛肉馅(xuan)子的包子，一顿吃的不多，头号

① 撻：扯，拉。

② 罪：这里作动词，惩罚。

笼三扇子^①，两遍好茶叶儿。第三件，把这个房子给我拾掇干干净净的，我吃饱睡觉呢！”李二连声答应了。他在心里说的：“他哪里坐监来了，这也是我的老子死的早，又出了个第二个老子！我没害他，他倒把我给害了。这不叫他打官司，反正我给受了罪了，这一等人就叫的欺软怕硬！”程咬金喊的说：“李二，爷爷的肚子饿了，给爷爷端包子去！”李二高声答应了。伙计们把包子端的来了。程咬金大吃大喝，李二先把程咬金自己洗下，之后给他铺给了个被褥子。不要枕头，把脚镣手具枕到头底下了。程咬金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he xian)，躺在床上睡去了。程咬金把李二的胆吓破了。但是他(程咬金)一哼，吓的衙役打个战呢；但是一扯呼，他的心都跳下了。李二心里越思量越窝囊。他在心里说的：“把钱没弄到手里，倒栽子还要伺候回他！但是伺候的不好还挨打？！不对就要我的命呢！这还要给人家退钱去呢！”第二天大家问的，他把程咬金害死了吗？李二说的：“你们请单另的人去，再不用我害他，我还要操心的服侍他呢。”大家一听，没法子把一百两银子退回去了。

再说程咬金整整坐了三年班房子。他的妈妈不知道来了多少回看儿子呢，都没看上。想打点衙门口的人们，可是没有钱。刚赶上天下大赦，老皇上完掉了，杨广登了位了。新皇上坐上了，这个赦条来到这个地方上了。县官升了堂，叫把犯人都放出去呢。县官留神一看，不见程咬金。他吩咐的叫查班房子去呢。衙役一看，果然程咬金还在狭床子上睡觉的呢。衙役喊了一声，还不起来。再喊的：“包子来了！”程咬金起来了。李二给他说的：“恭喜！”程咬金问的：“啥事？”李二说的：“你赶紧回家去，看你老娘母子去！”程咬金说的：“别瞎说！我犯的是人命罪，就是没有生^②，还能把我放出去吗？我不信，你的口里满口胡说！”李二带笑地说：“程大爷，我在旁人跟前敢

① 头号笼三扇子：意即最大的笼蒸上三屉。

② 没有生：没有活路，没有活命的希望。

扯谎,在你的面前我天当^①不敢扯谎。你但不信,请你到外门一看,就知道了。班房子里的犯人就剩了你一个!”程咬金说的:“我看一回去呢,要是你真连我玩笑,我就要做死你,之后丢你的骨头呢。”带说的两个人出了黑房子一看,班房子里果然一个人都没有了。程咬金心里高兴了,把李二的架子上拍了一把说的:“好小子,没扯谎。我可要问你,这个县官许的什么愿?为啥好言无故的把这些犯人放呢?”李二说的:“程大爷,我不是才给你说了吗,县大老爷奉的皇上的恩赦条,你们跟上皇上的赦条了。”程咬金问的:“为啥叫个恩赦?”李二说的:“你连这个也不懂,老皇上死了,新皇上得了位了,把犯人都赦了,这就叫恩赦。”程咬金说的:“要是有一个不出监可咋做呢?”衙役说的:“那可不行,这个事害怕署衙门里查来,但查来,我们的老爷就成了旨意的罪人了。”程咬金一听哈哈大笑,二回来到了黑房子里,上了狭床坐下了。李二一看程咬金坐下了,他就说的:“程大爷,你还不跟上我到大堂给老爷谢恩,为啥你又坐下了?”程咬金说的:“你给大老爷说,我做班房子坐下瘾了,我不出去!外边没有这么好!”衙役一听,蹊蹊的说是:“我活了这么大的岁数,没听过做班房子坐下瘾的!”程咬金说的:“你太糊涂的很!我在家里吃两顿饭都吃不饱,这儿多好呢,一天三顿牛肉馅子的包子,两遍好茶,把我自己的大,儿女都没有这么孝顺。我看到这儿养老还是好事!”衙役一听,气就大了。心里说的:“你把我害苦了。”又想,“可也难说。世界上坐班房子的人没有你这么享福的人。你想在这儿养老呢,那可不得行。叫你把我吃的拉了一胡子两肋巴的账^②,还是敢怒不敢言,还要带笑地说呢!”李二心里说够,给程咬金可言:“程大爷你还是出去的好,你但不出去,大老爷听见,你可惹祸呢!”程咬金把眼睛一翻,之后说的:“你去给县官说,我不去,看他把程大爷咋么样的做,就那么做去!”

① 天当:有天大的本事。

② 意即让我欠了一大堆账。

李二不敢多言,赶紧跑到大堂上,给老爷一回,说是:“打死人的程咬金不出去,他说的,坐班房子坐下瘾了,他一辈子都不想出去。”衙役们一听都惊下了,他们说的:“还有这么个怪事呢?”县官问的:“你咋么价对他说了?”衙役就连程咬金拉下的话说了一遍。县官一听,把桌子一拍,骂开衙役脱了,他说的:“好一个混账东西!你真是不会说话,你为啥说了上司查监降罪的话了?你还把我本县拉上!这会儿我要会一会他!”衙役答应了一声,把路带上,老爷跟上走了。

他们到了班房子,衙役李二进去黑房,给程咬金说的:“程大爷,老爷亲自来了,还不赶紧行个礼?!”程咬金说的:“好!我正想见一见他呢!你把大老爷请进来吧。”正这个时节县官在外边听见了,只好忍的气。他把袍子一提,进来脸上带的笑说的:“程咬金!你好大的胆子!皇上的赦条下来了,赶紧给我道谢,出监!你怎么还不走!”程咬金一听,扑哧的一笑,说是:“大老爷,你叫我走呢,也不难。你请我一顿酒席一吃,就走!”县官一听,样子一丧,心里说的:“这个东西,真混账!还要把本县吃一顿呢!”县官喊的手下的衙役去,叫一桌子酒席呢。衙役答应了。工夫不大,扛(gang)的来了一桌酒席。酒席摆在狭床跟前。程咬金让的县官,说的:“县太爷,请坐,也吃些儿。”县官说的:“别说话,你快吃!吃了赶紧走!”县官出了班房子坐下了。程咬金大块肉,大碗酒,一阵子狼獾虎咽吃完了,把一桌子酒席吃了个干净。吃毕,程咬金站起来一看,县官坐的等他的呢。咬金上前给老爷道谢,老爷把头一抬说的:“不道谢,你快走!”程咬金把个人的身上一看,之后给老爷说的:“老爷,你是好老爷,你看我的身上太烂的很,出去还能见人吗?你再给我换上一身衣裳不好吗?”县官气的,给衙役说的:“去,到街上买一套衣裳去!快去快来!”衙役答应了,出去到隔壁买了一套戴孝的孝衣裳,白的,拿来,给给了。咬金一看,明知道这是戴孝的衣裳,他说的:“这个衣裳咋是白的?”衙役说的:“程老虎你听古人说的,白的漂亮红的美。”程咬金说的:“拿的去!你把哪里的孝衣叫我穿呢!我不穿这个!赶紧

拿的去！供到你们的庙里去！”程咬金说够，把衣裳往地下一扔，可坐到狭床子上了。县官一看，把脸一沉，给衙役说的：“赶紧换一个去！”衙役答应了。他把衣裳拾的起来，走出衙门换去了。不大的时节拿来了一副旧衣裳给给咬金了。程咬金的头大，帽子小，把帽子往头上一套，顶了个头尖尖儿。把衣裳往身上一穿，身体大，衣裳短，（裤子）刚穿的磕膝盖子上了，袖子还不到拐肘子跟前。老爷连衙役悬的笑了。县官给咬金说的：“饭也吃了，衣裳也穿上了，你还不走吗？”咬金说的：“先不忙，老爷你听！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因为你，把吃的穿的都给了。你看，我空手，咋么回去呢？做了三年班房子，一个钱也没有的，你给我不赏给些儿钱吗？我拿回去，给我的娘母子买些儿东西不舒心吗？”县官一听这个，气不打一处来了。他吩咐衙役去，到账房里，领两吊钱，拿来赶紧给给，叫他走吧！不多时，衙役把两吊钱拿来给给咬金了。县官问的：“还有什么说的？”咬金说的：“谢一谢你！”他钱往架子上一搭，转身出了班房子了。走过了大堂，出了衙门的外头了。外头两个衙役在衙门口上站的呢，一看，程咬金穿的不合身的衣裳，胳膊上还搭的两串钱。这个人们丢了个眼色说的：“程大爷恭喜！把你放了，你撵上赦条了。真是可喜！可喜！”程咬金说的：“大家喜！”两个衙役可说的：“我们两个也是喜欢，又问你，胳膊上搭的啥东西？”咬金说的：“这是县官儿送给我两吊钱！”两个衙役说的：“赌官司的就算你把了黄了，你做了三年班房子，我们没有皇上的一个钱，你为出班房子又吃又穿又拿钱。我们没有听过这么的事情。程大爷，你在我们这个地方上算是有名声的人，我们两个儿在你跟前粘一点儿，光把你也是个聪明人，你还不明白吗？”程咬金说的：“你们两个说下的意思要我的这两吊钱呢？”两个慌慌忙忙的回答的：“就是你人明白！”咬金一听把两吊钱给他们一扔，之后说的：“拿的去吧！算什么呢！”衙役们把钱一拿，高兴的说话来话了。他们说的：“程大爷，你真算是个君子人！”程咬金也不搭话，转身往里面走了。两个衙役忙了，他们喊的：“哎，哎，——程大爷，你怎么往里面走了？”程咬金回答的：“我丢了东西了。”他到了大

堂口里,正碰见县官了。县官一看,咬金回来了,他忙问的:“你又回来,干什么来了?”咬金回答的:“不走了,把我的房子给我,我住去呢!”县官把面一沉,说:“咬金,你太不(自?)量了,你是又吃又穿又拿钱,这就本县的余外的恩典,款待了,你这么再三再四闹本县,你也是太不知趣了!”程咬金说的:“你先别着气,不是我愿意坐监,因为我还没出衙门呢,就遇了强盗了。”县官一听,倒吸了一口气,衙役都吃了一惊,你瞅我,我瞅你,心里都说的:“大天白日衙门口里就有了强盗了!?”县官问的:“怎么来?衙门口里就有截路的吗?你真是由口的胡说!”咬金说的:“谁还能扯谎,我拿的两吊钱刚到了衙门口,你们的那两个衙役过来,叫我把两吊钱给他们呢,不给你就别出去。这会儿我一个钱都没有了,咋么回去呢!?”县官一听,脸上的颜色都变了,心里说的:“这两个可恶的东西!我好容易把(这个贪嫌)鬼对付出去,怎么这两个这么不开眼?!这不是找麻烦吗?”他喊的:“人来!把那两个混账叫的来!”衙役答应出去,把衙门口的那两个叫进来了。这两个一看,老爷的脸带怒色,程咬金在傍儿里站的呢,眼睛翻的把他们看的呢。他们两个明白了,上前给老爷行了个礼,之后说的:“大老爷在上呼唤小的,有什么事情?”县官说的:“我把你们两个胆大的奴才,你们在本县的眼皮底下胡作非为,且出了事了,这会儿拿人的钱呢!该死!该死!”两个衙役一听,吓的战开了。他们赶紧给老爷叩头说的:“大老爷,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县官说的:“程咬金那两吊钱是你们拿了吗?”两个衙役叩头说的:“是程咬金送给我们的,我们有天大的胆子敢拿人的钱。”程咬金在傍儿里站的,说的:“我们有一个挣不得一个,为什么把两吊钱送给你们呢,你们又不是我的大儿小女!”县官说的:“不必多说了!把钱拿出来,给给程咬金!”二人一听,把钱打腰里拿出来,双手给给程咬金了。咬金说的:“不给还得行吗?我打狼的口里叼的来的,还能喂给狗!叫你们从今认得程老虎的厉害!”程咬金说罢,又把两吊钱搭在胳膊上,哈哈大笑的出了衙门了。

程咬金来到街上,又听的有人喊的说是:“我三天没吃饭!”程咬

金一看,一个老汉头发连胡子白的连葱根儿一样,衣裳褴褛不堪,手里拿的打狗棒,上气接不住下气。咬金的心里又软了,伸手给过来一吊钱,说的:“老爷爷,给你。”把老汉吓了一跳,咬金给他可说的:“拿的去,拿的去!”老汉把钱接了。程咬金刚(jiang)走不远,又听的有人喊的呢:“行个好,我饿的走不动了。”程咬金看萨,一个老婆儿挨门儿要饭的呢。程咬金到跟前说的:“老妈妈,给你这一吊钱。”老婆儿给他道了好少的谢,之后说的:“你救了我的命。”程咬金顾不得连她说话,心里想起他的老娘了:“我的老娘那么大的年纪,家中又无力,又无财,我坐了三年班房子,老娘还不知道死了吗,活的呢吗?!看来我程咬金无义不孝!”想到伤心处不由得两眼落下泪了,他伤心地哭了。哭毕把眼泪一擦,迈开大脚步一气子跑回来了。他们的家在庄子的西头儿的路北傍个呢,两间半草房子,院子的周围拿草圈住着呢,东傍个半截子土墙,那还是邻家的,还有两扇烂门。程咬金把门推开,进去了。进去猛猛的长出了一口气。三间土房塌了两间,剩了一间。他听见里间屋里呼噜呼噜纺线车子的声音,把门帘子一揭进去了。进去一看,老娘正坐在地下纺线的呢。程咬金上前跪下就哭,哭的说是:“老娘呀,不孝顺的儿回来了。”老太太猛听见有人叫娘,猛猛地回头一看,面前跪的正是咬金。不由得又吃惊又喜欢,说的:“你、你、你—真是咬金!?”程咬金点头说的:“真是儿。”

老太太可问的:“你咋么价出了班房子里了?莫必是你偷跑了吗?你但偷跑了,但叫人家逮住罪上罪,那你不得活了。”咬金说的:“母亲,儿不敢偷跑。”他把皇上大赦的话说了一遍,老太太心中大喜,她说的:“谢天谢地,这也算是我们程家有些好处,我儿才能回来。儿呀,赶紧起来。你这三年来坐狱呢,受罪不少,为娘想起你来悬的把眼泪哭干了。”她一边里说的呢,一边里淌眼泪的呢。咬金说的:“儿在监中里没受多的罪。”程咬金给妈妈把班房子里吃牛肉包子的话说了一遍。他妈才高兴了。老太太这才止住了眼泪,之后说的:“儿呀,你看天到什么时候了,咱们做饭吧。”咬金到了外头,把天

气一看,晌午过了。他原进来给老娘说的:“娘呀,天不早了。”老太太说的:“我这三年编把子^①,做针线带纺线,还挣了些儿米,咱们做饭吃。”咬金说的:“我去做。”

老太太问的:“你会做吗?”

“我做的好饭。”

他打桌子底下把米拿出来,来到了外间屋里,揭开锅盖倒上了米,又把水添上,会后把柴禾拿来,把火点着烧开了。工夫不大,老太太在里间屋闻的见糊锅味了,她喊的:“再别架火了,都糊锅了。”程咬金说的:“糊锅了你才说呢,糊了锅咱们吃。”娘们两个一同吃脱了。英雄^②生来的饭量大,这一顿就把老太太挣下的米吃净了。老太太说的:“孩子呀,照你这个饭量,咱们娘们两个的日子咋么过呢?咱们的房子没有,地也没有,就是两间半房,两间还是塌下的。哪个是我们挣钱的路数?”咬金说是:“不要紧,我还是卖私盐去。”老太太说的:“你真混账!你还想做班房子去呢!?”咬金说的:“不了,咱们开绸缎铺。”老太太一笑说是:“你真是做睡梦的呢,一个钱都没有的,还开绸缎铺呢。”咬金问的:“那么干啥呢?”老太太回答的:“我倒有个方子,咱们编几张把子卖去。”咬金问的:“卖把子,谁编呢?”妈妈回答的:“我编呢,咱们住在把子村,连把子都不会编吗?”咬金说的:“那就太好了,你但能编,我就能卖。可是咱们没有本钱。”老娘说的:“这个好办。我给你找一点儿东西你当去,也能当个本钱。”咬金说的:“趁天气还早,你快找东西。”老太太上了炕,把箱子开开了。找了半天,找出来一件子裙子。这是当年老太太嫁人的时节娘家人陪下的。青纱裙子算来也有三十多年了。一气儿放到这会儿赶咬金的岁数还大。咬金接过来卷了一卷,之后往肋下一夹,出了门,一趟子就跑到街上了。一看十字街上坐北向南的一个当铺,字号“天顺当”。咬金到“天顺”门口进去,到了栏杆跟前,把裙子往上一扔,之

① 把子:同上文“抬把子”。

② 英雄:英雄好汉,这里指好汉程咬金。

后说的：“掌柜的，我当当呢。”里头人听见“当当呢”，头拧过来一看，当当的个子大，膀子宽，烂模样子，红胡子，身上穿得不合身的衣服。只见他扔上来了一个卷卷子。掌柜的拿起来打开一看，才是一个旧纱裙子。他看见这个裙子一下躁了，鼻子里哼了一声，心里说的：“这裙子还当？就是卖也值不了半文钱！”掌柜的把裙子原卷好，给程咬金，之后说的：“拿去！这儿不要！”程咬金没法子把自己压了一下说的：“掌柜的，你少当两个钱。”掌柜的说是：“再不打搅！这没有放它的地方，快拿上走！”咬金一听，实在忍不住气了，心里生了个计，说的：“掌柜的你看，我这儿还有好东西呢。”一边说的呢，一边在腰里摸的呢。掌柜的还当他掏细软东西呢，手扶的栏柜往外一看，叫程咬金伸出右手往掌柜的脸上嗖的一下，打了一巴掌，把当铺家的这个掌柜的悬的栽倒。脸也肿了，牙也活动开了，血也下来了。他“哎呀”了一声，之后喊的：“你们都看来！有人搅打咱们的买卖呢！”正这个时节咬金放手，扶的栏柜望上一纵，跳上去了。他躺到栏柜上说的：“好小子，把我当了，我看你们这个买卖没心做了，这么好的裙子你不要，当人要不要？”这个时节，掌柜的连管账的先生还有几个人，打柜房里出来，到外边里一看，就见当人^①用手捂的嘴，顺手流血的呢。又见一个烂模样子的人，躺在柜台子上不住的大声喊叫的呢。大掌柜的过来一看，猛猛地打了个冷战。他认得了，这就是金刚太岁程老虎，暗(nan)想的：“他不是犯了罪，坐了班房子了吗？嗯，想起来了，新皇上坐了(江山了)，想必是打这个赦条把他放了。”这个工夫，挨了打的人上前说的：“掌柜的呀，你看，他打了我了。”说着，用手一指。大掌柜的把挨了打的人没留神，赶忙带笑，眼望的英雄，施了个礼，说的：“这不是程大兄弟吗？给你恭喜！你的罪受了满，出了监了。我正想给你拿些儿酒恭喜去呢！”程咬金坐起来了，他把眼睛一瞪说是：“少骚情^②！我认得你是谁呀？！”大掌柜的说：“咱们哥

① 当人：指上文柜台前的小掌柜。

② 骚情：惹人讨厌，让人不耐烦。

儿们有交情,你为啥急呢?有话慢慢儿的说。”程咬金说的:“有交情,怎么我当裙子你不要?人的头要不要?”大掌柜的说的:“大兄弟,原来你是当当来了,你当的啥东西,我看一看。”程咬金用手指的:“这不是嘛,在这儿搁的呢。”大掌柜的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一件破旧裙子,心里说的:“怪啥不到,咱们的人不要这个东西,卖也不值多少钱。”周围当铺里的这个买卖,不杀穷人(的价)没饭吃。收的当衣裳都是(压价),原来值一百吊钱的东西,就当十吊。原来值十吊钱的东西,当一吊。这件破裙子卖起值不了半吊钱。大掌柜的一思量,之后给咬金说的:“兄弟,看这件裙子好,可是年代多了。”程咬金说的:“不错,赶我的岁数大一点儿。”掌柜的说是:“好货,好货,我们的伙计不识货,兄弟你说,当多少钱呢?”程咬金心里说的:“也就当两个半吊。”嘴里不好意思出口,把一个指头子乍起来,说的:“就当这么些儿。”掌柜的一笑,之后说的:“不多不多,十两银子不多!”挨了打的人在旁边儿一听,把鼻子气歪了,心里说的:“就这件裙子就当十两银子?!你放心,明天当吧,逼我拿来,这个当铺就再归他一半呢。还说不识货,掌柜的你倒识货,照这样子,有方子赔不出去的去^①。明天我就走呢,给你不做了。”他嘟嘟囔囔的咕哝着呢,听见大掌柜的喊了一声:“裙子一件,当一十两!”先生忙把当票写好,称了十两银子,赶紧交给大掌柜的,大掌柜的接过来,双手给给咬金了,之后说的:“兄弟,你看,少当少赎,多当多赎,你别嫌少。”伙计在旁边儿听的呢,心里说的:“他一辈子都不赎!”程咬金心中高兴了。他把当票连银子接过来,说的:“掌柜的,你真会做买卖,你真和(huo)气,明儿我有当,就在你这儿当来呢。”伙计的心里说的是:“这么我早猜着了,早晚这个当铺得归他。”咬金出了当铺扬长上走了。

再说,这个伙计过来给大掌柜的说的:“掌柜的,你到柜房子里给我算账走!我不做了!”大掌柜的问的:“兄弟呀,你为啥辞活呢?”伙计说的:“我的眼睛也太不好,好东西我认不得,把你的事情别耽

^① 有方子赔不出去的去:意即有办法不赔的人来干吧。

搁了。”掌柜的一听，扑哧的一笑，之后说的：“兄弟，你还觉着委屈？”伙计一听气越大了，心想我挨了一个嘴巴，我还有不委屈的呢？！你怎么还高兴？他一思量，之后说的：“掌柜的，我倒不是委屈，我的这一个嘴巴挨的太窝囊！”大掌柜的说是：“兄弟，我要给你说明白呢，你就不难过。你知道打你的这人是谁？”伙计说的：“就是天王，也不行！”“天王？他比天王还厉害！他是活太岁！”伙计蹊蹊的说是：“怎么说他是活太岁？”掌柜的说是：“兄弟，我不是泛常给你说过吗？咱们这个斑鸠镇地方上有个金刚太岁，程老虎那个人，天不怕地不怕。三年的头里，连盐店里的人打了架，把人打死，坐了班房子了。我们一下做了三年的放心买卖。他没做班房子的头里，天天防他着呢。这回从这个赦条上出来了，上咱们这儿当当来了。你哪认得他呀！再说他的这个裙子一个钱都不值，弄死的笨帐咱们(敢)不要？你咋么价把他惹下呢，他就连你发脾气，慢说我们惹不起他，我们的县官也没治。因为我把他安抚住，给他些十两银子，你当是多呀，你哪里知道我的意思？！因为我把他的嘴捂住，你别看，可是有面子的很！连他爱聚的人还和气，这个裙子他个人也知道不值十两银子，他一辈子都不赎。你放心吧，他就是打街上来，都不打这儿过，因此是他害怕，咱们叫他赎单呢。他想赎，可是没有钱，再不赎他的脸上羞得很。因为这个上，他躲咱们的门口儿呢。兄弟，你想一想，咱们花掉十两银子不要紧，咱们往后去做放心买卖呢。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兄弟你受些疼痛我也知道呢，今儿黑了，我请你，给你赔个罪，你莫要在心，你看我的面！”伙计一听大掌柜的话，手捂的嘴说的：“哎，我真倒霉，我要知道他是程老虎嘛，不说当十两九个，二十两银子我都给他当呢！我就不挨他的嘴巴了。”

再说程咬金走的呢，高兴的，心里说的：“把这个旧裙子当了十两银子！”他猛猛的一想，说的：“你先别喜欢早，完还要赎呢。往后把本钱拿上还要带些儿利钱呢。我但不赎当呢，我可做啥呢？我可拿啥话回答呢？”想到这儿，越想越难过，他猛然间想了个方子：“哎，我把当票扔了吧！”程咬金双手把当票一扔，欢欢喜喜的拿的十两银

子往钱铺子里换零钱去了。把钱换上,买了一把削竹子的小刀子,又买的火烧,酱牛肉,回到了竹子铺里一看,放得一捆一捆的竹子,还分的三样子:大捆子,小捆子。学买卖的人^①坐在板凳上丢盹的呢。因为掌柜的吃了晌午饭,歇晌去了。咬金一看,学买卖的人正睡觉的呢,他到跟前悄悄的说是:“我买竹子,多少钱一捆子?”学买卖的人一听,有人说的买竹子呢,他有一点儿不耐烦,闭着眼睛迷迷糊糊的说是:“二百钱一扛(gang)^②。”咬金一听,二百钱一扛,他的心里高兴了。他在隔壁的绳铺子里买了两根绳子来,铺在地下,伸手就把竹子拿来,哗啦一捆,哗啦一捆,一量就是四五捆子了。正这个时节把学买卖的人惊醒了,他一看,之后问的:“你咋捆这些子竹子呢?”程咬金说的:“你说的二百钱一扛,你能扛多少,你就扛去!噢,我看这一点儿刚够我扛。”带说话的把二百钱往学买卖的面前扔给了。学买卖的给个家说的:“哈了,这一回就赔了。我为啥没睁眼看一看,这么大的力气扛竹子呢,这一回的睡觉,挨掌柜的骂。”话还没说出去呢,就呆怔的眼看的叫扛。他的心里可说的:“你要是扛不动?我的这竹子捆子分的三样子捆的呢,一样子大捆,一样子小捆,二百钱一扛,力气大的人,你扛上一大一小,还能挣两个钱。要是扛大捆,就多挣些儿。平常人就是扛一中等子捆子,力气小的抗一小捆子,那就能挣个对半儿。”学买卖的人这么思谋的,可是哪里知道来,程咬金把竹子捆好,往脊背上一背,轻轻的背起来了。带走的,胳膊腕子里还夹了两捆子,临走里他说的:“掌柜的,你们这的竹子便宜,我明儿还要买来呢。”学买卖的心里说的:“便宜,二百钱扛了七捆子!四捆子你白卡儿拿了,真是这么倒霉!”程咬金把竹子背上,把买下的火烧带酱牛肉拿上,一路连颠带跑到了家了。把竹子放在当院,随后进了房里了。进去连钱带火烧带肉放在炕上说的:“娘呀,你吃吧。”老太太一看,喊了一声:“哎哟,哪里来的这么多的钱呀?!”

① 学买卖的人:指小伙计。

② 一扛:意思是一下能扛起的分量。

咬金说的：“我当来的钱嘛。”

老太太脸一放，气上来了。她说的：“咬金，你又干了哄娘的事情了？！这一件裙子当不了三五百银子呢，为啥有这么些子银子呢？”

咬金就把当当的事情说明了。老太太说的：“赶紧把当票儿给我！有了钱了赶紧把裙子赎回来！”咬金一听，扑哧一笑，说的：“当票儿叫我扔了。”老太太一听，顺鼻子哼了一声，之后说的：“你真混账！”

娘们两个吃完了饭，叫咬金出去把柳条子削的来了。老太太说是：“你睡觉去，我今儿黑了下夜工编呢，编几个竹把子，你明天拿到街上卖去。”咬金说的：“好。”之后他躺在炕上睡去了。老妇人点着了灶火，把刀子拿上，劈开了，拿水泡过，再用火把它烤软，随后用柳条子一根一根穿的，一会儿的工夫就编了一张。天到了二更的时候，就编了七八张把子。累的老人的腰酸脊背疼，这才也没顾得吹灯，躺在床上缓去了。天气到了三更里，程咬金一觉睡醒了，站起来到了外边活动一下。抬头看了下，满天的星宿。二回进了房子看了看，灯的捻子着的旺实了。用手拨了下捻子，又看了地下放的几张把子。他个人思量的说是：“程咬金呀，你真不是孝顺儿子，老娘那么大的年纪了，连夜编了这么几张把子，真是受累不小。我但会编，我黑了编，一天卖，省得下我的娘母子受苦，也不枉说她老人家养我了一场。可就是我不会，也是枉然。”又一想，“人都说是学而自知，我可不学一下吗？古人说下的话，世上没难事，但怕留心人。有人说的但怕不用心。”他坐在地下把编下的把子拿起来一看，可说的：“这个东西好编，不是这么一贯，那么一穿，就是这个。”把这个把子放下，顺手拿起来些竹子，还拿起来一根子柳条子，打算照猫画虎的一样，照他妈编下的那个样样编脱了。这么一编，那么一编，急得头上的大汗，脖子筋都乍起来了。心里说的：“我觉谋的没有什么编头嘛，咋编不到一搭里。哎，对了，不拆它一个吗？仔细看了一眼，我就学会了”。二回又拿起来一个把子，把毛条子一根一根拆下来了，他说

的：“这一回我可会呢，我给她把拆下的原编上。”可是拿起来编去了，可忘了。心里可说的：“我才看的明明白白的，刚一眨眼，就给忘掉了。”程咬金可拿过来一张把子拆掉，原编去了，就忘掉了。叫说去，他把老太太编下的把子不上一点钟的时节都拆完了，还是没学会。咬金越急了。急的出了一浑身汗。两个眼睛瞪的，就连豹子一样。眼睛瞅的他拆下的把子满地下撒的呢，心里说的：“这一回我就闯下祸了！我娘这么大的岁数编了半夜，费了多少劲，都叫我给拆了，老人家非生气，这可咋么办呢？”急的他在屋里转磨磨子呢，猛然间生了个计，想起来西隔壁子王老大夫妻编卖把子的呢，意思：“何不找他借几张呢，把老娘先瞒哄过，明天我学会呢，再给他们还给。就是这个主意。”咬金慢慢的走出自己的房门了。外边还没亮呢，可是这个时节也快亮得(dei)了。往西一看，隔的五尺多宽的短墙，有两间白房，这就是王老大的住房。听了听，屋里睡得着着的，咬金心里说的：“人家正是瞌睡睡觉的时节，咋么价喊的借把子呢？”他一看，院子里放的一捆子把子，这是王老大夫妻二人两明昼夜编下的三十多张把子。因为明天是巴扎儿，他们捆便宜(bian yi)，为的是一早起来就走呢，好多卖几个钱，之后买一点儿东西呢。咬金看的呢，心里说是：“我把这一捆子背到我的院里。”他忙忙的走到墙底下，两个手扶的墙头，身子往上一纵，跳过墙到了王老大的院子里了。咬金慢慢地把把子背上，垫到肩头上，打墙上原过了个人的院子里了。他把把子放下，之后又一想：“天还早的呢，我先睡一觉。”咬金悄悄的进了房子看了看，老娘睡得香甜的，他也躺下睡下了。

王老大听见鸡叫唤的呢，天窗大亮了。连忙的翻身爬起来，把衣裳穿好，收拾好，刚往外走呢，他的媳妇子问的：“你今天记得给我买啥呢？”王老大也问的：“你要啥东西呢？”他的媳妇子说是：“天气热了，你给我扯一点儿布，我缝单衣裳呢。再给我买二尺鞋面子，再带一点儿针线。”王老大说是：“好，我给你买回来，总叫你高兴呢。”说着话，开门走出房了。往院子里一看，猛猛地惊了：“咋么我们的把子不见了？！我昨天临睡觉的时节我把把子都捆好放到这儿了嘛，咋

么半夜的功夫就不见了?!”又一想,“嗯,也许是她挪了地方了。”他喊了一声:“老婆子,快出来!”他的媳妇在屋里问的:“咋了,你大惊小怪的喊的?”王老大可喊的:“你把把子放到哪里了?”媳妇子说的:“你还没睡醒!不是你昨天黑了放到院里的吗?”王老大一听就知道把子丢了。他可喊的:“你快起来,咱们的把子丢了!”媳妇一听,吃了一大惊,赶紧把衣裳穿好,跑出房来,果然一张也不见了。看了看街门没动弹,关的好好的。她说的:“老汉呀,这就怪了,咱们这个地方没丢过东西。再搭上咱们这儿都是穷人,门关上睡觉都没丢过东西,街门也没开,咋会把把子丢了?这是太奇怪的事情!”王老大说的:“反正是有人偷,再说把子又没长膀子的,它还能飞吗?!”媳妇子说的:“你先不着急,咱们先慢慢的找一下。”说着话往东边儿一看,之后可说:“当家的,把子有呢,你看在程家的院子。”王老大一看,之后说的:“对的呢,就是咱们的把子,咋给跑到他们的院里了?也许是贼偷拖了咱们的把子,打他们的院子过呢,许是惊脱了,就放到他们的院里了。”媳妇子说的:“你拉倒了!你还不知道吗,程老虎昨儿在街上买了好少的竹子吗?他是打算编把子卖呢。我才觉来了,他编不来了,看见咱们这儿有便宜的,他就拿过去了。”

王老大说的:“那可不成,他这是偷咱们的把子!古人说下的话:兔子不吃窝边草。他怎么偷到我们头上了?”媳妇子一听,悄悄的说是:“你先不嚷,你但一嚷,程老虎当听见,那就了不得了。他但是猛猛地把咱们把子偷的去,能放在当院里吗?”王老大问的:“你说,这是咋么个事情?这不是偷还是什么呢?”媳妇说的:“也许是他看的咱们的把子编的好,借的去卖呢。”王老大说的:“他没给咱们言传就把把子拿到他们家去了。世上还有这么价借东西的人呢?!我这会儿打他们的家里拿过来呢。”媳妇儿说的:“不行!你打他们的家里拿把子呢,人家还说,偷他们的把子的呢,依我说,咱们两个就在院里喊,把程大娘喊醒,就把把子给咱们了。”王老大说的:“好主意!”

这个时候程老太太醒来了,眼睛睁开一看,说的:“哎哟,天可不

早了,也是我昨天睡的迟了,天到这个时候了。”她看萨,咬金正睡得着的呢。忽然往地下一看,老太太把两眼睛都气直了,自己编下的把子连一张都没剩,全拆掉了。她顺手一拍咬金,之后说的:“起来咬金,把眼睛睁开!”(咬金)一看说的:“娘呀,今天不早了。”老太太说的:“太阳把窗子都照红了。”咬金说的:“可不是呢,我睡着了。快到街上卖把子去呢。”老太太蹀躞的把儿子问的:“你卖什么呢?我编下的把子叫你都拆掉了。”咬金说的:“我拆的呀……?!”老太太说的:“好一个混账东西!我费了半夜的功夫,编了几张子把子,你都给我拆完了!你还卖啥去呢!”程咬金带笑的说是:“娘呀,你先别着气,因为我看的你昨天黑了编了一晚夕把子,我的心里太难过,我自己会编,会卖,才好呢,省得下叫你老人受累了。我才把你编下的把子拆了一张,之后看了下咋么价编的呢,我就记住了。虽然我把把子全拆了也罢,可是我可学会了。”老太太问的:“咋那么容(yong)易?”咬金说的:“你要不信你到院子里看去,我编了三十多张呢,都捆的好好的了。”老太太一听,之后说的:“我就到外边看一下去呢,你又撒谎去呀!”老娘带说的连儿子出了房门来到院子里了。老太太一看,果然有一捆子抬把子放的呢。她上前细细的一看,这个把子编的又齐整又结实,心里说的:“真是,比我编的都好。”暗想的,心里可说的:“看他素常这么蠢笨,没上半夜就编这么些子把子?这可真奇怪,坐了三年的班房子长了这么些子见识?!”老太太想信可不信,就这个时节院子里站的王老大喊婆娘的呢:“哎,老婆子啊,程大娘子他们娘母起来了!”婆娘说的:“你先不言传,不要望着人家喊,咱们往西边儿喊。”夫妻两个一转身往正西边儿喊脱了:“谁拿了我们的抬把子了!睡了半夜觉,新编下的三十二张抬把子,两根子新绳子捆的担子,还有一条桑木扁担,全没了!”两个人一喊不要紧,咬金心里说的:“坏了,这一嚷,娘听见,了不得,严定骂我呢。”他到墙根里喊的:“哎,你们两个嚷啥呢?我又没偷你们的。”老太太全听见了,一听人家嚷的这个把子数儿,连咱们这儿的把子的数儿一样,她在心里说的:“不用问了,一定是人家的。这个冤家把我编下的把子全拆

了,害怕我生气,连夜就把人家的把子偷过来了。”老太太带气的问了:“咬金,你说实话,这个把子是咋么来的?免得为娘生气!”咬金把昨夜黑了的事情说了。老太太说是:“你好胆大的东西!竟敢胡作!”咬金说的:“娘呀,这不是偷的,这是我跟他们借下的,你老人家再编下了把子,我想再给他们还。”老太太可问的:“给你王大哥说了吗?”咬金回答的:“我听的他们睡的香甜的,我没有敢惊动他们,就拿过来了。”老太太说的:“胡说!不问人你自己拿,那就是个偷的!”这个时候王老大夫妻两个隔的墙说的:“大娘,你别着气了,咱们两家子还有说的啥呢,咱们就连一家子一样。这会儿这么办,把这个把子给我的兄弟咬金分给一半儿,往后有了再还来。”老太太说的:“那就行吗?”王老大媳妇儿说的:“大娘,你就不用客气了,只要我兄弟学的做买卖,不用说借,送也送得。送给,我们都是喜欢呢。”咬金说的:“好吧,我就给哥哥嫂嫂道谢。”老太太给儿子说的:“少说话!又犯了你的疯病了,还不给你王大哥把那半个子送过去!”咬金就把半捆子隔墙撒过去,喊的:“王大哥,接把子!”王老大一看,心里说的:“这倒不错,他倒省事,不打门里来,该墙上送过来了。”他把把子双手接过来,可分了两半个担上,就顺大街上走了。程咬金也把十几张把子拿绳子捆好,往脊背上一背,之后给老娘说的:“娘呀,你等的,孩儿走了,卖把子去了。”老太太说的:“咬金,你可知道,做买卖开了要有三分的人心呢,千万不要惹祸,免得为娘在家里担惊。”咬金说的:“娘呀,你放心,孩儿学好了,再不像卖私盐的那么价了。”老太太说的:“好,你早去早回来!”咬金答应的,遵命背的把子往街上走了。

这个街的名字叫的斑鸠镇,这是个大地方,天天人多的很,一赶早价热闹得很,一过晌午人就散了。咬金来到街当中了,看了看,在东大街的坐北向南的有一个卖布的铺子呢,那是两家门面。这个铺子是这儿的顶大的个铺子。咬金一看,之后说的:“对了,就在这儿卖吧。”他把把子放下来,伸手就把绳子解了。咬金把把子从东头儿往西头儿一个一个的摆下了,正好把这个铺子的门堵住了。布铺子的掌柜的一看,程老虎在铺子的门口里摆把子的呢,他一下跷蹊下

了,之后心里说的:“这是个啥事情?”赶紧就问柜上的人:“伙计们,你们谁把程老虎得罪了?你们看,在咱们门口儿里摆了这么些子把子!”大家口说的:“他不是做了班房子了吗?什么时候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为啥得罪他呢?”掌柜的说是:“昨天人说他从赦条上放了。”大家说的:“对的呢,你可问一问,要是我们哪个得罪他了,我们给他赔罪,哪怕给他磕个响头呢,也得把他请走。”掌柜的一听这个话也对,来在门外头,把手一拱说的:“这不是程大兄弟吗?恭喜!恭喜!兄弟,你从赦条出来了,真是兄弟的大喜事。我但有了工夫,严定拿些酒给你贺喜去呢!”程咬金说的:“谢一谢掌柜的好意。”掌柜的问了:“程大兄弟,你摆了这么些子把子啥事情?”咬金回答的:“要做个小买卖呢,这都是卖的。”“好,你做买卖可是正大光明的事情,这才是个正路。慢慢的买卖就大了。”程咬金说的:“谢谢你的奉承。我也不图三间两间的门面,这不(就)是个糊铺,哄肚子的。”掌柜的又说是:“买卖不在大小上呢,只有顺心就好。可是有一样样呢,大兄弟,你卖把子头一回,你带的些儿外行,万样的事情不是外行干的,隔行如隔山呢。”程咬金说的:“是的,做这个买卖,我是头一回。”掌柜的一听,心里暗喜,遂说的:“大兄弟,你卖把子,不能在这儿卖,你看,这个巷子里没有一个卖把子的,因为卖把子的有个卖把子地方呢,要在那塔儿卖去呢。”程咬金问的:“卖把子的地方在哪塔儿呢?”掌柜的回答的:“卖把子的地方在这个街的顶东头儿呢,卖把子的,卖铁锨的,卖锄的,兴是^①户儿家^②用的东西都在那塔儿呢。我给你出个主意,别人的把子卖三百钱,你卖给二百九十钱,兄弟你想,谁不买便宜,本来你的把子编的结实,卖的贱,大家一定不买别人的,一定买你的。因为咱们少看一点利,多卖些儿东西,以多为胜,利钱也就多了。不上几天,你的卖贱的名声也就出去了,一个传十个,十个传百个,但是卖把子的人,都要买你的,那个时节你的小买卖就成

① 兴是:只要是。

② 户儿家:农家,农户。

了大买卖了,本钱也大了,他们卖把子的人们一定卖不过你。”咬金说的:“那可不行,人家赶我再卖贱些儿,那可咋做呢?”掌柜的说是:“兄弟,你真糊涂的呢,你的本大了,你赶他们再卖贱些儿。”程咬金说的:“咱们光贱卖了,挣不了多少钱。”掌柜的扑哧一笑,说是:“兄弟呀,挣钱的日子还在后头呢,你把他们的逼的不买了,那会儿你就成了独手了。那(会儿)再把价钱加上,把从前的那个钱都挣得回来了。”程咬金一听,把头一点说是:“掌柜的,你的这个主意倒好,可是还有一样子呢,你卖的贵了,人家不买了,这还是不行。”掌柜的可说的:“兄弟,你可真瓜^①了,你想,这个卖把子的市上就是你一家了,他们但是用把子,多么贵他们都要买,不买,他们没有使唤的。兄弟你打算做买卖,先小后大,那少的就能变多的。就拿我的这个买卖说,我当年也是摆的个小布摊子,那会儿有好几个布摊子,我就想出这个主意来,他们都卖不过我,一家一家儿的都黄了,就剩我一家儿了。到如今成了这么大的买卖了。这个地方的布铺子里头,就是我的大。小布铺子里没我的花全,一匹布就是卖个百儿八十钱,买主们也得买。因为进城来回二十多里路,你想买主宁多花这个钱,不跑那一趟路。你就照我的这个方子这么卖,过不了一年半载,就能开一个把子的铺子。那个时节,你在柜房子里一坐,甚不动弹,饭来了张口,钱来了伸手,你就是大掌柜的了。你看,那会儿多大的光彩。这就是发财的路数。”咬金一听,哈哈大笑的说是:“掌柜的,你这个主意叫你自己发财,不管旁人饿死。”掌柜的说是:“大兄弟,做买卖谁也不让谁,只要谁能把钱挣的来,那就是本事。常言说的好:不杀穷人没饭吃。”咬金心里说的:“你这个小子干这个事,太亏人了。我程咬金跟你还学买卖呢。”程咬金思谋,之后遂说的:“掌柜的,我统共十几张把子,还是穷朋友借给我的,再说卖把子的都是我们把子村的人,都是混肚子的,我照你的那么价做,挣下两个钱不够挨骂的钱。慢不得

① 瓜:傻。

把我的脊背都能指通^①，当面不说，背地里也是骂我，你别看我程咬金人穷，做下的事不能叫人骂我！”掌柜的一听，当时把脸一丧，吞(teng)吞吐吐的说是：“大兄弟，我给你想的挣钱的主意，不然你把把子拿到这儿来，想卖了，谁在这儿买呢？”咬金说的：“我这个做买卖连旁人不一样，我是姜太公的钓鱼，愿上的你上，不愿意上的，你就不上。谁看我的把子编的结实，他自然就买。就是三天不开张，我也不急，因为我看你的这儿地方又宽展，又干净，再说咱们二人也不错，借旁人的，不胜借你的，因为咱们二人的交情重，才借你的，旁人他借给我，我还不去！”掌柜的心里干生气，嘴里说不出来。之后勉强答应说了：“对，对，对。”伙计们在里边一听，抿的嘴笑，暗中说的：“程老虎的话，把人稳住，才骂人呢。可把咱们的掌柜的骂坏了。他把人家没支走，还绕了多少弯子，费了半天子口舌功夫，挨了一顿子窝心骂。”单另一个伙计说的：“咱们的掌柜也欠骂，不挨骂，他不死心。”伙计正说的呢，看萨，掌柜的进来了，他不说了。伙计们就见掌柜的蔫搭搭的进来了，嘴里悄悄的嘟囔的说是：“不知道哪一个连我不对，把程老虎打发我的这儿来，堵住我的门。”大伙儿也不理视他。这个时节街上的人也多了，大街上挤的往过过呢。大家一看，铺子门口了摆的卖把子的摊子，程咬金坐在台子上，撮的鸭子嘴的样子，两个手扳的胳膊，呆呆地出神的呢。大家纷纷议论，一个说的：“你看这不是程老虎吗？”第二个说的：“就是的，听说他出了班房子了。”头一个说的：“你看见了没有，人家改邪归正了，做小买卖，卖把子的呢。”第二个说的：“这个街上也没有卖把子的。”程咬金等的工夫大了，不见一个卖把子的，他在心里说的：“我但是在这儿卖不上一个把子，掌柜的把我拿吐沫星子淹死呢。咋么价难道没有一个人买我的把子吗？哪怕问一声，我的脸上也好看。”正在心中思量的呢，听见东边儿有人问的：“这是谁的把子？把门口儿堵住了。”咬金(顺)声音往东边儿一看，从东边儿来了一个人。头上戴的蓝缎子的帽子，

① 指通：戳破。

蓝硬绸的长衫子,紫绸子的裤子,白色的高腰儿袜子,一双青缎子的双面儿缝底儿鞋。架子上搭的一个钱褡子,上边有四个字,里头装的不少的钱。这个人的年纪不多,有五十多岁,黄白色的脸,两道黑眉毛,一双圆眼睛,黄眼仁子,高鼻梁儿,薄皮儿嘴,两撇的胡子。咬金一看,认得了。他是东南住小疙瘩村的人。这是个烂娃^①,人出生在这村子里,谁家有个事他去给人家张罗,买一买东西,跑一跑腿,出个主意,耍(fa)一耍鬼^②。谁家的有个啥事,他都知道。后来他爱聚了一个卖盐的买卖人,在这个斑鸠镇的东头儿有多少的地,都归他。他得了个机会,几年的工夫他成了小疙瘩湾里的一个财主了。这也算是刻薄成家。这是这个村子里的村发户^③。他有一个儿子还是抓下^④的,娶了个媳妇也没养。家里雇了几个长工,伙计。他在家里安然着,吃喝不愁。(这)家伙对穷人可刻薄,他的心小得很,只害怕人把他哄了。他不放心人,家里但用啥东西,他个人要买去呢。因为他害怕谁在他上弄几个钱呢。这本是他的刻薄的本性格(gei)。家里用些儿布匹呢,他的儿子要去呢,他不叫去,要自己去呢。他说的:“年轻人不会买东西。”他倒不是怕他的儿子买输了眼^⑤,他害怕他的儿子是抓下的,买东西把钱能趁下^⑥。他连他的儿子都不信服。自己把好衣裳换上,背的钱褡子来到街上。到了这个铺子门上,看见程咬金在这儿摆的把子把门口儿堵了,他喊了一声,显自己的能呢。二来他喊的叫里头知道。老掌柜的一听就来了。程咬金一看,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心里说的:“老小子,这二年你给发了财了,说话都带一点儿劲儿呢!”咬金望着他,眼睛一翻,说是:“把子是我的。”羌惠德^⑦一看,认得程咬金,赶紧上前喊了一声:“程大兄弟吗,你好吗?”带笑

① 烂娃:品行不好的人。

② 耍一耍鬼:指搞一点小名堂。

③ 村发户:村里的暴发户。

④ 抓下:收养下。

⑤ 买输了眼:把东西买错,把东西买贵了。

⑥ 趁钱:指顺手贪点小钱。

⑦ 羌惠德:按上下文看,疑为人名,即上文的财主。

地问了一声：“你卖把子的呢，好，你别看买卖小，这是个正经买卖。”程咬金把头一低也不理视他。羌惠德给他的把子的摊子上绕过去，进了铺子门口儿了。掌柜的迎的出来，施了个礼，问的：“羌员外来了，你好！多少日子没见你，你的身体可好？你忙的好？里边请坐，喝茶！”现把学买卖的叫过来：“给老员外搭茶^①！”羌惠德一听，掌柜的把他叫的员外，他的心里高兴的说不来话了。手把胡子一捋得意洋洋，在柜台旁里坐下了。学买卖的把茶倒过来了，伙计们一起问的：“你老人家买些什么布？要什么颜色的？咋样的颜色都有呢。”羌惠德说是：“我正要几匹好布。”伙计们抱过来几匹白布，掌柜的也凑到跟前说的：“这个白布的成色也好，这是我个家亲手挑拣出来的，就是你到城里头也找不出来这个货。”惠德伸手接过来，打开翻过来翻过去，细细的一看明白了，他说的：“你这个布你别夸了，就是兑货的用，多少钱一匹？”掌柜的说是：“这个货不贵，要是旁人一匹卖的一吊八百钱，因为你是咱们的人，常买主，少算两个钱，你就给一吊七百钱。”惠德一听，把头摇的就像八棱鼓子一样，说的：“这个布值不了那么些子钱，这个货你们要的价钱太大了。”掌柜的一听，之后说的：“你别着急，你还个价钱，我就是少挣几个钱卖给你。因为你是常买主。”羌惠德说的：“你要的这么大的价钱，我咋么价给你还价钱呢？”掌柜的说是：“你看，东西值多少钱？”惠德说的：“好，我就给你给九百五十钱。”掌柜的带笑的说是：“你是耍笑的呢，这么好的布就值九百钱？”惠德说的：“你看，你的布，赶再的窄了一寸多，就得少二百钱，上头还有些线疙瘩，还得少二百钱。你看，有多少的黑点点子，你叫白布成了荞麦的了，这又得少二百钱。前后就少了八百钱，一起的，取了八百，就剩的九百钱。我还给你多给了五十个钱。”伙计们一听，全都笑了，虽然嘴里不说也罢，心里说的：“这个买东西的，可费了心劲了，赶（比）我们挑的还仔细呢！”程咬金在旁边儿听的，心里说是：“这个老家伙太可恶，连这个掌柜的拌嘴。”掌柜的说

^① 搭茶：烧上茶。

是：“员外，那你这么说来，我的货不值钱了。你想给的这个价钱连本钱都看不住。说不了，你就一吊五百钱。”惠德一听，把钱褙子拿上往架子上一搭，站起来往外就走。掌柜的上前挡住说是：“你再添一百钱。”惠德说的：“我再添三十个钱，就给你成了九百八十个钱。”掌柜的带笑的说是：“实在是不够本钱，我但是够本，就给你拿的去。”惠德说的：“等我买些零碎，回来再说。”出来就打程咬金摊子上往过过的呢，掌柜的可说的：“你再添一点儿，我赔一点儿卖给你。”惠德说的：“我再一个钱都不添。”还没等掌柜的把话说完呢，程咬金在摊子上搭了话了，他说的：“卖给你了，掏钱吧！”掌柜的一看，事不对，就在心里说的：“咬金连这个老头儿相好，他拿一吊钱买我的一匹布，看这样子，我不卖，得罪了程老虎了。这个买卖我但卖给，我就赔了钱了。”又听程咬金说的：“掏钱吧，把钱给了，你把货拿上走！”惠德一听高兴的，心里说的：“咬金给我圆买卖，一吊钱买这一匹布呢，到哪塔儿也买不出来这个货！”惠德赶紧打肩膀上把钱褙子拿下来，伸手掏出一吊钱，双手递与咬金，之后说的：“大兄弟，麻烦你。”程咬金把钱接过来说的：“买卖生意讲的什么麻烦！”咬金把钱拿上，拿了一张把子给给美惠德，之后说的：“这就是一张好把子，又结实又密，好使唤。”老头儿一看，就愣下了。布铺子里的伙计们看见，都一个望一个的呢。惠德说的：“我买的是布。”程咬金说的：“我卖的是把子。”惠德说的：“大兄弟，我还布的价钱。”程咬金说的：“你为啥照着我的把子给价钱呢？我今天卖把子头一回，这是头一个买主，你连我不要笑！你给了价钱，可望想的不要，你是成心连我不要笑啊？！”话说罢，把眼睛一翻，这下把惠德吓坏了。他连忙说的：“大兄弟，你别生气。把子我留下呢，可是一张把子能值一吊钱吗？”程老虎大睁的眼睛可说的：“价钱是你给下的，别说闲话，拿上走！别耽搁了我的买卖了！”惠德一看，说的认倒霉，两个手下去拿了一张把子。再好一张把子能值六十个钱，他一吊钱买了一张把子，心里说的：“我还没见过这么个事情！”没法子哭的把把子拿上走了。单另东西也买不上了。布铺子里的掌柜的一看，心里说的：“这倒不错，我当是

给我平买卖^①呢，谁料想了，程咬金给说的我的买卖，他卖的把子了。”掌柜的悄悄的给伙计们说的：“伙计们，咱们关门吧。今天买卖做不成了。”伙计们偷的笑脱了。他们在心里说的：“麦芒(wang)子对了针尖了，没料想遇见程老虎，你多能，你不得卖，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哑巴吃黄连了，心里苦，嘴里说不出来。你们两个的现报^②。”咬金想着好笑，心里说的：“老痴子，我看你从今往后买东西再可恶不可恶了?!”他心里说的呢，忽听得有人问的：“这是谁的把子?”咬金抬头一看，一个老妈妈，手里领的孩子，一看萨，她是户儿家妈妈。咬金回答的：“把子是我的。”老妈妈可问的：“你咋不在卖把子的市上卖?”咬金回答的：“我嫌那里乱得很，这儿安宁。”老妈妈可问的：“你的这一张把子卖多少钱呢?”布铺子里的掌柜的心里说的：“你倒了霉了，一吊钱一张把子，管保你买不起，你不买还不得成，你敢说不买呀!你但不买，两巴掌打的，你就要买!”他思量够，低声说伙计们：“瞧热闹吧!”咬金听的老妈妈问价钱的呢，他就说的：“老妈妈，你看值多少钱?”老妈妈说的是：“哎哟，哪有做买卖不要价钱的呢?!我个人怎么给呢?”咬金说的：“你给多，我不嫌多，你给少，我不嫌少，就是不给，拿上一张使唤去，咱们都是一个人，一半个算啥呢!”老妈妈一听，高兴了，她说的：“像你这个做买卖可和气!”咬金说的：“你别看我的买卖小，我可是实来实去，一言一句，不像那些混账买卖人，明值五百，要的一吊，净耍嘴头儿，哄的叫买主吃亏上当，总要多挣两个钱，就是挨几句骂，心里都爽快。”布铺子里的伙计们一听，就明白了，那眼睛不住的偷的看掌柜的呢，看他在那塔儿低的头，愁眉不展，面上不住的一红一白。老妈妈说的：“这么办去，我就给你给十个钱。”程咬金心里说的：“好，给的不少，你挑一张吧。”老妈妈随手挑了一张把子，打口袋里掏了一把钱，数够了数儿，给给咬金了。她拿的把子，领的娃娃走了。掌柜的一看：“这是个怪事，人家给多少

① 平买卖：比着做买卖。

② 现报：现时报，指做的事情马上得到报应。

钱,他就拿多少钱。这个事情我也闹不清楚。”连忙又催的伙计们说的:“咱们上门^①吧!今天咱们缓去!”管账的先生说的:“掌柜的,别上门,你是今天上一天门呢,还是永不开门了吗?你要不上门,今天咬金在这儿卖一天,明天就挪到旁处儿了,因此这个上,你别上门,他天天在这儿不摆把子。”掌柜的一想,对!说是:“那么照看的吧,我上柜房子里缓一缓去。”

这个功夫咬金又听见有人问:“谁的把子?卖的多少钱?”咬金一看,心里就不高兴。他是这儿的一个二青皮^②。程咬金回答的:“把子是我的。”这个小伙子一听,之后说的:“嗯,才是程大爷的。”他以为思想的:“咬金坐了三年班房子,受了三年罪,一定是他知道,这个罪不好受,再也不敢卖私盐了,卖把子的呢!”他又想奉承咬金了。程咬金说的:“你买把子买吧,我刚(jiang)卖了两个,言无二价,一吊钱一张。”这小子一听,没好意思高兴,顺鼻子里哼了一声,心里说的:“程老虎,这是穷极了。一张把子一吊钱,可也难说,听他说卖了两个了。说不定这是害上寒病的人要这个把子出汗呢。才花一吊钱,还买他的把子?!”面带的笑给咬金说的:“真不贵呀,慢慢的卖吧!”说罢转身就走。程咬金早就看出他的心里的话了。因此这个,他说的:“别走,掏钱,卖给你了!”二青皮小伙子说是:“我说不贵,没说买的话。”咬金说的:“不买,你咋说不贵!?”二青皮说的:“我说不贵,没说买。”程咬金说的:“鸡在江边站,都有望海的心呢,你要是没心买,你就不问!再说这个买卖,当是问,就要买!别说闲话,掏钱吧!再不啰嗦!你看见了没有!”说着就把巴掌伸出来了。二青皮小子一看事情不对,心里说的:“我但不买,非挨打不可。我这才是自找的倒霉。”带说的,打腰里掏出来一吊钱,“我买呢。”程咬金接过来,说的:“挑去!”二青皮小伙子拿过把子来,赌气走了。这个镇上,一个传十个,十个传一百,把这个事情都知道了。这个说的:“程老

① 上门:插上门板,即关门打烊。

② 二青皮:二流子,二混混。

虎卖把子,就别问价钱,但问就买。”那个说的:“一吊钱,一张把子,不买还不行。”人们打把子摊子过,都不敢问,光看。咬金心里说的:“咋么这么狗样子人走到我的摊子跟前,光看不买,也不问价钱?”咬金看萨,几个人打摊子跟前过的呢,抿着嘴朝着摊子跟前,就唧唧啾啾的,朝着他笑不笑的,然后走到他的跟前,一边儿看的摊子,一边儿点头带的笑,就是不问价钱。咬金早就认得这几个小子,不是个好东西。看这个样子,欺压他的样子。咬金等他们走过去,之后慢慢的绕过摊子,把两只手一钳,把两个的脖子加^①后头一攥,这两个人“哎——,这是哪一位?快撒手!”咬金一攥劲,这两个人的气都出不来了。咬金说是:“掏钱!卖给你们了!”两个人翻起眼睛一看,程咬金。他们问的:“程大爷,你把啥卖给我们了?”咬金回答的:“把子卖给你们了!”两个人说的:“我们连价钱也没问,你叫我们咋么买?”咬金说的:“这是老价钱,一吊钱一张。”两个人说的:“我们没问你的价钱。”咬金问的:“你们看了没有?”他们回答的:“我们看了。”咬金说是:“这不结了嘛,我这规矩,看了就买,多余说话!掏钱拿把子!”这两个人一听,就答应的:“好!好!好!我们买呢,我们买呢。”赶忙从腰里把钱掏出来,交与程咬金了。咬金才把这两个人放了。他们一人拿了一张把子,走了没多远,一个埋怨一个脱了。一个说的:“我说不看了,你说要看一下呢。”他们两个到各处儿,见人就说的:“程咬金的卖把子摊上你别看,但看就买。”这一来,咬金半天卖出一张把子。眼看晌午了,还剩了几张把子。他眼仁子一翻,使了个计策。把这几张把子拿到一处,抱起来进了布铺子,把伙计问的:“掌柜的呢?”伙计回答的:“在柜房子里呢。”“请出来!”咬金吩咐的。学买卖的到了柜房子里,把掌柜的请出来了。咬金说的:“我在你这儿打搅了半天,我也没啥给你道谢,就把这几张把子送给你。”掌柜的说是:“大兄弟,咱们自己的兄弟何必说打搅呢!”咬金说的:“你的话的意思我也明白了。白要我的你也是不忍见,我出个两全其美的主

① 加:从。

意：你也看见了，我才卖的价钱一吊钱一张，我在你的这儿打搅了半天，就算九百钱一张，都留下，就算完了！”说罢，他把把子放到柜台上了。之后可说的：“这个钱不忙，多会儿给都行。”掌柜一听，这一个气呀，悬的把肚子不气破了。心里说的：“这倒不错，不但我半天没开张，我还留下了几张把子！”心里吼的呢，嘴里不敢说，心里恼人，脸上带笑。他说的：“好好好，我就留下呢。”忙叫管账先生把把子收了，之后钱给了。咬金把钱接过来，带笑的说是：“掌柜的，明天再见！”掌柜的心里说的：“明天我就关门呢，铺子不开了！”

咬金走出门外，把绳子往腰里一绑，十几吊钱在胳膊上一搭，心里说是：“我看你，从今往后你不刻薄了，让你知道我咬金的厉害！”一边里走的呢，一边里说的呢。正走的呢，觉谋的就像是肚子饿了，他心里思谋的：“先在饭馆子里好好儿吃些儿饭，让后再给老娘买些儿吃的拿回去。”抬头见路北有一个小饭馆，咬金走近一看，里面也倒干净。可巧，掌柜的出来了，说是：“程大兄弟呀，一向可好？有什么事？”咬金说的：“我要想吃饭呢。”掌柜的心里些(xue)微一停(teng)，说的：“你要吃饭，可没有好吃的，就剩些儿残汤冷饭。”咬金说的：“我哈巴来的迟了，你们把好菜都卖完了。”掌柜的唉声叹气，说的：“你还是头一个买主。”咬金一听，惊下了，他问的：“既然我是头一个买主，为啥说卖完了？”掌柜的又说：“不瞒你说，我们两天没开张呢，今天把家具擦一下，明天要关门呢。”程咬金越蹀蹀的把掌柜的问的：“掌柜的，这么热闹的街，你的买卖为什么不卖钱呢？”没等他往下说，掌柜的就搭了话了：“不是我们这一个饭口子，咱们这个街上有六七个馆子都关门呢。赔挣都是小事，这个窝囊气受不了。”咬金一听心里说的：“这是个啥事情？”之后问的：“做买卖受的什么气呢？”掌柜的说是：“你别提了，你打了这三年官司不要紧，咱们城上来了个人物，只是有势力，又有钱，光欺负老人，抢寡妇，叼女子，欺软怕硬。”咬金一听，动了气了：“我问你，这个小子在哪儿住？姓啥？叫啥名字？”程老虎问的。掌柜的回答的：“他不是咱们这儿的人，原来那是个和尚，会念经，来在咱们这个地方就在十字街口里

开了一座酒楼,字号叫的‘聚义楼’,在从他开了这个酒楼,老人们说的,新开了茅房都要新使(应为“香”)三天呢,买卖一定是不错,再说他的买卖哈好也没咱们的相干。常言说的好:将本求利,做买卖谁也不让谁,可是他有财有势,又是恶霸,你想他的伙计还能安分守己吗?当是吃饭的人来吃饭,酒冷了,饭生了,你不言传装没吃,你但是贪嫌,张口就骂,出捶就打,菜咸(han)了你别说,酒冷了你也别说,你要是一说,跑堂的一喊来一群,拉过来就打。他们还说是,搅打了人家的买卖了。”咬金一听之后说的:“按你这么一说,他的买卖就做不成了,谁到他的那塔儿吃饭去呢?饭吃不成小事,还挨他的一顿打,我看你们这个买卖好做了。”掌柜的两个手不住的乱摆的说是:“你还没听下回言。”咬金说的:“你往下说。”掌柜的又说的:“自然他们的买卖(黄)上了,我们的买卖原就回来了。谁想这个恶霸他倒更有主意。他暗地里打发他的打手来到我们的饭馆子里,推说吃饭,带的找麻达来呢。明明的吃饭的呢,暗的找茬儿的呢。看见饭桌儿也骂,看见伙计就打,装的三分醉汉,借的发酒疯。你想我们的这个买卖(哪)经得住吵闹,没有这么两三天工夫,吃饭的人也不敢来了,伙计们告假不干活了。程大兄弟,你今天朝着咱们来了,我实在对不起你,你要是不嫌贫,我给你重备些儿便宜饭,你也别给钱了。”程咬金一听,当时眉毛道道子立下了,两个眼睛睁得连环一样下了^①,把脖子筋气绷得多高。他大吼了一声,说的:“气死我了,掌柜的,不用吃饭了,气把我吃饱了。你不用难过,我给你出气。他有多大的本领,敢在我们的镇上为王称霸!”说罢,站起就走。掌柜的伸手把他拉住,说的:“程大兄弟,你可去不得。常言说,光棍不连势赌。人家又有势力又有钱,手下的打手又多,武艺又高,恐怕你到那里吃亏,去不是白受苦。”咬金一听,嘿嘿的冷笑,说的:“掌柜的,我出世以来,就不怕有钱的人,不怕有势的人。我就是抱打不平的人。就是那个恶霸,他长三头六臂,我程某不惧唬他。三年头里我打了盐店,打伤

^① 连环一样下了:眼睛睁得大的像铁环子一样。

了人命。闹了狱了,恐怕吓坏了,那些子的孤单^①。我想会会他是个什么人!”说罢,带怒闯出饭馆子,直奔“聚义楼”来了。掌柜的见咬金走去,对的管账的先生扭嘴挤眼,说的:“双雄不能并立,这一回程咬金连聚义楼的东家咬起来,有死有活。”

程咬金气哄哄的、直眉瞪眼的往聚义楼去了,顾不得往两下里观看,恨不得一步踏到跟前呢,心想把他的楼一脚踏倒呢。就这么恨,那会儿才(是)该(从)窝心上的恨。(他)奔走如飞,来到了酒楼上,把帘子一挑,进去了。进去一看,真是高朋满座,真是热闹。正是开饭的时节,他一看,连个闲座儿都没有。程咬金大喊了一声:“堂倌儿,滚过来,大爷要吃饭!”他这一声喊的不要紧,吃饭的人们大乱了,因为认得程咬金的人多。人们看萨,程咬金的面带怒色,胳膊上搭的十几吊钱,听声站定,看那个样子找麻达来了。大家急急恐恐的说是:“程老虎打这个赦条出来了。”一个说的:“谁又得罪了他了,看这个意思,他不是吃饭来的,多一半他又是闹事来了。”还一位说的:“这个楼馆的东家也是个人物,这要是不惧他,非闹出事来。别吃饭了,咱们快走!”他们喊的:“堂倌儿算账!”有人吃了,把钱给给走了;有的吃了个半不拉,把钱给给走了;也有人把菜叫下,把钱给给走了;还有一等人们肚子吃了,把钱没给,趁着一乱,带走拿的人家的碟子、碗。跑堂的一看,程咬金的风头不顺,又见饭桌儿一乱,他心里说的:“这些子客人真是没见过世面,这个人喊了一声,把他们吓成这个样子了。”忙叫伙计们上前伺候。有一个堂倌儿来到咬金跟前,带笑的说是:“大太爷。”咬金回答的:“孙子,你爷爷要吃饭!”堂倌儿一愣,之后问的:“你怎么把我叫孙子?”咬金回答的:“你把我叫太爷呢。我把你不叫孙子吗?”堂倌儿说的:“我这是称呼你。”咬金说的:“我这是回答。”堂倌儿说的:“你这么回答,我不吃亏了吗?”咬金说是:“吃亏的常在,你就将就的吃些儿亏。”堂倌儿一听,心里说的:“这不是吃饭来的,他找事来的。”有心跟他闹一场呢,可是可一思

^① 此句意思若害怕势单力薄还能干这些事。

量：“我们的东家常嘱咐，不叫我们无故生事，不如(wu)吃他这个哑巴亏，省得给东家惹事。”把心里火压住了，之后说的：“客爷吃饭，请到楼上头！”咬金问的：“楼上宽展吗？”“宽展。”跑堂回答的。带路堂倌儿给楼上喊的：“楼上看一位客！”咬金手扶栏杆儿上楼一看，也是满堂的座儿。他喊了一声：“程大爷要吃饭！”楼上的饭桌儿吃饭的客爷，害怕出个啥事，害怕连累了自己，也把账算了走了。咬金就在靠南窗子跟前坐下，把钱褡子往下一放，啪嗒的一声，把堂倌儿吓了一跳。他在心里说的：“这倒不错，把吃饭的人都吓跑了，省得下我忙乎。”程咬金这么一嚷，叫吃饭的人走了，害怕他连馆子里的东家闹起来，把众人连累了，那倒不美。这个时节堂倌儿上来说是：“客官，你用什么酒？什么菜？你吩咐！”咬金说的：“什么好，把什么拿来！把你们的顶好的菜给我拿一桌来！把烧酒连黄酒，每一样样儿拿五斤！我先吃着，不够了再要！”堂倌儿一听，心里说的：“这真是个吃家子。”他站在楼口喊了一遍，要的顶好的菜。炒锅子一听，一阵子忙乱。工夫不大，堂倌儿一看，一盘一盘都端上来了，摆到咬金的面前了，把酒也烫好了。咬金大口吃菜，大碗喝酒，一时三刻吃了个一干二净。这才堂倌儿算账吧，堂倌儿问的：“吃好了吗？”拿过托盘把家具拾完，然后把手巾拿过一个，拿水泡了，之后拧干，递给咬金了。又拿来了涮口水，咬金涮了口，擦了脸了。堂倌儿把账算好，说的：“你吃了九两七钱四分银子。”咬金说的：“给二十两吧。”堂倌问的：“你为啥给这么些钱？”咬金回答的：“富余的钱是赏给你们的。”堂倌儿心里说的：“怪不得这么横！这是欺压人！”之后喊了一声：“外赏十两多！”下面的伙计答应了一声：“道谢！”咬金起身来，把十几吊钱往胳膊上一搭，就走迈步下楼。伙计说的：“你慢走，你没忘下啥吗？”咬金回头看了一眼桌子，摇的头说的：“没忘下什么。”堂倌说的：“我说你没忘啥是你没给饭钱。”咬金笑的说是：“对你们掌柜的说，给我写在账上！”堂倌说的：“这个……客官，我们这儿没有写账的。”咬金说是：“你不会到杂货铺里买一本账去！”堂倌心里说的：“你倒会想主意！”之后说的：“客官，我们倒是有帐，不过咱们不认

识,没法儿给你记账。”咬金说的:“再一回来就认识!”堂信说是:“你别耍笑了。”咬金把眼一睁,说的:“谁连你耍笑?太爷在这儿吃一顿饭,是给你们给的大面子!我问你们,长的几个头?敢跟我要钱?!”堂信一看,就知道事情不好,眼睛往楼底下一望,喊了一声:“管堂的,请上楼来!”楼梯一阵响,管堂的来到楼上了。堂信说的:“这不是嘛,吃了不给钱!”管堂的心里说的:“这小子不是好人,一定是本地的头号恶霸,欺压好人,搅乱客商。”他忍耐的性子对咬金说的:“客官,世上哪有吃了饭不给钱的!”咬金冷笑,问的:“你就是这个酒楼的东家吗?”管堂的回答了:“我虽然不是本楼的东家,这个酒楼归我掌管!”咬金说的:“不错,把太爷在你这儿吃了一顿饭,钱倒有,给你不给!你把大太爷便怎么样?我今天吃一顿饭你要钱?!我天天就是这个样子!你开一天,我一天吃两顿,顿顿不给钱!”管堂的一听,说的:“你这儿大官儿咋不讲理?”程咬金说是:“对了,打出世以来,就没讲过一个理!这说讲理的话,你们还能卖独手?!”管堂的一听,实在忍不住了,他对堂信的耳朵上说了一些悄悄话。那个到下面把楼门上了,叫大家都上来了。管堂的说的:“叫他尝我们这个楼上的厉害!”他过来给咬金说的:“你别着气,等我们东家,有什么事,对我们东家说去,我也不敢做主!”咬金说的:“我找的就是你们东家!”他们两个正嚷的呢,听的一阵里楼梯响了,上来了三十多名伙计,手里都拿的家伙。什么家伙?炒勺(fe)子,漏勺子,打面勺子,擀面的擀杖,大铁锹插把儿,扫帚,还有门闩子,还有切菜的刀。管堂的一看,眼一瞪,给咬金喊了一声:“大胆的狂徒!你吃饭不给钱,搅闹了买卖,统统的给钱便罢!不然的时节,你来看吧!你整整儿的进来,叫你碎碎儿的出去呢!”咬金一看,嘿嘿的一阵冷笑,就把胳膊十几吊钱给窗子哗啦一下扔出去了,把大衣裳脱下来,往旁边儿一放,对台一推,把桌子一翻,双手抓的桌子腿,一劈,就听的“咔嚓”一声,劈下两条桌腿子来,双手往上一举,“唔呀”喊了一声,说的:“好小子们,你们太岁头上动土,在老虎嘴里拔牙!你程大太爷出世以来,凭的打架吃饭,你们过来吧,叫你们知道程大爷爷的厉害!”管堂的一

看,喊了一声:“伙计们,往上蹿!”大家答应一声,喊的:“打!打!打!”一起上前,眼看就要动手。这个时候看热闹的人把楼门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个说的:“程老虎这祸惹的大了,他也不打听这个楼的东家是谁,他这一回招祸呢!”那个说是:“你别看,程老虎早就打听明白了,他总是不害怕,你们看,但怕有人命呢!”大家正议论的呢,就听见外头马跑的声音,之后哗啦的一阵响,又听有人高声喊的说是:“众位乡亲,把路让一下!不叫马把你们碰到了。”大家跟声音往东一看,打东边儿跑的来了一匹青鬃马。马上骑的一人跳下马,身高有五尺开外,细腰,脊背顺架拐子,模样子连茄子的颜色一样,一双长眉毛,两个圆眼睛,狮子的鼻子,四方口,一扑稀胡须就连钢针一样,左手逮的缰绳,右手提的大马鞭子,就好像火烧下的金刚,烟熏下的太岁。大家看罢,往两下里一闪。来到一看,楼门关的呢,又听楼上一阵的人声,还嚷的呢。他看萨,把房都震动了,赶紧把马放在楼外栏杆上,就问的:“众位,你们知道楼上啥事?”大家说的:“斑鸠镇上的程老虎连咱们管堂的打起架来了。”这个人一听,可问的:“请问,程老虎是个什么人?”大家就把程老虎做下的事说了一遍,这个人一听说的:“我要会一会程老虎,这么不怕死的咋么个人物?!”说罢,把英雄褂子往马鞍桥上一搭,一脚把门踢开,往楼高头上去了,会会程老虎去了。再说,这个人就是这个楼的东家,名叫的尤俊达。他们两个见面有一段事情来了。他们两个见面认了相好,把程老虎打这儿接上走了,临后,叫黄岗反山东大闹济南府。都在下回分解了。

63. 薛 葵 儿

他那的姓薛,薛家的一个人员因为征战皇上,可是叫皇上知道哩。皇上把兵马打发出来,打听哩薛家反对皇上的呢。给薛家给哩个没防顾,把薛家的满门翻抄,把薛家的三百六十口子人:娃娃大小、老少一起,一个都没剩,抓住收到狱监里哩。

皇上给吩咐,再么是 bia 出来哩告示:“谁但给薛家送吃喝,把他

也赶紧抓住押下。”因为这个上给薛家送吃的人没有的。逮薛家的时候薛葵儿一个跑哩，打一个路上朝着山里跑哩。这个山的名字叫的鸡爪山。鸡爪山上扎的贼寇。贼寇的头子是一个姑娘。她的名字叫的女新娥。女新娥把千里眼搭上一看，一位人朝着鸡爪山上来着呢。女新娥心里胡思量：“这个哈巴（是）皇上打发出来的访事^①的人。”女新娥没等薛葵儿上山来，她带哩二十个兵马下哩山，抓这个人来哩。可是女新娥带薛葵儿遇哩面，争战起来，两个争战脱哩。争战哩半天都不无胜败。女新娥给的吩咐叫二十个兵马把薛葵儿绑哩。二十个兵马把薛葵儿逮住拿绳子绑哩，搁到马上拿到鸡爪山上哩。拿着去，女新娥给的吩咐，叫把谢寇绑到杀杆^②上呢。跟前锁哩个刀子连绳子。女新娥进哩房哩，她打发手下的人员叫问薛葵儿呢：“你问薛葵儿，他寻招^③嘛，寻死，但说是寻死，刀子连绳子搁的呢，叫他拣去！但说是寻招，叫他把回答给给！”手下的人员来给薛葵儿把女新娥的话说哩。薛葵儿头低下思量开哩。他心里说的：“俄薛家遭哩难的人，把俄的娃娃大小一起叫皇上满门翻抄哩，跑出来俄一个，遇到贼寇的手里哩。有心死去，可是薛家没根哩。有心不死，俄的薛家跟人没招过女婿。人随光阴草随风。”看得没法儿哩，薛葵儿给应承哩。他说的：“俄情愿。你去给你的头子说，俄寻招。”

女新娥听见这个话哈哈大笑哩，她给的吩咐：“赶紧把人撂开，领进来！”

他那二位遇哩面，几场的拉哩磨哩。欢喜情愿，薛葵儿给女新娥招哩驸马哩。女新娥情愿嫁哩薛葵儿哩。女新娥把鸡爪山上的执掌贼寇的一满事情一下过给薛葵儿哩。她给薛葵儿当的帮办。他那连贼寇们在鸡爪山上过活光阴着呢。

皇上把薛家的三百六十口子人押下的之后，打听的没有薛家的

① 访事：这里指探听情报，打探消息。

② 杀杆：杀人柱，杀人杆。

③ 寻招：这里指选择被招女婿。

人带薛家的亲亲留人^①哩。可是他的心不瓷实,还给的吩咐:“谁但给薛家送吃喝来,不言传赶紧押下!”

这个皇上的城堡里有一个薛葵儿的舅舅呢。把这个老汉叫皇上没知道。他的名字叫的马三。马三老汉连老婆子两个没有儿女,养下哩个娃娃。就那一天养下的娃娃一岁哩。把薛葵儿婆娘押下的时候,薛葵儿的婆娘养哩个儿子也一岁哩。把她连娃娃一同押下哩。马三老汉说他的老婆子呢:“老婆子,俄连你有一个商量的事情呢,把咱这个娃娃想法儿的给这个狱监里送进去,叫皇上家杀去。把咱外甥的那个小娃娃换出来,抓成人,往后叫给薛家报仇去。眼看的叫皇上把薛家的根除哩,薛葵儿得朝阿里走哩,咱也不知道,有命呢嘛,没命呢嘛,咱也没打听着的。”

“你个人看,你的儿子。你但舍得,给给叫皇上杀,把薛葵儿的儿子换出来。你但舍得,俄也舍得。可是你咋样能送进去呢?”

马三老汉说的:“俄就给他想法儿呢!”

薛葵儿他舅舅一天编哩个笼笼儿,做哩个双底底儿,打听着的呢,几时皇上说是没在,他给薛家送吃喝去呢。

这一天皇上走哩万朝会哩。马三老汉把他的儿子拿药定住^②,装到笼笼儿里头,夹底底儿高头搁的吃喝,再么是给他的外甥媳妇儿写哩个书信:“吃喝里头有药呢,笼笼儿底下有俄的娃呢。你把你的娃连药定住,把俄的娃掏出来,把你的娃装到笼笼儿底下,送出来,俄把他抓大(duo),成哩人哩叫给薛家报仇。”马三老汉把这个信连吃喝装到笼笼儿里头给薛家送吃喝去哩。

把门的衙役问马三老汉呢:“你做啥来哩?给谁拿的吃喝?”

“俄给薛家送吃喝来哩。”

把门的衙役听见这个话烦恼的一面儿,望想押这个老汉呢,可是他的心软哩。看见这个老汉的岁数大得很,他给老汉说的:“你念那

① 亲亲留人:三亲六故,所有亲戚。

② 拿药定住:用药叫他睡着。

个匾，皇上的吩咐，谁给薛家送吃喝，赶紧叫抓住押下呢。你胆大的跑着来给薛家送吃的呢。可是皇上没在，俄留你的一个活命，赶紧你回去，跑！”

马三老汉不答应。他给把门的衙役说的：“因为皇上没在的一面儿，俄才给薛家送吃的来哩。你别害气，大人，俄给你送两个元宝。你把这个吃喝赶紧给薛家提进去，把笼笼儿、碟子、碗给俄原拿出来，这么的个事情不好吗？”

把门的衙役思量下哩：俄两三个月价连一个元宝都挣不下，这个老汉给俄给的两个元宝。这是六七个月的盐柴^①，今儿个皇上也没在，叫俄赶紧给他提进去，把笼笼儿原拿出来给给，叫他一去不好吗？！把门的衙役图两个元宝，把笼笼儿提上给薛家的人们赶紧提进去给给哩。他的外甥媳妇儿把吃喝掏下，把书信捧到手里都念哩，懂明白哩。把他舅的碎娃娃掏下，把个人的儿子拿药水定住，装到笼笼儿里头，碟子、碗搁上，给衙役给给，给她舅叫拿出去呢。衙役为两个元宝来去把笼笼儿提上都没查看，给给马三老汉赶紧打发叫回去哩。马三老汉回去把娃娃掏出来，拿凉水喷活，给薛家抓^②这个娃娃着呢。这个娃娃的名字叫的薛高儿。马三老汉带他的老婆子不叫人知道，在家里藏着抓薛高儿着呢。

停的不多的日子，皇上的算家一算，薛家的根还没除呢，往后还能报仇。可是皇上听见这个话，害气的给哩个吩咐把薛家的押下的三百六十口子一起杀哩。拿生铁灌哩缝，把杀下的死人一起装到这个坟坑里，拿生铁嘎(从)高头灌实哩，再么是黑明搁的下夜的人^③。但说是，来人打听薛家的坟，给薛家上坟来的人赶紧抓住要叫押下呢。

薛葵儿他舅马三老汉把薛高儿抓到十岁上哩，害怕皇上知道，把

① 盐柴：这里指日常开销。

② 抓：抚养。

③ 黑明搁的下夜的人：白天晚上都派人值守。

他那老两口儿一起能杀掉。把薛葵儿打听来,打听去,说是薛葵儿在鸡爪山上连贼寇们过活光阴呢。马鞍老汉给老婆子说的:“叫俄把薛高儿给他大薛葵儿送到手里。叫他大连儿子团圆不好吗?”

老婆子说:“那就好!”

这一天马三老汉把薛高儿拿上,套哩个跑车子朝着鸡爪山上走哩。他那走哩几天,到去的时候,女新娥搭的千里眼照的一看,朝着她那的鸡爪山上一个跑车子来着呢。她要害气征战呢,可是薛葵儿没答应。带的四十兵马打鸡爪山上下来,朝着这个跑车子迎上去哩。他那这吓的,(以为)皇上打发的兵马撩骚^①来哩。可是一到跟前一看,才是他舅马三老汉。薛葵儿下哩马给他舅下哩跪哩。四十个兵马看的头子给这个老汉下哩跪,都思量的,但怕(是)头子的亲人济人^②,四十个兵马打马上下来也下哩跪哩。

女新娥搭的千里眼一看,气上来哩。跑车子上来哩两个人把他那鼓^③的,就像个生虫^④,都给下跪着呢。回去带哩四十个兵马,女新娥也下来哩。到跟前迎着一看萨,一个老汉在跑车子高头立着呢,彪着呢。她的心里觉摸来哩,但怕这是薛葵儿的亲人济人。女新娥赶紧连四十个兵马打马上下来,都给这个老汉也下哩跪哩。这个老汉在跑车子上给他的外甥薛葵儿、给他的外甥媳妇儿女新娥,齐齐儿,根根儿到稍稍儿,咋么价把薛高儿换出来抓到十岁哩,咋么价把个人的儿子送到狱里,替过薛高儿叫皇上杀哩(的事情都说给哩)。他可以说呢:“这不是嘛,把你的薛高儿抓到十岁上哩。你是他大,俄把他给你交代给手里,你爷父两个给你的薛家报仇去。”

薛葵儿连女新娥高兴地把薛高儿稀罕的领上,再么是把他舅带跑车子拉到鸡爪山上哩。之后给他舅装给哩一车金银,只是损耗带吃起,一辈子都吃不完。他舅在鸡爪山上立给哩几天,之后把装下的

① 撩骚:骚扰。

② 济人:亲近的人。

③ 鼓的:这里指吓得。

④ 生虫:这里指软弱的样子。

一车金银高兴的拉回去哩。

女新娥嫁哩薛葵儿的一年之后,养哩个儿子,名字叫的薛纪儿。薛纪儿赶薛高儿小的一两岁。薛高儿十一岁哩,薛纪儿九岁哩。薛葵儿带女新娥把两个娃看的一模一样,再么是也稀罕。他那就这么价过光阴着呢。

停哩不多的日子,皇上家打听的,说是,薛葵儿在鸡爪山上连贼寇们一搭里过活的当贼寇着呢。皇上家给薛葵儿带女新娥给哩个没探防,黑天白夜的打发的几千兵马到鸡爪山上把英雄打散哩,薛葵儿顺单另一下里,女新娥把薛纪儿带薛高儿领上,朝单另一下里跑哩。一个把一个打听不着,得到朝阿里都跑哩。

女新娥把薛高儿连薛纪儿领上朝着一个乡庄里跑着来,把他舅打听着的,在那塔儿连两个娃躲难下哩,是谁^①也不知道。可是这个乡庄里有一个古庙呢,这个古庙里头有一个神爷呢。这个神爷天天吃的两个娃,乡庄里的人们写的册子,跟上册子给神爷给的两个娃。有钱汉们在外国里买的穷人的娃娃,抓的给神爷设捋的给给叫吃呢。穷人家没钱把个家的娃娃给给叫吃呢。没有娃娃的人们熬煎难,喂的料羊^②,给神爷叫吃呢。

女新娥领来的薛高儿带薛纪儿老到的很。巷子里耍的娃娃们赶他那大的,赶他那碎的,是谁也丢不过打不过弟兄两个。一天都在他那的舅爷门上告状的呢:“你的这个两个娃太老到的很。”舅爷一天到黑给人们下话认错。从这个上他见不得这两个娃在他的房里睡,也不给吃喝。这两个娃在后院子里麦尖秸子里头掏哩个洞洞子,黑哩在里头钻着睡着呢。他妈的心里不得过去,天天东岸儿发亮的时候,她把舅的馍(mu)偷上,挽(bian)裤腰里,捂到伞底下,退着走后院子去把两个娃慢慢喊的:“薛高儿,薛纪儿,快来!这一点馍拿上去,你两个分上吃。”薛高儿连薛纪儿光阴就是这个。

① 是谁:无论是谁。

② 料羊:用饲料、粮食喂养的羊。

给神爷给两个娃的方牌子^①到哩女新娥他舅的家里哩。可是他舅没有娃娃的一面儿,给女新娥说的:“你这个两个娃太老到的很,一天惹的闯乱子。给人一天下话下不零干哩^②。把这两个娃娃今儿个给给神爷叫吃去。”

女新娥听见这个话,太害气。她连哭带闹的连舅舅嚷脱哩。她说呢:“俄遭哩难哩,到哩你的家里来躲难来哩。没望想,不说你把俄的两个娃没当娃的,不给吃喝带穿,你还望想的给给神爷叫吃去呢吗?!”

连哭带闹的一面儿,她舅惹不下外甥女儿,给她就下话,下跪认哩错哩。把外甥女儿搞谋^③够,给服侍神爷的人说的:“你今儿给神爷告白一下儿,俄这儿没有娃娃。你给他说,俄有两个料羊呢,给他宰了(liao),生做熟,给他拿着去,叫他今儿吃一顿熟肉。明年方牌子到俄跟前,俄给他送给四个娃娃叫吃呢。老早里就设捋的给他把娃娃就买下呢。”

服侍神爷的人去给神爷把这个话说哩,神爷答应下哩。

后傍儿虎伏坦^④时候,女新娥就把两个料羊囫圇煮熟,拿的各式各样的馍带单另的吃喝,给神爷送去哩。拿上吃的时候,薛高儿连薛纪儿打麦秸窝里看见,舅爷把这么肥的肉给神爷拿上去叫吃呢,把两个香的嘴里涎(han)水长淌呢。

黑哩人们正睡定的时候,薛纪儿给薛高儿说的:“咱两个儿今儿黑哩在那个古庙里不吃舅爷拿去的肥羊肉吗?!”

薛高儿还害怕呢,薛纪儿不答应,硬鼓的叫上走哩。人们正睡定的时候,他那到哩古庙里,进去哩。一个高桌子高头搁的他舅爷拿来的两个料羊肉。两个坐下就吃。把肚子一吃饱,薛高儿要走呢,薛纪儿不叫走。薛纪儿给薛高儿说的:“你站到门的那一下里,俄站到门

① 方牌子:即上文的名册,名单。

② 给人一天下话下不零干哩:整天给人赔不是都来不及。

③ 搞谋:哄,哄劝。

④ 虎伏坦:伊斯兰教一天五次礼拜之最后一拜,宵礼,阿拉伯语借词。

的这一下里,咱两个等他神爷。神爷但进来,把门这里一关,俄说打,你就打。”

两个藏到门背后等着呢。人睡定的之后,不大的工夫,黄风刮的那个疹扎,朝着古庙来着呢。头抬起一看价,神爷来着呢。神爷是一个大汉子,在当中间里走着呢。蓝面影,绿眼窝,再么是两下里的两个不大的帮办搀着,顺古庙的院子里进来哩。到古庙的门跟前神爷说的:“他那说下的今几个熟肉嘛,咋给生肉喂来着呢?!”

害气的进哩古庙里。薛纪儿连薛高儿把门一关,说一声打,就打脱哩。打的一两个萨哈特之后,把桌子板凳都打坏哩。门朝里扣着呢,从这个上神爷连他的两个帮办跑不出去哩。薛纪儿把神爷抓住压到肚子底下哩。薛高儿把两个帮办追的逮住也压到肚子底下哩。薛纪儿压的神爷,薛高儿压的两个帮办丢哩个盹儿睡着哩。惊醒来一看,薛纪儿肚子底下一个铜条,有八十斤重。薛高儿肚子底下两个铜锤,一个有四十斤,两个八十斤重。他那两个把铜条连两个铜锤拿上,没等得到东岸发亮,顺他舅爷的麦尖秸子那里走哩。把铜条连铜锤藏下,两个缓着睡下哩。

东岸发亮的时候,女新娥把她舅舅的馍偷上,退着走后院里喊两个娃呢:“薛高儿,薛纪儿来,这些馍你两个拿上吃去。”薛纪儿说的:“俺的不要吃,俺的肚子吃饱哩。”女新娥跷蹊下哩,她就问的:“你两个吃啥哩?咋不要馍?赶紧说实话!”

薛高儿说的:“俄不去,你娃不答应,叫咱走古庙里吃舅爷给神爷拿去的肉呢。舅爷不叫咱吃肥肉,舅爷害怕神爷呢。俄两个没害怕,进去把肚子吃饱哩。”

把女新娥吓的就问开哩:“你两个见啥来?”

“俄两个见神爷来。人睡定之后他来哩,黑风黄风刮的,当中间走的神爷,两下里帮办搀着呢,绿眼窝,蓝面影,那个疹扎你再别问哩。”

女新娥可问的:“之后咋过下哩?”

“俄两个把门关哩,说一声打,俄两个就打。把神爷他抓住压到肚子底下哩,把两个帮办俄压到肚子底下哩。俄的丢盹儿睡着哩。”

惊醒来一看恰^①，不见神爷连他的帮办。他的肚子底下一个铜条，俄的肚子底下两个铜锤。俄两个拿回来哩，在麦尖秸子底下塞着藏着呢。”（薛高儿说的）

这塔儿女新娥这明白哩：“哎呀，这是薛家的鸿运来哩，这是哈巴两个娃的军器。”

女新娥记到心里，不叫人知道，一天给两个娃想教武式呢。

赶早起来女新娥给她舅说的：“你赶紧在古庙里去，你的两个孙子给你把辣儿闯下^②哩。他那两个把神爷打死哩。”

她舅带一满人们到去，进到古庙里一看，把桌子椅子一起打坏哩。他那的舅爷给古庙里把桌子椅子赔哩。就打那一天这个乡庄里安宁下哩，也不吃娃娃哩。

女新娥给薛纪儿带薛高儿把她的有的没有的功夫都教给哩。把武式带功夫演习好的一面儿，大小的人们惹不过，再么是不敢惹这两个弟兄哩。薛高儿带薛纪儿在他娘母子跟前讨哩口唤要找他大去呢。他妈不给口唤。两个娃不答应，没法儿，给做哩些干粮，送哩些盘缠，把口唤给给哩。薛高儿连薛纪儿走哩，找他大去哩。薛高儿连薛纪儿上哩路，走哩几十天，两个商量的在阿塔儿找他大去呢，不明白他大在阿塔儿呢。两个商量来，商量去，不找他大去，要找皇上呢，把皇上打死，给薛家报仇。可是该阿个路上走京城去呢？两个还不知道。两个走到一个三岔路上，该阿个路上走呢，可不知道下哩。两个商量的打阿个路上走呢。薛高儿拿的两个铜锤该右傍个走哩，薛纪儿拿的铜条该左傍个走哩。两个商量下着呢，但是谁把京城找见，不准一个儿给皇上下手，要在树林里等呢。他那两个几时到哩一搭里，一同打皇上呢。

薛高儿打右傍个的路上去，走到一个员外的门跟前时候黑哩，他喊的：“掌柜家！掌柜家！俄是个出门人，叫俄在你的这个大门道里

① 恰：语气词，表示这么一看，同“萨”。

② 把辣儿闯下哩：把祸闯下哩。

站个一晚夕不好吗？”员外的大灶儿的伙计给员外说的：“来一个小伙儿，在咱的大门道里站一晚夕呢。”员外说的：“叫进来。”

伙计把薛高儿领进来哩。员外一看，才是十几的一个娃娃，长的那个体面，长的那个结实。他说薛高儿呢：“你一个儿出门，你的胆太大哩，要站到这个大门道里，俄这儿有一个火马呢，它在俄的马圈里。天天黑哩人睡定的之后，吱溜的这一声，一个张子升起来，在空中里耀(rao)^①的半个阿斯玛都红哩。碰见谁，就吃谁。俄的这个城堡里的人们，这里一黑，就不出门哩。你这个小伙儿胆太大哩，把你不叫吃上哩。你今儿进来，睡到房里。”

员外叫薛高儿吃哩，喝哩，之后可说呢：“就这个火马在俄的马群也罢，白日看起都是一参马^②，黑哩这个马就成哩精气，出来闹火呢，白日里人把它就认不得哩。”

员外把这个话说哩之后，薛高儿给思量下哩。他给员外说的：“叫俄在你的这儿站给四五天，叫俄想法儿的把它逮住。”

员外说的：“你还有那么大的本事呢吗？那就好！”

就那一日，薛高儿吃哩喝哩，该房子出来在院子里转着看着呢，这到来咋样的个火马，心里不瓷实。停哩不大功夫，人睡定的之后，得啥吱溜的一声，一下半个阿斯玛都红哩。火马在半空里闹火着呢，薛高儿这一看，这一个好马。他是个千里驹儿。但怕这个火马就是他的脚程，等他着呢。他知到^③心里，进哩房子给员外说的：“你明儿把你马群分两半个，把一半个吆到这里，把它分开放，叫俄看，火马黑哩该阿半个出来呢。”

看恰，那一日黑哩，火马打这一半个出来哩。把那个马群断远远的，断离哩。把这一半个可分出两半个哩。第二天黑哩一看，可打这一半个出来哩。就这么价分的七八回，分来分去丢下四个马哩。把

① 耀：这里指照的。

② 一参马：一样的马。

③ 知到：记到。

这个四个马可分哩，一到黑哩，可吱溜哩一声，升起来，空里闹火够，可落下去哩。早起起来一看，两个一模一样。都是瘦膀子。得到阿一个是火马，分晓不开。把它那两个可分开哩，火马黑哩吱溜一声，升起在空中里闹火够，可落下去哩。薛高儿把它认下哩。赶早起来，他拿哩个绳子，把这个瘦马逮住，拉到员外的院子哩。员外一看，又没样子，又是瘦膀子一个烂杆马。薛高儿给员外说的：“吃人的火马就是它。”

员外说的：“把它拿炮打！”薛高儿不答应，说员外呢：“掌柜家，你把这个烂马送给俄不好吗？”

“俄的这些子马群里头有骡(kuo)马连走马呢，你挑着拣着拿，俄送给你，你骑上回去。”

薛高儿没答应，他可说员外呢：“俄但骑一个好马，俄的岁小，一个碎娃娃家走到路上叫强盗把马还能夺上去。因为这个把烂马给俄。”

员外说的：“对！对！”

员外给薛高儿给哩一匹鞍子，给哩些子盘缠，把薛高儿送出去哩。薛高儿把火马骑上走哩。就打那一天这个城堡里没有精气哩，也太平下哩，也安宁下哩。薛高儿把火马骑上少时到哩皇上的城堡哩。他在城堡边里树林的里头歇缓的等他兄弟薛纪儿的呢。

薛纪儿拿的铜条在左傍个里的路上走哩。走来走去，走到一个城堡里来，人，马，散去都乱哩。看恰，人都踏的尺码(意义不详)，拉的麦草，麦尖，翳(yu)子(苇子)，柴禾，满河沿跟前拉着呢。他到海沿子跟前一看，连柴禾在河沿上挡哩一个圈子，靠着河沿留哩个门，他到跟前问的：“这你都作啥着呢？为啥拿柴禾挡这个圈子呢？”

那头儿的人们说的：“俺这个海子里头有一个海马呢，把俺的城堡里头糟蹋的细细儿不得哩。不停的打海子上来吃人呢。在不哩把水带上来还能淹城堡。因为这个俺拉的柴禾挡一个圈圈子呢。它打海子里一出来，就到圈子里头呢，俄把门一闸，一大圆儿把柴禾点着，

一伙把它斩了(liao)呢。”

薛纪儿听见这个话说的：“你们拿火把它不烧哩，叫俄把它逮住骑上走不好吗？”

那人们蹊蹊的问哩：“你还把它能逮住吗？”薛纪儿说的：“俄能逮住，俄啥都不害怕！”

人们可问的：“客娃娃，你要啥呢？”

薛纪儿说的：“俄啥都不要，给一条绳子就对哩。”

薛纪儿把绳拿上，在草圈圈子的门跟前等海马着呢。停哩不大的工夫，海子一下起哩浪哩。浪起的就像海子翻哩跟头哩。这一听，就连炸雷哩一样，海马吱喽的一声打海子里出来，顺草圈子里上来哩。薛纪儿没害怕，他到跟前喊哩一声，他说的：“嘟嘟嘟！你但是俄的脚程立下！”

这个海马给立下哩。薛纪儿给海马的脖子把绳子搭上，拉上来哩。他把海马拉到人们跟前，要哩一匹鞍子，给瘦膀子海马把鞍子备上，骑上走哩。薛纪儿把海马骑上走哩之后，这个城堡也安宁下哩，也太平下哩。薛纪儿知下的，这个海马就是他的千里驹儿。薛纪儿没觉着，少时到哩皇上的城堡里哩。他到哩树林里连薛高儿遇哩面，歇缓哩两天。薛高儿拿的铜锤，薛纪儿拿的铜条，二位到哩薛家的坟跟前，给薛家上哩坟哩。他那倒酒烧纸着呢，来哩一个下夜的问的：“你两个做啥来哩？该阿里来的？”

“俺两个给薛家上坟来哩。”

下夜的没贪慢给皇上把信送给哩，说是：“来哩二位小伙儿给薛家上坟着呢。”皇上给的吩咐叫兵马们捉着两个小伙来哩。他那没捉住，薛高儿连薛纪儿连他那打哩仗哩。薛高儿的两个铜锤、薛纪儿的铜条打的皇上的兵马站不到跟前。满后通^①的，朝着城堡里跑脱哩。

这个时候儿他大薛葵儿把兵马串联起来，带哩兵马上来打皇上给薛家报仇来哩。就这个时候，女新娥这一看，薛高儿连薛纪儿没回

① 满后通：往后退。

来,她就思量的:“但怕这两个娃打皇上给薛家报仇去哩。”女新娥赶紧把兵马串联起来,带的兵马也朝着皇上的城堡里去哩。薛葵儿到来的时候,薛高儿没认得他大,还当是皇上的兵马,扬开一铜锤,把他的胳膊打坏哩。就这个口儿里,女新娥到哩跟前,就喊哩一声:“你敢打!兀是你大!”

薛高儿这一看,才是把他大打给哩一铜锤。他打马上跳下来,赶紧下哩跪,给他大认哩错哩。这个的之后,薛葵儿连女新娥的兵马,薛高儿连薛纪儿,一搭里扑哩皇上的城堡哩,可是把城门打不开。这儿薛纪儿失哩急哩,他一胳膊拐子把城门打开,他那都一同扑进哩城堡里。把皇上的兵马打的粉骨扬灰。把皇上抓住杀哩,之后得哩金銮宝殿哩。薛葵儿、女新娥、薛高儿带薛纪儿给薛家把仇报上哩。就这么价,作哩好少的难^①之后,薛家做哩皇上哩。

64. 黄 天 霸

那会儿有一个人姓黄。(姓)黄的没有儿,(以后)生哩个儿,瘫痪,提起一条,撒下一滩。黄家是个大臣,(犯了死罪),他跑哩。黄的儿子名字叫的黄天霸,他娘抓养这个娃着呢。这儿一阵儿抓到十二岁哩。这娃在外家晒暖暖^②着呢。这一阵儿旋风在娃跟前旋哩两下,这娃的头满起来一抬,他(家)的墙头上跑哩个白老虎。那不是这娃的星宿^③吗?不会走的娃拾起来^④哩。在院里转给哩两三个过儿,白老虎也不见哩。这娃脚给一弹(dan)上房哩。该(从)房高头儿一弹,跳下来哩。这娃进哩房哩。把他娘惊给哩一下。他娘说呢:“俺娃,你咋哩?你给起来走着呢。”黄天霸说哩:“一个旋风在俄跟前旋给哩两下,俄头满起一抬,墙头上跑哩个白老虎,俄这拾起

① 作哩好少的难:经受了很大磨难。

② 晒暖暖:晒太阳。

③ 娃的星宿:娃的属相。

④ 拾起来:抬起身子站起来。

来哩。在咱的院里转哩两三过儿。”

黄天霸还给他妈说哩：“俄还脚一弹上房，脚一弹该房高头跳下来呢。”

黄天霸这阵儿说他妈呢：“你看走！”

他妈把那个都看哩。黄天霸这阵儿问他妈呢：“俺大呢？俄找俺大去呢，俺大有啥机要呢？”

黄天霸他妈说哩：“你大的奔子也不碎^①呀，你大丢下这个宝箭着呢，箭再矢着去，你大拿嘴比箭呢，那个就是你大”。

黄天霸说他妈呢：“你把干粮做下，俄寻俄大去呢。”黄天霸起哩身哩。走到一个山场里哩。那个梁山里的不是一百单八将都在那塔儿呢。这个一百单八将说呢：“城里来哩一个单人，谁个给咱想一伙去呢，这是非凡之人。”

四大哥给下来谈来哩。黄天霸走的是马路，这个四大哥说的：“你给你老子腾路！”

黄天霸说的：“你给你老子腾路！你老子留你活命！”

这两个说哩说打起来哩，两个比哩武哩。两个不无胜败^②。四大哥说的：“你的姓名叫啥呀？”

“俄是黄太子的儿呀！俄的名字叫得黄天霸！”

“黄天霸呀！你大是俄的朋友。你就(留)在梁山上！”

黄天霸说的：“俄出门，找老子呢。”

“咱一同走梁山上找。”黄天霸跟上四大哥到梁山哩。

到哩梁山上哩，成哩兄弟哩。一百单八将里头有一个四来猫儿，到哩城堡里哩。城堡里一转着看。城堡里有一个大臣，名字叫的十全。他挂的招牌，他说的：“俄不害怕城里人呀，俄害怕梁山上的狗一群呀！”

四来猫儿把这个给一百单八将说的：“把咱比哩个狗嘛，咱的谁

① 奔子不碎：前额不小。

② 不无胜败：不分胜败。

去,把他的狗头取了(liao)。”

黄天霸说的:“俄去呢,俄取他的狗头呢!”

黄天霸拿哩些玉石珍珠玛瑙到城堡里来哩。他说来:“梁山的也是富足(jū)的地方。”他装哩个货郎担儿,卖着呢。他转着呢,寻着呢,他的肚子也饿哩。他进哩馆子里哩。他把肚子也吃饱哩。他在这儿没分钱多少^①,给哩全钱^②。这个跑堂的人说哩:“这是好人啊!咱把这个人的名堂^③问一下,明几个给做些好吃的,叫他吃一下。”

跑堂的问他的名字呢:“客人,你的名字叫个啥呀?”黄天霸说:“俄的名字叫得俄的俄”。该这儿出去到哩十不全的衙门跟前哩。他看的好好儿的,(墙)里一个窟窿儿。黄天霸转到夜进三更哩。他就像雀儿一模一样进去哩房着呢。十不全头一抬,惊给哩下,说是:“你是谁呀?”

黄天霸说哩:“俄是俄呀,俄就是取你的头来的人呀!”

十不全说是:“啊呀,不好哩!唉,你取的头来,你是个谁吗?”

“俄是梁山下的狗一群,你说哩狗一群嘛。”

十不全说的:“你取俄头来是吧,俄有一句话,你听了(liao),那会儿你取俄的头。”

“你说!”

十不全说哩:“俄睡到桌子上,把俄的眼窝带帘苦住呢,你做萨^④。”

黄天霸说:“能成。”

(十不全把)脸苦住,(等)取他的头价^⑤,十不全把黄天霸的手逮住,他的刀砍不下去。黄天霸说哩:“俄留你活命!你把你的银

① 没分钱多少:不管多少钱。

② 给哩全钱:这里指(黄天霸很大方的)给了个整数。

③ 名堂:这里指姓名。

④ 你做萨:意即你再杀俄的头。

⑤ 取他的头价:取他头的时候。

给俄！”

十不全着哩忙哩，起来在箱子里给寻银去哩。把他吓糊涂哩。他把一本书给给哩。黄天霸不知道，拿到梁山下去哩，说呢：“俄把他饶哩，把他的银拿来哩。”

他大哥说的：“阿是的？叫俄看，叫阿那把你哄哩。”

黄天霸急哩：“这会儿，俄不饶他，俄取他头呢。”

这个时候儿十不全给他的城堡里都说呢：“再来俄的俄，谁再给俄报着来，俄给他给十两银子呢。他谁给俄逮着来的人，俄给他二十两银子呢。”

黄天霸可到那个馆子呢。馆子家的人说的：“这就是那个俄的俄来哩嘛，这谁给咱的大臣报去呢？”这个跑堂的给跑去哩。打发哩两个衙役把他抓着来，衙役把俄的俄打呢，俄的俄说的：“你别打，俄去呢。”

黄天霸去哩，到大臣跟前哩。把报信来的人叫大臣打哩个四十板子。把衙役打哩个四十板子，说呢：“你都走！”

这儿他问黄天霸呢：“你大的名字叫个啥？你的名字叫什么？俄的俄不是个名字！你的名字叫什么？”

黄天霸说哩：“俄大的名字叫的黄太子，俄的名字叫的黄天霸。”

“哎，你是俄的恩人嘛，你咋取俄的头呢？你大跟俄是成下的弟兄嘛，你大在这个城堡里开的铺子。你跑到梁山上 zua 去呢？那个就是咱的仇人。咱这阵儿找你大走！”

黄天霸见哩他大哩。跟他大头抱相哭。十不全说来：“俄的弟兄，你回去，你看老嫂子去。娃俄不给，叫在俄的家里着。也是你的娃，也是俄的娃。”

黄太子回去哩。黄天霸剩到十不全的跟前哩。这一阵儿站哩七八天哩。十不全愁眉不展，不吃不喝，一拿务儿他头低着呢。黄天霸问哩：“舅，你咋哩？俄站到你的家里日子多哩，叫俄回去。”

十不全说的：“你回去做啥去呢？”黄天霸说的：“你不吃不喝，愁眉不展，你心中有啥呢，不说嘛？俄能办的事情，俄办呢。俄的手里

不得到的^①事情(没有)呢。”

这个十不全说哩：“皇上家把皇姑娘不见哩，给地方上给说是，叫寻呢。叫俺三天叫寻见呢。寻不见，丢咱的官呢。”

黄天霸说的：“咱给他寻！”

黄天霸出去寻去哩。寻哩一天，没寻着。黄天霸在一个树根子底下缓着呢，看着呢，宝和尚给庙里担水着呢，担哩四五十担水。黄天霸说的：“这个宝和尚担这个水，只有啥事呢。”黄天霸到宝和尚跟前哩，说的：“和尚伯，俄给你担水，俄是个出门的人，叫俄站到你的这儿。”宝和尚说来：“俄娃，能成。”

黄天霸可担哩个二三十担水，担够哩，黄天霸连宝和尚拉着呢：“和尚伯，你一个，担这些子水做啥呢？”

宝和尚说来：“九头妖怪在咱的这个庙底下，把皇上家的女子拿来哩，女子在这个楼高头呢，女子吓的病着呢。之后上来领的先生看病来哩。把病一看，之后下来在这儿吃哩，喝哩，之后就走哩。”黄天霸说来：“伯伯，俄害怕呢。之后来把俄别杀哩。”宝和尚说哩：“他再问开哩，就说你是俄的叔伯兄弟。”

这个九头妖怪夜进三更上来哩，领的先生看皇姑娘的病着呢。看哩吃哩喝哩，他那下去哩。宝和尚说黄天霸呢：“这黑哩，这会儿耍戏呢。咱看戏走。”黄天霸说的：“俄害怕呢。”宝和尚说哩：“你别害怕。”宝和尚连黄天霸两个满下走呢，这里到头一道门跟前哩。手把门一拍，宝和尚说的：“黄天霸你立的俄的脊背后头。”

他两个阙到门背后哩，门一开，打哩一阵子枪炮。这两个进去哩。黄天霸说的：“和尚伯，和尚伯，这个本事大得很，名字叫的啥？”

宝和尚说来：“这个名字叫的‘稍过脚’。”

到第二道门跟前哩。把门可给哩一拍，阙到门背后哩。凶恶的枪炮可打哩一阵子，他那该那塔儿过去哩。黄天霸问：“和尚伯，和尚伯，这个的名字叫个啥？”

^① 手里不得到的：我的能力达不到的，我办不到的。

宝和尚可说哩：“这个的名字叫的‘稍护缓’^①。”

到第三道上哩。把门一拍，阙到门背后哩。把门的枪炮可打哩一阵子；他那的赶兀儿可走哩。黄天霸可问宝和尚：“这个的名字叫的啥？”

宝和尚说的：“这个的名字叫的‘金光涅油’。”

黄天霸连宝和尚进到九头妖怪的耍戏的台场哩。谈话坐落着呢。把戏耍毕，这两个回来哩，到庙里睡下哩。黄天霸问宝和尚呢：“和尚伯，这个九头妖怪的九个头里头阿个头是真头？”

宝和尚说来：“当中间的头是真头，兀偏头你杀掉，拾哩可安上呢。兀真头一杀，兀就死哩。”

黄天霸把这个听好，睡哩觉哩。哄着叫宝和尚睡着哩，他把宝和尚头杀哩。他这儿上哩楼房哩。他说皇上的女子呢：“你别害怕，俄是咱的人，寻你来的人。你缓病着，俄明几个把你拿回去。”

他给女子一说，给兀儿下来哩。他走到地窖子底下，把头一个门一拍，他也阙到门背后。那伙的把枪炮打哩一阵子。他把把门的头发抓住哩。他问把门的呢：“你愿死呢吗愿活？”

“俄愿活。俄害怕第二道门的把门的人。他的本事赶俄的本事还大！”

黄天霸说来：“你别管他，你说你！”

这个把门的说来：“俄愿活！”

黄天霸说的：“俄是大哥，你是二哥。”这两个一同到第二道门跟前哩。门给哩一拍，阙到门背后哩。枪炮一打，黄天霸把那个头发可抓住哩。他问把门的呢：“你愿死呢吗愿活吗？”把门的说来：“愿死咋？愿活咋？”

黄天霸说来：“愿活，俄是大哥，这是二哥，你是三哥。再愿死，这一刀你头就掉哩。”

这个把门的说来：“俄愿活，第三道门这个把门的本事赶俄的本

^① 据音大概写出，义不详。下文“金光涅油”类似。

事还大,俄害怕呢。”

黄天霸说着:“你别害怕,有俄呢。”

这三个到到第三个大门上哩。把门给哩一拍,都阙到门背后哩。那个把门的枪炮打哩一阵子。黄天霸进哩,抓毛盖子去呢,没抓住,把脑瓦盖子^①扒掉哩。三人进哩九头妖怪的房子哩。

九头妖怪说哩:“啊哟,不好哩,有哩贼人哩!”

这三个下去连九头妖怪杀脱哩。把九头妖怪的边头杀一个,九头妖怪拾上可安上头上哩。把那个当中间的真头给一杀,九头妖怪杀死哩。他三个这儿杀的没有哩,把一个门一开,圈哩一仓的人家的女子,(把她们)都给放开哩:“你都回去,你别害怕,把九头妖怪叫俺杀哩。”

这儿他那三个上来,上哩楼房哩,把皇上的女子给皇上拿回去哩。皇上给十不全可加哩官哩,给哩赏犒(hao)哩。

十不全把这个三个当命^②着呢,不丢手哩。

这阵儿皇上的他丈人不服气,他的手 dia^③有一个高手呢,把十不全的印盗哩。皇上的他丈人给女婿说的:“咱把这个蠢材的印觅寻下。”

皇上这儿传(旨)说着呢:“你把你的印按三天都拿到,觅寻你的印呢。”

十不全回去寻他的印呢,他的印不见哩。十不全熬煎下哩。不吃不喝,转出转进。黄天霸说的:“舅,咋哩?不吃不喝,转出转进。俄三个哈巴站的日子多哩,叫俄三个走。”

十不全说的:“不是几个事情,俄把印失得(dei)哩^④。皇上家说是,觅寻印呢。”

黄天霸说是:“你别害怕,你给皇上说,俄把印阙的不见哩。俄

① 脑瓦盖子:脑门盖子,天灵盖。

② 当命:把(他们)看的像性命一样贵重。

③ dia:“底下”的合音。

④ 把印失的哩:把印丢掉哩。

给你寻。叫他再给(一)天日子。”

这三个出去找印去哩。转给哩一天,没打听过来。这三个黑哩出去把一满城堡的印、把皇上带他丈人的一满印偷哩一抱,给十不全倒到眼面前哩:“你看,有你印没有?”

十不全也高兴哩。十不全一看没有他的印,说是:“没有俄的印。”

黄天霸说的:“俄这儿给你寻你的印,你别害怕,他皇上的印也在咱的家呢。”

这三个出去找十不全的印去哩。找到正端午时^①哩,这伙肚子饿哩。上哩楼馆子里,下哩馆子哩。下哩馆子吃着呢,黄天霸朝着巴扎儿两个眼不停看着呢。一个八岁大的个娃在这个巴扎儿满空空子里头偷这个,偷那个,人们的都看不见。黄天霸该楼高头跳下去哩,朝着那个娃去哩,说那个娃呢:“你手咋这么大呀?你在这个的空空子里偷一个啥,在那个窿窿子上偷一个啥,人都看不见。你把你这个手给俄借一下。”

这个娃说呢:“俄的手不大,俄师傅的手大。”黄天霸问的:“你师傅在阿塔儿呢?”

“俄师傅在那个庙根子底下,凉快儿睡觉着呢。”

黄天霸跑着去哩。那个把印在怀窝里揣着呢。他的手还在高头儿压着呢。他睡着着呢。黄天霸拿哩个鸡毛翎子,在他的鼻窟窿儿苏^②给哩一下。他揉鼻子呢,黄天霸把印拿走哩。他把两个兄弟叫上走:“俄把印寻见哩。”

他三个回去到哩十不全的跟前哩,说是:“舅,这得是你的印?”

十不全拿到手里看哩高兴哩:“这就是俄的印。”

这阵儿十不全拿到皇上跟前去哩:“这是俄的印,你给俄觅寻。”

皇上他的丈人给皇上说的:“你的印在呢吗?”

① 正端午时:这里指正午时分。

② 苏:这里指轻轻地捅。

皇上说的：“俄的印也没有。”

皇上他丈人给皇上说呢：“咱的印在十不全的手里呢。十不全有三个快手呢，把印都找着去哩。”

皇上这儿想哩说的：“你取去！”

十不全给他提哩一包印。皇上这才看着印哩，高哩兴哩。皇上说是：“十不全，好马任你骑，高官尽你做！”

65. 张彦带白玉龙

上往年有一个小伙儿来，名字叫的张彦。他办哩个媳妇儿，名字叫的白玉龙。张彦是个浪子出身，东西来的人们都是他的朋友。他不愁一个钱。友人的钱都是他的。张彦是十八件武艺件件精通哩。多在外，少在家。

有一天，张彦出哩门哩，一出门过哩二年多哩，没有音信。白玉龙想她丈夫呢，她说呢：“张彦出门二年多哩，没有信哩，叫俄弄一点路子办法，找他去！”白玉龙拿哩些银子钱，女装男扮，出去走哩。白玉龙十八样武艺也学下的呢，高里低里都能来。她走着呢，打听丈夫的事情着呢。走哩几站路，到哩一个地方，站到一个店里哩。站哩两天，打听男人呢，没一个人知道。白玉龙站到第二天的后晌，来哩一个店客(ki)，穿的英雄的衣裳，他的名字叫的张恒。他也站到这个店里哩。给店家说呢：“给俄给一个闲(han)房，俄是个上路的人，叫俄安足^①的睡一晚夕。”

“没有闲房子，那个北西房站哩个店客，走不走不知道，你跟他站到一个房里去。”店家给张恒说的。这个时候白玉龙拿书看着呢，张恒进门一看，这一个白脸书生看书着呢，张恒思量的：“这才是一个肥羊羔儿嘛。”

他坐下问白玉龙呢：“你该阿那来的？”

① 安足：安安稳稳。

“俄该那里来的。”白玉龙答回的。

“你走阿那去呢？”张恒可问的。

“俄有一个哥呢，出哩门二年多哩，没有一个音信，俄找他去呢。”白玉龙可回答的。

“你姓啥？”

“张。”

“你哥的名字叫个啥？”

“张彦。”

张恒一下高兴地说白玉龙呢：“你看咱都是一家子嘛，一个姓张的，俄给(到)这里来哩，见你哥来，俄断哩盘缠，还借哩他的银两。”

“你见哩实际^①吗？”白玉龙把他问的。

“见哩实际，还找呢吗。”张恒回答的。

白玉龙看着呢，他不是一个人好人，贼眼睛，事不对。他那坐哩坐，白玉龙明白哩，张恒指望她的银两着呢。可是她装哩个没知道的人，拉磨开哩。白玉龙在心里思量的：“这个人知道哩俄有银两呢，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嘛，这就知道俄是女人，他就糟蹋俄呢。要快走呢。”白玉龙喊哩一声店掌柜，店家听着叫他着呢，跑着进来问的：“啥事？”

白玉龙说他呢：“没啥事。你把俄站哩店的钱算一下，俄走呢。”

“今几个黑哩，你站下。明几个不起身吗？”店家把她挡的。

“俄是出门人，不管黑明，俄走呢。”白玉龙不答应的给店家说的。白玉龙把个家的银两拿上走呢，张恒给吡^②下哩。他在心里说的：“今几个把这个肥羊羔儿没打上。”

白玉龙出哩店门一看，实打实天气黑哩。害怕那个也罢，她起哩身哩。白玉龙该城门里出去，一看面朝西一个大路，她就满西走哩。

白玉龙走着呢，满后盯着呢，害怕那个店客贼人撵她不撵。白玉

① 见哩实际：确实确实见了。

② 吡：这里指犹豫。

龙使哩她的学上的功夫,快快走哩。走哩一晚夕,一阵子到明哩,她到哩一个江沿子上哩。看着呢,来哩一个碎^①水船,水船到南岸子上立下哩,出来一个白胡老汉。他到白玉龙的面前问哩:“这一个客人,你想过江呢吗?”

“就是,你把俄渡过去。”白玉龙给老汉回答的。

白玉龙上哩水船一看,船上坐的一个姑娘,长的体面的很。她有一十七岁,那是老汉的女子,她的名字叫的王守艺。王守艺也十八样武艺件件通着呢。她观哩个一眼,来哩个客人比她还长的体面,打兀儿^②,她的心一下细发^③的把客人看上哩。

老汉说女子呢:“给客人把吃喝给给,待承好好儿的。”

王守艺陪客待脱哩。老汉的船是贼寇们的船。他把女子叫过去说的:“这是一个肥羊羔儿,把他赶紧往江里撇!”

王守艺没答应。老汉把水船摇到江当中间里,把船立下哩。他到白玉龙的面前说的:“俄看,你也是个体体面面的小伙子嘛,你把你备(bi)下的黄金银撂下,俄就把你送过江呢。”

这儿白玉龙一下慌心哩。她在心里说的:“唉呀,俄没坐到好人的船上哩,这就是贼寇们的水船。”她一张子跳起来,朝着老汉喊脱哩:“俄把你个老匹夫!你把眼窝睁开!你把俄当谁着呢!”

王守艺在船里头坐着呢,听的她大连客人喊起来哩。她跑出来把他大问脱哩:“大大,你喊的啥着呢?”

老汉没言传。王守艺一下明白哩。她说白玉龙呢:“客人你别着气,他老哩,老糊涂哩,啥事情还有我呢。”

白玉龙一看,姑娘的话也好,装出不吃眼下的亏,她没言传坐下哩。王守艺把他父亲打发叫摇船去呢。她可把白玉龙问的:“客人,你姓啥?”

① 碎:小。

② 打兀儿:就从那儿,就因为那个。

③ 细发:细致,细心。

“俄姓张，名字张彦。”白玉龙给王守艺回答的。

王守艺起来到她父亲的面前上说是：“你给俄这里也访女婿呢，那里也访女婿呢，你把俄许配给给他不行吗？”

“也能成。叫俄先问他去。”老汉一答应，之后走到白玉龙面前上说的：“客人，你不要着俄的气哩。俄老哩，糊涂哩。俄今年六十几的人哩，半百呜呼^①没儿，就守哩这一个女子。你再也不嫌弃哩，俄把这个女子给你作嫁为口^②呢。”

白玉龙一思量，老汉连女子不是水船子人，她在心里说的：“嗯，怪啥来这会儿没杀俄，把命留下哩。这岸子^③有事呢嘛。之后叫俄看，给他给个许话。”她一思量就说的：“你老大大，你再也不嫌贪俄哩，俄把你拜哩丈人。俄们是出门的人，寻俄哥去着呢，寻着哩吗，再过亲事。”

白玉龙把这个事情应允哩，老汉把水船摇上过哩江哩。白玉龙该水船上下来说老汉呢：“俄不远，回来呢。”

老汉把水船拨上走哩。

江沿子上有一个店、一个馆子呢，老汉连女子给她也没说，这是贼店。白玉龙进哩店哩，店疹扎的很。白玉龙出去进哩饭馆子哩。一个老婆儿连一个女子开的这个馆子。她那的姓孟，女子的名字叫的孟守珍。老婆儿还有一个儿呢，名字叫的孟恒。孟守珍也是个十八件武艺都学下的人，她哥的本事也够用着呢。

“客人你吃啥呢？”老婆儿问哩白玉龙哩。

“你再有便(bian)宜的饭，给一点儿就对哩。”白玉龙说是。

白玉龙把饭吃饱，问饭钱多少。孟守珍一看，这么一个小伙儿，她也看上哩。她说的：“你是个客，你今儿到来哩嘛，俄不要钱。明儿个再吃开哩，就给钱。”

① 半百呜呼：表示过了半辈子。

② 作嫁为口：嫁给你，组成家口、家庭。

③ 这岸子：这一边子，这里面。

白玉龙给她道哩个谢，之后把孟守珍问的：“你这有闲房呢吗？”

“俄这儿没有闲房。你在店站开哩，小心着。开店老婆子的姓黄。她有两个女子，一个儿。儿子叫的黄三。老婆子卖的迷魂汤，人肉包子。”

白玉龙把这个话一听，给孟守珍道哩个谢，该馆子出去进哩店里哩。她问老婆儿呢：“给俄给一个干净房，俄是上路的人。”

“你看俄这的房子都是干净的房。”老婆儿给她回答的。

“俺的姓是杨。家中里的没人，胡窜着呢。走到阿塔儿，歇到那塔儿呢。”这两个给白玉龙答回的。

白玉龙给兄弟们的说的：“这个店里喝的是迷魂汤，吃的人肉包子，俄害怕把你两个叫黑刀别砍哩，因为这个上俄把你两个算的亲兄弟，给你说哩实话。你两个明儿给老婆子把俄别告哩。”

弟兄两个跪到白玉龙的面前说的：“咱结拜哩弟兄，你做俄的大哥，你别害怕，有啥事，有俄两个呢。”

白玉龙看萨，两个弟兄信服她哩。她说呢：“这阵儿你两个吃去。”

弟兄两个把零碎儿搁到白玉龙跟前哩。他那出去馆子上吃去哩。杨保小也罢，他的本事大。戴的英雄的帽儿，穿的蓝绸子裤裤儿。背接单刀^①。他那在馆子吃饱，把饭钱一给，可进哩店里哩。日头压山哩，后傍哩。白玉龙说弟兄两个呢：“你两个睡去，把灯别吹，小着些儿^②。”

弟兄两个出去哩。他那把外门一扣，进哩西傍个的房子哩。白玉龙剩到东傍个的房子哩。她看书着呢，看哩(会儿)，把灯捻碎^③哩。

这个时候开店的老婆子给两个女子说的：“把三个肥羊羔儿别放脱哩。”

两个女子给她那的娘回答的：“够哩，别经营^④那个话。俄两个知道呢。”

夜进三更，这两个女子穿的夜精^⑤衣裳，背接单刀，出哩房门哩。咋样连刀开门的事情上两个女子知道呢。大(duo)女子脚拿轻轻的，拿刀尖子拨门去哩。拨门着呢，那个两个弟兄睡脱哩。白玉龙在

① 背接单刀：背上背的大刀。

② 小着些：(把灯)放小些，捻小些。

③ 捻碎：捻小。

④ 经营：这里指老是提起，老是强调。

⑤ 夜精：疑为黑衣裳，夜里行动穿的衣裳。

灯跟前躺着呢,听着有人呢。把弟兄两个也惊醒来哩。他那两个把刀拿手里,过到门傍儿,也防住着呢。老婆子的大女子把外门撬开,撬着两个住的门开哩。杨保的脾气莽撞一点,他把门扣子取哩,掀开哩。大女子的刀尖子挑着帽子进来着呢。叫杨保一刀把帽子砍到一岸子哩。他大声:“你寻谁来哩吗?你太岁的头上动土来哩!”老婆子的两个女子一看,这两个没睡觉。她那打哩个尖脚,跳上南傍个的房高头儿了。弟兄两个一张子跳出去,跳到当院里哩。白玉龙没出去,她把弟兄两个的盘缠零碎儿拿过来,把灯扭大看着呢。弟兄两个喊着呢:“你妈把你两个生哩好汉子嘛,你下来,咱争战来!”

老婆子的两个女子听见哩把她那骂着呢,两个跳下来哩。四个人杀在一处哩。弟兄两个打的脚花盖顶,两个女子打的五夫盼更(疑为“五更盼夫”),打的雨点跌不到身上。大女子打着呢,在心里思量的:“这两个也有本事呢嘛。”她一下大声喊的:“刀下留人!”

他那四个人立下哩。大女子可说弟兄两个呢:“俺店里来哩人,都没得跑掉,都死在俄手里哩。俺瞎哩眼窝哩,把人认错哩。”

老婆子这看,事情不对。拉哩丑^①哩,她一下忙哩,跑出来说弟兄两个呢:“你别上去,实打实俺把人认错哩。”

“那就好得很。”弟兄两个给她那说的。

东方亮哩。老婆子给两个女子吩咐的:“你赶紧进灶火呢,给客人们把好饭做了(liao)。”

老婆儿把他那让到个家的房里哩。把白玉龙也叫过来哩。姊妹两个把吃的做便,端着来哩。弟兄三个把老婆儿让到上炕子^②,叫她吃呢。老婆儿明白着呢,这三个还不敢吃饭。她齐齐儿搅给哩一顿,一碗后(里)头吃给哩一口。弟兄三个吃脱哩。正吃着呢,该门里进来哩一位英雄,穿的紫绸子的裤裤儿,背按单刀。这是老婆的儿黄三。他看他的老娘陪的三个人吃饭着呢。黄三也没问哈好,退出去哩。老婆

① 拉哩丑:出了丑。

② 上炕子:炕的上席。

儿一看,儿不欢喜。她也跟儿出去,就问的:“俄的娃,你咋啦?”

“你的把这三个肥羊羔儿的命咋留下哩?”黄三把母亲问的。

“哎哟,你还说啥呢,阿那的本事嫌不大^①嘛。把迷魂汤、人肉包子没用。跟你两个妹子战给哩一晚夕,把你妹妹两个的命阿那救下哩。”老婆儿给儿说的。黄三把这个话一听,思量一时时儿,问他妈呢:“再是那个,咱把两个女子许配给他不好吗?”

“也能成。”老婆子高兴的。

黄三连他妈可进哩房里哩。他连客人们问哩哈好,他那都一搭里把饭吃哩。老婆子跟这三个把她的望想表哩一遍。弟兄三个一听,一个朝着一个望下哩。杨保一看,他哥连白玉龙看他着呢,他说的:“你看你两个比俄大,打过你^②,之后俄说媳妇呢。”

老婆儿把两个女子许给白玉龙带杨虎哩。

这个时候开馆子的老婆儿的儿也回来哩。老婆儿连儿一商量,把孟守珍想许给白玉龙呢。他那打发人请白玉龙去哩。在家里,弟兄三个连黄三喧话着呢。馆子家打发的人来把他那请到馆子里哩。老婆儿做哩一桌子饭,让客人们着呢。老婆现让,现拉磨,把白玉龙问哩一过儿。白玉龙也明白哩,老婆把他那从啥请(qiao)来哩,可是装个没知道。老婆儿给白玉龙说的:“这一位英雄,你再欢喜,俄守哩一个女子,一个儿,女子今年一十八岁,没许配人,给你作嫁为婚去。”

白玉龙心里失笑哩,她慢慢说的:“老娘,请你别着俄的气,俄是上路的人,寻俄哥着呢。这个事情俄也愿意,俄把俄哥打听着的哩,过来再过亲事。”

老婆子可做哩一桌子席宾客相待承哩。这三个把席一吃,给老婆子道哩个谢,出去进哩店里哩。他那给店家老婆子说的:“你的先在这,不远天气^③,俄就回来呢。”

① 嫌不大:大得不得了,很大。

② 打过你:过了你之后,在你之后。

③ 不远天气:不远的日子,不久。

三个兄弟该这儿起哩身，一阵子走到单另一个省里。他那三个在店里站下哩。白玉龙打听男人没打听着。三个到哩馆子吃饭去哩。吃着呢，三个一堆，两个一圈，都说闲话着呢：“姓胡摆的擂台，天下的英雄都来呢。”弟兄三个把事情听明白哩，一个给一个说的：“咱三个走兀儿！”

三个把饭一吃，该馆子里出去走哩几站到哩那塔尔哩。这儿到一个店上站下哩。第二天到馆子打听消息去哩。他那这里吃饭着呢，人们说着呢：“胡魁摆擂，打一捶一个元宝，摔下擂台两个元宝。”弟兄三个还听的是，八月的二十打擂呢，一算还有三天呢。他那三个到码头的衙门上，叫写他那该阿里来，把帐落下^①哩。白玉龙问码头呢：“有一个张彦在这个地方上来过吗？”

“他来过来。日子多哩也没见。”码头给白玉龙回答的。

第三天，这三个到摆擂的那塔儿哩。胡魁在擂台上卖麻武^②着呢：“谁打一捶一元宝，摔下擂台两元宝，打死人不抵命！”一满大官小官就在那塔儿呢，害怕失哩人命。把白玉龙的事情叫开馆子的老婆儿的女子孟守珍带儿孟恒、摇水船老汉的女子王守义、店家老婆子的两个女子连黄三都听见哩。他那也到这儿来哩。这三个一看那一伙儿来哩，他那高兴的看擂脱哩。胡魁还在擂台上麻武着呢，他要打擂呢：“啊个不害怕的人，请你上擂台来！”

杨保知下来他的本事大得很，把薄底靴子弹(dan)三下，把靴子底底子弹掉哩。他把腰里的带子满紧绌给哩下^③。打给哩尖脚，上哩擂台哩。他站到东傍个了。白玉龙看杨保上了擂台了，她在心里说的：“这个兄弟太莽撞的很，天下的英雄聚下的千千万，阿那没上去，他给上哩擂台哩。”白玉龙为杨保泼烦开哩。胡魁看着杨保，哈哈大笑说的：“这一位小英雄报上名来！”他给写名字的人喊的，“把

① 把帐落下：把名字登记上。

② 卖麻武：卖弄自己的武功。

③ 满紧绌给哩下：往紧系了一下。

这个娃的名字写上!”他可朝着杨保说的:“可怜儿的^①你这个娃哩!”

杨保听着他的话,说的:“你看,你就是一块钢也罢,把你捏一片子呢!”

两个来回走开,各用哩各的功哩。胡魁的步幅走的好,阿那舅舅打下擂的。杨保没打下擂,他的步幅走的没对。杨保没思量够,这不要运气,这儿凭的本事大呢。黄三看着呢,事宜儿不对,他赶紧站到擂台子一个边边里哩。他看着呢,在心里说呢:“他咋这么莽,把胡魁的步幅不看嘛,叫阿那把他摔下擂呢。”胡魁打的两膀有劲,杨保打的两膀又乏困。叫胡魁把他的腿腕子一把掐(kai)住,摔下擂哩。这个时候黄三拿手把杨保接住哩。看打擂的喝愣^②哩一下。

来哩一个姓海的,名字叫的海黑虎,他有二十岁。穿的青绸子的裤裤,脚上薄底子靴子。他跳上擂台哩。两个耍的二十几回数,不无伤败。海黑虎还没麻烦够呢,叫胡魁耳穿风,把海黑虎的头打成扁扁子哩。胡魁把两个打败,把擂收哩。他朝着人们说哩:“今儿乏哩,明儿打!”白玉龙把个家的一把子一领,到到店里哩。黄三看着杨保不欢喜着呢,他就搞么搞^③的:“你今儿不能上去,不是俄,阿那把你摔下来绊死呢。没事,这一回你要防顾看着。”

第二天他那在馆子里一吃,一同可走哩擂台哩。孟守珍在心里说的:“今儿叫俄打擂,俄把他的步幅都看下哩。”看擂人都坐下哩。胡魁的婆娘也来哩。她说男人呢:“你今儿缓下,叫俄上擂台去。”

胡魁把口唤给给哩。婆娘上擂台哩。她朝着人们说呢:“你都说俄是女人,梁山上的孙二娘也摆过擂。”

孟守珍穿哩功夫的衣裳,脚上茄盒儿^④。她打哩个尖脚儿,好像

① 可怜儿的:真让人可怜,让人心疼。

② 喝愣:闹哄,惊呼。

③ 搞么搞:劝了又劝,哄了又哄。

④ 茄盒儿:疑为一种短帮鞋,两面相对缝制,中间接缝,类似吃的茄盒。东干话盒 he 与鞋(ha)音相近,应当是鞋。

一个雀儿飞上擂台哩。她说呢：“俄的名字叫的孟守珍。姐姐你也把你的名字报上来！”

“俄是胡魁的婆娘。俄的姓杜，名字叫的杜四凤。”杜四凤回答的。

两个下哩场子哩。两个的毛辫子就像龙鞭一样，在半空里呼着呢。两个的脚就像搬砖呢。孟守珍打的脚花盖顶，杜四凤打的六夫盼更。她那走哩四十几回，不无胜败。杜四凤(是)生下娃娃的婆娘，没有劲。孟守珍好像水龙里头的鱼，滑的，杜四凤抓不住她。孟守珍猛猛的一把把杜四凤的毛辫子逮住，拿右手把她提起摔下擂台呢，可没摔下。她把杜四凤空里摔哩个两下，耍的卖给哩些子麻武。底下的人们哈哈大笑的说是：“真是好汉子女子！”

大官看着这个说呢：“给这个姑娘给上一个元宝，还赏给四个元宝。”

胡魁看着他的婆娘没打过，他说呢：“女人输哩，咱输哩一样。”

把他羞乏哩。这个时候张彦也在这儿呢。他连胡魁结拜哩弟兄着呢。他一看嫂子输哩，把他气如斗牛。他一下上擂台哩。

张彦大声喊的：“有好汉子你上来！”

白玉龙这一看，她的男人嘛，她给没言传。这儿孟守珍的哥孟恒上哩擂台哩。他那两个走哩二十回不分胜败。张彦猛猛的抡(deng)哩草绳，一扫堂腿，把孟恒打下擂台哩。孟恒的人们把他接住哩。张彦起来说呢：“今儿打乏哩，把擂台收哩，明几个可打。”

张彦连胡魁大哥回去哩。第二天他问胡魁呢：“侯大哥，今儿你上擂台呢吗？俄上呢？”

“兄弟，今儿叫俄上。”胡魁给张彦说的。

他那两个到擂台跟前哩。赶头里^①今儿个人们来的多。胡魁把腰里带子紧哩一紧，脚一弹(dan)上哩擂台哩。他说呢：“天下的英雄们，赶俄强的上擂台！”

胡魁连说哩三声。没有人上擂台。摇水船老汉的女子王守义鹞

① 赶头里：和上次相比。

子翻身上哩擂台哩。胡魁一看,岁数小,年轻一个姑娘。他说呢:“男人跟男人打呢,女人跟女人打呢。天下的英雄聚下的千千万,没有一个好汉子不上擂台?鸡跟狗不斗,男跟女不斗。”

胡魁看谁都也没上来,他给吡下哩。王守义思量的,还当是胡魁害怕她着呢。胡魁朝着天下的英雄们可喊哩一声。天下的英雄们说他呢:“你摆下的擂,也不说男女的话!”

官人们一看,事情不对,害怕失人命。给王守义赏哩十个元宝,叫作盘缠呢,都算的王守义赢哩。胡魁下哩擂台哩。张彦一看,把他侯大哥算的输哩,他一个张子上擂台哩,他说呢:“天下的英雄,俄不管男女的话,谁上擂台跟俄打呢?”

王守义可上哩擂台哩。人们都一下悄悄下哩。她给张彦没拉一句话,他那两个走脱哩。张彦看着王守义的步幅,他一下蹀蹀下哩,在心里说的:“哎呀,这个姑娘的武式赶俄的还胜强嘛!”

张彦可拽哩草绳,拿扫堂腿打去哩,没打上。王守义鹞子翻身上去,拿茄盒儿把他的英雄帽儿拿脚梢子挑的该擂台撤下来哩。这就是输哩一模一样。底下的人都哈哈大笑的说是:“这不是一个好汉子嘛。”给王守义可赏哩一个元宝。胡魁看把他那的擂台叫阿那踢塌哩,他把擂台收哩。白玉龙把她的人可领回去到哩店里哩。

胡魁也连张彦回来哩。胡大哥说张彦呢:“你看,今儿把咱的擂台叫一个姑娘踏哩?!打发人去,把他那请着来,俄想请(qiao)他那呢。”张彦打发哩一个人走哩。那个到店里把白玉龙寻着说的:“众位英雄,俄的寨主请你吃输席^①去呢。”

“你的寨主是个谁?”白玉龙把他问的。

“俄的寨主是胡魁。”打发来的人给她回答哩。

白玉龙知道呢,她的男人在胡魁家站着呢。她说呢:“对,俄就去呢。”

白玉龙把她的人们收到一搭里,把事情给他那说哩。有的不想

① 输席:输家设的宴。

去,有的想去呢。他那害怕,胡魁害他那呢。白玉龙说呢:“你都别害怕,遇啥事,有俄呢。”

他那都到哩胡魁的家里哩。胡魁摆的酒,宴席,把客人们都陪承着呢。客人们吃着呢,胡魁问哩客人们呢:“众位英雄们,你别上气。”

“你说,俺不上气。”客人们说的。

“你该阿里来的?”主儿家问的。

“俄这三个该东傍个来的。这些是女子连好汉子,都叫撵上来的。”白玉龙给胡魁回答的。张彦在外头该窗子朝房里一看,他的白玉龙也坐着呢。把他羞愧的不能见他的女人。

“这儿有一个人呢,也是东傍个来的,名字叫的张彦。你认得不认得?”胡魁把白玉龙问的。

“老大哥,俄不是打插来的,俄就寻他着呢。”白玉龙给他说的。

“哎,再想见面,俄给你叫进来。”胡魁说的。

“叫进来。”白玉龙答应的。

胡魁出去把张彦领进来哩。他连客人们问哩个哈好,之后眼窝安到白玉龙上哩。白玉龙赶紧朝着他说呢:“好俄的哥呀,把你细细儿寻不着哩。”

她来把张彦头抱相哭。她悄悄给张彦说的:“俄女装男扮的寻你哩。这一伙把俄当的是男人。你把俄在这儿当一个兄弟。”他那坐下哩,可吃席开哩。胡魁把席收哩,之后说客人们呢:“好俄的弟兄们带妹妹们,你这回在俄的这儿立给一天,你欢喜不欢喜?”

“俄找的人找见哩,俄欢喜。”白玉龙给主儿家回答的。

胡魁把他那一切安到客房里哩。张彦心里个人给个人说的:“俄的妻人给俄说的那个话,她给领哩这些子男女?哈巴走哩人①哩。”

白玉龙在客房里给男人们说的:“你在外头转一转去,俄有一点

① 走哩人:改嫁给别人了。

儿话呢。”

男人们出去哩。房里光剩哩一个(全部)女人们的。男人们出去哩之后,白玉龙把姑娘们问的:“你把俄当的男人们哩吗女人?”

这四个姑娘一个给一个望着毗下哩。白玉龙可说的:“张彦俄的丈夫,俄就找他来哩,在这当面要说呢。连咱还有四个小伙英雄呢,”她把开店老婆子的小女子指的,“把你许给杨虎,你情愿不情愿?”

看见老婆子的小女子答应哩,白玉龙给下剩下的说的:“这阵儿你三个在那个三个英雄里头一家拣一个去。”

“姐姐,你能过去的事情^①,你给咱说。”这三个姑娘还跷蹊的给她说明呢。

白玉龙把她那齐齐儿一看出来,说的:“再是那个,你王守义连孟恒过光阴去,你孟守珍连黄三配一对,你,”白玉龙把开店老婆子的大女子指的,“连杨保,你都欢喜不欢喜?”

“俄都欢喜,你说下的话就是话。”三个姑娘一声给她回答哩。

白玉龙把张彦带男人们叫进来哩。她把一满事情给他那表哩一遍。(他那)都给跷蹊下哩。

这个时候胡魁也连他的女人杜四凤儿进来哩。

“老大哥,你还知不到啥?”白玉龙问哩胡魁哩。

“知不到嘛。”胡魁跷蹊的。

白玉龙说的:“俄是张彦的女人,俄就寻他来哩。给他还收哩三个兄弟,三个妹妹。”

她把四个姑娘的事情也说哩。胡魁一听这个话,他一下哈哈大笑的说是:“真这好汉子!明儿个咱就过亲事!”

第二天他那把亲事一过,都给胡魁大大的道哩个谢,回去各过各的光阴哩。

^① 你能过去的事情:你是过来人,你经历的事儿多。

66. 小 抢 板

早前里有一家子呢,他那的姓张。家的老子带老婆守哩个两个儿子,大(duo)的名字叫的张飞,小的名字叫的张虎。两个都念哩书哩。大的念哩文的,小的念哩武的。他那的娘歿哩。老子办哩后娘。这个时候张飞有二十二岁,张虎有十八岁。老子给张飞娶哩个媳妇。没过一年老子也没哩。张飞的媳妇子生养哩两个娃。一个是娃子^①,一个是女子。娃子长到五岁哩,女子长到三岁哩。有一天媳妇子说张飞呢:“你把书念成哩上京不考去吗?”“俄没有交的银两。”张飞给媳妇子回答哩。媳妇子一听男人的话,之后把头上的簪子、手上的首饰卖哩,存哩些银两给给张飞哩。张飞把保馓粮^②拿上上京考去哩。张飞连张虎的老子没哩之后,后娘见不得他那两个哩。因为这个上她一知道张飞上京考去哩,一下把张飞的伯伯的儿叫的来哩。他的名字叫的张三。

后娘说张三呢:“你把你兄弟送下。”

“对。”张三给后娘回答哩。

张三刚没走呢,后娘说他呢:“俄叫你不送去,俄叫你送他命去。”张三听过后娘的这个话,他一下吡下哩。

张三说后娘呢:“再是那个俄不去。”

“你再不去,俄去把他一杀,把人命就给你拓上^③呢。”

后娘把张三拿话吓脱哩。张三一看事情不对他就思量下哩。张三说是:“俄杀他去呢。”

后娘打坐下的地方上跳起来,去取出来一个刀,给给张三说的:“你杀人还要刀上见血呢,还要衣裳带银两呢。”

① 娃子:男娃。

② 保馓粮:干粮。

③ 拓上:把罪名安上。

张三头一点把刀藏到腰里，撵张飞去哩。张飞走哩一天，到树林里头歇缓下哩一晚夕。第二天张三到来哩。张飞看着他一下跷蹊下哩。他就问的：“你咋来哩？”

“俄的穷光阴^①，你走哩俄没知道，俄送你来哩。”张三给张飞回答哩。两个一同现(xuan)拉磨，满前走哩。他那走哩些子路，张三说呢：“咱缓一下。”

他那坐下哩。坐哩阵儿，张三把刀该腰里拿出来，说的：“张飞，俄没送你来，后娘叫俄来，叫送你的命呢。还叫刀见血还叫包袱行李拿回来呢。”张飞说哩：“你杀俄，血不中喝，肉不中吃，你杀俄 zua 呢？你把俄饶哩不好吗，你留俄的命。”

张三把张飞的话一听说的：“俄没心杀你，俄出门时候留哩你的命。你把衣裳脱下哩，把鼻血打下来抹到刀上。”张飞把鼻血打下来抹到刀上哩，张三把刀提上，包袱银两拿上，之后说呢：“张飞，这回你逃你的活命去。”

张三话一说完走哩。张三走哩之后，张飞在心里说的：“这把俄衣裳连元宝拿走哩嘛。吃起连吃起没有，换起连换起没有，俄连死哩的人一模一样嘛。”张飞现思量现满前走着呢。这个时候秤盘老子^②在东门上打坐着呢，掐指一算，“哎哟，状元有难”。他喊哩一声童子说呢：“状元有难哩，你赶紧拣一个猛虎打发叫状元去。”

猛虎一时三刻到张飞的跟前哩。张飞一看一个猛虎来哩到他面前哩，张飞在心里思量的：“俄的命尽哩，刀上没死，这猛虎就把俄吃哩。”他说猛虎呢：“你吃俄来！”

猛虎也满前不走，也不吃，张飞可说呢：“没哩你单救俄来哩嘛。再是那个你把头摆一下。”

猛虎把头摆哩三回，张飞到到猛虎的跟前哩。猛虎没逗他。张飞骑到他的身上哩。猛虎四蹄蹬空驾着云走哩。一少时把他驮到一

① 俄的穷光阴：我日子过得不好。

② 秤盘老子：算命先生，算卦的。

个京城的城门上哩。他到京城门上黑哩。张飞进到一个古庙里哩。蹲着睡哩一夜。第二天早起他进哩京城里哩。张飞走到一个花房子铺子跟前哩。他喊花房子的掌柜脱哩。花房子的掌柜出来问他呢：“啥事？”

“你把你纸钱赊给俄两张子。”张飞给他回答哩。掌柜把他好好一看，他身无一线^①，掌柜就把张飞问的：“你该啊里来的？”

“俄上京考来哩，路上贼人们把俄打抢哩。”

掌柜把他可问的：“你在这儿受苦不受？”

“受苦呢。”张飞给掌柜家回答哩。

“你会做啥呢？”掌柜可把他问哩一下。

“俄会画画儿。”张飞给他回答哩。掌柜把张飞让进去哩。给一身衣裳，把肚子叫吃饱，给哩两张子纸。他用劲画哩两张子蜜水花，掌柜把张飞画下的两张子蜜水花拿到街上买去哩，碰见哩一个大臣，把那两张子蜜水花买上拿回去哩。大臣的女子看着蜜水花，把她稀罕的就问他大呢：“画哩这个蜜水花的人在呢吗？”

“在呢，他在纸匠铺子呢。”大臣给女子回答哩。

女子可说她大呢：“打发人赶紧叫来。”

大臣打发人把张飞叫到他的房里哩。大臣一看，这一个体面小伙子，他问张飞呢：“这两张子蜜水花你个人画下的吗？”

“俄个人画下的。”张飞给大臣回答哩。就这个时候大臣的女子把窗帘些微抬起，把张飞不停(teng)看着呢。大臣把这个看来哩。他明白哩，女子把张飞看上哩。因此这个上大臣说张飞呢：“你看，你在俄这个家中里想来嘛不想来？俄有一个女子呢，还给人没许配，俄想给你许配呢，你情愿不情愿？”

张飞听着大臣的话，头低下，一下给思量下哩，他思量够，头抬起，给大臣说的：“老爷，你别着气，俄家里有女人连两个娃呢。你把这个也看一下呢。”

^① 身无一线：身上没衣裳。

大臣也思量下哩,他一张子跳起来,进去说女子呢:“唉,俄的女子呀,俄知道呢,你把他看上哩,可是阿那有女人连两个娃呢。”

女子听见她大的话之后说是:“有女人哩也不要紧,俄给他做嫁未婚妻哩。”

大臣听着女子的话,之后高兴的出来说张飞呢:“你家里有女人也不要紧,你欢喜起念^①就对哩。”

“俄欢喜。”张飞给大臣回答哩。他那过哩亲事哩。有一天皇上开哩考场哩,张飞也考去哩,考哩个头名状元。他坐的轿夸官^②三天。

这个时候张飞的头里的媳妇子在家中里坐着呢。他的两个娃也长大哩。后娘想把这一伙也害呢。因为这个上她说张虎呢:“把你哥叫阿那杀哩,张三把衣裳买回来哩。”后娘把话一说完,去把张飞的血衣裳拿出来,叫张虎连张飞的媳妇子看哩。张虎连他的嫂子把张飞的衣裳拿上就哭脱哩。后娘看见他那哭着呢,她就说的:“你再不哭哩,你不打听张飞的尸首去吗?”

这儿张虎连他的嫂子带两个娃寻他哥的尸首去哩。他那走来走去走到这一个树林里,在兀儿寻哩一天没寻着。他那在树林里头站下哩。一下刮哩一股子黄风,(把)张飞的媳妇子影^③哩,她的小叔子不见哩。她的两个娃在呢。她把两个娃领上,带寻带哭,哭给哩一场她回去哩。

黄风把张虎刮到他哥在的那个京城外上哩。他进去哩。这个时候张飞坐的轿夸街^④着呢,兑见^⑤他兄弟张虎哩。张飞喊哩一声叫把轿站下哩。他下哩轿来连兄弟抱头相哭,张飞问兄弟呢:“你咋样儿到这儿来哩?”兄弟说他哥呢:“你走之后,后娘说是叫人把你杀哩,

① 欢喜起念:有心喜欢。

② 夸官:新官上任先在街上游几天。

③ 影:眼睛视线被挡住。

④ 夸街:同上文“夸官”。

⑤ 兑见:正面碰见。

俺们寻尸首来哩。叫黄风把俺们的都刮散哩。把俄刮到这儿来哩。那娘母子咋样下场^①哩,俄不知道哩。”兄弟把话一说完,之后问的:“你咋到这儿来哩?说是把你杀哩嘛。”

张飞给兄弟把一满事情说过,之后问的:“俄一出门,后娘打发张三杀俄来哩,张三救哩俄的活命。碰见一个猛虎,它没吃俄,把俄驮到这儿来哩。”

张飞听过他哥的话,一下蹊蹊下哩,他说呢:“这是蹊蹊事情,把你叫猛虎驮着来哩,把阿(他们)叫黄风刮来哩。咱还有好事情呢。”

“兄弟呀,咱这儿不站哩,咱走家里拉磨走。”

张飞把兄弟领回去哩。张虎在他哥家里住着呢。有一天皇上可开哩考场哩,张飞说兄弟呢:“明几个皇上家开考场呢,你考去。”

第二天张虎考去哩。皇上在墙上挂哩个金钱,他给张虎给哩三个箭,叫三箭把金钱穿(kuan)上呢。张虎三箭把金钱穿上哩,他考哩个状元。张虎回来高兴地说他哥呢:“你考哩个文状元,俄考哩个武状元。”

张飞听着兄弟的话,他也高兴地把兄弟恭喜哩。

张飞的头一个媳妇子把张虎叫黄风刮不见哩之后,她把两个娃领到家,没得进去。后娘把她端掉说是:“你把两个人做哩啥哩,你把两个都杀哩!”

叫后娘把他那(他们)赶门在外^②哩。后娘把他那赶门在外之后,个人给个人说的:“俄把他那两个人害哩。这真把他那张家子一满害呢。”第二天后娘花哩些钱到衙门上告的说是“俄的媳妇子把她的男人连小叔子都害哩。”当官把媳妇叫到衙门去押(nia)下哩。一天打的三顿问的,叫应了^③呢。可是她没应。当官问不下口,八月初九打发到单另地方上叫定罪呢。到那个地方上问哩两三回,把张飞

① 下场:此处指下落,到的地方。

② 赶门在外:即赶在门外。

③ 应了:承认。

的媳妇子整的她给应哩,就是她杀哩。她的娃看着这个给大官说的:“把两个大俄害哩,她没害。”这娘连儿争竞^①开哩,一个说的“俄杀哩。”一个说的“俄杀哩。”大官看着他那,他一下跷蹊下哩,他说呢:“这是跷蹊事情,明几个写一个匾,叫他那抢,谁抢上就把那个杀!”

第二天把匾写上哩,娘们两个抢去哩,她没抢上,叫娃给抢上哩。把娃绑到杀桩上哩。这个时候山里的马五把这个事情听见下来哩。他来一看,一个九岁娃在杀桩上绑着呢。他问的这个娃干哩啥事情哩。这么给他说明,拾下哩两个人的命。马五去把娃的绳割(guo)断哩。他给刀斧手说的:“这两个人俄杀哩。你去给你的掌柜报给去。”刀斧手们一走,马五问张飞的婆娘呢。她给马五把一满过哩的事情说哩。马五给他那给哩些银子,说呢:“你逃你的活命去!”

娘母子西东不知道,打这个城堡里出去哩。他那走来走去走到张飞带张虎住的京城里哩。他那站到一个店里哩。念书的举子们在这里,张飞的媳妇给他那洗衣裳,过光阴着呢。她的娃在街道里坐着呢,兑住他巴巴张虎哩。张虎一看侄儿子,他去把侄儿子头抱相哭。张虎问哩他嫂子连侄女哩。侄儿子把一满事情给他大大说哩。张虎把侄儿子装到轿上,走到店里哩。他一见嫂子的那个样子,一下该轿上跳下去,把他嫂子头抱相哭。张虎把他那一满装到轿上到他哥的衙门上哩。张虎进去把他哥叫出来哩。张飞一看,他的媳妇子连两个娃在轿上坐着呢。他跑着去,把他的家头抱相哭。他那都一同进哩衙门哩。张飞把媳妇子打头儿齐齐问哩。媳妇子说呢:“叫后娘(把俄们差点杀掉),把俄的叫山里的马五救下哩。”

张飞把婆娘的话听够^②说的:“你看俄到这儿来,办哩一个婆娘还有两个娃呢。”

“俄也不着你的气,哪怕你有三个婆娘也罢,你把俄管好兀就对哩。”婆娘给他回答哩。

① 争竞:争夺,争抢。

② 听够:听完。

张飞打衙门里出去,到第二个婆娘面前上说哩:“妻人,俄给你早前说来,俄有婆娘连娃呢。你看,他那这阵儿寻俄来哩。”

第二个听见男人的话,高兴的说是:“来哩啊,兀就好,她来也不能紧①。”

张飞该家里出去一到衙门里把大(duo)婆娘连两个娃领回去哩。两个婆娘见哩面哩,第二个婆娘把大婆娘接迎哩。把她让到上炕子里,第二个婆娘把她待承哩。她那坐的喧谎开哩。第二个婆娘说的:“姐姐呀,你来俄没有给你上气②,咱两个打今儿称配两个姊妹,你再不贪嫌俄哩③。”

“你不贪嫌俄哩,俄还贪嫌你的啥呢。兀就好,咱两个打今儿成哩姊妹哩。”

张飞看着这个事情,他一下高兴哩。他那一桌儿过光阴哩。

这一天,张飞连张虎想看他的后娘去呢,他那把这个给皇上说哩,皇上给的兵马,还一个儿给哩一个④八抬轿。张飞连张虎坐到轿上,朝着他那的生养下的城上走哩。他那生养下的城堡里的状元得哩信,说的:“朝着咱的城堡里文官带武官来着呢。”他把一满差人领上出城门接迎去哩。张飞连张虎到城外哩,该轿上下来,部队进哩城堡里哩。人们的看着他那两个,一下跷蹊下哩。他那说的:“唉哟,说是把他两个叫阿那杀哩嘛,这一伙当哩大官哩嘛。”这个城堡里的状元把张飞连张虎领到个人的家中哩。一满大官小官拿的金银恭喜他那来哩。他那把金银一收,给差官们的道哩谢哩。

这个时候张三听见,说是张飞连张虎,他一下跪(kui)下哩,他说张飞呢:“张飞,俄后娘叫俄把你杀呢,俄没杀,救哩你的命哩,你把这个忘哩没有?”

“唉,张三,俄还没忘,你救哩俄的命。你想啥呢,不哩叫你当一

① 不能紧:不要紧。

② 给你上气:生你的气。

③ 你再不贪嫌俄哩:要是你不嫌弃我。

④ 一个儿给哩一个:一人给了一个。

个官吗？”

“俄啥都不要，官也不当，你把俄管好就对哩。肚子吃饱衣裳穿好，兀到俄上就够哩。”张三给张飞回答的。

“对，该你说下的话上俄干呢。”张飞给他回答哩。

张三打那头儿出去，到到后娘跟前哩。他说呢：“俄给你没说嘛，俄不害阿那。你看阿那都当的官回来哩。张飞当的文官，张虎当的武官，这阵儿阿那把你的命送呢。”

后娘一听这个话，她给忙哩，她问张三呢：“你把他没杀吗？”“没有。”“为啥？”“你不知道吗，两个是俄的兄弟，俄咋样儿杀他呢。你的心不疼也罢，俄的心疼呢。”张三给后娘回答哩。后娘听着张三的话，眼窝儿灌的血，红红儿下哩。她一下惊哩，跑进去把刀取出来，杀张三呢。张三脚一弹，连鹞子一样上哩空里哩。刀该半空里“吱儿”的一下甩过去，把张三的没点点儿^①杀上哩。张三也惊哩，他一把把刀该后娘的手里叼上^②，说呢：“你把俄的两个兄弟，嫂子连娃们的想害呢，没害上，这阵儿想害开俄哩。”

张三把后娘连身抱住哩。这个时候张飞、张虎领的一满当差人们进来哩。他那一看后娘在血之下睡着^③呢，张三拿的刀站着呢。张飞还当是张三把后娘杀哩。他跑着来问呢：“你把他杀哩吗？”“没有。”张三给张飞回答哩。

“你咋把她绑住哩？”张飞把他可问哩。

“哼，把你的想害呢，没害上，这阵儿想把俄害呢。争一点俄没头哩。俄一下把刀叼上，把她绑住哩。”

张飞把后娘 cou 起来，叫她坐下哩。张飞把后娘一看，后娘把头低下哩。张飞把绳解(gai)开哩。后娘跪到张飞的面前上哭脱哩。张虎看见这个，他恨恨地说是：“把事情干哩，这阵儿哭来哩，你都饶

① 没点点儿：差一点点。

② 叼上：抢过来。

③ 在血之下睡着：躺在血泊里。

她也罢，俄不饶她。”

张虎把刀取出来，杀后娘呢。叫张飞把他挡住说兄弟呢：“张虎，你听俄的话，她也老哩，她能活几天，咱把那个说不上。叫她活去。”张飞把这个话一说，之后朝着人们说的：“对不对？”

“对着呢。”人们给他回答哩。

这个城堡里的状元到后娘的面前上说的：“你听着哩吗？你把这个话知好！他那再把你杀哩就杀哩，给他那谁都不敢顶嘴。因此是你给他那使哩哈心。你想把人家的一满人害呢，没害得上，俄把你没脸的……”状元把后娘吐哩个一脸，把当差人们带单另人们领出去哩。张飞、张虎带张三他那也出去哩。弟兄两个在他那生养下的城堡里站哩两三天。他那打哩信^①，马五还在班房子呢。弟兄两个把马五该班房子里放出来，把马五穿哩一身衣裳，给哩金银。张飞给马五道哩谢哩。他说呢：“俄一辈子都不忘你的这个明心。”

“哎，张飞，俄还没干好事情嘛，俄光是救哩你家里的活命。”马五给张飞回答哩。

张飞可说他呢：“哎，马五，到别人上你干下的这个事情不贵重也罢，到俄上贵重的很。”

张飞连张虎可立哩五六天。他那想回去呢。把他那大臣带一满当差的人们送到半路上，折回去哩。张飞连张虎坐到轿上把兵马领上到到京城里哩。他那在京城里连个家的家舍过哩好光阴哩。

67. 毛大福看病

今天咱们说一段故事儿。故事的名字就叫“毛大福看病”。这个小段儿听着也高兴。小段儿在太行山上出下的。太行山这个地方可挺大。这会儿咱们说，太行山底下有一个村庄，里头住的一家子姓毛的。老两口儿跟前有一个儿子，名字叫的大福。家里的光阴就算

① 打哩信：带哩信。

起真不错,挺好。他们有一点儿地土。共总三口人就算是够吃够喝,还有一点儿余剩。

毛大福长到十五十六岁哩,虽然念书念的好,可是把五经四书全不在心,心里光爱的药书。啥病用的啥药,咋么价治的病,啥药的啥性,给啥药出在啥地方,他净务劳的这一摊儿。不管哪塔儿,但有药书,不管多少钱,他就买的来呢。买的来,就用心念的呢,用心务劳的呢,毛大福一直儿长到二十,他下哩这么几年的功夫,把这个药书挖的很明白哩。就打这么,他念书,上京赴考的事全不在心里哩。毛大福到二十岁上他大、她妈都亡掉了。这个时节他还是把药书总是务劳的呢。天天他在街上打听的谁家有病人,或(hui)是大人也罢,或是娃娃也罢,他不等人家请他,就寻的看去呢。

那一天,毛大福到了街上看见哩一个女人,他喊的:“大婶子,昨天我看见我大叔怎么走路不利落?”

女人回答的:“哎哟,他的腿上害了疮块。”

毛:“多少日子哩?”

女:“也有半个多月哩。”

毛:“是啊,我过去给他看一下不好吗?”

女:“好,就麻烦你。”

毛大福去了一看,病就好哩。就这么一回,两回,越看名声越大哩。他们这个村庄远近方圆一起都知道了。不管外科(kuo)、里科,手到病除。不论啥病都能看好。他看病还是不要钱,白看,号哩脉的营手钱^①都不要。什么外科、内(lui)科,什么样的腰腿大白疮、砍头疮,也不管多厉害,保住能看好。把这名声越传越远了,十里二十里路上人们不住点儿的往这里看病来呢。毛大福把病看好,人们给钱他也不不要,给他道谢或是给不论啥东西,他还不要。街上的人们背地里谈论起来了,他们说的:“毛先生这个人难得,你看,不论啥事有人请他,他就到那塔儿说呢。没钱请他都不愁,不管有钱没钱他把病都

① 营手钱:动手钱,辛苦钱。

给能治好。”从毛大福打这么价看病，不知不觉二三年的光景了。他给人们看病看的两处的房剩哩一处了。毛大福把这一处也卖哩，之后娘老子给他置下的地土一半儿也卖哩，光阴就难过哩。他还是不愁不觉，也不抱怨谁。家里看病的还是挺多。那一天短是^①二三十家，还说是个户儿家，要是城上那就多哩，那一天就能把他的门踏破。毛大福跟前有两三个相好的人呢，替他操心的呢。他们提说的叫他门上把匾挂上，看病收一点卖力钱呢，要好过光阴呢。毛大福一听，觉谋的就像低了价哩，也为难了，就听了朋友的话了。

从这儿看病开哩，也要开钱哩。看去赶从前有了样样哩，他也不着忙哩。

有一天上午，毛大福把病人一个一个都看完哩，自己把房子归置哩，归置把所有的治病家具煮的煮，烫的烫，该擦的擦，全都收拾好哩。他做到了吃晌午饭的时节哩。猛然间街门外头听的“啪啪啪”，有人拍门的呢。毛大福赶紧打里面出来，把街门开开(往)外一看，在门外站的一个人，有三十多岁，穿得一身烂索索衣裳，烂鞋，愁眉不展。眼看他是穷人。他看见毛大福出来哩，赶紧过来作了个揖，就说的：“先生，我这儿给你行个礼，给你打听个人，有个毛先生在这住的呢吗？”

毛先生点着头问的：“有什么事？”

穷人说的：“找毛先生还有别的事吗？因为他治外科更有名声。离这儿有十二三里路，都知道有个好先生毛大福呢。现在我打这儿来，单为请这位先生治病。”

毛大福一听就说的：“你是谁，你这么说我可不错，我就是毛大福。”

穷人高兴的就说的：“哎哟，你就是毛先生吗？！”

毛大福回答的：“是。”

穷人说的：“毛先生，我有一个表弟，他是做小买卖的。整天价

^① 短是：少说是，最少是。

担了个担子出去做小买卖呢。我舅舅带舅母指望的他做个小买卖，挣几个钱，叫养活家呢，就过的这么个苦日子哩。说起来有半个多月，我的表弟脊背里长哩个疖子，那个疖子出来，他不当个事情，天天做买卖。捷说^①，把那个挣了^②，把他疼的满炕滚的呢。这会儿落了炕睡下，不得起来哩。不觉得今儿个有个十几天哩，脊梁上有个大疙瘩，脓血淌着呢。有人说，了不得，这是个搭背^③，要赶紧治呢。可是我舅家穷，这病起，又花不起钱。把老两口子愁的没法儿了。就有一位老婆儿指了条明路，叫我找你来呢，说是你的病知道的好，不管啥病，手到病除。她说的，你贫穷，可是你不要钱。我舅舅这才把我找的来，请你来哩。你把我舅舅的一家子的性命救一下，把我的兄弟的病看好，这一家子的命是你赏给的，我这儿给你叩头。”穷人说过要下跪，毛大福赶紧拉住不叫他下跪。他说的：“好吧，俄给你看一看去。你些(xue)微等一下，俄不让你进去，俄收拾，咱们走！”

穷人高兴的说是：“是，是，毛先生，麻烦你了。”

毛大福进哩房，拿了个包袱包好，提的包袱出门来哩，回头把门锁上，两个人一边儿走哩。走着，走着，毛大福问明了病人的住处在哪个地方呢，两个人从捷路该山里穿过去哩。走来走去到晌午过哩，收口儿来到一家门口儿里哩，那穷人站住给毛大福说的：“请你站一站。”

他过去把门“啪啪啪”连敲(kao)哩几下，门开哩，出来哩一个老头儿，也是愁眉不展的呢。他出门就问的：“你把那一位毛先生请的来了吗？”

“你看，这不是毛先生吗？”穷人把毛大福指的。

毛大福看萨，老头儿给他要行礼呢，可是他赶紧拉住叫老人家不叫行礼。他说的：“我是治病的，赶紧治病，要紧说着。”

① 捷说：意思直接说最后怎样结果怎样。

② 把那个挣了：意即疮长大了。

③ 搭背：背上长的恶疮。

这位带的毛大福进了院子了。院子倒不小,就是破烂些儿,一面三间白房。刚(jiang)一进堂屋就听见东屋里有“哼哼、哎哟”的声。病人在房里头问的:“哎哟,哎哟,大呀,我哥哥把毛先生请的来了没有?我的这个病到底能治不能治萨?要是没法儿治哩,你也就不用指望我了,我也就不往下受这个罪了。哎哟,疼死我了呀!”

毛大福听见也觉得难受,掀开了东屋里的门帘子,进来一看,看见病人头朝外在炕上趴的呢,盖的一条烂被儿,就在脊梁骨上贴的些儿烂纸棉花,脓血淌的看不见疮口。

“哎呀,毛先生呀,我的病有救没有救?”病人问的。

毛大福把他劝说的:“不要这么说呀!”

毛大福过来轻轻地把烂纸烂棉花揭开,看了看疮口,给病人说的:“你放心吧!没事。我保住能给你看好!”

说着话,毛大福找他哥,叫拿来哩多半盆水,现用钳子夹的布,把窠(kuo)窠^①子上的脓血擦干了之后,撒了一层子面子药,都是麻药。停了阵功夫,麻药散了,就拿起钳子过来“咔嚓”、“咔嚓”把烂肉一气铰下来哩,跟着可上了些子面子药,外面又把膏药贴上,之后问病人呢:“你心里觉谋的咋么个?”

“先生,我觉谋的这会儿心里爽快哩些儿,好!”

毛大福到哩外间子屋里,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又把膏药面子药给老汉留哩些,教给他咋么价用呢,然后才告辞走哩。老汉不住的给毛大福道谢的,说是:“先生,我们不知道拿啥给你道谢了,你救下哩我们一家子的命。”毛大福给他说的:“你别那么说,等大兄弟的病好哩,你但是闲了,到我那塔儿来一趟,我看他的病好了,我的心里也就高兴呢。”老汉连忙地答应了,脸上还带了些儿眼泪。一家子人送到门前儿里哩。病人的表哥总要把先生送呢,可是毛大福赶紧拉住说的:“别送,别送,你还是在这儿招呼他们二老,回,大兄弟,这里的路我都熟悉,千万别送。”毛先生提的他的东西往回走哩。他走来走去

① 窠窠:疙瘩,皮肤上鼓起的疮包。

觉谋的走哩一半多路了。肚子饿,肝花要命呢,肠子拧身呢,肋子碰胆呢。越走肚子越饿,可是自己也思想路也不远哩,打这个山口子穿过去,就到哩。往前走,又走哩一趟^①山路。打这个路往前进哩四五十步路,往南一过,一个小山口,就离家不远哩。还没到过弯子的地方呢,走的走的,猛然的一抬头,哎呀!了不得了呀!什么事?他看见了山口子有一人多远路上卧的一个黄狼。大福看萨,黄狼朝着他望着呢。他看见狼,也就不敢往前走哩,站的那塔儿,手里提的包袱,把一个胳膊扬的起来喊脱哩:“吠!吠!”这么一看,看那个狼把头这么一摇,尾巴这么一摆,不像吃人的样子。狼把尾巴这么一摇,毛大福思想的:“给我摇头摆尾这个意思是不想吃我的样子。”就这么价很大的功夫看那个狼,望的毛大福摇头,好像是狼给他说话的呢:“别害怕,我不吃你,再吃,早就把你吃哩。”狼可摇哩头,那嘴往傍里指哩一下,毛大福心里稳当哩下,它往旁边指什么呢?!他跟的狼指的那个地方这么一望,看见放的一个青布包袱。毛大福随便儿问的:“你是叫我拿这个包袱呢吗?”

狼朝着他点了点头,好像是说的:“就是的,就是的。”毛大福心里可思想的:“这个狼也不过来吃我,我把包袱拿过来看一下,啥东西?”他说的:“这个包袱你给给我的吗?”

狼可点哩点头,毛大福说的:“你但是给我给给了,你往旁边躲一下。”他这么一说,狼打那塔儿往远处躲了些儿,毛大福赶紧往前紧走了几步,走到包袱跟前哩。他一边儿防的狼,一边儿把包袱拿上哩。毛大福把包袱拿得过来,一看跷蹊下哩。他在心里说的:“哎呀,这可是个奇怪事情。把这个东西狼给哪里得来的?”什么东西?包袱里头包的全是金货,赤金的首饰,辫簪把儿,大耳挖子,小耳挖子,耳坠子,还有一副金镯子,都是新的。他细细一看,上头还有字号呢,字号说的“万鑫号”,这是本地有名的银匠铺。毛大福看完哩,原包好给狼喊的:“哎,我说,狼呀,这些东西给给了我了吗?”狼远远的

^① 一趟:口头路程计量单位,约合一公里。

朝着他点哩个头。“嗯。我给你道谢。”毛大福把两个包袱拴到一块儿,拿起来往那塔儿躲了一下,给狼说的:“我走哩。”毛大福刚这么一说走,看的狼把爪子往地下一按,噌的穿过把路挡住哩。这一下,可把毛大福吓坏了。他可吓唬的问了狼:“哎呀,那打算拿金货换我的命呢吗?!我不换!”毛大福说完这一句话,就看见狼连连摇头着呢。他可说的:“你但是不要我的命了,你躲开,我好走。”

毛大福一说这个话,一看黄狼往东面儿光扭嘴的呢。他可说的:“你的这个意思我可明白哩,你是叫我跟你往东边儿去呢?”狼可给他点了点头。毛大福说的:“嗯,你在前边把路带上,我在后边跟上你来。”黄狼给他把头一点,在头里走开了。它走了三五步,回头把毛大福一看,可走个三五步,回头可看,毛大福也觉来哩,他说的:“你不用回头,走吧!”他们走哩一会儿,绕了两个弯子,猛猛的狼站住了,拿嘴把前面指一指,那意思好像是“你看”!毛大福往前一看,心里说的:“哎呀,才是这么个事情!”前边是个大坡,坡底下一个洞,在洞口外边一个狼的半截子身子露的,仰的头,两个前爪子按的地下,卧的呢。这个狼赶叫他的那个黄狼大一点儿,它的头上淌血的呢。毛大福明白了,大狼的头上出了个窠窠子。(毛大福)在心里说的:“这么大的心劲把我叫的来给大狼治病呢?!”毛大福往前走了几步,给小狼说的:“你费了这么大的心劲,把我叫的来,给大狼治头上的窠窠子呢吗?!”小狼一听他的话,就连连的点哩头了。毛大福可问的:“嗯,我问你,这个大狼是你的父亲吗?”小狼把头摇给哩一下,毛大福可说的:“不是你的父亲,哈巴是你的母亲?”这会儿小狼把头点给哩下。毛大福说的:“嗯,你这个狼,可真通人性。”他就过去一看,窠窠子上伤口挺大,毛大福给自己说的:“可好!看病的家具我拿的呢,药也拿的呢,可是没处儿找水去。”他刚这么一说,小狼噌的转过来,一口把他的衣裳咬住哩。毛大福说的:“哎呀,那把我往哪里拉呀?!”他嚷的呢,让狼把他拉到土坡后边哩。到哩后边狼把口松开哩,之后往前一扭嘴,毛大福一看,一个山沟儿哗啦啦淌的些水。毛大福笑的给小狼说的:“你啥话都懂,对啦,有水就能看病。”说完

这几句话,把他拿来的包袱打开,把棉花拿出来,撕开,蘸了些儿水,托在手里来到洞跟前了。毛大福拿干棉花带湿棉花把大狼的头上的窠窠子的浓血蘸干,上了些儿面子药,又贴上了膏药。毛大福一边收拾的呢,一边说的呢:“我给你说,你通人性。我说的话,你懂的呢。”狼点了点头,毛大福可说的:“你别看这么厉害,我光把它看半个月,就能好。但是哪塔儿有一点儿半点儿的血,也不妨事,我泛常还能往这儿来。我要是再来的时候,严定到这来看一看。这塔儿的路我也熟,我看一看要是好呢,那就不用说了。要是没好,俄再给他点药。或是贴些儿膏药,咱们再拾掇。听见了没有?咱们可把话说在头里,要是没好,你可别上我的门来。(当是你来,)我们的那一条街上,就没人住了,听见了没有?”

小狼连连的给他点头,看那个意思好像是说的“我都懂”。毛大福可说的:“对哩,话也给你说明,我就走哩。”毛大福提的包袱,还没开步呢,小狼过来,往前一窜,把身子一横(hong),给毛大福拿肩这么一趴,好像是那个样子说:“你别走。”这一下可把毛大福吓坏哩。他说的:“我明白哩,给你们把病治好,你打算吃先生,你是过路拆桥呀!”小狼连连的吐的几遍,好像是给他说的:“不是,不是,你太小心呢,要吃你,早就把你吃了。”小狼往旁边抿着嘴,指了指胳膊摇了摇头,那个意思好像是可给大福说的:“你别走,这儿凶险大。”可是毛大福并不懂它的这个事情,因此是他问的:“你倒是叫我走还是不叫走?”小狼往旁边躲了一躲,往前一抿嘴,那个意思就像说的:“走吧,走吧,俄不耽搁你。”毛大福心里说的:“这是啥事情?把我拦住,吓一跳,早点儿让俄走,不对吗?”说着,他下去哩。小狼就在他的后边跟着呢,毛大福说的:“你就别跟我了,我看的怪害怕。你回去吧。”小狼也没回去,倒栽子往前走哩约有半里地,这一下把毛大福可吓坏了。他猛猛地看见打一端儿来了足有四五十个狼,大的,小的,各样的颜色。都一时时里头把毛大福围住了。毛大福心里说的:“哎呀,可了不得了。”一边嚷,一边吓的战着呢。正这个时节小狼头一低,噌地一下就窜到毛大福的面前了,把路挡住了。它站到毛大福跟前

抬起头,对着来的这些子狼叫唤脱了,就像是给狼们说的呢:“巴巴,大爷,兄弟,哥哥!你们可别动弹,这是给我母亲看了病的先生,名字叫的毛大福。众位不说今天在这儿不动弹,就是到单另的地方上,你们看见他,还要你们照看他呢!毛大福是好人,千万把他别吓坏哩!”小狼一叫唤,狼一个跟一个都走哩。看见这个,毛大福心里说的:“倒奇怪事情哪?!哎呀,这可凶险大!怪不得它才把我挡住不叫走,才是这么个事情!”他给小狼说的:“对了,我也不麻烦你哩,多亏哩你,要不它们把我当点心的吃哩。你回去吧,咱们改日再见,我走哩。”小狼朝着毛大福摇头摆尾脱哩。那个样子看得出来,就像是多亲热的样子,就像是给他说的:“你慢慢走吧!”

毛大福连小狼离开凶险的地方哩。他出了山口子,来到山外边哩。这就算来没啥事了。毛大福忙的来到了自己的家门口里,打怀里掏出来钥匙,把门开开进门哩,把家里拾掇好,这才捋当做些儿饭吃。他把饭吃完,就睡下哩。

就这么一连过了四五天。那一天毛大福猛猛的想起来一件事情,他在心里说的:“哎呀,不好,我给那家子治了病,那是个搭背,觉谋的也就十来天哩,但怕好哩吧。我给他们说哩,要是病好哩,咋也罢,你往我的家里来一趟。我看他们太为难,做了个小买卖。一家子几口人但怕挣下的钱不够吃。他们这个病多少日子哩,咋么价做买卖呢?!因此上我叫他们到我这儿来一趟,一来我看他们的病人的病好了没有,二来我给他们给给些儿钱,也不很多,就是四两五两的。可是他们没来,我自己也能拿得去给他们,也就能做买卖呢。可是这两天我看病的也不多,全都攒到一搭里哩,这一两天来怎么办呢?”毛大福着哩急,一直到了第三天,他可猛猛的想起来个方子哩。毛大福可在心中里说的:“哎,对了,我拿回来的金首饰,我也用不着,我拿出来一样子给他卖,防备(bi)下两个钱,哎,真对的呢。”毛大福想到这里心里一下高兴哩,把箱子打开,从箱子里把包袱拿出来解(jie)开,取出来了个金簪子,拿一张子纸包好,把再的原都放下哩。往外走呢,思想的哪里卖去呢。他给思想起,心里说的:“嗯,对了,

请对门子的邻家叫卖去！”毛大福拿的金簪子该家里出来，回头把门带上，到了街对过儿邻家的门上敲脱哩。他喊的：“兄弟在家呢吗？”叫了两声，跟着门一开，跟（从）邻家里出来了个七八岁的小孩子。小孩子说的：“噢，毛大爷吗？”

“嗯，孩子你爸爸在家呢吗？”

“在家呢。”

“你替毛大爷请他，跟他有话说，你去说一声。”

小孩答应了一声，工夫不大从里面里出来了一位。他说的：“谁？嗯，毛大哥吗？到家里坐一坐，为啥你不进来呢？”

毛大福说的：“不是，兄弟，我没锁门，要是进去还得把门锁上，那就麻烦了。就是有几句话，门口儿里一说也就对哩。”

邻家问的：“你说吧。”

毛大福说的：“我打算请一下你。”

邻家说的：“你说，只要我能办，我就给你办了。咱们两个的交情好，你有什么事，能办我就给你办。”

“兄弟，”毛大福说的：“你受一点麻烦，我这儿有一个金簪子呢，请你给我卖去。”

毛大福带说的话，打开在包包儿把金簪子递过来，说的：“兄弟你看。”邻家接过来一看说的：“嗯，这是好东西，还有字号呢。大哥你这个东西要卖呀？”

毛大福说的：“嗯，兄弟，用钱还是急用，总是不过明天，你把它卖掉。”

“行啊。”邻家说的，“可是今儿个不行，迟哩。这会儿关了门哩，明天我给你拿的去卖呢。”

毛大福答应了：“好吧。”

“你这个东西卖多少钱？”邻家问的。

毛大福说的：“唉，你看的卖去，看值多少钱，你卖多少钱。”

“行呢，大哥，”邻家说的，“你借给我，明天我给你把它卖掉，之后把钱给你送去。”

邻家把金簪子接过来揣到怀里哩。毛大福也就回去哩。

第二天赶早这个邻家怀里揣的金簪子,从家里出来,就到了街上哩。他走了还没有二三十步,往旁边一看,一个收首饰的摊子,后头一个椅凳子,椅凳子上坐的一个老汉,有五十多岁,嘴上有两撇儿胡子,戴了一副眼镜。他穿得很干净。老汉旁边还有一个椅凳子,椅凳子上坐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儿。他有二十多岁,也穿的干净衣裳,规规矩矩地坐的呢。桌子上搁的秤银子的戥子,还有算盘呢。毛大福邻家来到摊子跟前,说的:“辛苦,辛苦,掌柜的,这有一件旧首饰呢,请你看一看,之后秤一下,咱们再说价钱。”

老汉说的:“可以,可以,你给俄看一看。”

这位掌柜的把眼镜推了推,跟着把戥子拿过来,接过纸包儿,拿出金簪子看了看,又翻过来看了一会儿,刚(jiang)往戥子上这么一放,旁边坐的年轻人站起来。他给老汉说的:“大爷,大早起的买卖,我真不敢说,你让给我不好吗?”这个老头点哩点头,之后说的:“可以,可以,咱们两个还有说的啥呢,就给你买吧。”说的就把金簪子给给年轻人哩。年轻人接过来细细儿一看,搁到手里掂了掂,抬起头把这个主儿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个不住。毛大福的邻家跟上看他,觉谋的小伙子的脸上的颜色变哩。年轻人问的:“这位大爷,这金簪子你要卖多少钱呢?”

卖金簪子的一看,事情不对,他没给回话。年轻人可问的:“又说,你要多少钱呢?”

毛大福的邻家说的:“这个买卖我就说不上哩。”

他的胆子小,害怕事情,因此这个上连价钱都不敢说了。他抽身想走呢,可是收了个胆子说的:“兄弟看这个样子,你打算想要?”

年轻人说的:“我不要,叫你要个价钱。”

毛大福的邻家说的:“你但是想要,我给你说实话,这个东西不是我的。咱们这么办,你但是要买,你受一点儿麻烦给我走一趟。也没有多远,不过三里来些儿路。我把卖主儿给你指给,这个东西要多少钱,让他要,给多少钱由你给。卖不卖在他,要不要在你,你看好

不好？”

“好，做买卖慢说啥了，就是三十里也罢，我也不嫌远。跟你走一趟也罢，没有什么关系。”一边儿说的，他把金子揣到怀里了。毛大福的邻家还敢问，他的心里早就跳开哩。他早就看见这个年轻小伙子的脸上的颜色不对，心里说的：“毛大福你这个金簪子从哪里来的？！还是你买的？还是亲亲给下的？看这个样子，就也出事呢！”他心中里说够，给年轻人说的：“咱们走吧！”“好，我跟你走一趟吧。”年轻小伙儿给他回答了。

“兄弟，”毛大福邻家问的，“你贵姓？”

“我姓朱。”年轻人回答的。

两个人一边儿说的话，一边儿走。不大的工夫他们走到毛大福的门上哩。邻家说的：“兄弟，你些微儿等一点儿，这就是毛大福先生的家，我把他叫出来，问个价钱。”邻家过去带拍门，带喊了两声：“大福哥！”不大的工夫，毛大福把门一开出来哩。他看见邻家说的：“哎，兄弟，叫你麻烦一赶早街上跑了一趟。”邻家说的：“自己的兄弟不要紧，我把卖主儿给你叫的来哩。金簪子在他的手里呢，你们二位对面商量吧，卖不卖在你上，要不要在他上。你们商量，大哥，我还有些事呢。我就走哩。”他说完就走了。

等邻家走后，这个年轻小伙儿问毛大福呢：“毛先生，这个东西是你的不是？”

“是我的。”毛大福回答的。

“你叫你的那个人，”年轻小伙儿问的，“给你卖多少钱呢？”

“我叫他，”毛大福回答的，“看的卖去，卖多少哩也行，少哩也不要紧。”

“嗯，咱们两个商量一下，你打算要多少钱呢？”年轻小伙儿可问的。

毛大福说的：“你秤一下分量，你看东西值多少钱，你给多少钱。”年轻小伙说的：“我觉谋价钱合适，我就丢下，价钱不合适，我就也不买哩。你要我多少钱，我也不敢给给。实不瞒你说，卖的人和要

的人是两样心，卖的人恨不得多卖些儿呢，要的人恨不得省些儿呢。你说个价钱，合适，我买下，不合适，我不要。”毛大福急哩。年轻人可说的：“毛先生，咱们这么办。你看，我也年轻，我这个买卖学了不多的日子，我的头里还有掌柜的呢。因此这个上我也不敢给一个价钱。毛大福，跟上我到我们掌柜的那塔儿，看他给你给多少钱呢，他也不能亏负你。你看，这么行不行。”

“那可以，可以。”毛大福答应了。

年轻小伙儿可说的：“也不很远，有三四里路。”毛大福说的：“行，行。”

毛大福回头把门锁上，就跟上他走了。随走的呢，随说话的呢。走来走去到哩一个大街上了。他们再往前走了几步，到哩县衙门口里了。这个时节，年轻小伙子一把把毛大福抓住了。毛大福蹀躞下了，他说的：“哎，这是咋么回事情！？撒手！”

年轻人说的：“嗯！撒手？抓住你了还问撒手！这正是杀人的凶犯！叫我把你抓住哩！”

毛大福还没开口呢，年轻小伙子连他嚷脱了，看见这个，衙门里出来了十几位衙役，一位手里提的铁链子。他们来，朝着毛大福一堵，啍啍的一声给毛大福套的脖子里，锁上了。毛大福越蹀躞的问脱了：“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别嚷！这不是你嚷的地方！走，往里边走！”衙役们把他骂脱了。他们来到了衙门里边了。一个衙役问小伙儿呢：“哎，我说，朱业，你把他从哪塔儿逮的来的？”年轻小伙子回答的：“我给你没说嘛，他跑不哩！自从我在这儿报了案，我就找哩多少的朋友，每一个人拿的一个清单，都是啥货，一共有多少件子，有多重，谁家打下的，写得清清楚楚的，连档口里，在古董摊子上，我都留下人叫撒的看的呢。说也可巧，在一个首饰摊子上，叫我亲自碰见哩。”

年轻小伙儿咋么价到了毛大福的家里哩，他咋么价把毛大福领到这儿来的，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他把金簪子打开看一看，之后说的：“这不是我爸爸的东西吗？！”

公差叫过来看一看,之后说的:“嗯,样样对的呢。不用问哩,分量也对,好,你进去回一声,报告县太爷,就说朱泰的儿子把凶手拿到哩。”

毛大福这么一听,蹊蹊下哩。他在心里说的:“我怎么就成了杀人的凶犯哩?!这个事情了不得,这是咋么一段事情?!”

再说的这个姓朱的小伙子的父亲叫朱泰,他(是)贩银子的买卖人。他顺城出去做买卖的前几个儿日子,叫他的儿子在一间铺子里拿了些首饰回来哩。朱泰给人家送货去哩,有人给家里送信,说是把朱泰在山里叫人害了。一包子金首饰丢了。从那一天打头儿给一满衙门报给哩。衙役们满处找凶手开哩。就这个时节毛大福拿的金货卖的呢,把他叫姓朱的小伙子抓住哩。姓朱的小伙子把他拉到衙门里头,不大的时节一阵子梆子响,县官坐了堂了。姓朱的年轻小伙子上了堂,把毛大福咋么逮了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顺便儿就把金簪子拿出来,递给老爷了。老爷把金簪子一看,把头点了一下,把金簪子放下,一拍惊堂木,往下问话脱了:“你就是毛大福?”

“是。”

“你泛常干什么?”

“我给人治病。给老爷回,我们在我们跟前左邻右舍打听,我啥坏事都没敢做,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姓朱的把我拉住,说是我把人杀了,叫人实在冤枉。”

“你还冤枉?!这个是你的吗?”

“是。”

县官现问现说的:“你还不说实话!你连姓朱的有什么仇恨?你们同谋的几个人?咋么价把朱泰杀死掉了?你分了多少首饰金货?你但是说了实话,我给你把罪打轻些儿,免得你挨打。若是不招本家可要动大刑。从实给我说!”

毛大福说的:“给青天大老爷回,不是我的。”

老爷说的:“哈哈!要是你的,就不出事了!我知道不是你的,说!”两下里的衙役也跟上都喊的:“说实话!省得挨打!要不

然,挨完了打也得说,快说!”

毛大福说的:“给大老爷回,光不是这个金货,还有金镯子呢,还有些子零碎东西呢,都在一搭里呢。”

县官问的:“嗯,东西这么些,从哪里得来的?”

毛大福回答的:“给老爷回,这是一个狼给我给给的。”

县官一听把惊堂木一拍说的:“什么!胡说!”

“给大老爷回,真是一个狼给我给给的。”县官一听就猛惊哩。两下里的衙役们嘟嘟囔囔的说是:“打官司倒有胡拉胡扯的,没有听说过往出拉狼的!?”

县官接着就问:“毛大福,你说这个东西是狼给你给的,狼为啥有这么些子东西呢?说!”

毛大福把十天头里出去,咋么价给人看了病了,回来的时节咋么价山上遇了狼了,咋么价狼给他给了包袱,解开一看都是金货,又咋么价给老狼看了病,把都细细的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县官一听,之后可问的:“毛大福,你说的真是实话吗?”

毛大福说的:“给老爷回,这都是实话,没有一句虚言。”

大老爷不信,毛大福看见这个样子可说的:“可以派人跟上我到狼窝里对证走。”

县官说的:“自然要对证!来人!”

衙役们一听要在狼窝里对证呢,他们害怕脱了,都在心里说的:“可把人吓坏哩。”

这一傍个的一个衙役过来给县官回了话哩:“伺候老爷。”

老爷吩咐的:“带上毛大福到狼窝里对证去!”

衙役说是:“是,给老爷叩头,大老爷,他是没安好心,当差的人跟他到狼窝里对证,小的可不敢去。”

县官一下气上来,说的:“混账!莫必你还想挨打?!带上对去!”

衙役答应的:“是!是!”

衙役把毛大福带到班房里边,有这个气,心里说的:“这打的时

节,把啥不会拉,单单拉出来个狼!”他把毛大福问的:“离这儿有多远?”

“很不远。”毛大福回答的。

“对,越近越好!”衙役说的,之后他给一个年轻衙役说的:“来,兄弟,给他把铁绳^①戴上,拿锁子锁上。咱们把他带上防备的走。”

两个衙役一家带了一把刀,把衣裳挽(bian)起来,收拾麻麻利利的,又把靴子穿的蹬了几蹬,把袖子挽的起来了。单另的衙役们看的高兴,都说的:“二位都拾掇的利利落落的。”两个衙役说的:“是呀,拾掇的利利落落的好喂狼。别拿我们耍笑!谁要是看见这个差使,想吃开肉了就去!”“我们想去还没有运气!”“别说笑话,走吧!”衙役们带就把毛大福带上,出了县衙门里往山里走了。

他们走哩十几里路,进了个山口,拐了两三个弯子,就看见狼的窝了。毛大福说的:“二位,咱们到了。”

“啊,在哪里呢?”两个衙役问的。

“在前边儿呢。”毛大福回答的。之后用手往前指哩,两个衙役说的:“你先不进洞!”他们回身把刀“噌”的抽出来了。毛大福说的:“二位,我去把它叫出来,对证。我给它治过疮口。它的头脑袋上一定有一个疤痢。我问它,给它治病没治病。它要是把头一点,那就算是我治哩。我可问它,这个金货是它给我给下的吗,它要是一点头,那就算是对证好哩。”

衙役们说的:“好,你到那塔儿把它叫出来,你可别往洞里钻,这个地方连那下里通着呢,我们知道呢,你但钻进去,打那下里跑,我们就拿飞刀砍你呢!你过去!”

毛大福往前走,就来到洞口里,往里一看,他脚一弹(dan),心里说的:“唉,咋这么凑巧。”他转过身就原来哩。两个就问的:“咋怎么样了?”毛大福说的:“唉,二位,这个狼全没在家。”

衙役们说的:“哎,那就是我们的造化!没在家更好,你打官司

^① 铁绳:铁链子。

不好好的打，嘴里胡说八道，你想把我们麻烦呢，好言无故的哪出来个狼哩?! 走回!”

毛大福说给：“二位，我再哀告你们，再等一下，行不行?”

两个衙役这个气，就说的：“什么? 你说啥呢? 跟你在这儿盯的喂狼啊!? 走，走快!”

两个衙役把毛大福连推带拉，搯着叫他走呢。毛大福走的呢，一边叹气的呢，埋怨的呢，心里说的：“这个官司不好打，回了说啥呢?” 这么思想的呢，听得乱响的呢，猛猛地一抬头他看见那个小狼了，小狼后头跟的大狼。毛大福赶紧给衙役们说的：“二位，你们看，那两个狼来哩!”

两个衙役一看，可不是嘛! 两个狼也把他们看见哩，小狼在前边站下哩，它回头一叫唤，大狼两个张子跳过来哩。这两个衙役吓的，一边儿亮的刀，一边儿战^①。小狼到了跟前一边儿摇着头，一边儿哼哼的。毛大福赶紧给衙役们说的：“二位，你们把刀放下!”

两个衙役说的：“你说啥的呢?! 拿的刀都不放心，还放下?!”

小狼一听衙役们的话，把头往下一低，肚子一瘪，腰往下一塌，这么一叫唤，了不得哩。一时三刻打一转儿里跳过来了好少的狼，各样的颜色的有，直有五十多个。狼都把他们一转儿围住了。这个时节小狼跳过来，站到毛大福连两个衙役跟前，朝着新来的那些子狼，小狼把头抬起又一叫唤，看那个意思，好像是给五十多个狼说话的样子：“众位叔叔，巴巴们，哥儿弟兄们! 你们别动弹，你们看戴的铁链子的那一位，那是给我母亲看了病的毛先生，我没有叫人家白看，我给人家送了些儿东西，全是金货，哪料想这里头出了事了。你们看，那不是县衙门里的两个衙役嘛，因为他们两个人耍刀，我才把你们众位请的来了。咱们不过吓一吓他，你们可真不动弹，要一动，毛先生的官司就没头尾(yi)儿哩。”这一群狼一听也回答的呢：“叫他们两

① 战：发抖。

个拿老实些儿,在我们这个地方别威力^①!”毛大福不苏醒的给两个两个衙役说的:“二位看见了吗?叫你们把刀放下去呢。”

两个衙役忙忙的说的:“是,是,是!”

两个衙役赶紧吓的,把刀往地下仓啷的一声扔下去了。他们对毛大福说的:“毛先生,我们是奉的上司的命令,千万别连我们一般见识,你替我们说一句好话。”

毛大福答应了。他往头里走了两步,给小狼说的:“你给大众说一下,叫它们回去吧,把那个两个不吓死哩。要不然我的官司就没头尾哩。”小狼转过身朝这一群狼又叫唤了几声,好像是说的:“麻烦你们哩,请你们回去吧,改日我再给你们道谢!”它这么一叫唤,这些狼一个一个价转过身都走哩,只剩下娘们两个狼哩。两个衙役说的:“毛先生,你给这两个说两句好话,叫我们把你陪上回去吧,我们见啥说啥,我们见县太爷照实地说,往后我们还要照看你呢。”

毛大福说的:“别忙。”

“为啥别忙?”两个衙役站脱了。

毛大福说的:“你们二位干啥来哩?不是奉的老爷的命令吗?到底我不是对证来哩吗?是呀,你们等的,我把大狼叫过来,它的头上有一个疤痢呢,我问明白呢,你们二位都看清楚呢,回去也好交差。”

衙役们答应哩。他们往前紧走了几步,就来到小狼的跟前哩。招呼大狼也过来哩,毛大福说的:“二位,头拧过来,看一看。”

衙役们说的:“行呢,看见哩。再不往前走哩。”

毛大福说的:“你看,头上的疤痢这就是我给他治的。”他给大狼说的:“大狼啊,这不是吗?”就看大狼点了点头,就把爪子抬起来往头上一指,那个意思叫两个衙役看呢,好像说的:“看见了没有?这么大的伤多亏毛先生给我看好了。把我的命救下哩。你们可别看,我们是畜生,我们不能说,好了窠窠子忘了疼,吃米不能忘种出人。”

① 别威力:别耍威风。

大狼摇头带叫唤,拿爪子指的头上的伤口,叫衙役们可看呢。两个衙役在这傍儿直嚷的说是:“老太太,老太太,看见了,看见了,我们回去见了县太爷实话实说,我们把毛先生好好地照顾呢,不叫他吃一点儿亏。”

毛大福接上又说的:“你问它金货是他给下的,不是他给下的?”

他们把小狼一问,小狼把头一点,两个衙役都看明白哩。他们给毛大福说的:“毛先生,对哩,咱们走吧,你给老太太连大叔说一声,咱们走吧!”

毛大福答应了,小狼就过来哩,他拿肩膀腿儿一靠毛大福,跟的叫唤了几声,又拿嘴把毛大福指脱了,毛大福把头一低给小狼说的:“嗯,明白哩。”

两个衙役一边儿直嚷问的:“毛先生,狼大叔说啥的呢?”

毛大福回答的:“它说的,把我的脖子上的铁链子叫取掉去呢。”衙役们听见,一个说的这个那个,第二个说的:“解开!解开!解下来不躁不扭了!”带说的,把钥匙拿出来,把锁子开哩。他们把铁链子在手里提的说是:“还有什么事?”

毛大福说的:“我有几句话。”

“快说,我们等的呢。”

毛大福回头给小狼说:“我可回去呢,虽然县官知道我是冤屈,不能叫我吃亏,可是我的这个官司没有头尾(yi),把杀人的凶手逮不住,我的官司不能完。一月逮不住凶手,一月不能出狱;一天逮不住凶手,一天不能出狱。你得想个主意,到衙门里替我伸冤才好呢。”

这个小狼,朝着毛大福,蹬了点土,跟着往前一抬爪子,好像是说:“你别管,你别管,交给我。”

这两个衙役一看明白了,这个狼又一抬爪子,衙役说:“这个事情交给他呢!”

这个衙役说:“兄弟,我回去各家,我不当差哩。他往衙门里叫狼,把狼但叫到衙门里,那就热闹了,那可要人命了”。那个衙役说:“把眼前的事情躲过再说吧,我说毛先生,你给这个狼答复说,我们

把刀拿起来行不行？”毛大夫说：“这也行，你们拿你们的刀。”

两个衙役过来，把腰弓下，把他们的刀提起来，贼眉鼠眼的看着狼，把刀放在鞘(xiao)里了。

一个衙役说的：“对了，咱们走吧，小狼，我们走呢，回去呢。”

毛大福给小狼说的：“我的官司可就托靠给你了。”

小狼连连地点头。毛大福连两个衙役往回走脱了。他们走的呢，两个衙役一边里把狼看的呢，看萨，两个狼后头跟的呢。他们给毛大福说的：“毛先生，这位狼太太连狼大叔怎么还跟的呢？”

毛大福回答的：“送你们二位的呢。”

衙役们着了忙了。他们说的：“请狼太太连狼大叔回去，你们免费送，越送越害怕。”

两个狼在后头摇头摆尾的，好像是说的：“你们好去，我们再不送你们哩。”毛大福连两个衙役出了山口子了。出了山口子，又走哩几步，一个衙役站住说的：“毛先生，连你有个事情商量，行不行？”

毛大福问的：“什么事？”

衙役说的：“你原把这个铁链子戴上，把你这么价拿不回去。”

毛大福说的：“能行，官事官办，你就给我戴上吧。”

衙役说的：“好得很，给你道谢！”

带说的衙役把铁链子给毛大福往头上戴的呢，回头看山口子的呢，害怕两个狼看见就追来呢。因此是叫狼们把他们的胆子吓破哩。两个衙役看萨，没有狼，这才放心给毛大福把铁链子戴上了。他们三个人往回走开哩，回到县衙门里，到了班房，把门一拉，进去哩。众位都问的：“辛苦，辛苦，你们二位都回来哩！”

“回来哩，回来哩，回来就算命没尽，悬的回不来哩。”两个衙役说的。

众位可问的：“到底什么事？”

“公事办完再说！”两个衙役回答，之后给毛大福说的：“毛先生，你在这儿坐一坐。”两个衙役头拧过来给众位说的：“你们给毛先生沏一碗茶。”一个衙役赶紧过来，给毛大福沏过来一碗茶。这两个衙

役说的：“走，咱们两个进去回话走！”

两个衙役往里走哩，之后到了县官的书房门外哩。他们轻轻的咳嗽了一声，里头有当差的，喊了一声“进来！”两个衙役把门帘儿一掀，进了书房哩。他们到山里头遇见狼的，咋么价对人的，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县官把衙役们的话听完，把头点了几点，之后说的：“我就知道，这个事情奇怪，要不是为啥打发你们连毛大福在山里狼窝里对证去呢。赶你们说，这个狼更通人性，你们二位也受了辛苦哩。”

衙役们说的：“也吓炸了，受惊不小。”

老爷说的：“你们先回去。”

两个衙役出了书房，来到班房子里，把毛大福原送到狱里押下哩。他们给把狱的说的：“你们把这个人好好的照看着些儿。”两个衙役把山里遇狼的事给众人们说了一遍，大众一听没有不摇头的，都说的：“哎呀，可是凶险大！”

再说县官，他为这一件事愁眉不展，他总想不出一个主意来。过哩两天，到了第三天的赶早，县官在屋里正睡的呢，听的外头有人喊：“太太，太太，在屋里吗？”太太起来的早，“为什么事那把老爷惊起来？”“署衙门子来了，有要紧的公事呢。”老爷的人说的。老爷在房里头听见，赶紧起来问的：“什么事？”“给老爷回，刚才署衙门里来哩人说的，有要紧的公事，请你赶紧去呢。”来的人回答了。

县官说的：“好，好，赶紧去呢，把轿在外头伺候！”

“是！”

县官吩咐完赶紧洗脸，漱口，穿衣服，喝了两碗水，连些儿吃都没吃。外头有人回答的：“外边伺候停当了！”县官出来上哩大轿，带的手下的众公差衙役，上了镇署的衙门办事去哩。走署衙门也要走一条山路呢，县官到了署衙门哩，把事办完，又带的手下的人回脱哩。前边的开道锣“当、当”响的呢，后边的县官坐的大轿在路上走的呢。天就过了晌午哩。走着走着，来到了山根底下哩，前边开路的衙役猛一抬头，喊的“哎呀！了不得哩！迎面里来了两个狼！”把他吓的把锣扔到地下了。吓的一切的衙役乱跑开了，抬轿的人们把轿子扔下，

也跑了。在前边里的都跑了,在后边的还不知道啥事。他们往旁边儿探身一看,也是一撒手,跟上就跑。骑马的人,在马上骑的呢,马一见狼,把两个前蹄子一仰,后腿子一站,把人都扔下来哩。马也都顺滩道里跑哩。轿夫把轿子扔下也跑哩,光剩下县官。他把头蹠的出来一看,两个黄狼往轿子跟前来了。头里走的小狼,后头跟的大狼,嘴里嚼的一件东西。可是离得远看不明白。两个狼来到了县官的轿子跟前,一面儿站哩一个,站的站的,之后卧下哩。把嘴里衔(qie)的东西扔到轿子外头哩。县官也没看见,扔的啥东西。他盯住一看,大狼的头上有一个疤痕呢。县官心里说的:“嗯,明白哩。”他给两个狼说的话哩:“你们这两个狼,来到这儿把我的路挡住给毛大福伸冤,是不是?”

两个狼爪子一抬,把县官吓哩一跳。他问的:“抬爪子干什么?看样子,毛大福不是杀人的凶犯吗?”

两个狼一起摇头。县官说的:“我也知道他冤枉,可是他的手里有朱泰的首饰。这个事情可就不好办。你们知道杀人的凶犯吗?他在哪里住的呢?你们把我的衙役带的去,逮住他,案子都能圆,毛大福也能放出来。你们能知道杀人的凶手吗?”两个狼一起摇头,看那个样子,就像是不知道的样子。县官一看,可问的:“你们不知道杀人的凶犯的地方吗?”两个狼一起点头。县官可说的:“这就麻烦了,不好办。”

县官为难下哩。正这个时节,小狼往前边一探身,从轿子外头衔的来了一个东西,把身子往起一站,一摇头,把一个东西扔到轿子里哩。他正扔到县官的腿跟前哩。县官一伸(chen)手,把东西拾上一看,原来是一只旧大鞋。他说的:“啊……对了,这个鞋严定是杀人的凶犯的!”两个狼一个劲儿对住县官点头,看那个意思,好像说的:“就是的,就是的。”

县官说的:“对哩,只要有这个东西,我就能把杀人的凶犯拿着。拿住了杀人的凶犯,就能把毛大福放出来。你们两个走吧。”

两个狼听了县官的话,站起来朝着轿子连连地点头,就给轿子边

边里过来,一直往下走了。

在说衙役们,他们已看见狼,都就乱跑。在前边靠山根有一窝子树林子呢,腰腿麻利的人上哩树了,在山底下有一个沟,上不去树的人就都钻到那塔儿了。胆战心跳的,把头抬起来,甚不顾喊树上的人的呢:“树上的弟兄们,狼但是往这儿来,你们给我们给一个信,我们好防备。”

树上的人们抱的树,不给声气。把身子斜的往对面轿子跟前看着呢。他们没看见往轿子里面扔东西,看见狼往轿子里面一探头,把他们吓的,悬的打树上跌下来哩。猛猛的树上的人们喊的:“众位,了不得哩!”

底下的人们问的:“咋了?”树上的人们说的:“狼过来哩,不是过来哩,狼把头跹到轿子里,把县官吃掉了。”

底下的人们后悔的说是:“哎呀,这可了不得哩,这么好的个县官叫狼吃掉了。”

后来又听的树上的人们喊的:“众位,那两个狼走哩。”

底下的人们还以为狼往他们这一傍个子里来的呢,把他们吓的就赶紧问的:“往哪里走了?”

“他们朝西傍个走哩。”树上的回答的。底下的还没信服,可问的:“你们看好,没有往这儿来萨。”

“没有,没有。”树上的衙役们一个给一个说的:“对了,咱们下去吧。”他们都下了树哩。底下的人们一个一个都爬起来哩。他们来到沟的上边,一个埋怨第二个呢:“你把我挤的气都上不来哩。”第二个说的是:“谁叫你先跑呢!”

有一个衙役给他们说的:“你们别嚷了,咱们看一下老爷,老爷但死哩,先把尸首拿出来,拿到衙门去呢。”

大众把一个人举的看萨,有几个追马的人也回来哩。他们一边儿走的呢,一边儿往轿子望着呢。正这个时节县官在轿子里气得说不出话哩。心里说的:“这倒好,剩下我一个人哩!这些混账东西都跑哩,把我一个儿扔到这儿哩!”

县官正生气的呢,忽听的轿子外面脚步的声音。县官往轿子外头一看,全都回来了。众人到轿子跟前,一看县官在呢,他们给后头的人们一摆手,说的:“大老爷没叫狼吃掉,好好的在轿子里坐着呢。”这才大家放了心哩。一个跟一个全都到了轿子跟前哩。县官看的全都回来哩,他就骂的说脱哩:“我把你们这些东西!人人可恶(nge)!这两个狼明是给毛大福伸冤的,你们知道的,怎么把我扔到这儿,撒腿就跑了?!哼!你们可倒跑了个快!混账东西!”

众衙役公差都不敢说话,他心里说的:“这东西青红不分,见人就咬(niao)。”老爷可说的:“我咋么没跑?!你们都胆子太小!”

众人可在心里说的:“你不是在轿子里头你也就跑哩。”

老爷说的:“人人可恶,查一下,看够不够,查完了赶紧回衙门!”

衙役说的:“是。”

这个时节撵马的也回来哩,大伙儿一查,人数儿一个都不短,县官吩咐的:“走吧!走吧!”

头里打开道锣的腰子一勾把锣拾起来,敲得锣“乒乓”(直响)。众人一听说的别打哩,锣的声音不好听。一看萨,把锣绊烂哩,还打什么呢,不要这个好看哩。大众带说话的打山里头出来哩。

捷短说,天快黑哩才到了县衙门口。众人站住哩,把轿子放平,县官打轿子里出来,拿手一指,把一个衙役叫到跟前,低声说的:“轿子里有一个鞋呢,你拿出来,送到我的书房里去。”

衙役听哩一声,把鞋拿上走哩。老爷吩咐完进了衙门哩。衙役把鞋拿进去交给书童了。

县官吃哩些儿,缓了一阵儿。他到了书房里喊哩一声:“老爷的人!”答应的:“是。”县官吩咐的:“叫外头的衙役进来!”“是。”书童出去不大的工夫,进来了四个衙役。四个衙役,一个头子。四个人进来给老爷行礼一毕,站了两边。县官往左右一看,没有人,说的:“谁为头儿?”

衙役头子说的:“有什么事情,请老爷吩咐!”

老爷说的:“我先给你们说一说,自从我到郑义来,奇奇怪怪的

案子也不知道办了多少,全凭的你们众位去哩。”

衙役说的:“给老爷回,你的这话说的太不对哩,我们是应该尽心办事。只要老爷什么案子,只要传出来,我们用心用意就办!”

县官说的:“好,我就要你们的这个话。再说毛大福的这个案子没有头尾。今天跟我出去的人都知道呢,路上遇了两个狼,那明明是给毛大福伸冤的。”

衙役头子说的:“是啊,我们都知道。”

“难得这两个狼这么灵,给我衙的来哩一个鞋。”县官一说之后给书童吩咐的:“把鞋拿来!”书童把鞋拿来哩。县官可说的:“你们四位看一看,这就是狼给我衙的来的。这个事情不用说,这个是杀人凶犯的物件!”

四位班头儿把鞋接过来一看,这鞋又蠢笨,又肥,又大。鞋的头头儿歪的呢,后头还是个倒后跟。细纳帮子,可倒结实。这个鞋的名字叫个“半尖大腰隔撒鞋”。老爷说的:“我给你们给一个月的限期,你们把鞋拿上到各处查访,把丢鞋的主儿拿到衙门里来。一来替毛大福伸冤,第二来替本县帮了这个大忙。你们听明白哩没有?”

衙役说的:“我们听明白哩。我们就查去。”

他们班头来到班房商量脱哩。他们的头子说的:“看见了没有?在咱们县里出了这么个怪事,今天老爷吩咐下来哩,叫我们办事去呢。这会儿就在我们上呢,千万我们不办差哩。”

四个衙役说的:“对,你的话说的对,我们亲自走,把事请的来,怎么个办法呢?”

头子说的:“咱们这么办,咱们四人一搭里走,别分开哩。一个人死的,两个人活的,四个人就在一搭里好办事。咱们先往东一天,再往西一天,再往南一天,再往北一天。但有个啥动静,再商量。”

四个衙役说的:“这话对的呢,明天咱们先往哪一边儿去呢?”

头子说的:“明天咱们先往东边儿去。”

衙役们答应哩。第二天赶早,四个衙役聚到一搭里出了衙门,往东走哩。

再说县衙门里还有这么一个衙役呢。他有二十多岁数,这个小伙儿太灵巧,不管啥事,他能往头里窜,他显他的能为^①呢。小伙儿看萨,那几个衙役没寻见踪影,他没叫人知道,偷的出去办这个案去哩。小伙儿心中里思量的:“办案子的人多哩,办出来到一个人跟前个人分多少功劳。我一个人办出来,功劳是我一个儿的。你看这个多好看,显一显个人的能为。”他一个走的呢,一个人思量的呢。走哩头一天,没事。到了第二天赶早,出去在衙门里看那些子人走哩没有。他一看,还没走呢,就打一个巷子里进去哩。这个巷子是头东头西的巷子,小伙儿打东头儿往西走的呢。走的不远路的北傍个有一个过道儿门门。在过道们的门口上有一个老头,岁数离九十岁差不多,一嘴的白胡须,看起有精神的,头上戴的一顶单帽儿,身上穿的一个旧衣裳,腰里紧的一个带子,脚底下撒的两只子鞋,手里拿的一个长把子扫帚,在个人的门口上扫街道的呢。老头儿的对面有一个小过道门,门口上还是三层子的台台儿。台台儿上站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媳妇儿,怀里抱的娃娃。媳妇儿对老汉说的:“哎哟,你这么大的岁数,一赶早你就扫街道呢!”

老汉说的:“可不是吗,人的岁数大,就睡不着哩。我还有这么一个毛病,天一亮我就睡不着哩。大嫂子你到我的院里看一下去,我把院子里全都扫干净哩。”媳妇儿说的:“是的,爷爷有了年纪的人早早起来活动。”

“是的,”老汉一说,之后朝着媳妇子怀里抱的娃娃说的:“你一赶早就害的你妈抱上站在门上。”

媳妇儿说的:“唉,爷爷,你提起这个娃娃来,老道的很,天天就是这个。天一亮,他就不睡哩。一早,嗞啦嗞啦的吼起哩,爱哭的很。他大大把他抱给了一晚夕,没睡觉。指望的赶早睡一会儿,因此上我把他抱出来搞一搞儿。叫他大大睡一乏儿^②觉。爷爷,刚才我听见

① 能为:能力,作为。

② 一乏儿:一会儿。

有卖东西的人喊的呢,出来看萨,就不见哩。”

老汉说的:“你等一会儿,他就过来呢。”

这个老汉说完哩话,抱娃娃的媳妇儿把他问的:“爷爷,你的鞋找着哩没有萨?”

老汉回答的:“没有,哪里找去呢?丢了就算哩。”他刚说这个话,小伙儿衙役走到跟前哩。衙役一听,就把眼睛睁圆了,他在心里思想:“这可碰上哩!他们几天连踪影都没有,这就算是在我的手里圆案子呢。”小伙儿越思想,越高兴过火哩。他随便儿把衣裳一揭,底下把铁链子拿出来,往前紧走了几步,把老汉的架子^①上拍哩一把,喊了一声:“老头儿!”老汉把头一调,衙役把铁链子啵啵的一声,给老汉套到脖子里哩,把锁子锁上哩。老汉猛惊的把扫帚扔到地下哩。跟着拿手一戳铁链子,蹊蹊的问的:“怎么哩!?为什么锁我呢?”再说起,这个老汉作睡梦也梦不到这个事情。衙役说的:“因为什么锁你?你的鞋是咋么丢的?”

“哎,这的事,没有的事,我丢哩鞋哩你就锁我呢吗?!”

衙役说的:“我锁你,王法律条上有的,你说你的鞋咋么丢的?”

老汉说的:“这不是我的对门,这个大嫂子知道,我有个小孙子呢,赶她的这个娃娃大不上多少,前几天他妈抱的他在街上耍去哩,耍哩一会儿进来一看,我的小孙子的一只子小老虎头的鞋掉哩,因为我们丢一只娃娃的鞋,你就锁我呢吗?!”小伙儿衙役一听事情不对,赶紧跑到跟前说的:“老爷爷,我爱耍笑,我连你耍笑呢。”老汉说的:“你说的啥?打这么耍笑,你找你爷爷耍笑去!这是国家的法绳,你无辜的给人的脖子上套!”正嚷的呢,街上的人也多哩,这个一问,那个一问,衙役也拿的没主意了,脸上也给羞哩。他哀(nai)告的说是:“老爷爷,我错了。”

老汉说的:“我没听说过拿国家的王法玩笑!”可正嚷的呢,对门的那个媳妇儿抱的娃娃进去,把她的男人叫出来哩。这个时候,门跟

^① 架子:身子。

前看热闹的人也多哩。东边儿也站的人,西边儿也站的人,不知道啥事情。抱娃娃的媳妇儿的男人过来没言传把这个衙役就是一捶,打哩个趔趄,他说的:“你还在衙门里当差呢,你当屁!我们这儿你过来就锁人,你打听这个老爷爷,他快过到一百岁哩,没有得罪过人,这个铁链子是国家的法绳,你不分青红皂白,你锁人!”

衙役说的:“老爷爷,我把事情做错了,你看我年轻,把事情没看开,叫我把铁链子取了去。”

老汉说的:“你呀,你取不下来哩!”

众人说的:“这个老头儿连个碎娃娃都没得罪过。”在旁边儿看热闹的人你一句,他一句,把这个衙役说的也没意思哩,衙役说的:“你们众位行个好,给我讲个情,把这个事情了了去。我给你们众位称情道谢!”

众人说的:“谁叫你锁上呢!?”

衙役说的:“我错了,我年轻,我年轻不懂事,请众位给我帮一帮溜儿说一说情,让我这一回。”

众人说的:“对,我们给你说一说情。”之后给老汉说的:“老爷爷,你看咱们这些人的面子,你把他饶哩,要是再有这个事,你把他的病改一下^①。”

老汉说的:“好,我看众位的面子。”

众人一听,给衙役说的:“过来给老爷爷作个揖,老爷爷认哩,你把铁链子取下来,你再赔不是。”衙役给老汉说的:“老爷爷,你年纪(大),我年轻,不懂事,你把我恕(fu)饶哩,叫我把铁链子取掉去。”

老汉答应哩,把衙役数落了一顿。衙役才把铁链子取下来,挽(bian)到腰里一溜走哩。他回到县衙门里也没敢言传,到来是自己忍了一肚子气。过哩没有两三天,衙门里都知道哩,大伙儿把这个事当了笑话儿哩。这个说,那个抱怨,小伙儿的心里多难受不提哩。再说那四个衙役,他们打县衙门里出来,往东走哩三四里路,晌午过哩。

^① 把病改一下:把毛病改掉,亦即教训他一下。

他们一商量说的：“咱们在一个地方不吃些儿吗？”带说的到哩一个饭馆子门上哩。这个馆子挺大，里外三层子。外面有三层子卖点心的，又是一层子卖茶的，客人挺多，在后座儿还清静点儿。他们四位进了后座儿哩，进去找好哩座位，他们坐下哩。堂匠^①过来把茶沏上哩。堂匠给他们说的：“你们四位喝茶，这个地方清静些儿。”他们四个到哩顶边边那一席坐下哩。四个衙役一看，有一张桌子上坐的三个年轻人，喧的高兴的呢，里头一个说的呢：“在咱们这个地方，离这不远有一个山路呢，泛常进山的人没有不见狼的人，今儿经了个凶险事情。我说，你们听一听，这是一个怪事。我说的这个人你们也认得。”两个年轻人问的：“哪个？”头一个可说的：“他在饭馆子里肯来。”

两个小伙子拉得长长的说的：“嗯，就是他呀，知道哩。”

头一个说的：“这是他给我有一回说哩。他打他的家回来的呢，离这个山口子不远，打山口子里头跑来两个狼，他一见狼撒腿就跑。跑的跑的石头一挡把他一只子鞋丢了。虽然丢哩个鞋，栽哩个跟头，可是狼把他没撵上，这就是个便宜。”

这三个人喧的高兴的呢，四个衙役闷不住哩。旁边坐的两个人给这几个人把嘴一抿，朝外走哩。衙役头子把头一点，把茶碗往前一推，站起来就往这三个年轻人跟前来哩。他们看见衙役头子到桌子跟前哩，赶紧站起来让的说是：“来，请老总坐到这儿喝茶，刚(jiang)吃上。”

衙役头子说的：“快请坐，请坐，我给你们把茶晃一下^②哩。”

这三个说的：“不打搅，不打搅，你坐到这儿喝吧。”

衙役头子趁手随便儿把一个椅凳子拉过来坐下哩。这三个喊的：“拿来一个茶碗！”

衙役头子说的：“我才在这儿听的你们说的得谁把鞋丢哩？”

① 堂匠：跑堂的。

② 把茶晃一下：从上下文意思看，表示打搅一下别人喝茶之意。

三个小伙子说的：“我们在这儿说闲话的呢。”他们正说的呢，那眼睛撒了一下，那三个衙役在门口里站着呢。这三个年轻小伙子脸都变哩，心里思量的：“这四个官人有啥事呢？”他们说的：“我们三个谁都没丢鞋，但另的一个朋友把鞋丢哩。”衙役头子给他们一个小伙子说的：“请你给我们把丢了鞋的人说一下，他姓啥，名字叫啥，在哪里住的呢。再下来，你们三个把我们四个也看来哩，做啥的人，你们也知道哩。你们再说起，到你们上一点儿事情也没有。我们还称情道谢，说你们的好处。”

三个人里头一个说的：“那个人泛常肯往这个馆子里来，期不期^①我们就兑到一搭里了。因此他的姓名我知道呢。要说在哪里住，我可不知道。”

衙役头子说的：“好，但是那个，你把他的名字说给。”

那个小伙子说的：“他姓孟，名字叫的孟新。他在这个馆子里泛常吃饭，就有九十九个人不爱他。背地里头起，他来都是骂他的。这个人一点儿人缘儿没有的。咱们这么办，我出去能把他找的来，他这会儿不来，他短下这儿的钱的呢。在这儿不来，往西走呢。那塔儿还有馆子呢。这个时节，人在那塔儿呢。我去把他一哄，就哄的来呢。”衙役头子说的：“好，请你去一趟。”

他往门外走的呢，给衙役头子说的：“行，我就去，你在这儿等一点儿，我就来。”他一说，出去走哩。那一走，没大的功夫，衙役头子思想脱哩，个人埋怨个人开哩，心里说的：“我是个吃饭桶子，这么一点事情都想不开，他到哪里叫去了，这就叫个脱身计。他的几句话，把我哄信哩。我这会儿哪塔儿找他去呢？！三个人走了一个，还有两个呢，这两个走不哩！”衙役头子把这两个问的：“二位，刚走出去的这个朋友他说一会儿就来呢，咋没来？”

那两个说的：“一会儿就来。”

衙役头子说的：“六会儿不来！我天天打雁，叫雁钳了我的眼

① 期不期：动不动，不定什么时候。

睛！他一出这儿，不知道躲的哪塔儿走哩。”这两个说的：“你也聪明，你明白哩，你也猜透哩，这是脱身之计。他出去打这儿走哩，这会儿六年也不来。再说起，得知道孟新这个人，他在这儿不吃饭，这一溜子饭馆子连酒铺子都不去。我们见他好几回，就在顶西头儿有一个扯面铺，在那塔儿吃些儿，喝些儿呢。这会儿正这个时节，他在那塔儿呢，你在这儿等的，我们叫他去。”

衙役头子一听，气上来说的：“对哩，你们也不找他去。”

这两个一听，之后问的：“衙役头儿，你咋不叫我们走？你把我们挡住怪害怕的很。”

衙役头子把他们稳住哩：“你们等的，他把孟新找的来，你们再去。叫你们把我们带上把他找见，就没有你们的事了。”衙役头子正说的呢，往外一听，就像外头人说话。他说的：“不让，不让，我天天来的呢。”正说话的往里进来哩。这几个衙役把他打浑身上下看了一下，心里说的：“错不了。”四个衙役头低下一看他的鞋，就明白了。脚底下穿的这个鞋正是半尖大撒鞋，就连咬的来的鞋一模一样。他们往上一看，这个人的个子有七八尺高，前胸子宽，脊背厚，肚子大，腰圆，头上搭的手巾，一半子拉过来苦的脸，脸上一脸的大麻子，扫帚眉毛，一对大眼睛，鼻疙瘩倒大，鼻梁子塌的呢，鼻窟窿朝上翻的呢，一个大嘴，一对黄牙，还吡的呢。身上青衣裳，在肩头上还搭的一件长衣裳。他摇摇摆摆的打这几个衙役跟前过去哩。衙役的头子往前抢了几步，用手把他的架拐子一拍说的：“孟爷你来哩？！”“我来哩。”他应哩一声，回头一看，衙役把铁链子哗啦的一声给他套到脖子里哩。他把铁链子逮住问的：“干什么！啥事情，把我锁上？”衙役们说的：“走吧，打官吧①！”

这个人可问的：“原告是谁？谁把我告的？我连人不能打官司，我问一问你们为什么事情？你们给我说，叫我也明白哩，再走。”

衙役头子说的：“没有多余话连你说！一到哩衙门里，知道呢。

① 打官吧：意即见官去吧。

在这儿没功夫连你说的。走！走！”四个衙役把孟新带上，连推带搽，一个人有多大的力量也罢，挡不住四个人，给里头把孟新推出来哩。街上的人们看见衙役们把孟新带上走哩，街道里的，打馆子里出来的众人，都跟上衙役们就看热闹去哩。这个时节打馆子里出来哩个大个子人喊的：“你们都走哩，把我的饭钱都没给。我知道这个人他早晚总要遇些儿事呢！”

再说这四个衙役把孟新拿到衙门来，放到班房子里，喊的：“今儿谁在班房子呢？”有人说的：“我在班房子里呢。”四个衙役说的：“你进去传禀一声。”那个进去传禀哩。老爷听见把犯人拿到哩，他的心里一下高兴哩，当时吩咐升堂。一阵儿听见梆子一响，众衙役都伺候的呢。一阵儿站在两下里哩。县太爷出来坐了大堂，之后喊的：“老爷的人！”

衙役答应的：“是！”

老爷吩咐的：“把孟新带上上来！”

衙役赶紧到了外边班房子，把孟新带出来哩。衙役过来给孟新说的：“往进走！好好走！”

孟新说的：“我又不是杀人的凶犯！”

衙役说的：“别说话，走！”

衙役一阵儿把他带到大堂上，等老爷传话，才把脖子上的铁锁取下来哩。孟新到了大堂上，跪下给老爷叩头，说的：“恩(neng)官大人在上，小人给大老爷叩头。给大老爷回，我也没连人打锤，也没连人抬杠，也没连人骂仗，没有做反反事情^①，差人把我带到衙门来，到底为什么事情我不明白！？”

老爷说的：“好，你一点儿反反事情都没做，我的衙役把你拿错哩。要是他们拿错哩，我就要给你认错。本县问你几句话，你要赶实的说。”

孟新答应的：“是。”

^① 反反事情：不合规矩的事情。

老爷问的：“你姓名叫什么？”

孟新回答的：“小人姓孟，名字叫的孟新。”

县官可问的：“你泛常干什么事？做的什么活？”

孟新给大老爷叩头说的：“小人碎的时节就是连一天书都没念过，没学过一天手艺。到如今三十多岁哩，一个字都不识。我的家中的啥人的没有，哈事没有做过。”

老爷一听他的话哈哈大笑哩。他在心里思想的：“这个人不问就明白哩。”他可问的：“孟新，我问你，你到山里遇狼的事情记得到吗？”

孟新不高的这么一吃惊，他的心里就有了鬼哩。他往前一跪，给老爷答回的说是：“有这么一宗事情。”

老爷说的：“你怎么遇见的狼，怎么丢鞋的你要赶实说！”

孟新说的：“那一天我在我的姥姥家去哩。回家的时候到了离山口子不远，该路旁边打树背后窜过来哩两个狼。小人一见两个狼撒腿就跑，没料想脚底下一个石头把小人绊哩个跟头，二回拾的起来心里着哩忙，没看把一个鞋丢哩。小人没顾得站起来就跑，算是把鞋丢哩也罢，可好狼没撵上。这就小人丢鞋遇狼的事情。”

县官一听，之后问的：“你丢的鞋还是一只还是两只？”

孟新回答的：“一只。”

县官可问的：“你丢哩一只，没有丢的那一只在哪塔儿呢？”

孟新说的：“没丢的还在家里。”

老爷喊的：“来人！把他带的他的家里，取那个没丢的一只鞋去！”

衙役说的：“是！”

两个衙役带的孟新回去取鞋去了。孟新的心里胡思想脱哩。他不知道狼衔的鞋把他告下哩。拣短说，工夫不大，衙役的手里提的鞋一同都来哩。县官把这一只鞋一看，哈哈大笑哩。他在心里说的：“这个鞋连狼衔的鞋一模一样。”县官悄悄的给衙役说的，把狼衔来的那个鞋拿来呢。衙役答应哩一声，跑的书房里去，把那一只鞋拿出

来递给县官哩。县官把两只鞋放到一搭里看了下,长短、宽窄、薄厚、颜色、新旧一点儿不差,正是一双鞋!他说的:“孟新你丢哩一只鞋,再不配上一只吗?”带说的把一只鞋给衙役递过来哩。县官可说的:“本县给你配上一只鞋!”

孟新回头把鞋看见哩,他的心里乱跳开哩。他没有想到杀人的事犯哩,还丢盹的呢。心里说的:“我的鞋为什么到这儿来哩?”

孟新不管三七二十一,装哩个不知道,把鞋拿上就穿,之后给老爷叩哩个头,说是多谢哩。他把鞋穿上往起站起了,叫衙役顺他的后脑勺子一巴掌打哩个跟头,说的:“跪下!”

县官把桌子现拍现喊的:“你好大的胆子!你把人杀哩,这会儿装的不知道。朱泰连你有什么缘故呢,你把他杀死哩!?”

孟新听到这儿脸上的颜色变哩。老爷这么一问,把他问慌哩。说啥起好,乱思量开哩。孟新攥了个劲,给老爷叩哩个头说的:“我是安分守己的人,我连一个蚂蚁都不敢杀,杀人的事情我全里不知道,我实在冤枉。再说哪里有个银商朱泰,我全里不认识。”

老爷说的:“我不动刑,你不肯说!来人,又打他四十嘴巴!”

老爷吩咐一毕,过来的一个衙役,把袖子往起一挽,拿起一个鞋底子“啪啪啪”的打脱哩。衙役一边里打的呢,一边里叨告^①的说的是:“我们为你栽哩多少跟头!”把这个衙役在山里头吓下的事情在这儿他报仇的呢。衙役打完往上回禀:“请老爷验刑!”

老爷说的:“赶实的说!”

孟新说的:“给老爷回,遇狼丢鞋是实,杀人事情实在不知道,小人冤枉。”

县官说的:“你还敢喊冤枉,打料想,不动大刑你不招!”

老爷喊的:“来人!”

衙役答应的:“是!”

老爷说的:“抬大刑,这个东西可厉害!”

① 叨告:叨叨。

把他的刑还没上呢,孟新害了怕哩。他给老爷喊的说是:“我招我招!”

县官说的:“送刑!”

衙役把刑没上,老爷可说的:“从实招!”

孟新受不住刑,他招开了。原来,孟新这个人就是他一人一口,又没有正干的个事情,就是给旁人受个苦,挣两个钱自己对活的^①过的光阴呢。看他挣不上多少钱,一年到头不离赌博。但是好,就要钱,挣来的钱都输掉哩。连个人吃饭的钱都不剩。他那一天正把钱输完,正愁的呢,正巧碰见朱泰打外头做了买卖回来哩。朱泰又爱说话,两个人喧哩几句,孟新就知道朱泰办哩些儿金货可走外头去呢。孟新就使了坏心哩。他天天在朱泰的门上转开哩。可这么凑巧的呢,碰上朱泰的儿子哩。那给他大取了货,原回来哩。孟新连他喧哩几句,把话套出来哩,打听了朱泰出门的日子,哪一天都知道哩。到了朱泰出门的那一天,孟新拿哩个切菜刀,到哩山口子里头等去哩。端端儿给等上哩。朱泰打这儿一过,叫他把命送哩。孟新把人害掉,把包袱打开一看,有三四十两银子。他把银子挽到腰里,从衣裳里头又搜出来哩金货。还没等把金货往起提呢,猛听的两个狼叫唤的窜过来哩。孟新喊了一声“妈呀”!哪里还顾的拿东西,他把金货撒下,撒腿就跑。跑到半路里脚上的一只鞋没有哩。这就是他杀哩人的一切实话。孟新在老爷的大堂上把这些话一切照实地说了一遍。老爷一听给衙役吩咐的:“去把朱泰的儿子叫的来。”

不多的时节,朱泰的儿子到哩。县官给朱泰的儿子说的:“把你的父亲叫孟新杀害掉哩。你认得这个人吗?”朱泰的儿子回头把孟新盯给了一顿,之后说的:“我认得这个人呢,他离我们家不远在一个街里住着呢。这个人不是好人,吃喝嫖赌都干呢,无所不为,啥哈活都干呢,不务正道。大老爷一问,我也明白哩。我给我的父亲取金货的时候,他在我们的门上站的呢,连我还喧哩几句谎,问的,你的父

^① 对活的:凑合着。

亲几时走呢,我把这个话没注意,给他说哩实话哩,原来就是为杀我的父亲。我给大老爷叩头,我有罪,请大老爷开恩!”

县官一听就明白哩,他说的:“你的这个意思我明白,你诬赖哩好人是不是?虽然你诬赖告哩毛大福哩,因为金货在他的手里呢,也难怪你。现在把杀人的凶犯逮住哩,等上司的回文。现在叫他站哩狱里,你给父亲报仇。”

朱泰的儿子给大老爷道谢,说的:“大老爷恩典。”

县官可说的:“还有一宗事情呢,毛大福是冤屈的,他的手里的金货你不必要哩。”

朱泰的儿子说的:“小人不要。”

老爷可说的:“就算是他坐了班房子的受屈。给他赏去你情愿吗?”

朱泰的儿子回答的:“给老爷回,小人情愿,一点儿都不要哩。只要大老爷不治诬赖的人,就是大恩典哩。”

县官吩咐的叫把毛大福给班房子里放出来呢。衙役们把毛大福带上堂哩。县官给毛大福说的:“把杀人的凶手逮住哩,与你无干,你的官司算了哩。我给朱泰的儿子说哩,小伙子不错,挺好,把金货不要哩。都送与你哩。给你赏的这些日子的冤屈。可是往后再干啥事都要小心些儿。”

毛大福给老爷叩头,说的:“我在睡梦也梦不到这个事情,我的门上也没有挂给狼看病的匾。”

老爷说的:“这会儿下堂回去吧。”

毛大福打县衙门里出去,朝着自己的家里回去哩。从这儿毛大福的官司完哩。他回来家里,那一带的百姓一见没有一个不高兴的,还有很些子病人盼毛大福盼命的呢。不用说哩,可原干老营生来哩,还得忙一阵子。说到这儿,这一段古今儿完哩。

68. 雪里送炭

当前尾儿有一个穷人来。他守哩个儿子名字叫的李学生。老子黑明受的苦,攒哩些子财宝,把儿子打发叫上学去哩。学生凭老子的帮助把书念下哩。把书念完的之后,他回哩家哩。他大他妈这会儿谋想的给儿办家呢。老子打听来打听去,给儿把一个穷人的女子办给哩。把媳妇子娶哩之后,李学生的他大他妈无常哩。李学生忧愁哩三天三晚夕,想走呢,可是把老子攒下的财宝带园子撂不下。还把他念下的书在这使用不下,从这个上李学生把老人们的话记起来哩,在心里说的:“宁(neng)生一个败子,不生一个囊子。①”他把老人们的话从哩。打那一天李学生把他大下挣下的②银钱胡董③开哩。他不停喝酒开哩,在心里说的:“叫俄把它董了,落一个俄董哩,不落一个恶(nge)琐人们别拿了④”。有一日他把财宝银钱董完哩,他一下哈哈大笑哩。看着男人的哈哈大笑,婆娘问的:“哎,丈夫,你的啥高兴,你把下挣下的财宝带金银糟蹋完哩,这会儿咱二位咋过光阴呢,把那个不思量,还高兴着呢?!”

“哎,妻人,这阵儿听,俄给你讲,把老子的金银财宝董完哩这才好,俄这阵儿把你一领,咱两个一同上京考走。大小咱就考一个官呢。”

李学生连媳妇子商量的之后,把家舍卖哩钱哩,他要走的六个月的路程呢。李学生把钱拿上,连媳妇子朝着京城里走哩。他那走哩三个月的路程,之后到到一个大城堡里头哩。李学生在这站哩两三

① 宁生一个败子,不生一个囊子:宁愿养一个败家子,也不养一个无用的笨人。

② 下挣下的:费尽力气攒下的。

③ 胡董:胡整乱花。

④ 落一个俄董了,不落一个恶琐人们别拿了:就算我把它胡整掉了,也比让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拿走好一些。恶琐,意思是垃圾,恶琐人指的是没名堂的、乱七八糟的人。

天,猛猛的在这个城堡里叫寒病^①把他打倒哩。头^②他的病好,把剩下三个月路程的银钱费完哩。李学生想给人们受苦呢,可是谁都没要他。到哪一个门上把他就端掉呢。李学生没法连媳妇子要着吃起过活光阴开哩。阿塔儿黑哩,阿塔儿过夜。要来要去的,他那的衣衫都烂哩,身上的虱子也多得很哩。这会儿,李学生也不笑哩,也不高兴哩,光思量的明几个咋样过活呢。这一天他那走到这一家门上去哩。人家问呢:“你的愿吃呢吗,愿喝呢?”

“给掌柜的回,俺也不愿吃也不愿喝,咱不贪心嘛,叫俺在你的家里歇缓一晚夕。”

掌柜的看见他那的那个脏,那个烂衫子,说是“俄的家,不是你两个睡的地方,快走!”

掌柜的把他那打门上端哩。李学生落哩泪哩。他连媳妇子在街道里转哩一晚夕。他那把城堡里转遍哩,没有一个人说的“客人们,你立下”的话。李学生一看事不对,他在城边找哩人家撇下的一间烂房子,他给媳妇子说的:“烂房子也罢,四堵墙可避(pi)风。”

他那就在那个房房儿里把身藏下哩。一天也要的吃去,一天后晌黑哩就转到那个房房儿来哩。这一个(天)落下雪哩,柴禾也寻不下哩。李学生在那个庄子的大院里寻哩个涅(nie)树根^③,他把那个抻(qia)进来架脱哩。架着也罢,没有火焰,光是烟,烟的一眼睛^④。他那两口好像筛糠呢,可是把他那冻的牙(nia)瓜子^⑤弹(dan)的垮里垮塔的^⑥。

这个城堡边上有一个炭窑呢,在兀儿有一个寡妇老婆儿连儿住着呢。他那娘们两个天天卖的炭过活日子着呢。就那一天老婆儿的

① 寒病:伤寒病。

② 头:头到,等到。

③ 涅树根:朽了的树根。

④ 烟的一眼睛:被烟熏得满眼睛。

⑤ 牙瓜子:牙关,上牙下牙。

⑥ 弹的垮里垮塌的:哆嗦、抖动得很厉害的样子。

儿打李学生住的那个烂房房儿门前满过过着呢。他蹊蹊下哩，心里说的：“这谁都没住来嘛，莫必是神鬼吗？但怕他不是神鬼，神鬼的烟是一股烟。叫俄把他看一下。”老婆的儿心跳的走到跟前，一观看，才是天天在人跟前要吃的那两口儿嘛。他看着两口的这个孽障的样子，他的心一下难下哩。老婆的儿说呢：“哎，大哥，你两个快起来，俄给你两个给一块子炭，你烤去。”

把李学生连媳妇冻的话都说不出来哩。看见这个，老婆的儿赶紧把树根拿出去撇掉哩。之后把个人拿来下的炭拿进来，搁到那塔儿，叫李学生连媳妇烤去哩。这两口儿，给老婆的儿咋样道谢呢也不知道哩。就打那一天，老婆的儿给这两口穷人天天每一日，有人没人哩搁的一块子炭开哩。老婆的儿也蹊蹊下哩，她天天查儿子的账开哩。因此是他的儿早前每一天的炭的钱，除过油盐酱醋不上算，挣下的钱落着八个钱着呢。这会儿一天比一天落的三个钱上哩。她找的看着哩，害怕儿胡董钱着呢。这一天老婆的儿连儿坐着吃喝着呢，她把儿问的：“儿呀，你再不上气哩，娘对你有一个真言讲。”

“娘，你给俄讲哩嘛。”“你就讲。俄不能上气。”

“早前你卖一天炭的钱，除过油盐带酱醋，还挣的八个钱来嘛，这一个月后头你咋挣三个钱脱哩？儿呀，你给娘赶实说，再说是你吃哩嘴哩、看哩戏哩，那都是小事情，别干邪门歪道的事情哩。把手不惯哩，使哩银钱都没个儿^①。”

“俺娘，实不相瞒，俄给咱的城堡里要着吃的那两口穷人天天每一日给的三个钱的炭，救他那的命着呢。”儿给他妈回答的。

娘听着儿的话，一下哈哈大笑哩。她说是：“儿呀，你为人也为开铺子的人呢，你的银钱不到哩^②，阿塔儿用钱开哩，他给你能欠哩一两银钱呢。你在为上个庄稼汉哩，你阿塔儿吃喝不够哩，他能给你欠哩米面呢。你为下那个要吃去的，你还在阿塔儿用他哪？”

① 没个儿：没数了，没准了。

② 不到哩：不够哩。

儿听着娘的话害气下哩。他说的：“唉，娘，俄为他起也没为，俄还没为开铺子的人，(也)使银钱着呢，俄没为庄稼汉，也吃米面呢。叫老天给俄给个好。”

老婆儿把儿的话这里一听之后，说的：“哎，儿呀，你也说的好，明天给他别给浑块子^①炭哩，咱的家里有攒下的炭面子呢，娘给你繅^②一个口袋子，你给他装上去，叫他那烤火不好吗？”

“也好。”儿没法儿的答应下哩。就打那一天打头，天天给带他的媳妇子给哩整整一冬炭。就这么价，他把那两口子的命救下哩。

春天到哩，天气也热哩，李学生连媳妇子商量脱哩，他说的：“咱两个明天慢慢儿不走京城里吗？这阵儿天气也热和哩，黑里在滩道里睡下也能成。到有人处儿呢，再要着吃。再是没有人处儿哩，咱把攒下的干馍蛋子吃上，喝的凉水就对哩，要走呢！”

“唉，丈夫，再走呢吗，给送哩炭的那个朋友咋样道一个谢呢？”媳妇子给男人说的。

“妻人，俄也知道呢。这阵儿咱不去要赶去强^③，为啥，因此是拿银钱，咱没有银钱。再是咱一去，人家还担(tan)心^④呢，害怕咱得要啥来哩。咱坐下的那个地方阿那都扫呢……你把俄的话听了，咱两个赌咒，把那个朋友的这个好不能忘哩。老天再不要俄的命，俄有一日，得哩个势，给他大大的报恩(neng)。老天再把俄的命要哩，你别忘了哩。到咱的儿女的手里也罢，有一日成哩人哩，你把恩情别撂哩。从这个上咱二人不去哩，快走！”李学生给媳妇子回答的。

李学生连媳妇子朝着京城里走哩。头到他那到去，学场也开哩，李学生给考的日子设捋脱哩。他把一满念过去的书记起来，去考哩个头名状元。皇上给李学生带媳妇子把官衣穿上哩。把他分到早前要哩吃的那个城堡里哩，给那塔儿把信给给哩，说是头名状元到呢。

① 浑块子：囫圇的，整块的。

② 繅：缝。

③ 不去要赶去强：不去要比去好。

④ 担心：此处意为多心。

那个城堡里的人们,大官小勇^①,都设捋的先修砖子房,后修衙门,该十字街里军火^②摆的接迎呢。李学生到哩那个城堡里哩。是谁都没认得他。他那说是:“新官上任^③到哩!”之后他那把李学生在八抬轿子抬上游着四十天街哩,因此是新官上任给民人们表说呢。把那个城堡里的人们吓的,高声连话都不敢说。他那一个给一个说的:“人家是头一名状元。”

有一个学生来,他把新官认得哩。学生赶紧跑到老婆儿的儿的跟前,给他说的:“哎,连手,你看那个新官咋好像你的朋友呀?”

“哎,学生,你慢言着,你看你的那个头不牢^④哩。人家是头一名状元,俄的那个朋友是要吃的嘛,你咋胡说呢。”老婆儿的儿把学生骂脱哩。

学生没答应,叫把新官要看一下呢。老婆儿的儿去把新官细细地看脱哩。看着呢,就是像。他回去把这个事情给娘说给哩。她娘说是:“唉,儿呀,死水都防一个活浪呢。你别说哩,明天他再顺咱的这个街里过开哩,你给娘早早儿说一下,叫娘把他观一眼,俄把他认到骨头后(里)头去呢。是不是娘给你之后说。”

第二天新官上任顺那个街里过去着呢,老婆儿的儿跑进去给娘说的,头一名官顺他那的街里满过过着呢。老婆儿出来站到门上吧李学生观哩一眼,进去给儿说的:“他就是你的那个朋友。俄一分一面都没错。”

打这儿人家把游街的事情停下哩,新官进哩他的衙门里哩。他进衙门家,给两个差人发话着呢:“好比俄的衙门上来一个鹰带飞禽也罢,再说哩话哩,你两个就给老爷报给呢,再是说是不报给之后,老爷再知道哩,给你两个又切头又治罪!”

这会儿人家大官小僮金银带的都恭喜新官上任脱哩。送哩炭的

① 小勇:小的兵卒。

② 军火:这里指军队,队伍,武器。

③ 这里的“新官上任”,其实就是指“新官”,下文同样如此。

④ 不牢:不结实了,不想要了。

穷朋友的娘母子给儿说的：“哎，儿呀，人家都给新官上任恭喜呢嘛，你咋不去呀？你的朋友之后再知道哩，给你不想个啥罪哩。”

“娘，咱的穷光阴嘛，俄咋样去呢，穿的衣裳都没有，拿礼性去，礼性都没有。”儿给娘说的。

老婆儿把儿说是：“儿，人家笑脏呢，不能笑烂。你把衣裳脱下，娘给你洗净，不哄^①把礼性拿上，你去吧！”

儿的心里也高兴哩。可是他不知道娘给啥礼性呢，娘给他给哩几个马钱子，可给哩个大瓶子叫他打酒去呢。娘给下的那个钱打哩半瓶子酒，把老婆儿的儿一下提到难处哩。有心去，半瓶子酒不好看；有心不去，可害怕新官上任给他定罪。老婆儿的儿走到一个泉跟前，心里又乏，忧愁的缓下哩，他喝哩一口凉水，一看，心里高兴下哩。老婆儿的儿把半瓶子酒连水一比，一模一样。他把半瓶子酒连泉里的水灌满，走哩。老婆儿的儿走到新官上任的衙门跟前哩。他一看，人多的很，他是个穷人，全然不得进去。老婆儿的儿挤到晌后，没得进去。还挨哩顿打，受哩顿骂。差人们把他追出去说是：“哎，你这个烂人嘛，你进这儿做啥呢，莫必是新官上任还拿眼睛观看你呢吗？！”

老婆儿的儿说的：“哎，差人，那就好！俄也不进去哩。带金抓银的人们也不得到跟前嘛，俄还咋得进去呢，俄有一句话呢，你给你的新官捎到就对哩。”

“你说！”差人给他吩咐的。

“你给新官说，雪里送炭到哩。”

差人听哩他的话，哈哈大笑哩，他说的：“好一个没脸的小伙子！你把你那个穷样你不受吗？！你还去浪呢！还是‘雪里送炭到哩’，去吧！”一下把他端脱哩。

第二个差人给连手说的：“叫他进去不零干哩^②吗？哎，连手，你

① 不哄：不管怎么着。

② 不零干哩：不行吗，不就算了吗。

不记新官上任进衙门的那一天,给咱依附^①下话着呢,好比是再说走兽说哩话,你都给俄要报给呢。再不报给,新官再知道哩,切咱两个的头呢。咱两个为这个烂人的事,把咱的不后悔吗?”

“联手,赶你说,咋办呢?”头一个差人把第二个差人问的。

“赶俄说起,咱给新官报给也好。”第二个差人说的。

头一个差人埠给李学生说的:“俺给你新官上任回!门上来哩一个小伙子,叫给你说呢,雪里送炭到哩。”差人一说,拧身走哩。

新官把这个话记到心里,啥都没提发^②。

在他的场子里有看客人着呢,有收礼着呢。收哩几人要给新官上任表说呢:“这是张三备的礼,(这是李四备的礼)!”新官立起,给客人道谢呢。就这么价,他给客人把谢道罢,把大臣叫的来,开言说的:“你把兵勇、军器带上,咱一道路,站到大门上!”

大臣走哩。停哩不大的工夫,给李学生说的:“给新官回!俄把你吩咐下的公话干掉哩!”

“你把八抬轿子抬过来!”李学生可给大臣吩咐的。差人们把轿子抬过来哩。新官亲自拿上抬八抬轿子去哩。看着这个,把大臣带单另当差人们吓的,都一个给一个说的:“莫必是接迎皇上呢吗?莫必是接迎他的一方父母呢吗?”

大臣给差人们说的:“咱也抬上!都把衣裳穿好好儿的,帽子戴端端儿的,今天咱但怕见皇王呢。再不哩,就见新官的一方父母呢。”

这儿兵勇立的两下里,大臣带差人们抬的轿子,新官在头里领着呢。他那走到大门上,西看东看是谁都没有的。

李学生开言就把那个差人问的:“阿是雪里送炭?”

“你在门背后看。”差人们给新官上任回答的。

新官一看去哩,把雪里送炭吓的魂灵儿都登哩空哩。他在心里可价给个家说的:“唉,老天呀,今天哈巴我的命要不了哩。”

① 依附:嘱咐。

② 提发:提起,说起。

李学生一看见,把他的两个手逮住,满八抬轿子上 cou 呢,这一下儿没等得新官 cou,大臣带一满差人们把雪里送炭大众悬悬的^① cou 到轿上哩。他那一下把轿抬上走哩。把雪里送炭抬下走着呢,大臣带差人们划不过帐哩,可是都在心里说的:“咋给这个卖炭的烂杆叫咱抬上呢?!”没有知着^②,抬到回上^③哩。新官把个人的位分腾给,叫雪里送炭坐下哩。个家坐到右岸(ngan)哩。大臣带差人们没得法儿哩,还要陪着雪里送炭坐呢。雪里送炭也明白哩,给他补恩情着呢。可是这么也罢,他羞愧脱哩:“人家都拿的是满盘银带满盘金,俄拿哩一瓶子酒,还和(huo)的是水,咋拿出来呢?”在怀窝里装着呢,有心满出拿,可是害怕人家知道;有心不满出掏,可是一个啥都没拿,看起不好的很。

雪里送炭思量着呢,人家可接哩一伙子哩,接哩的人可起来给新官上任表着说是:“接哩十盘子金子、十盘子银子。”

新官立起,可给人家道谢脱哩。李学生道谢着呢,把雪里送炭的事情看着哩。看价,手在怀窝里吡^④着呢:“叫俄给雪里送炭朋友把这个难心解(gai)哩去。他哈巴拿的一瓶子酒,羞着掏不出来。”

李学生第二遍给人家道谢着呢,随便儿的看雪里送炭着呢。那个没防住看瓶子着呢,叫李学生打他的怀窝里把酒瓶子掏出来,搁到桌子上哩。他给大官小勇带单另差人们告白的:“请你别上气,俄的朋友拿来的这一瓶子酒,准俄喝。”

新官把酒倒到缸缸子里,端起一下喝哩。看着这个雪里送炭个家给个家说的:“这就不咋哩。”

新官把酒喝哩之后说的:“给众人回! 俄新官有话说!”

众人都满言者^⑤(望)下了。新官上任可说呢:“就是水和下

① 悬悬的:高高抬起。

② 没有知着:不知不觉。

③ 回上:回去。

④ 吡:蹭,摩挲。

⑤ 满言者:往说话人那(看)。

的酒。”

众人们都哈哈大笑哩。新官手乍起,可说哩:“就是水和下的酒,他的主儿是真君子,锦上添花是小人。”

听见新官上任的这个话,一满大臣带差人们头低下哩。李学生把他朋友雪里送炭放到一个官的位份上哩。就这么价没有好吃的穷学生—李学生做哩头名状元哩。

打这个古今儿^①上人们里头剩下口格^②哩:

雪里送炭是真君子,

缎上添金是小人。

转 写 说 明

由于语言材料是东干表音文字记录的,为尊重当时的语言面貌,最大限度的保持原有的语言风格和文字记录,在转写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采用了如下一些处理方法:

1. 由于是原始的口语记录,因此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一些说法稍嫌啰嗦,也有很多句子不甚规范或不太好理解,但为了保持故事原有的语言风格,并没有做大的改动和加工,仅极个别句子结合上下文做的成分的补足,并将补足部分放在了括号中,以示区别。另有个别句子明显有不通顺的,在后面括号中加了些必要的字词,以方便理解,多数保留原样,只是在注解中解释了意思。

2. 注释部分主要是一些较难理解的方言词汇和借词,以及部分较难理解的短句,采用先注后不注的办法,即尽量在词语第一次出现时进行注释,后文不再注释。

3. 部分词语的实际发音和转写的汉字有差距,尤其是在方言研究上有特殊代表意义的词语均加注了拼音,没有标注声调。有些字

① 古今儿:故事。

② 剩下口格:流传下来谚语或顺口溜。

词虽在前文中有注音,但考虑到读者在后文中还须知道一些借代字的读音,故还是进行了标注。极个别词语无法找到合适的汉字,只好用拼音代替,如 cou、bia 等。

4. “我”“俄”在转写中都有出现,主要依照原故事记录的语音形式来转写的,如果记录为 БЭ 就转写为“我”,如果记录为 НЭ,就转写为“俄”,造成这两个的区别也是因为讲故事人的口音本身就是有差异的,甘肃籍口音的发“we”,陕西籍口音的发 nge

5. 极少一部分由于原文记录的内容无法猜出,也无从寻找合适的汉字,故参考俄文相应的故事和近似的话语将其转写补足,标注在了括号中。

6. 极个别无法猜出又不易补足的词语在后面加问号待日后解决。

7. 注释并没有做到面面俱到,有些考虑到行文的简洁没有加注释,但读者若有一般的西北方言的语感,再结合上下文,准确理解故事情节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的转写处理主要是为了让这些故事文本不仅成为文学故事研究者的素材,也能够成为东干语言研究者的参考语料,使其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这样一来这些故事被转写出来时能够最大限度的保留故事讲述人的语言原貌,能使故事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原汁原味,二来能够使故事的语言做到为语言研究者使用,其材料完全可以做为语言研究的语料进行利用和征引,这也是在转写过程中本人着力忠于原故事语言的一个重要目的。

同时,本人非常感谢李福清先生的信任,将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任务交给本人,使本人能够接触到五六十年代东干语的鲜活的语言材料。由于本人的学力有限,转写的文本中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中不当之处均由本人负责,亦请方家批评指正。

海峰

2010年11月19日

[说明] 本书《神奇故事》、《生活故事》、《传说与话本故事》的三部分东干文转写工作,以及《故事家小传》的俄文翻译由海峰完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亚东干族的语言岛现象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06JA740040。

附 录

故事家小传

1. 拜盖子·尔里(1899 - 1961):生活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卡拉库努孜村(营盘),在集体农庄参加工作。自新疆喀什地区迁入。故事是用陕西方言讲述的。除东干语外还会维吾尔语,文化程度不高,擅长唱歌以及老戏,而且都是独唱大段的戏文,这些曲子的音调类似戏剧的音调,看他唱戏的架势就知道,他在中国的时候,可能经常看这些戏。讲故事时非常从容。

2. 吴阿訇诺夫·黑亚:(约 1870 - 1960),出生在中国,他的父母参加过白彦虎领导的回民起义,1877年起义失败后,他们带着年幼的孩子并定居在了当时的比什别克县的卡拉库努孜村(今属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年轻时曾给富人扛过活,集体化以后加入了集体农庄,并一直在那里工作到老。1900年曾去过中国,呆了约十年。他是东干人中最好的民间故事家之一。知道很多来自古典小说的传说故事,如《西游记》、《杨家将》等,也会很多民间抒情曲子。他对其他民族的民间传说也非常感兴趣,如吉尔吉斯、哈萨克、阿拉伯等民间传说故事知道的也不少。讲起故事来非常生动,也很自如,带着很强的自豪感,他讲的部分故事曾收录到 X. 尤素罗夫已

出版的《东干民间故事集》中。

3. 古别佐夫·别拉提:生于1937年,集体农庄社员,居住在吉尔吉斯共和国坎特区米粮川村,除东干语外俄语也很好,能看懂俄语文学作品。在他那里只收录了一个故事《穷汉的儿子》,讲故事时非常平静从容,没有多余的手势和动作。

4. 古拜子·伊斯马洛夫(希麦耶夫):生于1943年,是伊斯马尔和丛花·希买耶娃的儿子,是个拖拉机驾驶员,他和自己的父母一起生活在库尔达依区的绍尔丘拜村,在集体农庄开拖拉机。他的故事多是从父母那里听来的,尤其是从父亲那里听来的比较多,受过初中教育,能看懂俄语,也会一些哈萨克语。讲东干语故事的时候常常还夹杂一些俄语,如 Ну, ерок черту(真见鬼!),还常常要做些手势,甚至跺脚皱眉。

5. 贵林·常泰:生于1922年,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的共产国际集体农庄(营盘)工作,担任公路队的队长,只上过东干文的小学,故事讲的非常有节奏感,并总希望身边的听众多一些。有时按自己的兴致讲,有时也应听众的要求来讲。除了东干语外,哈萨克语也很好。俄语虽然说的不好,但都能听懂。他讲述的故事非常丰富,但主要是一些日常生活故事和历史传说。故事多来自他的父母。常常认为自己什么民间传说都知道。所以每次开始讲故事的时候他总是要提醒一下听众,甚至听众中有比他年长的人时,他也照说:“那会儿你们还年轻的呢,你们不知道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这么价遇下的……”他很擅长使用谚语和顺口溜。常常是从一个故事跳到另一个故事,这时候还极力要证明:事情正是这样,也应当是这样。每次开始讲故事之前,他常常捋几下胡子,清一清嗓子,然后再开始讲。很善于模仿故事中的人物的对话,就好像在演戏一样。他脸上的表情一会儿很严肃,一会儿又微笑起来,有时候他的神态又很像是扑上来的老虎。贵林很有音乐天赋,也喜欢唱民歌,尤其是喜欢唱一些历史歌曲和抒情民歌,歌曲也非常能够打动听众,并引起共鸣,甚至引起听众的忧伤,尤其是他在演唱《从军记》等其他

老歌的时候。

6. 扎帕罗夫·努努子:退休职工,1971年去世,享年71岁,1935年到1950年曾担任过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十月村的副主席,后来当了村主席。住在加勒帕克丘拜村,初中毕业。除了东干语外,还会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和俄语,而且能用这些语言看书写字。除了知道民间故事外,还知道一些东方穆斯林的神话传说,对用阿拉伯文字印刷的《东干简史 Тарихи Турган》很熟悉。讲故事时神态十分自如,声音也很大。

7. 东拉罗娃·燕牙尔:生于1920年,家庭妇女,子女众多,曾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的共产国际集体农庄工作,至今也生活在那里,没有文化,但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女人,讲故事时非常从容,也没有过多的解释。她讲的故事并不是很多,但内容很有趣。只会自己的母语东干语。俄语和哈萨克语都不太会,也不了解其他民族的口头民间传说。她丈夫是东干著名的故事家金力罗夫·苏瓦(见22号)。

8. 札札佐夫·义德:生于1921年,中学教师,对东干民间文学很了解,尤其是民间传说故事。1954年纪录民间故事的时候,他还是纳伦的中学老师,夏天放暑假来绍尔丘拜探访亲戚,正好在这里收录一些后来出版的故事,他现在是卡拉库努孜(马三成)的中学教师。

9. 卡德洛夫·穆汉扎(1890-1969):出生在维尔内(今阿拉木图),生活在江布尔州江布尔区的东干诺夫卡村,是公认的优秀民间口头文学艺人。他知道很多民间谚语和俗话,故事是1965年在他那儿采录的,可惜的是只采录了他说的故事的不多的一部分。

10. 马乌里诺夫·依布拉给木:1902年生于比什别克(今伏龙芝),三十年代迁至吉尔吉斯共和国伏龙芝州坎特区米粮川村,采录故事的时候,即1954年,他在村里赶马车。讲故事时十分从容,在村民们中间,他不是个很出名的讲故事的人,但他知道很多民间故事和传说,并且能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注意逻辑条理。总是将一些旧词

用很通俗的语言解释出来。

11. 马老四·努尔阿訇:生于1913年,退休在家。住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的卡拉库努孜村(营盘),在这个区的卡敏特尔村当过图书管理员,后来又当过粮库管理员,除了东干语外,维吾尔语也讲得很流利。能读能写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和塔塔尔语。会阿拉伯文字。都它尔弹得非常好,精通维吾尔民间音乐,维吾尔歌曲唱得也很好。在阿拉木图的维吾尔人中间很有名气。讲故事的时候十分活跃,情绪能很快调动起来。

12. 马守清·尤努斯:1970年去世,享年71岁。生活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卡斯卡连区东方之霞村,文化水平不高。曾经参加过镇压中亚及哈萨克斯坦的巴斯马齐活动(苏联国内战争期间中亚一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旨在推翻苏维埃政权,离间中亚和苏维埃俄罗斯的武装叛乱活动)的战斗。也曾在东干著名的军事领袖马格孜·马三成率领的东干骑兵团服役过。除东干语外,还会为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从他那里收录的故事,多是来自自己的父母或其他讲故事的人。他讲的故事多是日常生活类的,也都比较短。通常他都是这样开讲:“老人家说的”或者是“早前穷人家的生活是这么价的”,民俗学中其他类型的传说在他讲述的故事中没有见到。

13. 马秀海·洛扎:1939年出生,采录故事的时候,即1954年,她是中学七年级的学生,住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的绍尔丘拜村。

14. 牛三·阿依莎,伏龙芝市人,1916年生于吉尔吉斯共和国莫斯科区亚历山德罗夫卡村,没有文化,退休人员,裁缝,她主要讲的是小故事,喜欢在讲故事的时候用很多谚语和顺口溜。喜欢讲神话故事。这些故事多是她小时候从邻居的一个老头那里听来的(老头叫什么她已经记不得了),有些是他听父母讲的。除了东干语,其他语言几乎不会。有时能用吉尔吉斯语或俄语费力地解释两句。讲故事的时候非常从容,不慌不忙的,偶然用手比划一下故事中人物的姿态。

15. 潘沙洛夫·伊斯马尔:1911年出生,以前是工人,以后已退休,居住在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市,有文化。除东干语外还会吉尔吉斯语和俄语。会写能读东干语。比较喜欢讲神话惊险的故事。他一般是应客人之邀讲故事,讲起来也是很有激情,如果故事中的正面人物身陷困境的话,他也会两手抱膝,显出极为同情的神态。从他这采录的故事是《十七养了个十八》。

16. 三胡尔·穆萨:生于1920年,集体农庄社员,住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的卡拉库努孜村(营盘,今马三成),东干学校小学文化,会写会读东干文,俄语、吉尔吉斯语不太会说,但都能听懂。他讲的故事主要是一些鬼故事。是个性格开朗,很好激动的人,讲故事的时候常常会模仿故事人物的动作,有时还会从座位上跳起来挥动双手比划着。比方说在讲《使哈心带明心》的时候,他突然就从座位上跳起来,站直了,并挥动起右手说:“刀甩得明苍苍的,就连恰帕耶夫(夏伯扬)的刀一样”。很喜欢用一个语气词“哼”,有时候是用在对故事中反面人物的愤怒上,有时候是用在对正面人物的赞扬上。讲故事时他常常这样提醒听众:“哼!叫他别忙,哈孜尔(马上)他的命就尽了,你们先听,俄给你说啥呢……”。从他那里采录的故事也多是老人那里听来的。其他民族民间传说的影响在他的故事中表现得不明显。

17. 特米尔哈扎耶娃·四姐:生于1928年,中学七年级毕业,生活在伏龙芝,早前是五一缝纫厂的裁缝,除了东干语外还会吉尔吉斯语。她讲得几乎都是东干故事,但也会讲几个吉尔吉斯民间故事。故事多是从她自己父母那里听来的。她性格很文静,讲故事讲得也是不慌不忙,常常自己要指责一下那些反面人物,常补充说:“把这么价的人也无样子呢!”有趣的是,她常常是讲完一个故事后,她还会提醒听众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如她在讲《蜘蛛精》的时候,她提醒别人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叫“蟑螂精”。

18. 吾守尔·阿卜杜拉(四文亚,即希文·吾守尔):生于1924年。文化程度较高,吉尔吉斯斯坦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师,居住在伏龙

芝城,出生在中国新疆,除了东干语以外汉语也非常好,俄语不太好,但都能听懂。从他那里就采录了一个故事《异乡人》。他讲故事时总是尽量使用书面语言,讲得很从容,故事是从老人那里听来的。要是有听众不懂的词他马上就解释。

19. 哈洛夫·巴尔:生于1940年,集体农庄社员,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的绍尔丘拜村,受过初等教育,俄语和哈萨克语都不太会。从他那里只采录了一个来自古典小说《西游记》的故事《唐王的故事》。讲故事的时候非常从容,总是频频点头,想努力让听众相信他故事中的情节和人物都是现实中存在过的。

20. 哈尔三·马娃(哈三·伊斯马义):(1894-1975),住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的卡拉库努孜村(营盘,今马三成)。以前是村里的仓库保管员,已退休,受过初级教育。除了东干语外还会乌兹别克语和塔塔尔语,粗通哈萨克语。用阿拉伯字会读会写乌兹别克语和塔塔尔语。他讲的故事都比较短小。他讲故事的时候,神态从容,闭着眼睛。有时飞快地看一眼听众并微笑一下,好像是激起听众的共鸣。听的人都很专心。在他短小的故事中他还常常加进一些寓意深刻的劝诫和格言,这些内容村里人都很看重。每次讲故事开始前,他总要低头稍坐一会儿,捋捋下巴上的胡须,好像在沉思一般。他的故事也是小时候或青年时代从父母或其他讲故事人那里听来的。除了短小的东干民间故事外,他还会讲一些东方穆斯林民族的关于先知和圣人的神话和传说。

21. 哈桑诺夫·阿合迈德(戴娃):哈三·马娃(见20号)的小弟弟。生于1908年,生活在伏龙芝市,以前是数学教师,后来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集体农庄的村公所里做过工作人员。大学肄业,曾和亚斯尔·什娃子、尤素福·杨善新等东干文化活动家一道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的学校就读。除了东干语外,乌兹别克语、塔塔尔语、哈萨克语、俄语也都很好。他讲的都是些叙事性的故事,讲故事的时候,常常自己就会先笑,这时脸上的表情也十分生动,也常常能引起听众的共鸣。他的故事也多是童年从父母或讲故事的老

人那里听来的。

22. 金里洛夫·苏娃:生于1912年,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的卡拉库努孜村(今马三成),曾在集体农庄工作,现已退休。东干学校小学文化。他讲的主要有故事和歌曲,包括很长的叙事歌曲,特别喜欢讲神话故事。歌曲中喜欢唱《珍珠倒卷帘》、《男寡夫上坟》、《女寡妇上坟》等,而且还能流利地唱出关于八仙之一——韩湘子的传说。他的故事多是从他的爷爷和其他讲故事人那里听来的,尤其多是从著名的讲故事人麻玛拉先生那里听来的。除了东干语以外,他吉尔吉斯语讲得也很好,因为他是吉尔吉斯族继母带大的。因此在他讲的故事中还有一些吉尔吉斯民间故事,如《麻花鸡》、《奇尼别克(人名)》等。他通常喜欢在自己家里讲故事,有时也会应客人之邀或同村人之邀去讲。他讲故事的时候,表情很生动,也夹杂着一些手势和动作。

23. 张尚老·张殿和(1895-1969):生于中国新疆,1924年迁到伏龙芝市并一直住在那里。是东干人中有名的说故事人,还会汉字(这在中亚东干人中是极为罕见的)。能写能读东干文(包括拉丁字母和俄文字母两种),会唱歌讲故事,会将一些长篇的故事,如取自侠义小说《水浒传》的《武松打虎》。他自己也曾记过一些他自己讲的故事,并交到了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三十年代曾有人采录了他的一些故事并出版了民间故事集《两家打架》。他讲故事的时候非常从容,不慌不忙,故事中有很多很难理解的单音节古词语,这些他都自己耐心解释给听众。本故事集中有他讲的《张羽煮海》、《程老虎卖抬把子》等。

24. 希麦耶夫·伊斯马尔(马三喜):生于1909年,已退休,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的绍尔丘拜村。三十年代的时候曾在托克马克市的东干小学里当过东干语教师,十月革命以后,当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共产主义”集体农庄建筑队的工人,东干文掌握得很好,俄文写的也不错,但说的时候带着很浓的口音。也会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很会

弹奏三弦子,还会唱东干、塔塔尔和哈萨克民歌。讲故事的时候很注意节奏感,还适时加入一些谚语和顺口溜,因此常常被请到婚宴上表演。他自己还能写诗,他初期创作的一些诗歌还发表在东干文报纸《东火星儿》和《布尔什维克的得胜(胜利)》上。能够很流利的阅读东干文和俄文杂志、报纸和书籍。但不会讲俄语故事。他讲的故事种类很多:动物的,神话的,日常生活的,讽刺性的等等。他还知道很多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如韩信的故事,三国的英雄的故事等。他老歌唱得也很好。他喜欢唱的歌有:《珍珠倒卷帘》、《男寡夫上坟》、《五劝人心》、《茉莉子花》等,还有一些幽默歌曲,如《骑苍蝇》、《两家打架》等。他虽然生活在宗教氛围较为浓厚的地区,但也常常讲一些关于阿訇的不好的行为的故事,还常常拿阿訇的品行和狼的性情作比较,并强调说阿訇的贪心和狼一样,是个无底洞。这些讽刺阿訇的故事多是他自己编的。他的故事也是从他父母那里听来的,还有一些是他从一个中国人那里听来的,那人曾住在他家院里。他讲故事的时候,表情非常生动,有时候故事情节发展到特别有趣的时候,他翘着胡子,眯缝着眼睛,作出一副特别吃惊的样子。

25. 希麦耶夫·尤努斯:1970年去世,享年65岁。希麦耶夫·伊斯马尔的大弟弟。没文化,幼年的时候在当地阿訇那里学了些阿拉伯文字。在集体农庄工作,后来退了休。除了东干语外,还会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他讲的故事中主要是神奇故事,而且还可以用东干话讲吉尔吉斯民间叙事长诗《玛纳斯》中的故事。他讲故事的时候,神情非常活泼愉快,经常在讲故事的时候插入这样一些话:“嗯,你听,俄给你说啥呢……”

26. 希麦耶娃·丛花:生于1920年,在集体农庄工作,以后退休在家。是希麦耶夫·伊斯马尔的妻子。没有文化。除了东干语,不会别的语言。她讲的故事都是从她妈妈那里听来的。她讲的故事各种类型都有,她自己喜欢讲神奇故事。东干歌曲唱得也很好,尤其是《男寡夫上坟》,声音有些嘶哑,但很轻快。很会很有感染力的模仿故事人物的动作,还知道很多谚语、顺口溜和谜语。

27. 尤努孜·舍穆子:生于1902年,已退休,住在吉尔吉斯共和国莫斯科区的阿列克桑德洛夫卡村。1958年从中国新疆伊犁迁来。没文化。除了东干语外,还会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他讲的故事中就有维吾尔民间故事。他讲的故事都是从民间说书艺人和一些讲故事人那里听来的。他也很喜欢讲神奇故事。他讲故事的时候,很有节奏感,而且尽力使用一些年轻人能听懂的话语。在任何地方他都可以开讲。我们从他那里采录故事的时候,他是在吉尔吉斯共和国莫斯科区的“友谊”集体农庄的村公所里讲的。一听说他要讲故事,村公所里一下就挤满了人,他讲故事时表情和动作都非常丰富,很吸引人,讲到幽默处,大家还会哈哈大笑起来。

28. 尤苏罗夫·哈尔桑:生于1906年,卒于1987年,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副博士,现已退休。是东干民间故事的收集和编辑。他自己也很会讲故事。住在伏龙芝,他能讲东干民间文学各种题材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是他幼年时从父母或讲故事人那里听来的。40年代的时候他自己在陕西东干村绍尔丘拜村(新渠)和卡拉库努孜村(营盘)采录了很多故事,常常和东干著名的讲故事人黑亚·吴阿訇、诺夫·马玛尔先生、张乡老·张殿和在一起。他俄语也很好。

29. 杨尚新·尤素普:生于1908年,卒于1999年,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语文学副博士,东干语词典的编著者,知道很多的谚语和顺口溜。从他那里采录到的故事有《狗为什么吃麸子》。

M·哈萨诺夫著 海峰译

故事情节比较研究

1号

《张大杰打野鸡》原稿,由M·哈萨诺夫于1959年在哈萨克共

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绍尔丘拜村记录;讲述人,希麦耶娃·丛花;陕西方言^①;有以中亚东干族文字发表的文本^②该情节类型见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39(《龙王许愿》)。可对照汤普森:《民间故事类型索引》(1964年增补版)№560(汤普森《民间文学母题索引》:D817.1 + L161 + D1131.1) + 465;池田广子:《日本民间故事类型与母题索引》№470(“龙宫”)及470A(“来自水下宫殿的礼物”)。崔仁鹤,朝鲜民间故事类型索引,№306,丁乃通301A,592A。

这是在东亚和中亚一些民族中最流行的故事之一。它的基本情节是,主人公救了龙(蛇)王的儿子(在一些民族异文中是女儿),被请到水下王宫做客并得到一件宝物,这宝物里藏有龙王的女儿,主人公同她结了婚。

在汉族中记录的此类故事的异文很多(主要在山东、浙江、广东等东部省份,还有四川和河北)^③。在壮族中有一个这类的故事叫《老三与土司》^④。在湘西苗族中有《木匠和龙女》^⑤。黎族中有《宝筒》^⑥,虽然在此故事中没有说那由一条美丽的鱼变成的妻子就是龙王公主。佤族中有《阿纳和龙女的传说》^⑦。藏族有《穷人和龙女》^⑧。安多地区(指川、甘、青相接地区——译者)的藏族有《水中的公主》^⑨。阿

① M·哈萨诺夫和I·尤苏坡夫与B·П·李福清(Riftin)所作的故事记录存于本书编者。编者要特别感谢早已故的M·哈萨诺夫,没有他搜集许多故事这本书无法问世。

② 《回族民人的古今儿》,M·哈萨诺夫编,伏龙芝,1976年,第42-48页。

③ 见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39,赫尔辛基,1937年;及《民间神话全集》第257页,265页,朱雨尊编,上海,1933年。

④ 《中国民间故事选》第1集第397-404页,贾芝、孙剑冰编,北京,1958年。

⑤ 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第286-290页,上海,1947年。

⑥ 《中国民间故事选》第1集第509-515页。

⑦ 《云南民族文学资料》第2卷第52-55页,昆明,1957年。

⑧ 《韦塔雷跟一个人的游戏》,见《尸语故事》第66-72页,Ю·帕尔菲诺维奇翻译,莫斯科,1969年。

⑨ Г·Н·波塔宁《中国唐古特—西藏边界区与中部蒙古》第2卷第149-152页,圣彼得堡,1898年。

拉尔的布里亚特人有《孤儿和黄狗》。^① 青海的撒拉族有《盖赛日和阿依娜》^②、《聪明的妻子》^③以及变异很大的《狡猾的人》^④。东乡族有《狗和猫》^⑤。在朝鲜有《蜈蚣的儿子》^⑥，越南人有《渔夫和龙王女是怎样结婚的》^⑦。在菲律宾有《奇异的戒指》^⑧，是发生很大变异的一个同类故事。

在日本，这类关于从海中神灵那里得到宝物的故事，仅流传于靠近朝鲜西南沿海地区^⑨，这说明此类情节可能是从大陆借过去的，通常未见主人公娶海王女儿为妻这一母题^⑩。

在卡尔梅克人的民间文学里，类似的情节是，一个青年救了水下王国的公主——样子是一条蛇，并且同她结了婚，（《耳朵大的孩子》）^⑪。这情节还从卫拉特人和蒙古民族的另一异文《神奇的死尸》^⑫中，进入到《跳舞的青蛙和说话的鹦鹉》这个故事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情节在哈卡斯人的古代故事中也很有见（《阿尔滕·布尔丘克》、《奥克西斯·索尔》、《奇异的玻璃球》、《猎人和小狗》^⑬）。这证明它是很古老的故事情节。在哈卡斯人的故事里，主人公搭救（或怜悯或帮助）狼大王，他按照一位老人的劝告，要求狼

① 《不同人搜集的布里亚特人的故事》，《俄罗斯帝国西伯利亚东部地理学会民族志学报》第1卷第2分册第51-56页，伊尔库茨克，1890年。

② 《民间故事选》第94-104页，西宁，1959年。

③ Э·П·捷涅舍夫《撒拉语文本》№54，莫斯科，1964年。

④ 同上，№55。

⑤ Е·Х·托搭耶娃《东乡语》第88-93页，莫斯科，1961年。

⑥ 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65n；及Н·Г·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环球旅行日记》第401-403页，莫斯科，1952年。

⑦ 《越南民间故事》第61-65页，Н·И·尼古林编，莫斯科，1970年。

⑧ 《菲律宾民间故事和神话》№96；第228-231页，Р·Л·雷布金编译，莫斯科，1975年。

⑨ 池田广子《日本民间文学类型及母题索引》：№560。

⑩ 同上；第149页。

⑪ 《金发姑娘》（卡尔海克民间故事）第179-181页，莫斯科，1964年。

⑫ 《神奇的死尸》（尸语故事）Б·Я·弗拉基米尔佐夫翻译，莫斯科，1958年；及《蒙古民间故事》（德文版）第229-231页，W·海西格翻译，杜塞尔多夫—科隆，1963年。

⑬ 《哈卡斯人民间故事》№3,7,15,25；Л·А·特罗亚科夫编译（手稿）。

大王把一只猫送给他,这只猫原是狼大王的女儿。有的说法是要求得到一条金鱼——水下国王的儿子(这特别近似汉族和回族故事中的海龙王和龙公子——一条出外闲逛的鲤鱼,或者龙公主——一条在水中嬉戏的金鱼^①)。有的说法是要求赠给他一只狗——水下国王的一个美丽的女儿。有的说法是,主人公搭救蛇王的女儿,得到一件可以满足心愿的法宝——奇异的玻璃球,结果与蛇王女儿结婚。有的说法是最后又帮助蛇王同蛤蟆王打仗,并按照一条小蛇即蛇王女儿的意愿提出要求。本情节在东亚的异文多与水域的主宰发生关系,明显地反映出海上捕鱼业的优势地位。(而在哈卡斯人的同类故事中,主人公是同狼王女儿或蛇王女儿结婚,得到的礼物是大批牲畜。这些牲畜甚至是水下国王给予的,当然它们不是养在海底而是养在海边;水下国王所占有的不是海里的什么东西,而是一群牲畜。这最终会使我们想到,这种异文很有可能是从远东经蒙古借用过来的。我们也可看出,对于哈卡斯人和阿尔泰人的民间故事来说,基本上没有鱼这个特别的“角色”。)

令人好奇的是,在柬埔寨的一个有名的故事(《一个叫“马果子”的人》)^②,它的主人公不是娶龙王女儿,而是娶中国皇帝的女儿。很可能这个细节证明了这故事是柬埔寨人从东亚借过去的。此种情节在土耳其的异文中也提到中国(《穷孩子》)^③,被主人公所救的蛇自称是“中国皇帝的儿子”,他把青年领到皇帝那里并且教他以救命恩人的资格向皇帝讨要一枚图章,这图章夹在皇帝的舌头底下。土耳其人故事中的这个古怪的细节,可能是对中国人有关珍珠的幻想的一种新理解,因为在龙嘴里的舌头下本应该是一颗珍珠。有趣的是,土库曼人那里的异文和土耳其人的这个异文十分接近,主人公帮助

① 清水编《海龙王的女儿》第3-5页,台北,1969年。

② 《机智阿聊的奇遇及柬埔寨其他故事》第39-43页,莫斯科,1959年。

③ 《土耳其民间故事》第68-74页,H·A·茨韦季诺维奇—格林别尔格翻译,莫斯科,1967年。

的是“龙王的儿子”(《懒汉奥维兹》)^①。一般说来这一情节在中亚回族地区和远东地区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不像从曼格什拉克半岛记录来的土库曼人的另一个异文^②那样,在情节发展上却同阿塞拜疆的《美丽的白蛇同王子的故事》^③相近似。重要的标志在于,这些周围地区的异文,乃至菲律宾的异文在同东亚异文的关系上,都是将与龙王公主结婚(故事的核心母题)改为由于主人公帮助了水府主人的儿子或女儿而允许与人间公主结婚。

俄罗斯民间文学现有的这一类型故事,也是讲如何搭救蛇——这个另一世界统治者的女儿,以及如何由此而获得可以满足愿望的宝物(《马丁加的故事》^④),同样也讲到同公主结婚(《海王和机智的华西里莎》^⑤)。这说明,这一故事情节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得到了传播。据我们所知,八世纪的中国小说作家李朝威最早将这种凡人同龙女结婚的情节运用进文学创作中(《柳毅传》,俄文译作《龙公主》)。同后来所记录下的口头资料相比,可看出民间文学中的情节在传奇创作中已发生很大的变化。

在东干那里,这个故事异文的特殊性是在其开头。上面所述各民族异文,绝大多数都是讲主人公救龙王女儿,而不是救龙王的儿子,在W·艾伯华目录索引中所列举的36种异文,也只有两种提到龙王儿子。但是我们在东干的异文中非常清楚地看出两条蛇搏斗的母题,一边是白蛇,龙王儿子以这种样子出场,另一边是凶恶的黑蛇。

白黑两蛇搏斗的母题作为一种独立的情节单元在中国甘肃的寺庙

① 《卖掉的梦》(土库曼民间故事)第184-191页,И·斯捷布列娃编译,莫斯科,1969年。

② 《曼格什拉克半岛的土库曼人的民间故事》,《关于高加索山民的报道集》第8卷附录,第14-18页,梯比里斯,1881年。

③ 《阿塞拜疆突厥人民间故事》,第132-137页,A·巴格里亚,X·泽伊纳雷翻译,Academia,1935年。

④ 见A·H·阿法纳西耶夫《俄罗斯民间故事》第2卷第191页,莫斯科,1958年。

⑤ 同上,№219,第226页。

传说《晏公斩妖龙》^①中可以看到。传说兰州边上的黄河有一年发生洪水灾害,迫使白龙同外来的黑恶龙展开搏斗。镇守兰州的将军晏公身穿红袍,手拿宝剑,跃入波涛中,帮助白龙把黑龙打败了。大水灾被制服了,但晏公却牺牲了。人们为了纪念他就在兰州建了一座庙堂。

这个母题(主人公见两蛇搏斗并帮助白蛇战胜黑蛇)也出现在其他一些民族的故事中,这些民族即中国西北和中亚地区的蒙古和突厥语系的民族。撒拉族的两个异文,一篇就是白蛇和黑蛇,另一篇是花蛇和黑蛇^②;和东乡族的异文(《狗和猫》^③)一样,都明确地说出,黑蛇是恶魔,白蛇是海龙王的儿子。在卡尔梅克(卫拉特)人的异文中,青年救了一条蛇(龙王女儿),一个骑马的人正在追捕它。对手为什么变为骑马的人,我们还不清楚。

黑白两蛇拼死搏斗,主人公拆散他们(或者帮白蛇战胜黑蛇),这一母题在中国西北地区民间故事中很容易见到,这就使我们想到,这种母题是有地域性的。在哈卡斯人的故事中,这一母题虽然也被发现,但没有指出两条蛇的颜色特点,也不是正好跟本故事情节联在一起(故事《萨雷哥·阿扎赫》)^④是说,主人公将纠缠在一起的两条蛇拆开,并且为此而得到一种神奇的本领——可以听懂动物的话。这个母题在哈卡斯人的现在这一类故事中正是缺乏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哈卡斯民间故事经常提到黑色的人,他们是以各种自然界的主宰身份出现的,有时是山神,有时是蛇神等,可以推测,在这样的形象中,关于地府主宰的观念与颜色象征意义的对应的关系已被固定化。

在汉族和中国东部、南部的其他民族的故事中,两蛇相斗母题或者完全看不到,或者是以被削弱的形态出现的。浙江省有一篇汉族故事,主人公看见两条蛇并帮助它们好不容易才逃离财主的家,它们

① 《甘肃民间故事选》第82-83页,1962年。

② Э·П·捷涅舍夫《撒拉语文本》:No 90,莫斯科,1964年。

③ Б·Х·托搭耶娃《东乡语》第98页,莫斯科,1961年。

④ 《哈卡斯民间故事》No 2,(手稿)。

当初爬进去是为了观赏那间豪华整洁的客厅。^①

另一个故事是在潮州(广东省)记录的,一个商人看见蛇和蜈蚣打架,他帮助的是蜈蚣,后来由于死蛇化身(一只狗)的报复而死去^②。真是“无知”,不知应该帮助谁。这明显是古代的母亲后来被重新构思了。

在广东海南岛黎族故事《宝贵的烟袋》中,黑蛇同样象征着凶恶的一方,但其对手不是蛇,而是猴子,这猴子给了救它的主人公一只神奇的烟袋。娶美丽的红鱼(代替了龙王公主)为妻的一段内容很晚才与故事核心情节相汇合。可以想象,这个异文显然没有把原来的情节很好地保存下来。而在东干的异文中,可以十分清楚地观察到,在角色的颜色方面,汉族与东干之间有特别的相似现象,这就是白色的蛇,骑着白马的白净人等。

东亚许多民族的传说故事都表明,我们这个故事中白色跟正面人物相联系的情况,不是偶然的,同样反面人物以黑色恶龙的样子出现也不是偶然的。在与汉族很接近的白族中有一个传说故事,里面讲到,为征服洪水灾害的罪魁祸首——黑色恶龙,人们专门制作出一条白龙,让它去战胜那个占据深潭的凶恶家伙。^③ 黑蛇与白蛇搏斗,主人公救白蛇,这一母题并非是汉族和远东其他民族所特有的,同时它更是突厥民族(包括土耳其)的故事中所经常出现的^④。这提示我们,可能是突厥民族的故事在这上面发生了影响。

我们现在援引的这个中亚回族故事还提到了有魔力的圆圈。在地上画这么一个圆圈,是为了隐藏猎获物,避开外人的视线,以防被偷。类似的母题也在汉族故事中有所发现(如艾伯华《中国民间故

① 《民间神话全集》第258-259页,朱雨尊编,上海,1933年。

② 同上,第345-347页。

③ 《龙眼》,《中国民间传说故事》第49-55页,林林和П·乌斯金翻译,莫斯科,1959年。

④ 见W·艾伯华P·N·博拉托夫《土耳其民间故事类型表》:No 57 Ⅲ. 66, 80, 98 Ⅲ, 132 V;威斯巴登,1953年。

事类型索引》184V——一个会魔术的牧人在羊群周围画一个圈,不让一个逃走)。我们知道,包括布里亚特人在内的中亚民族的一些古老仪式里就有画圆圈。按Г·Н·波塔宁的说法,布里亚特人是在给新婚夫妇安置新帐篷的时候,或是在准备夏天出外放牧而备马的时候举行这种画圆圈仪式;同样的仪式也在安葬死人的时候在草原上进行,在事先“选好的地方,用当地羚羊角在地上画一个圆圈,然后把尸体放进去”^①。诚然,画这圆圈看来不是为保存尸体,而是带有某种神秘的目的的,在西伯利亚其他民族中也遇见有这种仪式,例如在乌尔奇人(原来是黑龙江边的居民)的故事中,老虎对梦中的少年说:“快安好夹子!用手套画圈!”少年就按这话去作,结果得到了大批猎物^②。可以认为,这个画圆圈的母题使得这个“打野鸡”故事,向中亚和西伯利亚的民间文学传统靠近了。

水府里请救命恩人做客的母题,对于这个故事来说也是很有特点的,但它也存在于别的一些故事,例如善恶两兄弟解救被劫的公主的故事当中(见汉族《狡猾的五更和老实的十夜的故事》^③)。同样,获得宝物即我们这个故事中的葫芦的母题也是很稳定的。葫芦是一种爬蔓植物的果实,样子像是中间缩小的瓶子,公元初年由波斯传入中国(“葫芦”和俄语的“黄瓜”——огурец的词根同源)。浪迹江湖的道士携带晒干的葫芦,里面装上仙丹草药,就有了驱邪的能力。葫芦作为有法力的宝物,成了八仙之一的铁拐李神话的特征。铁拐李这个会法术的人物在东干民间文学中很有名。葫芦也是汉族和回族民间故事中常见的一个法宝,它有时可以作开山取宝的钥匙,有时又像俄罗斯民间故事中自供餐食的桌布那样神奇,有时还是神马或我所分析的东干故事中的龙公主藏身的容器。W·艾伯华提起过这种情节的一个异文(河北省),其中就讲到主人公从龙王那里得到宝葫

① Г·Н·波塔宁《欧洲中世纪民间叙事诗中的东方母题》第159页,莫斯科,1899年。

② 《亚洲北部诸族民间故事》第346页,莫斯科—列宁格勒,1959年。

③ 《中国民间故事》第71-73页,Б·李福清编译,莫斯科,1972年。

芦^①；1954年在内蒙古记录的一篇汉族故事中也讲到主人公从龙王那里得到了红葫芦，就像在这东干故事中一样，海龙王的女儿从这红葫芦中走了出来（《三番五次没意思》^②）。

除了这些之外，值得一提的是葫芦装有灵魂的观念。例如，许多人都知道，过去在中国，当有人希望借巫法为死去的孩子招魂时，就把一个封闭得很紧的葫芦系在马鞍上^③。据 B. C. 斯塔里科夫说，中国人有一种‘保护’小孩子身体健康的护身符，是用红布制成葫芦图案（正象本故事讲的红葫芦），缝在一把手工艺的小扫帚上，认为它可以扫除邪气。”^④东干人把葫芦连同小纓挂在澡堂门前，也是把它当作某种象征性标志^⑤，但我们还不完全清楚它的含义。在汉族其他故事中，龙王赠给主人公的宝物各式各样，有魔戒指^⑥，有满足愿望的珍珠，有神鸟（同一个故事），有“聚宝盆”和“摇钱树”（浙江省的异文）^⑦，浙江余姚县记录的一个故事，主人公得到的是一对刺绣的荷包，后来就从这两个荷包里出来两个龙公主。^⑧在卡尔梅克人的故事中，主人公除娶了龙公主之外，还要求龙王送他两件宝物：生锈的马刀和拾粪用的皮口袋。

同一个秘密出现并准备美餐的姑娘结婚，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民间故事的母题，它早在4世纪就被记录于中国的文学书籍即《搜神后记》中；可参照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35型（《螺旋姑娘》）以及汤普森《民间故事类型索引》（1964年增补版）402型。这个母题的另外两个书面记录还见于五一六世纪的《述异记》和程麟

① 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No67。

② 《内蒙古民间故事》第33-34页，孙剑冰搜集，上海，1959年。

③ 见 H·多尔《中国迷信研究》（英文版）第1卷，第166页，台北，1967年。

④ B·C·斯塔里科夫《汉族人的物质文化》，第58页，莫斯科，1975年。

⑤ M·苏尚老《东干（历史—民族志概述）》第139页，伏龙芝，1971年。

⑥ 东干故事主人公向龙王求得的魔戒指，同样出现在菲律宾的维萨亚人的故事中（主人公从水中王国的公主那里得到魔戒指）。

⑦ 《民间神话全集》206页，朱雨尊编，上海，1933年。

⑧ 同上，262页。

的笔记(1882年),它们曾被郑振铎和赵景深援引过^①。《搜神后记》中,主人公在地里拾到一只田螺并带回家中,这田螺原来是一个神奇妻子的“化身”。在较原始的哈卡斯人的故事中,主人公得到的礼物也是这种有生命的动物(狗、猫),而不是物件,这些动物正是自然力或动物世界的主宰者女儿的具体化身。

在撒拉族的异文中,被救的是蛇,它的父亲也是蛇或者蛇王,而不是龙王,虽然在另外一个撒拉族故事《盖赛日和阿依娜》中,蛇王的宫殿被奇怪地描绘成像水下龙宫。主人公要求得到的礼物是一只鸡,它原来是个少女(显然是蛇的女儿)。

关于盖赛日的故事中,盖赛日听了他所救的蛇的话,要求得到装有一只鸡的木匣子作为酬礼。可以推想,这个情节的原始说法是主人公从自然力或者动物的主宰者那里得到某种动物(或者是鸟类,或者是爬行类),它是以主宰者女儿的化身出现的。但是,在后来比较晚的时候形成的故事异文中,这种有生命力的礼物变成了某种奇异的器物,而且从这器物中走出一个神奇的妻子(所以,在这些异文中出现的大部分器物看上去是中间空的——葫芦、鼓、匣子等)。撒拉族故事中的礼物,是匣子里的鸟,好像是从动物向器物(匣子)过渡的中间形态。^②

在泉水边焚香,召唤出龙王使者,这个母题看来很少见,我们在这个故事的其他异文中还未遇到。但是由龙王公主自己或者是按她的命令建成一个美丽的新家,这却作为一个有特征的细节,出现在从

① 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第3册第1121-1122页,北京,1957年,赵景深《民间故事丛话》,台北,1970年。

② 在个别情况下,比如在H.Γ.波塔宁在安多地区记录的藏族故事中,主人公从龙王那里一次就得到两样东西,一件器物和一个动物。器物是一块木头,从它里面出来一位龙公主;动物是一头黑驴,它在情节发展中没有起什么实际作用。(H·Γ·波塔宁《中国唐古特—西藏边界与中部蒙古》II,第150页,圣彼得堡,1898年)而在H·Γ·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记录的朝鲜故事《蜈蚣的儿子》中,主人公一次就得龙王女儿,没毛的千里马,叫起来能让粮食满仓的小狗和神奇的尺子。(H·Γ·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环球旅行日记》第403页,莫斯科,1952年。)

卡尔梅克人到柬埔寨人的许多异文中。例如,在苗族的异文中,一个木匠为自己和妻子盖好大瓦房;在东乡族的异文中,由于魔戒指的作用,变出来四个大汉,并在一夜之间建成两三间房子;在哈卡斯的异文中,主人公于早晨醒来,才发现是睡在亮堂的新帐篷里^①。

我们分析的这个回族故事的第二段内容,是对主人公拥有那不寻常的妻子的权利的承认(按B. Я. 普罗普的论证)。这也是一个国际流行的故事母题。可以推测,它的最早说法可能是在岳父即我们现在看到的海龙王的王国里考验女婿。

有趣的是,在汉族有许多与龙女结婚的故事,不过我们于其中只见到一个故事讲到龙王给主人公出难题,然后才把女儿交给他(《龙大王》)^② (这个故事搜集地点未标明,看来可能是在中国东部或南部)。在其余的故事里,是主人公为找回(或保护)妻子,必须要经受一连串类似结婚时才有的考验。本来他没有经受过这些考验,因而破坏了结婚的仪式。现在这个青年人为重新与自己神奇的妻子结合,只好完成对方提出的困难任务。这个内容在俄罗斯民间故事《海王和机智的华西里莎》^③中也有。它也出现在佤族和傈僳族古老的故事中,但细节不大一样:向青年人提出困难任务的是岳父即龙王本人,他是企图夺回青年人的妻子——龙王公主;后来这个青年终于在会巫术的妻子的帮助下,完成了那些难题。在较原始的哈卡斯人的故事异文中,争夺狼王女儿的较量是在主人公同已经与狼王女儿订婚的奇别特·莫日根之间发生的,奇别特·莫日根是狡诈的切代汗王的儿子。^④ 很可能,这几个人物已代替了更早以前的异文中的神话人物。故事发展到比较晚的阶段,主人公的对手就已不再是神话中自然力的主宰,而是社会当中的各级统治者,比如柬埔寨的国王,藏族的国王,撒拉族的富人,卡尔梅克人的汗王,在中国的异文中

① 《哈卡斯民间故事》№3, (手稿)。

② 林兰《菜花郎》(蛇郎),第14-17页,《东方故事》丛书,第11卷,台北,1971年。

③ A·H·阿法纳西耶夫《俄罗斯民间故事》第2卷第219-220页,莫斯科,1958年。

④ 《哈卡斯民间故事》№3, (手稿)。

是某个大官(壮族),村里的头领(黎族),员外(苗族),一般官员(浙江余姚县汉族)等等。在我们分析的这个回族故事中,企图夺走主人公妻子的人物就是当地的官员,正是他提出要与猎人张大杰进行一系列比赛,这些比赛类似于佉族或傈僳族故事中姑娘的父亲——龙王在主人公面前摆出的难题。最常见的比赛是赛马(回、撒拉、蒙古、苗)其次是比赛在一夜之间谁能栽完很长的一行树,这在不同民族的异文中也可遇见,比如Г. H. 波塔宁在邻近回族聚居地区的安多地区记录的藏族的异文^①,就是这样讲的。

令人好奇的,是“火药”这一母题。猎人张大杰提出要用“火药”喂那只不寻常的骡子,后来它烧死了贪官和衙门。在湘西苗族的异文中,主人公按贪官的要求,靠巫术使一根玉米秸变成一头牲口;主人公称这牲口是专门以火药为食物的;这牲口没有吃饱,贪官就领它到火药库;突然发生爆炸,把这贪官和他的一家都炸飞了,家中的东西也被抛到叫不上名字的地方。^②

还有一个异文,好像是加工过的样子,收在X. 尤苏罗夫编的《东干故事》一书中(《两个李万(译音)》)^③。这个异文把两个情节连到一起,一个情节是穷人寻找幸福,另一个就是我们这里分析的情节——被龙王邀请去做客并娶龙公主为妻。虽然主人公受到奖赏是由于在龙宫里干了三年活,而不是救助了龙王的儿子或女儿,但这里保留了一个稳定的母题——被救的龙王儿子向穷人说明,他应当到龙王那里提要求。得到的宝物是一朵玫瑰花,后来变作美丽的公主,悄悄地为这穷人做饭。穷人和她结婚,在他们住的地方还突然出现了一所富丽的新庭院。财主李万向穷人也郎(译音)提出要交换房屋的妻子,(请比较我们分析的东干异文中的贪官)这样,龙王公主,也就是那个神奇的妻子,只得回到父亲那里征得他的同意。房子和

① Г·H·波塔宁《中国唐古特—西藏边界与中部蒙古》II, No8a; 第150-151页。

② 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第290页,上海,1947年。

③ 《东干民间故事》第106-111页,X·尤苏罗夫记录、整理、编辑;M·瓦塔金翻译;伏龙芝,1970年。

妻子都交换了,但过了一夜,美丽的庭院和龙公主都不见了,财主醒来时是躺在茅草棚里的草堆上。同财主交换房子和妻子的母题也存在于汉族的异文中,如记录于浙江东部^①和杭州的^②故事《龙公主》^③。

刘铁梁 译

2号

《张强寻妻》的原稿是M·哈萨诺夫在伏龙芝城从张尚老(张殿和)那里记录下来的。甘肃异文。同样的山东沂蒙记录的故事见董均伦,江原编《找姑鸟》。

3号

《老汉带老婆子的七个女儿》的原稿是M·哈萨诺夫在伏龙芝城从牛三·阿依莎那里记录下来的。甘肃有异文。

4号

《补哈心》原稿是M·哈萨诺夫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爾达依区绍尔丘拜(新渠)村从希麦耶夫·伊斯马尔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

5号

《阿匐带狼》的原稿是M·哈萨诺夫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爾达依区绍尔丘拜(新渠)村从希麦耶夫那里记录下来的。艾伯华等索引无。

① 《民间神话全集》第260页,朱雨尊编,上海,1933年。

② 林兰《怪兄弟》第36-57页,《东方故事》丛书第8卷,台北,1971年。

③ 这个情节在中国西北各民族民间文学中的普遍性,可以从它加入到在甘肃省记录的东乡故事《弟兄们》[261,75-76]中得到证明。

6号

《红葫芦儿》的原稿是李福清于1954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绍尔丘拜(新渠)村从33岁学校教师札札佐夫·义德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

艾伯华的索引,83m(后娘想害死前房的儿子,但全部情节是另一种)。

这个民间故事异文结合着带有前夫之子的后娘的情节,这种异文是非常少有的。这个情节的全部细节是:后娘为自己的亲生儿子制作装棉花的短袄,而给前房儿子缝制装杨树花的短袄;父亲打儿子,袄破了,骗局暴露了;后娘给前房儿子用赤热的碗盛食物,他烫了手并丢掉了碗——在居住于中国西北与东干人紧邻的撒拉族人[260, No381]那里作为独立的故事记录了下来,带有救蛇的情节(它与上述的故事不同,这蛇显然是龙王)。和上述的故事一样,主人公在水府得到的魔法物是红葫芦,它既给了主人公食物,又给了妻子。与一号故事不同,想夺去主人公神奇妻子的不是贪婪的官僚,而是后娘,她想把这个女子转给自己亲生的儿子做妻子——这个情节在民间故事中是少有的。这个故事中的后娘形象具有古代食人女妖的特点(“我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她威胁前夫的儿子)。关于后娘的要求比赛,极像前一个故事中官僚向主人公所提出的难题——和骑驴比赛一样(在那里是骡子)。在该异文中提到“湖”(在东干故事中的海子)需要特别解释。在中国的故事中,龙王通常是住在海(东海)里,或许湖在这里纯粹是“海”的概念的音变——中文的海(在西北念“hei”)和海子同样应当译成“海”。另一方面,和龙女结婚的情节最初出现在李朝威的《柳毅传》中,那里提到了龙王——洞庭湖主。在居住于中国浙江、江西和福建的畲族的传说中,主人公在湖旁遇到了东海龙王的女儿,是对这种“矛盾”的最好解释:姑娘说明,“在山下有一条从湖到东海的通道”。看来,这就是湖神同海的势力之联系的晚期解释(令我们想起,在俄罗斯关于萨得阔的勇士歌中,海王好

像同时也是伊尔门湖的君主)。诚非偶然,想必在我们的异文中,妻子打发青年到湖边去,是向“海龙”请求。但是,在此之前的向蜗牛请示,意义是不清楚的,并且在故事中也没有任何说明。在宁夏银川市从回族老妇那里也记录了名为《红葫芦》的故事(见《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宁夏卷》201号),但情节不大相同。

7号

《老三》的原稿是M·哈萨诺夫于1962年在伏龙芝城从IO·彦先生,(杨尚新)那里记录下来的。甘肃异文。另一异文也是甘肃的,名为《龙王爷》,是M·哈萨诺夫于1973年从柳胡札耶娃·贺彻尔那里记录的。两篇异文彼此接近;艾伯华40(《在龙王跟前吹笛子的人》),丁乃通5592A*(《乐师和龙王》),比较朝鲜崔740(《笛子与龙女》)。

在中国东方的故事集子[109,221-235]中,有一篇这个情节的异文,这个情节因加有一系列其他情节而复杂化了(主人公——吹笛子的青年农民,和商人的女儿订了婚,但是,他的家庭败落了,商人毁约,而后就命人把青年抛入海中。当把他装入袋中去淹死时,雷响了,暴风雨开始了。一个举步蹒跚的乌贼——龙女的乳母从海中出来,拯救了他并转达了龙王的邀请。龙王喜欢听青年的演奏。后来,龙王就请青年教他的三女儿吹笛子。姑娘爱上了青年,不顾父亲对她的百般阻拦,与青年私奔。后来他们与老乌贼一起向想把青年沉海淹死的商人复仇)。

我们东干的异文和在江苏省记录的汉族异文极为相近[6,71],其中也谈到学手艺的三个兄弟,老三成了吹笛手和演员(见120英文译文,65号)。在故事的东干异文里,主人公是弹弦子,自然,因为管吹乐器在东干没有普及,而弦子是最为流行的弦乐器。在江苏的异文中也没有娶龙女的情节,而是主人公因在龙宫中的出色演奏而获得了一件魔器——龙王带在胸前的一块奇石。在同是录自江苏省的这一情节(《黄袋子》)[107,68-82]的另一个汉族故事中,也没有

娶龙女的情节,而神奇的器物是悬系在龙王长袍纽扣上的小袋子。在两则东干异文中,作为魔器,仍旧是在1号和2号故事中提到的葫芦。在江苏的异文中,也有借助魔法手段建起豪华宫殿的情节,和哥哥企图获得同样的财富没有成功,而弟弟即使到最后也没有这样的悲剧。关于因出色地演奏乐器而获奖赏的人的龙王故事,在东亚和中亚的其他各民族中也是很著名的,特别是在甘肃省的裕固族、湖南西部的苗族人、鄂尔多斯的蒙古人等等中。

在C·E·玛洛夫于1910年在甘肃省裕固族人中记录的这个情节的两个异文里,我们也发现了这样的情节,只不过形态受到了一些损害。甘肃也就是中亚东干人的祖先的出身之地。《三个儿子》的故事和《游荡者冒险的故事》[226,73和85号]具有同样的开端。在东干的异文中:两个(有异文是三个)儿子出去学手艺,哥哥(哥哥们)学会了手艺,弟弟学会了弹奏科贝兹琴和唱歌。弟弟决定投海(有异文是投湖)自杀,但是水中的神(85号)请他到水宫去见龙王(73号—文本受到严重损坏而不十分清楚),主人公在那里获得了一个红色的大碗,这个大碗可以给予你希望的一切,并且出现了龙女(《钵原来是神女》,85号),在75号中,显然代替钵,主人公获得了一个“五色罐”,按照他的愿望,从罐中出来了几匹马。注意到魔碗的红色相当于在东干关于拜访龙王的故事中的红葫芦。这一类型的非同寻常的结尾——难题是维吾尔异文的特点。这种难题是当地的汗交给主人公的——从公马身上取仔马,而这任务是在纯粹笑话的精神中借助机智的回答来完成的。可以设想,在早期的异文中,汗给主人公难题的目的,是要抢夺他那神奇的妻子。在C·E·玛洛夫记录的文本中,汗的要求无论如何也不说明。

在C·E·玛洛夫在新疆哈密记录的维吾尔族异文(《通过聪明的妻子而成为王的穷乐师》)[225,63号]中,原始情节图式的这种损坏性感觉更加强烈:主人公是三兄弟中的小弟弟,代替学手艺而学习演奏乐器,被逐出家门,他到北方的村庄中去,走进一座屋子,看到了一只美丽的小鸟,于是出来,并发现了准备好了的食物(比较1号

的分析);后来抓住出了门的美女,并娶她为妻(其次,在这个异文中,事件按照中国著名的故事情节发展——Eb 艾伯华[2,195 -《羽衣》]:描写主人公的美女妻子图像落入国王之手,国王要夺主人公之妻,但是她永远不笑,她的丈夫穿着古怪的服装出现,使她高兴;国王同主人公换了衣服,穿着国王服装的主人公呼唤卫士把真国王处决或赶了出去。类似的结尾在撒拉族人关于与女郎结婚的情节的异文中也有,只是这女郎是以从蛇那里救出其子的母鸡的形式出现[《聪明妻子的故事》][261,54号])。

在苗族的两个故事(《龙王喜欢听吹唢呐》和《龙王喜欢听吹笛》[104,277 - 286])中,第一个是两个奏乐者的故事,他们一个富,一个穷,龙王请他们去做客。龙王为他们的演奏而给予奖赏——三升稻米和三升黄米。富人拿了米,米拿回家后相应地变成为白银和黄金。穷人则请求以立在神龕中的三支花之一(中间的)代替这米作为对他演奏的奖赏(比较一下 X. 尤苏罗夫记录和改写的《两李万》东干异文,其中主人公向龙王要求蔷薇[16a,109 - 110]),也正是在东干异文《两李万》里,一个姑娘从刺梅花中出来,为青年准备了味美的饭食。她原来是龙王的女儿,成了主人公的妻子。苗族该故事只有结尾是不同寻常的:其中既没有两个贫富主人公竞争的情节,也没有龙王试图舍去女儿的情节。代替这种情节的,是姑娘的兄弟们在女儿女婿的儿子诞辰时的宴会上去做客。在过了几十年生了三、四个孩子之后,神奇的妻子就回到自己的水府中去。第二个异文(《龙王喜欢听吹管》)是跟东干的异文最为相近的:其中,主人公也是两个兄弟,父亲把弟弟赶了出去。弟弟就每天乞讨,坐在岩石上吹管。他的音乐吸引了龙王。龙王就把这个青年唤进水宫,后来青年就请求龙王把处在神龕中插着花的小匣(比较前面带花的异文和 X. 尤苏罗夫的东干异文)作为奖赏。小匣与东干异文中的葫芦十分类似。主人公娶了在借助魔匣建造的屋中出现的三个神奇女郎。哥哥忌妒他,并且提议交换(比较上面叙述过的采自浙江省的1号故事的汉族异文)。欺骗的结果是弟弟获得了哥哥的家产,而哥哥早晨

在田地上醒来——靠魔法手段获得的财富和神奇的妻子全都消失了。也像在采自浙江的汉族异文中一样，与东干故事不同，这里反面人物没有死亡。

Г·Н·波塔宁从蒙古鄂尔多斯记录的蒙古异文(《沙扎盖汗》[12, II, 86号, 152-156页])在一定的意义上也跟东干异文相近。其中没有兄弟相争的情节，但是代替它的，是像在许多娶神奇女郎的故事中一样，汗企图抢夺她，而汗自己却在壕沟中沸腾的水里死了(比较在我们的异文中的恶毒兄弟死在滚沸的锅里，同样在2号故事里，后娘和她的儿子也死在壕沟中的沸腾的水里)。

这个情节有趣而大大变形了的异文，我们在日本的民间文学中发现了(《吹笛者托黑》，160, 87-92页)，在那里，不知从何处来的美女出现在主人公——出色的吹笛者的面前，并成了他的妻子。她精通魔法，就像《猎人张大杰》类型的故事中的龙女那样，帮助主人公解决王公所提交给他的一切难题，那王公想夺取那美女。最后一个任务——给王公带九个雷公来——在神奇妻子的帮助下同样很容易就完成了。她飞上天空，带回了雷公们，他们带着雨袋、闪电袋和装着凿火用的燧石的袋子。假如回忆起与此有关的李朝威的传奇《柳毅传》，其中有龙女牧羊，并解释说这是雨工，那么，就可以设想，在这个故事的较古的异文中，出现在吹笛者面前的神奇的姑娘，就正是龙女。显然，日本故事的结尾说，托黑同雷公们结为亲戚是不无道理的。池田广子指出在这远离大陆的日本北方地区记录的这种情节的六种说法；在所有的异文中，姑娘都是从天上下来的。这一情节在日本文学中最初的出现是在16世纪的浅井了意《伽婢子》中——见5, IK312D。

这一情节的其他非东亚的异文，我们在故事中没能找到。但是类似的情节——请主人公——奏乐者到水府中去并且娶(更确切地说，是求婚)龙王的女儿为妻——在俄罗斯关于萨得阔的勇士歌中就有，在那里“向妙龄女郎求婚……这是龙王对出色演奏古斯里琴

的奖赏……”[247,105]。类似情节的基础,显然是对那种在另一世界获得关于音乐的天赋之古代观念的再理解(这种天赋被认为是近乎萨满教的[见216,641,642]),又好像真能保障在狩猎或捕鱼中获得成功。

在反映古代猎人观念的哈卡斯民间文学中,猎人——故事的主人公常常用演奏乐器和吟诵故事来使大自然之主或野兽愉快([《魔法讲故事人》[156]),以此来获得狩猎成功——野兽自动跑向他。在《两个兄弟猎人》的故事中,已经发生了对古代情节的再造:主人公演奏乐器,山主听他,山主后来又强迫他演奏……并教他与野兽的主人打牌,主人公赢了它的所有野兽[158]①。在东亚的异文中,代替工艺上的获得,主人公已经获得神奇的妻子和其他反映社会发展较晚阶段的财富(在关于萨得阔的勇士歌中,这个情节没有实现[247,105,106]。正像在上述苗族异文的第一种所指出的那样,敌人的侮辱不是这类故事的必须结尾,但却仍然是极为普遍的,因为提供了引入一些补充情节出路的可能和能在同民间故事风格完全相应的情况下完成故事(惩罚恶行而赞扬善良的主人公)。

杨尚新记录的东干异文,同在汉族和苗族人中印证了的这个情节的其他故事是极为确切地相符的。杨尚新是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研究员,是东干语言学家,在他讲的故事中所反映的,与在农村从普通说故事人那里搜集的大多数其他故事不同,这里面极少真正主人公的语言,他提供给我们的,是主要以保留情节为目的而转述的故事。

8号

《张羽煮海》的原稿是 M. 哈萨诺夫于 1958 年在伏龙芝城从张

① 我们也在阿尔泰人那里发现了这个情节的某些反响,在《汗·米尔根》的传说中,讲述着阎王叶尔利克-别依的三个女儿,她们听了从地上传来的歌曲以后,请求父亲邀请歌手到她们的国度中来[136,197-198]。

尚老(张殿和)那里记录下来的。甘肃的(或许,按讲述者的出生地来说是新疆的)异文。艾伯华等的索引——无。

《张羽煮海》这个故事完全可能是戏剧的转述。在中国,这个情节最初是在金代(1115 - 1223)名为《张生煮海》的戏剧中形成的。后来出现在尚仲贤(13世纪中叶)的同名戏剧中,后来又出现在李好古(13世纪末)的戏剧中[见172,229]。仅只李好古的异文保留了下来。以后这个情节曾由李笠翁(17世纪)部分地采用过。这个情节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十分广泛地运用在中国地方戏曲中。例如,在东北通行的样式评剧中[167,93:戏剧情节的叙述见附录,36页]。东干的故事异文在情节方面跟李好古的剧本极为相近,不只是情节梗概相符,而且个别细节也相符合(演奏弦琴,而不是吹笛子,例如在评剧中,断了弦——作为接受神奇听者的媒介,姑娘定在中秋节约会,龙女赠送魔巾,主人公获得魔法器物:银锅,金钱,铁勺,他借助它们来煮海)。同时,在元代的戏剧中,替代女仆,道姑把魔法器转交给主人公,她起到了媒人的作用。在东干的故事中,梅香儿叫女仆,也就是叫代替道尼的女仆;在晚期的地方戏中亦然叫梅香。主人公的社会原状也与晚期的戏剧异文相符,他是个樵夫(在李好古的剧本中,他是儒家学者,但学无所用)。在东干的文本中,去掉了明显的道教、佛教的宗教色彩,这种色彩在李好古的剧本中有,正像已经说过的那样,其中道姑作为姑娘方的女介绍人出现,战败的龙王打发佛教和尚做媒人,而在结婚的时刻,被道士们所崇拜的东方之主(东华仙,他也就是东王公)出现了,并且宣布,主人公和女主人公原本是神仙,由于思凡而受到惩罚,现在他们被饶恕,应当返回原位。在这方面,东干的异文与近期地方戏同样相近。

在东干的异文中,龙王女儿的名字有点变化;在剧本(元代的和晚时的)中,她称作琼莲,在我们的故事中称作金莲儿,假如考虑到“琼”——“红碧玉”这个概念不常说,在东干语中显然一般没有,那么这种改变就很容易解释。

在东干故事中谈到的曲调名(《梅花三清》和《高山流水》)再一

次证明,这个异文同传统戏曲有关。一般在中亚的东干,尽管没有民族戏剧,但有旧戏曲中的个别部分甚至全剧,例如《三娘教子》,它们是由一些说书人以一些对白构成的特殊作品形式演出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情节的东干异文的一个奇异细节——把龙女打发到自己爱人身边的女仆,她的面貌为什么不是海物而是狗。这未必是偶然的。因此,适当回忆一下,在一系列各民族的,主要是中亚的异文中,龙女自己具有狗的面貌(内蒙汉人的,蒙古人的,布里亚特人的,哈卡斯人的故事^①)。可以设想,在东干的文本中,龙女原本的兽面转移到了她的女仆头上。大概在这后面有古代猎人和渔人关于“水主人”的狗最为古老的观念,这种观念例如是在库页岛人中形成的[见 260,69]。

这个故事可以看作是若干个情节的有机结合。1. 主人公引人的奇妙演奏,与前述的异文不同,所吸引的不是龙王,而是龙王的女儿(比较一下,在分析 7 号中国东方故事《龙女和老三》时的叙述中很大程度上相似的情景,在那里龙女们出席倾听主人公吹奏笛子,并且她们自己按照父亲的要求来演奏,事实诚然就是在龙宫里发生的[109,224,226]);2. 与神奇的少女相遇,她的父亲要把她关进水下监狱(在前面提到的故事中也有类似的情景——在分析 1 号故事时——在越南人的故事《渔夫怎样娶龙王的女儿为妻》中,龙王命令把自己思念凡间青年的女儿监禁起来[151,63]);3. 盗窃魔器物(与上面研究过的其他一些异文不同,在那些异文中,龙王自己把它们赠给主人公)和 4. 该异文的主要的煮海情节:煮海的结果,龙王被迫把女儿交给了青年。这个情节在一定程度上跟下面的情节相似 ThMotK 1744 - “主人公威胁用绳子拉湖。巨人看来是被吓住了”(比较一下 AaTh 1045)。这个情节在俄罗斯民间文学中也是著名的

^① 在一系列日本异文[5,IK470A]和朝鲜故事[208,401-403]中,主人公在水府里同样得到了狗;但是从池田广子的叙述中完全不明白,它后来是否具有了人的面貌。

(长工用绳子吓唬鬼,长工在湖边拍打着绳子,威胁鬼把它们从一个湖中拖上来[126, III, 情节索引, 486 页; 126, 150, 151, 152 号]),以及在文学中,有普希金在《关于神甫及其工人巴尔德的故事》中的加工改作。但是在俄罗斯民间文学中,主人公直接恫吓水怪——难怪阿发纳西耶夫的集子《俄罗斯民间故事集》中的所有三个故事都带有鲜明的讽刺性;东干的异文,也像戏剧作品一样,从古代世界观的观点对这个情节赋予了“现实性”的色彩:主人公不是纯粹故意威胁煮海,而是利用魔法锅来这样做。同时,在故事中保留着早就可作为古代民间文学特征的类比思维:锅里烧开水,引起(意义相同的)在全海里烧开水。

在一定意义上的类似情况可以在巴什基尔族关于扎雅——图俩顾克的叙事诗故事中找到。其中主人公到了海边,认识了水王(夏斯达尔汗)的女儿,并且获得了她的礼物,那里极像结婚的礼品。当女儿的父亲拒绝将女儿嫁给扎雅——图俩顾克时,他就请求上帝降下长期的炎热,使龙王那钢铁宫殿周围的海全都干涸[257, 62 - 75]。另一种异文,“在三昼夜中,水沸腾,湖(海)完全干涸。宫墙震荡。在这一事件中失败的夏斯达尔汗亲自到扎雅——图俩顾克那儿道歉,把女儿嫁给他,许带陪嫁(牲畜)”[218, 80]。这个巴什基尔传说和被迫煮海之青年的东亚情节有很明显的相似之处,但是能否由此就可以得出这些情节可能在发生学上有联系的结论?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9 号

《癞呱子》^①的原稿是 M·哈萨诺夫于 1972 年在伏龙芝城从牛三·艾依沙那里记录下来的。甘肃异文。

艾伯华的索引 42, 43(《青蛙孩子》), 丁乃通 440A(比较 AaTH

① 癞呱子:即幼蛙。——译者注。

425 C I, II, III), 430 和 440。7, 崔 200(《蛇新郎》)5, Ik425A。

X·尤苏罗夫加工的另一文本——《青蛙儿》[16a, 130 - 136]。

这个故事是世界很多民族中广泛闻名的一个情节的异文,那个情节就是老无其他儿女的双亲有这样一个儿子,他生有低等动物(青蛙、蛇、龟、山羊、驴等等)的外貌,说人话,会做人的工作并要求公主或地方富人的女儿做自己的妻子。在夜间,他丢掉自己的皮并以美青年的面貌出现在年轻妻子面前。后来,妻子消灭(或毁坏)了他的皮,青蛙(或另一种动物角色)就永远消失,或者相反,就作为人留了下来。

艾伯华引用了录自浙江、江苏、广东诸省汉族人的这一情节的9种异文,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这样的推测:这一情节在中国南方流传[2, 78];我们东干(甘肃)的异文证明,这个情节不仅在中国东南方,而且也在西北方闻名,这里从前曾经居住过中亚的东干人的祖先。我们也在青海省与中国西北东干人最近邻的土族人那里发现了类似的异文(《青蛙》)[263, 216 - 230],在西藏人那里也发现了(《青蛙骑手》)[123, 84 - 94],以及《青蛙和公主》[131, 98 - 105],这种情况证明,这个情节在包括西藏和中国西北诸省的区域内广泛流传。此外,这一情节在湖南西部的苗族中有(《幼蛙》)[104, 265 - 268],也就是说,在中国的中南部范围内,以及在主要居住于海南岛和中国大陆最南部的黎族中同样有一种形式变化了的异文(《黎人首领怎样变成了青蛙》)[123, 95 - 97]。类似的故事也在越南人中闻名,诚然,在那里代替青蛙的,是儿子具有龟的外貌(《神龟》)[150, 81 - 86]。这个情节也在中国周围的其他民族中广泛流传,例如,在朝鲜人中,主人公具有蛇的外貌(《银蛇》)[159, 127 - 134; 5, 112],特别是在日本,记录了30篇以上的异文(主人公:青蛙,蜗牛,蛇,蛞蝓,或小短人)[5, IK425A, 110 - 112]。奇怪的是,这个情节(其中主人公是幼海狸)构成了阿尔泰人的史诗柯古泰的内容[220]。

具有类似内容的故事在欧洲也很著名,例如,比较一下格林兄弟

集子中的德国故事《驴驹》(144号)和俄国A·H·阿发纳西耶夫《俄罗斯民间故事集》《流鼻涕的小山羊》[126, II, 277号, 360-361],其中故事的主人公在两种场合首先是以低等的、被轻视的动物的面貌出现(驴和山羊按照欧洲人的传统观念就是这样的,在远东,这些形象的类似的语义学是缺乏的)。

把如此遥远地区的异文彼此加以对照,就可以看出,对于远东和中亚的异文来说,作为主人公最可作为特征的,是水(爬虫)界的代表——青蛙、蛇、龟或者像阿尔泰史诗里的海狸,它在史诗中称作“水陆两栖兽”[220, 57]。实际上,在这类(即水陆两栖的)中,既有青蛙,又有蛇,也有龟。^①与欧洲的异文不同,在这一领域的远东故事中,具有水陆两栖面貌的主人公与水的势力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在东干故事中,癞呱子自称是东海龙王之子(与上面第1号和6号的分析比较一下,在那里,龙王之子的形象是蛇,在远东各民族的故事中,它常常具有鱼的容貌,较多的是鲤鱼)。因此它有能力呼唤霹雳(乌云、雷、雨,正像已经谈过的,按照远东人的观念,这正是龙所掌管的事情),它能以暴风雨淹没王宫,它能预知极大的暴风雨和洪水将要来临,并预先告诉它亲近的人们。主人公和雷的这种关系甚至在阿尔泰的史诗中也可以探求到,虽然形式极为微弱,那是在史诗的主人公柯古泰(小海狸的义父)的名字中。我们的分析难道是偶然的吗?研究家们把这个名字解释为“带蓝色的”——“在蒙古民间文学中,以此来称呼萨满众神中掌管雨和闪电的神”(220, 175-H. 德米特利耶夫的注释)。可以设想,龙——同类故事的主人公的父亲——的职能,在其他各民族中转移了,在这里,由于另外一种民间文学观念而转移到了小海狸的义父身上。

从我们所列举的全部异文中,东干故事《癞呱子》许多细节大都跟中国汉族的、土族的和与之相近的西藏的异文相近似,把东干的异

^① 这种联系方面,注意一下表现了传统观念的蒙古族谚语是很有兴味的:“蛇和蛙不相容,但它们都是龙王亲属。”

文跟从湖南西部苗族中记录的故事加以对照时发现明显相似。虽然所有这类故事都是从关于无子女的老人的话开始的(在苗族的故事中一般是一个老头儿,而在西藏的故事中则是一位老太婆),他们都苦于没有孩子(ThMotC758),但是,只在我们的异文中,一只小青蛙蹦到一堆牲口粪上,这与老头儿的特殊工作有关——他是拾牛粪的(在土族和西藏的异文中,例如,小青蛙出生于老太婆膝盖或大拇指的脓肿起处;在苗族的故事中,老头儿是在他赶牛去饮水处的河边遇到了小青蛙)。

在东干的异文中,老头儿最初是用小青蛙作精灵,类似的细节在《僵死鬼的二十五个故事》这个集子中的西藏异文里有,在那里面,老头儿用小青蛙作“会变化的恶人”[129,99],而在土族的故事中则采取了弱化的姿态,老太婆问小青蛙:“你的出现——这是好事还是坏事?”[263,222]。

在东干的异文中,幼蛙提出要到小店里去买肉,请求把钱扎到手巾里,再把手巾挂到它的脖子上。类似的细节在土族的故事里也有,如幼蛙要求把盛着给老头儿的饮料的罐子系到它的脖子上,老头儿在地里耕耘[263,222]。同时,在东干的异文中,由于老头儿职业的改变而脱落了耕作和放牧的情节,这个情节在苗族和土族的异文中是有的,但在两个西藏族的异文中同样缺乏。

东干故事的以下情节——小青蛙向公主求婚——在土族的故事中(向老头儿的女儿求婚——他是三个美女的父亲。ThMot. T121),在西藏的故事中(《僵死鬼的二十五个故事》中向公主求婚或在口头异文中向长官之女求婚——在这两种场合,都是三个女儿),在朝鲜的故事中(向贵族的女儿[159]或大臣的女儿求婚[5,112]),《五卷书》里的印度故事中(向僧侣贵族的女儿求婚),在格林兄弟集子里的德国故事中(向公主求婚)等等都找到了相似之处。假如在古代印度或德国人的异文中,以及苗族的故事中,求婚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主要是因为未婚妻及其父亲不认识新郎),那么在东干的异文或在地区相近的西藏或土族的异文中,小青蛙就必须显示自己的能力;摇

撼未来丈人的宫殿或房屋的墙壁,降暴雨或降水灾等等。在东干的异文中,皇帝只是提出了一个条件:在一夜内建一座从皇宫到幼蛙家的金桥(ThMot, H. 1131),这种条件,在该情节的另一种异文中没有找到与之相符者(除了日本大分和熊本区的日本说法[5, 112]),但是,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金桥是关于人与龙女结婚的其他东干故事的特点(见4号故事)。但是,这种桥宛如把两种帝王——地上的皇帝和海中的龙王结合了起来:新娘——龙女从海中通过金桥走向主人公。在这里有某种意义的相反的情况:小青蛙——龙子想娶公主为妻,很明显,这就是为什么在东干异文中皇帝作为难题要求一夜间在两家之间建起一座桥的原因。乍一看,他的要求是奇怪的,因为两家——小青蛙的养父母的家和王宫都在陆地上,这种桥是不需要的,但是,这里具有深刻的故事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把两个对立世界连接起来的桥,在中国文学中很早就提到过,特别是在殷芸的集子《小说》中有关于在海上建桥的故事,秦始皇像在那桥上遇到了龙王。那种在瞬间或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桥,也是俄罗斯神奇故事的部分主题[见126, III, 母题索引, 546],但是,这种母题的意义并不总是像在远东异文中那么明显。东干故事中难题的附加条件——一夜间就增加了两行树——已经在1号故事中遇到过了。

小青蛙在新婚之夜变为美青年的母题(ThMot D. 712; D. 719)是该情节许多各种民族的异文的特征,从古代印度的传说和中国南方黎族的原始故事是如此,虽然在某些异文如西藏、土族、苗族的异文中,不强调这一点。

东干故事中邀请老人带着儿子和儿媳参加别人的婚礼这种情节,在土族(全家去看戏剧表演——如在X. 尤苏罗夫的异文中)、西藏的口头故事(根据秋季赛马节)、苗族(歌舞节)的类似情节中都发现了共同点。在一种朝鲜异文中,主人公要去应试,就把皮留给了妻子[5, 112]。这同东干故事一样。在这些故事中,妻子提早回家找

到丈夫脱下的皮,^①并且把它烧掉(西藏、土族的口头故事),或者把它隐藏起来(苗族)。在《五卷书》里的古印度异文中,和在朝鲜异文之一[5,112]中,在阿尔泰哈卡斯民间文学(《奥克西斯·梭尔》)中,以及在大多数欧洲故事(例如,比较一下青蛙公主的故事)中,有焚烧蛇皮的情节。很明显,这个情节具有某种古代仪式的意义。

在阿尔泰史诗《柯古泰》中,也像在中国异文之一[105,41-49]中一样,皮没有全烧,只是烧穿了洞——只能局部行动了。在某种意义上类似的损伤在发表的东干异文中也有,其中妻子把皮抛进老井里,皮开始腐烂,而皮的主人就开始生病了(在X.尤苏罗夫的异文中,妻子把皮埋进地里)。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种情节,不是个别故事异文的偶然性的情节,这可以由另外的东干故事(《姑娘和白虎》[16a,14])中的类似情况来证明。

在朝鲜故事《银蛇》中脱皮的过程是最为复杂的:其中蛇郎在新婚之夜为了脱掉蛇形,接连钻进盛着豆油的壶中,盛小米的壶中,盛大豆的壶中,后来钻进盛灰的壶中[5,132]。

东干异文的末尾——幼蛙套上了皮就消失了。预先警告过妻子、国王以及自己的养父母,说将要发大水了。这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创新的;虽然在中国民间文学中作为一个独立的故事有这个情节。这个故事说,龙子预先警告人们要有水灾(见:《鲤鱼托梦显示水灾将临的预兆》)[111,598-599]。在X.尤苏罗夫集子的东干异文中,也有滚向农村的巨浪,但是,这种巨浪纯粹是由幼蛙所制造的幻象,目的是幼蛙借口避难带领双亲飞向遥远的山中,他们全部留在那里像神仙一样永远生活。很明显,很多故事都有这类情节,这些故事的结尾都是主人公成了仙。这类结尾很可为中世纪中国小说的特征。

这类故事一般具有双重结尾:1. 皮烧光了,主人公永远留了

① 有趣的是,在某汉族故事中,神奇的丈夫(或妻子)脱下皮,换上衣服:带珍珠的人长袍(《小青蛙》)[105,41-49]或黄色长袍(《龙女》)[117,3-5]。这显然是后期对脱掉图腾角色动物皮的古代残余观念的解释。

来,具有人的外貌来生活(古印度的异文,黎族故事,浙江和广东的汉族故事^①,欧洲的故事——格林兄弟集子中的《驴驹子》,阿发纳西耶夫集子中的俄罗斯异文);2. 皮回到了所有者身上,主人公永远离开人世(苗族的,西藏口头的,江苏省汉族的异文,两个东干异文,朝鲜异文之一[5,112];在土族,情况不完全明显,结尾显然搞乱了,但正好把它看作是次等的——受损的异文)。根据海南黎族及哈卡斯族的较原始的异文以及《五卷书》中的故事来判断,可以推测,这个情节原始的说法正好具有第一类结尾。

消灭皮并没有引起失踪——在较晚阶段的故事中,皮的消灭被看作是对禁忌——可能是图腾性的禁忌的违犯。同样无疑的是,向人们预告可怕的危险的母题是在晚期阶段出现的。在更晚的阶段,这个主题改变了形态,存在于口头的西藏异文和土族异文中。在这些异文中,幼蛙试图解决人分为富人和穷人的问题。

在大多数汉族异文(9分之7)中常有这种情况,在一个东干的,两个西藏的、一个土族的异文中也有这种情况,即青蛙作为主要角色,这可能与青蛙崇拜有关,诚然,在适合于中国南方地区的科学研究中提到了这一点。

在英国 E·维尔涅尔的《中国神话辞典》中,谈到了江西、福建、浙江等省的青蛙崇拜,特别是供奉它的寺庙。在这些地方,人们把绿色的青蛙作为生意兴隆和治好疾病的特殊之神加以崇拜[290,84-85],在旧中国发行过号召不残害青蛙和不把它作食物的专门传单(在南方各省特别是在广州地区,甚至在越南都采用);这些传单之一也在法国神甫多尔的著作《中国迷信汇编》[274, VII]中作插图。在东干人中没有发现青蛙崇拜,但是,我不得不研究在热海湖畔伊尔得克(得胜)村 50 年代对蟾蜍的崇敬态度:笔者曾见傍晚蟾蜍跳进

① 在黎族的故事中和在中国南方广东省汉族的一个故事中[117,19-25],皮没有烧掉:头领把它穿上(汉族异文——皇帝),并永远变成了青蛙,而从前的小青蛙保留了人形并成了皇上。

了屋里,主人认为把它赶出屋去是不应该的(罪恶的)。在湖南西部苗族的故事中关于青蛙的三个儿子成了三个“天上的菩萨”的观念也可能与青蛙崇拜有关。

下面的一些事实可以作为中国西部和西北部居住的各民族崇拜蛙的间接证据,例如,在裕固族的故事中所谈到的青蛙,说它“生活在神龛下的高级喇嘛那里”,它来听朗诵佛经[225,66号];或者撒拉族故事《蒙给斯卡尔德扎赫》,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孩子降生在一对无儿女的老夫妇身旁,为的是战胜可怕的恶魔蒙给斯卡尔德扎赫,这孩子具有小青蛙的外貌[226,11号]。Г·Н·波塔宁引用他在鄂尔多斯的报道,按照当地蒙古人的观念,“青蛙可以制造雹子。它喝水,水就在它的内部变成雹子”[12,II,349]。他还说在四川西部的汉族人中有这样一种观念:“光滑而广阔的平面能引起闪电,因此,具有光亮大肚的青蛙在雷雨时就转身背朝下,易于感受再加上好像有亲和力,于是就引来了闪电”(在那里,引用了旅行家巴别尔的话)。无论是在鄂尔多斯还是在四川的故事中,最终都看到了那些青蛙跟雷雨有关的观念,这些观念既在东干也在其他东亚和中亚所研究情节的异文中进行探索。^①

[附记] 根据笔者最近看到的材料,这一类型的故事在中国西北及新疆省流传很久,如甘肃省十三个地区都有记录(《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甘肃卷》855页),讲述者有回族人,也有汉人,如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甘肃卷》(中国ISBN中心,2001年,N227)发表有《蛤蟆儿子》故事及两种异文;《宁夏卷》也有(N227),新疆几个地方分卷也有。这些故事与东干故事大同小异,主要是开端与结尾不同;都讲青蛙奇异出生,从老婆的大拇指肚里出来。笔者所见到的故事集中只有一个新疆采录的故事里有青蛙娶了公主的情节(《癞瓜子驮马》,哈密市分卷,上卷,第398-400页),其他故事讲他要娶员外的女儿,结尾也不大相同。有的说媳妇把丈夫的青蛙皮烧了;丈夫就永远

^① 据Г·Н·波塔宁所引用的布里亚特的传说,整个宇宙是建基在青蛙翻向上的肚皮上[144,140]。这也值得注意。

成人了,他们两口子过上了甜蜜的生活(新疆农四师分卷,第250-251页,蛤蟆变成了娃娃),或说媳妇把丈夫的蛤蟆皮熬成汤,全家人喝了,都上了天,或跳到水里,成了仙,但是主要的情节还是相同的。

10 号

《花雀儿》的原稿是 M. 哈萨诺夫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卡拉库努孜(营盘)村从金里洛夫·苏娃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东干文本发表[见 22, 89-86];艾伯华的索引——无。AaTh 567A,丁乃通 567(宝鸟心),5,IK567。

这个故事是在各民族中极为流行的关于产宝蛋的神奇鸟和要吃鸡不同部分的两兄弟之情节的异文。在汤普逊的故事类型索引中,这个情节是印度异文。从我们所审阅过的俄罗斯异文[126, 195、196、197号],德国异文[格林兄弟,122号],格鲁吉亚异文[130, 15号],土耳其异文[155, 19号],土库曼异文[141, 32]奥塞梯异文[138, 76号],阿布哈兹异文[124, 29号],蒙古异文[135, 69-71],蒙古卫拉特异文[129, 24-28],西藏异文[131, 6号]和掸人异文[148, 192号]中,东干异文与奥塞梯异文最为相近,同时,在某些细节方面,又和西藏、蒙古和蒙古卫拉特的异文相近。这一点最可能说明这些异文与可能的印度原型普遍相近。俄国学者·列文指出,在这方面,波斯 14 世纪的(《鸚鵡书》)[137, 508]可以从同样溯源于印度原型的《僵死鬼的二十五个故事》的相应目录中,把上面列举的书面的西藏和蒙古卫拉特的异文补充进来。

东干异文的第一个情节——一个穷人获得了一只产宝蛋的鸟——一只在奥塞梯、格鲁吉亚(母鸡已经有主人)、土耳其(购买的鸟的一个翅膀下面掉下了一块宝石)、土库曼(猎人捉到的一只鸟的眼中流出了金子)、俄罗斯(126, 195 和 196 号——主人公捉到一只下宝蛋的鸭,197号——买到一只下“神宝石子”的神奇的母鸡)的异文中有类似情节。

下面的一个情节是:母亲与另一个男子调情,这个男子要求杀死一只鸟并把肉给他吃,而女人的一个儿子吃鸟的心;另一个吃鸟的

头——在下列各种异文中完全类似；印度异文[AaTh 567A II]，口头的蒙古异文（按照跟寡妇妈妈同居的喇嘛的要求，天鹅被煮了），以及奥塞梯异文（鸡为商人煮了，商人应许给妈妈许多钱），格鲁吉亚异文（商人买了一只鸟，他的妻子们把它煮了，青年主人公把鸟骗到手吃了），土耳其异文（按照情人——青年兑换商的恳求把鸟煮了），土库曼异文（按照宰相——后娘的情夫的请求把鸟煮了），俄罗斯异文（按照贵族老爷（195 号）或伙计[196, 197 号]的情人的请求）。孩子们——子弟主人公获得了一只神奇的鸟，吃掉了头、脖子和腿（奥塞特异文），老小吞掉了头（土耳其的口头异文，蒙古异文），吃掉整个小鸡（格鲁吉亚异文——从小鸡的头中滚出了一块魔石），吃掉头和心（哥哥吃头，弟弟吃心——土库曼异文），吃胃（两弟兄吃）。在俄罗斯的这类故事中，有该情节的各种异文；大儿子吃头，小儿子吃心[126, 196 号]，如在格鲁吉亚故事中那样，以及大儿子吃头，小儿子吃内脏[126, 197 号]。不难看出，在大多数各种不同语言的异文中，也像在东干的异文中一样，谈到吃头，只有在土耳其故事中直接说明吃了神奇之鸟的头的人成了土耳其之王。这种观念——鸟头——国家元首，有某种模糊一些的形式也可以在东干故事中找到：正是吃了头的申门成了地区的当权者。

弟兄们从家出走这也是该类故事具有特征性的情节，这种情节或者以情人的要求来说明：情人要求当时就给他吃孩子们的头和心脏，也就是吃那些曾经吃过这些的孩子们的身体的部分。在土耳其的异文中直接说明，这种替换是完全等同的（“谁杀死并吃掉那个吃过那种鸟头的人的头，谁同样就将成为土耳其之王”）[155, 129]。在某些显然是“被缩短”了的异文中，例如在蒙古口头异文中，这个情节好像完全脱落了：喇嘛代替了母亲死去的丈夫，他不要求杀死吃了神奇鸟之头的孩子，而弟兄们自己宣称，不能更久地住在故乡的家中，于是就走出去了[135, 701]。在我们的异文中，有将弟兄之一投入井中的插曲，这对该情节一般来说不具有特征性。这个插曲显然是从善恶两兄弟的故事中移到我们的异文中来的。在那个故事中，

恶的把善的推入井中,并让他留在了井底(见读 11,12 号)。在这里,这个情节完全不是现实的,但却借此说明了弟兄的分居,而这种分居对于所研究的这类故事来说却具有特征性。

弟兄之一被某个人——通常是无子女者收养为子,这也是该情节类型的重要特征。在东干异文中,弟兄中的弟弟主人公被盲人老头和老太婆收养为子;在蒙古口头异文中,被老中国商人收养;在土库曼异文中,被拾柴的老人收养;在阿布哈兹异文中,被猎人收养。在诸异文中,不那么原始的异文按其性质来说是较少的,例如,在土耳其或俄罗斯的异文中,收为养子的情节一般是没有的,在这类的俄罗斯的故事中,代替它的是主人公单纯向某位老婆婆请求投宿。

在东干的故事中,老婆婆每天早晨都在收养为子的青年的枕头下面找到许多金币,这是这个青年吃了神奇之鸟的心的结果。在蒙古口头异文中,卖菜的商人养父的生意开始进行得很成功,他很快就富了起来。但是,例如在土库曼的故事中,老婆婆也是每天早晨在养子的枕头下面收集到许多小金粒;在德国的故事中,主人公每天早晨在枕头下面找到金币。

东干故事有下列情节进程:主人公访问一个赢光所有旅客的寡妇;主人公——弟弟开始时赢光了她,后来她让主人公喝了有毒的饮料,并迫使他打嗝,连喝的饮料一起把先前某个时候所吞下的神奇之鸟的心脏呕吐出来;这之后,主人公就丧失了自己的魔力。类似的插曲也是该情节类型具有特征性的组织部分。奥塞梯的说法(玩纸牌的女王)证明了这一点,西藏的和蒙古卫拉特人的说法则间接地证明这一点。在这些说法里,主人公来到小酒馆主人——母亲和女儿那里:这母女让主人公喝了有毒饮料,主人公开始呕吐,在呕吐的同时也吐出了以前吞进的金蛙和小宝石龟(《僵死鬼的二十五个故事》的该说法中的这些动物代替了所吃的神奇之鸟的各部分)。可以设想,格林兄弟《儿童和家庭童话集》中的《菜驴》故事里独自同女儿居住在城堡中的巫婆,是东干故事异文中经营小酒馆或某种好像赌场的同一种妇女和女儿的独特欧洲的变形。同样如在东干和中亚的说法中,城堡

的女主人让猎人喝有毒的饮料并迫使他吐出所吃的鸟的心脏。

东干故事中的忧郁的主人公遇到了三个厮打的小伙子,他们不能分配父亲遗留下的三个奇物:一个银蛋子,从中可以不断地取出银子和金子;一个能提供任何食物的小金镯;一根魔杖——搬家棍。这个细节也是该情节一系列异文的特征:在蒙古——卫拉特的异文中,主人公遇到了因为飞鞋而厮打的鬼怪;在奥塞梯的异文中,主人公遇到了因为下列奇物而互相殴打的鬼怪:一把能提供食物的小刀,一块能把人送到任何地方的地毯,和一顶隐身帽。将这些奇物加以比较,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对于该情节来说,迅速移动的工具(搬家棍,神靴或地毯)是基本的,其余的物品是较为次要的。

在东干人的说法中,偷听鸟的说话并获得奇果的细节不是偶然的。奇果之一是赋予人美丽,而另一个则是使人变成驴。偷听鸟(或野兽)的谈话这种细节对于东干故事来说是最有特征意义的,也像其他民族的故事一样(ThMot H. 13ff),但是它插入到了这种情节中,显然,也像是从关于善恶两兄弟故事中借来的细节。在所研究之情节的属于各种语言的异文中,例如在西藏的异文中,主人公看到一个人爬到树上,摘下一朵黄花,用它来触碰身体,之后就变成了一只猴子;后来,触碰了红花,就又重新恢复了人形。奥塞梯人的说法把情节进程中的细节复杂化了,其中没有求得奇果的细节,而有偷听三只斑鸠的谈话,类似东干故事中现有的那样。在格林兄弟故事集子的德国异文中,没有这种细节,但是,主人公同样找到了魔法植物食品——两类青菜:吃了第一种,人就变成了驴;尝尝第二种,就又恢复了他本来的形态。这种细节在各种不同而又地处遥远的民族之情节异文中存在的事实,使得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正像在前面我们所谈的有关细节那样,这种细节曾经存在于某种古代的情节说法中,而这种情节转移到了不同时代的各种不同民族的民间文学中并在那里受到了改编。主人公向那个赢光他或让他喝了有毒饮料并偷走他那神奇之鸟的心的妇人报仇;在东干故事中就是主人公借助魔苹果将狡猾的寡妇变成了一头母驴。将这个妇人变成为一头母驴也正是该情节

的一个最具特征性的细节。在奥塞梯、在德国、在蒙古卫拉特的异文中,主人公是以这种手段向残忍的妇人报仇。在《僵死鬼的二十五个故事》的西藏说法中,把酒馆主人的女儿变成了猴子,这就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明了情节之上述的发展。

在奥塞梯和东干的故事中,情节进程相同的情况较为明显。在两者的异文中,有一个人请求主人公把变为母驴的妇女暂时借给他去运重物。母驴就跑到官(在奥塞梯的故事中是沙皇,在东干故事中是总督)的家中,摇铃铛,报告她要诉冤。这个在许多民族民间故事中著名的细节,也作为独立的情节存在(AaTh 207C——《母驴摇铃向沙皇鸣冤》),根据这个细节存在于这两种地处遥远的异文中的事实来判断,显然它也是属于该情节的最为古老的说法之一。

东干故事的末尾,是两兄弟相遇,弟弟娶了那个美丽的寡妇,他使她恢复了原貌,并使她处于酒醉状态,呕吐出了那只神奇之鸟的心——这也是该情节许多不同民族的说法的特征。例如西藏和蒙古卫拉特的说法(主人公把母驴[另一个说法是猴子]还原为人,但没有结婚);在蒙古口头说法中,同样没有与美女结婚的细节,主人公殴打公爵的儿媳,因为她吞食了神奇之鸟的头,直打到她吐出鸟头为止;在奥塞梯的说法中,也是弟兄相遇,其一当了皇帝,如在东干的说法中,是由于母驴的诉冤,弟兄之一使母驴恢复了原先的面貌。后来,主人公在河边遇到了一位母亲和一个女儿,并且娶了女儿,从女儿眼中流下的不是泪而是宝石。就该情节类型分析的观点来看,很明显,母亲和女儿在这里也是某种自古以来就有的说法的女主人公。这种说法在现代的奥塞梯异文中变了形,在这种异文中产生了两支形象:一是用牌赌赢所有人的妇女;另一则是带着女儿的妇女,显然她们最初曾是一个主人公。在格鲁吉亚的故事中,主人公把母驴还原为美女并且娶了她。借助魔法青菜把母驴还原为本来面貌并且娶了她,这也是德国故事中结束的细节。在俄罗斯的异文中,主人公用魔鞭抽打公主把她变成母马(俄罗斯没有驴),故事的结尾是把母马还原为美女,主人公和她结婚[126,197号]。

我们对该东干异文所进行的分析,可以得出某些初步的结论。这种情节在中国汉族人中没有(它没有出现在艾伯华的索引中,也没有在后来的集子中见到过,丁乃通索引中都是藏族故事,金荣华索引只提到维吾尔的故事),在日本和朝鲜,也没有发现这种形态(AaTh 567 A)。一方面,这种情节存在于印度,存在于缅甸的掸人中,存在于西藏,存在于蒙古、突厥人中,以及许多高加索和欧洲的民族中;另一方面,提示它可能产生于印度的某个地方,又从那里传播到中央亚细亚、近东、高加索、欧洲的地方。在阿尔涅—汤普逊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指示出的正是这一情节类型的印度异文,这种情节存在于西藏和缅甸,这些地方,除了印度,不会受到另外的影响,我们认为,这正好证明印度发源的可能性。将东干的异文加以对照分析,它的情节进程,除了借自关于两兄弟的相近情节之一以外,发现了另一些民族的这种类型故事中有确切相符的情况,这也就有根据谈出另一种设想,即在东干人中很好地保留了情节以及东干故事可能与改造过的原型相近。

同时,对各不同民族文本的比较分析,揭示了该情节发展的两条基本途径:在一些说法里——印度的、掸人的、蒙古卫拉特的和俄罗斯的——情节改造的重大意义归于选择皇帝的细节(ThMot H. 171. 1):主人公——一般是哥哥——来到城中,城里国王死了,应当选举新国王(在印度的异文中,这事由国王的象来做;在蒙古卫拉特的异文中,从空中抛下的祭盘掉下来砸倒谁,就决定谁当国王;在俄罗斯的异文中,谁手上的蜡烛自燃起来,谁就当国王,等等)。在其他各民族的异文中,这个细节不完全,故事的情节有点按另一条线索发展:在那里主要注意力放在对弟弟猎奇事迹的改进上。没有例外,该情节的两种类型都产自印度。

11 号

《庞仁儿》的原稿是 M·哈萨诺夫于 1962 年在伏龙芝城从牛三·艾依沙那里记录下来的。甘肃异文。

12 号

《庞文》的原稿是李福清于 1952 年在吉尔吉斯共和国伏龙芝州坎特区米粮川村从马乌里诺夫·伊布拉吉姆那里记录下来的。他生于伏龙芝城。甘肃异文。2 艾伯华的索引. 122(《从云中掉下的绣花鞋》), 1, 丁乃通 301, 301A, 301B, 比较 AaTh 301B 和 5, IK301B, 7, 崔 284。

两个故事是关于寻找被盗妻子的某一情节的异文。这个寻找被盗妻子的情节在世界故事中是极为常见的; 这个情节的中国民间故事异文丁乃通进行过细致研究 [286; 228], 而关于这个情节的文学作品(传奇小说与话本), K. 戈列吉娜进行过研究 [211]。艾伯华列举了记自中国东部和东南部(山东、江西、浙江等省)的该情节 13 篇汉族异文。还可以给它补充一篇发表于 1955 年的浙江另一异文 [115] 以及从内蒙古汉人那里记录的异文(《穷人和乞丐》) [114, 42 - 52]。

该情节在中国人中也是保留在两个东干异文中的必要组成部分, 那就是所提到的从天上掉下的一只小花鞋, 这不是毫无意义的, 正是由于这个细节, 该情节类型既在艾伯华的索引中, 也在中国学者们——例如赵景深的著作中 [见 191, 83] 有名。从拾到女主人公所遗失的一只小花鞋起, 事实上, 寻找被盗姑娘的事儿也就开始了。这种被盗女主人公的小花鞋也出现在这一情节最早的文学加工作品中 (7 - 8 世纪), 即出现在无名氏的《白猿传》中。

这个细节也保留在东亚的其他民族的故事中, 例如湖南西部的苗族的故事(《蛇妖》) [104, 293 - 297], 地域与甘肃接近东干人的东乡族的故事(《樵夫》) [262, 90 - 93] 和安多的藏族人的故事(《龙女》) [12, II, 149 - 152]。同时, 在居住于远方的和汉人周围地区的民族中, 这个细节一直缺乏, 而在显然保留不好的客家异文(《山中洞穴》) [275, 212] 中, 在居于库页岛的鄂罗克人的故事(《盖甫合图》) 中, 或在那种与其他哈卡斯的《愚蠢的小伙子和地下的狼的故

事》[142, IX, 538号, 467-471]中则是有的。

两篇东干异文(11和12号)在情节进程完全相似的情况下,也有许多重大的不同。在11号故事中,主人公继母带来的弟弟是他的主要对抗者。可以设想,这篇异文情节的发展符合继母和她亲生儿和前妻之子的相互关系的故事类型。7号异文大量的细节错综复杂,在细节中,谈到龙女生病和痊愈——这个细节是世界民间故事的特征,也是东干故事中经常遇到的。但是,这个细节无论是在艾伯华看到的异文中,还是在我们审查过的汉族和外族的说法中却是缺乏的。

在这个细节中,谈到了七头怪——猛蛊子,它吸王女的血,在她出嫁时把她吓死。“猛蛊子”这是借自蒙古语的一个词,出自蒙文的莽古斯——“神话的多头怪—食人妖”,与之相当的最可能东干用的不是这个词的土族文形式,而是东干用的具有“莽古子”形态的这个词的土族语形式[263, 344],何况土族人是甘肃东干人近邻。应当指出,多头怪对于东亚各民族的民间文学来说一般不具特征性,而在该故事中有七头怪——猛蛊子,这再次证明它的外借性。恰恰相反,蒙古民间文学研究家们指出,绝无仅有的多头性——从十到九十,正是莽古斯的特征[见279, 328-330]。在匈牙利学者L·洛林茨所引用的蒙古民间文学里多头莽古斯的众多实例中,没有提到七头怪,但是在东干的异文中,正有一个七头怪;在新疆维吾尔族的故事中,同样看到这个被借来的蒙古神话的形象,那就是七头老妖婆——食人妖叶里绵纠斯[225, 86-88]^①。L·洛林茨指出莽古斯的两个类

① 维吾尔故事研究家M·M·阿力耶娃专门写过七头食人女妖,她名为雅尔玛吾兹或姆雅斯唐[204, 54]。或许,正是在维吾尔故事的影响下,东干的故事讲述家们赋了妖怪七个头。除了东干和维吾尔以外,其他邻近的民族也从蒙古人那里借来了莽古斯的形象,例如撒拉族人(名为蒙该尔斯尔德扎赫)[261, 7号, 11, 25],再如雅库特人(名为蒙古斯)。B·普罗普在神奇故事中研究蛇的形象,他写道:“蛇首先是多头的生物,头的数目不同,多半是3, 6, 9, 12个头,但偶尔也有5个、7个。”[245, 197]。在我们这里,看来最经常的数目是7里。它甚至也保留在远方的因另一些主题而复杂的一种土耳其异文[155, 80号],其中男主人公和他所救的女主人公也如8号东干故事中一样,杀死了七头巨怪。

型,其一溯源于西藏民间关于妖怪的观念,同时还指出对人伤害的两种方法:由于吸血的结果而使人生病,或者干脆把人吃掉[279,318]。在东干故事中,我们有第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可以看作是食人恶习之被削弱的异文。但是故事中的食人行为常常是跟角色的情欲意图结合着的[229,119-120]。很明显,在我们的异文中,妖怪以死来威胁公主,若她出嫁,这就正好说明妖怪要姑娘归属他而具有情欲的目的。在东干故事中,妖怪猛蛊子不是单纯具有七个头——其中之一,中间的一个像马头,口中喷出火焰。把莽古斯的头跟蒙古民间文学中妖怪的头相对照,后者好像没有马头,其中也没有喷火的妖怪。假如前面喷火的观念不能说明其起源的话,那么那蛇——猛蛊子描写成能喷火的怪物,可能源自中国古代的南方或东南方的信仰,这种信仰中有蟒——巨型神话蛇,它就是喷火的^①。在东干的故事中,特别区分出猛蛊子中间的头,显然不是偶然的。在记自内蒙古的这一情节的汉族异文中,例如,特别谈到妖怪的九头之一是“正头”[114,45]。在妖怪的众多头中有一个是“真实的”,——在许多民族民间文学中传播的神话观念,根据这种观念,生物的“真髓”(在这种场合,显然是灵魂)或者是平均融化在某种众多物体之中,或者相反,幽闭在众多物体之一中,由此,就有了关于妖怪一个“正”头的观念^②[见233]。

在引入的这一细节中,还应当注意某些成分:公主赠给自己的拯救者一枚戒指——指认真正主人公所必要的手段,同时,这件事的发生与其他的故事不同,不是在战胜妖怪之后,而是在战斗之前。或许,这样处理,是由于所谈到的不是解救被盗的姑娘,还要把她送到宫廷,而是把她从吸血鬼手中直接解救在皇帝的内室。这里已经不是意味分离。非常可能,在库页岛奥罗克人这一情节的异文中,从前

① B·普罗普指出,一般在故事中,蛇以及马是喷火的生物[245,198]。在我们这里,好像是把这两种故事怪物——亦即蛇同才能的头结合了起来。

② 在罗布泊人的故事中,这种头称作孤头[224;38,120],亦即独立的、孤独的、没有同等的头,可是又谈到有七个头的巫婆。

有赠给主人公——解救者戒指的细节。总之,那里提到了在被盗的首领的女儿小手指上的银戒指,但是,其次,无论如何也没有赌赢的这个细节,这是转述不好的结果(记自奥罗克族大学生)。

第二个细节——该情节中的重要细节,这就是主人公在梦中危急时刻因女主人公的泪而中断了的异常的梦。这个细节,类型索引,在汉族和远东其他民族的故事中没有发现(例如,在日本民间故事的类型索引中没有出现它),在欧洲各民族的故事中,它是极为常见的(ThMot D. 1978, 2),其中也包括俄罗斯民间文学[126, III, 556]。正如汤姆逊所指出的,这个细节对于下面这种类型的故事(AaTh300)(《战胜蛇的人》)来说是常见的:其中的主人公也像在这个东干故事开头情节中一样,应当消灭七头的、喷火的蛇(AaTh 300 III a. b', IV b' e)。

正如在该类型的所有故事中一样,主人公随后应当证明自己的“真实性”。一般作为争夺对被救公主之权利的假主人公是兄弟,或结义兄弟,或其他人物。在这里,因为故事的主要事件还没有开始,某种无名的冒充者是假的追求者——这种情况对于故事来说是极少的。通过考验——举重(被杀死的蛇)来确定真主人公,这个母题在各民族的故事中也极为普遍。认出真主人公的这类形式在这里是可能有的,因为妖怪是在宫廷中而不是在阴间杀死的。同时,在这样解决冲突的时候,暂时还没有出现被赠送的戒指的细节。这一切又同插入的有特征性的情节有关,这种情节是按开端语——入话的类型构成的,这入话是中国话本的特征。在主要故事讲述之前,说书人在等待全部听众到齐的时候,简短地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与所要讲的主要故事相类似,或者相反,与之尖锐对立。在这里,诚然,类似的故事密切地编进了一般的故事之中,因为和同一主人公联在一起,而在从妖怪猛蛊子手中解救公主的全部过程中,好像两个人共同建立了主要的功勋,把公主从真正的盗窃者——妖怪手中解救了出来。

在11号故事中,主要情节是从主人公庞仁儿去砍柴开始的。该异文主要情节的开头有些乱,因为没有说主人公在哪里砍柴,并漏掉

了这类故事的极为重要的动作——主人公把扁担抛向旋风,随扁担从空中落下一只花鞋。

应当着重指出,在所有的说法中,主人公都是樵夫(见2,艾伯华的索引122号, Mot I, 以及内蒙古的异文,其中主人公是一个乞丐,但他还是上山去拾柴[114,42])。在该异文中,因为主人公没有把扁担抛向旋风,这类情节中的一个重要细节就脱落了:在这个情节的一些其他异文中,主人公用扁担打伤了盗窃姑娘的妖人,而后就随着血迹去寻找她(例如,江苏省的汉族异文《连接金手镯》[107,83-91],或内蒙古的汉族异文[114,42-43]和甘肃的东乡异文[262,90],在这些异文中,主人公用斧头砍伤了盗窃者)。谈到盗窃者的伤和血迹,在7号和8号两篇东干异文中是没有的,在青海藏族的异文中也没有,很明显,这证明情节保留得不很好。

值得注意的是,既然在各不同民族的故事中女主人公也常常是被旋风盗走的[见245,199],于是很明显,在汉族人、东干人和某些其他邻近民族的故事中,就说主人公把扁担或斧头抛向旋风。这好像是十分生活性的动作,想必在其基础上是源自类似的仪式性的动作。Г·Н·波塔宁从讲述者的话对青海藏族人情节的说法所作的注释启发我们产生了这种想法。在青海藏族人的异文中,主人公在洞底找到了折臂的龙(龙王之子)。波塔宁写道:“故事讲述者解释说,萨满巫师在龙兴起暴风雨的时候,把金刚杵抛向天空,打伤了龙的手是一个 bonbozi(萨满)。青海藏族的萨满们为了抑制暴风雨把特别准备的药丸抛向乌云。”[12, II, 149]。例如,库页岛尼夫赫族民族学家 Ч·М·塔克萨米证明,在尼夫赫人中,猎人在狩猎时,假如遇到强风,家人们就要‘打击风’……还要以实际行动——射风,“也就是用弓或枪来射风”[260,76]。可能中国古代也有关于射风(旋风)的类似观念。

在11号故事中,主人公想独自去寻找被盗的公主,国王给了他军队,这是该情节多数异文的特征(东干的12号故事异文,鄂罗克族的、青海藏族的、江苏汉族的异文)。但是在某些文本中,这个细

节不是必要的,在汉族关于五更和十夜的故事(浙江省)中,在东干族的故事和在较原始的哈卡斯人故事中,主人公带着兄弟(弟兄们)或其他人,没有任何军队参与实际行动。但是,在他去解救国王的女儿的情况下,他就有了军队(内蒙古汉族的异文除外);去解放普通富人的女儿当然就没有军队,因为普通富人按其地位是不可能给他军队的。

在11号故事中,故事的进一步发展不全是千篇一律的。短见在他们找到姑娘之前就把庞仁儿抛入深渊。在这类故事中,一般是假主人公将被盗的姑娘从洞穴(也就是下层地府)中拉出,而把真主人公留在洞中,并用石头把出口堵死。在11号故事中,故事按另一种方式继续发展。假主人公首先找到了公主,但是随后看见飞来的妖怪,于是转身跑去。砍断妖怪的真正主人公——庞仁儿又立刻出现了。一般把妖怪砍成几部分,这是该类许多故事的必要细节,很少只砍断它的头,应当还要把它砍成几部分。庞仁儿对妖怪猛虫子就是这样处理的。他也这样杀死了妖怪。在内蒙古汉族的异文中,被盗窃的姑娘预告主人公,他不只是应当砍掉妖怪的真正的头,还要把它的身体砍成几块,只有这时它才能死。在东乡人的异文中,消灭盗窃者的方式是最为复杂的。其中,砍掉妖怪的全部七个头同样是不够的,因为砍掉七个头之后,那七个头仍然活着,需要把它的七个筋捻成棒,然后出现七条蜈蚣,只有当主人公把它们放进锅里烧时,同妖怪——盗窃者的斗争才算终结。在东乡人的故事中,“灵魂逃脱”细节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这个细节具有萨满教“决斗”的十分明显的特点,这种“决斗”是建立在彼此相互交换改变面貌的基础上,这种面貌具有避免迫害的外部灵魂[233,66-70]。焚烧被砍下的蛇头的细节大体上是各民族的故事的特征[245,202],在汉族和东干族的异文中,把妖怪的身体切成数块,这是同一细节弱化的异文。

在11号故事中,证明主人公的真实性不是按照故事诗学的一般常规进行的,亦即不是在主人公返回被盗姑娘的父家之后,而是直接在战败的盗窃者的尸体旁——一系列情节变位的结果:假主人公逃

跑,特别是取消了他对公主的要求,因此就落下了一系列可作为这种情节类型之特征的细节:主人公在冥界历险,他被从那里救出等等。在11号故事中,结尾有点非同寻常,它又在12号故事中再现,这说明了它的非偶然性。同时,在我们所研究的异文(汉族的和其他民族的)中,无一没有下面这样如此非同寻常的细节:把假主人公埋入地下到脖颈,又借口平整道路把他的头砍掉。同时,笔者曾不止一次地从中亚东干人那里听说“路不平,庞仁儿(庞文)平之,”这证明带有这种结尾的故事的通俗性。用捆在野马尾巴上的方法来处死后娘也不是远东各民族故事的特征。

第二种东干异文12号故事正是该情节极为典型的,可以说是“完美的”改进:主人公砍柴(比较11号故事),击向旋风(比较11号故事),前面是抛扁担(见11号故事的分析,其中引了这个细节的各种异文),一只小花鞋落到他的脚前(参见11号故事),皇帝命令张贴女儿失踪的皇榜,主人公揭了皇榜(比较浙江、江苏、内蒙古的汉族异文;同时,这个细节显然跟中世纪中国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它在别的民族——东乡、青海藏族、奥罗克、哈卡斯的异文中是没有的)。但是主人公把被盗的姑娘送到父亲身边,并同他交谈(同时呈交小花鞋,或者,如在库页岛的奥罗克族的异文中,没有它),除了边远的哈卡斯的异文以外,在其他所有的异文中都有。诚然,在浙江的异文中,代替真主人公到姑娘的父亲面前的是他的义弟——假主人公。我们上面已经谈到率兵出发。把主人公下放入山洞(地下),这个细节在11号故事中没有,但却是这类故事之特征性的细节,在汉人的、青海藏族人的、东乡人的、奥罗克人和哈卡斯人的异文中都有。这种下放象征着主人公降入地下的、下面的世界,显然,实际上是降入冥国。

东干故事(12号)的主人公看到蛇的一个头被打碎,这是主人公抛出的扁担所伤害的结果。这个细节在这类故事中是常有的,但是,在这里很明显是偶然没有提到伤口滴血的痕迹,按照血,正如前面所谈过的,主人公应该找到妖怪的住所。12号东干故事的女主人公警

告庞文,只有用他自己的剑才能杀死蛇,这个细节是这种情节一类异文的特征(来自内蒙汉族的、东乡族的、奥罗克族的异文)。那种姑娘也参加“战斗”,斩掉了蛇——变兽妖的尾巴的细节,是该种异文所独有。同时,这种反复砍断蛇的身体,显然与上面的那种拆卸的观念相符合,那就是为了完全消灭盗窃者,必须把他剁成数块。按照情节发展的逻辑消灭掉变兽妖一盗窃者以后,被救的女主人公应当给予自己的拯救者某种信物,这种物品后来提出作为主人公真实性的标记,假主人公自然不能提出它(例如在11号故事中他甚至不知道皇姑娘问怎样的戒指子)。在12号故事中,皇姑娘提议把自己的手镯折成两半,以便后来在上面(在地上)将两半放在一起作为真正主人公的证据(在内蒙的汉人异文中,在江苏的异文中有类似细节:姑娘把金簪子折断)。折断某种通常与妆饰有关的东西——具有今后见证作用的手镯、簪子、镜子,这在几乎中世纪早期的中国文学中就有了,例如,在6世纪,关于乐昌公主的传说,她把镜子的一半给了自己的丈夫,后来,就根据这一半镜子与之相认。在《神异经》(5-6世纪)中,引有下列传说。夫妻分离时把一面镜子折成两半,每人各执一半。后来,当妻子又嫁给另一个男人的时候,她的那一半镜子就变成为一只喜鹊飞到那个妇人原来的丈夫身边。从此就有了一种习俗,在制造镜子的时候,在背面绘上一只喜鹊。一般为了日后相对证而把一件物品断为两部分,这在中国有生活基础。众所周知,早在不太久之前,派出执行任务,例如到军队去,就要出示一种断裂的专门信物。信物的一半交给派出者的手中,另一半则被送往指定地。在新任命者到达后,把两半合在一起,确认信物的真实性,也确认到达者的权能。在12号故事和在内蒙古汉人故事中,为了日后的联系而折断一个手镯,也就是一件圆形物品(在古代中国,镜子也同样只是圆的),这不是偶然的。圆和相应的圆形物品永远是团结、团圆、家庭幸福的象征(比较一下东干和汉人的团结一词)。“圆满”——这是标志着早先离散的夫妇和其他亲人复又团聚的某种历史之幸福结局的说法。

升到地表面,这也是该情节所有异文的主要情节进程。正如研究史诗和故事中之一主题的 C. 涅克留多夫所指出的,“与通往那里——通往冥国的易行之途”不同,“盗窃者的道路是相反的,总是很难进入这个世界”[234,21]。表面上,这表现为做主人公同伴并非本意,这个同伴救出了业已被主人公解救的姑娘,也救了他自己。在各种不同的故事文本中,我们发现了实现该思想的各种不同的方法:1. 同伴(同伴们)简直不想拉出主人公并填平下界的出口(江苏和内蒙的汉族异文,匈牙利的异文,没有填出口)——我们也在关于庞文的东干人的异文中发现了这种类型;2. 主人公的同伴佯装扯断绳索,把绳头直放到洞穴中(浙江的汉人异文,东乡人的异文);3. 绳索或代替它的吊起的升起物被切割、砍断或掉到下面(关于三个王国的俄罗斯故事[126,128],或鄂罗克异文,其中砍断了放入地穴中由两半——上半和下半组成的特殊房子)。

在所分析的东干故事中,主人公们好像早就预先知道他们升上地表面时所形成的那种情况。被拯救的皇姑娘直接对主人公说:如果我第一个上去,那么就再也没有绳子放下来了。但是主人公故意这样做,叫她先上去。类似的情况,即使是采取了模糊的形式(姑娘没有表明为什么主人公第一个上去),在东干和鄂罗克的异文中有。只有在哈卡斯的故事中,抢先的主人公第一个上到地表并和他的兄弟们没有发生任何冲突。

东干故事的主人公一个人留在了冥界,他还在那里找到了一个显然被凶恶的妖人所囚禁的同伴。庞文听到了哼叫声,并且找到了一个压在石板下面的青年,原来是龙王之子。在汉族的异文(江苏的,浙江的)中,主人公看到了一条鱼(泥鳅,鲤鱼)钉在墙上;在内蒙古汉族异文中,主人公看到一条小白龙被铁索锁在柱子上;在青海藏族的异文中,主人公看到了一只折臂的龙在卧着。在内蒙的异文中,在与东干相近的许多异文中,也谈到石板,主人公必须移开石板,在石板下面的石匣中有一本天书,借助阅读它(大概,是其中的咒语或祷词),脱掉龙身上的铁索。

其次,在东干的异文(12号)中,也像在所有汉族的异文中以及青海藏族异文中一样,行动是按照我们在上面分析(1、6号故事的分析)的情节图式展开的:主人公被他所成功拯救的龙王之子请到龙宫,按照龙子的提醒,向龙王要一件魔法物(在我们的异文中是一面小鼓),它是龙女的化身。但是,按照该情节类型(“拯救被盗公主”)的发展规律,主人公最终应当娶他所救的姑娘,在龙宫获得并含有“龙女的魔法物的细节没有完全实现:没有与龙女结婚,魔法物也消失了”(在内蒙的汉族故事中也同样)。有趣的是,在东干的异文中相反,没有前一部分,而这部分好像是故事的主要细节完全没有提到拯救公主,而主人公一下子就娶了龙女。

必须指出,在多数民族中,这个情节(AaTh301)在其最后部分的发展有些别样:主人公通常拯救(从蛇那里)某种猛禽的雏鸟^①,作为感谢,鸟把他送到地面上,但是要求他,它在途中当带着的肉没有抓住时,他要喂它肉吃,主人公就把自己的一块股肉(肘肉等等)给了鸟吃,于是他就脱身到了地面上。此后,鸟就吐出了它所吃的主人公身上的那块肉,而主人公就神奇地长了起来。这类结尾是极为稳固的,在甘肃的东乡故事中,在土耳其的异文[155,72号]中,在俄罗斯的故事[126,128号]中,在匈牙利的故事[128,87-88]中(其中喂了鸟一只手和一只脚),都有这类结尾。在个别民族的异文中,加入到这种情节进程结构中的个别细节可能脱落或变形,但是整个图式是极为稳固的。在奥罗克文本中,例如,主人公解救了一个吊在树上的孩子(比较一下匈牙利故事中死在鸟巢中的小秃鹫),作为奖赏,被救孩子的双亲给了主人公一个双头鸟形木偶(?),它不用任何饲养就把主人公带到地面上。

可以设想,在东干人中,也正像(例如)在青海藏族人中一样,由于汉人及一些相邻民族中的那种与把龙崇拜为水和海之主有关的神

① 在这里发现了神奇故事基本对立之一的表现:蛇(冥界的象征)——鸟上界(天)与人类世界的象征及其永恒的对抗。

话观念的影响,该类故事的发展,沿着这些民族民间文学较为惯用的那种与之融为一体的情节图式来进行,诚然,故事有某些不可想象(或非特征性)的复杂性:主人公一下子与两个姑娘结婚:所解救的姑娘和在龙宫中以魔法获得的姑娘。

12号故事中情节的进一步发展不全是千篇一律的。从海中回到陆地上以后,主人公最终到达一座城市,并在一座旅店里停下,在这里碰见了那个设法夺去他的魔法小鼓的假主人公。我们只是在内蒙的汉族异文中发现了与此十分类似的情节,其中主人公从水底出来以后,也是来到了旅店中,但是在那里遇见了某个不知名的刽子手,这个刽子手设法夺去他那魔法葫芦。

在11号东干异文中,我们发现了某种重复的细节(主人公与两个不同的怪物的两次战斗),在12号故事中好像也有重复:某天已经被假主人公抛入地下的主人公,又被假主人公投进到是同样相似的地下世界,但是在较为生活性的情景中。推入井中,小鼓向君主抱怨,从井中拖出主人公:所有这些,显然属于该故事讲述人的异文,但是,不是讲述者自己编作出来的,而是他们早先从老人们——陕西的东干人那里听来的。通过把手镯的两半合在一起来证明主人公是同一个人,这是所有异文必要的特征。在这些异文中,女主人公给予拯救者某种物品或它的一部分作为证明他的真实身份的证据。8号的结尾正如已经谈过的,重复了7号的情景。诚然,对假角色的死刑有时以另外的处罚形式来代替。例如,在内蒙的异文中,对假主人公及其妻子只是拉长鼻子到两尺,而眼睛则被扩大到头顶。(拉长鼻子,这是常在汉族故事中遇到的惩罚,诚然,这是另一种情节类型的故事:《偷听野兽谈话》。)

13号

《张天有》原稿是M·哈萨诺夫于1959年在绍尔丘拜(新渠)村从希麦耶夫·尤努斯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东干文本发表[22,99-114]。类似的异文《知不道》也是他于1964年从加罗夫·

巴吉那里记录下来的。还有一篇东干异文名为《三兄弟》，是 A·A·龙果夫于 30 年代在中亚东干人中记录下来的[149,27-31]；艾伯华等索引——无。Aa Th532(《我不知道》)。

按照阿尔涅—汤普逊索引，这个情节在一系列欧洲民族中是广泛闻名的：在亚洲，它也出现在印度、土耳其。在这方面，我们还能补充哈萨克的(《不知道的人》)[132,49-56]和土库曼的(《沙赫扎杰和他的马驹》)[141,48号]异文，还有来自欧洲异文的摩尔达维亚的异文(《伊鄂奴·莫尔达文》)[133,25-37]。

东干的异文包含有阿尔涅—汤普逊索引中所指出的全部基本情节进程。根据该图式也可以推想，故事的事件是从后娘的出现开始的，这个后娘引来了情人，他建议如何折磨前妻的儿子(ThMot S. 31)。类似的开端，我们在哈萨克人、土库曼人、土耳其人的说法(6, bBo 247号)中，在这类的一个俄罗斯故事[126,295号]中发现。但是，在这个俄罗斯故事中，最初，代替后娘出现的，显然是孩子的母亲。在土库曼和俄罗斯的异文中没有提到情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后娘想伤害前妻的儿子而没有说明动机的原因。在土耳其的说法中，土耳其王的妻子同宰相恋爱。在东干的异文中，情人——喇嘛，也就是信奉回教的东干人敌对宗教的代表，或许由此他也就具有了否定的色彩。在东干故事中，喇嘛的形象是极少见的(还见 26 号故事)，所以这种事实应当能证明这种故事是从信奉喇嘛教的相邻民族(裕固、蒙古等等)那里传播来的。在中国汉族人和日本人的故事中缺乏这种情节，很明显，同样应当说这对它不是源于远东的推断有利。

后娘用来企图害死前妻的儿子的手段，在所有的异文中是各种各样的，但是主要的是把下了毒的食物让青年吃(哈萨克的、土库曼的异文)；在俄罗斯的故事[126,296]中也提到魔法衬衣，主人公穿了它以后就会死。在各种不同民族异文中的所有三种场合，神马向主人公预告死的危险(ThMot B. 401)。在所有这些异文中，当没有能害死前妻的儿子的时候，后娘按照情人(或在俄罗斯和土库曼的说法中的巫师)的意见装病，要那个帮助主人公的马的心(哈萨克异文是肉，

土库曼异文是舌头,俄罗斯异文是胆汁)。马又警告孩子,在东干的故事中,父亲把儿子送到一位教师那里,教师没有让孩子走,孩子听到了自己宠物的嘶叫声,他第三次刚刚把教师从脚下摔倒就跑掉了。在土库曼的说法里也有完全类似的情况:土耳其王的儿子到老师那里去(显然是学习),老师没有放他走,青年人就用木板打老师的头,又跑到马那里去。主人公请求允许他一次从上面骑到自己的宠物上去并且消失不见了(哈萨克、土库曼、土耳其、俄罗斯的异文,同时,土库曼和土耳其的异文,显然保留得不好,就这样结束)。

来到新地点以后,张天有从马驹的鬃中揪了几根细毛以后就把它放走了,因为他按照马驹的意见,只要燃着它的一根细毛,它就真地出现在自己主人的面前^①(同样发生在哈萨克和俄罗斯的异文中),在摩尔达维亚的异文中,主人公为此摇铃。

东干故事的下列情节进程跟主人公从事皇家园丁的工作有关——这是这类故事最经常见到的细节(ThMot K. 1816. 1)(见哈萨克、俄罗斯的异文 126,296 号,以及 126,295 号,其中主人公被派到花园中去代替稻草人吓鸟,罗马尼亚的(《金卷发的法特——伏尔莫斯》[157,10]),和只是在大大改变了的摩尔达维亚的异文中,国王派主人公去养鹅,而在格林弟兄的《铁人汉斯》(136 号)中,同样是该情节的异文——孩子到厨房去;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主人公在宫廷中都是任低级职位)。

其次,金发青年在东干故事中就已经开始扮演角色。一般金发在故事中通常是把主人公同太阳联系在一起。普罗普认为,“金色是另一个世界的印记”[245,264]。但是,金发作为故事角色的表征,这不是远东民间文学的特征,但却出现在中亚的故事中(西藏的故事,其中金发直接与太阳有关;卡尔梅克(卫拉特)故事,其中铜色头发的女主人公——显然类似金发——很明显她通过自己的头发与

^① 在 A·龙果夫记录的异文中,主人公从某个老人那里获得了三根羽毛(白的,黑的和黄的),他轮流燃烧它们,于是就获得了相应毛色的马。

某个特殊的王国相联系^①，在她的头发中也有她的魔法邪恶力[134, 78-90]。在东干故事中，金发好像赋予了主人公一种再生力。在我们所研究的情节的欧洲异文中了解到，青年的头发在浸入魔水中（在神秘森林人铁人汉斯的井中，这是在格林弟兄的故事中；或在仙女卧室的浴盆中，这是在罗马尼亚的异文中）以后，就变成金色的了。在阿法纳西耶夫俄罗斯民间故事集子中俄罗斯异文三个之一[296号]中，也模糊地提到，“主人公双肩披散着黄金”[126, II, 413]，但是其他的俄罗斯的异文以及哈萨克的异文证明，这种细节也可能脱落了，在阿尔涅—汤普逊的索引中也没有对这个细节的指示。在东干的故事中，主人公按照园丁的建议用一种特殊的“圆锥形帽”把自己的金发遮盖住。（在原稿中，秃壳壳儿，“秃”——“秃头的”，“壳壳儿”——字面的意思是“甲壳”），这种帽是用羊胃制成的。^② 在主人公是金发的所有民族异文中，主人公或者用牛皮囊遮盖（罗马尼亚的异文和俄罗斯故事——126, 571号；295号），或者隐藏在圆锥形帽下（《铁人汉斯》）。在某些民族异文中，例如摩尔达维亚的异文中，没有提到主人公的金发，仍然保留有遮盖主人公之头的细节（伊鄂奴·莫尔达文过于漂亮，因此马劝他用牛皮把脸遮起来）。在阿尔涅—汤普逊的索引中，直接指出主人公换穿穷人的衣服（ThMot K. 1816），就是这样发生的，例如，在哈萨克的故事中，青年——汗的儿子改换了牧人的衣服。B·普罗普在指出这种姿态与主人公的“不知的未来事件”之间的联系时推想道，“犹豫不决的求婚或遮盖着头发的求婚者的细节”在起源上跟成年人的仪式有关[245, 122]。在同一故事中，主人公的秃头一下子就把他转入了最初轻视的、特别低级的一类角色。

但是，皇帝的小女儿有一天在青年没戴帽子沐浴时看到并钟情

① 在远东和中亚的各民族中，居民都只有黑发，在他们的观念中，金色的头发应当比欧洲人的头发黄得还厉害。

② 其他东干说法的主人公也这样做——《三兄弟》，其中《小弟弟头上戴着羊胃的帽子》，因此，全部叫他“秃头”[149, 27]，当他脱下帽子时，“他的一半头发立刻变为金色，而另一半变为银色[149, 31]。”

于他。在哈萨克的说法中,汗的小女儿同样是在主人公在池塘中洗澡时看到并爱上了他(金发在那早被掩盖的细节),然而在罗马尼亚和德国的故事中,以及在东干的异文中,皇帝的女儿正是在看到了主人公的金发之后才爱上了他(比较一下弱化了的形式 126,296 号,在摩尔达维亚的异文中,姑娘是在青年没有鬃发遮盖着脸时看到了他)。可以设想,在这些故事中,主人公的金发不只是看作青年跟另一个(神奇的?)世界的联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在不怎么深刻的语义水平上,看作是主人公属于皇族的标记。

东干故事下列情节进程跟把三个不同成熟程度的西瓜赠送给皇女的细节有关。这个细节虽然在阿尔涅—汤普逊的索引中没有指出,但也是该类故事的特征。它存在于罗马尼亚的、哈萨克的(甜瓜代替了西瓜)、俄罗斯的(126,296 号——苹果代替了西瓜或甜瓜)故事中。所有这些异文中,同样阐明了一种暗示:过熟的果实——预示长公主,这意味着,她早就该出嫁,——一半烂掉了等等,对于二公主来说,意味着正是她出嫁的时期;鲜艳的(或还绿色的,如在俄罗斯的故事中),对于小公主来说,她的结婚时期来到了。在东干故事中,把结婚的时期跟成熟的西瓜相比拟,可能与相应的远东的象征意义有关。例如在中国有瓜期的说法,瓜期意味着恋爱约会期,性结合期(236, I, 111)。

明白了暗示之后,皇帝决定出嫁自己的女儿,为此,公主们应当登上“彩楼”,把绣球抛给自己选中的人。在哈萨克的故事中,汗让女儿们登到寺院的塔上,并把苹果抛向求婚者;在摩尔达维亚的异文及 1956 年在罗马尼亚西南部记录的罗马尼亚异文之一[161, II, 351]中,女主人公从阳台上把苹果抛给自己的求婚者^①;在另一罗马尼亚异文中,皇帝命令在庭院中建立大门,并吩咐求婚者们一个个通过大门,也像在其他的异文中一样,公主把苹果抛给她看中的青年

^① 关于该情节的罗马尼亚和摩尔达维亚说法是 B·M·加嘹克提供的,在此表示感谢。

[157,13]。在德国故事《铁人汉斯》中,也保留着这个细节的弱化和改变了的形式,其中,国王让女儿抛金苹果,希望神奇的陌生人出现在庭院接到它。在俄罗斯的故事中(根据阿法纳西耶夫的故事集判断),这个细节一般是没有的。

不难指出哈萨克异文的加工造作性(姑娘们选择阳台),罗马尼亚故事的某些奇怪性,其中为求婚者们建造特殊的门。在东干故事中,女主人公处在特殊的“花楼”上(或彩楼上),从那里向青年抛绣球^①。自然会问:现实民族习俗需要这种描写吗?这种描写不是偶然的。它可能引用其他东干故事来证明,例如引用中亚东干人极为流行的薛平贵的故事[14,213]。L·孟列夫[230]和顾颉刚[165,111-120]的研究证明了类似的情节进程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特别是在戏剧中,在弹词中具有广泛性。研究家们在王实甫的戏剧《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中发现了最早的这类说法,妙龄女郎通过从专门的塔楼上抛绣球来选择未婚夫。剧本中讲述富人刘忠实令人为女儿建造一座彩楼,让女儿把彩球抛给她看中的那个人,让这个人成为他自己的女婿。女儿把球抛给了一个穷书生吕蒙正,不满意的父亲力图破坏这种婚姻,但是姑娘固执己见。父亲把女儿和她的未婚夫赶了出去,他们就住进了一座旧窑里而成了夫妻。后来吕蒙正考中了第一名,获得了很高的职位和称号。

在13-14世纪的其他戏剧中也描写了类似的情景。孟列夫在这方面指出了同一个王实甫的《西厢记》,无名氏的剧本《梧桐叶》和《曲江池》,顾颉刚没有提到这些作品,也同样引用了关汉卿的戏剧《山神庙裴度还带》。这一切都证明在13-14世纪的戏剧中这一细节的极端普遍性。同时不难指出,在所有这些剧本中,事件实际上是按照它的两种异文中的同一模式发展的:主人公贫穷,岳父把他同女儿一起赶了出去,他们生活在窑洞里,后来主人公去赶考考取了第一

^① 在A·龙果夫记录的说法中,这个细节显然是改变了:那里说,国王命令建造三层塔,并同意把自己的女儿给予那个骑马越过这座塔的人做妻子。

名,获得高位,取得了状元的荣誉称号(异文,例如在关于吕蒙正的剧本中所描写的^①异文,当时绣球抛给了一个已经获得了状元称号的青年)。孟列夫认为,在所有这些作品中,所反映的是真实的中世纪仪式。顾颉刚发表的意见有些谨慎,他认为,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在中世纪的中国存在这种习俗。值得注意的是,把《宋史》中的真实的吕蒙王传跟王实甫的剧本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剧本与其实际的生活情况相去极远:按照史书,例如,吕蒙正不是跟未婚妻,而是跟母亲一起被赶出家门的,因为他的父亲不爱他的母亲,他是跟母亲住进了旧窑里[172,185]。剧本所写,显然符合一种艺术图式,而这种图式就是下面这种类型的故事,即皇帝或富人的女儿和穷青年结婚,他们二人被岳父家赶出。在这个剧本中,母亲换成了主人公的妻子,而情景与薛平贵故事中所写完全类似。

有一种奇异的设想,主人公借助绣球的选择而结婚,这是真实的,只是这一重要的事实在吕蒙正的官方传记中没有提到。把王实甫的《西厢记》同它的原本元稹的《莺莺传》相对照,也证明,带有彩楼和抛球的细节在其戏剧加工时也“进入”情节之中。同时,真实的民族学材料证明,该情节进程的个别成分是真实的。最初提到彩楼的出处,是在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平江当运河,结彩楼数丈,大合乐官妓舞于其上,缥缈若在云间。”[176,215]孟元老(12世纪)的《东京梦华录》中写首都开封城时说:“京都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里巷与妓馆列门首,侈靡相尚。”孟元老把这种习俗跟七月七日结合起来,也就是同中国人心中联想起牛郎和织女相会的节日结合了起来,也就是同爱情约会结合了起来(参见上面所说葫芦及其成熟期的象征意义)。在唐李中的诗作“七夕”(见175, VIII, 1104)^②中,也把建彩楼同这个日子联系了起来。对我们来说,最

① 关于薛平贵的旧剧本中,主人公变成了邻国国王的女婿,这种旧剧本诚然是某些例外。

② 在关于薛平贵晚期的剧本中有引起注意的细节,诚然,是在二月二日,也就是称作“龙抬头”的节日。

重要的是明沈受先《三元记·招婿》中说：“你可吩咐直日匠人，搭起彩楼，请小姐上楼看迎状元，你可将丝鞭递与他。”

我们不能确知宋代的“彩楼”是什么样子，但是，孟列夫在晚清的年画上发现了对它的描绘，他写道：“彩台的外观可以根据中国年画来想象，画中常常遇有花台的情节。在缠有彩带的四根柱子上，建起一个比人略高的台，一个姑娘手中捧着一个彩球登上此台。在那些柱子的台上面加有盖顶，台子本身有雕刻的栏杆围着。”晚近的年画未必保留了宋代彩楼的确切形式。众所周知，中国年画同戏剧情节有密切联系。合乎逻辑地推想，在板画中对彩台的描绘反映了通过它在舞台上的表现所领悟到的某些真实性。上面引的明代沈受先的话证明其上代彩楼与招婿的风俗确实存在。

所分析的情景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姑娘把绣球抛给她合意的青年，这同样是在民族学上著名的习俗。根据顾颉刚的证言，他提出在中国南方及邻近国家的许多民族中都有。宋代的著作者周去非和诗人、旅行家范成大(1126 - 1193)记述了适合于交趾(北越)的相反的习俗：青年在歌唱和玩耍时抛出某种好像小球(彩带结?)的东西来选择未婚妻，显然，这种小球是用各种彩绦或彩线制成的。在保留较古习俗的各民族中，特别是在贵州的苗族和云南的傣族中^①，至今仍保留着这种习俗：姑娘选择未婚夫是向他抛绣球或装满棉絮或香草的刺绣包。根据17世纪陆兹云的见证，苗族姑娘们在春天月下跳婚舞的时候，“拿着竹编的小笼，笼外覆盖着轻柔的丝线，于是就成了一个彩绣球”。[227, II, 83]。一般这类选择未婚妻的形式，同向她抛圆形的东西有联系，显然，这种形式曾在古代许多民族中流行。例如，早在19世纪末，在乌克兰的某些地区有下面的习俗：“在每年的神显日，青年和姑娘——新娘们聚集在广场上。每个青年选中姑娘以后就向她抛雪(显然是雪球——笔者)。”[227, II, 89]

① 在居住在越南的其他傣人族群中，发现有类似在交趾(北越)流行的习俗，在那里，青年选择未婚妻也是向她抛球[见227, II, 123]。

但是,在汉族人中,也像在东干人中一样,这类习俗没有证明,只找到了沈受先递丝鞭的记载。然而,如上面所指出的,汉族人可以根据 11-12 世纪出现的对南方近邻习俗的记录而知道它。

我们上面谈到戏剧中在这种选择新郎的仪式和青年在考试中获得最高的状元称号之间存在有一定的联系。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引用了清人金檀所引《宋状元录》中有趣的片断,其中说道,考试结果公布以后,获得状元称号的青年身穿绿袍,手拿丝鞭,骑在马上沿着首都大街疾驰。同时“豪家、贵邸竞列彩幕纵观。其有少年未有室家者,亦往往于此择婿”。^① [165,120]。在这些记述中没有谈到抛球仪式,但是提到了某种“彩幕”,我们没有找到关于它的记述,很明显,所选的是新郎而不是新娘。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那种情节进程的所有三种必要成分是汉人(和东干人)在中世纪作为现实的情景所熟知的,但是,把它们集合到一起最可能不是真正的现实,而是虚构的艺术的(文学——民间文学的)假想现实,显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在当时学者们的无数历史和文学的生活记录中发现任何一次提到抛各色球来结婚的原因。顾颉刚发现了唯一的例外,是 14 世纪诗人高启的诗,其中有宋代(10-13 世纪)带彩台的结婚仪式,这多是受到了文学和民间文学传统的影响。

在东干故事中,张天有为了穿过众求婚者挤近彩楼,不得不涂上污泥。类似的情景在关于薛平贵的东干故事中有(在 X. 尤苏罗夫加工的异文[16a,214]中,主人公涂上污物),在其他民族的异文中,缺乏类似细节,但是,在苗族故事的类似情景中有它。

东干故事中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完全符合作为该情节类型之特征的图式。在关于薛平贵的东干故事中也有类似的情景:“出身微贱”的主人公同他的妻子——国王的女儿被赶出宫廷,居住在简陋的茅屋里。后来,皇帝交给了另些驸马一种任务,他也跟着前往,没被认出,建立了功勋;这些功勋被那些驸马们攫为己有,但是后来,骗局被

^①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 1963 年版,120 页。——译者注。

揭穿,驸马们受到了惩罚,而主人公获得奖赏。在这个图式中,通常只是在功绩的安排上有一定变化。在东干故事中,国王首先打发驸马们去打猎,因为他想吃野兽肉。张天有同样请求给他马、宝剑和枪,但得到的是怠惰的瘦马、消瘦的走狗和钝剑。在最近似东干异文的哈萨克说法中,主人公得到的是最劣的马和最坏的枪。在摩尔达维亚、罗马尼亚和德国故事的情节说法中,小驸马得到的是老母马,只有在哈萨克的异文中也像东干的异文一样,主人公们被派去打猎。在哈萨克和东干的故事中正是这样,没被认出的“出身微贱的”驸马把自己的猎物给了大驸马,自己留下了内脏,但是皇帝很满意,感到这内脏比肉还香。但是,把畜粪放进盛内脏的碗中(这畜粪确实着重指出了小公主及其丈夫马厩旁的住所不适于居住)的细节,一个说法中也没有,虽然在哈萨克的异文中,汗让小女儿和她的丈夫住在驴厩内。

应当特别谈谈主人公对其敌对者——大公主和二公主的丈夫所加的标记。主人公在把猎物给予驸马们的同时,就在他们的肩上标上标记。在进一步完成了战场上的功绩之后,没被认出的张天有在驸马们的双臂上依次标上了标记。在哈萨克的异文中,主人公同样在汗的大女儿和二女儿的丈夫们的背上标上标记。可以设想,在这些细节的背后,同样有存在于许多民族中的现实的古代标记习俗。有趣的是,在这一情节的许多欧洲说法中(俄罗斯的、德国的),没有提到任何主人公敌对者的标记,但是在罗马尼亚的异文中有它^①,而在摩尔达维亚的异文中,好像有这一细节的迹象:主人公每一次都给予敌对者以侮辱。为什么这变得不十分明显,但是,同东方异文的比较表明,在这里,侮辱代替了标记。这种标记例如在旧中国是极为普遍的。在那里,奴隶的标记打在额上,犯人的标记标在臂上:张天有正是这样给两个驸马以及国君的妾们打标记,这些妾们与国君同床,

^① 有趣的是,在罗马尼亚的异文中,直接讲述着把驸马们当成奴隶[157,15]。在那里,标记打在背上,也像在东干的异文中(在最初的场合)和在哈萨克的异文中一样。在那里,在故事的结尾,主人公向汗请他的驸马们,因为“他们两人的背上有氏族的标记?”

在臂上打上红色标[236, I, 264]。

没被认出的主人公完成战斗功绩是该故事情节的必要部分(只是在显然不完整的哈萨克说法中缺乏它)。在各民族的异文中,战斗的理由通常是相同的:敌方的国王要求把已嫁的公主们给他。应当指出,也像在东干说法中一样,某位没被任何人认出的勇士战胜了。应当指出,在东干的说法中保留着一个显然古老的细节,那就是主人公同九头妖的战斗,这九头妖在砍掉头的地方常常又生出新的头来。这个细节在世界民间文学中很普遍,但却不是远东故事的特征。参看上面对同多头蛇战斗的分析[11号-12号]。在这里也必须指出一种不是远东故事特征的观念,那就是关于灵魂处在鸡蛋(蛋黄)中的观念,这鸡蛋也隐藏在一片玉中,这玉处在石头里,石头躺在一只匣子里,小匣子存放在树顶上。在这种场合谈到所谓“外部灵魂”,它在故事中是处在“物的中心,而这物是一个完全放入另一个之中”[233, 67]。但是,在我们的记述中也有某种非同寻常的东西。例如,在俄罗斯和其他民族的故事中,在类似的情况下说,挂在树上的小匣中,有一只某种鸟,鸟内有一只蛋,这反映了关于灵魂即能飞的鸟的古老观念。在东干的故事里,玉中发现蛋黄。显然玉是一种在中国受到崇敬的特殊石头,在这里提到不是偶然的。极有可能,在它后面有一种玉即“体现灵魂”之石的观念。由此我们想起了在死人口中放玉片的古代习俗[175, II, 865]。这种姿态的确切意义任何地方都没有解释,但是可以设想,玉在这种场合的意义像是某种接受灵魂的收容所,所以几乎在所有原始民族中都有关于灵魂的这种观念:人死后,灵魂通过口或鼻孔离去[268, II, 23];为了防止灵魂离去,就把口和鼻牢固地覆盖住。

除此之外,在这里,或许在很大的程度上《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可作为例证。他本身就是女娲补天后所剩玉片的世俗体现。这块石头好像是主人公外部灵魂的体现,石头的命运同样反映了宝玉的命运,难怪小说的初本一般称作《石头记》,或有时称作《金玉缘》。关于灵魂的观念,即灵魂是处在许多东西的中心,这些东西又是一个处

在另一个里。这种观念,整个说来,在东干故事中,由于这种说法的同一性,很可能是从外面借来的结果(甚至毫无例外,借自俄罗斯故事,这些故事是中亚的东干人从书本上知道的)。

东干异文的特点是它那对这类故事来说不同寻常的结尾。所有其他说法的结尾都是大驸马们受到侮辱(或严惩),主人公登上王位。在东干故事中则更进一步讲述张天有为自己的父亲报仇,讲述杀死后娘和她的情夫——喇嘛,讲述得到灵芝水和灵芝草,这些是治愈主人公的父亲被喇嘛弄瞎的眼睛所必需的。在东干说法的这些细节中,显然保留了某种最初的情节进程并对它重新加了工。例如,在罗马尼亚的异文中,也谈到了治愈盲目的药(红色山羊的奶),但不是为了主人公的父亲,而是为了主人公自己:与之相应,这个情节的地位也是另一个:它处在所有公主之丈夫的许多考验之中,同时,当然,只有“出身微贱的”小驸马能得到它。

上面所引与该情节另外民族说法相比较的东干异文的分析表明,我们在这里首先是研究对外借来情节的有益的加工。在远东的其他民族中缺乏这种情节,即把喇嘛作为反面角色——人物之一。这既不是汉族的、也不是东干族的故事所固有的:所有这一切,显然,应当确认该情节是从某些相邻近的民族那里借来的。但是可以设想,直接从哈萨克人那里借来,因为那个东干异文是从哈萨克斯坦境内记录下来的,但这未必正确,因为东干故事较全面地反映着一般的情节图式,在许多方面,例如,同摩尔达维亚、罗马尼亚的异文相符。同样,根据罗马尼亚民间文艺学家援引 K·克隆的意见,罗马尼亚的异文源自东方通过巴尔干半岛传来的故事[161,351]。在汤普逊的索引中,有印度、土耳其(即使不是近的),希腊以及许多西欧和东欧的异文。整个这个索引使人想到这个故事从印度的流传过程(显然,通过西藏和中亚):从印度传入中亚,传到近东,再从那里传入欧洲。只有借助这条传播路线才能说明这个情节在东干的原因。

同时,关于这一情节源于东方的假设,来自民间之书的有趣的俄罗斯异文可以证实[126,571号]。在这个《伊凡·巴图尔(勇士)一农

民之子》的故事中,主人公——涅兹纳依卡(不知者)来到(这对于俄罗斯故事来说不管怎样奇怪)“中国”皇帝那里,皇帝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叫杜阿子,中女儿叫西阿索,而小女儿……老塌(老大)。”公主们的奇怪名字,显然带有某些歪曲的中国成分,同时,它们的音译证明不是通过西欧的书面加工传入的,最可能是通过中亚或近东传入的。杜阿子名字中露出了一个词——杜奥子(可能,直说就是大子):“大儿子”:在中国的西北方言和东干语中,西阿索相应的是小子,亦即“小儿子”,虽然在俄语中,她也称作中女,而老塌——“老大”,仍然是大子的名称。同时,俄罗斯的异文保留着对中国故事来说可作为特征的主人公的命名方式,即单纯按在家中诞生的顺序,而不是按名字(是单纯按大的、中的、小的或大的、二的、三的等)。这一切都使人想到可能对中国民间故事的该种简陋民间的书的故事文本有某种现实影响,但是,在它里面,正如上面已经谈到过的,我们所研究的情节暂时还没有发现。

14 号

《后娘》的原稿是 M·哈萨诺夫于 1962 年在伏龙芝城从牛三·艾依沙那里记录下来的。艾伯华等索引无(比较 2, Eb32), AaTh 480 + [510A 或 514]。

这个东干故事是前述情节的独特异文,但是,这种情节与其说与《灰姑娘》类型的远东说法有联系,勿宁说与近东的——土耳其的异文、维吾尔的异文(《金鞋》)有联系;维吾尔异文记自哈萨克共和国阿拉木图[156, 320 - 331]^①或乌兹别克(《牧人之女》)。东干故事的开始部分是完全独创的。应当认为,出现在家中向云花乞求施舍而后又帮助女主人公的那个贫穷的老太婆,是一位仙婆婆,同样是角色之一,虽然最初穆斯林教的成分显然有力的(由此也就记起了穆斯林的祈祷——祝福)、永生的形象就令人想起道家的仙人。

^① 该故事新疆维吾尔族异文发表于《民间文学》(1957, 2 号)(丁乃通的分析)的说法相近。

故事的基本部分跟已经指出的突厥民族的说法极为相近：风吹走了云花的一缕线绳，她就跑去追它，跌入洞穴中到了仙婆婆那里；在维吾尔人的说法中，风吹走了姑娘纺织的棉花，她就跑去追它，也跌进洞穴到了白发老婆婆那里。乌兹别克说法中的女主人公跌进洞穴到了老巫婆那里（比较一下格林兄弟的《霍列老妇》类型的欧洲故事中的类似情景：纺车掉入井中，继女跳入井中落到女巫的王国——女统治者的王国）。可以设想，跌入洞穴或井中，这里象征跌入地下的来世，那里找到了女主人公死去的亲生母亲，她也帮助亲生的女儿，就像前述的母亲的灵魂体现于其中的乳牛的故事中所做的那样。

云花在仙婆婆家中所经历过的考验，在东干的异文中同维吾尔说法中相应的细节同样是极为相近的，只是后者远为细致地加了工。热爱劳动的云花的奖赏——金花（或许，在这里存在某种与东干金花故事的已经变暗了的联系，在这个故事中以金花称呼女主人公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与维吾尔说法中女主人公以获得金发形式的奖赏相符。

按照该情节发展的逻辑，亲生的女儿没能完成老婆婆交给她的工作，加之从老婆婆那里偷窃了金花，并把它藏在了袖子里；在维吾尔的说法中，假女主人公把一些小宝石藏进了袖子里。老太婆把胆囊贴到她额上，这与维吾尔故事里所生的疱疹完全相符（我们想起了在13号各种说法中作为秃子的头上生水泡或疱的主人公）。老女巫第二次降临同样是在两种说法中，既在维吾尔的说法中，也在东干的说法中；在老婆婆第二次降临时，女主人公继女从她那里得到了一个装有衣服、饰品和小金鞋的包袱。包袱的黄色，显然是包于其中的金物的标志。风（旋风）把女主人公吹进王公家里，在东干的说法里和在维吾尔的说法里都是这样。但是，东干故事中的情节发展得更加好一些，女主人公失掉小鞋之后没有跑回家，而是藏进了王宫旁的大空桶里。在这里主人寻找小鞋的细节缩短到极点，没有描述在较为完全的维吾尔说法中所有的试穿小鞋的细节事件进一步发展，在继女和王子结婚之后，在东干的异文中，事件的进一步发展，没有

按照带有像在另一种故事中或维吾尔说法中后娘的亲生女偷换妻子的情节公式来进行,而是较快地按照穆斯林宗教传奇的精神,不得不把故事的结尾和故事的开端结合在一起——王子不希望他的妻子把食物分给孤儿和寡妇,为此她受到了严酷的惩罚。在这里,与其说是按照神奇故事的精神,毋宁说是以那种神奇和传奇小说情节发展的观点来对倔强的王子丈夫进行修正(甜瓜变成被割下的流着血的头,在审判时又变成了甜瓜)。

对这个故事的全面对照分析证明,在东干民间文学中我们有《灰姑娘》的两种故事类型。其中之一另一个故事是按照远东异文的情节规则来发展的;另一种故事已经是该情节的另外一种近东的类型。同时,第二种故事是从原则上很好的女故事家牛三·艾沙那里记录下来的,她讲得十分简洁,她对情节进程讲述得有缺欠,直接口语很少,全部异文使人产生一种转述“他国”故事的印象。

15 号

《燕鸡儿》是 M·哈萨诺夫于 1972 年在伏龙芝城从特米尔哈捷耶娃·四姐儿那里记录下来的。甘肃异文。艾伯华的索引 24 - (《燕子的报恩》),丁乃通 480F,比较金荣华 747B。

这是远东在汉族人、朝鲜人、日本人中极为流行的情节[见 2, 227 - 228],但它在日本故事的类型索引中却没有记出。显然在朝鲜人中很受欢迎,在那里,根据这个情节创作出了关于信布和霍里布两兄弟的话本小说(17 - 18 世纪)。(关于故事本身见:[284])。

艾伯华列举了记自广东省南部地区这一情节的四篇汉族异文,又引用了 17 世纪创作于陕西省华阳的《华岳志》中的该母题的改作。我们还能够引出 50 年代在中国记录的这一故事的两篇异文,一篇在北方[163],另一篇在四川省(《两个西瓜子》)([112,32,37])。

我们的甘肃异文证实了该情节在中国西北的流传。应当指出,东干的甘肃异文较之产生于陕西的这一情节的书面文学改作更近于朝鲜故事的著名记录和改作。在陕西的书面文学改作中,燕子带给

自己救命恩人的不是南瓜子,而是四个珍贵的玉石环。使人得到丰足的南瓜的细节本身(ThMot D·1463.2.1),在远东的民间文学中是极为普遍的。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在许多关于访问冥界的情节中,主人公同样从南瓜(诚然,另外的品种——南瓜——葫芦)中获得丰裕和富足。在该类型故事具有全部相似点的同时,它们之中也发现了某些细节上的差别,例如四川的汉族异文就没有从蛇口中拯救燕子的细节,而这个细节在东干故事中有,在朝鲜故事中也有,其中主人公救助了因不会飞而坠落的雏鸟。在描述神奇的南瓜时也有不同:在东干异文中是三个南瓜(在朝鲜故事中是五个,而在四川故事中是一个西瓜),并且每个善良的弟兄都发现财富,而恶毒的弟兄都遇到“灾祸”。例如在四川的故事中,在恶毒而贪婪的兄弟的西瓜中出现了个白胡子老头,他大骂贪婪的兄弟并引火烧他的房子(这个结尾与东干异文相符)。

这类故事不止在远东而且也在其他远离太平洋的地区流行:例如,高加索阿布哈兹故事《寡妇帮燕子》,其中讲述着两个女邻人——一个善的和—一个恶的(艾伯华证明,在某些汉族的异文中,所讲的同样不是兄弟们而是邻人们[2,228]),寡妇在跌落的燕子那罩救出了雏鸟,喂养它,后来就获得了一粒南瓜子,也像在我们的异文中一样,从南瓜中落出了金子和银子;女邻人折断了小鸟的腿,获得了一粒南瓜种子,但是,从南瓜中爬出了一条铜红色的蛇(显然类似远东异文)并咬了恶女邻人[124,22-23]。也像东干的异文一样,阿布哈兹的异文完全建立在恶主人公未能成功地模仿着主人公行动的原则之上。

[附记]《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甘肃卷》291号也有《燕儿与陈家兄弟》这类型的故事,但不全相同。

16号

《义长带(和)义短》(《弟兄两个》)的原稿是M·哈萨诺夫于1959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绍尔丘拜(新渠)村从

希米耶娃·丛花那早记录下来的。2,艾伯华的索引——28;1,丁乃通 613;3 金荣华 613;AaTh 613;5. IK613,比较崔 T·465。

这个故事是世界流传的异文,在远东极为普及:在中国(艾伯华引出了 20 篇异文)、朝鲜、日本、蒙古(见日本池田广子的索引)和甘肃省东乡人中[《弟兄们》——262,73 - 78]。克木斯乾森早在 1916 年就研究过这一情节的传播,得出了它起源于东方的结论[273]。

与一般的方案不同,在东干的异文中,善的不是弟弟,相反,是哥哥。但这不是该甘肃异文所独有,因为艾伯华指出了浙江省的汉族异文中的类似现象。在 X·尤苏罗夫的东干异文中,哥哥同样是善的[《两兄弟》——16a,57 - 651],在东乡的故事中也有类似现象,其中的哥哥是继子。

这个故事的基本情节构成的细节——偷听动物的谈话——最初是在公元 5 世纪在《水经注》中形成的,其中引用了好像是秦文公治下二十七年(公元前 739 年)的传说。在这一年,秦文公派遣了四十人去砍伐一棵神奇的树,但是无论如何也砍不了它,砍伤树干,立刻就复原了。一个被派去的人砍伤了脚,蜷伏在树下。他听到了妖精们的谈话,从它们那里知道了怎样砍这棵树。他按照所听到的做了,树折断了,变成了水牛,消失在水中[170,3 卷,95]。这个传说曾在现代陕西省流传。奇怪的是,在 X·尤苏罗夫记录的东干故事《两兄弟》中,主人公偷听的不是野兽而正是妖精们(怪物)的谈话。在东干的故事中,野兽同时也就是妖精。

在 X·尤苏罗夫的集子的另一篇异文《两个猎人》[16a,77 - 81]中,主人公偷听了老虎、狼和猴子的谈话。其中的野兽们聚集在一座古庙里。在远东的异文中,庙常常是一切奇事发生的某种特殊地方。庙也在情节之许多中国(浙江的、湖南的、广东的)说法的类似情景中出现[见 2,41]。在某些文本中,也像在古代传说中一样,主人公不是在庙里,而是在树上或树下;也像在许多俄罗斯的异文中一样[见 126,121,122 号],在 X·尤苏罗夫的集子中的东干故事《两兄弟》中,被恶兄弟推进井中的善良的哥哥,正是在井中听到了

妖精们的谈话。

主人公偷听其谈话的那一组动物(或精灵)在各种异文中是不同的,这可能是老虎、猿猴等等[2,41-42]。在东干故事《两个猎人》中,野兽同样是三个:老虎、狐狸和猴子。我们的这个异文中,代替猴子——中亚东干故事十分少的角色——的是狐狸。在东干的故事中,这是狼、狐狸和兔,它们同时称为神仙。

在我们东干的异文中,主人公从野兽那里所知道的秘密,对于这类故事来说极为普遍,治愈生病姑娘的细节是特别流行的[2,42-5 浙江异文,1 江苏等等:两个尤苏罗夫的,以及东方的]。例如,在俄罗斯的异文中这种细节是经常的。在 X·尤苏罗夫的异文(《两个猎人》)[16a,80]中,按照粗绒衣来确定猴子;在东乡的异文中,主人公同样诊断脉搏。在所有三个东干异文中,疾病源自同妖怪的交往:在 X·尤苏罗夫的集子的故事中,青蛙妖(比较俄罗斯的异文,其中姑娘生病的原因同样和青蛙有关,虽然在俄罗斯故事中这里也发现了基督教化的成分——青蛙吃了姑娘预先准备的圣饼中的一块);在我们的异文中,一组折磨员外之女的妖精有些异常(一块巨大的白色石头,一个行人的血滴落到它上面之后它就成了精)。但是,重要的是在故事中指出了“老龄”:公鸡(三岁的),石头(显然是长久躺卧的)和白杨(老的),这符合东干人中的一种流行的观念:老的(特别是被遗忘的)东西或老的野兽能够成精——“凶恶的精灵”、“妖怪”。在东干故事中,折磨富人女儿的妖魔是狐狸精。

另一些使得能够寻得金和水的秘密,同样是这类故事所常有的。我们在 X·尤苏罗夫的集子中的《两兄弟》故事中以及——例如在俄罗斯的异文[见 126,120 号——主人公得到了水]中,发现了这些秘密。在东干的异文中,看到了在另一方面最为相近的情况。在各种异文中对恶弟兄的惩罚是不相同的,但多半是他企图偷听其谈话的那些野兽把他吃掉(6 篇浙江的异文、湖南的异文等等[2,43])。在《两个猎人》故事中,这个主人公同样被野兽们吃掉。在 X·尤苏罗夫的集子中的《两兄弟》里,妖精们用石头把他杀死;在东干的故

事中,野兽妖精们把他从井中拖出来,杀死他,然后把尸体抛进井里。

17 号

《使哈心带明心》(《庞统》)的原稿是 M·哈萨夫于 1959 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绍尔——丘拜(新渠)村从金里洛夫·苏娃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东干文本发表[见 22, 28 - 36]:艾伯华的索引——无;1,丁乃通 325, 3,金荣华 325;325A:比较 AaTh325, 5, Ik325。(《魔法师和他的徒弟》)。

这是一个独特的英雄故事,其基础是主人公们斗魔法,它跟善恶两兄弟的情节是相结合的。

应当指出在中国文学中广为人知的某些细节,例如,采用带有毁伤目的的角色形象,多半是应用于中国的巫师,几乎最初在文学中的这类文字记载我们是在《汉武故事》中发现的,其中巫师用针灸木削成的人像,目的是给人本身带来伤害。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我们也看到了关于变成战士的记载。在 14 世纪的平话中差不多是最初谈到这一点,这书即《“三国志”平话》,它描写了善于“撒豆成兵”的诸葛亮[249, 84]。在钱彩(17 世纪)的《说岳全传》中也描写了类似的情景。

有这样一个故事,将一个死妇人冒充一个重病的女人,后来就要求像狼害死的人一样为她赔偿损失。在关于狡猾的秃子的笑话中有与上述故事相似的情节。整个《善人和恶人》的故事完全是情节之原稿的加工改作。

18 号

《弟兄们》的原稿是 M·哈萨诺夫 1962 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绍尔——丘拜(新渠)村从希麦耶夫·古拜子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艾伯华的索引——无;1,丁乃通,325;金荣华,329;比较 AaTh 325 和 329(同公主斗法);7,崔,122,1。

这是关于学习巫术情节的另一种异文,但是,缺乏兄弟之间对抗

性的细节。情节没有很大的加工,某些细节——例如主人公轻易地从白胡子老人(显然是神仙)那里获得了能够变成战士的神豆,但是无论怎样也不去利用。弟兄在不同说法(苍鹰——大鹰)中的争论的细节,也像在不同说法中同公主的争论一样(在该异文中同样没有多大改进),属于极为古式的。两类争论,无论是在东干的还是在汉族的民间文学中原则上都很少见。

19 号

《白狐子》的原稿是李福清 1954 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绍尔——丘拜(新渠)村从札札佐夫·义德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2,艾伯华的索引无。1,丁乃通,315,315A; AaTh 315A《姐姐——食人鬼》;5,IK 315A。7,崔 315A。还有一个这一情节的东干异文,也是陕西异文,名称为《狼》,是 M·哈萨诺夫 1962 年在同一区相邻的卡拉库努孜(营盘)村从金里洛夫·苏娃那里记录的。X·尤苏罗夫记录和加工的第三篇东干异文就收在他的《东干故事》集子中(《勇敢的李森和具有她姐姐面貌的妖怪》[16a,30 - 361])。比较《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宁夏卷》《妖精妹子》故事。

这个故事是在阿尔涅—汤普逊的索引中所标出的情节之有趣的加工,但只是引用了印度异文。同时,这个情节在日本也流行:池田广子指出了 11 篇异文[5,80],主要是在最靠近大陆即靠近朝鲜的东南地区,这就能够使人想到可能传自大陆。池田广子同样指出存在有朝鲜和蒙古的异文[5,80]。加之除了东干的异文以外,我们还能够补充维吾尔的(《雅尔马乌兹》)[156,170 - 174],以及讲述某种另外的、比较接近东干的异文[204,43 - 44],和哈卡斯异文(《塔巴塔依》[89]),以及不知为什么汤普逊没有顾及到的俄罗斯异文(《巫女和太阳姐姐》)[126,93 号,1,136 - 138],因此,普罗普特意指出:“这是非常少有的故事。”[126,1,481]

一些东干的异文在基本情节格式方面彼此十分相近,并且显然属于同一种亚类,维吾尔的、印度的以及特别是日本的异文也是

这样。

我们的异文的开端(国王同妻子找到丢弃的姑娘,原来是一个吸血鬼)同哈萨克的说法相符,后者中人们同样找到了丢弃的姑娘。故事开端提到国王的七个儿子,这无论如何也同最远的故事不一般,后者的结果是国王只有一个儿子。可以设想,这位故事讲述者——小学教师——简单地采用了局部的故事定式,在中国西北各民族故事中所见到的七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例如,撒拉人的故事《阿古·卡拉子》:“很早很早的时候,有一个老头儿和老太婆,他们有七个儿子,只有一个女儿……”[261,10号,24页])。在两篇另外的东干异文中没有谈到丢弃的姑娘。在各种不同的异文中,吸血鬼姑娘具有各种不同的面貌:在我们的这篇异文中,也像在朝鲜的异文中一样,她是狐妖;在X·尤苏罗夫的异文中,是一个浑身毛的妖怪——恶魔;在M·哈萨诺夫记录的文本中,是母狼;在日本的故事中,是蛇或女巨人;在哈卡斯故事中,是林妖——令人想起妖怪的食人者契尔比甘;在维吾尔故事中,是女食人妖雅尔马乌兹。相应地,在我们这篇异文中,妹妹害死马;在两篇另外的东干异文和一篇维吾尔异文中,是一只绵羊,显然,这与双亲的特殊地位有关(在我们的异文中,也像在印度和俄罗斯的异文中一样,他们是国王和王后);在另外一些异文中,是有些绵羊的一些普通人。

在所有东干的异文中,儿子埋伏起来等待姐妹,使她受了伤,并向双亲报告了一切。姐妹向他作了保留条件的声明,虽然在X·尤苏罗夫的异文中有点另外的方式,他企图从姐妹那里夺取珍宝。

挖掘主人公落入其中的井一陷阱,只是在我们这篇异文中有,显然,这与井在故事中的一般作用有关:通常是把主人公抛进其中。

有点奇怪的是只指出井的深度为三尺。最可能设想,故事讲述者是苏联的东干人,他不确切地知道旧中国的尺相当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中亚的东干人不用这种尺度。同时,根据故事的结尾(“一个有毒的爬虫消灭了,从三尺的地下挖了出来”)来判断,对故事讲述者来说,“三尺”是一般标志深度的某种公式。

在所有的异文中,儿子被赶出家门,同样在一篇维吾尔的异文中,在日本的异文中和在俄罗斯的故事中,早在食人鬼妹降生之前,主人公受到马夫的警告,自己逃跑了。

获得动物朋友同样是该情节的常见细节,虽然征集助手或许是各种各样的;在金里罗夫异文中,儿子天真地买小狗、小猫和小鹰,但是,小猫在故事中不起任何作用;在X·尤苏罗夫的异文中,主人公出门时,得到了马、猎狗和猎鹰;在维吾尔的异文中,他收容了三只小狗;在印度的和日本的异文中,动物们帮助主人公。只有在俄罗斯的故事中,代替它们行动的是神奇的角色:维尔托杜布(转动橡树的)和维尔托高尔(转动山的)。

我们故事的中心(按故事中的地位)细节——王子东奔西走,他在一个监管森林的采伐的小官那里工作:显然这应当属于讲故事者本身的解说,无论是在这一情节的其他东干异文中还是在外族的说法中都没有与它类似的现象。

主人公结婚,尔后又旅行返回故乡,这是该情节的固定成分(所有东干的和维吾尔的异文,以及印度的、日本的、俄罗斯的、哈卡斯的异文)。他到处寻找荒废的城市和乡村,完全的荒芜地和孤独鸣叫的吸血鬼妹。鬼妹起先企图替哥哥进屋,并给他一件乐器,让他演奏,而自己出去(在我们这篇异文中好像是给他烧沏茶水,在日本的异文中像在俄罗斯或印度的异文中一样,是磨牙)。在日本的异文中,鬼妹请求哥哥击鼓——这是她所需要的,因为借此可以确信他没有离去。在我们这篇异文中,在进行演奏时出现了两只黄鼠,并且警告主人公:食人妖要吃他。应当猜测,这两只黄鼠是他死去的双亲的灵魂在他面前显形(就该这样说,例如,在日本的异文中,双亲同样具有鼠的外貌)。在东干的故事中,鼠是黄色的,这显然与双亲——皇帝和皇后的特殊地位有关;在中国,他们应该正是穿着黄色衣服的。有趣的是,在俄罗斯的故事中,同样是小老鼠向主人公预告危险(而在维吾尔的故事中是家鼠)。但是,它们已经谁也无法解释。在X·尤苏罗夫的异文中,主人公顺便看了一眼屋中的大桶,从中看到了被

盐腌的人头：对这类故事来说，这是一个很少有的细节。

在所有各民族的异文中，主人公力图在树中躲过妖妹，但是她用自己的牙齿咬断了树干（印度的、日本的、三个东干的、哈卡斯的异文，在维吾尔的说法中，女吸血鬼从口中取出牙来用它砍树，只是在俄罗斯的故事中结尾有点异样）。两位神仙的出现（东干故事从道教中借来的形象），很明显，应当是我们这个异文的特点。例如，在X·尤苏罗夫记录的故事中，鹰想到躺进沙里并用沙迷住妖人的眼睛，然后把他杀死。我们全部译来的异文对情节做了有趣的加工，同时保留了对许多各民族说法来说可作为特征的细节。固定的共同情节格式，一系列固定的细节，使我们想到这一情节类型是一个来源。可以设想，也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它形成于印度，又从那里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可能通过西藏传到东干人、维吾尔人以及蒙古人、哈卡斯人、朝鲜人和日本人那里。它传入俄罗斯民间文学的途径不完全清楚，在中亚（除维吾尔人以外）的突厥族中，在高加索人和土耳其人中，它似乎没被发现。好像没有从汉族人那里的记录，这一情节传入朝鲜和更远传入日本的途径还不完全明了。这个问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20号

《蟒姑娘》的原稿是M·哈萨诺夫1970年在伏龙芝城从哈桑诺夫·阿合迈德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2，艾伯华的索引——112（《与精怪的关系》）。5，IK413C（《蛇妻》）。7，崔206。

这篇故事是远东最为流行的母题的改作。W·艾伯华引用了31篇中国汉族异文和1篇朝鲜异文。其中还可以补充他不久前记录的客家的异文[275, 242 - 243]，以及无数日本的异文（按池田广子的索引是42种说法）[5, 106 - 107]。

东干的异文完全符合W·艾伯华确定的该类型的共同情节格式（动物或物品通过血或从高龄老人那里获得具有人的面容的能力，人同他熟识了并且结了婚。只要知道他是妖精，就杀死或烧死

他)。东干故事同客家的异文十分相近,其中主人公也是个商人,他遇到了一个姑娘,并同她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后来一个和尚(比较我们这个故事仙人)告诉他这是个变成人的妖精,并给了这位商人两张符(比较一下东干故事中的带剑的匣子)。

其次,在客家的说法中,情节的发展有某些异样,因为女主人公不是蛇,而是一个女死人,因此,在一张符咒的作用下,她变成了一块“棺材板”,而第二张符又把她变成一个姑娘。当她准备看望双亲时,和尚建议商人让她先进屋,然后把符贴在门上(比较一下东干异文——匣子同样挂在门上)。商人听信了建议,于是屋子变成了坟墓,而城市变成了陵园[275,242-243]。这篇异文表明,千年的蛇精在这里和活起来的死人——幽灵在机能上是相称的。

东干故事的情节,也和某些汉族异文一样,与著名的《白蛇传》相近。这《白蛇传》家喻户晓,特别是在戏剧和说唱形式中很普遍(见[L·孟列夫所做的分析[230,155-187])。在东干人中,根据访问的材料,这个故事以“白蛇——黑蛇”的名称同样知道,但是它暂时还没有记录。东干异文的名称,如果忆起为白蛇之使女而中国人称为青蛇的第二位女主人公,就很容易解读了。其中青表示黑色的意思(从蓝色和绿色到黑色),在东干话中,青字很少用,显然,因此换作黑。这个故事之情节的共同特点跟所分析的故事很少不同:主人公遇到一位美女,与她结了婚;后来从和尚那里知道她是蛇,和尚教他让妻子过量饮酒(比较一下在我们这篇异文中在食物中放盐和渴的细节),然后亲自迫害她,把她压在了塔下。这个故事早在中国的明代就极为流行,当时还创作了具有这个情节的话本,收在冯梦龙的集子中。

21 号

《蛛蛛精》的原稿是 M·哈萨诺夫 1972 年在伏龙芝城从杰米尔哈捷耶娃·四姐儿那里记录下来的。甘肃异文。2,艾伯华的索引——112(与精怪的关系),比较 AaTh 363(《吸血鬼》)。

另一篇异文《蟑螂精》有 X·尤苏罗夫的记录和改作[16a,45-48]。X·尤苏罗夫的译文“蟑螂”,显然不十分确切,在文本中,蚰蜒即“蜈蚣”。实际上,在 17 号故事中也是同一个情节,但是在“男人的变形”中,妖人不是姑娘,而是相反,是心爱的男青年。在旧中国,关于蜘蛛精的观念曾广泛流行。W·艾伯华在分析该情节类型时同样引用了广东异文,其中精灵即是蜘蛛。在 1933 年上海出版的《民间神话全集》中,有同蜘蛛精斗争的汉族传说。蜘蛛精企图欺骗勇猛的主人公,它变成了弹琴的佛教和尚的样子。它给了主人公一张琴,劝他演奏,它立刻就变成了一张蜘蛛网,缠住了主人公。勇士弄伤了蜘蛛精,勇士的朋友们按照它的伤口中滴出的血迹找到了这只蜘蛛,在巨石下的山洞里把它砍成数块(《蜘蛛精》)[111,355-357]——没标明记录的地点。顺着处在衣服上的线索(它在 X·尤办罗夫的异文中也有)找到妖怪(或食人鬼)的存在处,这个细节也在汉族的故事性叙事作品中盛行(见 2,艾伯华的索引——115 号——顺线索找到吸血鬼及它所从出的坟墓;以及故事《云中庙》)[121,188],其中顺着细绳找到了云神——妖怪。

我们这篇异文与尤苏罗夫的异文十分相近,但是它比较简单,只包含关于从妖怪手中解放出来的故事本身,而在尤苏罗夫的异文中,这个故事结合有求婚的细节。这个细节也相同:如提到笼——编织的笼,其中住着妖怪,并在其中找到了它。

22 号

《江鹅》的原稿是 M·哈萨诺夫 1959 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绍尔——丘拜(新渠)村从希麦耶娃·丛花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东干文本被发表[见 21,37-41]。2,艾伯华的索引—17(《老虎报恩》);3,金荣华 156E;1,丁乃通 156;比较 AaTh 156,以及 156 和 156B。

这个情节在艾伯华的索引中记得如此简要,与 20 号故事比,它竟是非常不同的文本。我们的这篇异文与汉族故事《八百老虎闹京

城》[见 111,394 - 395]确实相似;虽然记录的地点没有点明,另一种异文同样确实不限于一个地方[见 107,9 - 12]。还应当指出一篇 X·尤苏罗夫用东干文发表的东干异文(《三万八千只老虎下江南》)[20,121 - 127],宁夏又记录有《八十三万老虎下江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宁夏卷》,第 328.331 页)。这个故事的有趣异文同样是青海省的撒拉人那里记录下来的(《守卫狮子的故事。[关于门旁两个守卫石狮的故事]》)[261,52 号,100 - 02 页]。正如记录该文本的 E·杰涅舍夫所指出的,这个情节是撒拉人从汉族民间文学中引用来的[261,6]。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撒拉人那里,这个故事变成了独特的推原的传说,说明了为什么在门旁安放两座石狮:这两个狮子是围着城的无数狮子的代表,以保护主人公。在撒拉人异文中的传说情节本身结合了许多细节:老虎盗窃新娘——公主,风吹走了农民之妻的画像,和关于解救狮子及狮子包围京城,要求解放主人公的故事。

很可惜,汉族的异文记录得不好,只表达了情节的梗概。东干的异文较多加工。我们这篇异文的特点是把人帮助老虎和老虎回报帮助人的故事结合了起来。老虎帮助人的故事带有在东干民间故事中极为普遍的两个堂兄弟的故事,其中之一把第二个(主人公和假主人公)的功劳据为己有(在该情况下是最贵重的东西)。在 X·尤苏罗夫的异文中,也像在萨拉人的异文中和汉族的异文中一样,没有这个细节。在头两篇异文中,老虎为了感谢主人公而让他得到妻子,就盗窃了地主(X·尤苏罗夫的异文)或皇帝的女儿(撒拉人的异文),讲得不好的汉族异文一般是由两个细节构成(拯救老虎和帮助主人公),没有说明主人公为什么被起诉和为什么被投入监狱。应当指出,关于老虎盗窃新娘的故事广泛地出现在汉族的民间文学甚至个别种类的情节中(见《报恩的母老虎》——俄语翻译[121,43 - 44],同样比较一下我对这个情节的分析[121,8]和艾伯华的分析[2,226])。这个母题最初采用在四世纪干宝的《搜神记》中。在我们这篇异文中,关于拯救老虎的情节和老虎以从乌龟那里获得的宝物来

感谢的情节的错合是特点(见 2,222;比较 ThMot B. 108,2《头上戴宝石的蛇》),这使讲故事者有可能去创作较之以老虎为主人公盗窃新娘之情节的异文更为复杂的情节冲突。

该情节之东干异文的特点,是数字的夸张。在汉族的异文中是八百只老虎围京城[111,394-395],在 X·尤苏罗夫的异文中则是三万八千只,而在我们这篇异文中是八十三万只(这时的差别显然是因为数字成分的简单的重新配置)。

这两篇东干异文同撒拉的异文一起证明了该情节也在中国西北部的民间传播,正如上面已经谈过的,它们较之已经发表的汉族异文,对该故事母题做了更加有趣的加工。

23 号

《金鱼儿》的原稿是 M·哈萨诺夫 1970 年在伏龙芝城从牛三·艾依沙那里记录下来的。甘肃异文。艾伯华的索引——无;比较 AaTh303(《孪生兄弟或异父母兄弟》)及丁乃通 303;金荣华 303。

这个文本是神奇故事各种母题的错合。故事的开端是套式性的:弟兄们到外地去学手艺(比较一下上述的 7 号故事),但是进一步任何实际手艺也没有提到,就是故事的主要的主人公——老大没有学习,而是向富员外请求做雇农。故事主要的、正面的主人公是哥哥不是弟弟,这显然与兄弟之间没有冲突有关。神奇的马在故事中的出现,无论怎样也没说明理由。这马只是在最初的细节中帮助主人公。在原稿中,马命名为仙马,它极不寻常,在另外的情节中好像也没见到。马能够在麦穗上走来走去而不践踏它,马的这种细节可能反映了关于神话的麒麟的古代观念:麒麟如此善良和仁慈,它在地上行走却不践踏草。

在该故事中,金鱼的出现也没有说明原因,如在 AaTh 303 情节中,我们这个文本在一定的程度上与之相近,同样有神奇的鱼在行动,不过是起另一种作用。老巫婆企图杀害主人公,这鱼也只是去帮助遭遇不幸的弟兄,这是主人公路上的奇事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主

人公得到了她的魔拐棍(拔死拔活的狼牙棒),借助它可以杀死也可以使之复活,但是关于这个拐棍没有进一步说,他实际上也没有使用它。同时,杀死主人公的老巫婆——她把他变成了石头——是 AaTh 303 情节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作为神奇助手的狼是常见的角色,例如,俄罗斯的故事(见 126,550 号情节《伊凡王子和灰狼》,其中三兄弟去找热鸟,小弟靠狼的帮助取得了神马和公主,事件在这里进一步按程式发展:凶恶的哥哥和善良的小弟)。对于远东的例如汉族的青狼一角色来说,一般很少可作为人物,而起正面作用的神奇助手,按照艾伯华的索引来判断,是完全没有遇到过的。在我们这个文本中,完全没有说明,为什么狼吃了一个兄弟的马之后又帮助大哥(或许,大哥没有违犯禁令并按必需的路走?)。同时可作为特征的是,狼作为神奇的助手仍然不是帮助大哥,而是帮助小弟娶得妻子——皇帝的女儿。这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它证明,在这个故事的较为常见的说法中,符合传统故事诗学的主人公仍然是小弟弟。

把另一个公主从恶魔猛蛊子的魔爪下解放出的细节,在这里受到了像在上面被加工的故事中那样的重作(见 11 号和 12 号故事的分析,在这两个故事中,主人公同样把公主从七头猛蛊子那里解救出来),但是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故事讲述者把它同一般的情节线路结合了起来。获救的公主把自己的金发针别在主人公的衣服上,这是以后辨认真正主人公所需要的标志,但是这种辨认没有发生,因为没有假主人公,而这种细节也就是不需要的。同时由于在该异文中功绩好像是在三个善良的兄弟之间平均分配(大哥借助青狼的帮助取得了公主,老二也从妖怪那里救出了另一位主人公),则剩给老三的一份就是最后的功绩:取得一位美女——商队主的女儿,但是这位小弟弟已有妻子,因此,这功绩仍然是我们故事的首位主人公大哥来完成:为自己取得妻子。最后一个细节:与商队相遇。商队主人企图在夜间把三个兄弟禁闭在车店的院子里,杀死他们以便把两位公主据为自己的妻子。这个细节可以说是按照生活故事的法则构造的,与前面按照神奇故事的美学法则所创作的细节不

同,但是假如我们回忆一下俄罗斯《伊凡王子和灰狼》(AaTh. 550)类情节的一般程式,就会看到恶兄弟们一般都企图除去主人公所得到的公主(见上面7、11号故事的分析)。在我们的这篇异文中,因为所有的兄弟都是正面人物,则反面的人物假主人公(企图夺去别人获得的或解救出来的公主)的职能,就转移到了偶然的人物身上,这个人物就是商队主人。老大杀了他,而自己则娶了他的女儿。

我们上面所指出的许多情节过程的不完全,主人公功能的改变,故事许多因素不明,所有这些都证明,女故事讲述者文本内容不够完整,因为她力图不只是根据民间文学的母题,可能还用外来的细节相结合的方法来创作故事。

24号

《人心不足蛇吞象》的原稿是李福清 1953 年在吉尔吉斯共和国伏龙芝州坎特区米粮川村从麦老六·伊斯哈尔那里记录下来的。甘肃异文,2,艾伯华的索引—19(《蛇吞相》)。1,丁乃通 285D;3,金荣华 285D。

这个情节在东干人中(还有 X·尤苏罗夫记录和加工的一个异文《贪婪的黑心和他的朋友蛇》)(16a,111-115)在汉族人中极为流行,如甘肃省 14 个地区都有记录。它的讲述通常是作为对一个谚语的解释,那个谚语成了故事的标题并应用在想给人的贪婪降温的场合。这个谚语在东干人中有时还有续篇:“蛇(贪)心不足,吸太阳”,完整的形式转作“人心不知足——蛇吞相。龙心不知足——想吞太阳”。“蛇吞象”这个说法,由于词法的同音异义性,“象”具有“相”和“象”同音的意义。在各种说法中,不同的人按照不同的意义来使用。“蛇吞象”的配合在中国文学中从古时起就有。例如在《山海经》中引用了巨蛇的传说:巨蛇吃完了一只象,并过三年吐出了它的骨头(《海内南经》)。在屈原的《天问》中有“蛇吞象”的完整说法。在中国文学中,谚语作为该故事的主题,在冯梦龙的《警世通言》(25卷)中看到,该书中所引谚语用的正是象而不是相[见 173,874]。这

一切使人认为,相在这个句子中是较晚些时候平民对古代形态的重新推断。艾伯华也正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2,33]。同时,我们认为有趣的广州异文也值得注意,其中蛇吞了一个名为阿象的青年[103,83-86]。与广州异文相比较,在情节方面东干的故事是较多加过工的(按照艾伯华的索引判断,记自山东的另一些文本,湖北和广东的文本,较之东干的异文,同样与广州异文相近)。

广东的故事中,主人公为了生病的母亲向他饲养的蛇请求肝脏。蛇张开了大口,青年钻进去切了一块肝(在X·尤苏罗夫发表的东干异文中是具有魔法力的仙丹,它长在蛇的喉咙里)。母亲痊愈了,但是儿子害怕疾病复发,就又向蛇请求肝脏。他带着刀子爬进蛇的嘴里,切了几块肝,但蛇痛得开始翻滚,终于闭上了嘴。既然那里没有以象代替相,因而也就没有娶君主之女的情节。我们的这篇异文记自一位24岁的青年集体农家庄员,他绝不是故事家。在这篇异文中脱落了一个细节,而这个细节对于旧中国汉人或东干人的听众来说可能是非常明显的。那里并不是说,娶了皇帝的女儿之后,青年就获得了丞相的称号,没有这一点,作为标题的谚语也就不十分明白。在X·尤苏罗夫的异文中,显然受到大力加工,主人公变成了大臣;看来,那个相字就这样被调换了,但是在故事结尾中的谚语大大地变了样,而这个双关谐语就丧失了。

谚语的第二部分内容与下面的传说有关。巨龙贪认为自己在诸龙中是最聪明而有力的。他感到世界是狭小的,他想统治整个宇宙。他想要吞掉太阳,以此来完全显示自己的力量。各方都劝他不要这样做,因为太阳的光热能把他化为灰烬。但是贪不听,就向上飞起进入天空,太阳用自己的光把他烧没了。

25号

《神仙卖话》(《老实》)是M·哈萨诺夫1959年在伏龙芝城从张尚老(张殿和)那里记录下来的。甘肃异文。艾伯华的索引——无,1,丁乃通910,910B;3,金荣华910;AaTh 910B(《仆人的忠告》),5,

IK910,910B(《三个宝贵的意见》),比较7,崔253。

这个情节在东方和西方各民族中广泛流传。在东方,按照阿尔涅一汤普逊的索引之该情节判断,在印度、阿拉伯、土耳其、印度尼西亚人中间闻名。在池田广子的索引中计有42种日本异文,我们还能补加上布里雅特的故事(《魔语》)[127,331-332]和维吾尔的故事(《聪明的主意》)[204,105]。这个故事因为有神话角色——神仙,可以属于神奇故事。但它的本质完全是小说性的;如整个环境:商业、客店、控告杀人罪、公案。东干的异文与日本的异文极为相近,后者的主人公赚了一点钱,也到市场去并看到了招牌:“出售好主意”。在各种说法中,主意当然是各种各样的,但是它们的本质和我们的说法有相似之处:例如,“不在没有支柱的地方(或者在高树下)歇宿”;主人公在峭壁下经过,想起了主意而没有停留——峭壁倒塌了(与东干异文完全符合)。在日本的异文中也有与强盗相遇的细节(主人公在强盗的巢穴过夜),看见主人公的妻子同另外男人在一起,(5,IK910B,IV)。但是,在日本的异文中,主人公妻子没被杀害,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主人公把自己的因某种原因剃光了头发(而头发又作为一种标志)的母亲当作了情夫,或者把保护他的妻子的家神、或者把自己的双亲和来做客的伯叔当作了情夫,但是在许多异文中,这些男人原来是地方庙宇的僧人方丈。当时妻子把情人藏进大箱子里,而丈夫把箱子带进庙里卖掉,获得了钱,有朝一日就花在了购买好主意上。

我们的这篇异文是较为传统的:妻子原来是被杀的,情夫和他的没有直接参加故事的行动的朋友,受到了严惩。特别应当说东干故事中带有陶工的细节。这个细节是建立在关于下列事件的许多传说相类似的基础之上的,那事件就是必须用人来作炉(陶器的、炼铜的等等)的牺牲来安慰精灵以获得好制品。在类似的传说(例如汉族的《炉窑女神》)[民间文学,1956,6月号]中,主人公或女主人公自己作牺牲投身到炽热的炉中。在我们这篇小说般的异文中,在炉中烧成灰烬的仅仅是主要以占有弟弟的钱财为目的的哥哥的阴谋奸

计——哥哥和他的妻子命令强力把弟弟抛进炉中,结果却烧死了自己的儿子。带有审判的细节也很有趣,它令人想起了古代中国关于聪明的法官的小说,他根据一个暗示就发现了罪犯(例如,《聊斋志异》中的《诗讫》)。

[附记]这个情节最早的记录大约是在13世纪的拉丁文小说集《罗马之事》(Gesta Romanorum)中。

26号

《十七养了个十八》的原稿,M·哈萨诺夫1960年在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城记自潘沙洛夫·伊斯马尔。陕西异文。东干文本[21,73-79];比较2,艾伯华的索引112(《与精怪的关系》)和115(《死去的母亲和她的孩子》)。

关于人娶阎王的女儿的本原故事,带有神话传说的性质。用砖塔“压住”人妖的细节是很有趣的,这个细节在汉族民间文学和文学中都广为人知。例如在书面和口头的《白蛇传》[见231,156]中。在故事中所提到的砖塔据外表看高度为3-4公分,其中放着有祈祷纸条,它们为了保存而封闭在地里,放在屋基下或抛进海里[见236,I,614]。

27号

《李家旺》的原稿是M·哈萨诺夫1959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绍尔丘拜(新渠)村从希迈耶夫·尤努斯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东干文本发表[22,15-27];艾伯华的索引——无。AaTh,丁乃通——无。

这是系统地结合了传统神奇故事许多细节的奇险故事:小弟只分得最小的一部分财产,得到一个半死不活瘦马样子的神奇助手(比较法国《穿靴的猫》类型的一般情节),还同一个原来是狐狸精的神奇助手之一结为兄弟,十八岁就以国王的姿态管理国家,实现了父亲的遗志,因而获得财富。由于神奇的马的帮助比赛得胜。国王课予他困难任务:到另一个(地下)世界去。他在那里获得了神奇

物——魔法牌；他隐身飞入高高的塔楼，到了国王的侄女那里，并与她结婚，获得了王国；神奇的助手——狐狸精消失。看来，在这里，这些细节把非常多的细节集合在一个故事之中，但是，其中的细节没有充分展开。例如，谈到在马蹄中藏有弓、剑和狼牙棒等显然供主人公预备使用的武器，但是这种武器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更多地出现过。不十分明白，他应当带信去冥国。回想一下我们这个集子的最初的故事，其中主人公在另一个（水下的）龙宫获得了魔法物（葫芦），其中原来是该龙王的一个女儿，通常是主人公与她结婚。在这个故事中，这另一世界的姑娘预备做主人公的妻子，但是主人公拒绝了这种婚姻，虽然他还没有妻子。更加不寻常的是，这里采用了神奇故事传统的带有困难任务的细节。通常把困难任务课予主人公的或者是他的岳父，（见1、6、9、47号），或者是恶毒的国王（县官等等）——他企图霸占主人公的美丽的妻子。这些任务在职能上符合于对主人公的结婚考验，由于某种原因而没能结婚。在所有的场合，困难任务总是课予故事的主要的主人公，而他或者是靠自己的神奇妻子，或者是靠神奇助手的帮助来完成。在本故事中，这个细节的运用，已经完全带有不能明说的目的；明显地设立困难，任务实际不能完成，显然是为了公开敲诈，从富市民中夺取金钱——这些富市民直接用会银赎身。

值得特别注意那个主人公身带隐形牌照并靠它飞进塔楼到了美女——国王侄女跟前的细节。类似的细节在古印度的《五卷书》中也有。其中有一个关于织工的故事，这个织工驾着木制的金翅鸟飞到了国王的女儿面前，并冒充是神。这个情节也出现在唐代鲁班故事中（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见笔者的论文中对它的研究[252, 81 - 84]），但各处通常是说乘木鸟飞到爱人那里。然而在《僵死鬼的二十五个故事》中的卫拉特——蒙古的故事之一里，主人公获得国王女儿只是由于他从金翅鸟的绣像中取出了一条丝线塞进了靴筒里[见129, 118 - 121]。在我们的这个故事中，主人公把魔牌塞进了靴筒中。这一切使我们想到，在古代，在中国西北和中亚存在有某种信仰或神话观念，即能够借助插入靴筒中的巫术咒符或魔法物做神奇

的飞行。同时,在印度的情节及外民族的异文中,主人公公开地深入到姑娘面前,仅仅依靠冒充神,而在我们的异文中,他借助那些魔牌变成隐形者。

这个东干故事和记自山东省的汉族故事《狐仙》十分类似。它的主人公背着自己的朋友飞到了扬州城里,那里有一个姑娘——一个为自己的朋友(或表兄——文本中的这一点不十分明确)制做美丽的小灯的女工;这朋友是一个神奇青年,正如在故事的结尾所说明的,他原来是一位狐狸精。在城里,神奇青年助手给了主人公一个隐身枝,在它的遮掩下,主人公深入到小(但显然是高)屋里,那里住着一位姑娘。也如在东干的故事中一样,隐形的他在小屋里的她那里生活了一个时期,同她一起吃女仆拿来的东西。令人惊讶的是,姑娘突然吃得如此之多。同样是在原则上而不是在细节上,双亲想摆脱这个不邀而来的情人,同时也想摆脱这个使他们蒙受耻辱的姑娘,也像在东干异文中一样,两个情人一起飞,当然是借助一只大鸟(可能是木鸟之类),狐仙采取了它的样子。东干故事的结尾带有使狐狸恐怖的雷鸣,在汉族的异文中,相应的是较为复杂的画面:暴风雨,雷鸣、闪电,伴随有龙的出现,龙想毁灭狐狸精。但是在这里,神奇的狐仙青年在故事主人公的帮助下战胜了龙而活了下来,只是要在世上游荡。好像在东干异文中,情节是较为复杂的,它把各种不同的魔法细节贯穿了起来,显然这是受到了话本的巨大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在汉族的故事中可以感受到。

28 号

《秃子》的原稿是 M·哈萨诺夫 1959 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卡拉库努孜(营盘)村从三胡尔·穆萨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方言。东干文本已发表 [22, 63 - 72]; 2, 艾伯华的索引——无; 比较. AaTh 465 (《获得美丽的妻子》) + 465A (《走投无路》) 465 + C (《到另一个世界去旅游》) + 53 11 (《主人公的马和魔法物》); 比较 6, 艾伯华与波拉塔夫 6; 248 III; 5, IK465; 7. 崔 221。

这是一个惊险故事,它是各种母题和在各种情节类型中常见的情节进程的复杂组合。大约,它是中亚东干人从相邻的突厥人中借来的,所提到的救难仙女等正是近东故事的神奇角色,这就是证明。此外可证明的还有我们所发现的与东干故事最为相近的土库曼故事《卖掉的梦》([141,19号])。同时,故事结尾所援引的对梦的解释(太阳——这是主人公,月亮——他的妻子,星星——儿子们),完全与远东的象征意义相符:太阳——阳,象征男性之本,而月亮——阴,象征女性之本。但是,故事的主人公有两个妻子,而这没有放到解梦中去,这也应当证明这一异文的“集合”而折衷的性质。卖梦不只是土库曼的故事中有,在波斯的话本《被收买的梦》中也有[238]。东干故事的第二个细节——由于幸福的机缘和错误与公主结婚——在土库曼的故事中也发现了明显的对照。其中,收买了梦的牧人看见了睡在宫殿旁边的美青年,手上挽着马缰绳。他割断缰绳,把马牵走,在这时,从宫殿中跑出了美丽的救难仙女,牧人带走了她。在土库曼的说法中不完全明白,例如,没有说明,青年为什么睡在宫殿旁——好像是在等候救难仙女,然而立刻就会提出问题:她为什么跑出来又安心让人带走?东干的异文在这方面较为合乎逻辑,传达情节较为完全。

下面的情节是主人公迁居到别的城市,并带了一个人来家,他的妻子警告并反对同这个人的友谊(或一般关系)。这个人在土库曼的故事中也有,只是在东干说法中,他是衙役;在土库曼故事中,他是无胡须的人。正是他报告国王有一个美女——一个微贱主人公的妻子。国王为了让这个妻子脱离主人公而占有她,就把一些完成不了的任务交给主人公。在两个说法中,神奇的马帮助主人公,不同的只是他获得的手段:一个是魔法的——在东干故事中(是羊骨制的),另一个对于故事史诗来说是普通的——借助于养育最瘦弱的小马驹(土库曼说法)。在东干的说法中,远东神话观的影响很明显——马同时也是龙马,这是古代中国传说的特征[249,91]。远东民间文学中也出现了千里马的概念,在现代的朝鲜也极为普遍。当权者交给

主人公的任务,在这两种不同民族的说法中是不同的:在东干的异文中是要求取得龙所占有的神锅;在土库曼的异文中是从黑母马身上取出马乳酒。当权者的第二、三个任务虽然整体上也是分在两种民族的说法中,但是也具有相似的特点:在两个文本中,主人公必须在女郎——变作雌鸽的救难仙女洗澡时偷走她的衣服(这个细节是 AaTh 465 I, ThMot D361.1 和 K1335 的特征),并逼迫救难仙女帮助他完成任务(在东干故事中,是救难仙女王国中取灰,比较在 465 号情节的日本异文中——是用灰搓绳子;在土库曼的异文中——拿来救难仙女求早卡赫卡斯口中落下的花。两个故事中的第三个任务都与当权者死去的双亲的名字有关,也与巨大的火堆有关;当权者险谋在火堆中把主人公烧成灰烬。但是无论是在土库曼的说法中,还是在东干的说法中,按照一般的故事诗学,死的不是主人公,而是当权者自己和他的亲信们。对东干和土库曼的说法的整体对照分析证实,正如我们所想到的:东干人显然借用了近东(看来是突厥人)的情节。这个故事也利用一些生活故事情节,如 AaTh910D,父亲临死前告诉儿子,如他花光钱,要自缢,但是儿子要缢,梁折掉,从上面吊父亲藏的金子。艾伯华等索引无。流行在印度、土耳其、日本、欧洲。

29 号

《为啥把它叫了喜鹊》的原稿是 M·哈萨诺夫 1972 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绍尔——丘拜(新渠)村从希麦耶夫·伊斯马尔那里记录下来的。甘肃异文。

这是关于鸟和兽的不多的东干故事之一,具有解释“鹊”——东干语的喜鹊的推原传说的性质。按照中国古代的说法,喜鹊带有愉快的信息,在这里对故事为它的称呼提供了嘲讽性的解释(不成功的作媒)。我们有条件地确定文本为甘肃的,虽然其中也有陕西的方言形式,可能是因为讲故者所居住的乡村里,居民的大多数是陕西省移民的后裔。

30 号

《为啥狗吃麸子呢人吃面呢》的原稿是 M·哈萨诺夫 1972 年在伏龙芝城从杨先生(杨尚新)·尤素普那里记录下来的。

甘肃异文。2,艾伯华索引等无。

这个故事在陕西与宁夏两省也有采录(《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陕西卷》,中国 ISBN 中心,1996,N257;《宁夏卷》,1999,N120),其中宁夏异文与东干故事较为接近,也说女人用面块擦了孩子的屁股,狗向天神讲了这件事,天神下凡,要捋下荞麦,狗请他给留下一点,天神就留下了穗头。故事也讲了狗与猫怎么结下了仇怨。陕西采录的做事虽不完全相同,但也有玉帝惩罚人类、给狗留了一个麦穗的情节,故事也讲了狗与猫的事情。

因女人用面擦孩子的屁股,神就惩罚人类,这个情节许多民族故事也有,如在新疆吉木萨尔县采录的《妇女为什么裹脚》,新疆哈萨克族故事也有;在法国、德国、乌克兰、波兰、保加利亚、俄罗斯的两个芬兰——乌戈尔语系的民族(科米与楚瓦什人),阿尔泰人、亚库特人的故事中都有这个母题。

在科米族的故事中,神留给了狗一个穗子。为什么一个穗子与狗有关系,待考。

这是一个独特的推原传说,它把现代谷类(带有顶上穗)的解释同远东民间文学中极为普遍的解释狗和猫敌对之始(比较 2,艾伯华的索引 12——《猫和狗结仇》的细节结合了起来。

31 号

《金麻子》的原稿是 M·哈萨诺夫 1959 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绍尔——丘拜(新渠)村从马三十·伊斯马尔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东干文本[22,58-62];艾伯华索引——无。

这是一篇生活故事,这是关于处在上述神奇故事(11,12 号)中的庞仁儿的历史之独特的、生活性的异文。所有的个别行动和细节

(向自己的长官祝贺,驱逐妈妈,穷人们在窑洞中的生活,在城中卖柴,揭皇帝的榜)在汉族和东干人的故事中经常见到。幻象的细节,月亮沉向枕边和宝石的奇异出现,忆起关于中国神话或历史传说的人物感生的传说。在这里,我们遇见了这种古代细节的明显的转化。故事的结尾——恶主人公的头从地中突然冒出,砍掉它;同样,俗话再一次说得对,结尾与关于庞仁儿(庞文)的故事相符。其中相反,假的,非亲的兄弟诚然是受到了惩处;在此处,重心转移到道义方面,老太婆的儿子受到惩罚。

32 号

《冰连儿哭母》的原稿是 M·哈萨诺夫 1959 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绍尔——丘拜(新渠)村从席米耶娃·丛花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东干文本 [22, 154]; 艾伯华等索引——无。

这是一个关于不孝敬的儿子如何受到惩罚而后再懊悔的故事。这类的情节与旧中国极为普遍的孝的观念有关。独生子孝敬的思想来自儒教(早在 4-5 世纪)和中国的佛教,而后来是中国的伊斯兰教。在研究中不止一次地写到儒教思想在东干人中的存在 [41, 249]。

33 号

《外面光,里面空》的原稿是 M·哈萨诺夫 1970 年在伏龙芝城从哈萨诺夫·阿哈迈德(戴娃)那里记录下来的。甘肃异文。艾伯华等索引无。

还有一个关于孩子因对双亲不敬而受到惩罚的故事。说到显然是普通人的主人公同皇帝本人的友谊对故事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不到结尾,标题中的谚语类的说法就产生了效果。

34 号

《四岔》的原稿 M·哈萨诺夫 1958 年在伏龙芝城从张尚老(张

殿和)那里记录下来的。甘肃异文。艾伯华的索引——无。

这个生活故事对于中国民间文学来说是典型性的,它同书写汉字的错误联结在一起。有趣的是,它是从故事讲述者张殿和那里记录下来的。他识汉字,在新疆学堂毕业,并非常喜欢讲关于汉字的错误的故事以及关于那些能够对汉字掌握得不好的人所发生的灾难的故事。例如,在1954年,笔者从他那里早记录了一个民间笑话:一个人学写汉字,只学会了三个说法——“是我”、“喝酒的”、“自然”。他回到家乡时,发生了杀人案,并发来了关于事件情况的质询公文。可怜的“学者”写了他所知道的三个词句,“承认了”他在喝酒时杀了人,结果他自己被判了死刑。张殿和也喜欢出汉字谜语,在听众——中亚的东干人中,照例没人认识汉字,但是,这些谜语作品运用得非常成功,而说者正是作为识得汉字的人而极受尊敬。

35号

《穷人得势》的原稿是M·哈萨诺夫1961年在哈萨克共和国东方之霞村从马守清·尤努斯那里记录下来的。甘肃异文。艾伯华的索引——无,比较AaTh921。

这是建基在误解之上的典型的生活故事。这类故事在远东极为普遍。

36号

《弟兄三个》的原稿是M·哈萨诺夫1962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绍尔——丘拜(新渠)村从希迈耶夫·尤努斯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艾伯华的索引——无。

37号

《老婆儿的三个儿》的原稿是M·哈萨诺夫1959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卡拉库努孜(营盘)村从金里洛夫·苏娃

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

38 号

《老汉的三个女子》的原稿是 M·哈萨诺夫 1959 年在共产国际集体农庄从东拉罗娃·燕牙尔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

39 号

《儿女们》的原稿是 M·哈萨诺夫 1959 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卡拉库努孜(营盘)村从哈尔三·马娃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

40 号

《儿媳妇儿们》的原稿是 M·哈萨诺夫 1959 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卡拉库努孜(营盘)村从东拉罗娃·燕牙尔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是第 37 个故事另一个说法。

41 号

《穷姑娘的见识》的原稿是 M·哈萨诺夫 1961 年在哈萨克共和国东方之霞村从马守清·尤努斯那里记录下来的。甘肃异文。艾伯华等索引——无。

这是一个典型的生活故事,它把希望未婚夫掌握一种手艺的聪明姑娘和那个小饭店主人的故事结合了起来。那小饭店主人引诱旅客来并杀死他们,做人肉馅包子。这令人想起《水浒传》中的孙二娘的故事。孙二娘提到东干《珍珠倒卷帘》民歌。皇帝微服到处旅行,这也是汉族和东干族故事中常见的细节(见《未收入本集中的故事情节》,17 号——《康熙皇帝》)。甚至在民间刺绣里作为独立的情节有皇帝骑驴旅游(例如,身着披肩,出自绍尔——丘拜[新渠]村。笔者私藏)。在古代《汉武故事》中出现了皇帝微服出行奇遇的大概最初记载。

42 号

《孟(梦)先生》的原稿是 M·哈萨诺夫 1964 年在吉尔吉斯共和国莫斯科区亚历山得罗夫克村从尤努斯·舍姆子那里记录下来的。甘肃异文,2,艾伯华的索引——190(《有言必中》),AT1641;1,丁乃通 1641;7,崔 663。3,金荣华 1641。

这个情节在汉人的民间文学中极为普遍,在朝鲜人和维吾尔人中同样闻名[204,111]。W·艾伯华记录了十三篇汉族异文,主要记自东南各省——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以及北京地区。丁乃通记录了许多异文,在他所研究的说法中,我们发现原则上也与东干说法中同样的细节:占卜牲畜停留的地点——四篇浙江的异文,江苏的、河北的和没有指出记录地点的一篇;寻找属于皇帝自己的宝物,在汉族的异文中是皇帝的印玺,在朝鲜的故事中是要找到中国皇帝的印玺。四篇浙江的异文,江苏的、河北的、福建的、朝鲜的和一篇没明确限于一地的异文;同样也如在东干故事中一样,在一篇浙江异文和江苏异文中,主人公后来成了驸马;在同一些异文中,主人公摆脱了地位,称自己的名字(在我们的这篇异文中,称儿童的绰号)。这全都证明:该东干故事跟类似的远东异文关系密切。

43 号

《老回回的县官》的原稿是 M·哈萨诺夫 1967 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卡拉库努孜(营盘)村从哈尔三·马娃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艾伯华等索引无。

44 号

《穷人的儿子》的原稿是 M·哈萨诺夫 1972 年在吉尔吉斯共和国伏龙芝州坎特区米粮川村从古拜佐夫·白拉特那里记录下来的。甘肃方言。艾伯华的索引无 3,金荣华 950,比较丁乃通 951A。AaTh950(《兰普西尼特的宝藏》),5,IK950。

这个东干故事的情节和阿尔涅—汤普逊的索引中所指出的类型极为相近,特别是和那种一般情节程式之简要叙述很近似,这种情节程式——例如,在H·安德列耶夫《俄罗斯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很适合俄罗斯的异文:“叔叔和侄子在国库偷窃……叔叔被斩首,官方全力捉拿侄子,但没捉到;他教寡妇哭丈夫(她应当打碎罐子等等)等等。”

这个情节在世界民间文艺学中,按照它在古希腊希罗多德(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中最初确定之一,获得了“兰普西尼特的宝藏”的名称,在《历史》中,它和埃及王的名字兰普西尼特联结在了一起[209,II,120节]。正因为如此,许多研究家认为,这个情节产生于埃及,又从那里传入希腊[见155,476]。但是,这个问题不能认为最终解决了。因为其他的学者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很容易和这个或那个国王的名字联结在一起的简直是民间故事的情节。正如A·H·维谢洛夫斯基在对于意大利学者S·普拉托的关于这个情节的书做的评论中所写的:摆在我们面前的简直是些“关于狡猾的小偷的故事,这些故事之一早年附合于埃及国王的名字,另一个附合于查理大帝和伊凡雷帝,第三个则附合于罗马的菲利”[206,163]。W·克林格尔研究过希罗多德的故事细节,也注意到出自其他希腊文献的细节,例如,在巴夫查尼的著作中,还是这个故事它属于奥尔霍门国王艾王根的儿子们的时代[219,176],在《历史》本身中好像没有什么地方专门指出过它出自埃及。同时,许许多多各民族的说法彼此极为相近,并与希罗多德的故事之情节冲突相符合。这种情节冲突结合了三个细节:“1. 在国库中盗窃,一个小偷陷入罗网被其他小偷斩首而死;2. 国王把尸体陈列在公共的地方,他想按悲哀的说法发现罪犯的足迹,和其他小偷来盗取这具尸体;3. 把王女安置在妓院内,同时命令委身于自认有罪的人,并由死人的手玩一种狡猾把戏,给被指的人以逃脱的机会。这个故事发展的过程,正如W·克林格尔所正确地指出的,“是每一个编作的细节都将很容易改变以适应接受它们的那个民族的习俗和观念,于是出现了1、2、3之间的过渡

环节——将补写引言和续篇”。[219,170]。在东干的异文中包含有这个故事三个母题的头两个。违反一般程式的原因也在于主人公不是老头儿的侄子(但是,这是某些其他外民族说法的特点),也缺乏斩首的细节,虽然,在这个故事的其他异文中(可能在其他东干故事讲述者的这个故事中)这个细节想必应当是有的。使我们这样设想的,是提到老头儿完全陷入焦油坑中^①,只有他的一个头突出在外。在其他外民族的异文中,头被狡猾的小偷砍掉了;没有头,这说明下列的情节进程——必须认出死者。在我们的文本中没有斩首,就剩下了辨认的复杂性,但是这复杂性也没有多加说明。这一切都迫使我们设想,在某个起始的说法里,老头儿的头仍然是被砍掉了。我们这篇异文中缺乏这个细节,可能不是讲故事者遗忘的结果。最可能的是,这个进程在其发展中没有和故事主人公福得本身的极为肯定的形象结合起来。在另外的说法——例如俄罗斯的说法[见126,III,360号]中,主人公简直是一个灵敏的小伙子——盗贼小辛卡,他对自己的叔叔不抱特殊的情感,他在故事的结尾也没有像福得那样成为正义的国王。

在东干故事中保存有一些稳固的母题——在国库下面挖掘坑道,和识别尸体:这些母题来自最早的说法。它们也出现在高加索阿布哈兹人的故事中(《阿布哈兹和土耳其的盗贼》)[124,59号],出现在高加索奥塞梯人的的故事中(《诺盖人和格鲁吉亚的盗贼》)[137,98号],以及(《盗贼阿拉吉尔人和盗贼库尔坦人》)[138,373-379]和某些土耳其的异文中(见艾伯华与波拉抚夫土耳其故事索引342c号;d-c坑道)。在许多异文中,也像在阿发纳西耶夫的《俄罗斯民间故事》集子中的俄罗斯故事中一样,具有痛哭死人的细节(例如在阿布哈兹人的说法中,已死盗贼的寡妇按照第二个盗

^① 在希罗多德的叙述中,小偷落入罗网,这罗网在各不同民族的说法中与盖着树枝的陷阱相符,更多的是锅、大桶或盛有焦油的容器[281,26-27;219,171],所以,东干的说法在这里向着另一方面发展。

贼的劝告,把碟碗器皿放到大车上,当大车走近为辨认而陈列出的斩首尸体时,第二个盗贼推翻了大车,碟碗打碎了;妇人哭死人,而盗贼解释说,她在哭打碎的器皿)。这个细节类似东干故事中打碎鸡蛋的诡计(见意大利普拉托的其他例子[281,29-31])。还值得注意的是,老贼建议国王怎样捉盗贼。这个细节也是大多数口头说法的特点[见281,28-29;219,171]。

除了希腊,这个情节从很早时起就也在印度闻名;在本生故事(佛教)中,在印度梭玛杰娃(月天)的《故事海》中,以及在南印度版本的《五卷书》见272,Ⅲ,192号,403-405页]中也有出现。这个本生在中国的经书的组成部分之一的《生经》(226年译成中文)中很有名,后来,这个故事曾被收进《法苑珠林》中,[277,704],其中也谈到皇家宝库下的地道,还谈到侄子砍掉了落入罗网中的叔叔的头。在日本,池田广子的证据,这个情节仅存于11世纪文献《今昔物语》的书面说法中。该书中引用了中国的文献。池田广子本人也正确地推测,谈到印度的“本生故事”,日本人是通过中文的翻译认识它的[5,214]。俄国A.希夫涅尔院士当时(19世纪)曾找到并从西藏的《甘珠尔》(大藏经)中翻译了这个故事,其中的主要情节线索与上面的相同[282]。剩下的问题就是该情节产生的地点及其他可能是从希腊传入印度。我们认为能够推断,东干的说法看来是来自印度的传说,虽然还不能确切地肯定,它是从汉族佛教徒或从西藏人那里传入东干人中的,因为现在中亚的东干人的祖先曾与西藏人接邻。M.哈萨诺夫记录的东干(陕西的)异文对我们研究该情节在青海的传播是极为重要的。

45号(1)

《怕婆娘》的原稿是M·哈萨诺夫1959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卡拉库努孜(营盘)村从金里洛夫·苏娃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方言。2,艾伯华的索引无;AaTh——无,比较AaTh1375,1.丁乃通1375,3.金荣华1375,4.胡万川1375F。

这个小说式的故事和民间笑话相近。也有年画画怕老婆故事。B. 齐布慈根 1900 年代初在卡拉库努孜(营盘)村也记录了另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城市所有的丈夫怕自己的妻子。有一天他们看到一个男人骑着驴,妻子牵驴。他们以为这个人不怕妻子,要打他,但他喊:“别打我!妻子打我,折了我的腿,我不能走路”。那他们明白了,这个人也怕自己的妻子[26,18]。在台湾故事说全村男人怕妻子[胡万川 1375F]。

46 号(1)

《瓜女婿》的原稿是李福清 1953 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从吴阿訇诺夫·黑亚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方言。5,艾伯华的索引滑稽故事,6f 号(《傻女婿》系列,《三个女婿》类型);比较. AaTh 1696(《我应当说什么?》)和 1698(《探视病人》),1,丁乃通 1696 与 1698 以及 5,IK1698. 1(《关于拜访老丈人的傻女婿的故事》),金荣华 1696,胡万川 1696。

这是在远东各民族中极为流行的傻女婿故事系列中的民间笑话。傻女婿故事在汉族人中很著名(艾伯华引用了《三个女婿》类型的 55 篇异文),它也同样出现在日本,虽然是采用了某种另外的体式(没有冲突:两个女婿是聪明的,第三个是傻瓜);W. 艾伯华艾别尔哈尔德指出类似的笑话也同样在中国南方的客家人中有[见 275, 220 号](《为老丈人贺寿诗》)。一般类似的关于傻女婿的笑话在中国出现得非常早,它们早在 3 世纪邯郸淳编的第一部笑话集《笑林》中就出现了(对老丈人去世表示哀悼的傻女婿的笑话[见 171;5])

同类的故事李福清 1953 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卡拉库努孜(营盘)村从儿童中记录的。陕西异文。比较艾伯华的索引:滑稽故事,6C 号(《出殡》);AaTh——无;5,IK——无。

这是同一系列中为东干人广泛闻名的笑话。这类关于意图表示哀悼的傻瓜的故事,在邯郸淳的《笑林》中也有(一个拿豆子表示哀悼的人的故事,和不知道哀悼仪式的傻瓜的故事[171,2,5])。在东

干族和与之相邻的各民族(特别是汉族人)中广泛流传着现代的哀悼方式。他们的哀悼之花是白色的。根据 M. 苏尚老的见证,“东干族的妇女们缝做专门的白色鞋子,准备头巾,而男人们则头戴专门缝制的白色圆锥帽,和白色材料的带子”[42,253]。笑话的主人公是一个好像模仿做这种古老仪式的傻丈夫。

47 号

这个故事,原稿是 B·齐布兹根于 1900 年代初在卡拉库努孜(营盘)村记录下来的,发表于 1909 年[25,18]。陕西异文。艾伯华等索引——无。AaTh——无。

这篇异文在关于傻子的故事之世界民间文学中广泛闻名。在中国,类似的故事在上面提到的邯郸淳的《笑林》中就已经出现,更早些,它们以滑稽寓言的形式出现在古代的书。

48 号

这个故事没有名称,原稿是 B·齐布兹根于 1900 年代初在卡拉库努孜(营盘)村记录下来的,发表于 1909 年代[26,17]。陕西异文,比较 2,艾伯华的索引.滑稽故事,28 号(《聪明的女人》),II(《成功的回答》)和 IV(《解救丈夫》)。

这个笑话广泛存在于远东的民间文学中,它单独存在,也作为各种故事——特别是那些谈到妄想从丈夫那里夺走妻子的官僚的故事之组成部分。

49 号

这个故事没有名称,原稿是 B·齐布兹根于 1900 年初在卡拉库努孜(营盘)村记录下来的,1909 年发表[26,19]。陕西方言。2,艾伯华的索引,滑稽故事,徐文长 II; AaTh 1536B(《三个驼背兄弟拔直》);安德列耶夫 1730 号 I(《一个农夫埋葬三个神甫》);比较 6,艾伯华-波拉塔夫 264 号,1,丁乃通 1536C。3,金荣华 1536C。

这个笑话在各民族中——其中包括中国西北很普及,它是 C·E·马洛夫 1910 年在甘肃省裕固族人那里记录的(《妻子的诡技或活尸》)[226,83-85]。两篇异文彼此非常相近,只是在裕固族的异文中,代替秃子的是三个喇嘛硬要做一个妇女的情人。假如认为,在旧中国,喇嘛与和尚们剃了头在人民中就成了常常被嘲笑的对象,那么对照喇嘛与和尚,秃子的出现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了。裕固族异文的另一个特点,是妻子的丈夫自己建议为好色之徒设立一个圈套,这也是未成的恋爱冒险的汉族故事的一般特点(例如《阿三怎样新年前获得了酒食》或《受惩罚的和尚》,采用了箱中情人的细节[121,161-162,167-170])。有趣地指出,在 H·安德列耶夫所记载的俄罗斯异文中,也像出自甘肃裕固族异文中一样,未成功的情人也是教士。在阿尔涅—汤普逊的这种情节类型的程式中,所谈的驼子也与东干故事的秃子相符。

50 号

《瞎子带没腿的》原稿是 M·哈萨诺夫 1970 年在伏龙芝城从哈桑诺夫·阿合迈德(戴娃)那里记录下来的。艾伯华等索引无。

但是瞎子与没腿的这两个人物在一起在其他民族民间故事较常见的,如在俄罗斯民间故事。

51 号

《秃子带(和)员外》的原稿是 M·哈萨诺夫 1959 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绍尔丘拜(新渠)村从希迈耶娃·丛花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比较 2,艾伯华的索引——193(《千金小姐嫁乞丐》)。AaTh(J)923B;1,丁乃通 923B;3. 金荣华 943(923B)。

这是一个冒险性的故事,是东干民间文学中极为普遍的关于秃子娶富员外的女儿或者娶阜帝的女儿为妻的母题的异文之一(另外的异文,X·尤苏罗夫以《机敏的秃子》为名发表[14,104-108])。在故事的开端采用了'ThMot T. 112 的细节——主人公迷恋画上的

姑娘,进一步随之而来的是,对于微贱的主人公结婚的故事来说是普通的细节,即缺席的求婚和欺骗性的求婚。与类似的神奇类故事不同,在这里,没有把主人公从秃子变成美男子,相反,类似的情节进程好像模改了幻想性的把主人公从美男子“返回”变成秃子的细节。应当指出,秃子与显贵人物女儿结婚的故事在汉族的民间文学中也有(见《大臣的女儿和穷人》)。

52号

《恶虫》的原稿 M·哈萨诺夫 1967 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卡拉库努孜(营盘)村从哈尔三·马娃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艾伯华等索引无。

53号

《西瓜》的原稿 M·哈萨诺夫 1967 年在伏龙芝城从尤苏洛夫·哈尔桑那里记录下来的。另一个关于西瓜的故事,西瓜在五代时从西域入中国,是不是这些人以为西瓜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反映很早的观点是个问题。

54号

《一报的一还》^①的原稿是哈萨诺夫 1961 年在哈萨克共和国东方之霞村从马守清·尤努斯那里记录下来的。甘肃方言。艾伯华的索引——无。

这个冒险故事可能是某种话本的简短转述。它的某些情节进程(杀死女仆,目的是以此来控告一个青年,说他企图引诱她。为了抢劫而企图在客店的院里下毒)对于远东的小说和戏剧来说是极为传统的(例如,在石玉昆的《三侠五义》早的故事中的类似情况)。看来,阿訇在陵园医治老妇人的细节是比较特殊的。整体上这个故事

^① 汉族人的说法是“一报还一报”。——译者注。

是带有变装、杀人、诬告、企图下毒等诸如此类猎奇情节的原本有趣的叙述。

55 号

《李员外》的原稿是 M·哈萨诺夫 1964 年在吉尔吉斯共和国伏龙芝州莫斯科区亚力山大罗夫克村从尤努孜·舍穆子那里记录下来的。甘肃异文。艾伯华等索引——无；AaTh——无。

这个民间故事俨如某篇话本的转述——话本，其中常常有关于寻找为事态所分离的主人公的情节（通常是丈夫和妻子；他们在混乱时代彼此失散）；杭州城的故事中所谈的有利于这种设想。杭州（南宋临安）是一些话本人物的活动地点，这个故事的首发细节之一：儿子降生时没有父亲，这与其说是对于故事，勿宁说是对于史诗都是一般的特点。在史诗中，经常发生父亲同不认识的儿子战斗的情况（比较关羽与关索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没有任何战斗，所以故事带有完全生活的性质，好像是儿子同父亲的伙计打架（战斗之减轻了的说法）代替了战斗。

56 号

《花儿姐》的原稿是 M·哈萨诺夫 1962 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绍尔丘别（新渠）村从希麦耶夫·尤努斯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艾伯华的索引——无；AaTh——无。

这是一个典型的奇险故事，其中好像是翻改了神奇故事的某些一般的进程。主人公（甚至不是本人，而是他的父亲）所找的不是最美的姑娘做他的妻子，而是最不美的。他不能忍受朋友们的嘲笑，把聪明的丑妻赶出了家，虽然在传统的故事里，他立即采纳了妻子的建议，他应当是受到尊敬。在这里，女主人公的第二个善良的丈夫采纳了她的建议。没有例外，丈夫的不同社会地位也影响到情节的这种发展：第一个——富员外的儿子是个坏人并受到了惩罚；第二个——微贱的主人公，樵夫，相反，受到尊敬，成了统帅。

57 号

《铁李拐》的原稿是哈萨诺夫 1972 年在伏龙芝城从哈萨诺夫·阿哈莫迈德(戴娃)那进而记录下来的。甘肃异文。艾伯华等索引——无。

这是关于成仙的人的传说。在另一篇 M. 哈萨诺夫 1961 年从马淑琴·尤奴斯那里记录下来的名为《穷人怎样成了仙》的陕西异文中,情节相似,主人公的名字没有提到。这里也很明显,所谈到的道教八仙之一就是李铁拐,他的标志就是腰间挂着一个葫芦。赵景深教授研究八仙的传说[193,82-83],但是他没有引用类似我们这个故事的任何作品。我们这个故事的全部艺术本质就归结在诗作之中,妻子按照这诗知道她的丈夫回来了。其中利用了诗的这些故事在东干民间文学中非常多。这个传说在西北(甘肃、陕西)与新疆流行甚广(参见《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甘肃卷》,中国 ISBN 中心,2001,第 154.155 页;《陕西卷》,1996,第 210-211 页;《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新疆昌吉市分卷》,1995,第 236-237 页;《农六师分卷》,1993,第 153-159 页;《农八师·石河子分卷》,上卷,203 页),内容与东干传说同,只是李铁拐留下的诗有四行,头两行与东干记录的传说相同,第三、四行是“儿孙自有儿孙福,谁替儿孙当马牛”。

58 号

《苏秦》的原稿是李福清 1953 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爾达依区绍尔丘拜(新渠)村从扎扎佐夫·义德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

苏秦是中国古代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死于公元前 317 年。司马迁的《史记》中撰有他的传记。苏秦作为一个以善辩而著名的聪明说客广为人知。他靠自己的辩才成功地建立了古代六国的联盟,以反抗秦国称霸,但最终死在敌人和忌妒者所暗派的杀手之手。这个简略的历史传说的基本情节进程在一般特点方面很容易与司马迁的

《苏秦列传》有关联,虽然完全不是从他的传记中得出结论,例如,苏秦是穷人之子。那里只是说他“出游数岁,大困而归……乃闭室不出,出其书偏观之”。

但是,司马迁一点也没有谈到我们这个故事的最艺术的重要细节:把发辫绑在梁上,当他每次开始在书上打瞌睡时,他就会疼得跳起来。在司马迁那里自然也没有那些细节,即明显的时代错误,并且是在传统故事的影响之下而进入到了传说之中。我们注意到上京赶考的说法,在苏秦时代还没有考选制度;还注意到好像是考得最好的说法,他也像其他的故事主人公一样,成了皇帝的女婿。(在司马迁那里,一般没谈到苏秦的结婚,只是提到他因同国王母亲的亲密关系而忠于国)。根据司马迁的意见,顺便说说,他有两个兄弟,而不是像在东干传说中那样有一个哥哥。东干传说的最后语句是两句谚语,其中的第一句广泛地流行在东干人中(我不止一次地在各乡村中有机会听到它),而且是脱离故事而独立的。第二句则是同苏秦的形象直接联系着的,并且好像同文本有牢固的联系(它在汉族的民间文学中有,并且记录在英国 A. 斯密特编的中国谚语集子中[285,94]),这个谚语好像由苏秦本人以另一种语言形式重复地说出,由司马迁在下列细节中转达:“后来,苏秦成了显贵而腾达,他那从前讥笑他的双亲,开始对他殷勤伺候、曲意逢迎。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母惧之,贫贱则轻易之。’”^①(着重号是笔者加的)。

59 号

《韩信三旗王》的原稿是 M·哈萨诺夫 1959 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卡拉库努孜(营盘)村从金里洛夫·苏娃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艾伯华等索引无。

^① 见《史记·苏秦列传》。——译者注。

这是一个有趣的历史传说,它受到了神奇故事的很大影响。另外一种,甘肃异文异文是笔者1951年在吉尔吉斯共和国伏龙芝州康特区米粮川村从集体农庄巡查员的赖玛莫夫·哈尔基那里记录下来的(见我的论文《东干历史故事(关于韩信的故事)》中对这一异文的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07,2期)。关于韩信的民间故事的汉族(南方的,广东省)异文,在张冠英的论文《传说和史实(关于萧何与韩信的)》(《民俗周刊》,1929年66期,6-8页)中有简短转述。韩信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的传记收入《史记》(见《淮阴侯列传》)。韩信生活的时代是公元前3世纪末,当时中国是在秦朝的统治下统一了。全部实权掌握在宦官赵高手中。全国掀起了造反的浪潮。在南方,楚国项羽奋起反抗暴秦;在中国东方,在山东,刘邦起兵反对专权的佞臣。刘邦占领了秦国国都,但是被他的对手项羽从他的手中夺走。然而很快,项羽就又把国都的政权还给了刘邦。刘邦建立了汉朝。过了几年,项羽和刘邦之间又为政权而重新发生斗争。依靠属下统帅们的才能,刘邦战胜了项羽。刘邦的统帅中之优秀者要属韩信。项羽全军覆没,在乌江边自刎身亡。后来韩信于公元前196年因叛逆罪被处死:他想帮助起兵反叛皇帝的陈豨。在东干的故事中也正好讲到韩信为霸王属下,后来转归刘邦(高祖,或者在我们这个文本中的高王——这是汉朝奠基者死后的称号),在皇后主政时被捕并被处死。但是这种说法跟韩信的官方传记有极大的不同。东干的异文是从韩信和他的哥哥之间分割财产的故事开始的。这个插曲令人想起关于分割财产的两兄弟的许多东干和汉族的故事之典型的开端进程,只是在这里没有不分给弟弟财产的思想。这段情节需要简单,以便具体地说明韩信的恶毒,如哥哥挖个井,韩信挖个茅坑,这是较特殊的细节,但采自新疆的记录中,讲述韩信与哥哥分家,一口水井不好分,他们就在井上横搭一块木板,把水井一分为二,哥哥打水,韩信屙屎(《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新疆巴里坤哈节克自治县分卷》,1990,第30页)。在赖玛莫夫·哈尔基的甘肃异文中还有一个陕西说法

中所没有的细节：韩信要求分割磨盘，把它击开成两半，这之后磨一般已毫无用处。独特的预言之梦的细节（主人公所遇到的三位神仙，在20世纪70-90年代发表的韩信传说异文都有这个细节，但一般是说两个老人），正如它是其他民族的故事的特征一样，也是东干故事的特征。韩信突然活埋母亲的可怕细节，好像延续着这条具体表现韩信的愚蠢行为的线路，他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勃勃的计谋而进行了最可怕的罪恶行动。现在采录的不少韩信传说都有韩信埋母的细节（如在北京一带，吉林省、宁夏省等记录的，见《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吉林卷”，“宁夏卷”），但也有减弱的说法，或说埋的不是亲母，是义母（河北张家口一带《耿村民间故事集》第二集，或为了儿子的前程，母亲自己同意把自己活埋（北京延庆县的记录），或说母亲“恰好咽气”（山东淄博的记录）。

必须指出，主人公的所有这些愚蠢的行为，与司马迁的韩信传中的内容是不相符合的。例如说，韩信在青年时代是贫穷的，但既没有提到他的哥哥，也没有谈到分割财产。而谈到母亲之死则是直接相反的。“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①——司马迁感叹道。按照这段话来判断，真实的韩信可以说是一个模范儿子。我们发现，就我们所知，在汉族人那里记录的关于韩信的口头传说中，无论是在张冠英所说的广东异文中，也无无论是在B·谢马诺夫在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中国华侨集体农庄《广东公社》所记录的山东异文[254,20]中，都没有这类开端。下列的插曲——韩信从霸王那里逃走，同样按照神奇故事[见艾伯华的索引189号]的“神奇的追逐”的型式而模式化了。但是，由于一般非神奇故事的特点，在这里，对古代的母亲进行了重新认识并做了修改：逃跑不再是靠变身，而是利用现实的基本计巧，这种计巧已经不是神奇故事式的，而是生活故事甚至讽刺故事式的。在宁夏采录的韩信传说中也描述有“神奇追逐”

① 见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译者注。

的母题,但是描述的不是霸王追韩信,而是韩信的舅舅知道他活埋了母亲而追逐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宁夏卷》,中国 ISBN 中心,1999,第40页)。韩信遇到了一个樵夫,就向他问路,然后就把他杀了,以免他去向霸王告发逃跑者跑向何方。与樵夫相遇的细节,在话本小说《闹阴司司马貌断狱》[182, II, 466]中也有。诚然,其中是两个樵夫,韩信也是杀了他们两个。看来这个插曲在中国民间文学中十分普遍,因为在实用的造型艺术中也有反映。在笔者偶然在蒙古看到的一位蒙古老人的鼻烟壶(18世纪)上,就描绘有韩信向樵夫问路;在烟壶上还有题字:“韩信问路”。这个插曲好像仅是对韩信一次残酷性的图解。

韩信同老友朱官相遇,想必是从他的传重新构思的情节。在《史记》他的传中谈到韩信的朋友钟离昧将军,的确,他最初是在霸王麾下,后来,霸王死后就跑到了韩信那里。在我们的异文中完全相反:韩信从霸王那里跑到朱官那里避难;朱官在高祖那里当官,任命韩信做了皇家粮仓看守的低级职务,这与司马迁《史记》的文本十分相符。其中谈到授予韩信治粟都尉的职务,但是,介绍给高祖因而授予他这个职务的是滕公,滕公是未来高祖皇帝刘邦的战友。考虑到粮谷的全部情节,显然对故事的构思有益。在传记中只是表明了任命的事实本身。应当指出,赖玛莫夫·哈尔基的异文一般没有这段情节,但是却有下列的情节:在甘肃的异文中较详细地说明了霸王军队的覆没,并且与我们在这里所引用的陕西异文不同。按照赖玛莫夫的异文,韩信建议同霸王交战的刘邦进到山里去,到那儿等待自己的敌人;敌人的心脏像青蛙一样,它不能处在没有水的地方。^①当霸王的军队追赶到刘邦的兵到达山脚下时,刘邦的兵们就开始从山上滚下石头来,砸死了霸王的大部分军队。韩信自己则改装成船家,坐

① 或许,这种观念与霸王诞生于龙女的传说有关;龙女嫁给了秦始皇,后来又返回龙宫(这个传说的东干异文是 M·哈萨诺夫于1973年在肯一布降村从七十二岁的说故事人莱比了·穆哈尔麦那里记录下来的。类似的汉族传说译文见(《民间文学》1957年3期)。

在乌江上的小舟里(在赖玛莫夫的异文中说的是“黑海”),等待着霸王。霸王在自己的部队覆灭之后,为了摆脱追击,必定要逃到这里。霸王来到江边,请求改装的韩信渡他过江。伪装的船夫对他说,霸王太重,小船支撑不住一个带有大剑的人,可以或者先渡剑,或者先渡霸王自己。霸王给出了剑。韩信就驶走了,没有回来。知道受了他的骗以后,霸王就抽出小刀结束了自己。在我们的陕西异文中,关于这一点只是一般地说(霸王在乌江遭到失败)。最可能的是,这只是该讲故事人记忆的缺点。在任何情况下,在东干的俗语中有“韩信逼死霸王”,这就证明这段情节在民间传说中的重要性。在B·谢马诺夫记录的流入山东口头说法中,也是说韩信引导霸王自杀。按照这个传说,韩信用蜜在树干上写下了这样的话:霸王死在乌江。夜晚,蚂蚁密集在蜜写的文字上,霸王早晨看到这个字句以后,确定这是上天用蚂蚁组成了这可怕的字句。何况韩信还演出了击“天鼓”的把戏,按照古代迷信,人在死前就好像听到了这种天鼓声[254,20]。

应当说,在历史文献中,特别是在司马迁的《项羽本纪》中,霸王的最后写得有些不同:霸王带着自己寥寥无几的剩余部队来到乌江边,看到了乌江亭长,他准备有船只。他请霸王渡过江去,但是霸王拒绝了。随后就在江边战斗,看到完全进退维谷的处境,身受重伤的霸王就自刎了[178, I, 336]。在关于韩信的传说中,最重要的情节是最后主人公处死的历史终结。在司马迁的韩信传记中,讲述吕后因有人告信欲反,“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给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①

本集所列的东干异文对韩信的处死写得完全不同。在这里,韩信被处死之前曾遇到了一位占卜者(他显然是一位神仙,他的突然消失可以证明[扭头之间就没人了]——这个细节是东干和汉族故

^① 见《史记·淮阴侯列传》——译者注。

事中的描写与神仙相遇的特征)。可能,东干异文中这个占卜的插曲,在最终结局方面,是对韩信传记情节进程的重新理解。在传记中,讲到智者蒯通佯装预言家企图预告韩信的命运。但是,在口头传说中,这段情节完全按照故事的法则模式化了,而不是平实的历史。这段情节的尾声是说明韩信的寿命约为40岁——在上述的话本中所提到的也是,其中韩信的每一条罪状(共四条)都让他丧失九年生命。蒙古抄本司马貌故事(藏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公共图书馆中)中,也像在东干故事中一样,有五条罪状,每一条罪状都让主人公丧失八年生命[202,4-5]。韩信减寿的说法每篇异文都不相同,在新疆记录的传说中只提到他的三件罪,每罪减寿十年(《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新疆巴里坤哈节克自治县分卷》,1990,第30页。)韩信的五条罪状也在名为《韩信问卜》的传统相声中列举了出来[168,350]。奇怪的是,这一组罪行在一切情况下都不完全相同:话本小说加给韩信的罪行是所谓关于国家秩序的,而东干的故事则勿宁是局部的、家庭性质的。

对韩信处死本身的描写也极为不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按照皇后的命令直接决定了处决的事实。但是在民间传说(陕西异文)中,处决的发起者,与其说是皇后,勿宁说是她的使女陈仓女。这陈仓女是无辜被韩信杀害的看桥人(似应为樵夫——译者)的灵魂转世,正是她假传旨意叫韩信进宫。在赖玛莫夫·哈尔基的异文中,发起者是皇后自己。在这方面,甘肃的异文与《史记》的说法相近。这篇异文说:“皇帝看到部队服从韩信更胜于服从自己,就决定用种种办法摆脱自己的这个部属。他长时间地思考,但是也没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因为需要秘密去做,以便使韩信不能起兵反对他。皇后发现丈夫深思并且发愁,她就问他,什么事。皇帝长时间沉默,但是后来还是忍不住全告诉了她。皇后是一个狡猾的妇人,并且立刻就想出了摆脱韩信的方法。在第二天早上,她就命令在宫前的小花园中摆上一个金澡盆,并派仆人去请韩信……”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就如同发表的陕西异文中

所说的那样。

应当说,传说的结尾不只是在我们所熟悉的两篇东干异文中是一样的,它也出现在张冠英所简短叙述的广东的传说中[189,7.8]。在我们的说法中,个别细目也说明了它的某些细节。其中说到在所有的剑上都有韩信的名号,因此任何一把剑都不能处死他。在甘肃的异文中,这个细节较有根据。其中说,“韩信就任首相以后,就预感到这类情势,于是就吩咐铁匠在所有的剑上都打印上他的名字”。近年来发表的各省采录的韩信传说中也有类似的细节,如在山东淄博流行的异文中,讲述刘邦封韩信为开国元勋,没有斩他的剑,没有绑他的绳。皇后命令绑出去斩他;韩信说没有绑他的绳、斩他的剑,于是就用五丈三尺长的裹脚布,用油炸的剑状竹篾(竹篾怎么杀人,令人费解——笔者)。除此之外,韩信还宣称,在他能看到或者是天或者是地的地方不能处死他。当把他处置在黑暗的塔中时,但是找不到没有标号的剑也不能够处死他。”其次,文本与发表的异文相符。广东的说法对韩信的这些话提供了较有说服力的解释。这种说法表明,皇帝自己最初对韩信怀有好感,并委以高职;在结尾,为了表明特别的好感,韩信任何时候也不能用剑来处决,以及“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刀不杀”,这就是为什么当韩信被控企图举行叛乱的时候,按照中国南方的这个传说的说法,处决他是在八层的楼内(也就是没有在地上,也没有在天上^①),同时用的是切面团的刀。可惜,这个传说叙述过于简略,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创作者对主人公本身类型的态度是怎样的。在B·谢马诺夫记录的山东异文中,例如,那里没有记述处决韩信,他是实际战胜暴君霸王真实人物。在东干人中,相反,韩信变成为残酷、阴险和凶恶之人的象征。在他们中间,韩信的名字不仅是成了名义上的,在谈到恶人时甚至说:“你比韩信还残

① 很明显,这里面含着这样的极为古老的观念:不让特别崇拜的英雄脚触地,并把自己的光给予太阳来照亮它(见J·弗雷泽对这个问题的类似研究[268,VI,124-127])。

酷。”同时,某些东干人一般把韩信的名字的语源作“寒心”,虽然这个历史人物的名字的“信”,完全不是“心”而是“信(用)”。在中国采录的韩信传说都证明,他在民间并不是名臣,如在北京延庆县记录的传说中说他留下骂名。

同时,假如把东干民间文学整体拿来看,则可以从中发现对韩信的另一种肯定的态度。例如,按照 M·哈萨诺夫 1967 年从哈尔萨诺夫·马娃(卡拉库努兹村)记录下来的传说,韩信被处决之后,天地曾被白色的雾所笼罩。感到诧异的皇帝就问自己的预言者发生了什么事。那个预言者占卜后报告说,天哀悼韩信。从此之后,皇帝就命令将白色作为丧服的标志。假如某位大人物死了,就到处悬挂白旗作为哀悼的标志。正如东干的历史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 X·尤苏罗夫所告诉 M·哈萨诺夫的,按照另外的异文,韩信四月八日处决,在同一天,大地为了表示哀悼覆盖了厚厚的一层霜[哈萨诺夫记录手稿]^①。假如韩信被描写成纯粹反面的角色,那么未必能在民间传说中有这些崇敬的表示。在结尾时还必须说,韩信的题材很早就进入了中国的口头创作和叙事文学中。陈汝衡教授发现了证据,证明民间说书人早在 10 世纪后半就已经讲演韩信的故事了[196,61]。我们在《前汉书平话》[188]中发现了这个题材,该书中带有小标题《吕后斩韩信》。后来,在《西汉演义》和许多 14 世纪的各种样式的戏剧中,以及最近期使用这一题材的郭沫若的小说《楚霸王自杀》[210]中都有这个题材。但是,在这些作品中,没有一个采用了东干异文中所提供的这种情节。

如果我们把从东干人中采录的韩信传说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各卷发表的中国内地记录的异文比较一下,可见东干异文没有韩信的父親是猴子的说法,没有讲述他先要埋父亲的骨头,但是坟墓不收兽骨,所以他埋母亲。《集成》发表的韩信传说主要讲述韩信出世及活埋母亲的事情,没有他逼死霸王等情节。

^① 正好测定是这个日了(佛陀出生的节日)并不十分清楚。

60 号

《广徽》的原稿是 M·哈桑诺夫 1959 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卡拉库努孜(营盘)村从金里洛夫·苏娃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

这个有趣的故事是源自两类不同故事的情节的错合:关于唐朝建立的故事和关于梁山泊的英雄的故事。第一类故事与《说唐》有关,第二类故事与《水浒传》有关。在皇帝广徽名字下,在这里大概引自文帝——隋朝文帝(从 581 年至 604 年在位),他名叫杨坚。什么是“广徽”,不十分清楚。没有例外,广徽的名字一般也是全部故事,是文帝的儿子名为杨广的炀帝(在我们的异文中,他被误称为袁光^①)——从 604 年至 617 年在位——的名字和宋朝皇帝徽宗(1100 年至 1125 年在位)官称前一部分折衷的结合。在徽宗时代,梁山泊阵营的起义者们进行了斗争。在 7 世纪初,在中国开始了一连串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战争,李渊享有了他们的胜利果实。他在东干的故事中没有充分根据地被称是广徽的外甥。李渊后来占领了都城并宣告自己为皇帝,名为高祖,在 618 年建立了唐朝。李渊为政权的斗争和与建立唐朝有关的戏剧性的事件,也就成了民间传说和《说唐》的材料。其中的主人公之一就是勇士、将军秦琼;也就是著名的秦叔宝。

秦琼是一个历史人物,是二百多次大小战役的参加者。在《说唐》中,它的早期异文归属于罗贯中,实际上是救李渊的情节。山贼们(不是像我们的异文所说的袁光)攻击他,勇士秦琼救了他。在《说唐》的第四回中谈道,李渊想知道自己救命恩人的名字,就动身去追赶他,但是,秦琼完成了功绩之后,就很快地走开了。李渊没能赶上他,但也没有放弃追寻。当秦琼回转来并大声呼喊他的姓名时,

① 在现代东干作家雅斯尔·十娃子的小说《薛仁贵》中,采用了这个故事中的某些情节,这个角色称为杨广[见 31, II, 121 - 134],这正好证明了这种假设,即在我们的异文中有明显错误。

但李渊完全没听清姓,而把名字的字音听成了“五”[200,20]。任何幻象(野猪追龙)以及带有上面好像写有秦琼名字的箭的故事,在小说中是没有的。^①袁光和李渊在下棋时的争吵场面,在东干作家雅西尔·十娃子的小说中也有描写,在京剧《秦琼救驾》中也有类似情况。在这部戏剧中,讲述着李渊和杨广之间的冲突(正如上面所谈的,杨广在东干异文中错误地被称作袁光):杨广想夺取李渊的妻子。愤怒的李渊用酒杯击打杨广,并打掉了他的几颗牙。这之后,由于害怕控告他的罪行,李渊放弃了自己的职位而回到了他从前供职的太原。杨广改装成强盗,设下埋伏,但是在最危险的时刻秦琼出现,并且救了李渊[181,120]。东干故事的内容较之《说唐》与京剧更相近。在东干异文中所记述的进一步的事件,例如,秦琼在客店中的生活,被迫要卖掉自己的名马,以偿还饭费和住宿费。在《说唐》和京剧[181,121]中,也有类似的内容。诚然,在小说中的情况也有某些异样。秦琼在济南官衙任信使,他去卢州送信给那里的官家;他等待复信,但一直没有回音。他的钱花没了,客店的主人向他讨要店钱和饭钱,于是秦琼就到当铺去典当自己的兵器——一双沉重的鞭子,但是当铺主拒绝收兵器,秦琼就决定卖马。但他的马很瘦弱,市上人们都嘲笑它,甚至没有人问价。忧愁的秦琼往回走。这时,他遇到了一个背着干柴和鲜草进城的樵夫;饥饿的马见到了鲜草就直奔樵夫并吃起草来(看来,在东干异文中所提到的干草商和所运的两捆干草就是从这里来的)。樵夫把秦琼领到了当地的富人英雄单雄信家,他是识马行家。他买下了秦琼的马。拿到钱以后,秦琼就顺便来到了酒馆。那里有两位青年英雄,是他早先的朋友(比较一下东干异文中梁山泊的好汉们)。在东干的说法中,进一步有《水浒》的英雄武松和司来英儿参加了进来,但是在小说中我们没有发现后一个名字。属于唐和宋不同历史时代的两部作品事件的错合,显然是

^① 同时,那个指点英雄,让他去从野猪那里救龙的梦,不是这个故事异文的独特的情节,因为我们也在建立于民间传说上的雅西尔·十娃子的小说中发现了它。

由于秦琼故事和《水浒》中的事态相近似的原故。在京剧《三家店》和《打登州》中讲述着秦琼曾如何被捕,来自瓦岗的好汉们又如何把他救出:好汉们扮作商人和车夫来到登州城里并在城中制造恐怖的纠纷[见 181,123,124]。

整个东干异文都是秦琼的独特的简短历史,显然,在许多方面都是既以章回小说的文本、又以戏曲为基础的,同时不能忘记,在当时,口头故事也是它的某种材料来源,这种口头故事的传统在吉尔吉斯和哈萨克还在由当代的故事讲述者们继续发展着。

61 号

《白袍薛仁贵》的原稿是李福清 1954 年在吉尔吉斯共和国伏龙芝州康特区米粮川村从马伟林诺夫·依布拉给木那里记录下来的。甘肃异文。艾伯华等索引——无。

这个故事是在中国以及朝鲜和东蒙古部分地区广泛闻名的关于唐朝统帅薛仁贵的故事的异文。薛仁贵于 614 年出生在山西的一个农民家庭,死于 683 年。根据历史文献,薛仁贵是以娴熟的骑手和射手著称。在唐太宗统治时期,他投军并参加了对高丽的远征,由走卒获升为中郎将,后来,参加了反对居住在天山地区的突厥部落的远征,同西藏部落战斗,击退了东突厥人的侵略。薛仁贵传记的丰富事件很快就成了民间传说与戏剧(从 13 世纪末)及大约 13 世纪末的平话《薛仁贵征辽事略》[见 180,75-76]的题材,明成化年间《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后来也是章回小说《薛仁贵征东》[179]^①的题材。特别应当指出朝鲜的《薛平贵传》[见 237,II 册,202-203;284,111,以及 264])。

薛仁贵在朝鲜极为著名,甚至在那里建庙来供奉他。在旧时,朝鲜的母亲用他的名字来吓唬哭的孩子:“薛仁贵来啦!薛仁贵来

^① 这是一本廉价石版印刷的小说(显然是 19 世纪末的),笔者偶然于 1954 年在托克马克在黄四老汉的家中见到了它。黄四老汉是一位通晓汉字的人,并是一位很好的故事讲述者。他家只有一本中文书,就是这部小说。

啦!”。在东蒙古的本子故事讲述者中,我们已经查明,有按照《薛仁贵征东》名之为《东辽》本子乌力格尔[见 235,145]故事很普及。关于薛仁贵的小说很有名,译成了爪哇语、马来语、越南语和泰语。薛仁贵的故事延续到关于他儿子《薛丁山征西》。在蒙古的故事讲述者中,除此之外,我们发现了关于薛仁贵的孙子名为薛海的故事,薛海这个名字现代中国人不知道。但是笔者在喀山大学民俗博物馆发现了几幅晚清杨柳青年画上有薛海的名字。这证明从前在中国也有薛海的故事。东干作家雅斯尔·十娃子在 30 年代末根据东干口头故事写出了关于薛仁贵的小说[见 31,282 - 330,简略的俄文翻译,见 31, I, 155 - 164; II, 121 - 134]。

所分析的东干异文,其实是关于薛仁贵的故事的情节进程和在东干人和汉族人中同样普及的薛平贵故事的错合。在中国民间文学中常有类似的错合,早在 20 年代,历史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顾颉刚就注意到了这一点[164, I, 20]。错合是以两种场合中的行动同唐朝时代的关系来减弱主人公姓名的相似性。应当说,在 X·尤苏罗夫发表的东干异文《薛平贵故事》[14, 123 - 126]中,也有借自薛仁贵故事中的情节。假如为了便于分析,把我们的异文分为几个情节进程,那么就很容易看出,故事的开头本身是主人公的贫穷化过程,他向伯伯求救未成,企图以自杀来结束生命:这一切恰好与《薛仁贵征东》的第三回的文本相符,与此只是有不大的差别。按照小说,他把所有的钱都付给了武术教师,而不是和朋友们喝酒花掉。在我们异文中的这种改变很容易用东干民间文学常用的故事图式的作用来解释。按照这种图式,主人公供一群朋友吃喝,后来,当一文没有的时候,他们谁也不帮助他(例如,见 27 号)。在十娃子的小说中,还提供了第三种异文:青年从他的双亲那里继承来的全部财产都被他的伯伯夺去了。一个姓王的商贩把上吊的薛仁贵从树上救下来并让他恢复了意识,这段情节在章回小说中有,在十娃子的小说中也有。在《薛仁贵征东》中小贩叫王茂生(4 回)。同小贩结拜为弟兄;在小说中也有,但是,在这里,结拜为弟兄的仪式描写得比较详细。特别应

当谈到,主人公吃得惊人地多。这个细节在关于薛仁贵的故事(它着重强调了薛仁贵——勇士的强力,或者正如小说中王姓小贩所说,称赞主人公的食量,“他一定能成为出色的统帅”)中出现得非常早。早在13世纪的《薛仁贵征辽事略》中就讲述着,皇帝看见薛仁贵那么瘦,就问他是否病了。薛仁贵回答,他因为经常饮食不足而消瘦了,因此,为了壮起来,他需要吃供十个战士吃的饭,他一口气能吃一斗米(在我们的异文中也同样说,其中并进一步指出同样的数字:十个人的食量)和十斤肉[见180,56]。十娃子的小说中也采用了这个细节,其中,主人公吃为五个人准备的饭。在X·尤苏罗夫的《薛平贵的故事》^①中也同样,其中,这个细节同为员外的女儿建立房屋的全部情节一起转移了。这个情节在我们的异文中也有:小贩把主人公领到有钱的员外家,请求允许他留下工作。这完全符合小说的内容(第4回),只是主人的姓在小说中不是王而是刘。这种变化仍然是跟那种错合有关,因为在关于薛平贵的故事中,有钱的主人姓王,他的女儿叫王钏。东干异文中所写和小说里所说完全相符,如主人公携带圆木(两根腋下夹着,一根肩上扛着),只是他能代替的工人数量在那里较少(20-30人,而不是像在东干说法中的100-200人,这里显然是故事的夸张)。

东干故事的下面情节是主人公遇到员外女儿的故事。员外女儿给了他一种冬暖夏凉的神衬衫。姑娘看到,在主人公睡眠时,有一条小白蛇爬过了头上的七窍,于是认定,这个青年必定成为将来的君主。小白蛇在这里显然是主人公的所谓外部的灵魂。在元曲中也有类似的细节。例如,在《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中,睡着的刘备,一条红色的小蛇突然从他的口中出现,然后钻进鼻里,又从眼中出现,消失在耳里等等。关羽对张飞说,“兄弟也,你不知道,这的是蛇钻七窍。”

^① 饮食无节制,与其说是故事的细节,勿宁说中是史诗的母题;它出现中在各个民族的史诗中,例如,在雅库特的史诗[271,96]中以及乌兹别克的“阿克帕美什”[216,128等等]中。

此人之福，当来必贵也。”^①[见 166, II, 9a]。我们在蒙古《格斯尔传》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细节。其中直接说明，莽古斯在睡眠时，有金鱼从他的鼻孔里出来，这是他的灵魂[233, 140]。值得注意的是，带有爬穿头部七窍的小白蛇的类似插曲，在尤苏罗夫的关于薛平贵的故事的异文中也有。在《薛仁贵征东》中，主人公的这种外在灵魂的具体形象不是小白蛇，而是白虎(第4回)。赠送神衬衫同样属于最早的一段情节。它早在元明杂剧《龙门隐秀》中就有了。其中讲述着，刘员外的女儿在夜间发现，在草丛中卧着一只额有白斑的老虎。^②她走近些时，就看见睡在草中的长工薛仁贵。姑娘很怜悯他，就把一件红色棉袄盖在了他的身上，使他不被冻伤。女仆知道这件事之后，就报告给主人。父亲怀疑他们私通，就把女儿和薛仁贵一起赶出了家门。这个细节，也在《薛仁贵征东》中出现。在这部小说中，员外的女儿怜悯在睡梦中冻僵的薛仁贵，就在黑暗中直接抓起首先到手的自己的一件贴身衬衫从窗子上面抛给了他。在次日早晨，姑娘的父亲看到青年身上的这件衬衫，开始想，在辽东他买了二匹大红绫子(是海外宝物，穿在身上，不用絮棉，就温暖无比)，制成两件内衣，一件给了妻子，另一件给了女儿。员外决定问问，她们之中哪一位跟这个长工发生恋爱，于是要求拿出内衣来，等等(第5回)。我们异文的说法偏离了小说的文本而沿着接近于民间故事的线路进行：由此产生了衬衫的特别名称“火龙缎”，这可能是在汉族故事中所见到火龙单——短外衣这一说法的变相(见同名《火龙单》的讽刺故事，其中这个概念被恶用了)。与故事显然相近的是，神衬衫是皇帝赠给员外的，而不是像小说中那样是在市场上买的。带有衬衫的故事在

① 《全元戏曲》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494页。——译者注。

② 按照十娃子的小说，薛仁贵曾经把一根铁棍插入一只白虎张开着的口中，杀死了它，而后吃了它的心。毫无例外，民间的这种幻想把主人公的能力具体化为白虎的面貌。有趣的指出，在关于薛仁贵的朝鲜小说中，主人公住在了刘老隐士的家中。刘有一位美丽的女儿。一天，姑娘在梦中见到她们花园里睡着一条龙。醒后她就去到花园里，发现在龙的地方是一个青年——主人公。十分感谢A·特罗采维奇女士费心给笔者介绍了朝鲜说法的内容。

十娃子的小说中有,在尤苏罗夫的薛平贵故事的异文中也有。

东干故事的下面情节——姑娘同老乳母一起从家中出走,在古庙中过夜,与主人公相遇,薛仁贵与富家的女儿结婚——在十娃子的小说中也有,这一切也确切地符合《薛仁贵征东》的文本。在一定意义上,这显然与元明杂剧的一些内容相符合,只是正如上面已经谈到的,他的妻子不是王宝钏,而是一个姓柳的员外的女儿柳迎春。再下一步的情节(因妻子的请求,主人公去打猎,杀死了被其他猎人追赶的老虎,那些猎人开始与薛仁贵斗殴,在失败之后就同他结拜为弟兄,这同样与文学中的内容相符。这段情节,十分可能看作是关于薛仁贵情节的各种异文的独特错合。一方面,I·马伟林诺夫叙述的东干异文的文本与《薛仁贵征东》的文本相近,其中,也是妻子让丈夫去打工挣钱,于是他就折竹枝做弓(比较我们异文中的粗木棒),但他去打猎没有打老虎,而是打鸿雁。在打猎时遇到了一位老友,往日曾向他学过武艺。在清·无名氏的戏曲《定天山》中正好讲述着薛仁贵猎捕另外一些人追逐的老虎。司令官张仕贵的女婿名叫薛宗显的在路上碰到了老虎,而薛仁贵也在那赶上,并杀死了那只兽。宗显和仁贵结拜为弟兄,并劝仁贵和他一起到他岳父统领的军队去从军[187,III,1699]。我们记得,在我们异文的说法中,主人公和在打猎时遇到的胡魁结拜为兄弟,而后同他一起去张仕贵的部队去从军。(胡魁的名字和所有与他及他的双亲有关的情节在文学作品的说法中没能找到。)在小说的文本中,薛仁贵在猎虎时遇到了另一位主人公——年老而有功勋的统帅程咬金。后面的情节——与柳员外相遇,战胜强盗——与《薛仁贵征东》的文本十分相似。在小说中,这段情节是在薛仁贵被逐出张仕贵的军营之后,并且其中不只没有请勇士在庄园里暂住,而是相反,一个员外(他姓樊)因为害怕强盗而不想留住薛仁贵过夜(第4回)。有趣的是,在小说中,主人公用古代方天画戟作为武器^①,这种戟早在汉朝员外樊哙的祖先就用来作

^① 《全元戏曲》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494页。——译者注。

战,现在在家中用它来代替铁梁。但是,小说中匪首们的名字是另外的:姜兴本、姜兴霸和李庆红(只有第三个魁首的姓相合,在故事中,只有两个盗贼,第二个也是姓李)。薛仁贵与他所救的姑娘结婚;她是柳员外的女儿,这与小说中主人公与洪员外的女儿结婚相符;洪员外坚决请求薛仁贵娶他的女儿作第二位妻子。应当说,根据《旧唐书》(编于940-945年之间)中薛仁贵的传记,他的妻子实际姓柳;根据传记,正是她劝说丈夫去从军[185,753]。

东干说法的下一段情节与张仕贵拒绝接纳薛仁贵参加自己的部队有关。拒绝的理由是,一个阵营内不应有两个“贵”。拒绝薛仁贵参军显然早在这一情节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出现了。早在《薛仁贵征辽事略》中就谈到张仕贵不想接纳薛仁贵,因为他犯了忌讳,按照这种忌讳,任何人也无权用司令官的名号[180,9]。实际上,在中国从古时起神和帝王的名字就成了忌讳。但是,我们在任何地方也没能找到关于统帅名字中一个字避讳的情况。显然,不是毫无理由,在《薛仁贵征东》中,张仕贵自己在该种情况下引用犯忌讳的说法只是一种借口[见179,40,10回]。按照小说的说法,张仕贵只不过是代替在梦中出现预报为帝王的薛仁贵,推荐给皇帝作为自己女婿帝位的维护者。

在东干的异文中进一步讲述道,受侮辱的主人公和他的朋友们在路上遇到了年老的高官包文正,但包公是宋代名人。无论是在《薛仁贵征东事略》还是在《薛仁贵征东》中,主人公都没有遇到包公。而著名的老统帅程咬金,他或者如在《薛仁贵征辽事略》中那样跟薛仁贵一起转回张仕贵的军营;或者,像在《薛仁贵征东》中给了主人公一支带有他的名字的箭,这支箭好像是作为介绍信(与我们说法中的信相符),那张仕贵已经不能不接纳薛仁贵入伍。这之后,在我们异文的说法中,首先简短地谈到薛仁贵战胜了所有敌人,但是,他的功绩归给了(记给了)张仕贵的女婿。这个细节像一条红线贯穿于《薛仁贵征辽事略》里情节的最初散文体的说明中,它也极深刻地贯穿于戏剧中和小说中。例如,在元·张国宾的《薛仁贵荣归

故里》剧中就讲述着张仕贵把薛仁贵的所有战功全部据为己有。在周干的剧本中,薛仁贵的功绩已经不是归于张仕贵自己,而是归于他的女婿。在东干的异文中也一样,显然遵循着较晚的剧本和小说的传统,主人公的功绩正是归给了统帅的女婿。一般说来,像中国戏剧研究家罗锦堂所指出的,张仕贵在民间传统(包括小说和剧本)中的形象和统帅在《旧唐书》(卷92,列传第十七)传里所提供的那种形象极为不同。在传记中,他是有功勋的军事长官,而不是否定的角色——像在剧本和小说中的贪婪的高官[见172,232]。

东干的异文中进一步讲述到皇帝的占卜师徐茂公。^① 这里显然同样有小说的影响。在《薛仁贵征东》中,皇帝的军师徐茂公是真实的人物之一(真实的历史人物徐勣,字茂公)。在长篇小说中(在故事的开端,第一,正是他在为皇帝解梦时说,这个梦表明出现了一位身穿白袍名叫薛仁贵的勇猛统帅。东干的说故事的人也是进一步完全遵循小说的文本。根据小说,正是老统帅尉迟恭字敬德的去找主人公。尉迟恭也是一个历史人物,他的形象在许多小说和剧本中都出现过。在我们上面提到的张国宾的剧本中,在薛仁贵和张仕贵之间关于功绩的争论,就是徐茂公解决的。他令两人射悬挂于距门百步之外的钱币,张仕贵没能射中,而薛仁贵三发三中。

在小说中,敬德几次试图捉住白袍勇士:一次甚至他扯断了勇士衣服的一块布(第21回),另一次,他决定到张仕贵的军营中去,借口检验战士并因其战斗英勇而发给他们酒肉(22回)。这一段情节在东干异文中也有。甚至那种好像不关重要的细节,如老统帅因饮用了代茶的酒而过度,在小说中有,其中说明,皇帝在那一天禁止统帅饮酒,而张仕贵故意让检查者饮酒,为此,他把一片茶叶投入酒中,使酒表面上像茶;命令薛仁贵带着弟兄们从军营出来到古庙中暂住些时;夜间

^① 应当指出,徐茂公作为占卜师也是某其他东干故事的主人公。例如,X·尤苏罗夫1941年从著名东干故事讲述者黑亚·吴阿訇诺夫那里记录了关于龙王亲自检验徐茂公预言未来才能的故事[见32,29-31]及本书序言。

巡查军营,听到了战士们的谈话——这一切显然是从小说中转移到东干说法中来的,只是在东干的故事中把敬德捉薛仁贵的两种企图结合了起来(一种是从袍上扯下了一块,另一种是在古庙里的斗争)。但是,“辨认”主人公的这段情节,把张仕贵的外甥代替薛仁贵指给老大臣看,这显然应当完全归属于口头传统。无论是在戏剧中,还是在《薛仁贵征辽事略》或《薛仁贵征东》中,我们都没有发现它。可以设想,这段情节是尉迟敬德殴打皇帝女婿秦怀玉的这段情节的重新改作(第11回)。正如赵景深教授所推测的,小说的这段情节来自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敬德殴打皇帝的亲属李道宗,因为他胆敢在宴会上占据比帅还高贵的位子[见179,187]。但是毫无例外,在东干说法中的这段情节也是小说其他情节进程的发展(第24回)——如下面的故事:敬德愤怒地将张仕贵打倒在地,并用鞭子威吓他,逼迫他承认薛仁贵确实在他的军中。必须考虑到,在小说中,这段情节几乎是直接随在张仕贵的军营中检查战士的描写之后的,亦即在一般的情节线索中,与在东干说法中张仕贵的女婿自杀占有同样的地位。

东干说法的下段情节,是皇帝外出巡游;在巡游时他的马陷入泥泞的沼泽中,遇到了敌人的高丽统帅盖苏文。这时薛仁贵出现,把皇帝从灾难中拯救了出来——这也与小说的文本密切相关。在小说的第29回讲述着,太宗皇帝依照徐茂公的劝告(在我们异文的说法中也是这样)去打猎,他遇到了高丽的统帅盖苏文,力图逃脱,但他的马陷入了海岸边的沙泥中(在我们异文的说法中是陷入泥泞的沼泽中)。盖苏文要他的半壁江山,然后承诺让这个皇帝自由。皇帝搪塞说,不知道怎样写投降的割让文书,后又说他没有东西写。盖苏文向太宗建议撕下他的衣襟用血来写(我们在东干的说法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话)。但是就在这时,按照小说,薛仁贵出现了,敌人就逃跑了。在我们异文中的说法也同样,只不过在口头东干异文中,从泥塘拖出皇帝和他的马,这本身显然是按照史诗或故事的方式来写的:薛仁贵把自己的宝剑平放在马肚子下面,然后一下子既把皇帝又把他的马从泥塘中挑了出来。薛仁贵的这种勇士的动作代替了小说中的

完全现实主义的描写。在小说中,薛仁贵首先是用宝剑割芦苇,把它们束成捆,投入泥塘中,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国君引到岸边。他再把自己的枪杆投下去,以便国君马的前蹄能够建助它集聚力量跃出泥塘。正如赵景深所指出的,小说的这段情节,显然是薛仁贵生活中现实情节在民间传统中的发展。在《旧唐书》他的官方传记中讲述着,“高宗幸万年宫,山水暴至,夜突玄武门,宿卫皆逃走”,只有薛仁贵勇敢地投身内室,并在水冲进卧室之前成功地救出了皇帝。深受感动的皇帝“赐以御马”[179,186]。

东干说法的最后结尾的一段情节也是小说相应部分的改作(第11回)。在小说中讲述着,地在张仕贵及其战士们面前突然裂开了,统帅就命令薛仁贵下到深坑里去。进到地下之后,薛仁贵感觉是进入了另外的世界,那里别有天地。地上生长着树木。在那里,薛仁贵看到一条绿色的龙,它被链子锁在一根石柱上。薛仁贵解放了龙,它就立刻飞走了(比较一下在东干说法中解放栓在石洞第一道门的黑狗)。小说中进一步描述道,薛仁贵吃了由面团做成并蒸过的一对龙,然后吃了两个面团做的虎(与我们异文说法中的相类似,但是在那里,按照讲故事人的专门说明,虎是真的而不是由面团做的),后又吃了九头牛(按照我们的讲故事人的说明,在东干说法中也应当理解为主人公吃的不是真牛,而是用面团造型的牛)^①,从此以后,薛仁贵就具有了像一条龙和两只虎及九头牛的力量。

应当说,把勇士的力量同九牛二虎的力量相比较,从古时起,就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出现,例如,在元剧《三战吕布》中[166,I,21a]。但是有趣的是,在关于薛仁贵的小说中和在口头东干故事中,主人公的这种力量好像是通过简单的、完全物质的活动来表现:他吃了这些动物之后,获得了力量。同时,按照说故事人的意见,他吃完真正老虎们的肉体,这种事实就导致下面的想法:在早期的故事异文中,显

^① 应当说明,东干人在节日时蒸一对所谓花馍馍,这是面团做的各种动物造型(兔子,刺猬等等)。

然牛的肉体也是真实的,而不是面团的造型。在这里,是我们上面已经指出过的一般理性化的结果,它辨明了小说的某些段的情节。“九牛二虎之力”这个成语在中国的许多辞典中都说明是常用的夸张法,但没有任何的例子;在廖天华编的《成语辞典》中甚至专门指出“它的来源不明”,[197,54]。最可能的设想是,这种夸张法是从民间文学中来到书面语言中的,并且与吃饭的魔法功能有关(比较一下这样的流行观念:吃了敌人的肝脏可使胜利者增加力量和勇气)。

老母——我们异文中洞穴女主人与小说中出场的九天玄女娘娘完全相符。道教神话中的这位女神,在中亚的东干人中几乎不知名,在故事中由故事的老母的形象直接代替(有趣的是,例如,蒙古的说书人们按照中国小说的情节来表演作品,用喇嘛教的相应形象——巴尔登—勒哈玛来代替这个形象)。按照东干的说法,薛仁贵在洞穴(也就是地下世界)中获得了武器(宝剑)、马、白袍和天书。故事讲述者同样紧随小说,在这里讲述着,女神给了主人公五件奇物:用来追赶抽打敌人(盖苏文)的白虎鞭,防水火的长袍,震天弓,五根穿云箭,天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里,除了细节有某种不同之处,东干的异文同小说是相近的,当然,小说也是建立在古代的传说之上的。

关于东干异文的结尾还应特别说几句话。这个结尾无疑是典型故事的结尾:主人公成了国君。当然,它不符合历史事实:薛仁贵仍然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不是皇帝。但是在清朝剧本《定天山》中,讲述着薛仁贵与朝鲜公主结婚的事[见187,III,1700]。看来,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研究一下故事模式影响的问题了。

大体上,正如我们从所做的比较分析中看到的,东干的异文在许多方面是追随着《薛仁贵征东》的内容,是典型的说书人的异文,这种异文与中国专业说书人所讲述的很相近。有趣的是,讲故事人不识汉字,米粮川村一个识汉字的人也没有,但是他讲的与小说很相近。

62 号

《程老虎卖抬把子》原稿是 M·哈萨诺夫 1959 年在伏龙芝城从张尚老(张殿和)记录下来的。甘肃异文。

张尚老像说书的一样讲程咬金的故事。据南宋吴自牧《黄粱梦》那是已有说话人讲唐代故事。后来小说家编写几部章回小说,如《隋唐演义》,《说唐》等。虽然张尚老会看中文小说,但他告诉我,他手下没有中文的书,在伏龙芝城也找不到中文的书。但是他讲的最后一句“都在下回分解了”是模仿章回小说(当然小说照样说书)。如果我们把张尚老讲的故事与《说唐》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故事情节可能从那里来的。在《说唐》第二十一回人家把程咬金也叫程老虎[200,120]。也说他卖私盐,后来入狱三年,赦条来了,只有他一个人不出监狱要吃的,要衣裳等,赦出后卖柴扒(竹箬),也去酒店吃,但不伏钱。但是在《说唐》都写的较简略。张尚老故事像说书同加很多细节,如程咬金学编抬把子,从邻家偷抬把子等。在小说只说人家都知道程咬金他厉害,不敢来买他的抬把子。(书中三行),在故事写的非常仔细。比小说写的很灵活,很有趣。故事比《说唐》描写这个事情长好几倍。

63 号

《薛葵儿》原稿是 M·哈萨诺夫 1959 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绍尔丘拜(新渠)村从希迈耶夫·伊斯马尔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艾伯华等索引——无。

这个故事是《反唐演义传》和与之有关传说的改作。有细节与小说同,如薛家三百余人被斩,法场换子(第 16 回,但是不是马三换子而是徐懋功后徐策,换的不是薛葵之子,而是薛猛之子薛蛟。东干故事讲孩子叫高儿,大概是与薛风(陕西话念 gong)混合。战中夫妻相失,妻子(并不是女新娥,是薛刚之妻)投舅家安身。两个孩子薛蛟与薛葵都在舅家。在小说也有父子相斗等。但是在东干故事中神

奇故事和史诗母题也有,如同吃人蛇精的斗争,获得神马,父子决斗,以及故事的结尾——登上薛族的王位。东干故事所提到的鸡爪上是正确的,是唐代关于英雄的另类故事中的盗匪巢穴的地点(参见《粉妆楼》)。

64号

《黄天霸》的原稿是M·哈萨诺夫1959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卡拉库努孜(营盘)村从金里洛夫·苏娃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艾伯华等索引一无。

这个故事也正像前面的故事(61号)一样,是说故事人对黄天霸历史中部分情节的转述。黄天霸的形象出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公案小说《施公案》中。这部小说后来译成蒙古语并在蒙古人及他们的民间艺人中极为普及;在中国,用这些情节创作了许多剧本,其中的某些在内容方面与小说无关(见陶君起的《京剧剧目初探》中这类二十种以上的京剧的内容[181,366-373])。

小说《施公案》规模庞大,描述了由清官施仕纶(在东干的说法中,他名为施不全——小说中主人公名字之一^①)审断的无数案件以及黄天霸的无数功绩。黄天霸与强盗有过关系,曾欲谋害施仕纶,后来却忠实地为他服务,并数百次地从灾难中拯救出了自己的主人[见255,65-67]。真实的施世纶(1658-1722)是小说中的施仕纶的原型,人们称施世纶为“天下第一清官”[见278,654]

东干的短故事是一种情节的简短口头异文,与小说不同,其中进入首位的不是捉拿罪犯的聪明的官员,而是勇士黄天霸。短故事称他的名字,在金里洛夫·苏娃的异文中,还有在笔者1954年在绍尔——丘拜(新渠)邻村也是从陕西邦的东干人那里记录其开头的

^① 清明的法官施的名字在民间传统中可以这样理解:施即“十”,他的绰号施不全可以解释为“十不全”,因为根据施法官的民间传闻,说他个了矮小,外表丑陋,一只眼睛看不清,一只手蜷缩,腰伸不直,左肩比右肩高,一只腿是瘸的,左耳缺一半,脖子是短的,而鼻子是歪的。

异文中也称他的名字。发表的异文的开头显然是在关于未来勇士之童年的史诗概念的影响下创作的。黄天霸童年时被描写成一个软弱而有病的孩子,就好像俄罗斯勇士歌中的虚弱的、坐在炉子上“脓堆里的伊里亚·慕罗米茨[见 232,133]。在笔者所部分记录的异文中,也有与所提到的这种人物“相同”的情况。黄天霸在好像看到自己外在的灵魂——顺着墙跑的白虎以后,自己的病就神奇地痊愈了。可以设想,在这个传说(我们回忆一下,在关于薛仁贵的故事的某些异文中,主人公的外在灵魂同样体现为白虎的形象,而在尤苏罗夫的薛平贵的故事异文中,薛平贵儿子的外在灵魂是白虎[见 14,135])创作者的观念中,白虎好像是与主人公离开的他的第二个“我”,他的灵魂突然回到了体内,就赋予黄天霸以他从前所未有的力量。很可能,在东干的说法中,白虎的出现好像与黄天霸的父亲同时杀死害人黑虎有关(这部分情节在笔者记录的故事中有)。^①

东干异文中情节的进一步发展证明关于来自《水浒传》的英雄好汉的观念对它的影响。在长篇小说《施公案》及剧本中,主人公直接与“绿林好汉”为友。同时,这段情节,即其中描述黄天霸来到官员面前并想要杀死他,后来直接提出索要象征权力的官印的情节,完全符合长篇小说的内容[卷一,29-30回-199,I,28]。在小说中,主人公是在夜里来到施仕纶的屋里,并要求释放投入牢狱的好汉,还威胁如若不然就杀死他这个官,但是后来决定只是要官印(在书本中没有什么蒙住眼脸,剑不愿意斩官员的头的的情节)。对自己名字

① 这第二种异文一般是从黄天霸的父亲名叫黄三太的历史开始的。黄天霸的父亲得了伤寒病,病了三年,最后痊愈并去到湖南省。在途中,他坐在山脚下一座古庙的台阶上休息。他暂时睡着了,从庙中出来一位和尚,并开始担水(比较一下这里发表的异文中带有黄天霸自己的类似情节)。和尚警告黄天霸的父亲有可怕的吃人的黑虎,劝他快走开。黄天霸的父亲勇敢地杀死了虎把它带给了皇帝。皇帝赐给了他“七斗八石”银子一匹褐色的快马,但是黄三太显然不想走,对皇帝的问题解释说,在他的家中还有一个躺着不能活动的儿子。于是皇帝劝他回去。黄三太同意了,可惜记录到此断了。但是,按照这个记录,很明显,这个异文实际上跟已发表的异文是不同的,虽然黄天霸的父亲应当回家。

的问题,也像在东干的说法中一样,勇士回答他说:“我就叫我”。在小说中,代替官印,主人公只取走了空包。后来,被捉住,他成了施仕纶的忠仆。

另一段情节——带有盗施仕纶官印的历史,在小说和戏剧中同样有类似的情况。例如,在京剧《里海坞》中讲述着,国舅想通过太监罗进忠来向施仕纶求情,以便暗中了结一桩杀人案件。施仕纶不答应,就盗取了施的官印,而黄天霸经过查访,又将印盗回并拿获罗进忠、郎如豹(杀女翠云)[181,369]。在另一京剧《淮安府》中同样讲述着偷盗施仕纶的官印的事。盗贼们把施仕纶的印藏在一座道观内,也是黄天霸和他的朋友们找到了它[181,370]。可以认为,在东干的异文中,显然受到了神奇故事的有力影响,特别是在拯救被妖人盗去并与之结婚的公主的情节中。类似的情节,我们在《施公案》中没能找到,但是小说的不同版本彼此有些不同,很难比较。大体上,东干异文像《施公案》带有正统主义观点的印记一样,难怪,对高尚“强盗”的敌人高官施公只有强烈仇恨的黄天霸,突然转向他为他服务,并且当他说“这些好汉[也就是梁山英雄——笔者]全是我们的敌人”时,也同意了他的意见。讲故事者立场的矛盾性,反映了我们在小说中发现的同样的矛盾,例如其中63回(第一卷)中说,黄天霸及同伙“虽然也称为强盗,但是只抢夺贪官污吏,而不掠夺单身旅客和贫穷的商人”[199,1,62]。还记得在我们的异文中,黄天霸的父亲同样站在了奇怪的两种对立的立场上:他是高官施不全的义兄弟,同时又是梁山好汉们的朋友,虽然好像一个应当排除另一个。

65 号

《张彦带(和)白玉龙》的原稿是M·哈萨诺夫1959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卡拉库努孜(营盘)村从拜盖子·尔里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东干原稿出版[22,115-128]译文是根据手稿的异文,与出版的文本有些不同。艾伯华等索引——无。

这也是话本小说类型的故事。它是按照奇险作品的形式构成

的,带有变装,遇盗,较力和斗智。在许多地方戏中有“张彦与白玉楼”的戏,如清·袁栋的《白玉楼杂剧》,秦腔有《白玉楼》,又名《白玉楼挂画》《苦节图》,但内容不同。东干的故事里没有张彦的寡婶钱氏逼张彦休妻的情节,没有骗子江夏把玉楼骗走并强逼她成亲的情节,但有玉楼扮男装,改名张彦的内容。这证明东干故事与戏的内容有关系。其他一些细节也有,但是戏曲中张彦悔悟就去找玉楼。与东干故事相反,不是妻子找丈夫,而是丈夫找妻子。张彦也宿到刘胡子船上,刘胡子要招他为婿。张彦不辞而别,遍访其妻(与东干故事相似但又相反)。东干故事也没有戏曲中的一个重要的细节,即白玉楼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了驸马的女儿,她画了一张“苦节图”。以后张彦中了状元,访驸马府,见了这幅画,与妻团聚(《秦腔剧目初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第485页)。该书也提到《苦节图》四卷十七回,应是章回小说。不知情节与戏曲是否相同,(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等目录无)东干流行的故事与小说是否相近)。

66号

《小抢板》的原稿是M·哈萨诺夫1959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卡拉库努孜(营盘)村崇拜拜子·尔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

艾伯华等索引无。话本式的故事,也有不少神奇故事母题(神仙与老虎帮助主人公,旋风送他到京城,后母虐待继子等)。

67号

《毛大福看病》的原稿M·哈萨诺夫1959年在伏龙芝城从张尚老(张殿和)记录下来的。甘肃异文。

2. 艾伯华 17, 1. 丁乃通 156; 3. 金荣华 156E, 比较 4. 胡万川 156A。话本式的故事也利用神奇故事人见的母题——动物(通常老虎)报答救他的人,参见本书《江鹅》故事及宁夏纪录的《八十三万老虎下江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宁夏卷》, 328-331页)。

68 号

《雪中送炭》的原稿是 M·哈萨诺夫 1959 年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卡拉库努孜(营盘)村从贵林·常泰那里记录下来的。陕西异文,东干原稿已发表[22,129-136];艾伯华等索引——无。

这是一个话本类型的故事,它说明了著名的成语:“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这两个俗语形成于宋代,因为,当时的诗人范成大,王安石,黄庭坚的作品[197,812,826]中出现了,在通俗文学中也有时提到它们两个。例如,在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中说:“世情如纸,只有人锦上添花,谁肯雪中送炭。”(第九回)。类似的两个成语联合使用,我们也在东干故事的结尾中发现。还应当指出,我们的异文的最后一段情节(穷人把一瓶用水稀释的酒作为礼物送给了曾经使他免于受冻的知府)令人想起了《薛仁贵征东》中的类似情景,在那里,曾经救薛仁贵不死的王商贩,后来到了已成为著名统帅的薛仁贵面前,并带给他两罐水代替酒[179,180-181]。

李福清著 连树声译

未收入本集中的故事情节^①

1. 《二月二龙抬头》。发表在 1968 年 3 月 1 日、5 日和 15 日的东干《十月的旗》报。在龙宫中住着一只老母龙。她没有生仔。有一天,她出来到了海岸上,并吞下了一个红色的鸟蛋。她由此怀孕,并很快生下了一个女儿。女儿长大并成为了一个美女。许多海中生

^① 此处所记述的故事,都是 M. 哈萨诺夫从吉尔吉斯与哈萨克斯坦的中亚东干人那里记录下来的。M·哈萨诺夫叙述情节,李福清分析。

物向她求婚,但是她都拒绝了,她要等一个人间英雄。老母龙的女儿离开了龙宫去沿着陆地旅行。她遇到了一个饥饿的牧羊青年,并给了他食物。她要创造一个月亮和一些星星,把一天分为昼和夜。她把穷人们从富人那里解救出来,并把那个富人变成一只蜗牛。在这件事上青年帮助了她。她看他就是自己梦想的那个人间英雄,于是就嫁给了他。

2.《锅漏》。1. 丁乃通 177;3. 金荣华 177;4. 胡万川 177;5. IK177;7. 崔 50;AaTh177。1959 年从托克马克城中学教师冬拉尔洛夫·萨尔巴那里记录下来的。

从前有一个老头和老太婆。老太婆在谈话中常常对老头说,她在世上最怕的就是怎样也不是锅漏。当时,在房顶上有一个贼,他想偷老头唯一的牛犊,并听到了所有这些谈话。有一只老虎也听到了这次谈话,它同样想要拖走牛犊。贼从房顶直接跳到了老虎身上。老虎想道,是“锅漏”落到了它的身上,而贼以为他跌到了“锅漏”上。受到惊吓的老虎背上贼逃走了。在行进中,贼抓住了一个树枝爬到了树上。一只猴子劝老虎回去一同吃“锅漏”,而它自己却成了老虎的牺牲品。

这个故事是远东极为流行的情节之东干异文,在朝鲜与日本也有。据日本学者统计,这个故事异文多达七十余种。这个故事在缅甸北部的掸族人中也流行甚广。这个情节源自印度,是《五卷书》书中的一个著名的关于贼的故事。一个盗马贼从马厩里把变成马藏在那儿的罗刹拖了出来,而罗刹却把盗马贼当成了一个可怕的怪物。在这个故事里,一个为罗刹听到的陌生的词语“毗迦罗”(意思是晚上)起着重要的情节功能作用。罗刹误以为“毗迦罗”是一个比自己更强有力的怪物名字(《五卷书》第五卷第九个故事)。这个故事在宁夏等 15 省也有采录。宁夏也是回族人讲的,名为《锅儿漏》,与东干记录的相同(《回族民间故事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第 560 - 561 页),内容与吉尔吉斯东干人中流行的故事大同小异,只是在东干故事中,贼娃子要偷牛犊,老虎也要吃牛犊。而在宁夏的故事中,

是要偷驴,老虎碰见猴子,它们一起去看树上的贼娃子;贼娃子害怕得掉泪,几滴眼泪掉到猴子的眼睛上;猴子的眼睛一眨巴,老虎以为是给它使眼色,顾不上背猴子跑了,把猴拖了个半死。在汉族湖南故事(见朱雨尊编《民间神话全集》,上海普益书局,1933,第387-390页)中也有《老虎也怕漏》,罗刹也换成了老虎。朝鲜的故事中也是老虎,日本的异文中是狼,但日本的某些边疆地区的说法中同样说的是老虎。一般说来,在口头或书面对民间故事情节加以改编利用时,动物的名称最容易也最经常发生改变,所以这些故事在波斯有狮子,在汉族有老虎。东干采录的故事与闽南的故事有许多相同的细节,如两个异文中,贼爬树,除了贼与老虎还有猴子。在闽南的故事中,老虎没有吃掉猴子,但猴子被它拖死了。闽南的故事还有续尾,老虎很饿,去找鹿,鹿骗老虎,老虎的尿流了出来,鹿见它的尿流出来了,就失声道:“啊!漏(指尿)流出来了,!”老虎听到“漏”字就拼命跑了。一般《五卷书》中的故事佛经里也有,但这个故事可能是例外,笔者在佛经里没有查到。

3. 《害人就是害自己》。1959年记自张尚老(张殿和)。甘肃异文。

有三个兄弟,老大叫吕大浪,老二叫吕二郎,最小的叫吕三郎。吕大郎做小生意,常常从家外出。有一天,吕大郎不在家,吕二郎就把大郎的小儿子也就是自己的侄子卖掉了。后来他又把嫂子也就是吕大郎的媳妇从老家拐出输掉了。吕大郎长期滞留在异乡。他偶然发现了一个鼓鼓的钱袋。钱袋的主人来了,他就把钱袋完整地归还给了这个主人。这个人就把吕大郎的诚实情况报告了自己的主人。主人请他到家中作客,他在这里见到了自己的儿子。父亲带着儿子回了家。吕二郎因为羞愧永远离家出走。吕大郎同家人一起和睦地生活在世上。

4. 《尔斯玛》。1967年记自扎帕罗夫·努努子(努儿)。甘肃异文。

有一个诚实的青年农民名叫尔斯玛,有一天他捡到一个从河上

漂来的苹果。但是在吃这个苹果之前他决定先找到苹果的主人并征得他的同意。这个青年就沿河向上走,看见了一个大果园。他找到了果园的主人并说明他来的目的。果园主人对他的诚实感到吃惊,并决定考验一下这个青年。他对尔斯玛说,假如他娶他那丑陋的女儿,就让他吃苹果。尔斯玛同意了。在结婚的那天,这个青年进入洞房到新娘跟前,见新娘是一个美女。他向果园主人要求他那丑陋的女儿。果园主人相信这个青年,那个美女也就是他的新娘,因为果园主要只是想考验他。艾尔斯玛回到了新娘那里,他们幸福地生活到老。

5. 《老师傅》。1974年记自绍尔一丘拜(营盘)村老三·拜客儿。甘肃异文。

皇帝有个惟一的儿子,非常溺爱他。皇帝让他去上学,但他不好好学习,还愚弄他的同学们。学生们向老师诉苦,老师就惩罚他。皇帝的儿子又向自己的父亲诉苦。皇帝发怒并到学校去。害怕得要死的老师回答皇帝的问题说,他的儿子不好好学习。皇帝对老师不满意,准备离去,那个老师说了一句谚语:“念成里是个明君,念不成里是个昏君”。皇帝思索这些话,向老师道歉,并发布命令,任何人,无论是谁,都必须听老师的话,尊敬自己的老师,因为他是崇高事业的导师。

6. 《路遥知马壮,过后见人心》。1959年记自张尚老(张殿和)。甘肃异文。一个叫马壮的人去京城赶考,但他把钱花光了,半路上他停在了一家富人家里。这个富人名叫鲁尧,他与其他富人不同,他把自己的钱财都只花在善事上。他同马壮结为弟兄。靠鲁尧的帮助马壮又重新去京城。他在京城考了第一中了状元。过了许多年,鲁尧家庭败落,就到了马壮那里请求救助。但是马壮对他非常冷淡。鲁尧很懊恼白到他这里来一趟。他转身回去,但在路上一些不知名的人常常邀请他到家并以美味佳肴来款待他。他到了自己家,只见他的老房子没有了,代替它的是新建起的一座两层的小楼。知道这房子是马壮命令建起的以后,鲁尧感到无限欢乐。他死后,马壮作为长

兄把他敬重地殡葬了。这个故事在中国许多省流行,一般与成语(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有关,只在宁夏故事称(路遥知马壮,过后见人心),1. 丁乃通 893 * ,3. 金荣华 893A,4. 胡万川 893 * * (情节不全同)。

7. 《胡涂官上任》。1959年记自张尚老(张殿和)。甘肃异文。

胡涂官派他的手上去找一个会才文的人。手下人找来了一个会裁缝的人。官儿非常高兴,以为遇到了识字有才能的人,可以让他解答经典中的问题了。但是,这个裁缝总是按照自己的职业来回答。知道他不是学者而是一个普通的裁缝以后,官儿大怒,骂他胡闹^①,而他听成了桃子。官儿罚他两石麦子,而裁缝听成了官要他的两个妹子。他就把自己的妻子和妹子带了来。官儿看到这两个美丽的妇女之后,就跳起舞来。

附记,汉族民间文学中有不少官人(所谓文明的人)与文盲说话时产生误解的故事。张殿和是个识汉字的人。他特别喜欢讲这类故事与字谜。杨柳青年画上也有这类故事画。

8. 《王喜儿买老子》。1959年记自金里洛夫·苏娃。陕西异文。皇后生了一个大西瓜。她想,这是某种妖孽,就把它抛进河里。西瓜顺流而下,一个渔夫把它捞了起来。当他切开西瓜的时候,从中出来一个男孩,他就把这个孩子收养为子。他给这个孩子起名王喜儿。当王喜儿满十二岁时,他有一次叫了父亲,但是养父害怕他那雷一般的声音,立刻就死去了。当他叫养母的时候,她害怕得心脏破裂。王喜儿就剩下独自一人,开始乞讨。很快他结了婚,妻子给他生下了两个孩子。皇帝突然在梦中看到一棵树上面长着两个果子。这是王喜儿和他的孩子。皇帝换便装去寻找儿子。在市场上,他自己卖给了王喜儿并回到了他的家里。王喜儿很快就认出这个老人就是自己的父亲。这个消息传到了皇后那里。她叫他们来宫廷,于是他们过起了幸福的生活。

① 胡闹:记录稿原为 Shao zi,意为胡涂的人。

9. 《狸猫换胎》。1962年在肯一布隆村记自哈尔萨诺夫·巴吉。皇帝和皇后没有儿子。有一天,皇后感觉很快就要生孩子了,并告诉自己的丈夫。为了办重要的事情,皇帝离开了皇宫。在这时,皇后生下了一个儿子。仇视皇帝的奸臣们图谋奸计。他们买通保姆,用剥掉皮的狸猫偷换了新生的婴儿,把婴儿放进了一个匣子抛入河里。同时散布谣言,说皇后生了个妖孽。这个消息传到了皇帝那里,皇帝大怒,下令把皇后赶出皇宫,把她抛入荒野。渔夫捞起了婴儿并收养起来。皇帝对自己的举动感到后悔,就秘密派自己的朋友到宫廷。他在路上,在荒野中遇到了奄奄一息的皇后。她对他说,她不知道为什么被逐。皇帝的朋友就把皇后当做自己的亲姐妹。夜间把她带回自己家里。他回到皇帝那里,但对皇后的事什么也没有对皇帝说。过了很长时间,皇帝决定结婚,但一想起自己从前的妻子,就立刻取消了这个念头。他到自己的朋友的家去访问,后来就娶了这位朋友的妹妹,而她原来就是皇后。他从她那里知道了全部实情,并审问保姆。保姆毫无隐瞒地供出了。恶徒们被抓了起来并投进了监狱。皇帝找到自己的儿子。他把儿子和他的养父母都带进了宫廷。敌人处死了。后来,儿子登上了父亲的王位。他在双亲的帮助下治理好国家。

这个故事是在中国汉族民间文学和俗文学中十分著名的关于狸猫换太子情节的异文。元曲有这个情节的戏剧名为《抱妆盒》,又名《陈琳抱妆盒》。但这种戏里没有狸猫换太子的情节,只写皇后命令女仆杀孩子,但大臣陈琳把孩子放在盒中交给了国王。后来又产生了不少同样主题的其他戏剧作品。晚近的戏曲(例如京剧)也叫《狸猫换太子》。《京剧剧目辞典》(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记有40多种“狸猫换太子”的戏。这个故事在19世纪后半的著名说书人石玉昆的《三侠五义》中有详细的叙述。但东干故事与戏曲、小说都不大相同,只有狸猫换太子的情节相同,没有后来皇帝后悔,没有皇帝与前妻结婚等等。东干故事名为《狸猫换胎》,胎在这里的意思是出生。

10. 《陈世美不认贤妻》。1973年在阿拉木图城记自刘胡扎耶

娃·赫切尔。甘肃异文。

姓陈的家庭非常贫穷,他们有一个独子陈世美,他娶了一个贤妻。陈世美由于妻子的帮助而受了教育并到京城去赶考。应试之后,他就留在了京城,他对皇帝隐瞒了他有妻子和两个儿子,而娶了公主。前妻和两个儿子来到京城寻找丈夫。陈世美在十字街头看见了他们,但是装做不认识他们的样子。回到宫中以后,就派人去秘密杀死前妻和孩子。这个人从妇人的口中知道了陈世美的阴险之后,就劝她去找清官包老(包文正),而他自己就自杀了。陈世美的前妻带着孩子们来到包文正那里。知道皇帝女婿的罪行之后,包文正大怒。他让妇人带孩子到自己家里。包文正劝陈世美接纳第一个妻子和自己的孩子,但是陈世美拒绝承认她们。包文正几次对他进行劝告,每次都遭拒绝。怒气冲冲的包文正判处了陈世美死刑。任何人也不能拯救陈世美使他免受公正的惩罚。皇帝有感于陈世美第一个妻子的忠诚,他把她同孩子们接进宫中,并养陈世美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孩子长大成人以后获得了统帅的职位,成为国家的栋梁。

这个故事的事件也像上述的故事一样发生在宋朝仁宗时代。这个故事应归入关于贤明的法官包公的作品系列之中。包公能查清最复杂的罪行,并能大胆地惩办罪犯——不论他的官陞和职位。陈世美的故事在中国在各种戏剧异文中广泛闻名,常常冠以《秦香莲》的名称。这个故事在中亚的东干人中也十分普及。除了这里所叙述的作品的甘肃异文,在距伏龙芝城不远的米粮川村从集体农庄大田农艺师山·哈瓦子会讲的。笔者曾经记录了一支同一主题的歌曲名为《陈世美不认前妻》。山·哈瓦子肯定地说,这支歌曲是一个歌剧中的独唱部分,他记得,从一个某时曾居住在他父亲家的乞丐那里听到过这个戏剧的内容与曲子。

11.《杀狗劝妻》。1959年记自尔里子·拜拜子。甘肃异文。故事的主人公曹庄参加过京城的武艺考试之后,就回乡服侍八十岁的老母。他变成了一个樵夫。在他不在的时候,妻子殴打老母。知道了妻子的残酷无情之后,曹庄十分愤怒,手拿宝剑追赶妻子。惶恐

的妻子逃离了他；他在追赶的路上遇到了一只狗，他就在愤怒中把狗杀死了。心惊胆战的妻子对他说，她再也不打老母了，并完全变成了一个柔顺的人。

想必也和上述的情况一样，在这里，我们又同在中国普及的、以同一名称（又名《曹庄杀妻》，《忠孝图》等）著名的戏剧的情节的转述发生关系。根据陶君起的材料判断，这个情节在许多地方的各种各样戏剧中都是很著名的；在这些地方中，也包括中亚东干人的祖先所从出的西北地区[见 181,414]。一般类似的情节在世界的故事中也广泛闻名（见 AaTh901）（《教训顽固不化的女人》）比较 1. 丁乃能 901。

12. 《找梁山泊》。1962 年在吉尔吉斯共和国楚河区肯——布隆村从哈尔萨诺夫·巴吉那里记录下来的。甘肃异文。

有一个人从家中出来上路。他到了四条路的岔路口，那里有一座小饭馆。他就进去吃午饭。夜里，这个人就登上了小饭馆的屋顶，低头向下，看到了房间。这时，有另外一个小偷也上了房顶，想潜入小饭馆去偷主人的钱。在第二个贼寻找钱箱的时候，第一个贼偷走了所有的钱并很快就消失了。响声把饭馆主人惊醒了。他发现来了两个贼并且钱完全丢失了。第二天，彼此不相识的两个贼在那个饭馆里又吃又喝。第二个贼同小饭馆的主人争吵起来。知道第二个贼来自梁山以后，小饭馆的主人就向他赔礼道歉，并说他很早就想结交梁山好汉。这些话这个拿走钱的人都听到了。梁山的好汉们知道了这件事，都下山来到了小饭馆。夜里，那个偷钱的人又进入小饭馆主人的房间里向主人声明是他偷走了主人的钱，把所有钱归还了主人，而后说，他也在寻找梁山泊的好汉们。他，小饭馆的主人及其妻子——三人一起到梁山好汉那里去，同他们一起为正义事业而斗争。

这个故事是关于梁山起义英雄故事系列中的情节的转述。这些起义英雄的根据是施耐庵的《水浒传》，但是在《水浒传》中没有这类细节。可惜，说故事人不记得主人公们的名字。A. 瓦西里耶夫在 30 年代提供了关于东干民间文学的最初知识，他指出在中亚东干说故

事人的节目中有《水浒》情节的故事,[27,246],但是长时间没能记录下这类作品。除了这个故事之外,在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抄本处门还保存有一些由东干说故事人张殿和转交给那里的几个笔记本,其中包含有他的《武松打虎》故事的异文。

13. 《哑迷样子》。1959年记自张尚老(张殿和)。甘肃异文。

在中国,从渤海国来了一个带信的人,信中说,要有一个中国才子同这个人进行无言的交谈,要猜出面部每一个表情动作及手势的意思。不然的话,渤海王就要对中国开战。没有那个才子敢于去对话。这时,出现了一个卖肉的挺身去跟渤海国的使者去进行无言的谈话。由于表情动作偶然相符,他成了胜利者。

这个故事情节有一点像著名话本《李谪仙醉草吓蛮书》(见《今古奇观》)。在话本中也讲述渤海来了个使者,带给中国皇帝一封信,但是回答这封信的人是李白,不是普通的人。

14. 《王员外带(和)马员外》。1973年记自刘胡扎耶娃·赫切尔。甘肃异文。

有两个员外,一个姓王,另一个姓马。他们都没有孩子,于是彼此约定,他们之间,如果有一个生了女孩,而另一个生了男孩,他们就成为亲家。马员外的妻子生了个女儿;在这时,有一个乞丐进到家里来,马员外很好地接待了他,他给姑娘起名翠英。王员外的妻子生了个男孩。乞丐来到他们那里,但是他们把他赶了出去。乞丐给男孩起名穷人。长大以后,孩子们彼此相爱了。王员外家道败落了。马员外拒绝同王员外结成亲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富人马王的儿子。穷人因翠英忧伤致死。人们把他埋葬了。富人马王派轿子去迎娶翠英,途中马翠英从轿中跑出,来到王穷人的墓前。墓裂开了,姑娘从裂口进入墓内,墓又立刻合上了。不久,从墓中飞出了两只美丽的蝴蝶,它们在空中飞来飞去。

这个故事是中国及其邻近国家(如朝鲜)广泛闻名的关于梁山伯和祝英台传说的异文之一;在A·特罗采维奇的书中有对朝鲜异文的研究;朝鲜中世纪故事[见264,106-111];其他的东干异文发

表在 X·尤苏罗夫的记录与改作中[见 16a, 233 - 246]——《梁山伯与祝英台》。笔者 1951 年在米粮川村从甘肃东干人那里听到的异文名为《男学生和女学生》，其中包含一些有趣的细节。

15. 《黄嗣》。1959 年记自金里洛夫·苏娃。陕西异文。

有两个皇帝：黑皇上和黄皇上，两个是朋友。在狩猎中，他们打死了一只怀孕的梅花鹿，俩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很懊悔，因为他们的妻子应该在当日分娩。两个皇帝彼此约定，假如他们生了一个姑娘和一个男孩，他们就成为亲家。黑皇上的妻子生了一个姑娘，起名叫黑女儿，而黄皇上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起名叫黄嗣。孩子们长大了。黄皇上死了。黑皇上拒绝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黄嗣。黄嗣在父亲的马群中挑了一匹生毛癣的马，它变成了善跑的神驹。他去找黑女儿。在这时，黑皇上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另一个国王的儿子。黄嗣去给黑皇上做雇工。他深入了黑女儿那里，向她说明他是谁，给了她一只刻着她的名字的玉镯。黑女儿也给了他一只刻有他的名字的玉镯。他们一起逃走了。皇帝丈人与黄嗣开战，黄嗣胜利，就娶了黑女儿。M·哈萨诺夫认为，这个故事是关于塔希尔和卓赫拉的故事[见 22, 11]之乌兹别克异文的改作。（《塔希尔与卓赫拉》是突厥语各民族中流传很广的一首抒情叙事诗。乌兹别克赛奥季（17 - 18 世纪）首先对这个题材作了文学加工。）

16. 《黄福》。1959 年记自希迈耶夫·尤怒斯。陕西异文。有一个皇帝生了一个儿子，他叫黄福。在去攻打强盗们时，皇帝对家里的人说，他的儿子到二十岁时就会成为勇士。皇帝失败了，强盗们把他俘虏。过了十八年，黄福梦见父亲叫他去帮助。黄福就去寻找父亲。由于白胡子老人的帮助，他得到了马、马鞍、剑和弓及箭。他找到了父亲，他们俩战胜了强盗，而吊死了匪首。黄福成了强盗们的首领，国家得到了和平。老皇帝回到了皇宫，很快就为儿子娶了一位聪明的姑娘。

17. 《康熙皇帝》。1972 年记自尤苏罗·哈尔桑。甘肃异文。

康熙皇帝微服到地方私访。他来到河州，同一个姑娘为一支某

种体裁的歌曲进行争论,但是失败了。康熙从那里出来,夜间到达了甘肃省。皇帝饿了,但是没有有一个饭馆主人招待他。最后,是一个东干人(老回回)饭馆主人招待他吃晚饭。他们结成了弟兄。离开时,皇帝问这个东干人,建一个新饭馆需要多少钱。那个人不知道,皇帝就在他们面前举出他最初想到的一些数字。过了几天,就有一些人从皇帝那里转交给他钱。这个东干人就猜想,是谁夜里到他那里,他又是同谁结成了弟兄。他建起了两层楼的饭馆,在门的两旁树立起了皇帝的旗帜。无论是谁走过他的饭馆,必须叩首。从那时起,这个东干人就富了起来,妻子给他生了许多孩子,他们长大之后,都成了显贵的人。

康熙传说流行很广,如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宁夏卷》(中国 ISBN 中心,1999)中有 11 个康熙传说,在《甘肃卷》中有 7 个。许多传说都讲述康熙微服私访,肚子饿了,到当地饭馆去吃饭。去东干采录的较为接近的是在宁夏青铜峡市记录的《康茂才开店》的传说,其中讲述着一个小镇子上有个康茂才开馆子卖包子与糊涂面,说“有钱没有钱吃上两三碗”。康熙吃了之后说他没有盘缠,可不可下一次给。康茂才说他开店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给过路人行个方便”。但也说他的本钱太小,要是本钱大,谁的钱都不收。康熙皇帝给他写了个条子,要他上京领钱。康茂才领到了银子,回家后开了大店,从不收任何人的店钱(第 65 页)。东干的传说与这个故事结尾差不多。两个传说中康熙问店主建新店需要多少钱,以后康熙给了钱。两个传说讲开了新店,只宁夏的传说有不要钱的说法。

18. 《满三带尔里》。1967 年记自加帕罗夫·努努(努尔)。甘肃异文。

一部分东干人(老回回)来到了奥什城,安置在城的近郊。他们之中有两个朋友,一个叫满三,另一个叫尔里。他们在夜里抢劫富人。地方政府捉拿满三并把他关进监狱,但是他逃跑了。无论捉他几次,每次他都机智地逃脱了。最后,满三和尔里决定中止抢劫去当农民,但是他们没有牛,于是他们就从警察署长那里赶出了两匹肥壮

的马。警察署长逮捕了他们,满三和尔里对他说他们是农民。知道了东干人的祖先是庄稼人后,警察署长就给皇帝上书请求分给东干人土地。皇帝允许东干人从奥什迁移到米尔克。在这个城东干人求得了扎尔帕克一丘拜,就在那里居住了下来。这是一个传说,讲述东干人从中国移到俄罗斯帝国吉尔吉斯州。

李福清 著 连树声 译

参 考 书 目

1. 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1. 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2. 艾伯华(W. Eberhard).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 金荣华. 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上中下册,台北,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07.
4. 胡万川. 台湾民间故事类型(含母题索引),台北,里仁书局,2008.
5. Hiroko Ikeda (池田广子). A Type and Motif Index of Japanese Folk-Literature, [日本民间文学类型与母题索引], Helsinki, 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 1971.
6. Eberhard W., Boratav P. N. Typen Türkischer Volksmärchen [土耳其民间故事类型],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53.
7. In-Hak Choi (崔仁鹤). A Type of Korean Folktales [朝鲜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Seoul, Myong Ji University Publishing, 1979.
8. László Lőrincz. Mongolische Märchentypen [蒙古民间故事类型],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9.
9. Thompson St. The Types of Folktale. A Classification and Bibliography [民间故事类型. 分类与目录], Helsinki, 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 1964.
10. Thompson St. Motif-Index of Folk-Literature [民间文学母题索引], Vol. 1-6,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
11. Uther Hans-Jörg. The Types of International Folktales. A Classification and

Bibliography [国际民间故事类型. 分类与目录], Part 1 – 3, Helsinki, 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 2004.

2. 中亚回族(东干)民间文学(以故事为主)

12. Потанин Г. Н. Тангуты-тибетская окраина Китая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Монголия [中国唐古特 – 西藏边界与中部蒙古]. Т. 2. СПб., 1893.

13. Беннингсен А. П. Легенды и сказк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中亚传说与民间故事]. СПб., 1912.

14. Юсуров Х. Шахматов А. А. Дунганские сказки [东干民间故事]. Алма-Ата, 1946; 2 – е изд. 1952.

15. Юсуров Х. Хуэйзу гужир [回族古今儿]. Фрунзе, 1960.

16. Юсуров Х. Шучин чҮзы [述情曲子]. Фрунзе, 1961.

16а. Юсуров Х. Дунганские сказки [东干民间故事]. Фрунзе, 1970.

17. Рифтин Б. Л., Хасанов М., Юсупов И. Дунган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ки и предания [东干民间故事与传说]. Москва, 1977.

18. Юсуров Х., Жун-ян минжын гужир [中原民人古今儿]. Фрунзе, 1959.

19. Жун-ян минжын чҮзы [中原民人曲子]. Фрунзе, 1958.

20. Юсуров Х. Сулян хуэйзу кучуан вынцуэди ёнфузы [苏联回族口传文学样书子].

21. Хасанов М., Совет хуэйзуди кучуан сывыншонди цэлё [苏联回族口传诗文上的材料]. Фрунзе, 1968.

22. Хасанов М. Хуэйзу минжынди гужир [回族民人的古今儿]. Фрунзе, 1976.

23. Нэнэди гҮжер [奶奶的古今儿]/ Сост. Ф. Н. Машинхаевой. Бишкек, 2005.

3. 中国回族与中亚回族(东干人)历史与民间文学研究

24.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О движении магометанства в Китае [回教进展在中国]. СПб., 1867.

25. Палладий. 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агометан [中国回教徒的文学]. СПб., 1887.

26. Цибузгин В., Шмаков А. Заметка о жизни дунган селения Каракунуз Пишпекского уезда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谢米列奇耶州比石别克县营盘村东干人生活杂记] // Записки Семипалатинского подотдела Западно-Сибирского отдела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909. Вып. 4.
27. Васильев Б. А. Дунгане [东干人] // Культура 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Востока. Кн. 7-8. М., 1931.
28. Васильев Б. А. Уст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дунган [东干人口传文学] // Записки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Т. 1, Л., 1932.
29. Абдулин Д. О дунганском фольклоре [东干人的民间文学论] // Советская Киргизия, 1934. № 93.
30. Васильев Б. А. Октябрь и дунг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十月革命与东干人的文学] // Записки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Т. 3, Л., 1935.
31. Шываза Ясыр. Сюэ Жэнь-гуй (роман в новеллах) [薛仁贵(小说)] // Киргизстан. Кн. 1 - 2. Фрунзе, 1940.
32. Юсуров Х. Восстание дунган в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м Китае и их переселение в Семиречье (1860 - 1890 гг.) [中国西北中回民起义及其迁移到中亚谢米列奇耶历史(1860 - 1890年)] : Канд. Диссертация. Фрунзе, 1948. (Рукопись).
33. Рифтин Б.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дунган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песне [东干人的传统民歌新资料] // Совет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1956. № 5.
34. Рифтин Б., Юсупов И. Дунганский фольклор [东干人的民间文学] // Советская Киргизия. 1957. № 12.
35. Юсуров Х. Некоторые образцы дунганского фольклора [东干人民间文学一些作品] // Труды Института языка 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АН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Фрунзе, 1957. Вып. 8.
36. Рифтин Б. Из дунгански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сказаний (сказание о Хань Сине) [东干历史传说(韩信传说)] // Краткие сообщ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1958. Вып. 27.
37. Хасанов М. . Из истории изучения фольклора советских дунган [苏联东干人的民间文学研究历史] //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общей тюркологии и

дунгановедению. Фрунзе, 1958.

38. Стратанович Г. Г. Хуэй [回族] // Народы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М., 1965.

39. Шинлю Л. Т. Культура и быт советских дунган [苏联东干人文化及生活习惯]. Фрунзе, 1965.

40. Хасанов М. Образы женщин в дунганских бытовых сказках [东干人民间故事中妇女形象] // Известия АН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1968. №2.

41. Хасанов М., Дунган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ки.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канд. дисс. [东干人的民间故事. 副博士论文提要]. Фрунзе, 1969.

42. Сушанлю М. Дунгане (историко –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东干人. 历史民族学概要]. Фрунзе, 1971.

43. Решетов А. М. Об этническом своеобразии хуэй и уровне их этнической консолидации [回族民族特点及其民族团结] // Этн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народов Азии. М., 1972.

44. Rimsky-Korsakoff Dyer S. T'ang T'ai-tsung's Dream: dungan Version of a Legend on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Muslims [唐太宗之梦; 中国回教起源东干传说] // Monumenta Serica, 1981 – 1983, Vol. 35, p. 545 – 570.

45. Хахаза Д. Композиционные и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дунганских народных песен [东干民歌结构及修辞特点] //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культура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ка. М., 1989.

46. Хахаза Д. М. Лиро-эпическая песня《ЖынЖудо ЖУанлян》[《珍珠倒捐帘》抒情叙事民歌研究] //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культура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ка. М., 1991.

47. Хахаза Д. М. Песня о Мэн Цзяньюй в дунганском фольклоре [东干民间文学中孟姜女民歌] // Двадцать вторая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М., 1991.

48. Хахаза Д. М.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дунган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песни: Автореф. дис. ... канд. филол. наук [东干人传统民歌. 副博士论文提要]. Фрунзе, 1992.

49. Машинхаева Ф. Н. Сюжет и поэтика дунганских сказок о животных [东干人的动物故事情节及诗学]. Бишкек, 1993.

50. 中亚回族谜语结构 // 西北回族研究, 兰州, 1994. № 2.

51. Машинхаева Ф. Н. Своеобразие дунганских сказок о животных: Автореф дис. ... канд. филол. Наук [东干人动物故事特色. 副博士论文提要]. Бишкек, 1996.

52. Шисыр И. С.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редания хуэйцзу (дунган) об известном мореплавателе XV в. Чжэн Хэ [十五世纪著名航海家郑和回族传说] // Проблемы дунгановедения. Бишкек, 1998.

53. Шисыр И. С. Легенды о святых (аулия) в фольклоре хуэйцзу (дунг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中亚回族(东干人)民间文学中回教仙人传说] // Проблемы дунгановедения. Бишкек, 1998.

54. Шисыр И. С. О генезисе образа тузы (плешивого) в прозаическом фольклоре хуэйцзу (дунган) [回族(东干人)故事中秃子形象起源] // Проблемы дунгановедения. Бишкек, 1998.

55. Шисыр И. С. О прародителях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Адаме и Еве в легендах хуэйцзу (дунг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回族(东干人)传说中·亚当与夏娃祖先论] // Проблемы дунгановедения. Бишкек, 1998.

56. Шисыр И. С. Об этногенезе хуэйцзу (дунган):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фольклора [回族起源. 根据民间文学材料] // Проблемы дунгановедения. Бишкек, 1998.

57. Хахаза Д. М. Проблемы собирания и степень изученности песенного фольклора дунг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中亚东干人民歌搜集及研究程度] // Проблемы дунгановедения. Бишкек, 1998.

58. 吉尔吉斯旦回族民间创作的特点 // 回族文化与历史, 银川, 1998.

59. Шисыр И. С. Бытовые сказки хуэйцзу. О почтительности и непочтительности к родителям и старшим [恭敬与非恭敬父母与长辈在回族生活故事中] // Дунгановедение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Бишкек, 2000.

60. Шисыр И. С. К вопросу о структуре цэхуар хуэйцзу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中亚回族猜话儿结构的问题] // Дунгановедение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Бишкек, 2000.

61. Шисыр И. С. Образ "глупого зятя" в анекдотах хуэйцзу [回族笑话中傻女婿形象] // Дунгановедение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Бишкек, 2000.

62. Шисыр И. С. Сюжетно-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разряд о чудесных женах в волшебной сказке хуэйцзу (структурное изучение) 回族神奇故事中神奇妻子

作品(结构主义研究) // Дунгановедение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Бишкек, 2000.

63. Шисыр И. С. Легенды о коранических святых в фольклоре хуэйцзу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中亚回族民间文学中古兰经的仙人传说] // Ясыр Шиваза - основоположник дунга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борник науч. статей. Бишкек, 2001.

64. Шисыр И. С. Предания хуэйцзу о народных героях; Ду Вэнь-сю [回族人民英雄传说中杜文秀故事] // Ясыр Шиваза - основоположник дунга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статей. Бишкек, 2001.

65. Шисыр И. С. Предания хуэйцзу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событиях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ека [回族传说中 19 世纪下半叶历史事件] // Ясыр Шиваза - основоположник дунга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статей. Бишкек, 2001.

66. Рифтин Б. Л. Об американском издании дунганских (хуэй) сказок. [评美国出版的回族民间故事] В связи с выходом книги: Li Shujiang, Karl W. Luckert. Mythology and Folklore of the Hui, a Muslim Chinese people //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СПб, 2002. С. 598 - 606

67. Шисыр И. С. Бытовые сказки о мудрости, сметливости, находчивости в фольклоре хуэйцзу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中亚回族民间文学中有关智慧, 机灵, 机智生活故事] // Диалог ученых на Великом Шелковом пути: Сборник науч. статей. Бишкек, 2002. Вып. 1. (В соавт. с Ф. Ш. Асанакуновой).

68. Шисыр И. С. Легенды хуэйцзу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семирный потоп) [中亚回族洪水传说] // Диалог ученых на Великом Шелковом пути: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статей. Вып. 1. Бишкек, 2002.

69. Хахаза Д. М. Архаизмы в пословицах и поговорках дунг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中亚东干人谚语中古词语] // Диалог ученых на Великом шелковом пути. Вып. I. Бишкек, 2002.

70. Шисыр И. С. Эт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едания хуэйцзу. Сюжет "Почему у ласточки хвост раздвоен" [回族起源传说中《为什么燕子尾巴两半的》传说情节] // Диалог ученых на Великом Шелковом пути: Сборник науч. статей. Вып. 1. Бишкек, 2002.

71. Шисыр И. С. Волшебные сказки хуэйцзу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южеты о сношениях с духами [中亚回族神奇故事: 人与神灵交情节] // Диалог ученых на Великом Шелковом пути: Сборник науч. статей. Вып. 2.

72. Шисыр И. С. К изучению прозаического фольклора хуэйцзу. Героические сказки о поиске счастья [回族故事研究之页: 找幸福之故事] // Диалог ученых на Великом Шелковом пути: Сборник науч. статей. Бишкек, 2003. Вып. 2.

73. Шисыр И. С. Сказки о животных у хуэйцзу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中亚回族动物故事] // Вопросы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и востоковед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 Бишкекски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Бишкек, 2003. Вып. 2.

74. Шисыр И. С. Сказки хуэйцзу о животных [回族动物故事] // Диалог ученых на Великом Шелковом пути: Сборник науч. статей. Бишкек, 2003. Вып. 2.

75. Хахаза Д. М. Малые жанры дунганского фольклора [东干民间文学中小品题裁] // Диалог ученых на Великом шелковом пути. Бишкек, 2003. Вып. 2.

76. Шисыр И. С. Волшебные сказки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ьно-эстетического фольклора [民间文学中神奇故事] //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и правовые проблемы. Бишкек, 2004.

77. Шисыр И. С.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обытия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 в преданиях хуэйцзу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中亚回族传说中 19 下半叶事件] // Вестник Кыргыз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лавя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4. №4.

78. Шисыр И. С. Морфология волшебной сказки хуэйцзу. Героические сказки “змееборческого” типа [回族神奇故事形态学: 与蛇斗争类型] // Диалог ученых на Великом Шелковом пути: Сборник науч. статей. Бишкек, 2004. Вып. 3.

79. Шисыр И. С. Прозаический фольклор хуэйцзу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中亚回族散文民间文学]. Бишкек, 2004.

80. Шисыр И. С. Святые (аулия) в фольклоре хуэйцзу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中亚回族民间文学中仙人] // Извест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2004. №4.

81. Шисыр И. С. Сказки о «семейно-гонимых» в фольклоре хуэйцзу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труктурное изучение [中亚回族《家里被压害人物》] //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и правовые проблемы. Бишкек, 2004.

82. Шисыр И. С.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анекдоты “сяо” в фольклоре хуэйцзу [回族传统笑话] // Диалог ученых на Великом Шелковом пути. Бишкек, 2004. Вып. 3.

83. Хахаза Д. М. О традиционном песенном фольклоре дунг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关于中亚东干人传统民歌] // Диалог ученых на Великом шелковом пути. Бишкек, 2004. Вып. 3

84. Шисыр И. С. Бытовые сказки хуэйцзу о мудрости, сметливости и находчивости [有关智慧, 机灵, 机智生活故事] // Вестник Кыргыз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лавя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5. Т. 5. № 7.

85. Шисыр И. С. Материалы фольклора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хуэйцзу [回族起源民间文学资料] // Известия НАН Киргистана. 2005. № 4.

86. Шисыр И. С. Сказки хуэйцзу о “чудесных женах”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труктурного изучения [从结构学观点看回族“神奇妻子”故事] // Вестник Кыргыз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лавя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5. Том 5. № 2.

87. Шисыр И. С. Фольклор [民间文学] // Дунган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Бишкек, 2005.

88. 中亚回族民间创作的题裁问题 // 新疆大学学报, 2005 №33. (кит. яз.).

89. Шисыр И. С. Героические сказки хуэйцзу “змееборческого” тип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труктурного анализа // Вестник Бишкек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6. № 1 (5).

90. 中亚口传文学中的神仙 // 新疆大学学报, 2006. №34.

91. Шисыр И. С. Народные анекдоты хуэйцзу: содержание, генезис и эстетика [回族民间笑话及其内容, 起源与美学] // Вестник Бишкек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6. № 1 (5).

92. Хахаза Д. М. Женские образы в традиционном песенном фольклоре хуэйцзу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中亚回族传统民歌中妇女形象] // Диалог ученых на Великом шелковом пути. Бишкек, 2006. Вып. 4.

93. Шисыр И. С. Героические сказки типа “поиск счастья” у хуэйцзу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труктурного строения [从结构观点看回族《找幸福》类型故事] // Вестник Кыргыз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 Ж. Баласагына.

2007. Сер. 1. Вып. 5.

94. Шисыр И. С. Сказки о животных в фольклоре хуэйцзу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中亚回族民间文学中动物故事] // Вестник Кыргыз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 Ж. Баласагына. 2007. Сер. 1. Вып. 5.

95. Шисыр И. С. Легенды (“шэньюй”) хуэйцзу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中亚回族神语(传说)论] // Вестник Казах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 Аль-Фараби. Серия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ая. Алматы, 2008. № 5 (113).

96. Шисыр И. С. Накопление материала для научной разработки прозаического фольклора хуэйцзу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为了研究中亚回族故事研究资料聚积重要性] // Диалог ученых на Великом Шелковом пути: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статей. Бишкек, 2008. Вып. 5.

97. Шисыр И. С. Устная народная традиция хуэйцзу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中亚回族口传传统] // Диалог ученых на Великом Шелковом пути: Сборник науч. ст. Бишкек, 2008. Вып. 5.

98. Хахаза Д. М.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эпическим песням хуэйцзу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中亚回族叙事民歌新资料 // Диалог ученых на Великом шелковом пути. Бишкек, 2008. _ Вып. 5.

99. Шисыр И. С. Бытовые сказки хуэйцзу о жэнь, и, ли, чжи, синь, сяо [回族有关仁, 义, 礼, 志, 信, 孝生活故事] // Кыргыз тили жана адабияты. Бишкек, 2009. №15.

100. Шисыр И. С.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едания хуэйцзу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中亚回族神话传说] // Вестник Казах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 Аль-Фараби. Серия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ая. Алматы, 2009. № 7 – 8 (123 – 124).

101. Шисыр И. С. Устная народная традиция хуэйцзу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中亚回族口传传统]. Бишкек, 2010. (издано).

4. 汉族及其他民族民间故事集

(一) 汉族及中国少数民族故事集

102. 郑幸生. 中国民间传说集, 上海, 1933.

103. 广州民间故事, 刘万章编, 广州,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 1929.

104. 凌纯声. 芮逸夫,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7.

105. 瓜王, 林兰编, 上海, 北新书局, 1934.
106. 怪兄弟, 林兰编, 北新书局, 1932.
107. 换心后, 林兰编, 上海, 北新书局, 1931.
108. 菜花郎, 林兰编, 上海, 北新书局, 1930.
109. 龙灯, 华东民间故事选集, 赵景深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110. 民间故事选, 西宁, 青海出版社, 1959.
111. 民间神话全集, 朱雨尊编, 上海, 普益书局, 1933.
112. 赵巧儿送灯台, 绍子南整理, 重庆人民出版社, 1955.
113. 中国民间故事选, 贾芝, 孙剑冰编,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58.
114. 中滩民间故事, 孙剑冰编,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9.
115. 振天鼓.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5.
116. 陕西民间故事,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55.
117. 海龙王的女儿, 台北, 1969.
118. 云南民族文学资料, 第2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57.
119. Graham D. C. Songs and Stories of the Ch'uan Miao [川苗民歌与故事]. Washington, 1954.
120. Folktales of China [中国民间故事] / ed. Eberhard W. (艾伯华). Chicago, 1965.
121. Китайские сказки [中国民间故事] / Пер. Б. Рифтина (李福清编译). М., 1972.
122. Сказки народов Китая [中国各族民间故事]. М., 1961.
123. Глаза дракона. Легенды и сказки народов Китая [龙眼. 中国各族传说故事集] / Пер. Лин Лин и П. Устина. М., 1959.
- (二) 世界其他民族民间故事集
124. Абхаз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ки [阿布哈兹人的民间故事] / Сост. К. С. Шакрыл. М., 1975
125.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ие тюркские сказки [阿塞拜疆突厥民间故事]. / Пер. А. Багрия и Х. Зейналлы. М., 1935.
126. Афанасьев А. Н. Рус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ки [俄罗斯民间故事]. Т. 1-3. М., 1958.
127. Бурят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ки. Волшебно-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е [布里亚特民间故事. 神奇故事卷]. Улан-Удэ, 1973.

128. Венгер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ки [匈牙利民间故事] / Сост. А. Гидаш. М., 1953.
129. Волшебный мертвец [尸语故事] / Пер. Б. Я. Владимирцева. М., 1958.
130. Грузин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ки [格鲁吉亚民间故事] / Пер. Н. И. Долидзе. Тбилиси, 1954.
131. Игра Веталы с человеком (тибетские сказки) [尸戏人. 藏族民间故事] / Пер. Ю. Парфионовича. М., 1959.
132. Казахские сказки [哈萨克民间故事]. Алма-Ата, 1959.
133. Лейся свет впереди, тьма, стелись позади. Молдав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ки [眼光在前面, 黑暗在后面. 摩尔达维亚民间故事]. М., 1959.
134. Медноволосая девушка. Калмык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ки [铜色发的姑娘. 卡尔梅克民间故事]. М., 1964.
135. Монгольские сказки [蒙古民间故事] / Сост. Г. И. Михайлов. М., 1962.
136. Никифоров Н. Я. Аносский сборник (собрание сказок алтайцев) [阿诺斯地方搜集的材料 (哈卡斯民间故事集)]. Омск, 1915.
137. Осетин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ки [奥塞梯民间故事] / Сост. Г. А. Дзагуров. М., 1973.
138. Осетин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ки [奥塞梯民间故事] / Сост. С. Бритаев и Г. Калоев. М., 1959.
139. Панчатантра [五卷书] / Пер. А. Я. Сыркина. М., 1958.
140. Похождения хитроумного Алеу и другие сказки Камбоджи [机智阿聊的奇遇及柬埔寨其他民间故事]. М., 1973.
141. Проданный сон. Туркмен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ки [卖掉的梦. 土库曼民间故事] / Сост. и пер. И. Стеблевой. М., 1969.
142. Радлов В. В. Образцы народ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тюркских племен [突厥诸族民间文学样本]. Ч. 9. СПб., 1907.
143. Серебряный ключ. Тайские сказки [银泉. 泰族民间故事] // Пер. В. И. Корнева. М., 1963.
144. Сказания бурят, записанные разными собирателями [不同人搜集的布里亚特人的故事] // Записки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ого отдела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о этнографии. Т. 1. Вып. 2. Иркутск, 1890.

145. Сказки и легенды Вьетнама [越南传说故事集] / Сост. В. Карпов. М., 1958.

146. Сказки и мифы народов Филиппин [菲律宾各族神话故事集] / Сост. и пер. Р. Л. Рыбкина. М., 1975.

147. Сказки мангышлакских туркмен [曼格什拉克半岛土库曼人的民间故事] // Сборник сведений о кавказских горцах. Приложение. Тифлис, 1881. Вып. 8, .

148. Сказки народов Бирмы [缅甸诸族民间故事] / Сост. Ю. Осипова. М., 1976.

149. Сказки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ка [东方民族民间故事]. Л., 1938.

150. Сказки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ка [东方民族民间故事]. М., 1962.

151. Сказки народов Вьетнама [越南诸族民间故事] / Сост. Н. И. Никулина. М., 1970.

152. Сказки народов Памира [帕米尔高原上诸族民间故事] / Сост. и комм. А. Л. Грюнберга и И. М. Стеблин-Каменского. М., 1976.

153. Сказки народов Севера [亚洲北部诸族民间故事]. М.-Л., 1959.

154. Сын оленя. Абхазские сказки [鹿的儿子. 阿布哈兹人民间故事]. М., 1959.

155. Турецкие 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ки [土耳其民间故事] / Пер. Н. А. Цветинович-Грюнберг. М., 1967.

156. Уйгурские сказки [中亚维吾尔民间故事] / Сост. М. И. Кабирова, Алма-Ата, 1963.

157. Фат-Фрумос золотые кудри. Румын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ки [金卷发的法特—伏尔莫斯. 罗马尼亚民间故事].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1961.

158. Хакасские сказки [哈卡斯人民间故事] / Сост. и пер. П. А. Троякова (рукопись).

159. Шкуркин В. П. Корейские сказки 朝鲜民间故事. 上海, 1941.

160. Японские сказки [日本民间故事]. М., 1958

161. Bîrlea Ov. Antologie de prosă populară epică [民间散文选集]. Vol. 2. Bucuresti, 1966.

162. Mongolische Märchen [蒙古民间故事]. übersetzt von W. Heisig, Düsseldorf. Köln, 1963.

5. 其他参考书

163. 爱国主义与文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51.
164. 顾颉刚. 古史辨, 第一卷, 上海, 朴社, 1926.
165. 顾颉刚. 史林杂识,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166. 孤本元明杂剧,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8.
167. 大戏考, 上海, 1958.
168. 大戏考全集, 上海, 先声出版社, 1937.
169. 兰州方言 // 兰州大学学报(人文科学), 1964. №1.
170. 酈道元. 水经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8.
171. 历代笑话集, 王利器编,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172. 罗锦堂. 现存元人杂剧本事考, 台北, 中国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60.
173. 陆詹安. 小说词语汇释, 北京, 中华书局, 1964.
174. 吕氏春秋—诸子集成, 第六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175. 诸桥辙次主编. 大汉和辞典, 东京, 1955.
176.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
177. 花儿的起源—青海湖, 1962. №6.
178. 司马迁. 史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179. 薛仁贵征东考, 卫聚贤著, 上海, 权复兴书店, 1937.
180. 薛仁贵征辽事略,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181. 陶君起. 京剧剧目初探,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1.
182. 冯梦龙. 古今小说, 上下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183. 汉语方言词汇,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64.
184. 黄伯荣. 田明等. 兰州方言概说 // 甘肃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科学), 1960. №1.
185. 旧唐书—二十四史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186. 岑仲勉. “回回”一词之语源 //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季刊, 1947, 17 卷.
187. 黄文暘. 曲海总目提要,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188. 前汉书平话,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4.
189. 张冠英. 传说与事实 // 民俗, 1926, 66 期.
190. 张亚雄. 花儿集, 兰州, 1948.
191. 赵景深. 民间故事丛话, 台北, 1970.
192. 赵景深. 《薛府演义》考 // 文汇报 1938, 23 - 29.
193. 赵景深. 小说闲话, 上海, 北新书局, 1948.
194. 中国谚语资料, 兰州大学编, 1 - 3 册, 上海 1961.
195. 郑振铎. 中国文学研究, 上中下册,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57.
196. 陈如衡. 北宋的《说韩信》 // 曲艺, 1962, 4 期.
197. 成语典, 廖天华编, 台北, 复兴书局, 1971.
198. 少数民族文艺论集, 北京, 建业书局, 1951.
199. 施公案全传, 上海, 无年代.
200. 说唐, 陈如衡较, 上海, 1955.
201. 杨宪益. 林墨新笺, 上海, 中华书局, 1947.
202. Эртний Хан улсын Сыма Маогийн туух бичиг [汉司马貌故事].
203. 蒙文抄本, 藏于蒙古国立图书馆, 书号 8951 / Э - 82.
204. Алиева М. М. Уйгурская сказка [维吾尔民间故事]. Алма-Ата, 1975.
205. Васильев Б. А. Источники Ляо-чжэя [聊斋志异故事来源]. - Известия АН СССР, сер. 7, 1931, № 1.
206.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А. Н. [Рец. на:] Ст. Прато. Легенда о сокровище Рампсинита по различным итальянским и чужестранным редакциям [评蒲拉拖写的《据意大利与其他异文本研究兰批西尼特珍宝传说》]. - 《Журна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1882, ноябрь-декабрь. Ч. 224.
207. Волшебное зеркало. Дотанские новеллы [神镜。唐前小说]. М., 1963.
208. Гарин-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 Г. Из дневников кругосветн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环球旅行日记一部分]. М., 1952.
209. Геродот. История в девяти книгах [希罗多德。历史]. Л., 1972.
210. Го Мо-жо. Избранное 郭沫若文集. М., 1956.
211. Гольгина К. И. Тема похищения жены 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сказочного мотива в новелле [抢妻题目及在传奇小说中民间故事目题演

- 变]//Гольгина К. И. Новелла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го Китая, М., 1980.
212. Гуляка и волшебник[游荡汉与魔法师。唐代传奇集]. М., 1970.
213. Дамдинсурэн Ц. 《Рамайна》 в Монголии[《罗摩衍那》在蒙古]. М., 1977.
214.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й словарь[古突突厥语词典]. Л., 1969.
215. Жирмунский В. М. Народный героический эпос[民间英雄史诗]. М. - Л., 1962.
216. Жирмунский В. М. Тюрксий героический эпос[突厥英雄史诗]. Л., 1974.
217. И. Д. Побратимство у китайцев[汉族结拜弟兄风俗]. - Вестник Азии, 1910, № 4.
218. Киреев А. Н. Башкир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героический эпос[巴什基尔族民间英雄史诗]. Уфа, 1970.
219. Клиnger В. В. Сказочные мотивы в истории Геродота[希罗多德历史中民间故事目题]. Киев, 1903.
220. Когутэй[阿尔泰人阔古太史诗] Пер. Г. Токмашова. Academia. М. - Л., 1935.
221. Корнев В. И. Сказка о падчерице у народов таи[泰族前夫之女故事]. -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63, № 3.
222. Коростовцев А. Китайцы и их цивилизациях[中国人及其文明]. СПб., 1898.
223. Макгован Дж. Китайцы у себя дома[中国人在家里]. СПб., [б. г.].
224. Малов С. Е. Лобнорский язык[罗布泊语]. Фрунзе, 1956.
225. Малов С. Е. Уйгурский язык[维吾尔语言]. М. - Л., 1954.
226. Малов С. Е. Язык желтых уйгуров[裕固语言]. М., 1967.
227. Мацокин Н. Материнская филиация в Восточ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ып. 1.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10. Вып. 2.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11.
228. Мелетинский Е. М. Герой волшебной сказки[神奇故事人物]. М., 1968.
229. Мелетинский Е. М. и др. Проблемы структурного описания волшебной сказки[神奇故事结构研究问题]. - 《Труды по знаковым

системам». Вып. 4. Тарту, 1969.

230. Меньшиков Л. Н. Об обычае «свадьбы с цветной вышкой» [彩楼结婚风俗] // Страны и народы Востока, М., 1982.

231. Меньшиков Л. Н. Реформа китайско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драмы [京剧改革研究]. М., 1959.

232. Неклюдов С. Ю. «Героическое детство» в эпосах Востока и Запада
东西方民间史诗中英雄儿童时代描写. - 《Историко-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памяти акад. Н. И. Конрада». М., 1974.

233. Неклюдов С. Ю. Душа, убиваемая и мстящая [被杀的与报酬的灵魂]. - 《Труды по знаковым системам», Вып. 7. Тарту, 1975.

234. Неклюдов С. Ю. О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й природе знака в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ьном фольклоре [叙述民间文学作品中功能语义学的符号本性].
- Семиотика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М., 1977.

235. Неклюдов С., Рифтин Б.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монгольскому
фольклору [蒙古民间文学新材料]. - НАА, 1976, № 2.

236. Палладий, Попов П. С.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汉俄合璧韵编]
Пекин, 1888.

237. Петрова О. П. Описание письменны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оре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朝鲜文献书录]. Вып. 2. М., 1963.

238. Плутовка из Багдада [巴格达的女骗子]. М., 1963.

239. Позднеева Л. Д. Атеисты, материалисты, диалектики древнего
Китая [古代中国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与辩证论者]. М., 1967.

240. Потанин Г. Н. Восточные мотивы 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м европейском
эпосе [中世纪欧洲史诗中东方目题]. М., 1899.

241. Потанин Г. Н. Дочь моря в степном эпосе [草原之史诗中海女形
象]. -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М., 1892, № 1.

242. Потанин Г. Н. Очерки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й Монголии [蒙古西北概
述]. Вып. 4. СПб., 1883.

243. Потанин Г. Н. Тангутско-тибетская окраина Китая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Монголия. Т. 2. СПб., 1898.

244. Прodelки Праздного дракона [闲龙的把戏.话本小说选].
М., 1966.

245. Пропп В. 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корни волшебной сказки [神奇故事历史根源]. Л., 1946.
246. Пропп В. Я. Морфология сказки [民间故事形态学]. М., 1969.
247. Пропп В. Я. Русский героический эпос [俄罗斯英雄史诗]. М., 1958.
248. Пу Сун-лин. Лисьи чары [狐魅。聊斋志异选译]. Пер. В. М. Алексеева. М., 1973.
249. Рифтин Б. Л.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эпопея и фольклорная традиция в Китае. М., 1970.
250. Рифтин Б. О чертах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пецифики китайских народных сказок [中国民间故事民族特色论].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для детей》. Вып. 2. Л., 1957.
251. Рифтин Б. Л. Сказание о Великой стене и проблема жанра в китайском фольклоре [万里长城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体裁的问题]. М., 1961.
252. Рифтин Б. Л. Типология и взаимосвяз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х литератур. - Типология и взаимосвяз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х культур Востока и запада, М., 1973.
253. Роза и Алый лотос. Корейские повести (XVII-XIX вв.) [蔷薇与红莲. 17 - 19 世纪朝鲜话本小说]. М., 1974.
254. Семанов В. И. Из китайского героического эпоса [中国英雄史诗一页]. 《Сборник студенческих научных работ》. № 2 (Студенческое науч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го факультета ЛГУ). Л., 1955.
255. Семанов В. И. Эволюц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романа (конец XVIII - начало XIX в.) [18 世纪末 - 19 世纪初中国章回小说演变]. М., 1970.
256. Стариков В. С. Материаль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йцев [汉族物质文化]. М., 1967.
257. Суходольский Л. Легенда о туляке. - 《Вестник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58, № 12.
258. Сыма Цянь. Избранное [史记选译]. Пер. В. Панасюка. М., 1955.
259. Сычев Л. П. Сычев В. Л. Китайский костюм [中国服装].

М. , 1975.

260. Таксами Ч. М. 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этнографии и истории нивхов [尼夫赫人历史与民族学主要的问题]. Л. , 1975.

261. Тенешев Э. Р. Саларские тексты [撒拉语本文]. М. , 1964.

262. Тодаела Б. Х. Дунсянский язык [东乡语]. М. , 1961.

263. Тодаела Б. Х. Монгорский язык [土语]. М. , 1973.

264. Троцевич А. Ф. Корейская 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повесть [朝鲜中世纪话本小说]. М. , 1975.

265. Тужилин А. В.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Китай [现代中国]. Т. 2. СПб. , 1910.

266. Турсунов Е. Д. Генезис казахской бытовой сказки [哈萨克族生活故事起源]. Алма-Ата. , 1973.

267. Удивительные истории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и древности [今古奇观选译]. Пер. В. А. Вельгуса и И. Э. Циперович. Т. 1 - 2. М. , 1962.

268. Фрезер Д. Золотая ветвь [金枝]. Вып. 1 - 4. М. , 1928.

269. Чебоксаров Н. Н.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东亚居民人类学]. - Народы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М. , 1965.

270. Ши Юй-кунь. Трое храбрых, пятеро справедливых [三侠五义]. Пер.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В. Панасюка. М. , 1974.

271. Якутский фольклор [雅库特族民间文学]. Изд-во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Б. м.], 1938.

272. Bolte J. , Polivka G. Anmerkungen zu den Kinder-und Hausmärchen der Brüder Grimm [格林兄弟《儿童和家庭童话集》解说]. Bd. 3. Leipzig, 1918.

273. Christiansen. The Tale of the Two Travellers [两个旅行家故事研究] (FF Communications 1916. № 24). Helsinki, 1916.

274. Doré H. Researches into Chinese Superstitions [中国迷信研究]. Vol. 1 - 13. Taipei, 1967.

275. Eberhard (艾伯华) W. Studies in Hakka Folktales [客家民间故事研究]. Taipei, 1974.

276. Eberhard (艾伯华) W. Studies in Taiwanese Folktales [台湾人民间故事研究]. Taipei, 1971.

277. Huber Ed. Études de littérature bouddhique [佛教文学研究]. BEFEO,

t. 4. Hanoi, 1904.

278. Hummel A.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清代名人传略]. Washington, 1943.

279. Lörincz L. Die Mangus-Schilderung in der Mongolischen Volksliteratur[蒙古民间文学中蟒古斯描写]. - 《Mongol Studies》. Budapest, 1973.

280. Maspero H. The Mythology of Modern China[现代中国神话]. - 《Asiatic Mythology》. Ed. by J. Hackin. N. Y., [6. r.].

281. Prato St. La leggenda del tesoro di Rampsinite nelle varie redazioni italiane e straniere[据意大利与其他异文本研究兰西尼特珍宝传说]. Como, 1882.

282. Schiefner. Über einige morgenländische Fassungen der Rhampsinitisage[兰西尼特传说东方一种理解论]. 《Mélanges Asiatique, tirés du Bulletin historico-philologique de l'Académie Imperiale des sciences de St.-Petersbourg》, T. 4, 1869, livr. 1.

283. Scholz A. G. Chinesische Stoffe und Motive in der populären mongolischen Literatur gegen Ende des 19. Jahrhunderts[19世纪末蒙古通俗文学中中国文学情节与目题]. Bonn, 1975.

284. Skillend W. E., Kodae Sosöl. A Survey of Korean Traditional Style Popular Novels[朝鲜古代小说]. L., 1968.

285. Smith A. The 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 of the Chinese[中国谚语与俗话]. Shanghai, 1888.

286. Ting Nai-tung(丁乃通). AT Type 301 in China and Some Countries Adjacent to China: A Study of a Regional Group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World Tradition. 《Fabula》. Bd 11, 1970, No 1.

287. Ting Nai-tung(丁乃通). The Cinderella cycle in China and Indo-China (FF Communications No 213). Helsinki, 1974.

288. Ting Nai-tung(丁乃通). More Chinese versions of AT 301. - 《Fabula》, Bd 12, 1971, No 1.

289. Waley A. The Chinese Cinderella Story[中国的灰姑娘故事]. 《Folklore》. Vol. 58. 1947.

290. Werner E. T. Dictionary of Chinese Mythology[中国神话词典]. Shanghai, 1932.

小 后 记

这本书与其他各民族民间故事集不同。因为东干（中亚回族）语言与其他语言不同，是在汉语甘肃与陕西方言基础发展的，从甘肃来的回族后代说的是东干话甘肃方言，陕西回族后代说的是东干话陕西方言。现在的东干话保留了不少19世纪中叶西北方言词汇，同时也有不少外来词，但是民间故事主要保留的是传统语言，差不多没有新的外来的词汇。他们从50年代开始，用俄文字母基础造就了东干字母。所以我请新疆大学研究东干语言的海峰教授把用东干文写的故事转写成为汉字，这样可以保留故事语言的特色。她也作了语言注释，同时从俄文翻译了故事家小传。因为故事情节比较研究是我用俄文写的，我请一辈子翻译民间文学著作连树声老友译这一部分。我非常感谢海峰与连树声二位，没有他们帮忙这本书在中国无法问世。

介绍东干族民间文学的长序，是我用半通不通的汉语写的，请读者原谅。

上月挪威大学有人来我家，原来他们开始研究东干语言与文化，对民间故事也有兴趣。昨天收到日本《中国民話の会通信》1月号继续发表东干故事的翻译，并加研究中国民间故事饭仓照平教授附记，补上了我没有注意《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宁夏卷》发表回族《妖精妹子》与本书《白狐子》有些相同母题，但妹子是虎精。《通信》也写去

年10月东京外国语大学开《中亚东干人国际研究集会》，吉尔吉斯共和国最近又出版了《东干百科全书》(未见)，这都证明国际对东干语言文化兴趣越来越大。希望这本故事集也帮助中国读者多了解东干文化。

上海文艺出版社同意出版那么不平常的书，表示大力感谢，同时，也感谢这本书责任编辑徐华龙先生。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李福清
2011年2月21日 于莫斯科